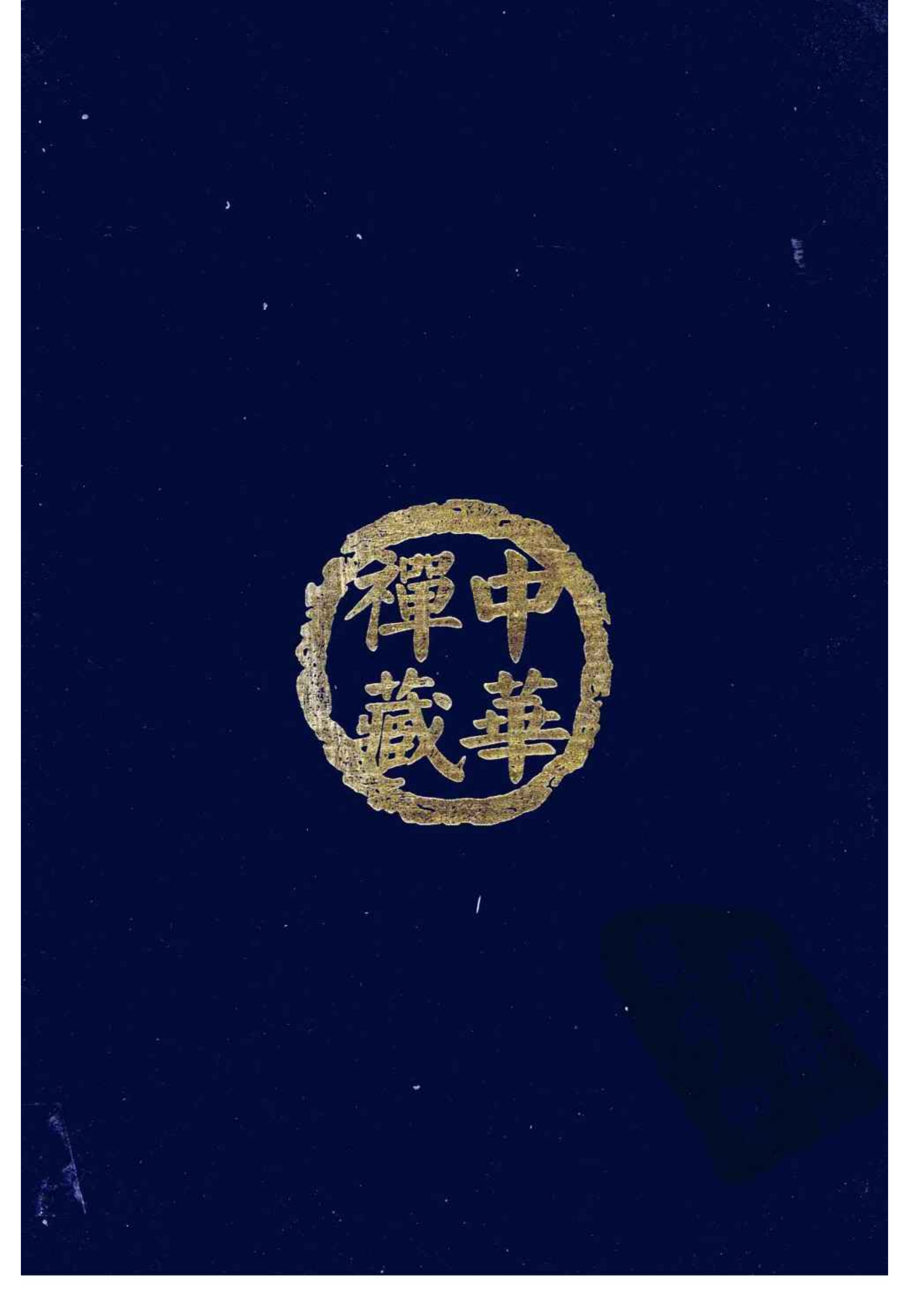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二

(22)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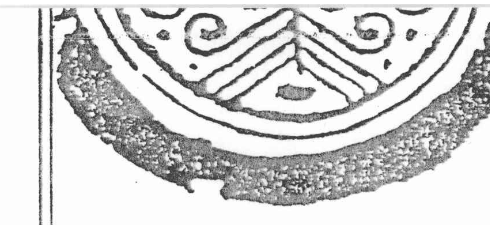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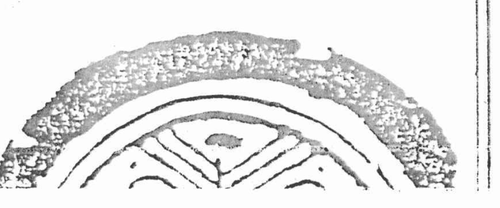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洞上祖憲錄

清・智沄 輯



洞上祖憲錄　解題

編譯組

全書十六卷，清僧智法湘翁輯。

本書是我國曹洞宗的傳承史籍。內容收錄歷代曹洞宗諸師之行誼、作略、及重要著作。原書作者序云：

「去聖未遙，人心易怠。認直截者，失在鹵莽，愛圓轉著，陷在聯織。甚至不重操履，祇炫眼明。……余領衆之暇，杞憂痛疾。因取洞山，以迄壽昌、顯聖二派下知識所有生平提訓，極簡易能發人徹證者，輯成十二卷，勒名祖憲。」

依此段文字，多少可以窺見其著作動機及內容特色。本書原僅十二卷。於康熙二十一年付梓。但是到次年又有增訂。原書目錄之末有作者夾註云：

「前十二卷，在辛酉壬戌年刻行。癸亥，復命璲知藏走江浙，續收吾宗五十三知識法語。甲子，因考正洞上世次，冠於洞憲之元。遂蒐集諸錄，得書二百九十章，分作四卷。合前刻共成十六卷。」

這就是原序僅云「十二卷」，但是全書卻有十六卷的原因。

本書雖然只是曹洞宗的史籍，但是由於作者輯錄之內容至清初爲止，因此，研究近世中國佛

教史（尤其是禪宗史）者，於此亦頗可取資。

作者智沄湘翁，爲曹洞宗第三十世之禪師，曾任蘄水泰春山古三祖天然寺住持。

目次

洞上祖憲錄敘（原本清康熙甲子杭州瑪瑙山房刻本　校本無）

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聖人無私道。故德邁三有，而功括二儀。越自瞿曇祖以一花印破金色面門，廿八傳而至少室。震淵默之雷聲，開草昧之旦。旭覓心不得，覓罪不得，覓解脫菩提不得。繩繩衣鉢，直度曹谿。曹谿化流霄壤，首舉正法眼，託我吉州思和尚。思得石頭希遷。遷付多弟子。一爲天皇道悟，而雲門法眼宗之。一爲藥山惟儼，而洞山宗之。洞宗興而雲門法眼遂祕止不傳。獨洞山與臨濟綿衍。此又二株久昌，開花結果之成驗，千萬世無異辭也。我洞山价祖，全提尊貴，機尚密嚴，用絕滲漏，正偏兼到，電火難追。七傳而得芙蓉楷。楷付淨因自覺。宋政和初，奉詔陞住鹿門。印記弟子希辯，且指往沂州參覲芙蓉老人，深獲淘汰。出世住青州天寧。門風峭達，金玉純鋪。諸方仰之，彙其勘語，目爲青州百問。辯四傳而得萬松秀。秀十傳而得宗鏡書。其間膺帝王公卿隆眷，說法如雲雨者，代可考據。蓋自宋南渡，歷元明四百餘禩，新豐曲奏，響遏齊晉燕洛之區。猗歟盛哉。嗣是廩山忠、清涼念，唱道吳越，崛起壽昌顯聖，拈三寸龍泉，伐異端，穿鑿弘暨赫弈之宗綱，以爲東南作祖。而兒孫得力，堂構翻新。妙叶嘉猷，功該隱顯。叨遇大清世祖章皇帝旌崇佛法，恩渥林泉。洞水逆流，一一電激雷轟。實與從上蓋天蓋地，但去聖未遙，人心易怠。認直截者，失在鹵莽。愛圓轉者，陷在聯織。甚至不重操履，祇炫眼明。醍醐爲穢器中傷，何處不有。余領衆之暇，杞憂痛疾，因取先洞山以迄壽昌顯聖二派下知識，所有生平提訓，極簡易能發人徹證者，輯成十二卷，勒名祖憲。亦惟曰祖述上代憲章，俾子孫悟要實悟，行要實行。庶幾恪守大命，闡揚正宗。不致授受隕越，干天罰以貽祖父羞。剞劂之次，較訂之繁，雖諮親問事，而猶有譸張學幻，藐慧業於弁髦，藏文獻於貨櫝，分河飲水，稗販包荒。是斷絕佛種，

非我洞上眞正兒孫。我兒孫理宜懲鑒在昔世典。諄言庸違、汨陳其五常。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凶頑既殛、懿德嗣興。帝乃錫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敍、世典尚爾嚴明。我祖訓、顯幽察著、而聲靈赫濯、更過之。不順非孝、不奉非輔。主中主、豈容造次相續耶。故曰、東海聖人生、治法無私、心法亦無私。西海聖人生、心法無私、治法亦無私。

大清康熙二十一年、歲次壬戌四月初八日、住蘄水奉眷山古三祖天然寺。次還蘄陽白巖、傳洞上正宗、第三十世湘翁智淙盥手拜題。

洞宗世次考正

按、洞山价祖、八傳至芙蓉楷。芙蓉下出法嗣二十三人。內稱淨因自覺、卽鹿門自覺者。據自覺塔記曰、師諱自覺、青州王氏子。祖籍長安、幼以文章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無意功名。元祐三年、落髮受具、往參芙蓉於郢州太陽、問胡笳曲子話、師資契合、遂蒙記莂。崇寧三年、蓉赴詔住東京淨因。師赴詔住唐州大乘。大觀元年、蓉蒙旨陞法雲。開封尹李公孝壽、奏師道行、堪補住持。特詔師繼主淨因、隨賜紫袈裟、並惠定師號。政和元年、旨革襄州鹿門律寺、賜額爲政和萬壽禪寺。復詔命師主之、爲開山第一代。政和七年丁酉二月十六日示寂。建塔於鹿門山口別墅。

按、洪覺範譔鹿門法燈禪師塔銘、述燈在政和七年、繼席襄州鹿門政和萬壽寺。寺係惠定禪師自覺、奉詔革律爲禪、開剏未半而逝。燈爲一新。靖康二年、燈示寂、建塔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又祭燈公文曰、惠定既

化。遷住鹿門。既孝其師。又悌其兄。云云。塔銘。載石門文字廿九卷內。祭文。載石門文字三十卷內。

按。青州辯祖。於金皇統九年臘月八日手書塔記。當南宋高宗紹興己巳。十九年。辯自敘二十歲遊方。先參雲門臨濟。後參襄州鹿門山政和萬壽禪寺第一代和尚諱自覺。政和五年冬。雪夜發明。拂旦獲蒙印證。復奉命往沂州禮芙蓉楷老和尚。參侍經年。并授記莂頌二首。

按。松庭嚴祖。於元至正己亥。住南陽萬安。拈香曰。此香耑爲震旦國初祖第二十八世淳拙才和尚。

按。明永樂十五年。徑山南石琇禪師著增集續傳燈。紀洞宗世次。曰靈隱泰嗣雪庭裕。裕嗣萬松秀。秀嗣雪巖滿。滿嗣王山體。體嗣大明寶。寶嗣青州辯。辯嗣鹿門覺。覺嗣芙蓉楷。清順治初。靈巖儲禪師重梓。

按。天童懷讓虛。撰月舟載行實碑。碑陰有曹洞正傳宗派圖。始自達磨。歷敘至太陽玄。下曰投子青。天寧楷。鹿門覺。青州辨。大明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寶應遇。淳拙才。松庭嚴。凝然改。俱空斌。無方從。月舟載。實爲達磨二十三世云。

按。月舟載祖。因豎龍潭古山仙行實碑於祖庭。碑末署大少林禪寺當代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三世金臺文載立。

按。宗鏡大章書祖。撰法王碧潭清道行碑。自署少林禪寺住持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宗書撰。

按。鄭藩德慶王。撰宗鏡書祖行實塔銘。皆曰住持少林禪寺。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小山宗書禪師。

按。憨山德清禪師。撰大方還公塔記。曰元雪庭裕。揭洞上一宗於少林。洞宗二十四傳至大章書和尚。中興其道。今還爲嫡嗣也。現載夢遊集中。

按。華亭陸樹聲。譔幻休潤祖塔銘。曰。敕賜嵩山大少林寺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五代幻休潤禪師塔銘。又新安汪道昆。譔幻休潤塔記。曰。師實為曹洞之正宗。歷世系二十有五。現載大函集中。

按。大覺念祖付雲門澄法卷。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世清涼方念書付。

按。雲門澄祖於萬曆甲寅。開法廣孝。乙卯。開法徑山。其拈香。俱曰。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念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按。雲門澄祖。譔思益經註序。涅槃經疏序。金剛經解序。重刻正法眼藏序。趙州語錄序。玄沙語錄序。無趣語錄序。無幻語錄序。皆曰。明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雲門顯聖寺住持圓澄譔。

按。澄祖付麥浪懷和尚。石雨方和尚。三宜盂和尚。具足有和尚。瑞白雪和尚等法卷。皆自署。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雲門散木澄書付。　順治戊戌秋。元潔瑩禪師應弁山枚皐之請。奉大覺付澄祖法卷。澄祖付瑞老和尚法卷。共藏於龍華丈室。

按。萬曆天啓至崇禎初年。編刻澄祖語錄一本。凡十六卷。門人明懷編一本。凡八卷。弟子明海編一本。凡七卷。門人明雪編正。拈香。俱稱供養大覺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念大和尚。

順治丁亥。翻刻明雪所編一本。凡七卷。係百丈淨涵重訂。丁酉。翻刻明海所編一本。凡四卷。係雲門明盂淨憘等重訂。其間世次疊更。率皆誤從續略。實與先代典型無預也。

按。弁山瑞老和尚。初繼席顯聖。實壽石老和尚。初開法天華。拈香。俱稱供雲門顯聖堂上傳洞山正宗第二十七代散木澄和尚云。後來世次更疊。亦係順治年間誤從續略翻刻。

按。澄祖重興雲門寺額。自署。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住持散木圓澄書。係天啓元年辛酉秋勒石。

按。顯聖佛牙殿中供鐵塔。高二丈。內貯佛牙。塔上載檀護姓名。末署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住持散木圓澄識。係天啓乙丑五年立。

按。顯聖南山有三祖塔。一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之塔。係天啓四年甲子冬立。一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中興雲門顯聖散木圓澄禪師之塔。係崇禎二年己巳秋立。一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香雪具足明有禪師之塔。係崇禎三年庚午冬立。而塔院兩牆。增勒曹洞法派。末署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湛然圓澄續。

如上典章數十種。詳載洞宗世次。現在昭若日星可考。明崇禎末。龍塘杜和尚。誤從會元續集燈錄。遂不察大川廣南嶽而略青原。輯東南而遺西北之私意。又不據雲門澄祖所傳洞上世系。以考述淨因自覺還住鹿門事跡。竟移鹿門系長翁嗣下。強用長翁頌古作上堂機語。而爲鹿門發悟之緣。致累後人疊出丹霞淳五代。是猶述海舟慈受萬峯印記。二十年復改參東明爲萬峯三世孫。一例誤誤也。今雲門下淨智德確遵舊典顯著宗猷。正春秋所稱見無異辭。聞無異辭。傳之千百世無異辭者。況會元載芙蓉示寂於重和戊戌。續略載雪庭示寂於至元乙亥。彼時泰祖已開法靈隱。相去百五十八年。由芙蓉而鹿門。青州。大明。王山。雪巖。萬松。雪庭。靈隱。纔八傳。此又見一脈相承。理數之應然。無足訝怪。而鼓山霈嫌杭之白巖清理世系。仍誤從續略。出闢謬以偏附外釁。天童晢恨杭之白巖。清理世系。亦誤從續略。及愚庵天界在順治甲午乙未間所贊源流。咸錄入寶積。以襲起亂階。獨不思聖賢著述。必稽古證今。考其眞僞。必設身處地。辯其是非。如壽昌示寂在萬曆戊午。沿至國朝康熙甲子。相去六十七年。由壽昌而鼓山賢鼓山霈。纔得兩傳。如龍池示

寂在萬曆甲寅。沿至國朝康熙甲子。相去七十一年。由龍池而天童悟。天童忞。天童晳。纔得三傳。雖霈晳亦繁有徒。而霈晳尙旺化未艾也。觀此則芙蓉六傳而至萬松秀。秀六傳而至少室改。改七傳而至雲門澄祖示寂天啓丙寅。歷年僅五百有八載。可見一脈親承。自應不言而喩。若乃陽從陰背。始信後疑。是又與覺夢堂業海清。不依道原明教雪峯德山自敘石頭天皇龍潭之嫡脈家譜。反假丘玄素僞人僞碑。張無盡妄擬妄議。徒滋諍惑無益也。然則今日何以息諍。曰我雲門下親子親孫。惟恪遵洞宗正傳第二十七代雲門澄祖所親傳之世系而已。五代疊出之訛。斷不敢誤從。人亦可無怨無懟。無枉胥譸張爲幻。時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旣望。洞宗三十世孫智洊書於泰春之三祖至道軒。

祖憲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前十二卷。在辛酉壬戌年刻行。癸亥。復命瑞知藏走江浙。續收吾宗五十三知識法語。甲子。因考正洞上世次。冠於洞憲之元。遂蒐集諸錄。得書二百九十章。分作四卷。合前刻共成十六卷。其間參悟授受。及出處機緣。俱遵本稿編刻。斷不敢妄爲筆削。自餘。遠住燕秦齊晉閩蜀滇粤。傳持隱顯不一者。遲俟晴窓全書。勉力增補。

祖憲目錄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一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淦湘翁氏輯

瑞州高安洞山悟本良价禪師。會稽俞氏子。幼從師讀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意處、以手捫面問、某甲有眼耳鼻舌、經何故言無。其師異之。曰、吾非汝師。且送往五洩默公處披剃。廿一、秉戒嵩山。首謁南泉。値設馬祖諱日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乃問、頃聞南陽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試舉一徧看。師遂次第舉之。溈曰、我者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遂辭、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教典。巖曰、豈不見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巖一日問、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無。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巖、擬欲相見時如何。巖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巖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麼。師曰、無。曰、莫歸鄉去麼。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自此一別、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祗

對。巖曰。但向伊道。祇者是。師良久。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以偈明之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麽會。方得契如如。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麽道。若知有。爭肯恁麽道。師在泐潭。見初首座示衆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佛界道界即且置。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麽人。初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麽爭即不得。初又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麽。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初次日遂遷化。時咸以師爲問殺首座价云。師自唐宣宗大中年。開法新豐山。厥後盛化高安洞山。權開五位。大闡一音。橫抽寶劍。剪除諸見稠林。妙叶弘通。截斷萬端穿鑿。又得本寂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麽。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麽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麽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膺曰。恁麽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問。寒暑到來。如何囘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麽。衆無對。乃曰。若不體此意。何能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

無間斷。始得相應。切宜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冬節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師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桌。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鷄犀。問。蛇呑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麼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者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秖如者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秖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卽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峯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者裏。峯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卽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僧問。相逢不拈

出。擧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僧作甚麽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麽物最孝順。僧無對。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卽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麽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麽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麽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麽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秖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麽人合得者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麽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麽道。別有一僧密聽。秖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擧。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擧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擧。卽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且待我爲你擧。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麽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麽。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顚倒。曰甚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甚麽却認奴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

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溼脚。師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話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溼。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搯一搯。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如死人舌。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舉問曹山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曰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有官人謂師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官人作麼生註。官人無對。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

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示衆。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子。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錢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不得家中錢物。亦不得外處錢物。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師曰是。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師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師曰亦從今日去。曰恁麼則屬功也。師曰是。曰喚甚麼作功。師曰喚作功就之功。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師曰知有始解奉重。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師曰是。曰如何是此人過處。師曰不知有喚作閒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問僧

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秖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的、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其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秖到潼關便卽休。　師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便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仍示以頌。向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曰、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曰、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師與密師伯行次、見一兎子從草中躍出。密曰、俊哉。大似白衣拜相。師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說話。密曰、你又作麼生。師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密一日問、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捷處乞師一言。師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密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師問密師伯、作甚麼。密曰、把針。師曰、把針事作麼生。密曰、針針相似。師曰、二十年同行、作者箇語話。密曰、長老

又作麼生。師曰。如大地火發。　因曹山辭。師囑曰。吾在雲巖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與汝。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擧。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值。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雲居錫云。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

意作麽生。師將示寂、謂衆曰、吾有閒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閒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閒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

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麽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三月八日。壽六十三。臘四十三。敕諡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南康雲居弘覺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本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麽。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實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麽。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道卽不名道膺。山領之。乃曰、與老僧在雲巖時祇對無異。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茆蓋頭、忽有人問你、作麽生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一日、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阿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麽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師曰、不然。山曰、恁麽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

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以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溼。山曰。粗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一日舉南泉問座主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話。問洞山曰。既是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當時誰與安名。山曰。膺闍黎。吾今被子一問。直得禪床震動。師後結菴於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今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菴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為室中領袖。

住雲居。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苦。師曰。汝等既在者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所以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

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也無。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

上堂。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

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甚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閒。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 上堂。佛法有甚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甚麼。自古先德。醇素任眞。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甎碑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如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甚麼黑似漆。師曰。何怪。 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請師上堂。節度使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閒。者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

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着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仔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者裏有甚麽踨跡處。有甚麽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麽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麽事。須是恁麽人。旣是恁麽人。不愁恁麽事。恁麽事卽難得。　上堂。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麽閒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誵訛。若無恁麽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者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者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麽。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麽。　上堂。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若體得者箇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甚麽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秖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

千鄕萬里歸家、行到卽是。是卽一切總是。不是卽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甚麼事。

上堂。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的人卽易得。顯巳的人卽難得。不道全無、卽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爲。強爲卽生惱。生惱卽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卽見不得。說甚麼大話。汝既出家、如圖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飢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

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師云、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贊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尙再三。僧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尙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者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者老和尙。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而出。師曰、沿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一袴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師在洞山作務、悞劃殺蚯蚓。山曰、者箇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尙在洞山劃殺蚯蚓因緣、和尙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後僧舉似雲門。門曰、巳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的人、入口也須抉出。師爲南昌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

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秪者是。乃告寂。諡弘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囑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為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為盛。師因僧問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師示衆

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稠布衲。問曰。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秖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會須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甚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粗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答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曰守住耽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露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甚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粗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

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甚麽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貪瞋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者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閒。狸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得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喫飯、渴來飲水。若能恁麽、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麽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麽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令成佛成祖去、也只者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者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師曰、只者箇。總是。問曰、如何免得。師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麽。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甚麽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麽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麽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

如是問不萠之草爲甚麽能藏香象師曰闍棃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麽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
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麽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尙作甚麽師曰打著
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僧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麽不相識師曰爲同
在一處曰恁麽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
尙爲甚麽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淬煉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
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麽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
何師曰方知有此劍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
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問淸稅孤貧請師拯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
師曰淸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未霑脣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
痛痒好鏡淸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麽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
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麽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
否師曰曹山無恁麽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
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
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麽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
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
顚酒問敎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旣是包含萬有爲甚麽不宿死屍師曰絕

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麽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麽。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麽問難還有不肯者麽。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麽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麽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者裏顯。曰。甚麽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麽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麽。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彫琢。師曰。不彫琢。曰。爲甚麽不彫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惟有此人。未審是甚麽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麽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麽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麽生。師曰。揀甚麽。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海中沉沒者是甚麽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麽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麽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

曰。不墮衆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擧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獅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獅子兒。師曰。能呑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呑。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擧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事。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幾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

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諡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循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眞。乃到潭州大溈。値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溈問嚴曰。問色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舉前話。溈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溈失笑曰。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者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値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溈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溈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

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潙擧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師遂造洞山、値早參、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卽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尙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寂、師以弟子禮終。聞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問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卽肯他千聖、諾卽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床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一員戰將。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作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床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尙且瞌睡。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値霜示衆曰、初機未達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師出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師曰、如何是尾。霜曰、盡却今時。師

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麽。師曰。有尾無頭時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師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途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我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復還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遍。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麽。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麽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麽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閑和尚。嶺曰。還有人道得麽。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麽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麽。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麽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麽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麽生是威音王佛師。師

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貧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火、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閒。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於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山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蹋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銼山住菴、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耶。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貧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　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

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撫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癡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為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卽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問德山。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曰、囫。師曰、師頭落也。德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師后舉似洞山。山曰、德山道甚麼。師曰、德山無語、歸方丈。山曰、無語歸方丈且置。還

我德山落的頭來。師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着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閒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着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的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

之功、玉兎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師常作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闘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學道先須息萬機、將機學道轉生疑。此門廣大無遮障、學者雖多達者稀。得聖超凡不作聲、臥龍常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劫火曾將無氣吹、不勞心力當時萎。人天不見風塵起、怖息無招各自歸。洪覺範曰、予觀龍牙諸偈、皆清深精密。如其爲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師將順寂、有大星隕於方丈前。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卽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爲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過車馬。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問。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鈎。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床。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床。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床。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敎索索地。莫敎入泥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汚。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蘂。滅後諡證眞禪師。

京兆華嚴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椎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

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果滿一千。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莊宗問。祖意敎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莊宗請入內齋。見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卽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旣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謚寶智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擧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師后於洞山言下徹悟。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擧參洞山時語。山問。甚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傳語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胸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者裏一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處去來。師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轆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吐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者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奯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甚多。亘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擧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擧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曰、開卽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箇消息。

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麽有麽。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蠱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蠱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撫州金峯從志玄明禪師。嗣曹山寂。住後、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鎭縣不遠、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𥓌盤。問、千峯萬峯、那箇是金峯。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絶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者箇在。曰、不可要人檢點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師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麽。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麽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麽。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峯不勝酩酊。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麽生過得金峯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峯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麽。師曰、波斯喫胡椒。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擧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麽打某甲。師曰、我要者話行。騈道者來參。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騈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騈曰、和尚作麽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擧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

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

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擧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尙。師曰、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麽。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者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者裏。師曰、不惟自瞞、兼瞞老僧。　上堂。我若擧來、又恐遭人屑吻。不擧、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尙今日爲甚不答者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僧、你還知金峯一句子麽。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麽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峯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惟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檢點。師曰、眞鍮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麽。如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侍次。師曰、擧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尙擧。師竪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甚麽。師曰、恰與麽問。曰、知道金峯有眼。師曰、金峯且置、你今日何處喫飯。曰、通著卽不中。師曰、與麽則無來處也。曰、老婆心堪作甚麽。師曰、金峯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黎無話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妨大慈。師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法嗣何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和尙尊意何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尙慈悲、某甲不會、請和尙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曰、爲甚如此。師曰、恐辱他趙州。師一日上堂、喫胡餠次、乃拈一箇、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拈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曰、請和尙全道。師以手作拈餠勢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金峯

也始道得一半。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嗣雲居膺祖。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抛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逈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終日在潭。爲甚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曰。前豈滯太陽機。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卽是。師曰。從人覔卽轉遠也。曰。不從人覔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將來不

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雙角擘日月。師看經次。見僧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嗣疎山仁。住後。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尙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烟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者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者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同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夜鳥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寃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三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腰鐺子無烟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土。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襄州萬銅山廣德義禪師。嗣青林虔。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秖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

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
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
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册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開堂。僧問、今
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
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
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欒布作、
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
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縱不須藏九尾、想君殘壽速歸丘。住
石門、上堂。琉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
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
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偏界黃金
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
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任齩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
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
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戸非關鎖。
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為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系華嚴靜嗣。初遊方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淸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嶙峗。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靑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絶。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嗣九峯滿和尙。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卽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尙。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飮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尙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洪州同安志禪師。嗣同安丕祖。丕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擧。未有對者。未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者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一機不到處。如何擧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迴然不換標的卽乖。

襄州廣德延禪師。嗣廣德義。初謁義、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義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
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義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義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
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
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
照妙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煑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
蹤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横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
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
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為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
傳也無。師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茆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
闠外沒人縫。問、如何是不落堦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壁不開。
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茆茨當大道、歷劫沒人敲。問、如
何是異日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咂咂。曰、見後如何。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偏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偏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系石門蘊嗣。因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淚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頭却著破襴衫。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師問、萬仞峯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參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響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者語、不將他作參學人。 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秖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

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尙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麽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麽。陽曰、請和尙不吝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後參紫陵一、遂繼席焉。因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火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寳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擧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嗣同安志祖。出住、上堂。垂鉤四海、秖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盆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溼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

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絛絲縷、鑁鏈雲中不點頭。　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眞。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烟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脈、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涙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椎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烟。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郢州太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遊方參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者箇是吳處士畫底。

師擬進語。山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大悟、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梁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謁太陽堅。堅讓席使主之、示衆。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稅。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若能如此、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能侵、隨處轉轆轆地、更有何事。珍重。僧問、如何是太陽境。師曰、贏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師曰、出戶烏鷄頭帶雪。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花。師曰、杲日當天後、烏鷄出戶飛。

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顧左右曰、太陽今日也太無端。珍重。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

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獅子嚬呻。二句道得獅子返擲。三句道得獅子踞地。縱也周遍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通不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獅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獅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

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獅子踞地。師曰、逈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鷄、

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

上堂。夜半烏鷄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觜鷺鷥身、却共烏鵶爲侶伴。高入烟霞、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

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卽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囈。師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

師嘗釋曹山三墮曰、此三語須明取轉位始得。一水牯牛是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須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須三不斷聲色是隨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

師作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露、明暗秖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脈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鄽肆。兼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秖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座下有承剖幾衲子、稱奇傑、皆先師而逝。有平侍者、雖才學爲叢林推重、惟以生滅爲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時瑯琊覺浮山遠居衆、時依師參扣、極契合。一日、探問洞上宗旨。師曰、與洞上一宗、非遠卽覺也。遠曰、有平侍者在。師以手指胸曰、此處不佳、又揑拇指叉中曰、平向去、當死於此。師遂以頂相、幷所著皮履直裰示遠。遠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求人付之。如何。師許之曰、他日得人、當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

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得法者當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再拜捧受。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宋仁宗天聖丁卯。七月十九。陞座辭衆。又書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後平住太陽。忽謂師靈骨風水不利。發塔。見師顏貌如生。取而焚之。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以钁破其腦。盆油薪。俄成灰燼。衆以其事聞於官。坐不孝。還俗。流涙三叉路口。遭大蟲所食。而浮山遠退居會聖巖。得投子青和尚。使代已續師嫡脈。瑯琊覺上堂。舉師三句話畢。乃曰。慧覺昔年親侍太陽和尚巾瓶。今將三轉語報答。如何是平常無生句。言前無的旨。句下絕追尋。如何是玅玄無私句。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兎何曾下碧霄。如何是體明無盡句。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云云。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嗣梁山觀祖。出住。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麽。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呑却乾坤。雖然如是。彼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麽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麽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在。

長沙府道吾契詮禪師。嗣石門遠和尚。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白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的摘來。師曰。

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龍宮震。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人。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碧巖集載問話僧即浮山遠錄公 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太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者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啟禪關。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陽曰。教伊出來。我要相見。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祗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舉似華嚴隆。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閒雲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惟指庭前柏一株。

襄陽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着佛求。不着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獅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趁不

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者箇是一句。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閴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紹興雲門寶印靈運禪師。受太陽付囑。出住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尙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麽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卽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水。出身一句作麽生道。不勞久立。

洞上祖憲錄卷第一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二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蓄青鷹爲吉徵。居曰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還記得話頭麽。試擧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傍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卽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上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

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圓通、無所參問、惟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者裏無閒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尙敎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熙寧癸丑、還龍舒、住白雲海會。次遷投子。

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乍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支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的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尙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如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

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旣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

上堂。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鎭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

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王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者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

在死水中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敘。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未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濛濛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鷄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脈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刃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平生不蓄長物、弊衲楮衾。元豐癸亥四月、示微疾、以書辭郡官檀越。五月四日、陞座別衆。罷示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獲舍利五色、同靈骨塔於寺北三峯菴之後。寺有泉井久涸、因師至復湲湧倍舊、味極甘。故邦人呼為再來泉。無為子常贊師小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鷄飛、夜半賣油翁發笑、黑頭生得白頭兒。

彰德府天平山契愚禪師。嗣道吾詮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者裏。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為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近前接。師便打。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

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卽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煑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閒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晩、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元豐間、出住沂州仙洞。次遷西洛之招提。龍門郢之太陽、隨之大洪。崇寧甲申、詔住東京十方淨因。大觀丁亥、移住天寧。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鵶似雪、孤雁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鬬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僧問、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鷄啼子夜、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床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　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者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　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

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着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卽不問。正當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者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犇夜欄。　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　上堂。拈拄杖曰。者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湧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以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　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僧問。如何是兼帶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閒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　大觀丁亥冬。徽宗皇帝。據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遂賜師紫伽黎。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師謝恩。竟上表辭之曰。臣僧行業迂疎。道力綿薄。出家時。常有重誓。不受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堅持有年。如此傳道。庶幾後人專意佛法。今臣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佛法親盟背矣。何以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上得表。復降旨京尹。往諭朝廷旌崇之意。堅

俾受之。師確守不回。遂以拒命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耶。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都城僧俗見皆流涕。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僦屋而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菴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溼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捨却。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惟須息見。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麼。良久曰。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示衆。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閒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

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斅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惟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溼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潮起處。枯木龍吟。秋葉凋時。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文。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椎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惟屈沉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一詞。二祖不曾問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强教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有門風偈五首。一。妙唱不干舌。曰。刹刹塵塵處處談。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啣。二。死蛇驚出草。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解針枯骨吟。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冰河紅燄却清涼。四。鐵鋸舞三臺。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古今無間。曰。一法原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政和丁酉。徽宗賜額曰華嚴禪寺。次年重

和戌戌。五月十四。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而逝。

嵩山少林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母牛氏。禱子於佛。夢佛指阿羅漢畀而娠。生有殊相。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請。親灑宸翰。賜名報恩。就福壽寺祝髮受具。遊心祖道。至投子。一日凌晨入室。子問。天明也未。師曰。明矣。子曰。明則捲簾。師方捲起簾。頓爾開悟。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嗣謁諸名宿。皆蒙器重。丞相韓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隨州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崇寧癸未。詔住東京法雲。後復領大洪。終身故衣。略不加飾。上賜紫方袍。卒辭不敢當。欲以師號。言者亦無敢措意矣。　上堂。五五二十五。主山雷。案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者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　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揑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揑。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　上堂。拈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諸人若能橫擔豎用。偏問諸方。管教冰河燄起。枯木花聯。苟或未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床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卻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撫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伸

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聲便打。　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終成異見。既到者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乃卓一下。僧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　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　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　師素與張無盡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

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因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敎。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政和辛卯坐化・藏骨石於南塔。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床・下座。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參方受芙蓉記莂。出住、上堂。燈籠忽爾笑咍咍、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子、至今遊蕩不歸來。者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上堂。只者箇負累殺人、認作空劫時自己、分明頭上安頭。更言落在今時、何異霜加雪上。直得純淸絕點、猶有流注。眞常縱然轉位回機、大似日中逃影。所以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喝一喝曰、是甚熱碗鳴聲。豈不見道、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乃舉起拂子曰、拂子夜來起佛見法見、且道今朝如何批判。擊繩床曰、分付德山臨濟。　上堂。靈機獨耀、智鑑洞然。瞬目揚眉、已彰痕跡。拈鎚豎拂、豈免階梯。悟之者心超數量、語默皆如、左放右收、都無依賴。迷之者頭頭作解、取捨有心。縱饒盡得那邊、未免者邊礙著。所以道、衲僧家說箇解粘去縛、拔楔抽釘、已是傷鋒犯手。更言體用正偏、恰似三家村裏教書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賽過李白杜甫。諸禪德、伊家自有同風、不要妄展書卷。

南陽丹霞子淳禪師。劍州梓潼賈氏子。受具、首謁芙蓉。蓉曰、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體會俱落二三。汝但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安用多言。師於言下大悟。後蓉舉師立僧、提挈爲一衆標表。崇寧間出住丹霞。上堂。

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帶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晚年退居唐州大乘。隨州刺史復以大洪保壽爲迫、不得已應之。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大洪山之南。

襄州鹿門惠定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祖籍長安。幼以文章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尙、無意功名。落髮受具、參芙蓉。問胡笳曲子不墮五音話、得契合。崇寧甲申出住裕州普嚴寺。大觀元年詔居東京淨因。政和初、遷襄州鹿門。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淩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示衆。牛角不用有、有也不妨。兔角不用無、無也不得。何故、天下事但得其情、可恕。何妨其理難容。卓拄杖、喝一喝。

示衆。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

一隻眼。以者隻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師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五夜天、佛祖無蹤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東生、餘暉不炤毘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同、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兼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兒童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源、撒手回途還得妙。師後於徽宗政和丁酉年二月十六日示寂、壽六十一、臘二十九。塔山口別墅。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嗣芙蓉楷祖、出住。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識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鑽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宋高宗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示寂。火後、收舍利、塔於學射山。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遷丹霞天寧。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惟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徽宗宣和癸卯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幼超邁厭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習相遠句、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登具、遊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有所得。大觀中、楷祖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擧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楷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宋徽宗宣和壬寅、詔補圓通、復住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　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擧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

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　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僧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峯挺出。月濛濛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峯境。師曰。若是寶峯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卽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　示聽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者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仔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敎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拽住。便問他。你是何人。宋高宗建炎戊申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於寺之西峯。

隨州大洪山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得度。參玉泉勤。次參大洪恩。纔展具。忽小蟲飛墮於地。引手拂之。豁然徹悟。承印記。繼席大洪。重和戊戌。徽宗賜號淨嚴。上堂。召衆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慣向高

褸騾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 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適來問長老何姓。答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紹興丁卯三月示寂。塔於大洪山。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嗣淨因成和尚。出住。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者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毘耶。已是天機漏泄。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竿頭絲線。不犯波瀾。轉位回機。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着。認着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此。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左綿安昌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十一依聖果清俊出家。十八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得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開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

溪水寒。祖師玄玅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甲不得也。霞曰、你試擧我今日陞座底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遊長蘆、與祖照契投。未幾、照稱疾退閒。宣和壬寅、命師繼席。四方禪學如歸。建炎庚戌、結制天童。復主閩之雪峯。紹興丙辰、赴詔住育王。丁巳、乞詔免蔣山。戊午、詔徙溫州龍翔興慶。乙丑、詔主徑山、及禾之福嚴。庚午、乞歸長蘆。高宗紹興辛未夏、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亭崇先。

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啣鐵負鞍、各自著便。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覰破。且道覰破箇甚麼、瞞雪峯不得。

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遍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攙取一轉柴。

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

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着。曰、和尚爲甚麼却疑着。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玅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

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

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峯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

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

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　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曰，見麽，見麽。恁麽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曰，見麽，見麽。恁麽不見，隔岸野花香。　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染汚底麽。良久曰，者一點，傾四海水，巳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麽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　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忘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麽時，絕氣息一句，作麽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辛未十月朔日，慈寧太后遣中使候問，從容訣別，須臾呼首座曰，吾行矣。遂跏趺而逝。塔於崇先寺西桃花塢，諡悟空禪師。塔曰靜照。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麽物。師曰，是甚麽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麽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麽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徹悟，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及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宣和壬寅，謁長蘆眞歇和尚，居第一座。

甲辰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所至屋廬湫隘、師皆創闢一新、衲子爭集。　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珍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囘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　上堂。空劫有眞宗、聲前問己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　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辨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囘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鷄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囘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谿邊舞。　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

去。還會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　示衆。舉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文殊。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師曰。金色頭陀有心無膽。當時盡令而行。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祇者黃面瞿曇也與擯出。若能如是。不惟壁立眞風。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閒佛祖不得。　舉百丈上堂。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去。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黃檗上堂。大衆方集。以拄杖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檗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雪竇曰。若是雪竇集衆。以拄杖打散便休。師曰。下媒求鴿。直鉤釣魚。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若是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舉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泉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何心行。師曰。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不惟打破南泉窠窟。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泉曰。恁麼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舉洞山到北巖。巖問甚麼處來。山曰。湖南來。巖曰。觀察使姓甚麼。山曰。不得姓。巖曰。名甚麼。山曰。不得名。巖曰。還理事也無。山曰。自有郞幕在。巖曰。還出入否。山曰。不出入。巖曰。豈不出入。山拂袖出去。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曰。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恰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却請和尚問。巖曰。不出入事如何。山曰。太尊貴生。巖首肯。師曰。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全成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曰。飮者如何。峯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飮者如何。州曰。死。雪峯聞曰。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師曰。扶豎宗乘。須還大匠。雪峯辦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

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怪。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剝、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鑑。　擧參同契曰回互不回互、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門指板頭曰不可喚作板頭、曰如何是不回互、門曰者箇是板頭。師曰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聲光赫揚。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然後沒交涉。還相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擧芭蕉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師曰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擧巖頭辭德山、山曰子甚麼處去、頭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頭曰不忘和尚、山曰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師曰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旣乎到者時節、得恁麼老婆、雖然是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　擧長沙因僧問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曰作麼生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曰雖是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忽然擴轉鼻孔、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攙行奪市。　擧大慈示衆曰山僧不會答話、祇是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雪竇曰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師曰大慈雪竇二俱作家、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脚下、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床、直饒你全機大用、祇恐著手脚不辦。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　擧欽山因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山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山把住曰一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曰且聽者漢疑三十年。師曰山堆積嶽來、瓦解冰消去。是則

22冊

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麽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麽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舉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甚麽不得他衣鉢山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甚麽人得僧下九十六轉語不契末後曰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山深肯之雪竇曰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麽若見得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款款將去師曰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不受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箇是瞎還會麽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師住持以來每遇歲艱竭己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當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詵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妙喜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奉全軀塔於東谷諡宏智塔名妙光有拈頌二百則行世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嗣丹霞出住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踪跡無踪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麽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還水南興國道行聞於高宗賜號慧照紹興中退隱雪峯臨寂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明轉步回頭千萬程除却我家親嫡子更誰敢向裏頭行擲筆而化

青州普照希辨禪師江西洪州黃氏子出家受具精大小乘政和間遊方參鹿門覺問盡大地是當人一卷

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如何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師擬對。門曰、不快漆桶。師豁然得大透脫。受印記、後復秉命禮芙蓉楷祖。經年、深獲淘汰。出居泗水龍門山。宣和間、遷青州天寧。天會間、住燕京奉恩及萬壽。晩居仰山天眷。庚申、復領萬壽。師室中設百問、勘驗諸來門人、集成爲青州百問云。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問、回頭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卽錯、動念卽乖。問、有口讃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是時門庭闊達、憧憧籌室透。師旨趣極難。但北方二百餘年、燕秦齊晉之間、入是宗者皆其後學。

師嘗擧洞山所示、四賓主話。頌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遍涉、義天空闊不容塵。頌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鎖寰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囊篋裏薦賢書。頌主中賓曰、丹墀邊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却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頌主中主曰、重重幽鎖紫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木女唱歸紅磑裏、石人運步覓知音。

師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午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玉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木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不彰無異號、珍弊都來門外談、縱橫肯落今時道。

師後於金皇統九年臘月示微恙、自手書記略曰、余法號希辨、俗姓黃、曾祖先祖江南洪州人。元豐間、先祖守官安陸、未終任捐館。余生安陸、十一歲丁父憂。服闋、出家。十八、受具。二十歲、遊方。先參雲門臨濟、後參襄州鹿門山政和萬壽禪寺第一代和尚諱

自覺。政和五年冬雪夜發明、拂旦印證、曰汝眞吾宗再來人也、然汝不宜久住於此、宜往山東沂州禮芙蓉和尚去諱道楷、經半載潛裝離鹿門到鄧州參諄論二師。又過西洛參少林初法王雅、寶林深諸師皆蒙契可。迤邐遍參、遂至沂州、禮芙蓉老和尚。參侍經年深獲淘汰、幷授記莂頌二首。次往襲慶府泗水縣龍門山菴居。宣和間、靑帥董待制與三禪長老備禮儀、命專使請住天寧寺。前後三請不獲已、應命住經八載。本朝兵破靑社、遂至燕京、初住奉恩、次住華嚴、乃今萬壽寺是也。晚住仰山、天眷三年入城、復住大萬壽寺。皇統六年九月退歸仰山。噫、余三十年叨忝傳持宗旨、接待四來、惟一眞諦示學徒。佛祖未生前事、未常以古人公案、惑亂初機、增長識情知解。至於左敲右擊、使伊皮膚脫落、獨露眞常、然後痛下鉗鎚、於生死路上穩步無疑而已。後之學者、深宜全身放盡、時中如一、息不來底人、忽然絕後重甦、始信不從人得。金皇統九年十二月八日、病中書此以爲塔記。至十二日亥刻、師復書偈、端坐而逝。茶毘建塔仰山棲隱。當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己巳。去芙蓉示寂、重和戊戌、月日計三十一年。天德三年三月十五日、宛平縣陽臺山淸水禪院山主小師比丘正寂、復建塔立石曰、師於當年十二月十二日、書偈垂誡、怡然而逝。十五日茶毘、葬於仰山棲隱寺。正寂遂於茶毘灰燼中、收拾微小靈骨、得舍利數十粒、復獲牙一枝。念先師住持仰山萬壽、雖大振宗門、而彼二處立爲十方、惟淸水度僧近二百。若不建塔立石、切恐向後年深失於依止、與衆共議、遂建此塔以爲久遠之傳。

東京華嚴慧蘭眞懿禪師、嗣鹿門覺祖。出住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具照破古今底眼目、手

中備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胸搊住。問他道。一花開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的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十里。免見千古之下貽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惟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衆曰。達磨大師向甚麼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峯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要向萬仞巖頭。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江州圓通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仲季子也。十歲未知書。多喜睡。父目爲懵然子。弱冠。夢異僧授以南安巖主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漕西洛。一夕忽大悟。作偈曰。不因言句不因人。豈逐尋常色與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者裏已天明。每力求出家。父弗許。且欲授以官。師曰。某方將脫世網。豈復剌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參寶峯照和尚承記莂。不數載名振京師。宣和辛丑春。徽宗賜號眞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惟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　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惟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烟氣所

及悉成舍利。塔太湖司空山分窆疊石原。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年十八依廣度芝披剃。始謁淨慈象。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輿不自遏。遂往寶峯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　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羚羊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炭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鱉。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天童大休宗珏禪師。嗣長蘆了和尙。出住。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淨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明州雪竇聞菴嗣宗禪師。幼業經。依妙湛慧正。詰問次。釋然契悟。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四大刹。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雙

眼睛，惟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惟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自是諸人埋沒善權。還有識得者麼。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峯。　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為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曰，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茫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遍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嚙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後終於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淨慈自得慧暉禪師。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扣長蘆有省。旋里，謁宏智和尚。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頓徹法源。智徵詰，許為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牕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

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麽生行履免被傍人指註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麽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 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鈔入道實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鈔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惟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項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巇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閒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路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麽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麽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 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者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者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者一頭麽天色稍寒各自歸堂 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烟淨臥聽涼濤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牕法恭禪師初剃染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

聲、忽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受印記、出住能仁光孝瑞巖。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　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　上堂。舉世尊初生公案。乃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眞禪師。出世嗣天童覺和尚。上堂。柳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谿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眞州長蘆琳禪師。嗣天童覺老人。出住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以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生活計、那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彰德府磁州太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照曰、昨日有人恁麼問、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照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師禮拜。照曰、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有省、受記別。出住青州眞堂靈塔。金貞元三年乙亥。遷滏陽太明。當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上堂、輪王寶藏、如赤窮底人、酒店腰帶、如大富底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嶺家風、別有擒虎頭、收虎尾、

底手段。會麼。玉犬徹夜行。不知天已曉。　陞座。雪峯輥毬。雲門道普。丐食寒山。堦前作舞。拈起古廟香爐爆出日輪當午。大衆。趁此光陰。看取黑白分明。莫待他後喚鐘作皷。擲拄杖下座。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鍼線。鍼鍼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鍼。祇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箚。囦原來祇在者裏。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玉鞭輕擲下金殿。臥清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拽杖入烟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中擎日月。運照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邀木女。入海竟忘歸。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你盡却今時。卽向你道。　師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天。燭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烟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清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塵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兼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

慈雲覺禪師。參普照。照室中設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夜半石人無影象。縱橫誰辨往來源。問。喫飯忘其饑。力充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充底人。師曰。巨靈擡手無多子。分擘華山千萬重。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問。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作麼生是向上底人。師曰。午夜烏鷄雪裏啼。問。行玄體妙。未見作家。究理窮源。關山萬里。祇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趨向。師曰。床窄先臥。問。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岸如欲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

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兒時喜讀佛書。一日、母與洗手瘍、戲問是甚麼。師曰、佛手耳。視母爲大笑。俄失二親。走長蘆剃染。參究勵精。脇不至席者數年。時大休珏和尚目師爲法器。具戒後入象山。縛菴而居。一夕深定中見巨蟒。豁然大悟。乃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床可臥。若能與食展菴則住。否則去。然曰、者漢從甚處見神見鬼來。者裹納敗。師便喝。於是反覆徵詰。不能屈。然乃曰、鹽公徹人也。復走見大休於嶽林。機辨逸出。休曰、今後佛祖不奈你何矣。蒙記別。爲衆行丐。備歷艱勤。翠山宗白頭問師曰、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曰、觸處相逢不相識。宗曰、者猶是途中賓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而退。宗遷雪竇。挽師同行。時法堂新飭。命師普說。宗竊聽之。歎曰、吾生有耳未常聞也。出世繼其席。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擲拄杖下座。　頌劉鐵磨到潙山潙問老牸牛汝來也。磨答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潙放身便臥。磨便出去因緣。曰、雲巢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未容收。　頌洞山示衆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因緣。曰、虛玄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鎖綠苔。挂壁梭飛秋蛻骨。滄溟老蚌盡懷胎。　師六坐道場。皆王公大人推引。光宗紹熙辛亥。謝事退居雪竇之東菴。明年七月示恙。誡衆而逝。閱世八十有八。夏僧臘五十三。塔全身於本山之左。有藏其鬚髮者。縷縷皆舍利。道聲震海內。而足跡不出四明。故號足菴。

太原王山體禪師。參太明。一日見雀子啄生飯。師乃拍手一下。雀飛去。明適至。亦於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明曰、還是雀子辜負你。你辜負雀子。師罔措。明曰、幸是可憐生。却乃互相辜負去。師豁然有省。於是典侍者。戮力十年。深嚴祕重。一日辭去。或問體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曰、參學何似。明曰、道有參

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感歎後受囑隱山西太原時府運兩衙請主王山　上堂者裏莫有衝流度刃者麼試出來相見看僧出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爲吐舌師曰棺材裏撐甚眼睛乃曰似者等行脚祖師門下有甚交涉同安老祖道孤峯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到者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痛與鍼錐達磨一宗堪作甚麼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主山高案山低中間事作麼生橫按拄杖曰達磨到者裏兩眼也須突惟有拄杖子顚來倒去橫出竪入揚聲大叫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驀卓拄杖曰也是抱贓叫屈擲拄杖下座　師嘗謂學者曰獅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眉共躅第三影響不眞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齊眉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則狐犴猥勢羊質虎皮祖師門下有甚用處　師示衆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師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爾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光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囘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菴令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蘿亮槅笑掀騰菴頷之後出世屢遷名刹住淨慈時奉敕陞天童捧敕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起日看彩鳳啣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敕開爐上

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麽生。囦火爐動也。上堂。霜風號肅殺木葉墮蕭颾。舉拂子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酧價底麽。下座。巡堂。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峯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寒冰退藏。且道理會甚事。㕦耐飯飽弄筋。判斷屎急尿床。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眼諸人蒸溼處兎教行步滑如油。　完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壑斷巖。且道如何相委。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稀金碧闌。彷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麽生。松蘿影裏開天巧。翰墨光中入畫看。　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者麽。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　新起妙嚴閣慶懺陞座。推倒當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稜嶒榱桷插雲表。萬億斯年蓋覆多。大衆見麽。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卓拄杖曰。斫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箇中人。復舉文殊問無著。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師曰。春風鈎引鷓鴣啼。曰。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平地波瀾駕鐵船。天童者兩轉語。僅與諸方眉毛撕結。更有兩轉語。要爲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艿。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且道笑箇甚麽。不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團圝都在畫圖中。　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

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舉世尊初生公案頌。曰。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舉初祖對武帝廓然不識話。頌曰。金烏飛上玉欄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舉楊岐栗棘蓬金剛圈話。頌曰。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師六坐道場。兩奉天旨。臨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𨁝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塔全身於本山。

磁州太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俊。正宜參扣。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爲事。師遽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寶曰。如生寃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累我枉行千里。寶下禪床握師手曰。作家那。後造王山。山舉洞山覩影話。師疑甚。山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今子既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則子藥也。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大悟曰。今日方知病卽藥也。遂以所證白山。山曰。料掉沒交涉。師曰。和尚此回瞞我不得。山可之。俾接踵住持。　上堂。舉洞山解夏示衆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師後於金泰和六年丙寅十月示寂。當宋寧宗開禧二年。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河南蔡氏子。出家受具。初參慶壽勝默老人。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

全無入由。默曰、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於磁之太明、纔廿七日、不覺伎倆俱盡。忽於堦下見鷄飛鳴、乃大悟、始識勝默爲人處。依雪巖二年、盡得其底蘊。巖付衣偈勉以流通大法。自是兩河三晉皆欽師名、法門隱然倚以爲重。出住中都萬壽。金明昌癸丑、章宗詔入禁庭。陞座、躬自迎禮。承安丁巳、復詔住大都仰山棲隱寺、及報恩洪濟。元太宗庚寅、奉敕再主萬壽。晚年退居從容菴、數遷鉅刹、大振洞上之宗、道化稱極盛焉。

上堂。舉昔有跨驢人問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者不平公案。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剋己、那堪錯過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唵薩哩嚩。

住棲隱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山僧卽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卽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疏通佾俐、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山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甚麼、齅道人氣息太煞薰人。珍重。

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輝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如何回互。咄。

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示衆。去卽留住、住卽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

示衆。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示衆。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着、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

擔。且道是甚麽宗旨。僧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麽却降誕王宮。師曰。青山常擧足。曰。亦無有涅槃。爲甚麽却滅度雙林。師曰。白日不移輪。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曰。天曉不露。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麽不居正位。師曰。大功不宰。曰。回途者邊底人。爲甚麽不墮偏方。師曰。至化無爲。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曰。擔取去。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麽却道琉璃殿上無知識。師曰。拆殿了相見。師問僧曰。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

示衆。擧天童上堂曰。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却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柄垂。師曰。此兩句如啞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吐露不出。那堪師資傳授。藥病相治。轉沒交涉。如何得全提正令去。空花幾費龜毛線。石女徒拈藺蒻針。咄。

示衆。擧瑯琊拈趙州勘婆子話曰。大小趙州。向者婆子手裏。喪身失命。師曰。婆子能勘僧而不免趙州勘破。趙州能勘婆而不免瑯琊點檢。參禪謂之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汝但離却得失勝負情量。自然平欺婆子。下視趙州。若到萬松門下。不得點胸擔板。

示衆。擧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山曰。作麽作麽。廓曰。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休去。師曰。下媒求鴿。著本圖利。果然出他彀中不得。忽有人問萬松。從上諸聖甚處去也。攔腮掌云。在者裏。直教飛龍跛鱉縮項攢蹄。侍者德山。亡鋒結舌。還識德山老漢麽。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穉子歌。

示衆。擧雪峯鱉鼻蛇話。師曰。南山鱉鼻。雖是死蛇。象骨巖前。解弄也活。雪峯拈來示衆。本要以毒去毒。長慶只解順水推船。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若肯逆風把柂。雪峯須入涅槃堂始得。玄沙聞擧曰。須是我稜兄始得。者裏有些子誵訛。師復曰。我當時若作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懷裏。擬議不來。隨後教伊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爲甚麽

如此。今朝二月二、暫放龍擡頭。師以元定宗元年丙午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擧。遂逝。當南宋理宗淳祐六年。荼毘獲舍利無數。門人分塔於燕晉諸處。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郡之昌國衞人。依直翁得度。盡法源底。承印記。出住慈谿石門。次繼西竺坦席。後遷天童。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滿目。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貪緣直上寒松之頂。便下座。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麽。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者裏。毋固毋必。咄。　師一日問衆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輩作麽生救。無印證出曰。請和尙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寢語作麽。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尙先行。大證後隨。師呵呵大笑。遂示寂。塔全身於本山。

燕京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生宋寧宗嘉泰癸亥。九歲日誦千言。里中有聖小兒稱。未幾遭世變。煢絶無依。道逢老比丘。勸令學佛。且曰。汝能誦法華足矣。師曰。學佛止是乎。比丘異之。偕謁休休古佛於僊巖。祝髮受具。當嘉定甲申。與雙溪廣同事者七年。次參萬松於燕之報恩。松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麽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手裏納敗缺。松曰。老僧過在甚麽處。師曰。學人禮拜。暫爲和尙蓋覆却。松奇之。於是親炙者十年。値壬辰之變。祖刹荒蕪。尋承萬松海雲見招。元世祖居潛邸。命師示衆。作資戒會。戊申。奉詔住和林興國。辛亥。憲宗徵至北庭行在問道。庚申。元世祖踐祚。賜光宗正法禪師號。仍爲

師建精舍於故里。額曰報恩。給田飯衆。寵錫甚至。時萬壽虛席。衆請師主之。復分建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刹。至元辛未春。詔天下禪學集京師。衆居三之一。濟濟可觀。上喜之。師穎悟異常。閱大藏。成誦而後已。誘掖後學無倦色。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門人請梓。師叱曰。此吾一時遊戲。所發佛祖妙道。安可以形跡爲哉。晚年。歸隱嵩陽。

陞座。昨日風。今日雨。閃爍虛空。誰可擬。晴天推出大日頭。無根土菌還成泥。衲僧家眼睛歷落。脚下皮穿。不妨歛衽天堂。拂袖地獄。那邊拍掌。者裏擊拳。無非大用現前。處處不逾矩則。如獅子出窟。氣不同羣。捉象亦全其力。搏兎亦全其力。乃至風行草動。總不離其爪牙。所以玄沙有用處不換機的句。若是韓獹。便乃逐塊。掠取古人剩語。不辨好惡。執定一知半見。分疆列界。烏知其大知大見大智大用。有時光風霽月。有時烜赫晴空。境界來者。猶是門頭戶底。施設邊事。祇如威音那畔。且道向甚處著脚。甚處分疎。卓拄杖曰。雲外只憑鵬展翅。湫中惟許鴈傳枝。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峯點頭。卽向汝道。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入蘆花不見蹤。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官不容針。曰。一花五葉時如何。師曰。私通車馬。曰。恁麼則少林一曲。國師唱去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問。逢山開路。遇水安橋時如何。師曰。四十九年空費力。一千七百枉施功。曰。如何得超然獨拔。今時去。師曰。逢山開山。遇水渡水。師一日問僧。面壁石有人看見麼。曰。今日幸遇和尚。師曰。拄杖子亦幸遇上座。遂打。僧作禮曰。恩大難酬。師擲下杖曰。脹殺懷州牛。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畢竟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喝。師襟度坦夷。丰神閒靜。說法三十餘年。如鼓雷霆。揭日月。繼踵前賢。標準後學。綽有上代遺風。乙亥七月二十日。示微疾。書偈端坐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二。塔於寺西塢。仁宗履位。初命詞臣撰文。追贈表其塔。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於阿那律陀得天眼因緣。發明心要。承印記。出住萬壽。上堂。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前。但能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卽佛乘。槎客是張騫。九年面壁無餘事。半夜金烏挂碧天。至元壬申。世祖詔入內庭。與帝師論道。師信口發揮禪學大旨。帝與帝師稱善。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飈。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令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呑吐者麽。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旣不作境話會。畢竟作麽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銜霄。不留朕跡。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時。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關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犀明宇宙。那分東土與西乾。　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聖旨就憫忠寺。衆燒道藏僞經。命師舉火。師承旨。以火炬打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上清玉樞三洞靈文。還曾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證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遂擲火炬。僞經隨炬而燼。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鄱陽史氏子。幼穎異。剃染。謁荊石琰於圓通。不契。時思菴睿退居閒房。師委身日就煅煉。嗣聞雲外岫和尚唱道天童。往依之。得徹法源底。受囑後。江浙承相脫歡。請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祥符定水。復陞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汝參禪人。此中有深祕。娘生兩隻眼。箇箇如黑漆。急急回頭。覷破天眞佛。良久曰。且道是甚面目。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玅玅玅。衲僧鼻孔無多竅。玄玄玄。刹竿頭上挂青天。智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前贏得日高眠。元順帝至正庚子。退居定水之圓明菴。明年九月廿一日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

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建塔於菴之後。

洞上祖憲錄卷第二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三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河南登封嵩山靈隱文泰禪師。汾州陽城魏氏子。幼年穎邁、篤好宗乘。初參雪峯恆。次參太原深。皆有所詣。聞雪庭裕祖主少室、遂往參焉。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遽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者裏叫屈。師豁然。乃撫掌曰爭奈我何。庭曰者風顛漢出去。師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執侍十載、始終如一。得記莂。奉旨開法少林。風規整肅、機用越倫。故當時稱雪庭高弟有二泰一肅云。 上堂。塵劫來事、祇在如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敎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卓拄杖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僧參、提坐具擬拜。師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曰本欲投誠、恰被和尚撐拄。師曰、撐汝飯袋子到骨、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便拜。師曰、錯你九玄七祖、當甚麼碗。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出去。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維那曰、古人坐脫立化、卽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山僧則不然。言畢、遂掩息右脇、吉祥而逝。門人舉闍維、分靈骨塔於少林寶應兩處。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剃染、耑業經律。一日、喟然歎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作超佛越祖一流人。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依之有年。偶以事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漢、有甚交涉。師猶強項不

遂。庭曰。非但無尾。亦且無頭。師平生疑滯。忽然頓釋。庭以其契悟超絕。遂囑累焉。朝廷嚮師名。宣住報恩。其入室勘驗。爲諸方嘆服。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境界。曰。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擬動卽乖。曰。如何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卽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偏界絕纖塵。通身無影象。臨寂示衆曰。吾緣止此。汝等所得。善自護持。當惜分陰。無令虛度。聞者皆感泣。索筆書偈曰。修起忠師無縫塔。推倒自家無相身。無相無身眞自在。大地山河絕點塵。擲筆。怡然而逝。

濟南泰安州靈巖淨肅禪師。幼禮香山壽聖爲師。究心二十餘年。歷參宗匠十餘輩。最後參雪庭於萬壽。洵鑄多載。受衣偈。繼席開法。次主少室靈巖。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葉辭檻外之柯。水徹澄潭之底。色色現海印三昧。塵塵轉根本法輪。諸人若能會得。如鏡對面。眉目分明。然只可喚作半箇衲僧。俗氣未盡除在。到者裏若能打破鏡來。方好與你相見。祇如打破鏡來相見後。又作麼生。良久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華歲歲皆相似。人面年年多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且喫一頓。便打。後退席香山。一日陞座辭衆。右脇而逝。中林泰爲作塔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顏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徧扣其門。受雪庭囑。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靈根。慧燈朗耀。銷爍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海。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橫吞。二邊不滯。中道寧淪。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

河南府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染。遍遊謁靈隱泰和尚。泰嘗謂師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纔良久。你便向良久裏會。恁麼地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無以對。一日聞泰

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師當下大悟。越二年。遂承印可。元至元丙戌開法永慶。次主寶應。成宗元貞乙未奉旨住少室。復退居白馬。　上堂。機先一句。越韻超聲。句後一機。彌乾蓋宇。不落機境。當處沉埋。纔涉言詮。逃身獻寨。若乃果敢獨脫。不妨疋馬單鎗。兩眼圓明。威風八面。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衲僧家橫開兩眼。倒竪雙眉。有時耀金剛燄而閃爍乾坤。有時揮般若鋒而光新法界。隨緣開拓。妙惠人天。則正法輝煌。波旬膽戰。秖如不落前後一句。作麼生道。昨夜西風惡。吹折案山松。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牕前。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覩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絃琴有韻。人天那得聞。仁宗皇慶癸丑十月示寂。壽六十九。臘四十九。

河南寶應月巖永達禪師。參方謁靈巖肅和尚。得授心印。出住寶應。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萬松老人計窮力盡。亦秖道得箇看讀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者一卷經阿誰不具。者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千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刹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指出。乃彈指一聲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蹉過。良久擊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南陽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依絳州福嚴普聞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處。欣然有

省。往參還源遇祖、呈所得。遇詰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親呈、更無回互。遇曰、墮坑落壍漢、作恁麼語話。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遇曰、塞斷汝口。師曰、勘破了也。尋受印囑。閱藏於龍門三載。元泰定甲子、出住少室。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着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着。卓拄杖曰、切忌卜度。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針不容官。曰、如何是禪。師曰、車馬有路。曰、和尚爲甚麼翻古人公案。師曰、擧直措諸枉。住香嚴。上堂。踏斷風前第一機、更須喫棒血淋漓。箇中毫髮如容立、白日青天着翳迷。大衆還知箇中端的麼。若論未曾開闢眼睛、沒量大包括囫圇乾坤。囊剌一聲、則箇箇眉毛在眼上、人人遮却兩烏珠。所以釋迦老子、一出頭來、顧四方、指天地、指著者箇眼目。臨末稍頭、靈山會上、拈起枝花、拈出者箇眼目。迦葉於百萬衆中、笑破者箇眼目。達摩西來、最初祇道箇廓然無聖、廓開者箇眼目。六祖大師本來無一物、亦本者箇眼目。及乎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眉毛落地了也、亦祇要露出者箇眼目。若是伶俐衲僧、一激便知、便乃豁開兩眼、全身脫落。抹過太虛、控盡古今。赤條條地、山僧斫額有分。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大則塞破虛空、小則不成毫末。可怪當年船子翁、長竿釣破清江月。今宵月落潭空、切莫喚龜作鱉。大衆古人道、月落後相見。且道相見箇甚麼。倒拖拄杖歸方丈。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順帝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沐浴更衣、呼門人申誡而逝。瘞全身於雪庭塔右。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大王遠孫也。參悟受秋江潔和尚印囑。初住普照。次遷東來大澤山。洪武

壬戌。蒙睿眷極隆。丁丑。奉詔主天界。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玅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綿密。獅絃錯落。按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兎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刹刹。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會麽。夜來木馬雲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　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子。徧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兼帶。百草頭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日月。潛通迴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遍照。六門機息。何妨宛轉傍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兎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挂嶺頭雲。　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徧巖扃。機先一着無玄玅。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麽時。又作麽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衆。二老見處。固有所長。檢點將來。總成滲逗。鳳山則不然。若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后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宣宗嗣位。召師引見便殿。慰勞甚至。復命師於鍾山說法。宣德丁未。表辭歸山。帝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一日作偈示學侍者曰。布毛拈起慧華開。不是從門學得來。昨夜一番秋雨過。淮山依舊碧崔嵬。壬子臘八示微疾。辭衆說偈而逝。上遣官致祭。闍維。官貴四衆萬餘人。收舍利。圓紅者無數。建塔於應天府安德門外。敕賜塔所爲鷲峯禪寺。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古緱氏縣樊氏子。出家秉具。博通內外典。凡詩文辭賦、皆不學而能。初參江月照息菴讓、皆有所發。次參淳拙才、是所悟。拙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耶。師曰。也須吞得入、吐得出、始見好肚皮。拙曰、蒼天中更添怨苦。師曰、却謝和尚記莂。復以寶鏡三昧、反覆徵辨、豁然無疑。拙遂以大事囑之。有五乳峯前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元至正己亥、適萬安虛席、延師開法。師入院。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無陰陽地上栽成、不滋雨露。有寃對人前拈出、豈涉功勳。嵩為前主少室、後住香嚴、震旦國初祖第二十八世淳拙才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斂衣就座。白椎竟。師曰、目視雲霄日享閒薰爐茗盌只深山。而今却為閒來遺、逐業隨風到此間。所以道、事無一向、遇緣即宗。其理隨事變也、寬廓非外、百億須彌藏芥子。其事得理融也、寂寥非內、大千剎海絕纖塵。雖然、更須知理事渾忘、內外絕跡。佛不知、祖不會。驀然突出拄杖頭、撞破虛空成粉碎。成粉碎、有來由。家家門口挂燈毬。復舉僊天和尚因新羅僧來參、纔展坐具、天遽把住曰、未離本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天便推出曰、問你一句、便道兩句。師曰、佛鑑道、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未免得失商量。大圓道、賣金須遇買金人。一狀領過。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卓拄杖曰、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復卓兩卓。

上堂。寂寂惺惺、竹木精靈。惺惺寂寂、靈龜掃跡。總不恁麼、是甚熱大。若是大丈夫擡頭吐氣、喪盡萬機。一條白棒鎮天涯、佛祖見猶心膽戰。忽有箇漢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又作麼生。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

上堂。鉢水投針、葛藤滿地。石頭路滑、禍入私門。自是一人承虛、千人接響。咸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開眼說夢。雖然、不可一向屈抑古人。萬安今日大開兩眼、與諸人露箇面目。豎拂子曰、還委悉麼。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河大

地。鵲噪鵶鳴。折旋俯仰。展鉢開單。豈不是一切塵。諸人還見堅密身麼。良久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古人垂一言半句。與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要你洗脚上船。披雲見日。今人纔聞恁麼道。便一切掃蕩。謂之無心。如斯見解。非唯己眼不明。亦乃錯入邪路。萬安者裏莫有長處麼。拍案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風花雪月。鶴影琴聲。庭前石女拋梭過。室內嬰兒暗喫驚。　上堂。用不自在。過在馳求。信手拈來。不妨成現。山青水綠。元只一色。鶴唳猿啼。都只一聲。一聲寂處原無礙。衆色空時自坦平。豎拂子曰。看看。拂子化爲觀世音菩薩。四維上下。對機設教。現與諸人說自證法門。諸人還會麼。擊禪床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衆生濁惡中。諸佛時時出現。諸佛光明藏。衆生念念遷流。不動本際。卽念而眞。譬如雲行雨施。不雜空色。星移斗轉。豈亂光明。緣渠不了。妄執情塵。向外馳求。喪失家寶。山僧今日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向諸人面前抖擻了也。還有不動鎗旗。建立萬安基業底麼。良久曰。雲藏無縫襖。花綻不萌枝。　上堂。息慮忘緣。背負乾柴遭野火。卽理卽事。熱熬油裏著湯澆。從頭過捺。徹底旋生。蓋緣不遇作家。只是心識傳授。靈俐漢向未屙已前提得去。似俊鶻捎空。侵雲入漢。如娑竭出海。浪湧雲騰。方知虛妄元空。涅槃常寂。橫三豎四。八穴七穿。亘古亘今。輝天鑑地。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碎七寶幢爲斷瓶。擲無價珍爲瓦礫。猶是家常茶飯。祇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頭却着破襴衫。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當下了。若也了去。日用無虧。則脩山主見處。與諸人見處一同。諸人見處。與萬安見處一同。同則千江水裏月。異則百花枝上風。風月本來無向背。依前流水自朝東。　上堂。擧誌公道。如吾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

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噇飯。喚甚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師曰。雲門大師雖盡力抖擻。爭奈太費分疎。若是山僧卽不然。三草二木。受潤不同。拄杖驀過西天。撞倒須彌山。驚起天帝釋。把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萬安寺裏土地。却道當時只謂茆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上堂。大道現成。無人領略。蹊徑最捷。不肯進趨。自甘止宿草菴。偏愛守株待兎。不知諸佛說法。布網張弓。祖師西來。羅龍打鳳。若欲別懸慧日。獨振清風。直須大智俱忘。平懷等喪。然於一切處。又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且道正恁麼時。作麼生行履。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住鄭州普照禪寺。上堂。古人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豎拂子曰。永嘉大師在山僧拂子頭上。七顚八倒。豎四橫三。嫌德山棒頭短。笑洞山言句密。訶臨濟不得大智。瞋雲門空自踍跳。者四箇漢。無天然氣概。少衲僧巴鼻。顧左右曰。普照門下。又作麼生。擊拂子。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作麼作麼。夜叉呈獸面。如是如是。小鬼誑閻羅。恁麼中不恁麼。靈龜猶曳尾。不恁麼中却恁麼。瀨獺下深潭。丈夫漢向者裏一趯趯翻。上剩衝天之計。下多入地之謀。不說常光現前。自然壁立萬仞。三世諸佛。是甚屎沸盌鳴聲。一大藏敎。無乃拭瘡疣故紙。天下老和尙。不過是奴兒婢子。且道普照到者裏。合作麼生。良久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古人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空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只如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又作麼生應。伶俐漢者裏撥得一線開。便可坐籌帷幄。決勝千里。不戰屈人兵。殺人不貶眼。然後安邦樂業。草偃風行。野老謳歌。漁人鼓唱。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上堂。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古人見不透脫。誑惑後人。殊不知說禪說道易。無禪無道難。成佛作祖易。無佛無祖難。既無禪無道。無

佛無祖•者裏合作麼生。猛利漢向上一提•便能天回地轉•八穴七穿•月自然冷•日自然熱。面上有鼻•口中有舌。不借不借要說便說。堪笑雲門跛脚師•對佛解言乾屎橛。

上堂。身是光明幢•心是神通藏。日用未嘗無•見聞都是妄。直饒俱放下•知君未穩當。踢斷獨木橋•家珍自消喪。普照今日現神通去也。驀拈拄杖曰。還見麼。卓一下曰。還聞麼。聞見分明•且道是神通•是虛妄。若道是神通•又道見聞都是妄。若道是虛妄•又道心是神通藏。到者裏•作麼生定當•猛利漢•覷得破•用得行。如架千鈞弩•發則便中。似陶冶鑄器•一瀉便成。三十年後•堪作種草。其或未然•且看雲門六不收。

住大都天寧寺。入院拈香祝聖罷。次拈香曰。此一瓣香•撲不成片•捏不成團。遇賤價重連城•遇貴爛塡溝壑。今日拈來供養鄧州香嚴堂上淳拙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曰•本是林棲谷隱人•偶隨緣業入紅塵。洪鑪大鞴重開煽•佛祖應須喪膽魂。所以道•十方坐斷•凡聖不通。一着當機•掀翻露布•內喪靈智•外絕諸緣。常光現前•壁立萬仞。設使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一一衲僧具無量口。一一口具無量舌。一一舌端具不可說不可說無量妙義•要向者裏詮注一絲毫頭•不可得。蓋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能解•非盡性忘言所能及。唯在當人自具正眼•秉向上機。始得如俊鶻捎空•摩風突日。如婆竭出海•搖乾蕩坤。擘開自己雲襟•惔惔地流注•到處成辦佛事。若能如是•方可入廛垂手•格外提持。正按傍提•明投暗合。經行紅塵鬧市•如登解脫之場。坐臥虎穴魔宮•似入四禪八定。方可居佛祖位•爲人天師。運出自己家財•賑濟他人孤露。然雖如是•猶屬化門。且衲僧分上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曰。擔來七尺霜前竹•劃斷天雲不放高。復舉李翺尚書訪藥山問•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李佇思。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釋然契旨•以偈投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

瓶。師曰。尙書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非槃山精鑒分明。爭得光明燦爛。然雖如是。猶受雕鐫。爭如本府兩縣各位尊官送新天寧入院。亦不問道天寧也不指東畫西。豈不是高出他一頭。還會麽。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淸風動天地。　上堂。著意忘懷。掘地深埋。空洞無象。髑髏妄想。譬如兩鏡相照。中間早已立像。直饒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火燒北山紅。到者裏正好喫棒。爲甚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結夏又半月。法法總相參。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便恁麽去釘椿搖櫓。不恁麽去離水求波。恁麽不恁麽。虛空揣出骨。山魈趯氣毬。古今難蓋覆。徹底自風流。　上堂。闊著步驟藕絲裏世界崢嶸。綿密通風刹海內針箚不入。翻手覆手。脚後脚前。當人鼻孔遼天。衲僧眼睛始活。明大用曉全機。神通妙用休拈出。撥下雲頭放教低。正恁麽時如何。禹門三級風雷吼。不礙魚龍變化時。　上堂。教外別傳。本無言語。心眼旣照。彼此已知。靈俐漢識風雲別氣候。信手勿遮攔。著著超今古。遂拈起拄杖曰。有時三頭六臂。開拓封疆。有時身心一如。風恬浪靜。衆中還有受用得底麽。若受用得去。收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其或未然。空把見聞光影。弄前塵分別幾時休。　上堂。炎威未退。秋風起。屋角初驚一葉黃。不是西風來肅物。樹凋葉落是尋常。所以道。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十方廓徹。八面玲瓏。物物頭頭非別物。猶如帝網影重重。　住禹航獅山雲福寺。上堂。捏聚放開。南嶽天台。放開捏聚。無頭無尾。喪却見聞。剗除佛祖。天地寥寥兮春色自回。乾坤蕩蕩兮功歸明主。十日風。五日雨。萬物紛紛已出土。分明說與未歸人。杜鵑枝上聲聲語。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一到。千思萬思。不如無思。無思則十八界空。親到則大千俱徹。所以雲門道。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豎拂子曰。雲門大師在山僧拂子頭上入不動三昧。諸人還

見麽。良久曰、海闊波濤急、天高星斗稀。擲下拂子。　上堂。舉長髭問僧、發足甚處、僧曰、九華控石菴、髭曰、菴主是誰、曰、馬祖下尊宿、髭曰、名甚麽、曰、不委佗法號、髭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麽處、髭曰、若是菴主親來也須喫痛棒始得、曰、賴遇和尙放某甲過、髭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師曰、善攻者不拘險道、善戰者不假强兵、者僧兩透重圍、長髭亦與點額。且道那裏是長髭與者僧點額處。拍案曰、者些闘榥子、僅許作家知。　上堂。舉白水曰、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便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水曰、喚作色得麽、曰、如何是色不是色、水曰、喚作聲得麽、僧禮拜、水曰、且道爲你說、答你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師曰、聲不是聲、作麽生聽、色不是色、作麽生覰。直饒覰得破、聽得徹、依然落在白水圈䙡裏。丈夫漢向者裏翻得身。烟花影裏重開眼、管籥叢中任意閒、六戶不扃霜月墮、數峯寒綠倚天關。　上堂。靈山老漢沒師承、最後拈花笑殺人。惟有明州憨布袋、囊藏不露得人憎。山僧今日解開布袋口、囊却釋迦花。爾諸人向甚麽處會。良久曰、不識秤鎚權變處、幾多錯認定盤星。　上堂。舉僧問九峯、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峯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峯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麽道汝無大人力、峯曰、在舍只言爲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師曰、以的破的、以機奪機。青出於藍、冰生於水、總是家常茶飯、只如九峯道、在舍祗言爲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又作麽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住西京天慶禪寺。師在雲福院受請上堂、山居氣宇十分清、滿眼青山畫不成。莖葉未嘗隨水去、人間何事得虛名。枯根不解發秀、春照亦臨焦種、豈能生芽、雨澤霶至、良由霑洽日久、吹噓者多、逼令槁樹生花、硬使寒灰再燄。事既如斯、夫復何言。別有生涯、令開正眼。所以永嘉大師道、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我今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既欲自利

利他、須有當斷能斷底手段。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可爲吾侍者。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總令挈履提鞋。敢問大衆、既興廣利、因甚麼奴呼菩薩、婢視聲聞。還知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復舉金峯上堂曰、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如不舉來、又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峯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曰、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問、爲甚麼不答話、峯曰、大似失錢遭罪。師曰、良駒不待搖鞭、俊鶻豈打臥兎。金峯抑不得已、如隔牕弄馬騎相似。者僧眼孔纔定動、早是被他收拾場戶了。所以佛法付英靈漢、爲甚金峯却道失錢遭罪。還知麼。賣金不遇買金人、撒向閻浮如糞土。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道無難、言端語端。倚門傍戶者、食人涎唾。丹霄獨步者、宇宙宏寬。寒鴉棲古樹、白鷺立沙灘。紅蓼映寒水、蘆花雪滿天。傅大士忘却門槌拍版、寶誌公失却鏡尺剪刀。拍手仰天開口笑、鴈行斜處桂輪高。

上堂。萬壑春歸、綠陰徧野。榴花吐火、鶯囀喬林。安排不得處、却自現成。著意追求時、還成蹉過。所以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如是則放得下時、無一事、擬思量處、隔千山。大衆祇如不擬議、不思量、又作麼生。一枕夢回新雨後、數峯高插暮天寒。復舉僧問韶山、如何是韶山境。山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山曰、退後着。師曰、若作境會、當門齒落。不作境會、毒藥並行。還委悉麼。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舉藥山問龐居士、一乘中還着得者箇事麼。士曰、某甲只管日求升合、不知還着得麼。山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是好手。山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山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山曰、是是。師曰、金不避爐、玉不畏琢。藥山轉身吐氣、龐公換局下棊。雖然黑白分明、蹉過當頭一着。且道如何是當頭一着。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上堂。舉僧問雲居、如何是

佛師。居便喝曰。者田庫奴。僧禮拜。居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曰。者老和尚。居曰。元來不會。僧作舞而出。居曰。沿臺盤乞兒。師曰。汎鯨波而歸故國。効鷄唱而度重關。總不如者僧衣錦還鄉。翩翩得意。既然如是因甚却成沿臺盤乞兒。還知麼。彼此夜深休把火。一齊吹滅暗中行。　西京出隊。施主請上堂。拈拄杖曰。竪去橫來。該天括地。頂顙上一向壁立。無古無今。脚跟下不露絲毫。絕凡絕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漆桶放光。非風動。非幡動。非心動。野狐吐氣。直饒聞佛掩耳。聞法漱口。掀倒禪床。驀面便唾。也是鷓鴣語鶴。總不恁麼。未免尊體無頓處。無頓處有來由。寒風纔凜冽。花發舊枝頭。卓拄杖下座。　上堂。雨霽風和春色濃。烟脂輕蘸野桃紅。園林紫陌人皆見。誰與靈雲見一同。見得徹。眼裏重添屑。見不徹。甕裏何曾走却鱉。夜深方見把針人。啓牕重看裏邊月。遂竪拂子。曰。還見麼。不因楊得意。爭識馬相如。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千巖露怪石。萬壑瀉寒流。露倮倮。冷湫湫。大道從來不用求。信手拈來無向背。等閒拋出自優游。寒鴉三四點。白鷺下滄洲。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提起槌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士曰。此回相見不似於前。霞曰。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霞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也。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乃擲下拂子便去。士曰。然闍黎。然闍黎。霞不顧。士曰。不唯患啞兼亦患聾。師曰。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盲椎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然雖與麼。龐公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遂喝一喝。　上堂。舉僧問九峯。如何是不遷義。峯曰。東昇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峯曰。理當卽行。僧禮拜。峯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峯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師曰。目明可以察秋毫。理正可以分曲直。九峯深辨端倪。頭正尾正。只如者僧禮拜。又作麼生。不向

滄溟深處去、爭能釣得錦鱗歸。　明洪武己酉三月朔、住嵩山少林禪寺。師入院、指方丈、召大衆、曰。本是山
中出、歸作山中主、上下既和、同清風滿寰宇。掃盡諸方老婆禪、弄出雲巖師子子。乃高聲喝一喝、曰、大衆急
着眼。看直饒從頭潑撒、盡底剗除。祇入得嵩山門。要見新少室、拄杖子則未在。莫有要見拄杖子者麼。驀卓
杖曰、翡翠簾垂香燭靜、星攢碧月浸丹墀。　上堂。嵩峯峭拔倚寒空、雨過春來翠色濃。他山縱有仙陀客、到
此須教立下風。神機穎脫、妙辯縱橫。如鏡寫影、而不亂絲毫。似月行空、而了無留礙。也是糞掃堆頭搕𢮎。明
珠絕類、美玉無瑕。出自天眞、光明煒燁。然則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爭如閒眠青嶂、坐鎮家林。月在松梢、篩雲
影于淨地。風生巖壑、奏流水于深林。更無佛法商量、只麼隨緣養拙、且正恁麼時、合作麼生。衲被蒙頭萬事
休、輸與山僧都不會。　上堂、舉米鬍一日領衆看普濟。濟纔見、便拽轉禪床、向壁而坐。鬍於背後立少時、却
回客位。濟曰、是則是、若不驗過、已後遭人貶剝。却令侍者去請鬍。鬍纔上來、却拽轉禪床便坐。濟遶禪床一
帀、便歸方丈。鬍拽倒禪床、領衆出去。師曰、面壁而坐、拙處猶多。拽倒禪床、伎倆已盡。米鬍雖則有始有終、其
奈普濟轉身路活。且道那裏是普濟轉身處。若也見得、方有參學分。其或不然、神仙妙訣無人會、父子雖親
不可傳。　上堂。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欄杆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大義
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一般無語處、誰識聲如雷。問、和尚陞座、人天駢集、秦封槐爲甚不來聽法。師曰、闍
黎、聽他說法有分。乃舉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曰、某甲只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和尚教上
座。日曰、和尚教卽得。乃攜茶至作務處、撼盌作聲。夾山方回顧。日乃曰、釃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
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日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大衆舉目。日曰、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山曰、路

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日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召衆曰、大衆、已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師曰、明自己、逞峻機。巉崄崖頭、別行活路。擒龍蛇。擒虎兕、毒藥叢中、却與醍醐。方能自函得蓋、如芥投針。此是夾山當年、一賓一主道合處。山僧又作麽生。途中若遇仙陀客、莫使黃金鑄子期。

上堂。臨濟喫黃檗痛棒、向大愚問、有過無過、可謂鈍根。高亭隔江見德山、便橫趨而去、不妨伶俐。古人做處、今人行處。電光影裏、拈轉虛名。石火光中、趯翻世界。活潑潑時機自峻、峭巍巍處語驚人。衆中莫有與臨濟高亭爲伍者麽。出來、人天衆前、山僧要問你、臨濟爲復承黃檗力、承大愚力。高亭承德山力、承自己力。縱饒說得來處分明、直須打出三門。且道意作麽生。一等爲人須爲徹、莫教累劫受輪迴。

上堂。歷歷孤明、如月生水。堂堂顯露、似日升空。一處明則百處明、一處透則千處透。明中無暗相、透處絕遮攔。信手便拈來、臨機成大用。驀豎拂子曰、看看者拂子、化作一員無事衲僧。見韶光滄蕩、景物和融。賞勝尋幽、游山翫水。天台南嶽、五臺峨嵋、一時周覽。而今摺折拄杖、挂起笠子。放下許多神通、依前祇是一枝犛牛尾拂子。却向少室冷處打坐。諸人還知他落處麽。乃擲下拂子曰、口邊白醭緣何事、都向忘懷坦蕩來。

上堂。語路若盡、己眼始明。心行若滅、全超見量。捩轉向上關、自家行活路。所以雪峯三毬並輥、玄沙退步斫牌。石鞏一箭當機、三平便能中的。伶俐漢者裏著得隻眼、便知水潦道、自從一被馬師踏、直至而今笑不休。其或未然。倚門傍戶何時了、歷劫區區途路難。

上堂。參禪須是鐵漢、知渠不唧嚁。著手心頭便判、從來不見有、直取無上菩提。好人不肯做、一切是非莫管。曳尾靈龜子。若是箇丈夫漢、佛亦不做、祖亦不求。己靈亦不重。橫三豎四、脚後脚前。豹變靈時、通天作用。到恁時、始較些子。設使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爲衲僧。各各衲僧、具無量辯、一時致問山僧、山僧亦不下

喝。亦不行棒。亦不欬咳。亦不彈指。管教他一時瓦解冰消。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衲僧。總是奴兒婢子。一切玄言妙語。偏圓頓漸。皆是拭不淨故紙。然雖恁麼。其柰知恩者少。乃拍案曰。有時冷坐思量著。暗寫愁腸寄與誰。　上堂。舉水空參大顛。顛把住坐具曰。不用通時暄。亦不用通來處。空曰。擬欲恁麼問。又恐人情不足。顛放却曰。還足也未。空提起坐具曰。若通時暄。又恐迷却來處。顛曰。暫時相見也無妨。師曰。驅耕奪食惡手段。透關具眼活衲僧。雖然借路經過。畢竟猶費脣吻。山僧若作水空。待大顛放却。曰還足也未。便拂袖出去。管使他大顛通身是眼。也鑒不出。

偈贊

送古源副寺住山

雪埋枯木玉龍寒。三箇柴頭品字安。責得折鐺香飯熟。好分雲水往來餐。

送法端藏主還閩

徵瞎頂門眼。縱橫得自由。故鄉回首處。輥出雪峯毬。

寄河南郡牧潘誠菴

功名富貴人間有。一片閒心世上無。百歲蓬瀛歸去日。臨安花發見西湖。

送聞首座住青原

枯木糝花功不到。鐵牛吼月意偏新。而今價長盧陵米。笑對青溪萬壑春。

送清首座住鼓山

出門握手苦叮嚀。鈯斧重拈事不輕。莫學玄沙呈伎倆。見人猶指偃溪聲。

贈凝然改侍者

靈機獨脫劍光寒。一法不存珠走盤。箇箇是吾家眞種草。諸方毫髮敢相謾。

送清昱侍者

雪川歸到早宜來。期汝堂前笑臉開。要使當機知豹變。銀山鐵壁立傾隤。

香巖淳拙和尙贊

把斷要津。千差並照。施格外機。提向上要。截斷衲僧命根。剷去佛祖玄妙。大洪洞上正宗。直指還源古道。六合霧卷雲收。千巖龍吟虎嘯。

師在少林。曾作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庵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欲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洪武壬戌冬。周王殿下請師說法薦國母慈孝皇后。賜僧伽黎及諸法器。其旌異無以加矣。

河南嵩山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齠年繫念宗乘。依少林訓剃落。納具。謁月印於香山。鮮克契入。會萬安嚴祖主天慶。師往參求決擇。偶舉月印示衆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此深明洞上宗旨。若是鹵莽禪和到者裏。如何透得。遂問安曰。者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安曰。笑破山僧口。師罔措。安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盌。師愈不安。一日。聞嚴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尋隱迹二祖菴。洪武庚午年。祖庭虛席。敦請師。力辭不獲。乃應緣而起。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

今、自由自在。還知麼。擲拄杖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天監年前事。師曰、洛陽三月花如錦。曰、如何是天監年后事。師曰、出門俱是看花人。　上堂。頂門正眼劈空開兩手分開笑滿腮。怪道寒山與拾得、逢人叉手叫蒼天。叫蒼天、頭顱端正眼皮寬。如或頭顱未正眉毛未豁目前參參差差意下卜卜度度有甚麼了日。貶過眼來有甚麼事。祇爲事從叮囑起所以顚倒有人憎。祇如分開兩手、如何相見。良久曰、貓。　上堂喝一喝良久曰、只此一喝、克塞大千、若也聞得、髮豎衝天。時有僧纔出、師便問曰、汝還聞麼。僧曰、聞。師曰、你眼在甚麼處。僧便喝。師曰、猶未出者一喝在。僧連喝兩喝。師下座曰、老僧被你喝得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屬有知、不屬無知。豈可向句下硏窮、意中揣度。復擧可大師問初祖、弟子心不安、乞師與我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你安心竟。師曰、缺齒胡販箇陳年滯貨、擺向街頭、若不得孟八郎承虛接響、幾乎無着落處。總好與三十棒。永樂辛丑、無恙、忽集衆叙別。說偈曰、行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金烏叫天碧。儼然而寂。師平日行止端莊、雖密室如對大賓。周蜀伊三殿下嘗登山尊以師禮、珍錫甚至。師皆泊如也。

河南嵩山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人。遊方參凝然祖。求示心要。凝曰、達磨未西來時、你作麼生參。師鞠無以對、遂疑悶。久之、一日覩秦封槐有省。徑回上丈室、擬呈似。凝遽曰、契斌參得禪也、何驚疑之有。師便喝。凝曰、作麼。師曰、和尚何得贓誣平人。某甲到此、如紅爐拾得一片冰相似。凝又問、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阱。曰、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曰、靑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凝祖爲點首曰、洞上一宗、密在汝躬矣。正

統戊辰。出領嵩山院事。　陞座。不思善。不思惡。雲開日出。有路當陽。驢覰井。井覰驢。月落潭枯。無門可入。祇如一口吸盡西江水。一脚踏破太虛空。且道門路在甚麽處。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以拂子畫一畫曰。者又是甚麽時節。還會麽。一聲鶴唳千峯響。雲外聲傳分外清。　上堂。河不離源。亘古綿綿。達磨不會。面壁多年。害却神光。斷隻臂。至今雪裏血鮮鮮。驀拈拄杖曰。無端無端。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君。師曰。九重深處敢誰窺。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殷勤宣至化。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玉階仙仗覲龍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平。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請閣黎尊重。僧禮拜而去。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便。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鷄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曉抱石烏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逼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既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砂裏無油麥中有麵。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烏龜向火。曰。如何是成劫以後底事。師曰。龍馬負圖。師以景泰壬申示寂。塔於少林西塢。世壽七十。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洛陽許氏子。剃染初參龍潭順超化宗。皆有契入。後到少室參俱空斌祖。空曰。子曾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空曰。因甚麽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雜碎。空曰。掠虛頭作麽。師曰。某甲只見盡天下只解掠實。無一人掠虛者。空曰。不打自招。師曰。老和尚慣用底不妨看破。一日。檢燈元。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徹法源委。遂承印記。隱於郟鄏定國寺。上堂。倒握吹毛掠陣前。霜鋒凜凜電璣旋。要知八面威光事。盡在將軍赤胆懸。納僧到者裏。退身有分。爲甚麽聻。豈不見洞山道。

玅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所以尋常向諸兄弟道。一不得當堂正坐。二不得大步那邊。三不得隨人上下。自然脚跟下歷落落地。驀拈拄杖曰。玅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　示衆。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直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向自己胸襟中迸出。偏不附物。正不立玄。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還知九峯不肯座首。百丈墮在狐窩。是見得人爲難。而得用爲尤難。金鎞刮膜。擬則成乖。有志此宗。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成化十九年壬寅六月示寂。收舍利遺骸。塔於少室祖塋之側。

嵩山月舟文載禪師。世系蔚州廣寧王氏。族祖諱才。從明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遂籍居通州。師誕時。父夢僧寄宿其家。乃生。出家。依止白菴空禪師。無所得。北還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墻者久之。忽省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功。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既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從祖。發明己見。從撫而印之。初住登封華嚴。上堂。拈香祝聖罷。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十年前吞吐不下。毒似砒霜。十年後蹤跡杳然。惡如蛇蝎。雖然毒惡深。難免對衆拈出。爇向爐中供養西京定國堂上無方從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歛衣就座。僧問。千峯蓊鬱翠屏開。掠眼溪山撩映來。雀躍繞簷。師既至。願聞先震法聲雷。師曰。驟雨洗袢熱。涼風生竹枝。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杖藜劈破水中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三尺吹毛行正令。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跨鶴上天台。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泥牛入海絕音耗。曰。正偏五位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石虎空中吼。黃河水逆流。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極目千峯際。重鋪樓閣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竿時在手。慣釣五湖清。曰。不涉人境一句。又作麼生。師便打。乃曰。蕩蕩皇風播九垓。幻成梵宇湧樓臺。山邊水際

皆祥瑞。花雨終朝撥不開。衲僧畢集。楚楚如雲。人人貌迦葉破顏。無事討事。箇箇欺洞山覩影。甘爲鈍根。要如俊鶻捎空。摩天突日。直似娑竭出海。搖蕩乾坤。總不恁麼時。又作麼生。九曲黃河清徹底。三更紅日炤無私。復舉僧問道吾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吾曰。蒼天蒼天。僧近前掩吾口。吾與一掌。僧却曰。蒼天蒼天。吾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僧亦與一掌。吾曰。老僧罪過。僧拂袖出。吾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師曰。似鏡照鏡。兩無所傷。如火與火。更無得失。則且置。祇如道早知如是。悔不如是。爲復是逢强卽弱耶。別有機關耶。道得的試出道看。乃起身曰。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便下座。　上堂。寸絲不掛。赤體尚存。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不用張弓架箭。何須奪鼓攙旗。放得下。坐致太平。萬里歌謠隨處樂。弄得活。滿天風月通身灑灑。不須錢驀豎拂子曰。有人向者裏道得恰好。山僧兩手分付。若道不得。臘前生意梅英小。好待春風着舊枝。　上堂。一擊便透。不妨鼻孔遼天。纔見便行。須是脚跟點地。安排不得。磨擦難成。還他撒手不知。驀地草鞋筋斷。喚作一陽生萬卉。片月落千江。滔滔白浪流金。處處園林散彩。拈來便用。恰恰相宜。立處皆眞。頭頭着實。風流已是難遮掩。分付叢林了事人。如或未然。莫將心意識。辜負祖師機。　上堂。兀兀圓明坐正幽。莫將沉掉作怨讎。須知潭底九秋月。元在青天屋角頭。光冏冏。冷颼颼。八面縱橫總自由。雖然。月落後一句。又作麼生。問取潙山水牯牛。　上堂。撼動潙仰茶枝。體用元在。拈起趙州盞橐。賓主歷然。入草求人。因事長智。一度用來一度切。一回拈起一回新。靈利漢。不在喚不喚時。荷擔大丈夫。寧從用不用處著倒。所以云。掃地煎茶及把針。更無餘事可留心。山門有路人皆到。我戶無門那許尋。且不涉體用賓主一句。又如何舉。劍號巨闕。珠稱夜光。上堂。久雨今朝忽爽晴。雲收霧捲萬山青。饒君縱有王維手。費盡丹青畫不成。畫得成。信手揭開華藏界。

重重樓閣紫霄橫。還有同一眼見同一心聞者麼。脫或不然相思黃葉落白露點蒼苔。　住西京嵩山少林禪寺。師在華嚴受請拈敕黃曰。數行丹詔。親從彩鳳啣來。一片閒雲。却被春風吹起。靈山付囑。徽猶在。寶鏡堂前瑞氣新。却煩維那恭宣一過。拈疏。九重下詔。天府叮嚀。功歸大全。妙在斯美。展開也光超日月。封固也重過丘山。還委悉麼。有煩監寺為衆宣明。拈香祝聖畢。乃曰。春煦潛生徧九垓。嵩山深處瑞雲堆。數聲山雀噪檐外。鳳詔喜從天上來。御澤儼臨。禽魚歡悅。天光下燭。草木敷榮。要知峯頂卧雲人。識取立雪亭中主。大衆還識亭主麼。只將一滴曹溪水。漲起江淮萬丈波。復舉古德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雪竇道者漢有甚用處。喚起了打。師曰。大璞不作。出自天眞。誠語不文。緣從理實。古人到此。可謂水到渠成。後人雖攙步向前。未必能窮淵極底。大衆還有能出古今人一頭地者麼。喝一喝曰。打鳳羅龍渾剩事。鉗鎚佛祖不留情。　正德丙寅正月二十日。上遣內閣學士降付御香。請就嵩山少林禪寺上堂謝恩。畢拈香示衆曰。聖主親承佛囑。特降龍涎。皇畿磅礴三千界。臣僧恭對人天。仰資國祚。嵩嶽齊呼萬歲聲。指法座。此座高廣。吾不能陞。古人道。輪機是算人之本。山僧卽不然。坐斷千差。向頂顙。夜明簾外增高價。遂陞座。拈香祝釐罷。復拈香曰。不假薰修。寧資煆煉。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嵩為前住西京定國寺中興少室第八代雪庭無方從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杏偉和尚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椎聲未發。已隔千山。更若諦觀。白雲萬里。放一線道。七縱八橫。衆中出格英靈。試相見看。僧問。聖主洪恩暖似春。滿天花雨散紛紛。正恁麼時。請師舉唱。師曰。四方歌有道。萬國頌明君。曰。與麼則雲從龍風從虎也。師曰。都在吾皇一化中。曰。不因師指出。爭得顯堯風。師曰。知音更有誰。問。萬松正脈喜流通。親奉天書振祖風。拈轉雪庭生殺句。頓

22冊

敎天下絕狐跡。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不接。師曰、羲皇人世際、不用動干戈。曰、從茲馬放桃林去、無象無爲眞太平。師曰、記取三十棒。乃曰、西來直指、豈屬文言、向上提持、寧拘棒喝。赫赫地焯地輝天。岌岌焉摩風突日。纔沾聞見、已入葛藤。略涉古今、翻成途轍。雖然、一向恁麼、未是通方。必也舜日高懸、立使陰霾廓散。堯風浩蕩、頓敎草木皆春。高唱太平歌、仰助無爲化。正恁麼時、合作麼生。黃河九曲汪洋水、誰識源從天上來。

上堂。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古人競競業業、日見惟新。只解登高、不能放下。大似抱橋柱洗澡。若是山僧則不然。是非海裏橫身入、聲色場中信脚行。烈燄亘天休覓火、誰敎日午打三更。

上堂。擧同安察禪師示衆曰、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僧曰、和尙作麼生。安打一拂子。僧曰、撲面征人徒誇好手。安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僧曰、古今之道、何處藏身。安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安曰、未在。師曰、藏機待用、意在鈎頭。放去收來、賓主已穆。爲甚同安箇漢却道未在。還委悉麼。要使良駒行遠道、臨岐還復痛加鞭。

上堂。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古今英傑、被者兩句一禁禁住、便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終合定、更無轉動。又道、常寂滅相、畢竟歸空。懷禪師向者裏別開一路。道、一翳在眼、空華遍界。不出門知天下事。此翳若銷、始知菴內人不見菴外事。山僧今日從搖搖堆頭斬新撥剔。且敎後賢知通識變、隨處自在。遂驀豎拂子曰、過現未來三世諸佛、悲智願力、一時發現、眞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幻成十法界。看看、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下及六凡、同見同聞、同得同證、平等大均、更無少剩。會麼。只緣連日黃梅雨、變盡枝頭萬斛春。

上堂。春雨如膏、萬物滋長。春雲似鶴、到處成陰。青紅紫綠、不用安排。短葉纖枝、自然成辦。然雖恁麼、多少人向者裏作同根一體會去。不作同根一體會、

便作卽物明心會。更不然者、便爾平白休去。生則從他生、死則從他死。若恁麼、佛法豈到今日。驀豎拄杖曰、看木土座踍跳過西瞿耶尼、轉身蹋倒了蹕鉢羅窟、帶累鷄足山饆潛入定不成。是汝一隊鄭四楊三。還會麼。乃擲下拄杖。

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乃拍案曰、無限遠山黃葉落、百千江浦趁潮歸。

上堂。舉九峯因僧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峯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峯曰、對境心不動。師曰、以楔出楔。不無九峯。若要截鐵斬釘、則又未在。或問山僧、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只向他道、物見主、眼卓豎。他更道、見後如何。向道、西麓有四樹、一年三度開花。白色異香、傳自漢時所種。

上堂。立雪亭爲諸人說法了也。山僧今者莫過與你重說偈言。大衆、諦聽諦聽。便下座。

示衆。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以單絲、言之魄墮。汝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急須努力、莫閑過日。大衆、且喚甚麼作一乘法。良久、曰、切忌喚鐘作甕。

示衆。劈開大海、到龍宮、擊出驪珠、數莫窮。有解當風將得去、俟封萬戶事從容。諸上座、靈利人不在商量、性懆漢何須再舉。機前獨露、格外知歸。匝地清風、普天和氣。便可敲唱臨時、高低普應。若也循途守轍、膠柱調絃。認語默以爲眞、弄機鋒而當事。閻老案前、啼哭有日。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直須胸襟湧出、一切現成、方有自由分。復曰、法眼道、物物到心上、心全物自閒。古今城郭裏、得者住如山。山僧要且又別、無物到心上、從來體自閒。城頭聞畫角、滿眼是青山。是則是、畢竟喚甚麼作心。擬議不來、莫怪性懆。

示衆。拈拄杖曰、會麼。者箇拄杖子、吞却浮幢王刹、側身於威音那畔。豈期二千年前、有箇釋迦老子、却將公物私作人情、於靈山會上、特地拈出。睜開迦葉兩眼、頓然一笑。算來遮藏不得。便曰、吾有實相無相清淨法眼、付與摩訶迦葉。如此轉轉傳付、至二十八傳、來吾東放

上、壁觀九年、又被神光覷破。算來諱藏不得。乃曰、汝得吾髓。又十傳而五葉花芬。香敷徧地、然旨同趣別。源遠流長。山僧未免花拈合會、使大家得知鼻頭兩孔、氣出一喉去也。般若多羅尊者道、金鷄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總不出者箇(丶)。然後有(人)者箇、○者箇、(丨)者箇、(‥)者箇、(一)者箇。還會麽。如斯會得、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或不然、山僧再下箇註脚。佛手驢脚生緣、朝朝門開兩邊。兩口曾無一舌。有寃無處伸雪。洞山展開兩手、放出黃河倒走。雲門顧鑑無訣、當下要人喫跌。法眼謂有一言豈在天上人間。問取文殊不會、青獅擺脫金鏁。驀卓拄杖曰、惟有拄杖不認人情、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大衆且道爲甚麼有如是威光、有如是奇特。乃橫按拄杖曰、拄地撐天忘背向、昂然脫越兩頭機。

示衆。舉茱萸因僧參、萸以手一畫。僧便出。萸曰、者師僧來不通名、去不通姓。僧轉身。亦以手一畫、萸曰、者師僧名又不識、姓又不識。曰、且道某甲姓箇甚麽。萸曰、苦哉、波斯喫胡椒。僧拂袖便出。萸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師拈曰、撥草尋雲路、移松得茯苓、蓋衲僧家尋常用事。若是坐籌帷幄、立驗死生、又須是別有良謀。祇如者僧恁麽、又作麽生。等閑躡足潭邊過、消得龍王多少風。

舉誌公問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否。梵僧曰、見、公曰、爲將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作麽生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師拈曰、誌公點兒落節、尊者不枉西來。驀拈拄杖曰、有見無見不有不無見、拄杖子一串穿却。還會麽、莫將毒藥重增病、拋向洪波浩渺中。遂擲下。

舉則川坐次、龐公來見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川垂一足。公便出、行數步、却回、曰、可謂自由自在。川曰、我是主。公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川喚侍者點茶。公作舞而出。師拈曰、善擒猛虎不在陷阱。善禦大敵不在利器。則川只於針峯上略露纖鋩、

自然神欽鬼伏。龐公分上又作麼生。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舉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州曰、猫兒是一百五十文貫。曰、不問猫兒、如何是佛法大意。州曰、者秦子是大王送來的。曰、謝師答話。州曰、作家作家。師拈曰。水本無聲、受觸則響。木本無火、因鑽則炎。趙州要成已成人、豈惜隋珠卞璧。然末梢頭、可惜放過。雖則放過。也却有些譏訛。莫道不利害好。　舉仰山見異僧乘空至、作禮而立。山問近離甚處。曰早發西天。山曰、何到太遲生。曰、遊山玩水。山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僧曰、比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師拈曰、仰山無大人相、被者掠虛漢熱瞞一上。若是山僧、待道遊山玩水、便好與三十痛棒。　舉仙天因僧參、纔展具。天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彰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啞、却問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天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天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南北東西。天便打。師拈曰、捏流尋源、深錐痛拶。兎頭截角、龜背刮毛。不無二人、只如仙天末上與麼。且道是殺人刀邪、非殺人刀邪。辨不出、爲人則禍事。　舉石門徹禪師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頌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喚鬼呼神到眼前。黑漆崑崙戴紙帽、夜明簾外打鞦韆。　舉玄沙三種病人。師頌曰、玄沙三種病人、無眼無耳無聲。引得雲門扇子、跳入炭裏藏身。　舉女子出定話。師頌曰、三間茆草屋、六箇大烟牕。驀地瞋心發、遍界暖烘烘。　舉仁者心動。師頌曰、非旛非風動、白日做春夢。捉得紅老鼠、打破鹽虀甕。

贊定國無方和尚眞

黃河箭急、安比師辨。石火電疾、莫湊師機。人不致骨露皮穿、要難與眼上安眉。龍天罔測、佛祖還迷。江南江

北無人識。洞水曾驅流向西。咦。且道是誰。

自賛

侵曉霜時夜明簾外。羣峯矗矗。澗水泠泠。識之者謂是處白老人。不識者謂之藷苴村僧。臨波不費鈎錐力。等閒釣盡好鯤鯨。書首座請

滄烟籠怪石。流水映明霞。黯黯靑靑處。芬芳五葉花。奉先雪屋長老請

胸懷灑落。百事無求。影分萬水。春爛枝頭。拈龜毛縛虛空。骨𩩲肆惡口。結佛祖寃仇。乞要功勳俱掃蕩了。無一法與傳流。金山德長老請

順天府宗鏡菴大章宗書禪師。別號小山。順德南和李氏子。生明孝宗弘治庚申。時與羣兒戲。好作佛事。十歲能通經史大義。一日忽置卷歎曰。此治世事。非出世間了生脫死法。遂白父。投郡之開元法堂鈿薙染。聞月舟道眼精明。往參請益。潛淘密踐者八載。一日因看舟語錄。見定國投機悟道因緣。有省。私計曰。此赤眼撞着火柴頭耳。卽入室。問面壁九年。卽不問。斷臂安心事若何。舟曰。只爲當初留毒害。兒孫洗土不成泥。師曰。不因和尚舉。爭見少林人。舟便噓兩噓。師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便出。又一日入室。舟問。入門須有語。莫將問來問。師曰。日面佛。月面佛。舟曰。腦後見腮。師曰。和尚也須仔細。舟縮身曰。山僧行年在坎。師禮拜曰。某甲罪過。後舟以大法囑累。遂於壬辰開法興德。次主天慶五臺。世宗嘉靖丁巳。少室疏請再四。師乃嘆曰。先師化後三十年。宗風遠弱盡。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急撑拄之。其崩隤跬可須也。遂狥衆出主之。 陞座。朔風凜凜。湖海冰堅。截斷衆流。是甚境界。到者裏箇箇寒毛卓豎。更須會轉身一路始得。不見道。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山僧今日爐頭添炭。鬢後增貂。使大地白汗淋漓。通身

慶快。還知麽。凍雲開嶺岫。梅蘂噴清香。丙寅。上京師。住宗鏡菴。隆慶改元。遊西山。至谷集結夏。抵冬。忽示疾。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即日圓覺鏡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茶毘。分塔於嵩山宗鏡兩處。在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無故墮地得疾。初秦封槐摧一大枝去。後其樹無故崩倒。

西京少室幻休常潤禪師。南昌進賢黃氏子。初入伏牛山。禮坦然平公祝髮。參究三載。覺起滅相乘。茫無所措。屢質疑未決。南詢萬松於徑山。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師悚退。久之。閱楞嚴至圓明了知不由心念處。忽廓然如鏡中象。不落幻空。見大方蓮。便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猶未離心境在。師轉疑悶。復參小山書祖。擧前話。山曰。何必打破。師曰。爭奈鏡象何。山曰。鏡象安在。師踴躍。力行精進。一日山問。我今不是渠。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於言下大悟。即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山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山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山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翺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閒。山曰。善哉。明日辭行。山付以衣偈。有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麽人。安敢當此。山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拜受。築室靜養。逮山示寂。僉議主席。非師不可。師再請再却。衆擧山付囑之偈。師遽墮淚。不復言辭。以萬曆二年甲戌。住少林祖庭。師體貌豐碩。襟度蕭曠。與諸來共甘苦。而鉗鎚不少倦。告香入室者常二百餘人。萬曆十三年四月廿七日。書偈告寂。有語錄若干卷行世。

建昌府廩山蘊空忠禪師。少年從鶴林老宿剃落受具。參小山書祖。値山外出。乃前問達磨面壁。石何在。山

指曰，那青青黯黯處。師曰，指東話西作麼。山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曰，者老漢在者裏魘魅人那。山便打。侍山還宗鏡。服勤三載，契證受囑。還盱州。隱從姑山。日惟趺坐。有問者，但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試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目瞪。師曰，向汝道不會我語。後縛茅廩山。四月八日，示衆曰，指天指地。虛空突出。惟我獨尊，萬籟闃寂。後有折脚雲門。打殺與狗子喫。大衆且道釋迦老子過在甚麼處。若也檢點得出。不惟救取釋迦老子，且與雲門同箇鼻孔出氣。如或不然，聽取廩山一頌。指天指地獨稱尊，步步蓮開越樣新。不是雲門重註脚，一場話欛古猶今。師住廩山二十年。不與世接。縉紳過謁，惟默坐而已。羅近谿來論理學，師則以向上語。直提持之。時壽昌經和尚屢扣問法要。師曰，汝能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一日，聞衆論金剛義甚快。師呵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經聞之，茫然自失。乃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經再請益。師曰，我實不如汝。汝自看取。經後於大好山語得悟。詣丈室通所得。師曰，悟卽不無。更須受用得着始得。不然，祇是藥汞銀禪。遂舉南泉打破粥鍋因緣。問曰，古人意在甚麼處。經曰，拂袖便行。鈎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曰，去牧牛場上待汝久在。後遂以大法印記。萬曆戊子。忽一日告衆曰，我有件要了的大事。汝等須知。驀豎拳曰，會麼。衆罔措。師復揮案一下曰，吽吽爲汝了去。竟趨寂。塔於本山之麓。師生平言行鎭密，非眞心爲法者，概不輕示。壽七十五。臘五十。

北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唐縣楊氏子。十歲，投金臺廣德大慈義公落髮受具。歷窮性相宗旨。知非的要。遂往少室參幻休潤祖。休一見便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休曰，北方法道，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曰，恁麼則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休見其言辭雅邁，命充維那。師一日見初祖面壁處。

忽然徹悟。乃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着地。詣室呈似。休徵詰。知其悟入穩裕。遂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印授、欲令一切衆生知有。余得之於小山先師十餘年。今授於汝。汝當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然雖如是、亦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復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峯頭露。時年二十八歲。遂入五臺掩關。別號清涼。晝則一食、夜則孤坐。後赴東臺請。南謁普陀。歸次越之大善寺。衆請止風塗說法、付雲門湛然澄。嘉其機用、不落始終、知洞上一宗可倚。尋主東塔、及赴匡廬雲居之請。　陞座。打〇曰、會麽。若向者裏會得、不妨穩當。若乃此外希求、返被者箇礙在。山僧昔在古道處、看他七處徵、心自覺虛豁豁地。若非面壁巖前、裂破達磨面孔。未免依樣畫葫蘆、未有了日。大衆、祇如達磨是何面目、也須親見一回纔好。於東街西市、說黃道黑。免得遇家裏人、露出破綻。且道、阿那箇是家裏人。拈拄杖曰、見面不如聞名。擲拄杖、下座。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秋、五台古清涼請師開法。緇素懇留。後示寂。塔於顯聖南山。先是師在越時。以寶林眷眷於懷。汰如河公以爲必清涼後身、乃載之高僧傳。

嵩山無言正道禪師。豫章胡氏子。投上藍寺薙染。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遂從休遊憩南嶽淨瓶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穿過從上葛藤、始得。指參遜菴昂。昂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臆胸。第令北遊、自參自悟。復指往少室、參幻休潤祖。一日、潤上堂。師問、如何是洞上家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峯前雙桂枝。師曰、和尚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悟。卽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潤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絕傳。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萬曆十八年庚寅、主少室。周藩國主汝寧崇藩皆迎師說法。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其意

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豎拂子。僧曰、不會。師曰、靈春已有新條令、不假重重爲指陳。

壽昌無明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師生而穎異。天性淡然、無嗜好。年二十一、投本邑廪山蘊空忠禪師、求出世法。執侍三載、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疑情頓發、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廪山。山印爲法器。隱峨峯二十四年。時邑之寶方係宋師實禪師故刹、請師重興。乃應命。先掃廪山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四方衲子、聞風嚮集。復荷錫遊南海、訪雲棲。入少林、禮初祖塔。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及五台瑞峯禪師。盤詰臨濟玄沙趙州機緣。復頌臨濟三頓棒話曰、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頌玄沙勘靈雲話曰、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頌趙州勘婆子話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覷、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道、一任風花雪月揚。峯深肯之。師遊罷返錫寶方、開堂。嫡嗣廪山老人。後住壽昌。　道盛嘗問曰、和尙親見瑞峯、因甚却嗣廪山。師曰、瑞公僅知是般事耳。安得有手眼過我哉。若是則負吾廪山和尙也。初出世上堂、拈香召衆曰、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衆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否。函蓋乾坤、隨波逐浪否。截斷衆流、據薦商量否。大用現前、探竿影草否。當陽撒出、金剛寶劍否。據實舉論、窮劫不盡。要且具智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卽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

者之得失。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離微、疎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捨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捨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靈利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及至花開又吹落。僧問、迦葉行頭陀之行、受世尊衣。和尚習百丈之規、登如來座。未審昔時迦葉、今日峨峯、是同是別。師曰、庭下處空爲汝說、不必山僧再復言。曰。同別已蒙師指示、單傳宗旨事如何。師良久曰、且喜大衆俱已會竟。曰、三十年前人事異、數千白後祖燈新。師卓拄杖、下座。　上堂。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拽破。達磨九年覆藏。峨峯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卓拄杖曰、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上堂。瞽目老聾瓉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箇於中直笑倒。且道笑箇甚麼。奇怪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　上堂。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祇是莫將道理會。鉢盂一大口、草鞋兩箇鼻。以索擔起來、疎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參佛祖心、不究西來意、爲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卻肯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惟一箇沒巴鼻。何用千思百量、擬議死生來去。一條榔栗自相扶、只是不容生活計。此事眞箇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上堂。舉老聃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山僧卽不然。彈指曰。者箇有形、生育天地。者箇有情、運行日月。者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卽知其名、故名者箇。祇如

恁麼舉。與老聃將去幾何。當知者箇頭似雪。解向天宮拿日月。要去毘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時有箇老禪伯。一棒當頭親見血。恁麼達磨一宗掃地而滅。作麼生爲他分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趁散。免敎思議分別。

上堂。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卓拄杖下座。

上堂。冬至時臨萬事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失却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曰。淸閒僧不做。反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又道。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時人只知雲門罵佛。若非瑯琊。寃屈何伸。此事如虛空挂劍。號令人天。寶印臨台。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眉。况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嶽儵然。要具鐵膽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岩中脫殼。從敎水牯牛山下投胎。祇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會。良久曰。輪王現出眞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防。若被小人算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戸當仔細。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彌陀不在西方。神心按定從空望。半夜天邊挂夕陽。

上堂。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椎。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峯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欃槍。拂世間之孽屑。提墮坑落壍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維那白椎竟。師曰、收、無量劫來事已週。春風只到蓮華國、菡萏馨香遍界流。大衆還會合頭否。若合頭、古人尙喚作繫驢橛。何況不合頭。也須是到恁麼田地始得。　觀音聖誕、上堂。五分眞香預已然、光明雲起徧三千。普熏三世眞如際、以祝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王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祇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卓拄杖曰、虛空挂劍、海裏然燈。逆地左轉、翻天右旋。教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且道還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龜毛合索拴滄海、驚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爲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爲佛祖師。大衆且作麼生透。良久曰、五虎凌空攢玉兔、二鷲獮漢趁金烏。　上堂。覺天空湛、心月通明。清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跡。藏舟於壑、曷若沒踪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迥出聖凡。衝開陷穽、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翻娑竭浪。龍宮王子盡魂驚。　因事、上堂。同風罕會、據款偏逢。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一塵之蟻。各得隨宜受用、無非妙行難思。如實當機、直須自契。命根未斷、毫釐逆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檗三頓椎。臨濟一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參方正眼、却總難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地上有程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千行。　上堂。長空無路、烈士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艭。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鉢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

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祇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番番撼撼眞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上堂。吾宗法印、寶鏡三昧。鑑破往來、難逃眞僞。觀音來也、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覰井。山曰、道卽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如井覰驢。師曰、者公案、諸人作麼生會。若會得、如井覰驢、便明寶鏡三昧。明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覰井。會麼。首座曰、某甲鑑和尚卽不堪、和尚鑑某甲卽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的道理。座曰、和尚喚甚麼作物。師曰、應物道理、寶鏡三昧。似驢覰井、如井覰驢。會得、許入吾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攜手笑同歸。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沒來由、跟着驢走。師曰、欲識古人遊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便下座。

上堂。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懊惱問張婆、貧窮教人爭奈何。張婆嘻笑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翻身去、四下門前栽荊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業從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衆中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問向上玄談、不勞拈出。斷索殘編、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德山棒、臨濟喝。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特爲四來緇素。曰、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靈明逐日回。

上堂。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橋陳如達磨。一箇混衆、一箇獨坐。者等諸訛。今古禪和幾奈何。却有露柱子。返是覰得破。大衆且道他覰破箇甚麼。良久曰、動地驚天一場懡㦬。

上堂。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頌趙州勘破婆子

畫斷虛空眞氣脈。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教外單傳旨。提掇時人出見聞。

頌臨濟喫黃檗三頓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頌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柏能禁傲。遇此因緣也斷魂。

頌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卽大悟。

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卽亡。絕後再甦欺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洞上祖憲錄卷第三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四

蘄水秦春山嗣祖沙門智泫湘翁氏輯

越州雲門湛然澄禪師。會稽夏氏子。少感悟。投師古坪玉峯出家。次扣隱峯有省。自以逆順境界覺難支遣。晝夜參海底泥牛話。迷悶不知所措。乃掩關刻苦憤誓曰。不悟不休。一日看乾峯示衆。豫氷釋無疑。卽頌曰。舉一舉二列端倪。箇裏元無是與非。雪曲應稀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人徒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又頌雲門日日是好日話。曰。日日犯土黃。日日是好日。鐵蒺藜兮無孔笛。分付

禪流莫近前。擬議須教性命失。出關扣景堂和尚。堂大賞曰。宗門寥落。必當振之。汝其人矣。值大覺慈舟老人遊天臺。邀紹興大善寺。四衆請說法於止風圖。師趨座。呈所見。求決擇。舟問止風圖向青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頌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始終。眞當家種草也。遂付衣法。爲洞宗二十七代。偈曰。曹溪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師受記。出住雲門廣孝。上堂。指座曰。者段因緣。乃雲門老人一千年前。斷不了公案。今日山僧與他結款。現有須彌燈王如來。爲大衆眞實說了也。不可更要山僧納敗缺好。如不會。莫怪相瞞。便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一生辛苦半世殷勤。撞着沒眼睛底老和尚。授我折脚鐺子。特爲拈出。雖家醜不可外揚。也要人天證據。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傳洞上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聊酧法乳之恩。乃攝衣就座。維那白椎。師乃曰。香已拈了。若是佛法。不敢說箇元字脚。然事無一向。直以十方作大伽藍。使一切人行住坐臥。動靜運爲。盡在裏許。縱橫自在。無可不可。豈不謂無礙大解脫門。若是初心後學。既無如是威光。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放下身心。牙關咬定。各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靠座須彌山相似。心心無間。念念無虧。打成一片。正好前進。若不前進。墮在死水。果是活水神龍。定向洪波浩渺處。興雲布雨。更有一等。將箇話頭。記在懷中。昏沉散亂。不分皂白。虛度一生。間或强作主宰。半昏半醒。坐得一兩炷香。喚作坐禪得定。又有向方册中。記得名相。謂之通教。向古人方便語中。記得兩句。謂之通宗。如是等。有一百二十種癡禪。如永明所論。而今概天下。莫能逃其所斥。若是眞正爲生死

底、決定不入此邪見叢中、從今日始、挺起脊梁、抵死捱拶、必不相賺。更有一喝奉勸。挺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香象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縱邪復結椎。師下座。上堂。若是第一義、向未舉槌已前領略、猶較些子。向舉槌以後承當、已落第二了也。若向山僧犄角邊、擬議思量、落七落八。大丈夫漢、頂天立地氣岸。肯向者般保社叢中、埋沒自己光明。當須直下提持。其或不然、新雲門爲爾添箇註脚。良久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觀音聖誕、上堂。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大衆、此是菩薩所說、爲甚麼出山僧口。若是山僧所說、爲甚麼說是菩薩事、正恁麼時、說是山僧菩薩、與你料掉沒交涉。說是你與菩薩與山僧、料掉沒交涉。若恁麼覷得破。觀世音菩薩、卽今降生成道、放大光明、現大神變、轉大法輪。於一一手、結無量寶印。一一口、宣無量密咒。狀似湧泉、利益無量衆生、見麼。驀拈拄杖曰、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上堂。木上座未舉以前、早是漏泄了也。既舉已後、你若眨眼、則瞎却汝眼。側耳則聾却汝耳。動念則塞斷汝意根。木上座有如是威光、具如是力用。還會麼。若不會、山僧向十字街頭吟詩去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咄、者孩子、錯指人路也不知。山僧則不然。借問佛法何處有、陶公嶺在面前蹲。　上堂。縱橫全在我、殺活豈繇他。秋到梧桐落。春來樹樹花。若能圓會得、何必問周遮。所以古人或身現獅子王哮吼、直得百怪千妖、無地潛藏。或時弄野狐精伎倆、任他四聖六凡、各稱奇特。雖然如是、不可被拄杖子瞞却。驀拈拄杖曰、看看拄杖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有如是奇特。祇是不得喚作拄杖子。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着語。你諸人、還知落處麼。時有僧出。師打曰、你欠伶俐。向你道不得轉機、不得着語。你欲呈閑伎倆。尋常聞鵓鳴鵲

噪時、爲甚麼不呈伎倆。只如你呈伎倆時、還抵得生死麼。若抵得、我許你都是。如抵不得、且莫掠虛好。下座
上堂。十方坐斷、凡聖不通。把住要津、千差路絕。直得孤迥迥、峭巍巍。壁立萬仞、全身擔荷。然後可以氣呑佛
祖、白眼諸方。若不得恁麼地、拄杖子爲你通箇消息。拈拄杖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上堂。
南山鱉鼻蛇、雲門拄杖子。長慶解推倒、玄沙却扶起。休教看脚下、切莫揣懷裏。一並與拈來、咦、難瞞拄杖子。
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只爲他有照有用、有縱有奪。有收有放、有殺有活。你若上前來、他能拒你。你若退後
去、他能勾你。你若立住、他能打你。正當恁麼時、山僧向東邊一點、西邊一點、中間一點。且道那句是照用、那
句是縱奪。那句是收放、那句是殺活。若簡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閒言及剩語、緘口最爲强。　上
堂。昨夜泥牛耕破月、波斯怒眼恨不徹。石人撫掌笑呵呵、木女傍惶淚成血。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只要
拈來應箇時節。且如應時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薰風醉倒西湖客、莫把杭州作汴州。　上堂。陽和布滿
上林春、草色青青柳眼萌。要識本來眞面目、西風偏意醉遊人。大衆、山僧舉來、只要作箇山門榜樣。若作佛
法商量、三十棒打碎你頭、也怪他不得。　上堂。老僧沒能奈、行動少自在。齒缺不關風、心直兼口快。昨夜撞
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牀寶座、去了半塊。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曰、大似三江人唱曲。
上堂。噫嘻噓、阿喇喇、提不起者一着。放得下、快活殺。昨夜觀世音菩薩、化作夜叉。閻羅大王、化爲菩薩。且道
何以如此。不見道、善人無惡心、惡人無善念。善惡不相到、比如前後步。會得、倜儻分明。不會、且聽下文分解。
上堂。雲門扇子踍跳、今日拈來好笑。云何露柱懷胎、生箇兒子高叫。大衆且道是何音響。還有人知消息麼。
若無、山僧代通去也。哇哇。復曰、諸人若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倘欲更問如何、驢年去也未了。衆中有問話

的出來祇要打草驚蛇。僧纔出。師曰。眞是一場業地。捉拄杖便行。　住徑山萬壽禪寺。上堂。拈香曰。正偏挾帶。敲唱同時。父子相逢。君臣道合。端爲供養洞上正宗第二十六代。北京大覺清涼老和尚聊酧法乳之恩。就座。乃曰。你諸人一段光明亘古不昧。不可平地撒屎撒尿。然既爲衆兄弟所邀。略舉題目。以爲影響。如何是題目。今日豈不爲結制上堂耶。諸方結制。皆四月十五日爲定規。徑山者裏以五月十一日爲准的。雖遲早不同。到岸一也。大衆要知到岸消息麼。十方微塵刹土。總是一箇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凡聖。解脫不解脫。輪迴不輪迴。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用心處麼。有你計較處麼。舉拂子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着語。中間有一句是山僧底。有一句是諸人底。有一句山僧底即是諸人底。有一句諸人底即是山僧底。也有主也有賓。也有照也有用。衆中還有分辨得出底麼。一僧拂袖出去。一僧請和尚珍重。師乃曰。適來自起而今自倒。便下座。　上堂。昨日雨。今日晴。都緣時分不相應。虛空本是無增減。何故時人起愛憎。須領略。莫噓呻。鼻孔從來搭上脣。衆兄弟。還有直下頓領的麼。若無。徑山舉爲證明。良久曰。細切嶺頭雲。薄劇潭底月。將取無底碗。滿盤堆頂出。取則不可取。喫則從君喫。大衆莫謂山僧將常住物當人情好。　上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饒不承不滯。正好落在第二。且道憑何節目。作麼生舉。不見老石霜棄世。衆中欲推首座爲住持。侍者九峯曰。未可。待某甲勘過始得。若會得先師意。然後乃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峯曰。先師道。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爐去。寒灰冷火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曰。也祇明一色邊事。峯曰。恁麼又爭得。座曰。若老僧不會先師意。則香烟起處脫去不得。綵是脫然坐去。峯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

22冊

意。未夢見在。緣是諸方承虛接響。遞遞相傳。皆謂首座未會先師意。以徑山箇點將來。却是九峯未會先師意。何也。置枯木堂。做死工夫。豈不是石霜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豈不是洞下宗。見首座恁麼道。便謂不會先師意。尋常鴟鳴鵲噪。豈不是聲。何不也恁麼道。首座見他不會。便乃盡令而行。正恁麼時。還是一色耶。非一色耶。縱饒九峯渾身是眼。鑑不及。滿身是口。辨不得。九峯强作主宰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當時雖然自得便宜。爭奈千年之後。有箇徑山長老。冷眼難瞞。與他雪屈。大衆是他古人一賓一主。共作一番廣大佛事了。你諸人徒向舌頭底下覓是非分得失。便覺遠矣。大衆山僧如是批判。你等還甘麼。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舉鼓山赴閩王請。雪峯曰。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曰。待某甲勘過始得。趕入中途。問曰。師兄向甚麼處去。山答曰。九重城裏去。孚曰。忽遇四兵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孚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舉似雪峯。峯曰。是渠。却是。孚曰。者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峯便休。師曰。者公案。諸方少有定斷。徑山不惜眉毛。爲你諸人作口業去也。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峯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拋鉤擲釣。孚曰。待某甲勘過始得。盲龜跛鱉。早納敗缺了也。回來舉似。把髻投衙。峯曰。却是渠。是須知不是好心。孚曰。老凍儂。猶有鄉情在。祇解貪前。不覺錯後。他也未必要顯勝負。只爲圓成前話。大似赤土塗牛奶。雪老是無齒大蟲。冷口傷人不知痛。大衆。徑山恁麼批判。久參上士。定知雪峯做賊處。若是新學初機。切不得向他三人分上着脚。直須自己打開胸襟。方始知他落處。其或不會。還以古人現成偈舉似。良久曰。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上堂。老儂不識元字脚。强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曾參。合堂大衆

皆笑殺。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且道如何是者一竅。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住雲門顯聖，上堂。正月已過今二月，衲衣下事猶未曾，忽聽杜鵑枝上啼，一聲兩聲都漏泄。不漏泄，踏着秤鎚硬似鐵。伶俐衲僧，不消老僧一捏。捏不捏，放一着向第二門頭，緩緩替你說。　上堂。宿雨連綿落不休，途人若箇不懷愁。老僧室內無閒慮，笑看韶陽六不收。且道韶陽老人六不收的意，落在甚麼處。莫是一六俱忘麼。莫是六合不收麼。莫是無事生事，閒言剩語麼。咄。須知玄關一路，千聖不傳。直須自悟。方始欺君不得。　上堂。昨夜雨乒乓，打到蒲桃棚。勞諸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大眾，此皓布裩和尚示眾語。當時咸謂其說平實頭禪。因舉此語，時大眾改觀。山僧效顰，也有一喝，舉似大眾。昨夜雨乒乓，雷轟天地鳴。幸無虧心事，所以不喫驚。不敢望你改觀，只要應箇時節。且道應時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未過驚蟄一聲雷，四十九日雪花飛。可憐蛇蟲窮性命，不知幾箇受災危。　上堂。山僧不會說法，只好應箇時節。無端抹過那邊，一切聖賢都殺。曾記得擊杖和尚，時中擊條木杖，道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一日被人藏過，便雙手托空，張口囫地者。老漢將謂多少奇特，元來離却杖子，便伎倆已盡。山僧即不然。借得人一柄拂子，東拈西弄。今日已被討去了。遂豎指曰，幸有者箇不從人借的。甚是現成，而復人人有分。未證底證取好。　上堂。今朝二月十五，箇箇成佛作祖。釋迦老子，唱言涅槃。一切人天，以樂為苦。傍邊有箇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參。　上堂。喚二作一，指七為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却憶東村王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盡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旨。噫嘻噓，阿喇喇。　上堂。萬代金輪聖王子，夜半花猫趕老鼠。只者眞如靈覺，是曠劫至今不移。此菩提樹下度眾生，海底泥牛睡正濃。度盡眾生

出生死，赤脚趯過三千里。分付諸人，切須珍重，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
氏，天缺煉石補。大衆，山僧今日登此寶座，有何所補。良久曰，舉意碎鐵鉢，無心射石虎。　上堂。正月二月又
三月，一年四季占一截。饒他暗裏換流年，惟有者箇不生滅。大衆正當生滅時，如何是不生滅者。良久曰，猿
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拈山門入佛殿裏即且
置，還知移須彌納芥子中的是甚麼人。吽吽。　上堂。隨緣成辦事如何，赤脚波斯渡汨羅。三閭大夫施一問，
直教石女眼瞜羅。大衆，且道問箇甚麼。老僧眉毛長多少。　上堂。前山頭鵶鳴，後山頭鵲噪。祇者是圓通沉
思，即不玅。玅不玅，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上堂。三十頸項紋生，定同顏子。五十子宮肉滿，難學商瞿盡
謂澄長老，是箇人天宗匠。原來是箇設帳先生。只如五行具足，四大完全，則從汝說富說貧說貴說賤。倘有
無面目漢，且道是凡是聖。　上堂。一光東照，智境全彰。半句未談，眞心斯在。釋迦老子竭力提持，祇得一半。
若要完全，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石女懷胎，木人拊掌。略較些子。　上堂。一拽石，二挨磨。日用紛爲，莫錯
過。玄沙本是謝三郎，休向前村覔李大。大衆，如何是不錯過底事。良久曰，只見六龍爭鬭舞，誰知丹鳳入青
霄。　上堂。秋老園林盡蕭索，朔風何似偏獰惡。爛紅吹盡樹頭空，者箇猶來不凋落。都道枯不如榮，誰知雲
門者裏，恰用得着。何故。不見道，此衆無枝葉，惟有諸眞實。　上堂。西風正威惡，萬象俱蕭索。枝葉盡彫零，露
出那一着。且道誰是那一着。良久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上堂。一不得放過，二不得住着，三要着眼
睛，四要知下落。若肯一念回光，超然便出火宅。咄，識得者箇咄字，管教十方刹海冷沉沉，一切聖賢如電拂。
上堂。萬代金輪聖王子，只者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般若又道，若有衆生如來度

者，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一佛一祖，兩般拈出，未免諸訛。山僧特與他和會。秋深山露骨，天冷水交淸。覰面無迴避。咦，他是何人。我是何人。

上堂。不懽子湖狗，好喫曹山酒。撞著劉鐵磨，顚倒兩頭走。若向者裏會得時，便與論安樂行。

上堂。金風似箭，撲頭撲面。好箇圓通時人不薦。且道薦後如何。直如急水打毛毬，著眼看時尋不見。

上堂。老僧畏寒懶向火，衲被蒙頭背風坐。曝日開懷摸箇蝨，私謂宰相不如我。雖然恁地風光，也要挨過五九四十五。且道挨過後如何。熏風齊至蟄艸萌，陽和運轉春回早。

僧問。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曰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曰恁麼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戲論。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戲論。問和尙未到此間，大衆未集，法會是何境界。師曰，門對陶公嶺。曰如何是法身。師曰，背倚秦望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開口道不得。問有情化無情，佛性甚麼處去也。師曰，有情化無情。曰佛性聾。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有情化有情，因甚麼會變化。師曰，有情化有情。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曰，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曰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峯。曰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曰如何是意語。師曰，啞子咒人。曰如何是嘿論。師曰，溫伯見孔子。曰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名。客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未曾遇著箇人。客擬議。師曰，古佛過去久矣。問未有之言，請和尙道。師曰，寧可斷舌，不犯國諱。問如何是大用。師曰，打殺千萬人不名性燥漢。問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師曰，羚羊挂角。問金殿瓊樓卽不問，驢胎馬腹事如何。師曰，你是箇麒麟。曰某甲撒手異類中去也。師曰，强作主宰。雪嶠問，和尙在者裏作甚麼。師曰，殺人。曰有者等手段。師曰，五年不見，只道你鼻孔向上了。費隱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師曰，我聽不淸你再問看。曰學人不肯在。

師曰。者箇是借。隱喝。師曰。猶是借。隱又喝。師曰。百喝後。作麼生。隱禮拜曰。推散大衆去。師曰。蒼天蒼天。鶴林參達觀大師。盤桓夜深。大師曰。你信得及麼。林曰。信得及。大師曰。你信得及。可將法華經拋入尿桶內。林果如所言。師復問林。你眞信得及否。林曰。眞信得及。師曰。既信得及。割取頭來。林擬議。師便喝。達聞得大驚曰。阿哪阿哪。鶴林萬劫地獄。湛公一轉語出之矣。大司馬吳本如曰。不然。荊軻刺秦王。須得樊將軍頭。將軍與之。倘鶴林與之。師作麼生。師曰。誰是其人。本如罔措。達曰。司馬又輸却了也。大司成陶石簣問。無念師在阿師得力處。乞爲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一夜同達觀月川。陶石簣。黃愼軒。玩月。軒問馬祖玩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睡我立。不得爲說。軒亟起謝過。月川曰。內翰錯過了也。達曰。我下語不及此公。吏部袁六休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莫謗他。曰。如何是謗。師曰。蒼天蒼天。黃石恩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布鼓當軒誰敢擊。曰。如何是活人劍。師曰。雖然後學也堪爲。僧問。此身敗壞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問者等大事。更禮三拜。不與你說。僧禮拜。師曰。在甚處安身。僧不解。求開示。師咄曰。佛也奈何你不得。南明求作不釐務侍者。師曰。老僧者裏。無卓錐之地。南擬議。師搖手。麥浪指南侍次。師召指南。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乎。南曰。蒼天蒼天。召麥浪。汝能療之乎。麥曰。噇語作麼。師曰。不如者箇不識字底。僧問。一路涅槃門。乞指箇路頭。師曰。那箇是御愛峯。師問無念師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聻。念休去。推府李九嶷問。何故衆中無一人發問。師曰。他們都是佛。曰。何謂也。師曰。問即落第二門。方伯沈東華問。宗作麼生講。師曰。山僧從來不曾舉口。曰。者句就是宗了。師曰。我也不知。僧問。古鏡未磨時何如。師正色厲聲。數其往事。僧作瞋告辭。師笑曰。汝且磨此一點。李稽箭問。弟子心中如

有一件道理只是說不出師曰是說不出那曰說不出師曰瞞我耳聾

都察院左都御史晉昌唐世濟撰

師行實其略曰師開堂說法凡六於時豪傑輩出爲龍爲象各嶄然露其頭角後先受記莂稱嫡嗣者七人洞上逆流汪洋無旣復有久依法席去而嗣臨濟稱雄彼宗者亦皆受法乳恩則師於數十年間不惜入泥入水婆心饒舌方便垂手闢此亨衢卒使宗風大振佛日再輝洞濟二家交光注射華路之餘文茵暢轂陶復之後鳥革翬飛始簡卒亘伊誰賜哉自萬曆甲午應越朱相君陶太史諸公請住持雲門顯聖寺凡三十年叢林應有者無不備造佛菩薩應眞像贖佛牙葺廢寺治石塘三百里施茶設渡放生施食等孜孜不倦又歲爲七衆授具戒前後不可數記每誕日建水陸道場七晝夜親登壇與十法界衆類說戒慈音切切聞者感之又爲宗族夏氏置田供祭掃晚歲憫像季福薄所至諄諄勸施或曰龐居士輦金沉海師專勸施何耶師曰吾正爲汝輩金沉海耳其垂範後來不捨一法又如此所著楞嚴臆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註宗門或問慨古錄及地獄生天妬婦還魂等記與諸會語錄共流傳於世臨終更多靈異衲子類能言之惜余不具聞也嗚呼振已墮之綱作將來之眼若師者豈非五濁世一大光明幢哉余幸得接道容聆慈誨憫慧日之旣淪冀法流之長演故傳其略如此然水中掬月花裏尋春似則似矣是則未是彼其全提大用電火難追向上一機聖凡莫測以俟親證者覿面遇之耳筆舌誠不能摸萬一也贊曰三世如來之法印欲以一肩擔荷非偶然也又況盛衰絕續之際乎國朝二祖列宗皆皈心三寶廣興佛事獨世廟好道佛法中衰師乘大願輪出現於世不衫不履談笑而起將仆之緒衲子到今受其賜眞可謂拔萃者矣夫五宗一宗五燈承紹洞宗而惓惓以賓主料簡三玄七事未明爲惜

此寧復以門庭自限者。故天童石磬、亦數稱雲門眞大善知識。二老者、皆今臨濟正宗也。其推重若此。豈非曹源一滴、千里同風。而師之心地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有必不可掩者。正當於明教永明間求之耳。

博山無異來禪師。承壽昌印記。於萬曆乙巳、出住博山。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金藏雲而巖枝幹、香水海以潤根株。龍樓迎瑞、而紫氣飛騰。寶殿籠烟、而祥雲遍布。爇向爐中、耑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太子千秋。福基同華藏以莊嚴、壽算共毘盧而等量。更祈檀那衍慶、海衆安和。復拈香曰。此一瓣香、淨明日月、曠蕩乾坤。空覺性而無佛無生。稟萬彙而有因有果。爇向爐中、耑伸供養壽昌堂上本師無明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白椎竟。師乃曰。佛不求佛、心不傳心。如水與水、似金博金。會得則目前包裹、山闊猿長嘯。會不得也目前包裹、林疎鳥不驚。會不會總目前包裹。空宣無相偈。卽此包裹也。須包裹、水操沒絃琴。於此徹去。以須彌山作四大海、白浪滔天。以四大海作須彌山、紅塵滿地。烹虛空之髓、而滋味恆新。挑水底之燈、而光明亘大。者裏無加芒索、箇中何用金針。所以指南一路、智者知疎。向上一機、石人撫掌。開彌勒之樓閣、而行願重重。踏毘盧之頂門、而毫光爍爍。到此則步步通玄、智不能知。識不能識。諸昆仲、此是故鄉景象。若肯就路還家、便得轉身歸父。還肯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上堂。傾湫倒嶽、大地全收。簸土揚灰、纖塵不立。全收則該羅廣博、須知白晝鷄鳴、不立則澹泊虛明、誰解紅塵犬吠。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來。饑也一餐、飽也一餐、且喜柴乾水便。沒蹤跡、莫藏身、一雙赤手逢人、且乞一文。藏身處沒蹤跡。兩朵攢眉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藥山、二十餘年、方明斯事。親言出親口、莫使外人聞。諸人藏身處、博山總知。博山藏身處、諸人不知。若到諸方、逢人不得錯舉。　師誕、上堂。問莊子八千椿、猶存數量。大通塵點劫、

尚在半途。壽等虛空泯絕途量一句、請和尚指示。師曰、玄沙元是謝三郎。曰、和尚與玄沙同生去也。師曰、年年桃李樹處處白紅花。乃曰、天地旋山河走。石女生兒世間希有。自向本爺娘乾坤兩眉皺。今日無端舉似人灼然笑破虛空口。諸昆仲若道博山有生、是不諳佛法。若道博山無生、是不諳世法。生與無生、拈向一邊。且道四大色身從甚麼得來。良久曰、乾闥婆神無限樂、宮商不與世和同。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古人恁麼悟去、大似喫常住飯作自己事。博山亦有一偈、祖父田園自家產業、匪守珍御不生下劣。纔涉思惟、平地遭跌。醉酒臥街、證龜成鱉。博山恁麼道、早作死馬醫。汝等諸人也不得鑽龜打瓦。　上堂。問、蟄戶將開、海門雷震、敢問一池鱣鮪何時際會風雲。師曰、拄杖時常頭點空。曰、興波作浪時如何。師曰、闍黎脚下水深多少。僧咦曰、透網金鱗雖振鬣、沖霄丹鳳不遺芭。師曰、更須按下雲頭始得。問、如何是功。師曰、三人同一春。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力士舁枚鼓。曰、如何是功功。師曰、猢猻上露柱。曰、不涉敲唱雙舉、請示正中妙挾。師曰、高低雲遶樹。曰、謝師答話去也。師曰、遠近鳥啣花。問、人天衆前作麼生相見。師曰、是水東流。曰、和尚安住在甚麼處。師曰、門前刹竿二丈五。曰、花落月明時作麼生進步。師曰、濕闍黎跳躑。曰、石泉一線水、源從何處來。師曰、喉嚨下。曰、流向甚處去。師曰、頂門上。曰、高低物象一顧齊平、遠近音聲衆響斯應、是何人境界。師曰、沒來由漢。曰、幽關鬼如何殺得。師曰、借闍黎刀看。僧擬議。師震聲一喝。師乃曰、明暗交參、正偏綺互、言中有響、句下無私、揭開雲霧見青天、畢竟是誰遭點額。龍門萬丈笑看足下風雲、金彈一丸、播弄手中戲具。古人道、一人所在須到、拄杖子不會。諸人却會。半人所在亦到、拄杖子會得、諸人不會。所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恁麼商量、惟木上座較些子。珍重。　上堂。道非明

暗。法離有無。布袋頭邊違得。看來猶是半途。直饒坐斷毘盧。不通凡聖。旋風撲面。氣急殺人。直下相逢不是渠。轉位旋機沉毒海。諸昆仲若言卽心卽佛。大似黃葉止啼。更云非佛非心。還如夢中說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碗塌丘。江西老宿恁麼說法。尙喚作口裏屙漉漉地。諸人分上又作麼生。莫秖論他是非好門前更有鳳凰山。

上堂。日月未足爲明。是甚麼物得恁麼明。乾坤未足爲大。是甚麼物得恁麼大。博山今日不惜脣吻。與汝諸人註破。卓拄杖曰。拄杖子。眼光爍破恆河沙世界。恆河沙世界在拄杖子裏許。諸昆仲。秖是根拄杖子。又何得論明論暗。論大論小。大小明暗。悉是對待之法。然雖如是。要知幽徑趣。須辦半年糧。

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芥納須彌。芥空宛爾。若道是神通妙用。斯人未達其源。若道法爾如然。猶是拍盲狂解。直須析毫端而瀉海水。碎芥子以露須彌。旋嵐偃嶽。子絕纖塵。競注江河。原無溼性。諸昆仲。萬花叢裏去住揣空出骨何難。淸涼地上謳歌白日。挑燈有據。到此則正偏旋復。雲樹絕依。古木森然。靈禽不住。菩提湼槃眞如佛性。喚作破草鞋。且拈放一邊。各人衲衣下漿洗錢。布施些子。還肯麼。毘目仙人執手時。善財眼底徹塵佛。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諸昆仲。古人於黑漆桶底。鑑毛辨色。於無影樹下。笑月吟風。掣開金鎖玄關。扯破漫天網子。博山則不然。有人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秖向他道。昨日有人從燕京來。寄得廣南信。豈不見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再問。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意旨如何。秖向他道。老僧見此一株花。切於肎綮。豈不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珍重。

上堂。世界乾城。衆生陽燄。諸佛鏡像。六道空花。不躋圓覺大伽藍。終是癡狂門外走。若帶些些泥水。未免紙裹麻纏。除是鐵膽銅心。始解步空捉影。百尺竿頭穩坐。終落那邊。三家村裏安身。仍停此岸。只須藏身處沒蹤跡。金針繡

出玉麒麟。沒踪跡處莫藏身、鐵掌挪成銀彈子。諸昆仲、今日解制之辰、三旬果滿、萬行周圓。且道百步穿楊一箭、作麼生透得過。良久、卓拄杖曰、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

桐城宰官居士請上堂。師驀拈拄杖曰、諸昆仲、參學須具參學眼、若具參學眼、脚踏實地、步步登玄。若不具參學眼、與參學了沒交涉。譬如善射者、立定脚跟。然後拈弓架箭、始能中的。黃檗希運禪師曰、老僧行脚時、見草裏有人攧頭一錐。彼人若知痛癢、便布袋盛米供養他。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炊飯挪巾成辦箇事。不似而今口稱行脚、觀山玩水、較量是非。三三五五、聚頭雜話。有等向册子上研窮、枯骨裏討汁、努目瞬眉胡思亂想。如斯等類、皆非法器。諸昆仲、洞簾春燒、須知錦屋香銷。庭際光生、且喜寒巖發燄。事驚極致、理喜從虛。所以博山捨父逃走、竛竮辛苦三十餘年。今日到舒州城、唱箇還鄉曲子。不免將生平所行所見所到底、細詳一遍。然雖如是、道曠無涯、逢人不盡、更須知有長處始得。卓拄杖曰、莫謂故鄉田地穩、門前更有萬重山。僧問、此土聖凡同聚會、向上宗乘、爲舉揚。師曰、此處南舒一百餘。僧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請和尚如何道。師曰、巖前生石虎。僧喝一聲。師笑曰、聲響吼如雷。僧無語。師便打。

皖城宰官居士請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肇法師恁麼道、祇知全身拶入、要且不會轉位旋機。殊不知古佛堂前、會無異說。夜明簾外、別有家傳。分明月照金沙、喜見庭生瑞草。霜眉笑展、從他野渡無人。寶樹風清、須信白雲有主。諸昆仲、若向者裏會去、可以與古人把手入理深談。其或未然、博山有箇方便。驀卓拄杖曰、急着眼看。

爲宮諭吳觀我居士示衆。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大千沙界黑如漆。揭開雲霧見靑天、男兒肯向他尋覓。一語中具三玄、新婦騎驢阿家牽。一玄中具三要、跛脚猢猻亂擲跳。有照有用、沙盆打著連底凍。立主立賓、相將攜手過西秦。惟有東村王太乙、一番拈弄

一番新。今日爲太史茶話、要向博山言句下討箇註脚。三十棒、寄在別來相見。珍重。

上堂。僧問、古人道、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請問如何是塵中主。師曰、江西原是豫章城。曰、如何是化外賓。師曰、青山自青山。曰、賓主相見時如何。師曰、綠水忻綠水。曰、恁麼則金繩界畔飄黃葉、般若堂前解垢衣。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順數一籌。曰、博山今日結制、人人鼻孔撩天。請問更與諸人說箇甚麼。師曰、空中施彩繪。論劫不成顏。僧禮拜。師乃曰、便恁麼去、猶較些子。更欲遲疑、劍去久矣。博山從來無佛法繫綴於人。豈但博山。乃至諸佛諸祖、亦復如是。所以道、釋迦不達南方禪、達磨不會西來意。博山與諸人秖知二時逐隊、但恁麼過。臨濟三玄三要、誑嚇小兒。曹洞兼帶叶通、顢頇無識。溈仰暗機圓合、鬼面神頭。雲門函蓋乾坤、心麤膽大。法眼雖云平易、機險殺人。博山總不恁麼。今日與諸昆仲結制、將九十日爲一時。以一時爲九十日。若向者裏會去、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生死情枯、眞如體寂。二途俱泯、觸處皆通。且道、作麼生說箇通底道理。卓拄杖曰、根塵蘊界原無性。誰道虛空礙眼睛。

住董巖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慈明老人舌頭拖地。諸兄知得也未。當知此偈、非妙悟而莫能知、悟非情盡而莫能曉、情非工夫而莫能忘。若於此偈徹去、三千七百祖師說話、皆一場笑具。說甚麼君臣五位、接引初機。照用三玄、誘諭後學。所以靈苗瑞草、野父愁耘。玉鏁金匙、智人不顧。若具超方眼目、卽是灑落衲僧。便好打禾山鼓、唱德山歌。擊祕魔叉、舞道吾笏。向十字街頭、搖鈴振鐸。於孤峯頂上、笑月吟風。其間還有與博山同遊戲者麼。復笑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明似黑月、暗如皎日。於此四句上會得、便見燦大師七縱八橫、釋迦尊九紫十赤。其或未然、水面挂燈毬。東壁打西壁。生鐵鑄蒺藜。搊出黃金汁。阿呵呵。甚奇特。明眼衲僧須辨別。

參。

上堂。二月半。春風撼面時光換。百花郊外鬪芳姸。好鳥枝頭爭噪亂。惟有禪家渾不改。塵毛括盡大千界。淨土分明在目前。直下是名觀自在。玉閣瓊樓幢幡寶蓋。夢幻空花何勞賭賽。最喜杉山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上堂。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眼睛。放開七片八片。收來一丁兩丁。只饒通身是眼。算來祇得八成。大衆還有十成底衲僧麽。咦。且莫道着。　上堂。第一義作麽生觀。佛法二字不可黏着。黏着則埋沒慧命。入荒田不揀草。猶較些子。博山當日在佛法中頭出頭沒。蒙先師親垂隻手。提挈在淨白地上。仍被淨白爲礙。不免將脚跟下一片地。抛向他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然後向太虛空翻斛斗。孤標獨立。始得些子實用。今日與諸昆仲相見。譬如白日攫金。諸人歷歷見博山。博山總不見諸人。還信得及麽。諸昆仲若見明此事。須在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撞破虛空。始能捕空捉影。博山記得親先師。猶驪龍頷下探珠。猛虎喉中奪雀。今日不免貴買賤賣去也。諸昆仲還有估價底也無。良久曰。也不可當面錯過。　住大仰上堂。諸佛出世。原爲大事因緣。幾幅素縑描不出。博山出世。亦爲大事因緣。一條白練驀頭穿破顏。老漢曾相委多少人天受熱瞞。博山今日不免信手拈來。分明舉似。使人人鼻孔遼天。箇箇脚跟點地。迥出毘盧之頂。笑拈帝釋之花。推倒大好之山。吸盡西江之水。如此奇特。誰不丈夫。自貴擔荷。誠難委紹。諸昆仲。此事不從功行得。不從修證得。不從思議得。不從學分得。有一等人。閉門作活。暗裏休心。將自己身心煉得如枯木寒灰。蟲喫衣而不知。蛛結網而不顧。縱是百年在定。終如一箇死人。於本分事中全無交涉。所以玄沙大師云。直饒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諸昆仲須就明中取則。莫於暗裏偸光。向花柳街頭。逴得九衢春色。於芙蓉面上。帶來八面秋風。應用無虧。隨緣自在。諸昆仲且道作麽生

22冊

是博山行履處。良久曰、祇有一雙窮相手、不曾輕揖等閑人。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智盡無知、無知知要。博山晝起暗眠，算來恰恰却好。對譚無論是和非、三寸舌頭胡亂掃。有問禪、夜深明月照牕前。有問道、無角泥牛臥荒草。有問法、南嶽石頭苔路滑。有問僧、眼中瞳子面前人。更有當陽向上句、分明說與君須記。從來孝子諱爺名、等閑拈出同兒戲。諸昆仲、博山今日拈出、可謂不惜家珍、祇要諸人領略。不然、則辜負大衆去也。復笑曰、不辜負。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上堂。心本是佛、智本是道。認奴作郎、終成不肖。東寺要索鎮海珠、仰山傾出一栲栳。釋迦彌勒爲渠忙、帶累博山渾落草。不落草、萬里山河明杲杲。西湖水浸碧琉璃、南海波斯無處討。諸昆仲、當此時也、秋日微微、秋菊離離。秋雁南飛、秋猿夜啼。古所謂欲知佛法、當觀時節因緣。今時節至矣、作麼生是本成佛的心。以手約曰、看看、傍觀者哂、當局者迷。參。

上堂。昨日是重陽、今朝不見九。惟有破落僧、面南看北斗。懶烹石女茶、酷愛曹山酒。棒打石頭人、不落瞿曇後。諸昆仲、通立一脈、智者知疎。不動金鞭、白牛迥野。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渾家不著孝、撲碎玉琉璃。擬向溪西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罷拈金彈子、大地沒閒人。不如隨分納些些、秋風多帶殺、秋露逼人寒。諸昆仲、更須知人牛不見、海湛空澄。涓滴非聲、千山不露。恁麼時節、轉位就機一句、作麼生道。堪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上堂。說箇佛字、好與三十棒。杖頭有眼明如日。說箇法字、好與三十棒。優鉢無根滿樹花。說箇禪字、好與三十棒、分付老盧高著眼。說箇僧字、好與三十棒、莫教流落在天涯。過得瀟湘渡口、便知清白人家。管甚烟雲埋沒、從教黑豆生芽。翻思昔日雲門老、卸却鐵枷眞箇好。一棒打殺貴太平、免使兒孫落荒草。諸昆仲、開眼說夢、醒亦是迷。白酒青鹽、我乃是誰。寒冰烈火、痛下針錐。今古幾多伶俐漢、分明辜負一雙眉。復笑曰、博山罪過、

上堂。諸法不自生、高樓石女夜吹笙。亦不從他生、展似眉毛作麼生。不共不無因、青山隱隱碧稜層。是故說無生、漫江水浸石頭城。幾多獵犬尋羊跡、誰知一馬生三寅。髻亂喜從城下看、暮年不見白頭人。黃菊落英秋又過、不知誰會倚欄情。識盡髑髏聽犬吠、銷乾枯木喜龍吟。諸昆仲更有三玄與三要、鐵膽銅心無處討。吸乾滄海、露出珊瑚枝。沖開碧落、不顧無根草。諸昆仲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上堂。達磨不虛傳、二祖不虛受。碧眼胡僧皺兩眉、看來不著隨人後。密究深栽、全火祇候。龍隱長空、鷄鳴白晝。諸昆仲當知魚遊陸地、笑殺陝府鐵牛。虎踞衝衢、驚倒嘉州大象。法界撮來一粒、泰山只重三斤。到此則罷攀雲樹、懶聽風柯。飲啄隨緣、無循軌度。有時在太陽門下、而玄唱玄提。有時在明月堂前、而分斤分兩。有時在芳草波心、澡浴而手折青蓮。有時在紫羅帳裏謳歌、而針環玉線。諸昆仲縱有歡客嘉賓、向甚麼處與博山相見。良久曰、前村烟浪裏、犬吠有人家。

上堂。春雨淋不去、瓊花生碓觜。夏日晒不乾、深陰淨如洗。秋月頗相宜、澄潭不見底。冬雪凍法身、飄飄千萬里。四季共一年、循環差可擬。寒暑不同時、彼此非相似。恁麼也不得、黃河水倒流。不恁麼也不得、虛空生兩耳。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燒火拾枯柴、遊山觀止水。恁麼也得、買石得雲饒。不恁麼也得、移花兼蝶至。恁麼不恁麼總得、碧沼間紅蕖、清風翻白羽。諸昆仲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以手畫一圓相曰、白牛放去無踪跡、空把山童贈鐵鞭。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月中丹桂和根拔、海底泥牛驀鼻穿。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紅塵堆裏排班立、白浪灘頭撒手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臘月火燒無影樹、三春人唱採樵歌。於無了知不辨眞實、須彌頂上花冠子、非是人工蘊造來。諸昆仲博山有不思議爐鞴、將佛祖言教煉成一箇鐵橛子。針箚不入、水灑不溼。若喚作教、却又是禪。若喚作禪、却又是教。直饒於禪教中分別不生、

更須知禪教向上有事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事。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住鼓山，上堂。春日
乍寒乍暖，春風倏有倏無。若從者裏會去，佛法天地懸殊。不從者裏會去，向甚麼處會。纔涉思惟，成羣作隊。
不思惟處意如何，行人更在青山外。今日博山觀歷其境，有一首偈，分明舉似大衆。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
蒼苔知幾層。正恁麼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卓拄杖曰，咦，誰是其人。珍重。　上堂。黑狗爛銀蹄，白日通
宵吠。石女倒拈針，木人相對語。諸昆仲，於此四句上透得過，四方八面來，虛空連架打。所以道，一雙孤鴈貼
地高飛。兩箇鴛鴦池邊獨立。可謂明珠在握，寶鏡臨臺。胡漢俱來，隱諱不得。諸昆仲，團大千於掌上。擲化土
於他方。探香水於金輪。果能如是，也儘奇特。但切不得動著。動著則打著驢腰。　上堂。卓拄杖曰，轉山河歸
自己，月明當戶照。轉自己歸山河，風冷壓山居。撞鐘撞着老僧心，祥雲從地起。鐘聲爲甚麼披七條衣，寶蓋
自天垂。總不恁麼道，又作麼生。不是家鄉客，徒勞話歲寒。此五種見地，雖則賞罰分明，也要諸人委悉。有一
人，在蘊界屏處說非法語。有一人，在淨白地上涕唾。有一人，撥草瞻風，攙行奪市。有一人，露盤卓犖，解作家
方。有一人，針劄不見血，火燒不知痛。病在膏肓，不堪療治。有人於此簡辨得出，博山分付拄杖子，一任天下
橫行。其或未然。卓拄杖曰，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崇禎己巳，金陵魏國徐公，余開府大成，同
宰官縉紳，請住天界。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彌天亘地，耀古輝今。太極鍾祥，乾元衍慶。爇向爐中，端爲供養
明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建立三寶，弘通大乘。廣化衆生，同圓聖智。山僧今日在此法筵，一言一句，皆從
聖恩中流出。以海水爲墨，書其贊辭，不能盡萬一也。伏願皇極御天，遍大千而廣被。聖靈弈世，昭萬古以常
明。次拈香曰，此一瓣香，靈苗含潤，寶樹敷榮。景星聚以沐清庥，祥雲凝而乘嘉運。爇向爐中，端祝當今皇帝

聖壽萬安。皇后偕聖壽以無疆。太子懋元良而永泰。伏願金輪永鎭。日新鷲嶺之風。寶位增輝。時邁唐虞之治。次拈香曰。此一瓣香。萬物毓以生成。陰陽協而秀發。爲霖現瑞。裕國祐民。爇向爐中。用酧滿朝。合郡宰官。護法大居士。福基祿位咸增。性種靈根並茂。復拈香曰。此一瓣香。龍宮湧出。鷲嶺拈來。輝寶鏡而利益羣生。徹重玄而全該正命。爇向爐中。耑中供養先本師壽昌大和尙。用酧法乳之恩。師斂衣就座。白椎竟。師卓拄杖曰。諸昆仲。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庭萬仞。壁立千層。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祖傳衣。五宗競出。運無礙輪。化無緣衆。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潙山大師。敲唱同時。暗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彰玅用。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湛水晴空。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驅耕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照學者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盌。月照金沙。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慈蔭。循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祇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欲明此一心之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諸昆仲。大地沒遮攔。要行行不去。要住住不得。且道向甚麽處出氣。還知麽。鳥鳴雲樹。聲聲喚遊子歸家。魚躍烟波。色色翻誌公陳案。漩澓空中梵字。刮開眼底重朦。且道向甚麽處認取自家心地。卓拄杖曰。鼻根浮面上。更不用躊躕。

上堂。如何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如何是法。古路迢迢苔蘚滑。仍將佛法問根源。雲散長空鶴唳天。纖塵不立清如洗。三箇猢猻夜簸錢。諸昆仲。宗門中事。豈同容易。一言一句。一大藏教詮不破。

歷代祖師機、深智廣潛、與密運。須彌倒卓、拄杖橫趨。繪彩色於空中、擲大千於方外。且道向甚麽處捫摸。所以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玄沙大師恁麽老婆心切、也要諸人知箇落處。始得。諸昆仲青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綿密密時機婦罷金針、而夜織。香銷錦帳。露浥芙蓉。試問諸昆仲。還知得也無。良久曰、分明一段風流事、不與諸人較短長。

示衆。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紅塵堆裏露全身。了知萬法空無物、那見山河礙眼睛。三歲孩兒頭似雪、神光萬里一條鐵。底事分明說與知。當戶連山也大奇。兼帶位中親迸破。巖前石虎夜生兒。生兒則且置。且道是甚麽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屈指顛倒數來、依舊寸長尺短。珍重。問斷簡殘編卽不問、斬新條令一句、請和尚道。師曰、裂破幾重清世界、倒騎玉象趁麒麟。曰、猶是斷簡殘編。師便打。曰、恁麽則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師曰、吸盡南山霧、長存北嶺松。問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正是無風起浪。敢問和尚說法、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此去江西半月程。曰、倘遇六根不具底漢、和尚又作麽生。師曰、冰溪水底清如鏡。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楊子江頭浪潑天。曰、恁麽則和尚恩大難酧。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烏龍潭上浪滔天。曰、恁麽則有量也。師曰、天池一滴水、怎與衆同流。問向上一着如何道。師曰、石頭城外垂楊柳。曰、者是衆生眼。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吹盡殘花色愈鮮。問諸佛國土亦復皆空、畢竟向甚處莊嚴淨土。師曰、青龍山上鹿兒肥。僧擬議。師曰、流鶯雖有語、天籟聽無人。問從前老和尚髑髏、卽今還有眼也無。師曰、布袋裏老鴉。問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某甲不求佛、日用事作麽生。師曰、下咽勤把筋、燒火擇乾柴。首座問、逼塞虛空作麽生轉身吐氣。師卓拄杖曰、蹤跡不施功、千山添翠色。曰、恁麽則撲破虛空通身活眼。師曰、門前一水收三水。

屋後千松蓋萬松。曰、祇如蕭使君道、山河大地渾成夢。且道是眞夢、是浮夢。師曰、直下看取。曰、與麼則龜毛拂子春風動、拄杖縱橫法界收。師曰、且放過一籌。座禮拜。張興公問、承師有言、學人須全身入理、乃可參向上事。請問如何是理。師曰、橫身當宇宙、大地沒遮攔。曰、如何卽得全身入。師曰、盡力推爺向裏頭。曰、全身入理後如何。師曰、跳出千層浪、方誇稱意魚。陳雲怡文宗問、渴鹿趁燄、如何得歇。師曰、知不是水則了。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曰、咄、誰敢當鋒。問、今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多。口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刹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曰、眼上眉毛重七斤。問、大徹之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六雪首座問、學憑入室、知乃通方。入室且置、通方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斷貫索。却用得。問、入室事作麼。師曰、稚子敲針。問、如何是坐斷毘盧底受用。師曰、敗葉成堆。問、倒跨師子底人、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羊腸鳥道。問、懸崖撒手底人、命根還斷也未。師曰、待闍黎命根斷卽道。問、和尚籌室中有多少弟子。師曰、心字不加點。問、祖祖相傳衣鉢、未審和尙傳箇甚麼。師曰、案山石上共汝商量。問、千問萬問、不消咳嗽一聲、都已答竟。未審和尚如何答話。師曰、知時節卽退。問、如何是白椎下事。師曰、瀑布有聲雲不掩。問、如何是白椎前事。師曰、深澗無魚水自清。問、樓閣門中、還容瞌睡漢也無。師曰、待汝醒後、卽向汝道。問、應生無所住心、既無所住、又作麼生生心。師曰、巖花鋪地高秋興、松月啣山報曉晴。嵩乳上座採茶次、忽覩澗底白雲飛起、有契。遂衝口說偈曰、欲知來去處、好看白雲窩。青山常靠倚、出入也由他。師見便問曰、汝作甚麼來。嵩曰、熟境難忘。遂舉前話幷偈。師曰、卽今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嵩曰、某甲終不通去處。師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嵩曰、終不作此見解。師曰、

作與不作。總不免老僧痛棒在。因囑曰。切莫倣傚時流。得少爲足。僧問。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曰。如何是臣。師曰。鵓鴣鳥鳴似哭。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挂枯藤。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啣丹詔去。邊鄙人唱凱歌歸。僧禮拜。師問僧。君位中事作麼生。僧曰。虛突兀。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紅綃。曰。紅綃莫是道否。師曰。不是道。曰。既不是道。因甚答紅綃。師曰。因你問道。我答你紅綃。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曰。天無蓋。地無底。問壽昌老人遷化。卽今在甚麼處。師曰。淸譚對面。祇是不知。師復問僧。天無蓋。地無底。老僧意旨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勉曰。拶出虛空髓有味。掀翻宇宙殼無依。箇中不見壽昌老。獨有狸奴笑展眉。問寒暑相催時如何。師曰。鑊湯爐炭。問未與料作時如何。師曰。淨地上一場懡㦬。問成後如何。師曰。莊嚴玅麗。一場懡㦬。問家裏事如何。師曰。坐底坐。臥底臥。問。門外事如何。師曰。鄉村險阻。車馬爲難。問和尚爲人事如何。師曰。從來不曾費鹽醋。問一歸何處。時如何。師曰。却値老僧坐臥。　擧僧問靑原。如何是佛法大意。原曰。廬陵米作麼生價。師曰。高低米價環翠色於奇峯。呑吐廬陵鎖蟾華於玉樹。須知大用無方。有感斯應。若論靑原的佛法。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擧雲門大師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仔細簡點。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師曰。精造之跡。研極之疵。非慧目莫能鑒也。若夫知心體合。截流注之病根。達本忘情。鏡無已之境像。除非向威音那畔。翻身。十字街前。打睡底漢方可診候。不然。莫將日瘧。悞作傷寒。擧臨濟將示滅。囑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忽有人問汝。作麼

生對。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師曰，驅耕奪食，須是玄師。補網張風，還他三聖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分明露出半斑。要得完全待臨濟眼光落地，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天童着語曰，錯。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曰，不是不是。天童着語曰，錯。谷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泉曰，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曰，章敬是字，天童錯字，南泉不字，有甚麼語話分。惟麻谷錫杖頭較些子。善丹青者，將此曰，老製作一圖畫，是非窠臼，自然瓦解冰消。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曰，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巖曰，我會也，吾曰，汝作麼生會，巖曰，遍身是手眼。吾曰，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曰，師兄作麼生，吾曰，通身是手眼。師曰，況寶舟而登彼岸，搜要徑而啓重玄。大丈夫橫身當宇宙，要用便用。只饒八萬四千，沒處安着。然雖如是，人出是非難。舉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林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時如何，林曰，喪子性命。曰，不當頭時如何。林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林曰，失却了也。曰，未審向甚麼處去。林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曰，一等是箇毒氣。師曰，青林棒喝，不施鉗鎚，在舌根上，何曾放過。者僧爛泥中有刺，縱得便宜，不知早入行鋪了也。當時若問博山，但咄曰，沒去處，看他道箇甚麼。近時佛法凋零，討者箇師僧也難得。舉玄沙到蒲田，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沙曰，料掉沒交涉。師曰，人將語探，水將杖探。烈火裏辨眞金，鬧市裏識天子。袈裟下認取老僧。玄沙，小塘，斯人也，縱然蓋覆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舉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曰，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遷化後，帝

詔毓源問、此意如何。源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師曰、古殿苔封。逢人不到。白雲深鎖、有路猶迷。青山逼近見巍峨。萬仞崖頭不露頂、古今多少人、向塔影邊描寫不出。唯天童雪竇、較些子。舉洞山解夏上堂曰、初秋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顧視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石霜曰、出門便是草。明安曰、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洞山一具牙齒、敲得鳴、打得響。胡言漢語、撒得開、收得聚。可謂暖暖立提。二老漢。騎虎頭、把虎尾。口似蜜甜、心如鴆毒。還知彼落處麼。舉臨濟問院主、甚處來。主曰、州中糶黃米來。濟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濟以拄杖一畫曰、還糶得者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濟曰、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濟亦打。師曰、臨濟棒頭有眼、善察來機。不是不知來處、要院主識痛棒、始得。院主便喝。典座禮拜。門裏出身、剛柔相濟。若徹困去、可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矣。　頌臨濟賓主歷然話曰、未喝應須驗主賓、衲僧肯向句中親。若於喝下通消息、木馬嘶風過漢秦。頌德山托鉢因緣曰、家門興盛子強爺、密啓靈機路轉賒。說法不同昨日語、鉢盂柄上較些些。頌三玄三要、玄中有響句藏鋒、血染山花別樣紅。聊爾與君通一線、眼光如瞎耳如聾。頌五位君臣、正偏兼帶驗重玄、君義臣忠事事便。獨蹈大方消息盡、絲綸應兆未生前。頌雪峯南山鼈鼻蛇因緣曰、鼈鼻當軒好看來、喪身失命話全該。一棚傀儡都拋出、何似玄沙帶活埋。頌夾山答法身句見船子後、亦如前答因緣曰、雪前風勢侵空急、雪後寒光照眼明。黃葉紛紛如剪綴、剩餘松柏映山青。頌法眼問脩山主、毫釐有差話曰、權衡掌握重輕分、毫髮無欺說似君。用得熟時呈好手、公平須是當家人。頌馬祖同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因緣曰、窮源的是一家親、倜儻丰標壓四鄰。拽

斷傀儡棚上索。驀然鷃鵲過西秦。頌道吾智禪師指佛桑花問僧因緣曰。禪心隱隱露春規。酒味沾脣覆玉彝。更向花源辯眞假。一雙空手夜歸遲。

示董巖達空禪人法語。通達虛空翻白浪。好把家私都破蕩。有眼不見有耳聾。赤肉團中加痛棒。從教白蟻口邊生。佛法塵勞一坦平。正念針鋒箚不入。面皮鐵鑄沒人情。非禮莫敎輕動步。舉止安詳要回互。謾將知見妄疎親。拶碎疑團須妙悟。不破疑團誓不休。放出溈山水牯牛。一朝驀鼻穿歸也。逈地遮天者一頭。

示雪航禪人偈曰。行盡千山與萬山。逢人特地放癡憨。一朝看破枝頭月。始覺澄潭徹底寒。

示智鐫禪人偈曰。一片閒雲歸嶺去。三間茅屋傍山隈。乾坤裏向袈裟裏。今日分明付大梅。

示智西禪人偈曰。分明兩口一無舌。鍛土揚塵無間歇。突出海門大日輪。元來却是新羅月。

示六雪禪人入關偈曰。翻思昔日雲門老。關字相酬最上機。分付博山閒道者。莫教辜負翠巖眉。雪出關復贈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

送無擇禪座上羅浮山法語。緬想當年景泰師。芟茅搆室海之湄。羅浮絕頂悉遨遊。鐵橋峯畔連瑤池。石門方廣容几席。三更日上海水赤。漩澓乾坤辯故新。吞吐風雲度朝夕。上人今往亦何求。縱步勤登二石樓。倒視滄溟如涓滴。一千瀑布稱雄流。明月壇邊戒乘有。殺佛焚經誇抖擻。錫杖源清浴活龍。玉鵝峯峻逢花首。七十二洞奏天樂。百千草木成瓊閣。夜深險極轉身難。踢破指頭親見脚。我亦將來步此山。入林端不問人間。折桂茹芝閒歲月。時臨清碧照衰顏。

送密禪人歸淮法語。新豐一曲傳來遠。鳳嶺烟霞雲冉冉。裂石穿雲和不齊。一毫端上乾坤轉。潛行密運貴深藏。古錦含春帶晚香。萬里海天能獨笑。金針繡出玉鴛鴦。

示何芝岳尚書曰。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靈山古佛親分付。回頭石馬出紗籠。肯就家庭守珍御。淨几明窗自在時。花香雲照碧羅

衣。夜深月下翻清影。無蒂珊瑚露幾枝。折杖行兮途路杳。旋身逸覺乾坤小。不須別樣問通津。萬事無如出處好。眼動眉舒曰妙存。鴉鳴知是幾黃昏。依正報中親留地。迥然無佛處稱尊。　示吳九濤居士曰。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百年光景從頭數。忙忙三萬六千朝。莫待臨時申苦楚。長安大道痛加鞭。行不前兮亦奮然。直待九重宮殿裏。金爐應有暗香傳。翻雲覆雨曹山墮。活潑機輪無不可。纔欲將心度量來。溫州橘皮不是火。世間無水謾云波。吸盡西江奈爾何。酬渠祖意山頭有。紫霧紅霞映碧蘿。　示方肅之館元曰。一口氣不來畢竟甚處去。休問三千七百祖。公案交橫眉目間。無心理會閑家具。法身清淨廁坑籌。沒來繇處有來繇。一朝拶出通身汗。始覺從前滿面羞。着衣喫飯隨時好。何自稽遲不自了。抹轉娘生惡面皮。觸着通身都是寶。開不成單合不雙。後園驢子繫枯樁。翻他覷井眞三昧。隨處逢人豎法幢。　贈宮保元勳徐六岳曰。不忘靈山親付囑。長安大道行人速。一鞭木馬踏花飛。九重宮殿爐烟馥。閑拈拄杖撞虛空。逼塞誰分心境同。到得還家花未老。白雲依舊故山中。　贈司馬龐序皇曰。不忘靈山親付囑。春氣非傳紅與綠。一念攀緣眼底花。片言玄妙膺中物。空諸所有實諸無。活殺從來是丈夫。山色溪聲還跳出。鬧籃風雨對屠沽。　贈司馬曹安祖曰。不忘靈山親付囑。浩然氣宇飡天祿。堂堂妙用絕周遮。百匝千重光晃昱。底事分明說似君。碧空花雨亂紛紜。飯餘柳岸經行慣。清風微動水成紋。　贈繕部吳泊如曰。不忘靈山親付囑。海外波斯雙赤足。夜來龍藏掌中生。鎚碎休教添碌碌。俊骨摩天秋風高。虛空無物見纖毫。驅耕奪食男兒事。一任西風爽布袍。　贈繕部王季常曰。不忘靈山親付囑。雪冷須彌偏突兀。拈來青棗大如瓜。見後桃花青似菊。熱油鐺舐大方饞。莫使重留貼肉衫。到得感恩知愧日。許君親見老香嚴。　贈水部周敏山曰。不忘靈山親付囑。珊瑚

影映澄江綠。清風明月兩相知。蓮花水面如車軸。石頭城外草芊芊。踢月穿雲知幾年。一自洞庭歌罷後。至今花雨尚翩翻。　贈國博丁蓮侶曰。不忘靈山親付囑。蓮花漏裏西裝倒。一輪海日兩頭忙。六字彌陀千遍讀。口中讀讚心思惟。直下追尋影自隨。生則決生去不去。子規啼過古梅枝。　贈國博錢叔蘊曰。不忘靈山親付囑。寶華淨界無延促。眉睫之下鼻頭垂。何人解把舟行陸。方舟渡子不曾迷。說着河源却未知。雪滿短簑寒夢破。自驚身是釣魚師。　贈奉常林如冲曰。不忘靈山親付囑。熟處當生生處熟。却將生熟一鐺煎。跛鼈盲龜稱萬福。出門何地不青山。傍晚征夫閒未閒。徹碓花供醉眼。磨成磚鏡照衰顏。　贈進士汪叔度曰。不忘靈山親付囑。康莊車馬偏難忽。黃塵冉再遍天涯。憑君拭洗青山俗。青山無況着秋烟。鹿草龍芝種玉田。獨有一年收未得。祖珍拋散禁城邊。　贈孝廉陳貴生曰。不忘靈山親付囑。白石蒼松堪擊筑。擊出針鋒一線通。千流萬派堪漩澓。山頭白浪海中塵。囊裏無錢賸買春。月滿珊瑚枝自露。跏趺應笑劫前身。　贈孝廉徐六虛曰。不忘靈山親付囑。宗門豈傍他人入。英雄眼底笑男兒。清風古路無迂曲。參禪先令識心閒。錦鯉成龍一躍間。皮袋生光情愛盡。淡將言句寫溪山。　贈參軍周元執曰。不忘靈山親付囑。牧童明月騎歸犢。未到人牛不見時。休隨草色平川綠。雨餘芳草是前村。牧笛無端欲斷魂。却向古鄰荒寺去。大家扶起破沙盆。　贈光祿吳淳太曰。不忘靈山親付囑。鉢盂中是千鍾粟。橫吞一粒齒牙香。却笑餓人果空腹。一粒原來何處生。大千心畝廓然平。夜來賸有栽秧雨。好向綠楊聽曉鶯。　贈孝廉李在璞曰。不忘靈山親付囑。脩幢拗折瀟湘竹。實相門開聲悄然。短衣破笠黃金域。江風淡蕩法身寒。江雨淒清夜未殘。休把鵑啼比鶯語。萬花叢裏現優曇。　贈都閫余周生曰。不忘靈山親付囑。日午虛牕剔明燭。廚前巧婦細思量。自笑能炊

無火粥。諸天同器不同餐。肘後金符近已刓。馬足似雲弓似月。將軍今夜下三韓。　贈太學方士雄曰。不忘靈山親付囑。青山滿目原非物。荆棘叢中穿過時。何論橫趨與直入。旋風八字打將來。寶網金繩觸處開。萬壑千巖春自煖。兎光和露護珠胎。　贈文學陳旻昭居士曰。不忘靈山親付囑。瓊苗遠發瀏陽佛。揚吾家醜逼吾忙。管保千生受塗毒。千生只在一朝圓。毒鼓聲騰萬馬先。廓爾子韶明物格。紫雲金殿暗香傳。　示余得之居士曰。不忘靈山親付囑。日用何妨耕與讀。書中全露聖賢心。大似良田獲嘉穀。聖賢俱自道場來。儒釋源流莫浪猜。會得拈花微笑旨。龜毛拂子舞三台。

建陽東苑晦臺鏡禪師。少年慕姚江良知之學。因參虎嘯麗空禪師祝髮。深究楞嚴。稍有入處。謁寶方無明和尙。呵爲墮大險坑。乃晝夜參尋幾死絕。一日看維摩詰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大徹。復參無明和尙於壽昌。機緣契合。昌付偈曰。正印相持時刻愼。逢人惟勘印其心。不依軌範通消息。祇驗生機是至眞。上下來因無忽略。始終去就有誠明。天然未具通方眼。決勿私饒冒感承。向後逢人。當依此旨。師拜受而歸。萬曆乙卯。入大仰。訪博山來和尙。來問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師劈面一掌曰。在甚麼處。所來不對。師便出。來曰。可惜放過三十棒。博山卽日上堂。師將出衆。山卽呼曰。晦臺。復曰。誰敎你。師出震聲一喝。山曰。取棒來。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山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山曰。你只學得走。師不顧。明年。攜覺浪盛子。慶壽昌七十。昌喜。末年得此托囑。復示以偈曰。信知自有那一著。直俟機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忘斟酌。受用寬廓。昌示寂。太學余猶龍率衆檀護。請師住建陽東苑。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爲虎嘯麗空杲和尙。用報當年。

同識金鱗猶未變、鬬波躍浪却神奇。大衆且道末後者一瓣香、從何處得來。從諸佛頂門得、從諸祖鼻孔得。曠古至今用之不盡。專爲供養與洞上正宗江西壽昌本師無明老和尙、用酧當年。把守玉關諸禁度、獨許白雲自去來。乃攝衣就座。維那白椎。師良久曰、還有會者、一椎者麽。僧問第一義諦、已蒙和尙開示、作麽生是今日出世一句。師曰、一江風正孤帆度、萬里無雲片月淸。曰、如何是建化門庭一句。師曰、天涯靜處無征戰、金氣銷爲日月光。曰、如何是接待諸方一句。師曰、天花雨不盡、處處鳥啣飛。曰、如何是勘驗諸方一句。師曰、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士問臨濟道、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咬破鐵崑崙。曰、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如何是第二句。師曰、空王腦劈裂。曰、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正月朔夜看圓月。士禮拜。師曰、古木林中多異獸、爭似當陽獅子兒。師復曰、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都來三七字、降盡鬼神魔。良久顧衆曰、會麽。老瞿曇一生黃金高北斗、買不得箇人笑。及至末後拈枝花、惹發飮光特地覷破。却將從上祖宗家產、一時俱籍沒。却究竟有甚麽風流。我試問你、英靈男子自有本分、不爲人欺瞞的活計、又當如何。咦。　結制上堂。僧問、重開壽昌爐鞴、新拈東苑鉗鎚。風飡旣高、猛烈難近。設有不入保社之維那、自叩牙關之首座、到來和尙作麽生處分。師曰、無款自招承。且置門牆下。曰、今朝親見黃龍峯別出一枝眞奇特。師曰、賓八布衫未穿、張三瘦肘已露。僧禮拜曰、小出大遇也。師大笑、拈拂子拂曰、諸兄弟快著精彩。好爲他閒事長無明。兩兩三三爭遠程。不許夜來扛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正當恁麽時、汝等還自知落處麽。不見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來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祇者兩古佛、一箇猴白、一箇猴黑。直饒到病僧門下、且教酌水獻花、緩緩與他節度符子。乃知一枝別有家法。何故。橫按

鏌鋣傳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上堂、師噓一噓曰。此是西來碧眼胡、無端留下者種毒。唐宋之間、不知多少人、遭他毒氣不能拔。近世忽然突出壽昌老風狂、播弄一番、今又沒、不識當年何所歸。還有知碧眼胡與老風狂底面孔者麽。復噓一噓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臘八、上堂。釋迦牟尼佛、於此日悟道、普見一切衆生成佛。正當是時、諸人還曾見也無。若說見、好與三十棒。若說不見、也好與三十棒。會得此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若不會、到來函谷關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　除日上堂。僧問、壽昌和尚臨七十歲夜、示衆曰、今年只有斯時在、試問諸人會也無。此莫便是老漢先分付的末後句否。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在新長老分上、又作麽生。師曰、擊破寒潭月、癡猿何處窺。曰、作家親父子、別有不傳傳也。師曰、靴頭綻線、脚指何知。乃曰、百歲翁翁失却父、當堂獨坐沒尊卑。東村王老夜燒錢、打鼓小兒失却椎。到者裏、生死誰知、折合性命作何所歸。蛙盃打破啾啾鬧、莊周夢蝶亂飛飛。噫嘻嘻、燈籠露柱謾自依俙。　天啓元年元旦上堂。今朝有三般勝事、大衆須當慶讚非常。且道是那三般勝事。恭惟皇帝聖明、新登寶位、正當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是爲第一般勝事。我等山呼天子萬年、日月同其悠久、是爲第二般勝事。其第三般勝事、卽今法道、大與往昔不同。不離當念、卽得備行佛刹微塵數、諸大菩薩淸淨玅行。乃彈指曰、一元和、一佛陀。自餘是甚碗鐽丘、一等瓠瓜茄子。那知與大唐天子、只三人乎。良久曰、將謂別有奇特。噫、說破不値半文錢、祇好山呼賀萬年。　壽昌諸護法請上堂。師顧左右曰、起動諸耆舊了也。阿呵呵、渠儂失却五鼇、半隔壁幾曾上算盤。此處無銀三十兩、何妨千古弄癡憨。未容易、莫輕談。世間多少鑿壁偸光、借影過關。與有節度使符子底、有甚相干。惟我此中、以法爲親、自能如楊修之見幼婦、不容己於喜歡。　上堂。師良久曰、千古萬

古事、當不得我眉毛縱一縱、當不得我額頭點一點。當不得我拄杖子卓一卓、當不得我震聲喝一喝。你若不會、燈籠露柱替你下涅槃堂。且道爲甚麼如此。立地死漢。有甚麼救處。解制、辭衆入山、上堂。孤亭獨望春山遠、九曲清清日夜行。且喜風光流不盡、垂楊堤畔月初生。大衆、一結一解、原是千古風規。一住一行、要且機緣有自。山僧今日對衆分付拄杖子、欲向千萬峯頭去也。衆勸請爲法久住。師曰、向我拄杖頭邊道得一句、山僧卽住。衆擬議。師卓一卓曰、從來共住無人識、長嘯一聲歸去來。

會心園上堂。顧衆曰、誰會得心來。以手左邊拍一拍曰、可惜許。復曰、心又作麼生會。以手右邊拍一拍曰、可惜許。復曰、今日山僧與諸公話會。乃豎起拳曰、可惜許。問、好箇可惜許、爭奈知音者少。師曰、月上千峯暗又明。曰、穿却人鼻孔也。師曰、把髻投衙。曰、太爪牙生。師曰、低頭看星斗。

靜觀堂上堂。黃孝廉問、大師還曾過洛陽橋也未。師曰、拄杖頭邊看取。曰、恁麼則作家慣弄者條蛇也。師曰、也須防他始得。曰、大善知識不放過處、正是慈悲。師曰、分斤較兩。乃曰、洛陽橋上、太煞風流。拄杖頭邊、誰能慣弄。不須隄防而入、切忌較兩分斤。就中別有希奇、還他傍觀具眼。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壽昌先和尚忌日、上堂。薦召大衆曰、當知此老生前、無甚奇特處。剩有四般骨董、名馳天下。爭奈如今、落在貴公子手。却將方竹杖規圓、古銅瓶鏇金。水墨畫裝彩、斷紋琴漆過。若使時人看見、不妨精美。但不可使作家見。作家見時如何。噫。便歸方丈。

頌女子出定因緣曰、困人天氣半晴陰、牕外黃鸝送好音。睡起不閑梳洗事、却於花下試瑤琴。

頌達磨祖命門人各言所得。慧可大師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因緣曰、夜來獨自上西樓、却喜新秋月正幽。試把玉簫吹一曲、惹他多少客心愁。

頌德山托鉢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因緣曰。摟巢之恨其來久、底定豈應尙未消。聖智從來資竊盜、不

將符印作良謀。　頌壽昌參廩山。看大好山得悟因緣曰。自蛇當路果能誅。赤眼英雄別有圖。一自溈門離虎穴。暴秦强楚爲先驅。　上壽昌老和尚七旬大誕偈曰。箇赤窮身無賣處。祇應滯貨到驢年。逆兒設法不能供。潦倒那堪更瞑拳。　囑覺浪盛子棲虎嘯洞偈曰。三十六峯峯不儔。巖巖虎嘯獨高幽。先師靈骨今猶在。洞上風光子好收。　禮廩山老祖蘊空忠和尚塔曰。秋山曉日古木寒鴉。與嵩少青黯黯處指點何異。於宗鏡老拽杖去。誰辨諸訛。返鄉三千里外。故園春暖飛花。鼓弄箇裴行者。如獦獠猛利拗折那。黃龍角能別出爪牙。阿呵呵。不肖兒孫漫撒沙。灼然債有主兮寃有家。新豐一曲舟霄遠。千古盱江發浩歌。　禮壽昌本師經老和尚塔曰。嗚呼。蒼天。昔年拜別。付囑儼然。信知那着末句猶玄。策霜笻而獨返。念風木以何憐。詎意祖庭不吊。推我好山倒焉。泣血奔命。踢破飛鳶。分明指示。九鼎絲懸。不禁逆兒後至。此跌還自露尖。換手搥胸誰忍痛。鷄足峯頭啼夜猿。嗚呼蒼天。

鼓山永覺賢禪師。幼習儒。年二十。補邑諸生。讀書山剎中。聞僧舉南泉斬猫公案。忽有省。詣董巖參壽昌經和尚。求決擇。昌曰。此事不可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須是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尙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外。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參學眼也。因勉看雲門乾屎橛話。過十餘年。往壽昌落髮。一日問壽昌。如何是清淨法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拂衣便行。時身心豁然。如開千重鎖相似。入方丈禮拜。不及啓口。昌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後過延平津。聞僧誦諸佛謦欬。俱共彈指。頓超前解。乃徹見壽昌用處。作偈曰。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承壽昌記莂。遂於崇禎乙亥春出住開元。上堂。山僧未出方丈。早已明白全彰。待至白椎一番。便是風動塵起。況待開兩片皮。成得甚麼。但既到

此•祇得將無作有應箇時節。大衆還知第一義麼。莫是四禪八教•五乘十玄。莫是臨濟三玄•洞山五位•莫是雲門三句•淨山九帶。且喜沒交涉。雖然•把住則黃金失色•放開則瓦礫生光。浮山九帶也是•雲門三句也是。洞山五位也是•臨濟三玄也是。乃至鵶鳴雀噪•風動雲起•無非第一義。記得百丈大師道•祇要透得三句。第一句•不得於境上取着。第二句•不得住於不着•第三句•不得作不住不着底知解。且道如何是透過三句的句。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山僧走入溫陵城•大驚小怪•呼活佛。祇是破敗老凡夫•徹底看來無一物。不談五位及三玄•逢人祇是屙漉漉。紫雲殿角•木頭陀橫遭一摑•習儀亭石柱•揚聲大哭。東西二塔•撫掌大笑曰•屈屈。大衆會麼。無事歸堂好。

上堂。箇箇圓•箇箇妙•法法皆歸向上竅。無始知見若能消•縱橫無礙弘機要。須彌頂上扣金鐘•新羅那畔放鐵鷂。驅出泥牛海上行•打得石虎嗥嗥叫。舉拂子曰•知箇甚麼。又見箇甚麼。擊案曰•礙箇甚麼。擲拂子•喝一喝。

除夕上堂。古人道•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此語最爲利害。蓋爲諸人•長年祇在街頭巷尾•索殘唾過日•全非眞實。臘月三十日•如何受用得着。此事必須向自己風光上透出•始有受用。有等人•祇在公案裏穿鑿•那爲向上•向下•那爲全提•半提。一一解了•却又要學拈•學頌•學上堂小參。徒弟呈覽•師父塗改。以此謂之操宗。又有等人•祇在言語快便•機鋒圓活上留心。終日學問學答•驢唇馬嘴•到處亂弄。又有等人•祇認着一箇無名無相•非有非無底境界•以爲極則。到處亂截亂掃。殊不知此乃儱侗眞如。宗門中•更有千聖不傳底一路在•未可瞞頇去也。又有等人•祇認着能見能聞•處處具足底•執以爲眞。此正認奴作郎•顚倒知見。大抵者幾種人•似箇窮乞兒•牽箇無尾巴猢猻•前村後店•弄來弄去•自謂渠生意好。弄到臘月三十日•皷也打破了•猢猻也走了•頓足搥胸•悔之何及。昔日北禪賢烹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

未免將官物作私用。看來也好與拄杖三十。開元叢林初興。常住淡薄。拈拄杖畫○曰。山僧祗將箇餬餅與諸人分歲。一任諸人餐采。若餐采得。管取飽欣欣地過了殘年。其或未然者。箇餬餅變成栗棘蓬。要吞吞不得。要吐吐不得。此乃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珍重。　解制上堂。三月安居。九旬禁足。若能打破大散關。掣開布袋口。撥動聖箭子。放出遼天鶻。同看山僧九十日所說是甚麼熱碗鳴聲。若祗記一肚抄一本。學弄鬼戲。有甚麼用處。不見洞山解制道。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翠巖解制道。一夏爲諸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諸人向去各有二老漢在你脚跟後。大須審細。不可祗說九十日爲一期也。黑漆崑崙舉步遲。鐵鷂搏空不受羈。脚下直須無寸草。莫教辜負翠巖眉。僧問。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未知此位。有何奇特。師曰。烏鷄帶日飛。問。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畢竟作麼生退。師曰。白雲依舊入青山。問。古鏡臺前。子轉身而就父。畢竟作麼生轉。師曰。石馬途中向晚歸。問。旣是朕兆未萌。爲甚麼借功明位。師曰。九重無可見。奉詔識威嚴。問。如何是洞上主中主。師曰。九重深處不聞聲。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詔旨森嚴出九重。士問。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畢竟在甚麼處。師曰。不離足下所問。士曰。祗恐奴耶不辨。師曰。多了者些見識。僧參。師問。甚處來。曰。黃檗。師曰。還帶得黃檗棒來否。僧便作行棒勢。師曰。龍生龍子。僧擬議。師曰。自領出去。問。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不開演箇甚麼。師曰。任你拈出也。祗是箇破草鞋。　住眞寂値佛誕上堂。釋迦寃債未能了。年年一次熱湯澆。祗爲兒孫奉重來。承虛接響知多少。惟有雲門解報恩。一棒打殺非奇巧。眞淨又要罷雲門。壓良爲賤眞難曉。卓拄杖曰。山僧今日據令而行。眞淨老人還放得過麼。者二大老爭奇競峭。各逞風流。要知祗得一橛。山僧今日又作麼生。道鴛鴦枕上雙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司理黃端

伯請上堂。端伯問、大師得法壽昌、得箇甚麽。師展兩手。伯禮拜。師便打。問、有無不立、中亦不安時如何。師曰、所供是實。曰、莫是學人安身立命處麽。師便喝。乃曰、昔郭公輔訪白雲端。端上堂、舉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此偈能爲天下人卸却炙脂帽子、解却鶻臭汗衫、使渠作箇脫灑衲僧。山僧看來、此偈在公輔分上、却是加一箇炙脂帽子鶻臭汗衫了也。今日海岸居士、垂顧眞寂、眞寂又作麽生道。顧居士曰、遠來不易、珍重。

師誕上堂。問、降尊示劣、卽不問。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意旨如何。師曰、祇扶得一半。曰、假如今日雲門來、又作麽生相見。師曰、啊啊。曰、此去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石人眼裏不栽花。師乃曰、六十年前今日生、六十年後今日說。軒轅花甲轉如環、好似爐中一片雪。諸公把住太虛空、特來爲我慶時節。可憐負着臭皮囊、刻刻生兮刻刻滅。生是生、滅是滅。蘇秦枉掉三寸舌、生非生滅非滅。孫臏出門脚遭刖。縱道生滅不相干、李白江頭手捉月。豎拂子曰、是生是滅、是非生是非滅、是相干是不相干。喝一喝曰、爲汝諸人註破了也。假饒如此會得、要見眞寂、尚少一隻眼在。

結制上堂。結期鍛鍊、大家抖擻、緊把繩頭、牢揞袋口。大地山河成片雪、忽然變作獅子吼。頓使虛空亦腦裂、驚得須彌顚倒走。三世諸佛古塚精、千七百則棄蒭狗。祇如恁麽、還當得衲衣下事麽。笑曰、也是蝦跳不出斗。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問、穩臥片帆天正朗、前村無復雨鳩啼時、如何。師曰、足下躡驪珠。休問長天月。曰、畢竟的意如何。師曰、閉目家中坐、却怨月無光。師乃曰、今日乃金壇於別駕修大悲懺、圓滿。大抵懺悔之法、似揩磨古鏡、要須知本有光明。若識得本有光明、拈香擇火、無非道場、禮拜持誦、總歸實相。然此猶是門庭邊事、不見僧璨大師問二祖曰、弟子宿纏乞師懺悔。膠舟請渡。二祖曰、將罪來爲汝懺。打蛇得七寸。璨曰、覓罪相不可得。賊身已露。二祖曰、爲汝

懺悔竟。宜依佛法僧住。矢上加尖。璨曰。此罪相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焉。咄。是何言歟。大小祖師作取次語。猶欠悟在。山僧則不然。誰管渠懺悔不懺悔。誰管渠有罪相無罪相。山僧今日普令五須彌一時摧崩。四大海當下枯竭去也。擊拂子下座。　冬至上堂。問。葉落樹枯時如何。師曰。足下踏泥龍。曰。還存後陰也無。師曰。掌上擎日月。乃曰。一陽初生。海底吼泥牛之月。六陰漸泯。空中落翳眼之花。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左能旋乾。右能轉坤。奇特也儘奇特。要且是生滅邊事。祇如白日繞須彌而晝夜不與。太虛包萬象而消長弗關。是則也是。望達磨門下。猶在北鬱單越。作麼生是達磨門下一句。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脚下踏泥龍。臘八上堂。二千年前。世尊於臘月八日夜。覩明星見。一切衆生一時成佛。者老漢猶鼓粥飯氣。在山僧今於臘月八日。日覩日輪見。一切衆生無佛可成。若有箇無面漢出來。推倒法座。喝散大衆。山僧亦怪他不得。祇如二千年前事。與二千年後事。孰優孰劣。却請拄杖子判斷去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除日上堂。問。森羅萬象。法法俱彰。如何藏得。師曰。孤峯獨秀不挂烟蘿。曰。倚天長劍截斷老漢葛藤時如何。師曰。弄虛頭作麼。僧禮拜。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師乃曰。今朝臘月三十日。諸人要山僧說箇圓滿伽陀。山僧記得古人道。殺人須用殺人刀。活人須用活人劍。又謂殺人須用活人劍。活人須用殺人刀。大抵古人家富力强。用得許多刀劍。山僧一貧如洗。祇有寸鐵。要殺便殺。要活便活。有時以活爲殺。有時以殺爲活。諸人還知麼。今日山僧更有箇最後最後的句。總說與諸人去也。珍重。　解制上堂。今日解制。諸兄弟未免或東或西。山僧有三句分付。第一出門不得拖著死屍走。第二到人家喫飯。不得沾唇。第三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住著。若能不犯者三句。他日燒一片香供養老僧。未爲分外。若於三句有犯。切莫道在眞寂過冬。　燈節後日上堂。昨夜

火樹燦銀花。星橋連鐵鎖。妙光法師說盡蓮華經。直使穠李遊妓。醉舞王孫。悉成普光明佛。至於今日。妙光法師在甚麼處去也。良久曰。向下文長。

聞谷大師入塔。請上堂。師顧衆曰。你等還知聞大師住處也未。莫是鼻孔裏安禪。眉毛下肆跳麼。莫是清風度廊下。秋月轉簷前麼。莫是紅霞不離碧落。白日祇遶須彌麼。恁麼說話。似則也似。在則未在。驀豎起拳曰。元來祇在老僧拳頭上。要與諸人相見。揮案曰。一音演說。隨類各解。收拳曰。忽化作出海金龍。直透青霄去也。你諸人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司理黃端伯請齋於宗鏡堂。僧問。如何是宗。師曰。籮根破草鞋。曰。如何是鏡。師曰。黑漆桶。曰。打破鏡來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曰。見後如何。師曰。切忌道着。問。如何是向。師曰。無你背處。曰。如何是奉。師曰。無你忽處。曰。如何是功。師曰。無你歇處。曰。如何是共功。師曰。無你分處。曰。如何是不共功。師曰。無你合處。曰。如何是不涉功勳一句。師曰。無你問處。問。如何是黃龍三關。師曰。萬里望崖州。曰。恁麼則鐵壁銀山。飛鳥不度。師曰。誰向汝恁麼道。僧無語。師曰。噴。問。棒喝交馳。盡落諸方圈繢。和尚將何殺活當機。師曰。諸方火葬。者裏活埋。問。和尚到溫陵。海水再潮。人人驚異。今到武林。還有異事也無。師曰。茗水逆流三十里。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眞人。却向和尚乞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峯。問。古人道。若向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時如何。師曰。也是堦下漢。

住鼓山結制上堂。僧問。爐鞴重開。未審有何祥瑞。師曰。紫氣騰霄。曰。箇箇霑恩去也。師曰。是甚麼問。寶鏡三昧。卽不問。斬新條令事如何。師曰。不落古今一句。作麼生道。曰。和尚自道取。師曰。蹉過了也。曰。祇如今日鍛聖鍊凡。忽有箇非凡非聖底來。作麼生鍛鍊。師曰。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非凡非聖。曰。能凡能聖底來。又如何。師曰。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能凡能聖。曰。恁麼則吾師鉗鎚。適

異諸方。師曰。異過甚麼。曰。卽今上堂祝聖一句。又作麼生道。師舉拂子。僧曰。亭毒萬方歌舜日。廓清六合唱堯風。師曰。且歸位著。乃曰。老僧七載不上堂。蓋不欲教壞人家男女。諸方禪衲。多謂老僧不肯爲人。殊不知諸方實爲人。老僧却不爲人。老僧實爲人。諸方却不爲人。諸人還知也無。驀豎拂子曰。若能直下會取。則鼓山禪到手了也。鼓山禪最簡易。最直捷。無三灣四曲底禪。無戴花插柳底禪。無奇異古怪底禪。無隱藏祕密底禪。但能於此會取。則諸佛說底也在者裏。諸祖說底也在者裏。更有諸佛諸祖說不到底。也在者裏。若更回睛轉腦。則白雲萬里。莫道老僧不爲人好。卓拄杖下座。

上堂。老僧無伎倆。祇打鼓山鼓。不說禪與道。不論佛與祖。甜瓜現成甜。苦瓜現成苦。露結必爲霜。雲騰必致雨。看來萬法仍舊。自然超佛越祖。千聖既皆如是。老僧何用重舉。然有一事報君知。也要大家看取。昨夜捉得石烏龜。天明看時。原是螺江女。

上堂。問。承師有言。老僧無伎倆。祇打鼓山鼓。未委甚麼人得聞。師曰。無耳人能聞。曰。恁麼則當軒一擊。掀天地。白牯狸奴側耳聽。師曰。莫塗汚老僧好。曰。假如桴停聲滅時。又作麼生。師曰。不許外人知。問。臨濟玄要卽不問。洞山五位請師宣。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漆崑崙夜半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玉女手捧空王印。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青天白日轟霹靂。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江上興波不作浪。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泥牛入海無人見。曰。祇如不立功勳底和尚。作麼生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不立功勳。乃曰。佛道閑曠。不涉程途。建立乖眞。俱非本色。先聖事不獲已。乃有五位之設。明月夜懸秋壑。涼風暗透疎林。此是曹洞家風。運足在威音之外。遊戲入狸奴之穴。此是曹洞行藏。舉目能令三界靜。振鈴直使九天歸。此是曹洞作用。作麼生是曹洞宗。良久曰。寧可截舌。

上堂。問。踢倒淨瓶爲活計。兩口無舌立家風。其宗旨如何。師曰。劍刃上走馬。

曰、痛棒三遭若蒿枝、瞎驢滅却人天眼、其宗旨如何。師曰、痛快若迅雷。曰、妙見無情能說法、寶鏡重開井覰驢、其宗旨如何。師曰、月圓沒半邊。曰、一鏃遼空全慶快、逢人鑑咦幾能明其宗旨如何。師曰、壁立聳千仞。曰、惟識惟心無別物、風柯月渚露眞機、其宗旨如何。師曰、一切總仍舊。曰、超方越格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千聖難追。乃曰、成佛作祖頭上安頭。明心見性眼中着屑。大機大用體妙失宗。返本還源棄家外走。諸人莫見我如是說、却作無事無心會。若作無事無心會、便是陰山背後鬼窟裏坐。縱饒總不恁麼、也是蟭螟雖脫殼、未免抱寒枝。老僧恁麼道、已是滿盤托出與諸人去也。若更凝眸、不勞相見。

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虛通無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丹霞老人此偈、將洞上家私一時布施了也。鼓山今日特爲逐一註破。亭亭日午猶虧半、紅餤碧波流。寂寂三更尚未圓、木雞啼子夜。六戶虛通無煖意、秋風透竹戶。往來常在月明前、黑汁污皂衣。諸人若會得此意、洞上家風、不致寂寥。然此亦是門庭施設、權施此法、接引中下之根。若有箇漢、於堂奧中向上關棙、一腳踢翻、則徧身無影、舉步無蹤。當此之際、還有晝夜也無、還有寒熱也無、還有明暗也無。噫。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僧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師曰、青天白日莫弄影。曰、乖與不乖、總屬者邊事、作麼生是那邊事。師曰、沒角泥牛犇夜欄。

除夕上堂、年窮歲盡、舊債須還。老僧今夜、將從上佛祖所說之法、一一與諸人說去。好麼。錯。老僧今夜、將從前佛祖所未說之法、一一與諸人說去、好麼。錯。老僧今夜連下者兩錯。且道是佛祖錯、是老僧錯。錯錯。

上堂。正脈難通、邪見易熾。超佛越祖、看來總是階梯。妙唱玄提、卽此便名窠臼。白雲巖下、多沉出格之英。芳草渡頭、久滯他鄉之客。所以曹洞門下、別設宗趣。金鳳搏空、不止須彌頂上。鐵牛駕浪、偏入大海波心。不犯當頭、猶貴轉身有路。行於異類、直須足下無

私。雖然如是。不是逐步安排、隨時湊泊。須知有功不能涉、位不能該一着。若知此着、一念可以頓圓、一時可以全具。所以洞山老人曰、如大地火發相似。至於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斬新日月年年長、不老乾坤世世同。

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朝告滿。老僧九十日前說東說西、還有法與人說也無。若說有法與人說、是闍黎孤負老僧。若說無法與人說、是老僧孤負闍黎。九十日後不說東說西、還有法與人說也無。若說有法與人說、是老僧孤負闍黎。若說無法與人說、是闍黎孤負老僧。今朝正當九十日、又作麼生說得不孤負去。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野老不知朝。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鬧市逢天子。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門見臣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宮內不聞聲。問如何是不墮凡聖一句。師曰、靈源洞口石將軍。曰如何是無間古今一句。師曰、年年江水向東流。曰如何是不涉理事一句。師曰、崑崙入海無音耗。問如何是鼓山皷。師曰、一聲直透威音外。曰此鼓安放何處。師曰、上座今日恁麼問。曰此鼓誰人能打。師曰、無手人行杖。曰何人得聞。師曰、屴崱峯側耳。曰恁麼則衆生絕望也。師曰、更怪阿誰。問一步密移玄路轉、如何是密移一步。師曰、石牛夜出山前路。曰密移後如何。師曰、金鳳朝穿碧落雲。問如何是高高山頂立。師曰、我道是墮頂漢。曰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師曰、我道是埋沒漢。曰如何是闤闠中物。師曰、高高山頂、深深海底。曰若是則如何保任。師曰、保任箇甚麼。曰此事、師便打。問不可以語言會、不可以寂默通、畢竟如何得。師曰、要不閙守本分。問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未審與甚麼人賃之。師曰、主。

示張二水相國

我宗無意識領略的禪、無逐段商量的句。直要向全無縫罅處透入、通身脫落後承當。其或未能頓領、始有

看話頭等法。蓋是死盡偷心。庶幾天光自發也。近日宗風大變。率尙虛頭。師徒授受。專學答問拈頌。甚至飮酒戲笑。自謂我宗門下不受繩檢。不拘小節。視吾輩勸勉。直以爲老婆禪。嗚呼。魔鬼與妖。靜思良可痛哭。

示呂天池司農

山谷聞木樨香。雖是得晦堂力。晦堂何嘗於本地上著得一字。但是截斷其生平見處。待伎倆不行。知解銷落。乃忽然撞着耳。然此事不論年紀老少。亦不論工夫淺深。

示黃季弢先生

溫陵賢豪最多。如虛齋紫峯諸老。用心雖苦。然皆縛於義學。其於根本之地。實自忙然。須知有離文字出知解一著子。不則講良知明至善。又何異夫訓詁。

示丘守戎將軍

學道猶如上陣時。金戈鐵馬莫敎遲。軍中直斬渠魁首。奏凱歸來春滿蹊。

示馮中軍

魔軍百萬知藏處。搗穴焚巢立可除。戰勝自然家國泰。輪王髻上奪明珠。

安平尤母道喬死入冥司冥司令歸請偈

明明有箇西方路。祇在當人一念中。看破身心同馬角。劍樹刀山當下空。

洞上祖憲錄卷第四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五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法湘翁氏輯

洪都百丈瑞白雪禪師。桐城楊氏子。薙染參雲門湛祖。看拖死屍話。疑情逼拶。如挑千斤擔子相似。至廣孝聞湛上堂。有豎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之語。痛哭苦參功夫遂得成片。一日湛舉南泉斬猫因緣。師忽領悟。復結甲打七至六日。聞鐘聲大徹。從前礙塞。撲然而散。次謁密雲和尚於金粟。師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擡船次。師問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杖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能。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彈指。粟微笑而歸。師後回雲門。爲第二座。值湛上堂。師問石傘峯頭卽不問。萬竹林中事如何。湛曰。三莖四莖斜。師曰。祇如石傘峯頭。又作麼生。湛曰。七莖八莖曲。師曰。石傘峯與萬竹林是同是別。湛曰。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師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湛曰。有。師曰。如何向上事。湛曰。七莖八莖曲。三莖四莖斜。師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湛曰。不落有無一句作麼生道。師問訊歸衆。湛祖付以衣偈。於崇禎己巳秋。受紹興姜太史箴勝。陶少府石梁。及衆鄉紳護法。請繼席雲門。次移湖之弁山。次延慶。蕺山白雀台之護國。贛之崆峒。後因南昌建安王欽師道望。請住百丈。師初開堂。拈疏曰。會麼。世尊未出世。達磨不西來。已有者箇消息。其或未會。煩維那爲衆拈出。宣疏畢。師指座曰。坐斷千差路。綿綿不漏絲。威音王未曉。彌勒亦遲疑。咦。且看雪上座行履。遂登座。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爲當今皇帝萬歲。伏願龍圖如芥城而永固。鳳曆齊劫石以長春。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合國勳貴。分守寧紹上下各位尊官。綬章齊顯。祿位增崇。拈香曰。此一瓣香。

受靈山之付囑。承願力以勳修。穿過三綱五常。透出止觀定慧。奉爲越州護法宰官。洎遠近信心檀越。常作國家柱石。永成佛法金湯。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全越威音那畔。獨超今世門頭。不須雨露滋培。寧受雲霞馥郁。信手拈來。端爲供養顯聖堂上傳達磨正宗第三十七世湛然澄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歛衣就座。叅頭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論此事。無人不具。無刹不彰。圓陀陀包括虛空。活潑潑徧呈萬象。露躶躶全無滲漏。赤條條永絕周遮。左右逢源。隨流得妙。遂豎拂子曰。會麽。於此會得。一雙孤鹿奔山頭。於此不會。獨隻雙鸞棲海底。乃舉法燈禪師示衆曰。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拙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爲先師了却。僧問。先師有甚不了公案。法燈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在甚麽處。燈曰。過在我。殃及汝。今日山僧本欲潛棲巖壑。養病過時。亦爲雲門老人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爲了却。或有問雲門有甚不了公案。只向他道。石女驚同霜夜夢。木人撲落午天星。再問過在甚麽處。向道。易使清風梳翠竹。難教明月住須彌。大衆。雪上座恁麽舉揚。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還有辯別得出者麽。如無。更聽一頌。秋老園林紅葉飛。漁翁月下整竿絲。扁舟不向蘆灣宿。舉棹金波任往回。叅頭復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遂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翠竹黃花歌舞。白雲片片嶺頭。明月團團洲渚。金風拂面西來。落葉紛紛覆土。鴻鴈一聲嘹唳。邊塞征人凄楚。大衆。且道他凄楚箇甚麽。鴻鴈不來霜不至。及其霜至又逢冬。僧問。昔日世尊拈花示衆。和尚今日將何利生。師曰。籬邊黃菊嫩。曰。劫外靈枝。如何攀折。師曰。林中老葉新。

上堂。三秋夢過又逢冬。綠竹依依笑我儂。徹尾徹頭渾不薦。白雲空自鎖花宮。須領略。莫朦朧。傲霜黃菊今猶在。蝴蝶尋香何處容。問。玉峯雪嶺寒葩綻。暗吐浮香浸太虛時。如何。師曰。一九二九。看。曰。還許學人折

一枝否。師曰。非汝境界。曰。却將何物應天時。師曰。一枝雪裏吐紅霞。曰。寄報上林遊玩客。江南特地占先春。師曰。閒言語。　上堂。世尊道。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昨夜搗臼生花。烏龜發笑。香爐峯神惡發。驀頭一攧。騰過東海。撞破龍王腦殼。直得血染香水海。天明起來。大地一交。嚴霜會麼。久立珍重。僧問。雪浪掀天舞。蒼龍出窟遊。正恁麼時如何。師曰。瑞氣滿乾坤。曰。如何是他靈運行藏處。師曰。布雨不興雲。曰。布雨不興雲。卽不問。還歸大海事如何。師曰。兩岸東西。　上堂。沒意白雲封嶽麓。無心明月印寒潭。妙挾句中全曉會。依然又隔一重關。既是曉會。爲甚麼又隔一重關。你看世尊在神通大光明藏中。語清淨慧菩薩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明月團團元不照。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春色溶溶草自青。住妄想境。不加了知。穿花蝴蝶忘情慮。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不知誰是弄香人。大小世尊。只可抱橋柱洗脚。今日雲門雖與他着語。猶未勦絕。更有一偈。舉似大衆。香爐飛過海。石傘便撐開。鐵馬雲中吼。泥牛上五台。具眼者辨取。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師曰。金雞啼半夜。曰。生後如何。師曰。玉犬吠天明。曰。黑荳已蒙師指示。開花結子事如何。師曰。石傘峯頭明歷歷。　上堂。道本無言。徒爲指示。殺活縱奪。露布門庭。者邊那邊。總無正意。全身擔荷。猶在半途。覿面承當。奴兒婢子。譚今論古。播弄唇皮。驅魔使佛。元非尊貴。既不恁麼。且道畢竟作麼生。密移一步虛空外。鶴出銀籠始見奇。僧問。者邊那邊卽不問。大中現小事如何。師曰。金雞初唱佳林曉。曰。如何是小中現大。師曰。鑑湖月落潭無影。曰。不大不小又如何。師曰。五雲谿畔木人歌。僧禮拜。師曰。切莫承虛接響。　上堂。値雞鳴。師乃曰。牕前雞唱午。屋後鳥吟風。明明相告報。休得更朦朧。大衆珍重。　雲門先和尚忌日上堂。此日先年。先年此日。四野冰花。朔風歷歷。正恁麼時。且道先師面目在甚麼處。良久曰。木人夜半繡花冠。石女天

明打破鏡○僧問●生如寄死如歸●未審先師歸到何處○師曰●石傘峯頭雲靄靄○曰●幾時復來○師曰●萬竹林中綠依依●曰●恁麼多時不見先師面●依然不改舊時顏○師曰●莫眼花○

解制上堂●把住則黃金失色●雲門寺裏●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一箇箇埽踪絕跡○放行則瓦礫生輝●萬竹林中●橫擔拄杖●緊峭草鞋●一箇箇放光動地○且道●放行好●把住好○不見洞山解制曰●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今日雲門卽不然●衆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枯木生花處去●冰河發燄處去●只如冰河發燄處作麼生去○兔角杖頭挑日月●龜毛繩子縛虛空○

上堂○一葉扁舟浪裏顚●絲綸拋去看浮錢○鈎頭忽爾金鱗現●不負漁翁冒晚烟○遂以拂子作擲鈎勢曰●莫有負命底鯤鯨●試出來吞啗看○僧出禮拜●師曰●元來是箇蝦蟆●僧問●如何是佛法○師一喝●僧無語○師曰●果然是箇死蝦蟆○便打○

上堂○師舉證道歌曰●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大小永嘉秖道得一半○雲門卽不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車兩輪○兩輪未轉車無用●兩輪轉處示車身○且道與永嘉相去多少●莫有與他出氣者●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寶鏡當臺●爲甚麼胡漢不現○師曰●賊身露也●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靈雲見桃花●是時節因緣○香嚴擊竹●是時節因緣○玄沙巠指●是時節因緣○乃至世尊夜覩明星●皆是時節因緣○秖如諸兄弟●清晨下牀着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待客●燒香埽地●莫不皆是時節因緣○且道作麼生是自彰的理○還會麼●朔風徹骨●人皆委●滿地霜花誰得知○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曰●翠竹搖風聲颯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整日無事●做閒步竹林中○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踢斷五雲溪○

上堂○三尺冰河連底凍●數株枯樹盡銀花○太陽一出峯頭外●清潭依舊走魚蝦○見色明心雖好事●撒却時人幾眼沙○莫有淸淨寶

目不受翳障者麼出來高叅看。僧出曰、獅兒獨吼雲門裏、香象羣藏北斗中。師曰、嗄。僧拂袖曰、嶺外彰牙爪去也。師曰、者野狐精。　上堂、越州一朶梅爐峯東畔西。有人玄會得綠竹放紅絲。會麼。會卽便會、不許節外生枝、若要節外生枝、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僧問、如何是威音那畔事、師曰、石傘峯踍跳。曰、恁麼則離家轉却雲山外。師曰、岭㟂漢。曰、過在甚麼處。師打曰、教你不要節外生枝。　解制上堂、月鈎雲餌整長抛、湛水澄潭正寂寥。有時浪裏吞鈎去、收卷絲綸意氣高。大衆、且道收綸罷釣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條橫串花籃裏、街房高叫賣新鮮。僧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事如何。師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鼇爭出頭。曰、拿雲攫霧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却。　上堂。九月重陽十月朝、林中落葉盡飄消。鴻雁北來霜露重、四鄰砧杵亂輕敲。須領略、休棄拋。當機覿面無逃避。莫教辜負好兒曹。遂豎拂子曰、會麼。水底木人吹鐵笛、雲中石女弄琵琶。僧問、雲門一路人皆委、延慶家風事如何。師曰、屋後千竿竹。曰、忽遇上上根人來、如何接引。師曰、門前萬疊山。曰、金風剪盡秋林葉、露出枝頭一點紅。師曰、莫錯會。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山河大地無阻。白雲淡泞幽虛、秦望峯巒起舞。鑑湖徹底清流、日月星辰照顧。越州瑞氣騰空、城中士民輻輳。覿面舉似無藏、休更迷頭狂走。咦、山頭翻白浪、金牛變作狗。僧問、雙劍挂眉間、銅頭鐵面、未知是何人。師曰、雨過青山碧。曰、滿山荒草爲甚麼不住。師曰、鑑湖波浪寬。曰、恁麼則自在去也。師曰、切忌自顚頂。　上堂、年新月新日又新、和風吹破碧潭冰。慇懃報與諸禪侶、烏龜騎鶴上崑崙、烏龜騎鶴卽不問、且道作麼生是新年底事。良久曰、陽和布德澤、桃刻又重明。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今日選佛場開、十方同會、且道作麼生是無爲底事。秖如佛又如

何選。遂竪拂子曰。白雲繚亂舞。翠竹冷颼颼。僧問。碧油幢鼎建。祖令若何宣。師曰。秦望摩霄漢。曰。卽今君臣道合。文武齊功。和尚又如何闡揚。師曰。溪水澄澄洗玉肌。曰。恁麼則闕裏祥光包宇宙。師曰。今日結制。曰。林間瑞氣新。師曰。知恩者少。　上堂。應緣莫執。沉寂莫貪。風摩霄漢。月殃寒潭。魔佛齊收。總屬顢頇。有無不立。是非之端。畢竟如何。唵噓唵噓。會麼。世事秋雲薄。人情露水長。僧問。世人犯殺盜婬妄。向和尚懺悔。和尚終日呵佛罵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香烟冲碧漢。曰。恁麼則無懺悔處。師曰。金花落眼前。　上堂。眞空不自空。明月印西東。妄心不自妄。春鶯啼柳上。識得眞妄時。依然成兩樣。不兩樣。石女害相思。泥人喫鐵棒。　上堂。枯定愚癡窟。狂慧生死根。定慧向上有事在。會麼。牛輪紅日三千熱。一夜冰花大地寒。僧問。離却定慧。請和尙速道。師便打。僧拂袖而去。師曰。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問。如何是暗中明。師曰。白雲籠月色。曰。如何是明中暗。師曰。翠竹舞清風。曰。明暗雙雙卽不問。卽今覿面事如何。師一喝。　上堂。扶桑日出。須彌峽屼。北俱盧洲人無貪欲。南閻浮提衣足食足。特地報知。莫生疑惑。且作麼生是不疑底事。良久曰。靜倚長松忘百慮。擡頭秪見帝王家。上堂。孟冬初臨。大地朔風寒徹骨。一陽纔復。乾坤萬象氣微和。茆筍土底抽芽。水仙盆中發笑。梅含玉粒。茶吐珠璣。正恁麼時。且道是何人分上事。咦。黑帝令行猶正切。那許東風弄柳條。　上堂。主山高。案山低。白虎長。青龍短。洗鉢崖前。觸着磕着。迎聖道上。往往來來。且道是何人境界。喝一喝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翁家。　上堂。秦山卓爍。鑑湖寥廓。爐峯岌嶫。會稽咭咭。昨夜一陣西風起。滿山黃葉盡零落。會麼。須彌踍跳三千里。磉礅花開百億春。　上堂。萬象森羅盡說法。露柱燈籠常咭咭。諸人何故不自知。更用山僧來叨咀。不叨咀。爬下眠牀穿着襪。竪拂子曰。文殊菩薩現普現色身三昧。鑽入你諸人眼睛裏去也。擲拂

子下座。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截山亭踍跳上三十三天。撞破帝釋腦門。東海龍王鮮血迸流。天下覓醫人。將閻羅脚跟一艾爝。大唐天子通身慶快。會麽。良久曰。黃牛頭上兩箇角。草鞋肚裏四條筋。僧問千尺寒松秀。朝陽石鳳啼。是何意旨。師曰。石傘峯頭傳消息。曰。是阿誰的境界。師曰。五雲谿畔長冰花。　上堂。陽陂翻波五十年。空裏栽花顛倒顛。時人添得眼中翳。妄爲山僧慶誕緣。須領略。莫遲延。擬議鷂子過碧天。竪拂子曰。大衆。且道山僧年紀畢竟是多少。良久曰。秦望山頭翻白浪。鑑湖波底剔銀燈。汝等諸人。一期將過。已過關者。不在此限。若未過關者。古人云。究理坐看一七。若不悟明。截取老僧頭去。今尙有二七日在。再加精進。再加勇猛。策勵身心。忽然一念相應。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始不辜負結制參禪也。其或未然。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　上堂。向上一竅。千聖不傳。目前一機。列祖莫辨。違得違不得。石火電光有思惟。沒思惟。難免話會。莫有密移一步者麽。出來通箇消息。良久曰。直須透出虛空外。始好和光混太淸。僧問。擦掌摩拳卽不問。臥月眠雲事若何。師曰。水寒石骨冷。曰。莫就是他受用處麽。師曰。風淸月色明。曰。假饒三根椽下。七尺單前。又作麽生。師曰。觸著磕著。　上堂。山僧拈起拂子。穿過諸人眼睛。放下拄杖。壓碎諸人髑髏。只如不拈不放。你諸人向甚麽處著倒。良久曰。會麽。風舞松枝龍耀日。水流黃葉蝶沉波。　上堂。西風乍起。千林落葉總歸根。玉露纔臨。萬派源流淸徹底。既爾轉功就位。全在得力兒孫。若乃借位明功。須知祖父不出。父慈子孝。重重密室不通風。君敬臣忠。巍巍寶殿排班早。直須正偏不立。手足情忘。一道虛明。觸途宛爾。會麽。寒潭月落泥牛吼。大野雲乾木馬嘶。　嚴季玉居士同太夫人設供。請上堂。子湖狗子。喫盡趙州茶。南泉猫兒。咬破乾屎橛。嘉州大象。恨不伸。陝府鐵牛淚成血。木馬嘶風秋色老。石虎頻吞波底月。報君知識不

識季玉居士得。一節、嚴太夫人生歡悅。大衆。且道如何是那一節。良久曰、象王鼻頭長、波斯面孔黑。　雲門先和尚九周年上堂、先師自丙寅年臘月初四日去世。遂屈指曰。丁卯臘月一周年也。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却有九周年也。雖去世九年、元不曾離。今日雖不離、今日不妨又去世九周年、且作麽生話會。若也未會、病朽爲汝擧揚正偏五位、以報先師恩德。遂喝一喝曰、病朽未出法堂、元無此一喝。旣登此座。方有此一喝、是正中偏也。卽此一喝、當處寂然、是偏中正也。卽此一喝、不帶名言、是正中來也。今對諸人有此一喝、你等諸人因此一喝、得知本有、是兼中至也。我此一喝、聖凡情盡、能所兩忘、玅盡有無、是兼中到也。以濟宗論之、正中偏、奪人也。偏中正、奪境也。正中來、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卽玄要玅旨也。以雲門宗論之、卽此一喝、應彼來機、謂之函蓋相應句。卽此一喝、凡聖埽除、絕彼知解、謂之截斷衆流句。卽此一喝、問事答事、問理答理、謂之隨波逐浪句。以潙仰宗論之、卽此一喝、直顯大月輪三昧、謂之圓相。卽此一喝、示向上一機、謂之暗機。卽此一喝、元從自心流出、謂之意語。卽此一喝、見者聞者、默默知歸、謂之默論。卽此一喝、無量玅義、一時收盡、謂之義海。卽此一喝、四十二字母及世間文字、無不統攝、謂之字海。以法眼宗論之、卽此一喝、直示一眞法界、謂之總。卽此一喝、有照有用、有收有放、有賞有罰、謂之別。雖縱奪賞罰之別、總歸一心、謂之同。雖同一心、縱不是奪、賞不是罰、謂之異。雖賞罰收放之異、咸成一箇自己、謂之成。雖成一體、不妨殺活縱奪、各住本位、謂之壞。非惟一喝如然、至于一棒一拂、一句一字、乃至揚眉瞬目、折旋俯仰、莫不皆然。諸方野狐禪、以達磨對梁武、實無功德一語、謂之濟宗。以人天小果一語、謂之洞宗。又有一等以棒喝、謂應酬虛套、盡屬支離邪解。故病朽發明此旨、勿使後學蹈於邪坑。復喝一喝曰、且道此一

喝．是正耶．偏耶．人耶。境耶。三句耶．圓相耶．六義耶。若箇點得出．則參學事畢。其或未然．可到先師座前．觸禮三拜．先師爲汝說破。首座問．和尙未出方丈．先雲門及五家宗旨宛然。至於陞堂就座．也是畫蛇添足。未審和尙以爲何如。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曰．與麼則十方原不隔．古今一毫端。師曰．峯巒挺秀．鶴不停機。曰．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未許話會在。　僧問．古人烹白牛與大衆分歲．未知今日雲門以何物與大衆分歲。師曰．石女烹茶。曰．謝供養。師曰．木童把盞。問．五家宗派流芳遠．洞下玄微請示陳。師曰．寒蛩鳴砌壁。曰．意旨如何。師曰．白鷺上青松。曰．與麼則理事全彰．如何是不涉理事一句。師曰．鑑湖波底月。曰．學人則不然。師便喝。僧禮拜．曰．鑑湖波底月。師曰．學語之流．問．皓月懸空．玄珠護水．相隔天淵．如何撈捕。師曰．大菱和殼咬。曰．還仗阿誰力。師曰．圓眼去核吞。曰．承和尙指示．學人恁麼去也．師曰．料掉沒交涉。問．文殊是一切智人．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嘴長三尺。曰．罔明爲甚麼出得。師曰．舌短二寸。曰．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曰．猛虎咬大蟲。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師曰．鐵壁山高。問．南山大有人刈茅．意旨如何。師曰．虎有起屍之德。曰．仰山拈起鍬子便行．又作麼生。師曰．子承父業。問．既是分明．極爲甚麼又道所得遲。師曰．過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問．渠今正是我．爲甚麼我不是渠。師曰．秋水連天碧。問．如何是大機大用。師曰．三十棒一棒也饒汝不得。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須彌𨁝跳上三十三天。問．牛過牕欞．頭角四蹄俱過．爲甚麼尾巴過不得。師曰．虛空粉碎大家看。問．善財初見文殊．已得根本信智．其後又見文殊．是何意旨。師曰．騎虎頭．收虎尾。問．一寶塔中．爲甚麼却容兩佛。師曰．烏鵶頭帶雪。問．上無佛可成．下無生可度．未審諸佛出世作麼。師曰．月落堦前梟。問．紺目澄淸四大海．未審佛身有幾許大。師曰．黃瓜茄子。問．信有十

分疑有十分旣信得及又疑箇甚麽。師曰。石女繡花。問話頭絕斷。一切事法如兵討賊。賊盡兵休。因甚不悟。師曰。鐵馬吼虛空。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卽今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曰。鏡裏莫攀花。問如何是恁麽一句。師曰。淸流落太湖。曰如何是不恁麽一句。師曰。弁山絕消息。曰如何恁麽中不恁麽。師曰。弁山峯頭雲。太湖波底月。曰如何不恁麽中却恁麽。師曰。太湖波底月。弁山峯頭雲。問達境唯心已。分別卽不生。畢竟如何達境唯心。師曰。潘塘花柳醉遊人。問手足俱無。如何是爲人處。師曰。一枝枯木正芬芳。問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曰。明月映蘆花。問脫體無依的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大唐說法新羅打皷。問經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如何是安隱處。師曰。三兩綿子六兩條。問經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如何保任。師曰。明月照堦前。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魯般眞脈線不許外人知。曰如何是開門合轍。師曰。羊腸大路一條絃。問燈籠遭撲。爲甚麽露柱頭疼。師曰。九曲池近來被沙塞。問如何是借借。師曰。月明照見夜行人。曰如何是不借借。師曰。石牛吐霧三冬暖。曰如何是全超不借借。師曰。石女踏翻水底燈。　師一日舉桃花示衆曰。靈雲見桃花悟道。諸人見桃花爲甚麽不悟。僧出問曰。和尙見桃花又作麽生。師曰。老僧從來不眼花。曰爭奈卽今何。師作咳嗽聲曰。老僧有病出去。　舉石頭遷祖荅藥山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石壁弃泥。石甕非擕。打破菱花無像可施。垂翼大鵬無件侶。陰迷六合過天池。　舉馬祖荅藥山。有時敎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石簣如藏石鴿如翔。無可不可。南鄉北鄉。春蘭秋菊人皆美。花下相逢笑一場。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不禮南泉。泉後命趙州去勘。及泉自擕茶。喚昨日底因緣。　宮烏棲去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回花自發。春來空帶辟寒金。　舉

香嚴示衆、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枝。樹下有人問祖師西來意、作麽生抵對因緣。　樹上樹下最威雄。鐵額銅頭爭觸鋒。雲散長空孤月淨、天柱卻在萬山中。　擧雲門荅法身六不收。　六不收、四時有萬仞峯頭看垂手。等閒眨眼過千山、睹驢落在吳塘後。花正開、柳正舞。石女粧眉笑破口。　擧倪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石門境。倪荅、猿啼獅子崖前石、龍吼文殊寺裏鐘。　一聲漁笛破滄浪、幾點桃花映水紅。清興一團何所有、遊人空自對東風。　擧倪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倪荅、踏破虎溪橋下月、坐斷天池第一峯。　世界清平宇宙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東山石女三分話、東海泥童話幾般。

雜著

圓相之作、始於十四祖龍樹尊者。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迦那提婆謂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今人謂五宗各出一面、臨濟爲正宗、於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圓相中果有如是事乎。而言輥輥直入者、是幾時入耶、是何形相耶。只如龍樹未陞座以前、連圓相亦不可得。何乃於中分正分旁。於此扭揑、妄生穿鑿、可怪笑也。　今人以達磨對武帝實無功德之語謂之濟宗。以人天小果有漏之語謂之洞宗。支離分別、實乃癡狂作實法會也。殊不知達磨覿面全提、如一顆寶珠相似。武帝不能領略、隨語生解、致令達磨便覆却耳。宗門之旨、不向言中取、不向句中求、寧以達磨二語分爲兩宗乎。　古人得本之後、臨機應用、千變萬化、烏得以一機一境認作實法、封固門庭、妄自批點。　如硬認實證的切棒喝一著子接人、足知心宗未透、命根未斷、認生滅之法、是弄精魂鬼。　時錄載竹篦子柏樹子是小法、賓主句是大法之法、三玄要是小法之大法。如此邪解、皆是悟處不眞、不能徹法源底。如刻人糞爲栴檀香。　又謂自識殺自識殺

盡六識。則七識亦殺盡。噫。識是何物而云殺盡耶。　謬解古德機源。一錯百錯。勢若狂瀾。彼子孫豈無智者。然既受其托。未免有父子之私。但鳌析心宗太甚。剝削元氣過傷。不若焚其書毀其板爲上策。若徒以辨論詞章力爲紛飾。何異靈龜之曳尾耶。古人過。喜速解。今人過。好自文。古今相去何遠也。故孔子誅少正卯。揭其五惡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詞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　認定死抱箇主人公。是無我計我。墮在四倒之數。　雪峯廣錄云。山僧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祕密法門。此句語可爲萬古不易。雪峯是石頭四世親孫。若不以親孫所說爲定案。反以數百年後呂夏卿無根之談爲是。何謬也。　鼓山玄要廣集序云。鼓山晏得法於雪峯。存存蓋石頭下第四世。此又是萬古不易之定譜也。　若以青原聖諦不爲謂之臥龍功行。情存兩頭。只如南嶽說似一物即不中。豈非臥龍耶。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豈非情存兩頭功行邊事耶。壓椋先祖。哄瞞當世。非倒而何。　曹山去亦不變異。與時師所謂死抱不起善造惡。誠天地懸殊。　惟我獨尊之旨。絕人我。去是非。離有無。泯對待。少存一念於其間。即不是。若謂由死抱之力而至。豈非寃屈世尊。那知世尊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也。老師大衲作此抗語。烏得爲天下人軌範。　時師又謂毘婆佛四句偈有相而無相。直捷痛快。是臨濟宗。若以身有相而無相爲臨濟宗者。眞未夢見臨濟宗也。蓋臨濟當陽直指。意絕邊疆。不容擬議。迥出言表。豈可以身有相而無相爲臨濟宗乎。竇特石爲玉璽。自取誅戮耳。　師住洪都百丈。以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集衆囑後事。沐浴書偈告寂。門弟子奉全身塔於浙江湖州弁山龍華寺右。江南余大成爲師撰塔銘。其詞曰。若昔大猷。載在儒典。靜言圮族有誅。慢自賢志自滿有誅。朋家作讎作威作不典有誅。所稱唐虞之際。三代之英。設坊已上。猶有險膚譸張聒聒屑屑之辭。胥動多方而下濫爲庶人

之議者。嗚呼。非天子不議。議逮庶人。天子卽不復可問。而天其或者於庶人中篤生大人焉。俾以直議誅橫議而收其後。如鄉原之議狂議狷楊墨之議仁議義。其言敎常碎其議常橫而誣。必如孔子之議鄉原名曰德賊。孟子之議楊墨名曰道賊。而羣碎乃帖然而議乃大定。此之謂齒齊舌廣。和合諍鬪。與大人相作直心道場者是耶。我聞仁王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萬人亂。亂所自起。亦惟曰國之王臣。互相是非而已。是非在國且以開亂。況在天子不問之草莽人乎。況在天子不臣之方外人乎。越自菩提多羅。翻四七之後勁作二三之前茅。衣法傳是非亦傳。中間六試毒而三揮劍。西乾東震。剩有宿債應償。北敎南宗。誰是一枝橫出。競飮分河之水。爭操入室之戈。古旣有之。於今爲烈。斯亦大人收後之時矣。問誰其人。僉曰弁山瑞白禪師蓋以身任之。師桃陽楊氏子。法諱明雪。署號入就。諸方字之曰瑞白禪師。方毀齔遽脫左髫事毋卓以孝聞。比學禮之年。失恃而爲之祔。曾不能飮杯圈。則旣田衣菅屨。持鉻唱跋。思以三尊之敎度二親矣。九華慧公。其薙染師也。有休公者激發之。使見知識。於是始有事南詢。香積取諸分衛。日過取諸牛跏漂梗棲苴。都無一向。邂逅紫柏之徒。授以毘舍浮偈。歷幕山之門。甚之閱敎。非其好也。慕雲棲蓮公之爲人。造問作止任滅四病。蓮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卽出四病也。師拜其語。受具而去。聞首楞嚴別業同分二見。忽覺根身器界燈影日暈而已。前所持偈亦自洞然。無何且病。病輒不能自主。始信圓明禪師有云十二韋陀典一標月之指耳。昔在祖說法華。墜天蓮湧地。尚未出離生死。況是區區者何濟。庚戌春聞道路頌雲門顯聖有至人曰湛然和尙。師攝衣從之。門問向來作甚麽。師曰持毘舍偈。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罔然爲鈍置。一夜於延慶殿立香。忽湧躍得曉前旨。及被人徵詰。正復在楊州越國間。辛亥歸顯聖。

坐禪不語者百日。不眠者數七。奮迅之氣。猛於捉象。甲寅。隨雲門還廣孝。聞上堂激揚機語。太非思量所及。不覺痛哭自誓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一生功夫遂成片。視向來差省力矣。雲門小參。舉斬猫因緣。師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拋出門曰。一語下徐州。時有同參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乃信口曰。提起劍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兒。直下翻身頭戴草。頭戴草。凛凛威風振華表。同參亦不肯進而質之雲門。門曰。不通文者佳。會從橋上過。門垂問溪水潺潺。衆下語皆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頷之曰。從今以往。可休去歇去。師猶不自止。更加精彩。因聞鐘聲。瞥地大徹。灼然機辨峭拔。尠有嬰其鋒者。尙自陸沉衆中。侍雲門巾瓶。赴徑山。應東塔爲下板也。丙辰春。往皖公山養靜。只一笻一龕。廣可十磔。手輪可四十膚。時與何太師芝岳伽陀酬唱。不啻公美之與斷際。慮別有旨。不關紙墨事。己未夏。訪黃檗無念。有盤桓信宿。念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時有把茆蓋頭在。次第訪憨山大師。養菴老宿。博山和尙諸大老。各有機緣。並見語錄。師之引重諸方。亦略可見矣。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屏居天柱峯。卽宛委也。癸亥。顯聖結冬。龍象麇至。擢師爲第二座。初苦堂規不整。師有意振之。偶如廁遲歸。爲止靜者所詰。何卽長跪佛前作懺。一衆肅然。一期斬然。正使道學先生見之。亦當謂三代禮樂盡在是乎。雲門念師分座爲勞。利生時至。欲有所付。師力辭珍重。如千年桃正熟。不易作退花杏子摘却也。甲子。誅茆鐵壁。居雲水往來如織。有僧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師曰。鐵壁山高。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卽頭上安頭。不是卽撥波求水。曰。無是無非是否。師曰。無是無非。死水身樣。一日有女人上山。師曰。者裏不著神錢社火。去。昔少年苾蒭指雲峯爲不通方漢。此又過之矣。乙丑。參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値擡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拄杖曰。

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恩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留師爲第二座。每粟上堂。師必出衆作一番哮吼蹴踏。羣馬爲之一空。粟蓋屬意焉。當此之時。所謂天下權在信只爭左右投耳。而師顧未之許。意謂嗣粟則孤雲門也。丙寅歸雲門。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繇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閒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雲門曰。語無滲漏。不落正偏。是眞吾曹洞兒孫。遂付衣法。並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嗣爲洞山二十八世也。師既受囑。累欲隱南嶽。未果行而雲門逝。衆請繼席焉。師仍然西南向以讓有德。戊辰姜太史箴勝諸檀護洎合山勸請。事不獲已。則應之。得坐披衣後。自有本分鉗鎚。作家爐韛。不妨鈍鐵點作純金。而躍冶之子。難堪重煆。又如眞藥現前。拈得便用。妙手所觸。殺活自繇。而初學鹵莽。但竊其似。未免認杜漏藍作綿州附子。自誤誤人。過亦不在醫王。此可明乎無師之智。不從人授。師亦未嘗有定法授人也。本分繇來不可傳。只一語與湛老人作供養足矣。時師有雲門三種獅子頌。膾炙叢林。庚午夏。將有終南之役。經吳興。爲吳興所遮道。住弁山龍華寺。纔駐席。越中士紳倪太史鴻寶。徐藩侯亮生。李學憲玉完。請於延慶開堂。蜡月歸弁山。殿宇初構。明年有一闡提者。將不利於法門。孝廉張魯平以書勸師稍避之。師曰。我自以法道陰翼王度。苟無愧心。何避之有。不聽所云。陰翼王度語。出柳子厚。我明太祖嘗引此以陽翼佛法。豈非法王翼人王。人王翼法王。大人作略。先後同揆。使彼蕞爾小醜。早見御製文。愧死猶晚矣。無何。唐總憲存憶入山。蓋亦有聞而來。先是道場山請雲門說法。緣會未期。唐孝廉祈遠每念及。則以未事雲門爲憾。嗣聞師風。如歷饑渴。遂橫身荷之。而師之開法於弁爾時道價頓

傾流輩、逼亞老南矣。是秋、受沈司寇何山、閔太宰會泉、朱太師平涵、韓狀元求仲、請主白雀。師平時概以佛法接人。會有俗客過訪、不相見而去。師曰、亦不孤他來意。監院請曰。何不遂以三門外接下等人禮接之。師曰、若爾、何謂平等。自是有感鐵面一鉢五湖之志矣。解制復歸龍華、師他日無故不出山、卽會下總不許應人事、雖常住時有緩急、亦不許那借人物。常曰、隨家豊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更不喜人間慶弔禮及行苞苴酬酢、曰、此謂汚他家行惡行、佛制所不許。癸酉、胡冏卿璞菴、劉納言念臺、徐觀察檀燕、王制臺峨雲、邢銓部洪瞻、倪侍御三蘭、余中祕武貞、請師戴山戒珠寺開堂。衆倍白雀。甲戌還弁山。紺殿落成、衆倍戒珠。乙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請住天台護國寺。將行、嚴比部克涵率子姪登山相留、師曰、許之矣、不可爽。比入院、百廢畢舉、多年埋沒之招提、一旦恢復。秋還弁山、明年以病謝院事、挽之不獲、乃飄然意在終南也。艤舟湖口、遇贛客、扣所往、稽首曰、此中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泉石殊勝。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遽移舟、登巔一覽、則二水夾馳、眴目離合、魚龍猿狖、在空濛縹緲中、徹頂徹底、別開眼界。師樂之、若將終身焉。未幾、吳興趨歸弁、不許。汀州太和各有書抵師、爭以名藍敬延、皆不許。承古有言、蟻尋腥走、蠅向臭飛、問道之履、亦未嘗不塡戶外也。建安王欽師道望、齎尺牘、殷勤幣聘住持洪都百丈山。師雅慕百丈、乃隨機赴之。挾襆追參者百餘衲。舳艫銜進至瑞州、則兵守之矣。蓋是邏卒驚謂妄報於官司幕府耳。師爲軒渠一笑。幕府知且悚、遣官衛之上山。師到山、亦第舉百丈清規而重興之。時復荷鍤與作務人俱、人謂大智再來也。何期化緣於此。明春穀日示微疾、調衆益篤、談笑自如。三月十九遲明起浴、謂侍者扶老僧入龕去、小間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要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吉祥而逝、日正卓午也。

師示生萬歷甲申十一月廿六日戌時。示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塔全身於弁山龍華乙山辛向正面方山。師所筮也。建安差官設祭議欲留龕見遺命但存髮塔於百丈。先是弁山報塔工竣。師手書曰。訃到便來接龕。復大書紙尾老僧不過四月矣。又書眞讚有再過十日之語。凡此皆預知時至也。師行脚十三年。未嘗解衣臥。及出世止衣草布。諸所創建。僅蔽風雨。曰吾倣雲棲之作法涼也。喜蒔竹木。去之日猶加灌溉功。曰招提在也。嘗解衣衣窮乏。或謂不均。曰周急所以均也。病者藥石之老者扶持之。有所諸無或許而不予。無或不時予。予則忘之。無或責報。天懷坦率。與人相遊於光霽中。逼拶當機則不稍假顏色。待侍司尤嚴。每痛像季不重木叉。雖所犯輕。必重繩之。曰五分法身尚不成就。又能全該三德乎。其垂訓初學必曰。僧不看遺教經。法王之叛臣也。故所在匡徒雖衆。初不濫等。四食三衣。如法學習。以期於事存高素。歸趣聖方。要不有落今時者。師之身律蓋如此。見學人久不還鄉。師賢之。或告歸寧。師亦賢之。囑曰。使父母知出世之因。豈不踰勝世孝萬萬。師之錫類又如此。乃至嘻笑怒罵。布武布席。一欠一伸。一涕唾。無不可作佛事者。每見人墮邪道中。必起同體悲。導入正道。或其人已眼本正。因師故邪。了無一長。先學我慢。則教中有云。如諸蠕動。實不推理而學。嶶張髻怒目自大。是爲斷慧命人。不忍不急救之。然是因師之過。又不得不從發病處一根拔之。首座數諫曰。鬪諍世界。以諍止諍。彼亦謂諍。奈何。師曰。摧邪輔正。令正法久住。佛之願也。吾爲此懼。又復何懼。師故倔強。他日嘗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行止絕不傍人。而一時正人君子頗以是增而重焉。吳太史觀我云。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爲我等留影是邦。知言哉。蓋此洞彼濟門戶之分。已非一朝夕。師用意良獨苦。顧又未

嘗不嘉與爲和合。曰千流萬派。一源而出。西域當尊。迦葉爲始。東土當尊。達磨爲始。今後當稱達磨幾十世。則舉本該末矣。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倘亦靈源自稱迦文四十八世孫之旨。而向所述齒齊舌廣具大人相。師蓋其人乎。師九坐道場有語錄流傳并闢判十餘卷異方便一卷。得法四十餘人。曰久默音。曰孤崖聰。離言義。歷然相。嘯雲蘊。數輩而下。詳在行錄。不具列。裕入山焚筆硯有年矣。尤遜不敢爲諸尊宿作邈眞語。亦小避諍風嫌於佐鬪之意。而起元生公。是四十餘中一。數持弁山法嗣久默音公等書狀來命裕爲塔上之銘。重以唐孝廉祈遠爲之紹。一再往返不聽辭。謹序其事而爲之銘曰。我昔洞宗。兩刃交鋒。共功不功。曰誕生王。密密堂堂。祖父之光。何期法筵。作仇自賢。參嶋國禪。何期幺麼。飲水分河。入室操戈。爰生大人。驅魔白民。作佛忠臣。爰有弁山。振解鬪鐶。破是非關。迦陵出音。孔雀空羣。鍛羽翎翎。蓋膽有毛。怒目失蛾。英風颷飈。乃息紛挐。乃秉木叉。乃別牛車。一衆肅然。一期斬然。泥蓮火蓮。陰翼人王。陽翼法王。法昌人昌。破驢足蠅夥蟻羣腥。嫌太僧生。我思終南。我龕我巖。我刳我杉。而作崆峒。縹緲空濛。咄哉老翁。緣起洪都。相御舳艫。伍伯追呼。化蟲化沙。攄蟹攄蝦。一龍一蛇。龍蛇之年。聖賢之躔。蒼天蒼天。内紹兒孫。多樹仍鼻。足報雲門。忽疲津梁。無縫斯藏。副在青壤。

菩薩戒弟子石頭布衲道裕。前通議大夫四任職方郎。初以劾政府予告。再以不奉詔忤逆璫爲民。三以覆疏錯一字降調。兩賜環。一奉御箚以清執還原官。以籌邊功歷太僕太常卿。巡撫山東。以登撫兵變併逮謫高涼。今以甘肅舊功蒙特恩復初服。還石頭城。余大成撰文。

紹興府東山爾密明澓禪師。會稽王氏子。生而雄偉力能仆牯。家貧未嘗讀書。然日誦金剛經。不由師訓。似

解其理。謁貞白珊和尚於大慈。決志力參。殆忘寢食。偶往德清探友。舟中聞鑼聲。豁然有省。偈曰。鑼震空身世。觀音獨露身。泥牛啣月走。木馬報新春。時年二十七。猶羈俗也。次年父兄逼以親迎。潛往開元薙髮。服勤於貞白者數載。領性相二宗。非其好。遂辭白。參雲門湛老人。恍有宿契。師呈聞鑼因緣。門曰。汝夙有善根。故得隨觀音入道。命充維那。一日門上堂曰。放下着。師因此全身脫落。作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着來時路。默默星輝斗柄垂。門佳其幽玄綿密。付以偈曰。鑼鳴與鼓響。觀音盡耳門。眞得圓通意。騎月上崑崙。蓋天啓三年佛成道後之吉日也。師自是晦迹東山。一日抵金陵。適博山開法天界。師謁之。山與論物不遷旨。徵辨竟日。了無窒礙。山曰。江南佛法。洵自有人。旣而東山國慶寺延師爲中興第一代。於崇禎九年九月廿九日。山陰祁侍御世培昆季。王孝廉予安等。請師住彌陀寺。開堂拈香曰。此一瓣香。明超日月。功蓋兩儀。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海上氛烟靖。域中紫氣騰。聖躬同劫石以彌堅。睿算等芥城而永固。次拈香曰。此一瓣香。根蟠杏壇。枝垂靈鷲。奉爲本寺護法宰官。金湯永固。福慧咸臻。又拈香曰。此一瓣香。在德清船裏。聞鑼聲而識得根源。同來撒向石傘峯前。今日重新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顯聖堂上本師散木澄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曰。法不孤起。事有多緣。忝承善信裹糧飯僧。俾山僧舉揚般若。自愧才疎學淺。畢竟說箇甚麼卽得。幸今平原秋水。陸地添苔蘚之斑。節應小陽。野墅增蕖蓼之秀。旣然節令相應。景致雙標。復有何事。蓋緣未出薔薇洞時。有一句子。從剡溪流出。三江鼈子門外。倘有過錢塘拾得者。不妨人天衆前拈出驗看。如無。山僧唱菩薩蠻去也。良久。喝一喝曰。千里烏騅不易騎。時首座出禮拜。師曰。你在弁山拾得箇陳年榾柮。直饒滿口道盡。拈來好一爐燒

却。座曰。者老漢猶作者箇去就。師曰。也要大家知。祁居士問。今日祝聖開堂。有一人掀翻法座。貴圖天下太平。和尚還許麼。師曰。恁麼則山僧禮拜有分。士作掀翻勢。師曰。爭柰其力未充。曰。有一人扶起法座。亦貴圖天下太平。和尚還許麼。師曰。三十棒趁出門外去。士作扶起勢。師曰。赤土塗牛妳。維那結椎。師便下座。

上堂。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及節臨時。爲甚放者剁猪狗手脚不出。良繇昧此法隨法令法幢隨處建立。不見外道問佛。昨日說何法。佛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佛曰。說不定法。外道曰。云何昨日定。今日不定。佛曰。昨日定。今日不定。瀖上座雖然久經行陣。也慣用隱身三昧。坐觀成敗。成龍者一任致雨騰雲。成蛇者從他攛草入穴。遛來向梅里尖下開箇江西鋪子。無煩模鑄。不假顏色。且式樣隨宜。大小合掐。有時拈出六人盂。有時呈起四客豹。諸人向四客豹處與瀖上座相見。他是六人盂。向六人盂處相見。他又是四客豹。萬狀千形。七穿八穴。爭柰而今兒弟家最初拾得箇貴門碗。也要待客迎賓。仔細檢點。無如撲破好。僧問。久經行陣。卽不問。如何是隱身三昧。師曰。拚却一條窮性命。曰。太露鋒鋩生。師曰。上座向何處相見。僧拂具曰。相見了也。師曰。猶是弄影漢。曰。和尚也不得自謾。師曰。你謾我謾。

祁太夫人請上堂。電光垂手鉄遼空。明暗相交句裏鋒。玉線金針渾不犯。未免僧繇畫誌公。於此四句下倜儻分明。不坐團圞頭。直使男婚女嫁。不說無生話。任意產業資生。便見大參公爲內外護城塹。吾宗可謂滅而非滅。太夫人擕子挈孫。濟人利物。可謂生卽無生。卽今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有箇最親切句。各各記取。顧左右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僧問。承師有言。金不博金。爲甚麼重增敗露。師曰。只爲闍黎分上親切句。至今說話未分明。曰。分明後作麼生。師曰。不出衆問話。曰。也不得辜負目前。師曰。灼然辜負。問。不問團圞頭。如何是無生話。師曰。日照山光淡。水流色更新。曰

恁麼則東西任運去也。師曰，切不得草草。　上堂。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幸喜未舉椎前，爲諸人宣說了也。於今更說箇甚麼卽得。縱饒雪巖天寒人寒，看來值甚低錢。六祖風動旛動，明眼人前說夢。大衆且道是六祖說夢，雪巖說夢，彌陀說夢。者箇死蛇頭，大家好拈弄。好拈弄，一冬天氣暖如春，兩岸芙蓉和雪凍。　上堂。揑聚非卽，撲破非離。二旣不偶，一亦不奇。破草鞋三雙五雙，老山藤根垂梢垂。昨日赴村齋，銅沙鑼裏滿盛油。汝等諸人因甚麼眼似措搥，口如鐵丘。彌陀寺前一條官驛路，也好跑馬，也好行舟。爭奈今朝雲悠悠，冷颼颼，說與愁人愁更愁。　湖州唐孝廉請上堂。青龍岡下，覓得野水來，便與日月同流。報恩寺裏，送出死灰去，撥着星火齊現。今朝抹過錢塘，直得漢柯亭中，祥雲靄靄，梅僊橋畔，紫氣騰騰。使鑑湖水底，欻起青烟。素望山頭，翻騰白浪。大衆畢竟如何與居士相見。喝一喝，下座。　上堂。釋迦掩室，達磨面壁，祕魔擎杈，誌公懸尺，者一夥老古錐，雖則橫開正法眼藏，勒轉宗門關棙，未免揑怪好奇，不解平懷自盡。所以山僧尋常心眞語直，稍有差違，劈面便叱。若非燒尾鱗，曝腮落二級。拈拄杖曰，衆中倘有頭角崢嶸者，試出來與拄杖子鬪額。卓一卓，下座。　住雲門顯聖上堂。師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不從鷲嶺分布，亦非東土傳持。數載辛勤，脚跟走盡半天下。末後遇着箇沒力量老作家，向五乳峯前一擊粉碎。一向韞匱不欲剖露，今日人天衆前拈出，供養本寺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散木老人，以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乃曰，法門初啓，雲水駢闐。愧山僧無可祇待。數年來學得箇舊套子，解唱三江曲，能吟無字經。老散木雖於二十年前，脣寒齒冷，竭力提持。其奈聲韻雖存，腔調全別。今日瀘上座移腔易調，乘此寒光注影，碧水連天，使現前諸人，形影相覩，得旨歸根，向簾外翻身，卽功就位。茲承大檀越請陞曲彔，直得紫羅帳裏，亂撒珍珠。衆

中倘有拾得者呈似看。顧左右、拈拄杖。卓一卓。維那結椎、師便下座。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惟有後園竹鞭、東鄰欲取燒火、西鄰欲取夾籬。昨夜分付主山神、一抹直入金剛際。天明起來、芽頭抽在摩醯首羅鼻孔裏、叵耐他不能被蓋囊藏、也費山僧脣觜、復舉瑯琊問舉上座近離甚處。舉曰、兩浙。瑯曰、船來陸來。舉曰、船來。瑯曰、船在甚處。舉曰、步下。瑯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便出。瑯問侍僧、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瑯遂下。旦過問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州。瑯曰、某時到。舉曰、某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遂作禮曰、慧覺罪過。衆兄弟、向二尊宿舌頭上、打幾箇鍬蹶過來、方得道出常情。非特不被是非絆却、抑且即是非而作佛事、始得不負二尊宿。不負二尊宿、則不負今日雲門徹困。其或未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散木和尚忌辰、上堂。自來三種屈、平生恨未徹。今正是其時、對衆少分雪。山僧曾記得二十八上向開元靜處落髮。至三十時、遇着者老漢、依附三年。被他以聞鑼因緣誣陷一生、是一。山僧一向呵叱佛祖、而今晨昏爲者老漢添香換水、是二。當時入閩回來、又被埋怨作賊、是三。平生三屈在身、向來作不得箇好人。隨他白拈、覿面欺謾。邇來者老漢沒後十載、量他此際沒奈我何、故特對衆暴白。諸人若作佛法商量、好與者老漢一坑埋却。驀拈坐具掩面曰、猫。便下座。　解制、上堂。臘欲盡、春將至。乾坤大地悉燒痕、千林落葉風細細。向來日暖風和、融融天氣。今日寒毛卓豎、滴水滴凍。不但沒者閒工夫、大似夢裏說夢。直饒撥轉上頭關、寒暄不能二猶是結制邊事。秖如解制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一條拄杖亂縱橫、杲杲紅輪萬國明。　上堂。甚麼物恁麼來、全機覿面、腦後見腮。喚作一物即不中、隔壁王三老慣說大脫空、看他與麼提持、總似靛缸裏漂白。爭似

昔日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曰。有。僧曰。是甚麽句。山曰。一片白雲不露醜。韶山可謂打落楚天月。摘去漢地星。等閒道出一句。藏鋒不露。簡點將來。猶未勦絕。今日有人問顯聖。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直曰。無爲甚麽。無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諸人向讓公句裏。透脫成佛作祖。立不移時。向韶山句裏。承當堪爲佛祖之師。向顯聖句裏。一嚼粉碎。不妨三頭六臂。果能一一透過。縛作一束。向無星秤上。斤兩錙銖。毫釐不爽。總不付你。盋袋子也作得箇牙耶主人。其或未然。山僧今日失利。

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不厭惡。雲居四語。非特買石雲饒。移花蝶至。尙可爲古今禪學之良方。藥忌兼舉病無不瘳。顯聖昨夜偶染一疾。非但徧身紅爛。自家尙覓起處不得。現前大衆。若能知此藥忌者。决不敢以世禮相酬。毋論僧俗男女。大展九拜。

上元上堂。積雪上元。三光並照。時逢雨水。萬卉均滋。豎拂子曰。者箇絕照絕用。無節無時。明暗通收。慶無不宜。放下拂子曰。向者裏轉得一語。絕勝長連單上。努目撐眉。便能踢倒趙州關。識破諸祖機。山僧與你同慶元宵節。共唱囉囉哩。雖然多少途路客。帶水又拖泥。

明心長老小祥請上堂。丹桂飄香。薰染舊時鼻孔。銀蟾散彩。發輝本有光華。去年八月二十四。月落烏啼霜滿天。今年八月二十四。雲迷鶴唳水盈川。還是明心長老舊時鼻孔。本有光華。直得雲門若耶溪裏。浩渺滔天。弁山花石澗中。滂沱遍界。潛通四海。滋潤十洲。扶起散木一枝。婆娑繁茂。掩映方來。恁麽舉揚。猶是逃他城塹。且道外脫藍衫。內除垢衣。一句作麽生道。擊拂子曰。萬人叢裏奪高標。

上堂。今朝十月十一。方來衲子雲集。雖無佛法商量。也得兩般奇特。天晴日不出。雨下地不溼。諸人向箇裏薦得。一生參學事畢。今辰孤頂上人啓追遠之懷。特請山僧開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令彼二親向黑漆露柱裏。眼眼相見。就磐陀石上。心心相知。若

獅子窟中箇箇獅子、似旃檀林內片片旃檀。又何須遠離萬億國土、蓮花九品現身。大衆、今日制已結矣、親已薦矣、且道顯聖舌頭還在口麼。遂下座。　上堂。波搖玉海、海印森羅。像沉寶鏡、鏡體靈明。縱橫十字、八角磨盤從空轉。坐斷千差、多手大悲摸不著。你看。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山曰、路逢穿耳客。發後如何。不用更遲疑。千巖曰、一毫未發時、如何不逢穿耳客。發後如何多過刻舟人。師曰、顯聖看來、一人顢頇儱侗、一人隨他脚跟。若問顯聖、一毫未發時如何、向他道、切忌癩馬繫枯樁。發後如何、團團無少剩。　上堂。舉陸亘大夫問南泉曰、弟子家中有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否。泉曰、得。陸曰、莫不得否。泉曰、不得。天童拈曰、直得無針錐處、今日顯聖就無針錐處七花八裂、令人得箇入路。南泉道箇得、非特片石作佛、能令若耶溪底砂磧瓦礫、光明照天徹地。玉笥峯與石旗山、齊成正覺。道箇不得、非但片石不得作佛。直教海內叢林山門前置尿缸、佛殿裏作東司。過去釋迦、未來彌勒、如破草鞋相似。倘有士問、弟子護法飯僧、無漏正因、金剛種子、得作佛否。不妨也道箇得。若謂有爲功德、人天小果、不得佛否。亦不妨道箇不得。於中有一句、珠回玉轉、有一句玉振金聲。直待破糞箕轉機、笤帚柄着語、再爲諸人道破。　荆門懷璧二上人請上堂。地脈相連、燈光相照。如石蘊玉、不知玉之光輝。似蚌含珠、豈識珠之燦爛。何須切磋琢磨、自然珠回玉轉。若秦臺之鏡。照人肝膽、令箇箇心華發明。猶家懸白澤、遠祛精魅、使人人臨門着地。果能如是、非但宛轉偏圓、直教草木昆蟲、堪作耀眼鏡子。賓主激揚、演出無邊佛事。大衆、秪如珠玉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而今晚進欺先覺、且染髭鬚學後生。　元旦上堂。月月有初一、惟有正月初一爲標格。東鄰願祝壽山高、西舍讚歎多利息。昨夜閭閻多諱忌。今早當門書大吉。衲僧無事便尊榮、佛法禪道何消得。大衆、新年頭、各當打掃殿宇、燒香拜節。

糞掃堆頭、不可重加擡搔。　師五旬誕日上堂。古云、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者話如駭雞犀枕、面面皆正。山僧又且不然。行年五十、不但求四十九年之非、了不可得。逆觀塵點劫前、覓其是處亦不可得。大衆、且道箇中還有着落也無。良久曰、三界都盧是箇甕、定然不怕走卻鼈。　解制上堂。拄杖化爲龍、遊盡五湖四海。斗笠變成雲、蓋覆三山九瀆。今日顯聖解制、要問諸人。各各一箇鉢囊子、放下卽是、懸起卽是。者裏穩當、一任遨遊湖海、走徧山川、有甚麽事。大衆、且道出門一句又作麽生。良久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住東山國慶寺上堂。紅葉飄空、重添靈雲眼翳。濃霜露地、凍殺漁父棲巢。紅白雖分、寒暑各別。要知總是者箇時節。誰能向紅葉飄空時、突出眼睛。濃霜露地處、揭開腦蓋。養鱗泉畔見天眞、黃泥坪裏逢活佛。上酬不報之德、下化非生之衆。其或未然、東山依舊失利。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言滿天下。釋迦四十九載、說法未曾道着一字。與麽則多不在添、少不在減。今日東山踢翻二老窠臼、不刻華文、不書梵字。從來是箇無文印子。尋常逢逆則譏呵怒罵、遇順則四海春風。猶道者老子面皮少黃黑在。且道今日與麽提持、還是添多、還是減少。現前兄弟緇素得出、許他具一隻眼。緇素不出、亦許他具一隻眼。何故。且要賞罰分明。弔弁山上堂。朔風初剪翠、諸實斯存。小陽重吐萼、眞機獨露。現前兄弟須別轉關棙、始得不隨四序變現八荒。直敎七十二候、候候趁時。及節三百餘度、度度合轍隨宜。果能如是、則先弁山滅本無滅、如杲日麗乎長空。新弁山生亦無生、似膠青恆存色裏。此時此際、不特東山老子無處弔古慶今、要且現前倩誰圓案結座。靠拄杖曰、今時逸韻多華藻、且染髭鬚學後生。　嚴夫人請師於弁山上堂。獅子巖前有一語、毘耶老子曾將舉。今日拈來修餙之、隨地清風拂白羽。象王峯頂有一機、靈然獨脫絕狐疑。饒他三千年外釋迦老三藏

玄文本此題。現前大衆。若能着得獅子巖前語、轉得象王峯頂機。不特花石添紋、寶珠溢彩。卽南澗齋主亦可將錢斬無明根株、以財綱金剛種子。直下三輪體寂、一施功圓。倘令毘耶生色、摩竭增輝。若無其人、山僧斗膽客行主令去也。卓拄杖曰、雪峯呼爲鼈鼻蛇、雲門嚇得眼吒沙。

東山小參、有時向順中作逆、縱橫十字、在冰凌上撥弄雜劇、劍刃上走馬搶標。直得靜悄悄處電激雷奔、鬧浩浩時冰消瓦解。有時向是非處橫身、說盡世間長短好惡。風角鳥占、說黃道黑。直教衆聖攢眉、列祖難測。把住放行、悠游自得。其或未然、正好全身放下、向離參究處兀兀提撕。日久年深、打出一條路來、討箇倒斷。莫待卒病臨身、死相現前、有箇鐵面老子打鬼骨臂在。莫道不催趲好。

小參。種田博飯、榾柮生涯。打鳳羅龍、屠販手段。雖云秋收冬藏、儘可安家樂業。爭似向茆叢裏撮取、無非瑞草靈苗。瓦礫內拈來、盡是精金美玉。衆中倘有箇出曰、瑣瑣屑屑、說者般語話、眞是金屑雖貴、落眼成塵。山僧不妨向他道、下載清風入市廛。

解制小參。舉洞山解制曰、衆兄弟初秋夏末、各各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有云出門便是草、有云不出門亦是草。洞山老祖與二尊宿忘却自家四大五臟、盡力提持。恐人入草。今日東山解制、臘節初臨、春氣未至。衆兄弟直須向乾茆叢裏、信手拈來寸寸瓊枝、縷縷玉葉。不妨和身臥在荊棘林中、就地輥他十七八輥、起來通身荊棘。非但佛祖難親、饒他舜若多神擬著、則鮮血淋漓。縱使臘月三十索債盈門、難以近傍。東山如是告報、大似出客狂顚、自露通身醜惡。雖然、逢人不得錯舉。

小參。山僧三十年前、學得箇無賓主句子、在吳越間上下來往、曾未舉着。今日不妨爲衆舉出。還委悉麼。雲掩月明飛片雪、都盧兀坐一爐香。復舉古德牛偈曰、一片兩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後一尼續曰、空中又無打羅人、大地山河都是麪。此乃識情消盡於五欲場中、鬪構遊戲三昧。今日因

齋慶讚。動箸臨機。欲大地人隨事生涯。顯乾坤瑞氣。倘有因境生情。寒威凛冽。也不妨於滴水滴凍處穿過。冰山雪洞。縱饒凍殺法身漁父棲巢。雲門折脚鐺下火烟未絕。向此蘇融起來。濟弱扶傾匡危整倒。全仗英俊兄弟。遂顧左右曰。有麼有麼。　小參。東皇得令抽百草未發之芽。青帝司權蘇萬物已枯之命。無非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仗因托緣而得興起。惟有十字街頭石敢當不隨四序遷變。了無憑仗依倚。寬着眼睛冷看南來北往。離寵辱。絕商量。春水茫茫春晝長。　小參。東山老沒頭腦。橫身異類中。全身入荒草。有時霽月光風。似碧涵沼。煦嫗衆性。了無遺稿。闍羅老子聞着也稱美好。或時疾風暴雨。湫傾嶽倒。四合雲迷。無處尋討。七佛祖師來見也添煩惱。衆兄弟。此猶是他尋常行履。須知我東山之巔頂脈絡之本源。奕棋對黑白分明着着轉身有路。洗展池淵深莫測。涓涓流注無私。說甚娥江剡水上浦小江。饒你見得分明。猶隔琵琶洲在。　小參。花已紅柳已綠。秧正青時麥又熟。村莊兒婦各奔忙。惟有禪和睡不足。睡不足。大地茫茫一夢中。三閭大夫唱出離騷曲。大衆且道。卽今榴紅放火。桑綠凝雲。還是夢不是夢。倘有不識好惡漢出曰。雲門恁麽舉話。正是夢在山僧不妨隨例顚倒。問渠如何是夢醒句子。僧問。如何是向。師曰。不打者鼓笛。曰如何是奉。師曰。一向不恁麼。曰。如何是功。師曰。穿衣喫飯。曰。如何是共功。師曰。山僧闍黎相對面。曰。如何是功功。師曰。打殺闍黎。遺累老僧。崇禎十五年夏示微疾。儼然而化。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四。塔於顯聖之南山。

龍門石雨方禪師。初出家。隨老宿專修淨土。一日擲魚子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宿曰。未是汝到家處。示以三不是話。師鈍置疑礙橫生。胸痛不止。遂參湛祖於石佛。湛曰。參禪圖大安樂。豈是苦得來的。縱苦得來也是苦禪。參他作麼。師承啓迪。如暗得燈。自此功夫踴躍。謁博山憨山黃檗諸老。諄諄以死工策

勵。抵雲門。再參湛老和尚。結同志不語。限七日徹證。一日聞湛上堂曰。放下著。忽覺疑情冰釋。口占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嗣同三宜盂禪師入室。湛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湛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著橫。某甲粗知。湛曰。道有又作麼生。師信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項却褲。湛大喜。以偈印曰。分明識得趙州狗。拾得鼻頭失却口。莫於萬丈峯頭立。且向叢林陸沉走。并付斷拂一枝。故師自號斷拂。時天啓三年佛成道日也。旋養靜香柏。作活埋計。崇禎辛未冬。因緇素堅請出住天華顯聖雪峯寶壽普明佛日龍門象田等處。初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下種於南高峯錫杖泉邊。開花結果於雲門石傘峯頭。果熟香舒。猥藉一箇兩箇。今日和盤拈出。供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湛然大和尚。用酬法乳。參頭白椎竟。師復高唱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乃召大衆曰。恁麼還是山僧辜負參頭。參頭辜負山僧。若山僧辜負參頭。却是銀盌盛雪。若參頭辜負山僧。却是明月藏鷺。若山僧卽是參頭。參頭卽是山僧。却又類之不齊。若道有甚麼山僧。有甚麼參頭。却又混則知處。諸兄弟須知。人人有如是奇特。有如是神通。爲甚麼自己埋沒。向人家脚跟下求佛求法。秖因向人求。所以自己妙用都在山僧光明裏許。汝能一念囘光。山僧却在汝光明裏許。二六時中。一舉一動。有甚麼過。莫聽得恁麼說話。便將殺盜淫妄貪瞋癡慢。一味鹵莽承當將去。必須試看境界現前。不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麼。一言半句。自然合宗合教麼。若合不得。切須仔細。若不仔細。秖是箇鹵莽無慚愧漢。

到寶泉上堂。僧問。鶴出銀籠。卽不問。寒雀啄冰珠。會得飽也無。師曰。你道今日唱底是天華曲。是寶泉曲。曰。入口無蹤。爲甚麼不知凍餒。師曰。曾到寶泉也未。曰。分明踏在天華

上看到天華早已遲。師曰。爭怪得。曰。恁麼則故園侵臘色。林外喚春聲。師曰。有甚麼交涉。乃舉拂子曰。大衆還見麼。盡大地人。無明煩惱。貪瞋癡等命根。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若信得及。從此唱太平歌。樂無爲化。若信不及。便於拂子頭上分彼分此。分親分疎。此是着了拂子底漢。若更離了。却是徐六擔版。各見一邊。且道畢竟如何。擲拂子曰。增錢不如再看。

佛誕上堂。召大衆曰。各各於此日降王宮。出母胎。四天王捧足。九龍吐水沐浴已竟。還信麼。若不信。各與三十拄杖。若信也與三十拄杖。且道既信爲甚麼也與三十拄杖。良久曰。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到顯聖塔上堂。召衆曰。石傘峯倒卓了也。還見麼。若見切忌揚眉瞬目。若耶水逆流了也。還聞麼。若聞切忌伸頭側耳。直饒不見不聞。却是知恩者多。報恩者少。山僧於天啓癸亥年間。從此打失先師鼻孔。流落天涯。奔南走北。直至天華。天華不現。及至顯聖。聖又未顯。不如少頭向無縫塔前撮土焚香去也。

上堂。古人問答。大似玉線金針。一來一往。總不徒然。今時不出常流。只解粘皮搭骨。見人向他道。山自高。水自深。箇箇攢頭湊額。盡爲知有。若向他道。魚大於海。鳥大於山。未免半疑半信。何況要他山上撈魚。海中覓鳥。則箇箇退身千里。所以天華今日開箇鋪子。只有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卽休。言飽不喫莫嫌饑。

冬至上堂。僧問。羣陰剝盡。一陽生。大地乾坤笑滿襟。未審何人受用。師曰。退步莫落後。曰。還有不落時節底麼。師曰。進步莫向前。僧一喝。師曰。者一喝却有落處。僧擬議。師便打。乃曰。今日雖則一陽初動。幸而萬象未新。若肯直下承當。山僧不妨與他飲立酒。調太音。更要論佛性義。如何時節因緣。又如何。總不如門外青山青又青。屋邊流水深又深。客到莫炊無米飯。月林連夜裹餛飩。四顧大衆。喝一喝。

解制上堂。舉如意曰。盡大地人都來。總是者箇。只因你要修行出家。參禪受戒。復以如意打○曰。所以被者

箇礙却。及至入禪堂、說迷說悟、說犯說持、又以如意打㊀日、所以又被者箇礙却。今日解制、舉如意曰、依舊原是者箇、有甚麽礙與不礙。不見法眼問永明潛、隔壁聞釵釧聲、律中便名破戒。今日朱紫駢闐、又作麽生。潛曰、好箇入路。今時錯會者、盡道觸目皆是。所以擎拳豎指、胡言亂喝、認作六根妙用。於事無心、無非入處。苦哉。若作是解、不惟不得名爲解制、亦不得名爲圓戒。且道畢竟如何理會。良久曰、久晴無驟雨。　到法相、上堂。古定光、今法相、驀地相逢難度量。短十尺、長一丈、橫看成嶺側成峯、幾希惱殺丹青匠。無底鉢盂一箇、斷鼻草鞋一緉。海角天涯走一回、兩耳依然在肩上。錫杖卓開不是他、忽作江湖大波浪。誰能知、有莫能知、重將舊案新提唱。作麽唱、鴨呑螺螄兩眼脹。　司理黃端伯請上堂。伯禮拜曰、請舉揚雲門未了公案。師曰、竹拖鳳尾慵迎客。伯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松作龍吟懶送人。乃曰、說法不待人、待人乃可說。及至有人來、依舊無言說。無言說、佛殿山門強饒舌。大衆、今日元公居士、要山僧舉揚未了公案。秖如大慧禪師道、一僧入門、一僧已悟、一僧未悟、不待開口、便揀辨得出、方可爲人。且問大衆、還辨得元公居士已悟未悟的端底麽。鐵山推倒誰能信、深入雲門孰可憑。士問、還扶得鐵山起麽。師曰、山門頭與居士道了也。曰、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尙隔程。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曰、杭州理公事時向居士道。　上堂。舉拂子曰、此是第二義。復舉曰、此是第三義。百義千義萬義、咄、有甚麽交涉。若是箇漢、纔拈起斧子、從教斧子謳歌。放下鉏頭、直得鉏頭作舞。那管江南江北、瓦礫荆棘。如或未然、也要披苔剝蘚、讀殘碑、續斷碣、免使碌磚瓦礫、七片八片。泥金剛怒目、木羅漢攢眉。復舉龐居士參石頭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乃曰、諸方盡謂石頭處得名、馬祖處得地。石頭處得體、馬祖處得用。若作如此批判、入地獄如

箭。

到甘露寺、上堂。蕭蕭一夜雨、爲人何太切。其奈貧心何、杜鵑啼不歇。春去了、春去了、明明大棒當頭楔。髑髏痛癢有誰知、淋淋甘露啼成血。忽然識得主人心、石女揚歌笑不徹。顧大衆曰、且道如何是主人心。良久曰、門前有古路、一直透長安。

除夕上堂。愚人除境不除心。喚甚麼作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喚甚麼作境。不知心境本如如、戌犬黃昏趁野猪。觸目明明無障礙、明朝更有新條在。晦堂老人無大人相、說心說境、說智說愚說如如說障礙。寶壽今夜一一歸除。祗解依時及節。若是本色住山人、畢竟了無刀斧痕。要識刀斧痕麼。說佛說法是刀斧痕、說心說性是刀斧痕、說迷說悟是刀斧痕、說賢說愚是刀斧痕。且聽爆竹聲中一歲除時如何。珍重。

陳玉尺請上堂。師驀召衆曰、還識玉尺居士不、是好心麼。居士將玉尺要量我斷拂子長短闊狹。噫、直饒量得豎窮三際、橫亘十方、也量他不着。殊不知斷拂子有時在糞埽堆頭放光動地、有時在十字街頭拖泥帶水、有時在高高山頂、有時在深深海底。且問你向何處尋覓他。不如將玉尺自量一量好。若要自量、直須向未生更未生已前下手、然後向已生後及未來更未來定當。自堪安邦定國、維持世難、那時斷拂子不妨出來與你眉毛廝結。玉尺既與斷拂子打作一團、如何分別。遂以手作鳩嘴勢曰、谷呱呱、只因昨夜梅花放、惹得行人報曉春。

方伯張宗曉爲保釐請上堂。天得一以清、雲興霧起時如何。地得一以寧、崩巒偃嶽時如何。君王得一以安天下、寇盜縱橫時如何。莫是得而不行麼、莫是行而不普麼、莫是雲興霧起不干天事麼、莫是崩巒偃嶽不干地事麼、莫是奸寇縱橫不干君王事麼。者箇一爲甚與麼難會。若是座主家、便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爲極則事。殊不知落二落三了也。所以我洞宗有臣須輔君、子須順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要汝諸人於見情語言處絕滲絕漏。直須如擊石火、閃電光、還有向石

火光中垂手、電光影裏翻身者麽。有則便好、時時奉重、念念輸忠、以圖報酬有地。驀拋拄杖曰、波濤靜處蛟龍隱、兵革銷時宇宙寧。　京臺王光祿請上堂。舉雪峯與巖頭同至鼇山、舉向來見人得力處。被巖喝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峯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大衆還見鰲山麽、只在雪峯裏許。還見雪峯麽、只在各人自心裏許。還見自心麽。良久曰、快築隄塘水、風來文自生。　上堂。雪峯大師來也、還見麽。若見則官不容針、若不見則私通車馬。雪峯從先德山處傳得石頭祖師祕密法門。今日被不肖兒孫、一時揭露。然一顯一密、一抑一揚、環轉無窮、也是諸人本有事。衆生於此輪回、三賢於此安身、十地於此立命、諸佛於此設教。立數立量、說大劫小劫、結算到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以謂始終之極。且喜未夢見在。縱饒說到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的田地、亦未夢見在。禪門做盡伎倆、用盡手段、直得斬釘截鐵、要將者輪環子撲破、乃打圓相曰、總不如雪峯用得恰好。一箇兩箇三箇、數到盡未來際、其實也只是者箇。叨叨闍咀咀說了許多、將謂攔我毬門路。乃打拂一下曰、還攔得麽。不是自家無伎倆、令人特地憶玄沙。　結制上堂。擊拂子三下曰、會麽。此是石頭路滑、不死底命根、德山棒打不回底消息。一句是甚麽。殺人不見血、三毬覿面提、節外生枝、到者裏須是劍刃上行、冰凌上走。若一味道是古人分上事、大似千年田八百主。者一藏文書、正好合藥、有病者出來問取。良久曰、脈斷去也。僧問、門外風聲熾然、念未審作麽生念。師曰、巢知風、穴知雨。曰、恁麽則無刹不念去也。師曰、耳朵當眼睛。

到鼓山上堂。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甚麽作聲、喚甚麽作響。還有道理商量麽。若有道理、安得有今日事。若無道理、安得有今日事。且道如何是今日事。莫是拈椎豎拂、要[illegible]國師聖箭麽。[illegible]巔峯高滄海近、片

帆早已過錢塘。莫是語言三昧要起博山遺香麼。遊人不坐忘歸石、水盡山窮總是愁。莫是爲張道人因齋助薦麼。昨夜面然親口說、鬼王早已自知羞。恁麼則總不干今日事也。雖然要會今日事也不難。大家汲鼓山水烹鼓山茶、吹鼓山笛唱鼓山歌、與鼓山叢林作鼓山佛事。只不要打鼓山鼓、何故、只恐落在今日故。

上堂。文不加點、蛇不添足、爲甚麼諸方尊宿盡道繼宗續祖、高登曲彔。不見臨濟向三聖道、吾正法眼藏被者瞎驢邊滅却。不知卽今繼的是何宗、續的是何祖。若道千年文書好合藥、你看盡大地那箇是病的人。貪者是貪、瞋者是瞋、癡者是癡、喚甚麼作病。須知貪瞋癡不是病、能知貪瞋癡的却是病、知得病底定應知有。知有底定能打破玄關、闢開要路。山僧要與他相見、臨濟祖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若識得者一句、則五位三玄四賓主四料簡、是甚乾屎橛。大衆今日普明寺接斷橋倫一脈、山僧秪好作箇證明、何故、不見道、他家自有兒孫在。

上堂。道無可道、孔子無知、達磨不識。一箇陸地行舟、一箇水中走馬、一箇當路栽荆棘。普明者裏則不然、以一言三石馬驟千山、會三歸一泥牛奔大澤。到者裏得之卽失、失之卽得、得失分明。天地懸隔。不懸隔、儒冠道履釋袈裟、一擔擔來當面擲。乃顧衆曰、向甚麼處去也。西堂曰、好箇消息。師曰、只是難委悉。

上堂。有物先天地、將甚麼作眼、無形本寂寥、舉拂曰、者箇是甚麼。能爲萬象主、天際日上月下作麼生。不逐四時凋、瞞歷代老古錐。卽得普明者裏也有一偈、無物先天地、有形本寂寥、不爲萬象主、常逐四時凋。於傅大士邊會得、百鳥啣花天人送供、於普明者裏會得、腰纏八斗肩挑擔二。雖然若得江南風氣煖、梅花何必待春開。

臘八解制上堂。舉拂子曰、見麼。夜半明星何似者箇。瞌睡朦朧、說悟不悟、一喚卽醒。天曉不露、逼塞虛空、向何處去。去不去、住不住、鶻眼龍睛徒勞佇顧、滔天白浪紫雲峯、爲君脫卻娘生褌。

脫卻也未、喝一喝。　福州衆宰官慶師誕、請上堂。僧問、無量壽佛與那箇同年。師曰、空山白日靜。曰、山與那箇同年。師曰、流水百花香。曰、和尚與那箇同年。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說法更度阿誰。師曰、不度者一箇。曰、者箇不願成佛。師曰、願成箇甚麼。曰、禮拜去也。師曰、好箇不願成佛底。乃曰、芥城劫拂石劫、一坐十小劫、頭腦莫敎錯接。虛空壽壽山壽福城宰官各山耆舊、也要依時及候。何時候。只因愛向武夷遊、被人喚作歸靈鷲。靈鷲南考亭北、十里梨花香透骨。會得者一葉不沾身、不會者尋香還聽馥。若遇有智主人、一齊貶向無生國。咄、有人報道、今日是清明、直是古人墳也要放他三木摑。何故、不見道以德報德。　到古泉上堂。日日日東出、月月月西沒。偶爾扶笻下雪峯、相逢盡問承誰力。此處若有代山僧下得一語、不妨鉏斧頭邊、剗去參天荊棘。如或未然、晝見白夜見黑、業識茫茫、如何委悉。好委悉、拈起雲門六不收、誰知臨濟打黃檗。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鳥自空啼花自狠藉。又道耳不聞聲、眼不見色。乃擊拂子曰、者箇是甚麼。良久曰、青山雨過眞堪惜、澗水無情日夜忙。　上堂。智者一言、快馬一鞭。眼目定動、直待驢年。大衆今日衆居士欲種無量壽因、結無量壽果、被斷拂子驀將鼻孔一齊穿了也。還吐得氣麼。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順。衆中設有一人呵呵大笑、將謂是洞上宗師、原來是箇老學究。也許他具一隻眼。南山仍秀異、靈鶴不停機。　上堂。操一葉之扁舟、泛鑑湖之曉月、是第一義。拈妙香而氤氳。散天花以怡悅、是第一義。法筵龍象衆、在甚麼處去也。移彤山向天華、天華不大、移天華向彤山、彤山不小。沒絃琴彈得者、頭頭合拍。籬邊菊賞得底、處處成歡。雖然若是陶淵明、何須賦歸去。　上堂。若要舉揚箇事、直須四方受敵、八面當機。鴈過長空、會得橫抽寶劍。雲歸遠岫、明他腦後鉗鎚。若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

忽然撞着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便道是格外之談。無義之語。若要與他施主福慧雙圓。水也消他不得。

解制上堂。共住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出門不落草。何處不亨通。衆中若有一箇從來不入保社底。也要還山僧草鞋錢始得。良久曰。恁麼則途中善爲。

代具足和尚付德師法姪上堂。荒田不墾。百丈之風難搆。牢關不掩。高峯之案誰圓。終年喫飯。貴乎頷下無喉。鎮日忘言。妙在口中有舌。今日舉揚具兄靈骨。香雪遺踪。且道以何爲驗。乃托起衣鉢源流召衆曰。看。飲牛溪畔月初曉。莫逐泉聲過剡江。

到弁山上堂。蜃樓海市。巧呈幻有。蒼狗白羊。獨顯眞空。有箇漢。便爾踢翻獅子窟。推倒象王峯。一任天魔外道。魑魅魍魎。現多神變。播弄到三十三天。輕輕下來。要覰着龍華。覰則眼瞎。要聞着龍華。聞則耳聾。方可報我瑞兄不報之恩。若以强爭强勝。爭勝以是非。出是非。敢保未在。何故。冰生於水。寒於水。青出於藍。色愈藍。喝一喝。

過顯聖上堂。古道無人行。行之亦坦平。樵歌幷牧唱。聽者絕知音。知音絕主賓。慶和成歡悅。入理深談。門庭施設。讚歎不及處。寶壽峯秪可旁通。播揚不及處。化鹿山唯堪擊節。良久以拂子打圓相曰。大衆看看。到者裏。祖宗田地。方纔穩密。又打圓相曰。大衆看看。屈屈。化山和尚問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請老兄珍重。山顧左右曰。大衆。畢竟還是者老漢。師曰。也是老兄饒舌。

太常葛屺瞻請住龍門。上堂。師拈拂子曰。者片田地。本是平常。本無高下。不煩造作。不用階梯。若便爾休去。卽是大言不慚的漢。未透龍門關。在燒尾曝腮。有何利益。還要透龍門關麼。纔見鸚鵡峯。上到九曲嶺。便喚作透關。得麼。入大殿進方丈。識得檀越是誰。住持是誰。便喚作透關。得麼。縱饒你識得住持是別傳一脈。洞上一宗。權開五位。善接三根。便喚作透關。得麼。若有箇漢。向下方來。從最初一步。不妨手親眼快。透得些子。然後途路中也是透關處。見鸚鵡峯也是透關處。登九曲嶺也是

透關處。至大殿、入方丈、也是透關處。豈不直絕、豈不痛快。何煩更去說修說證、去長連牀上攢眉皺目、向鬼窟裏作活計。所以雪峯道、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山門頭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且道、如何是相見的意。良久曰、相續有甚麼難。　上堂。舉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師曰。既是骨已析了、肉已析了、身又如何現、法又如何說。良久曰、見麼。九曲嶺頭雲、去作人間雨。　衆信女請上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是佛在金剛會上說底。彼時若有箇漢出來道、者箇是甚麼。管取黃面老子、忘前失後、一場敗缺。只因未得其人。遂舉拂子曰、金陵俞道婆來也。他在瑯琊會下、聞得無位眞人話、後因丐者唱蓮花落、遂大悟。凡見僧至、則曰見見。安首座問、婆是甚麼人見。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你看者婆竊得些子、便會興風作浪。有時在高高山頂、有時在深深海底、有時踞諸佛頂顙、有時臥衆生腳下、可謂縱奪自繇。一切人柰何他不得。今人一味爭強爭勝、動著便奪、所以常被人柰何。又舉拂子曰、斷拂子化為龍也、吞却乾坤也、且道、縱卽是奪、卽是喝。一喝。　上堂、舉端獅子示衆道、村裏獅子村裏弄、眉毛眼睛一齊動。開卻口、肚腸直、儱侗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家、也是一場乾打哄。師曰、三世諸佛是乾打哄、歷代祖師是乾打哄、今日山主入山設齋、也是乾打哄、山僧特為陞座、也是乾打哄。設有人出來道、者漢祇解說一邊話、且道許他不許他。良久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送雲門湛祖入徑山祖堂、上堂。拈鏡花、捉水月、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吹龜毛、擲兔角、兒孫不了、還及祖禰。到者裏撮土為香、恩仇莫辨。揚歌當哭、慶弔難明。須是披雙徑圓雙目、列五峯開五位的方能酧酢。設或大人峯無大人相、宴坐峯只圖宴坐、那肯管鵬搏峯展翅不展翅。此事且置、祇如僧問國一祖師、如何是道。國曰、山上有鯉魚、海底起蓬

塵。且道是答他話爲他說。還是別行一路。還是格外提撕。還是直指人心。還是無義味語。此等見解。盡屬知解。宗徒畢竟如何理會。若理會得方不負我徑山法兄。救時救弊。一番苦心。如或未然。裂開片石成三位賓主何妨分不分。喝一喝。　司空譚埽菴請上堂。還鄉一曲開口成乖。故舊相逢轉眼卽錯。到者裏會得不妨省力。若更說玄說妙。道箇無舌人解語。無眼人能觀。卻是抱柱洗脚。把纜放船底漢。有甚麽用處。昔日善財童子於福城塔廟見文殊象王回顧獅子頻呻。便得根本智。山僧道未夢見在。旣是根本智爲甚麽向回顧頻呻邊得。且道畢竟向甚麽處得。乃左右回顧曰。山僧罪過不少。　萬侍御曹石倉上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久旱甘霖俱開笑口。只是不見了石倉曹護法。各處叢林似掣肘。且道他向甚麽處去也。良久曰。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到攝心菴上堂。桑麻曲徑舊日門闌。寂寞家風無人能到。若依舊向外打鬧團。爭覓得箇中心柱子。不道你覓不得。只是你用不得。不道你用不得。只是你見不親。倘見得親。雪盛銀盌鷺宿蘆花。有甚麽難辨。若是一擔芝麻十斗粟。落在八斗米糟裏。要尋箇出頭也大難在。不如按下雲頭。二六時中仔細看。畢竟是何道理。說得要行得。且作麽生行。足跡不聞行路者。櫓聲常聽釣魚舟。喝一喝。　結制上堂。僧問。如何是不涉化門一句。師曰。皐亭石鼓鼕鼕響。僧打一圓相。以坐具作呈勢。師曰。放你三十棒。乃曰。選佛場開只要箇心空及第的人。旣是其人便能普通消息。若一機一境。問答語言。轉身拂袖以爲能事。敎山僧何處與汝分箇優劣。你又何處會得舌根談而不談的道理。所以一入門來便死在佛日語下。要見佛日重輝也大難在。還要見佛日重輝麽。倒跨黃鶴峯。何須問彌勒。　檀信祈嗣請上堂。夜天月冷白兔懷胎。曉洞雲腥神龍孕子。世出世間。何彼何此。一入信門。沿流不止。將雲問移向皐亭山。皐亭不知。若知得

眞。是信心切處。將皐亭移向雲間。雲間不覺。若覺得亦眞是信心切處。且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是甚麽道理。良久曰。參取去。　司理曹遠思爲太夫人慶誕。請上堂。心心心。念念念。無壽相。有定限。大衆既無住相。爲甚卻有定限。若能奮起金剛威。逢山把柁。過水乘車。踏斷溪橋。踢倒山門。掀翻法座。喝散大衆。始見蓮華峯現瑞。黃鶴峯呈祥。看取蟠桃一會。儼然猶在。若論佛日家風。直須扶起法座。喚回大衆。整理山門。接起溪橋。依舊陸行車馬。水渡舟航。穩到家庭。抱子弄孫。呼奴使婢。看取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如或不然。下壽六十歲。中壽八十歲。上壽一百歲。忽有箇長老出來道。今日曹護法爲太夫人壽誕。請師上堂。爲甚麽說佛說仙說人。到者裏山僧妙語。只可旁通。大衆玄言。秖堪曲暢。且道如何是通暢一句。良久曰。散心雜話。信施難消。　解制上堂。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踏着草。途路轉迢遙。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回途復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昔洞山辭雲巖。巖問向甚麽處去。山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麽。山曰。無。巖曰。莫還鄉去麽。山曰。無。巖曰。幾時回。山曰。待和尚有住處卽回。巖曰。此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只因洞山是箇得底。便道難得不相見。看他何等穩密。何等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半解。只是到者些原委處。未免走作。卽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謂出門便是草。不出門亦是草。便見舉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甚麽七人不道。參。　師在報國院。與石車禪師同坐。司理黃端伯問車曰。往天童還到雲門否。車曰。且看。伯曰。兩大師不放過時如何。車曰。與他一頓棒。師曰。居士還甘麽。伯曰。天童和尚在背後。師曰。元來不甘。伯又問車。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觸便死。伯顧師曰。和

尙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僧問七九六十三且止、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卽不得。曰、恁麼則不弄啼鶯舌、解吟無字碑。師曰。易識爐中雪、難分海底燈。曰、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曰、秖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喪我兒孫。僧作女人拜曰、恁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問數日把斷關津、只爲齊家治國、於今家齊國治時如何。師曰、佛殿山門齊拱手。曰、大開關鑰又作麼生。師曰、香爐無耳莫顢頇。曰、端坐皇極殿、遊步逍遙宮、且道是甚麼人行履。師曰、不是上座境界。曰、與麼則辜負人心。師曰、灼然辜負。問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家底事。師曰、走過長亭又短亭。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識得心也未。問不是心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曰、老鼠吞大象。問如何是密移一步。師曰、一寸光陰一寸金。問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白蒲棗喫了又來討。問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意旨如何。師曰、醜婦抹胭脂。問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請師道一句來。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設使百萬人天俱笑、正法眼藏付與阿誰。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有一人不從雲水至、不從人天來、和尙與他何處相見。師曰、喫茶莫動口。問如何是向。師曰、我問非有餘。曰、如何是奉。師曰、汝答非不足。曰、如何是功。師曰、唱者啞。曰、如何是共功。師曰、聽者聾。曰、如何是功功。師曰、龜毛兎角磕頭絆脚。問當日夾山回首船子作何方便、免得自身不溼。師曰、更使潙山笑轉新。問渠我兩不立、何處得相逢。師曰、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拈來用得卻好、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師曰、尺璧非寶寸陰是競。問邪風熾盛正法陵遲、將何以爲中流砥柱。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問與化打中間底撞著卒風暴雨因甚麼向古廟裏

躲過。師曰、恩大難酬。問、古人未出門、為甚麼去莊上喫油糍。師曰、不會栽秧看上帶。問、徹底無依、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一悟永悟、為甚麼卻有大法未明。師曰、無米熱熬油。問、凡有言句、盡屬點污、如何得不點污。師曰、巡人犯夜。問、入門須辨主、不露鋒鋩時、如何辨主賓。師曰、足上帶黃泥、定是遠來底。問、古人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和尚為甚麼終日口喃喃地。師曰、不道不道。　黃元公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江南不曾帶得來。時自若問、和尚為甚麼不曾帶得來。師曰、也虧你。若曰、露柱子又伸一問、請和尚答。師曰、昨日南高峯為汝道了也。若禮拜曰、謝和尚答話。師便打。　師問深谷、古人有無情說法話、汝曾見麼。谷曰、見。師乃指香爐曰、香爐說甚麼法。谷曰、仰口笑虛空。師曰、那箇得聞。谷曰、那箇不聞。師曰、我何不聞。谷曰、和尚自顢頇。師曰、你還聞麼。谷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　位中參、師問、那裏來。中曰、贛州。師曰、崆峒和尚即今在甚麼處。中進前問訊曰、恭惟和尚萬福。師曰、錯了也。中曰、莫壓良為賤好。師曰、錯錯。　師問午星、鎮州出大蘿蔔頭、意作麼生。午曰、某甲二十年前向者裏打失眼睛。師曰、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老僧不在、汝作麼生。午曰、正快活。　師問樵之、既到靈峯、為甚麼不見靈峯。樵曰、主山太高。一日喫糕餅、夾有麵獅子被老鼠咬。師曰、既是獅子、為甚麼被老鼠咬。樵之曰、當仁不讓。午星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笑之。　碎愚問、學人在門外來乞、師向門裏接。師曰、老僧不在門裏。碎曰、為甚麼不在門裏。師曰、不接客。碎曰、也是和尚慈悲。師休去。　師問九達、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作麼生。達曰、木樨花裏引遊人。師曰、如何是曹洞宗。達曰、日落空山照遠林。師曰、放你三十棒。　僧問產難因緣、求師指示。師示頌曰、燥熱不可說、一雨忽清涼。獨有傳言者、東村王大娘。時當驟雨、僧欲解說頌意。師曰、我頌也不過依時及節。僧又不會。師復頌曰、世尊

有語俱不會。初生孩子却知音。及至長成人問及。依然鹵莽復忘恩。　梵則侍者問。古人道。出門便是草。不出門亦是草。請問和尚爲甚麼不出門亦是草。師曰。喚甚麼作門。梵曰。恁麼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是草裏漢也。師曰。說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的。請出來與老僧相見看。梵曰。相逢不拈出。且道具眼不具眼。師曰。直饒舉意便知有的。亦未許他具眼在。梵曰。畢竟是甚麼人纔許他具眼。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梵曰。謝師答話。師不顧。　師問紫仙。我有一物。無頭無尾。汝畢竟喚作甚麼。仙曰。淨陽爭敢瞞和尚。師拈拂子曰。者箇又喚作甚麼。仙奪拂子曰。要用便用。師曰。恁麼則不成賓主。仙送還拂子曰。始成賓主。師乃擲拂子曰。與汝打蠅子罷。　師問僧。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汝作麼生會。僧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師大笑。

掃靈雲祖師塔

人見我亦見。飛花如血濺。昔日鷓鴣啼。春風爲吹斷。斷不斷。古月峯高事可疑。從今掃破春風面。喝一喝曰。禮拜看。

掃九峯慈慧禪師塔

潙山一脈。天涯不隔。會得此意。峯峯秀出。不止於八。終不至十。但能千里外逢師。鳥語花香看今日。咄。

掃玄沙備禪師塔

我亦當年脚指破。塔樣分明呈者箇。師不出嶺我不入世。人擬說兩何故。偶然踏斷偃水聲。百萬人天俱見過。昨夜黃犬吠大蟲。侍者從今不回互。亦回互。解道元來不是你。咄。自此兒孫更莫疑。箇箇踈通石頭路。

掃長慶稜禪師塔

家家逗到清明節。處處骨堆都迸裂。獨有西禪長慶寺。紙灰化作白蝴蝶。顧大衆曰。又向甚麼處去也。各禮三拜看。

掃古靈贊禪師塔

境寂山空。百丈家風。惟師證得。歸報師翁。無聲三昧。末後路通。且道如何是無聲三昧。咦。青草萋萋沒不得。鳥解啼春花解紅。

掃雪峯眞覺大師塔

篋竹森森。檉枝棖棖。掃出全身。見聞即別。望州亭相見了。茶傾三奠不爲多。烏石嶺相見了。香爇三枝不爲少。僧堂前相見事如何。還讓再來藍長者。且道以何爲證。不見道。輥得毬兒是雪峯。

掃鼓山晏國師塔

有來由。無縫罅。不堅久。難敗壞。分明寫出秋山容。祖師靈骨難遮蓋。卓拄杖曰。好遮蓋。他家有路通霄外。諸大德。還有把臂共行者麼。良久曰。且同向看。

掃雲門滿老和尚塔

烟雲冬夏。花鳥春秋。有恩難報。有怨難酬。若道石傘峯依然突屼。若耶水依舊逆流。且喜未見先師靈骨在。還要見先師靈骨麼。良久曰。不見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喝一喝。

掃天衣懷禪師塔

往昔曾挑水。一擔兩頭脫。傳得雲門宗。我來爲掃塔。一掃葛藤窠。一掃秋風葉。噫。秖因埋沒本空宗。至使吾

師今受屈良久曰屈屈。

上佛日十二代供

阿呵呵。者一隊老漢。開山也是你。中興也是你。今日鼻孔頭。卻在我手裏。顧衆曰。還有與祖師出氣者麽。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

爲久默和尚起龕

獅子出。獅子入。全在獅兒奮迅力。雖然有手大家扶。不勞動着些毫忽。大衆。既不許動。如何說箇出入底道理。咦。海神不貴夜明珠。信手撮來當面擲。　封塔日中。月夜半日。會得者萬里神光。不會者惆悵何極。太湖南。方山北。莫道此中無縫隙。彷彿栽松當道青。依俙字刻碑文白。舟藏壑山藏澤。天下情知不可藏。秪貴瞞人雙眼黑。衆中還有不受瞞者麽。良久曰。莫怪早秋涼。都緣風雨急。

具足和尚入塔

師纔指龕曰。生於越。長於越。股爲療親刀見骨。清道橋邊露夙根。若耶溪上連枝脫。遊剡溪。住香雪。拖泥帶水藏眞說。惹得兒孫逐隊疑。今日分明都漏洩。不漏洩。無底鉢盂誰動得。噫。若是師兄嫡血兒。會取當陽遮一撥。

清池大師入塔

分明一派清涼池。幾度曾經劫火炊。此物至今終不壞。耀地輝天也大奇。乃舉骨曰。且道是甚麽物。與麽奇特。遂擲曰。大衆普送看。

洞上祖憲錄卷第五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六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江南天界寺覺浪道盛禪師。建寧浦城張氏子。十九歲、見大父歸寂。自疑曰、者一點靈明、向甚麼處去。一日聞貓叫、有省。走瑞巖剃落。隨師住夢筆、閉關苦究。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機用、從前寶惜、冰釋無疑。出關。參博山於董巖、受具。是冬、復謁東苑鏡。苑問、子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着。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向火次、師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苑細驗其生平參證處、及徵詰五家堂奧差別之旨。師恣意披其所見。苑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祕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流布去也。遂付以偈曰、道盛羣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啓我永懷思。師拜受。因隨苑禮壽昌。昌勘問、大奇之。問曰、子在何處與東苑相見。師曰、不在別處。昌曰、在那裏。師曰、和尚眼𥈠。昌良久。師珍重、便出。明日又問、東苑曾與子說甚麼。師曰、曾被他賺了一上。昌曰、作麼生被他賺。師曰、者老漢又恁麼去也。昌笑曰、子作怪那。師曰、是和尚自致得。因復問昌曰、聞東苑當時答和尚一語、如何滿口便許可他、若是某甲決不輕易放過。昌曰、秖如他道、和尚莫作怪在、你當作麼生。師纔開口、被昌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昌曰、且喜有人喫掌在。自是與昌多有詰問機緣。昌時深喜而密囑之曰、尙慎哉。正先聖所謂得此法者命如懸絲也。昌乃示偈曰、信知自有那一着、直俟機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忘斟酌、受用寬廓。師拜辭。出世說法四十餘年、坐道場五十餘會。初於崇禎乙亥年、麻城李太宰梅中丞周司馬陳司寇請住寶筏寺。開堂、師陞座、拈香曰、此一

瓣香、天然尊貴。巍巍莫讚、蕩蕩難明。奉祝皇帝陛下聖壽萬歲。伏願位育建中和之極、統御慶日月之光。諸大護法、宰官居士、親扶法座、共振宗風。生生示現普門身。世世莊嚴眞佛刹。次拈香曰、此一瓣香、昔日無欺、今朝不昧。光明妙密、拈對人天。供養中興曹洞正宗江西壽昌師翁大和尚、用表親定宗旨之嗣。復拈香曰、惟此一瓣、靈氣結根、連枝發秀。端供我建州東苑本師鏡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大衆、同生欽重。堂主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大鏡中天、物物自照。若更待揚眉瞬目、已是增金之黃、添玉之白。雖山僧陞此寶華王座、你道還有向上全提也無。其中有得此先聲者、正好對衆酬唱、庶不負本分風光。有麼、有麼。衆無語。師乃舉如意曰、奇奇。標天指地、曾爲傳語之人。面壁安心、可是分燈之種。今日山僧出世、一句更作麼生道。乃畫一〇曰、人人頂上有金輪、萬古威音光聖代。珍重。結椎、下座。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本分風光、須自領悟。山僧便恁麼下座、還有親切爲人處也無。大衆便恁麼禮拜而退、還有不相孤負處也無。雖然、官不容針、正好添花錦上。石女夜拋梭、文彩煥然滿地。木人朝唱曲、音聲杳爾難聞。其中還有正偏兼帶、不落是非者、出來唱和看。衆無語。師曰、恁麼則山僧倒騎露地白牛、遊戲十方刹土去也。舉如意曰、會麼。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上堂。極力舉不起底圭峯山、覿面承當。滿口道不出底百子塔、點頭領略。更有從上佛祖無量機緣、却是五腦山土地、悉能理會。獨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西來大意。門曰、久雨不晴。土地不契、因并呈似龍湖。湖曰、恁麼則一切皆不會也。土地乃問、如何是久雨不晴。湖答曰、氣急殺人。土地大笑曰、我悟也。湖曰、你悟箇甚麼。土地曰、前日一連陰雨、我那冷廟無人燒香賽願。忽然一滴漏落在我土地婆頭上、被他埋怨了半筒月、眞箇氣急殺人。龍湖震聲一喝、土地直得冰消瓦解。你諸人會麼。莫

將開學解埋沒祖師心。　大雄菴上堂。師陞座。擊香臺曰。聞麼。良久。朗聲曰。巍巍獨坐大雄峯。一喝曾教三日聾。今日當陽明舉似。西江吸盡吐東風。且如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聻。一僧出衆曰。閣靜不須重借月。三更自有夜明簾。師顧視曰。乾闥婆王親托出。摩尼光影照三千。更有於光明門頭出身者麼。李太宰出曰。近日有提婆達多。一頌呈上。平地孤堆最誤人。枉將法座賺寃親。瞿曇自有金針度。認影迷頭又隔津。師曰。何不道提婆別有金針度。聻。太宰拊手曰。此又是老婆勘破有來繇也。師震威一喝。便下座。　崇禎丙子住壽昌。結制上堂。師以如意指法座曰。見麼。若向者裏明得。不惟坐斷十方。直教三世諸佛齊拜下風有分。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全提一着在。大衆看取新壽昌向毘盧頂上行去也。遂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結根鷲嶺。發秀熊峯。遙付囑於當時。密傳持于斯日。爇向爐中。祝延皇帝聖壽萬萬歲。伏願佛心不二。慧命無疆。主華藏之莊嚴。致刹塵之位育。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光自衆生脚底。透於諸佛頂門。覿面無虧。全機不昧。爇向爐中。專奉爲益府殿下宗室賢明闔郡縉紳諸大護法。伏願同扶慧日以高明。共贊宗風而妙密。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劫火洞然。曾拾得。今朝對衆特重拈。爇向爐中。專伸供養我壽昌先師翁老和尚東苑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問。法窟當年獅子吼。今朝據座又嚬呻。一聲震動乾坤句。特請分明舉似人。師曰。纔望刹竿影。擺手出章江。曰。初機未會玄微意。請向從前話一周。師曰。兩手分付與阿誰。曰。龍峯白浪掀天舞。湧出漚花遍界香。師曰。大衆不消徒着力。自有鉗鎚密與人。曰。擎出滿盤皆具足。當機領略事如何。師曰。退身三步。曰。不是枝頭開玉蕊。爭得乾坤處處春。師震聲曰。大衆見壽昌放眉間白毫相光麼。良久復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明。時候無私序。帝王無私德。臣民無私功。所以靈山拈

無私之花。少林面無私之壁。二祖安無私之心。曹溪傳無私之法。青原南嶽、開無私之二宗。馬祖石頭、列無私之五派。百丈撥無私之火、潙山直下知歸。黃檗揮無私之棒、臨濟頓徹婆心。雲巖示無私之鏡、洞山錦縫重開。雪峯陞無私之堂、雲門當機獨領。地藏豎無私之指、法眼妙契天然。乃至千七百沒巴鼻漢、一味無私、心心相印。法法相傳。至我壽昌先師翁、觸發大好無私之山、重興曹洞之旨。洎我東苑先和尚、勘破臺山無私之路、透過趙州之關。迄我道盛、偶入東父無私之室、勒回鞭影之駒。親承壽祖無私之宗、振起簫韶之鳳。是故二十年來、縱橫方外、無私任運、到處自强。今日歸家、幸逢法屬。推上法王無私之座、重揚先祖無私之風。何異削雪爲銀火不銷、百戰未曾持寸鐵。雖然如是、今日開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高提祖印當空照。一道無私謝太平。

到寶方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且道如何是密付的意旨。良久復曰、昔我青原老祖、當時曾命石頭遷禪師往南嶽通箇書信、遂撥開一條衝天大路。自非足下生雲的、也不容易進者一步。你看他石頭如獅子游行一蹴便到那南嶽、見讓和尚。卽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公眼似電光、舌如利劍、便道子問太高生。頭曰、寧可永劫墮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卽拂袖便行。不曾鵾鵬奮怒直得水激三千、扶搖萬里。自此石頭一宗、傳至雲巖曹洞、直至於我寶方燈燈不絕。後世人徒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殊不知青原垂足石頭萬劫心死。秖如今日紹登我祖寶方法座、旣爲承嗣子孫、畢竟密傳箇甚麼。衆中果有明眼者、出來證據。良久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那許外臣知。

上堂。十道不通風、啞子來傳信。夜半漆崑崙、皎然雪萬仞。若向者裏會得、可與洞山老祖把手並行。其或未然、今日壽昌爲汝說破。復曰、噫。鋸解秤鎚易、決擇生死難。石上栽花易、安立性命難。難難不難、心上看。黑豆未生芽去處、善財童子未曾參。易

不易境上觀、阿難欲速成寶王、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何入無位眞人乾屎橛。釋迦調達暗承當、賺殺文殊與彌勒。解制上堂、南贍部洲上堂、西牛賀洲擊皷、東勝神洲解制、北俱盧洲作舞。須彌頂上撞金鐘、直得三十三天梵王帝釋、一箇箇退位求出身活路、乃至天魔外道、知非便捨、與二乘聲聞緣覺、離涅槃牀。五十五位菩薩、直上階梯造等妙二覺、纔得捨功就位、卽便轉位旋機。復於向上竿頭更進一步。爭奈須彌山底金剛際下、那箇强遭瘟底躲根漢子、不肯放下偸心。若能全心放下、豈不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橫身劫外、獨步大方。雖然此猶是指蹤極則。秖如壽昌全提祖令、爲諸人結制、且道、曾與諸人向何處結令。又向何處解。解制之後、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作甚麽活計。乃擊案曰、一拳拳倒須彌山、一踢踢翻金剛際。不向如來行處行、男兒自有衝天志。擊案下座。

住福山。上堂、黃元公問、紹隆出世、七佛證盟、和尚出世、甚麽人證盟。師曰、星池重見幢幡影。曰、瓊樓寶殿、是甚麽人居住。師曰、簫曲猶聞鸞鳳音。曰、滿堂龍象還辨得也無。師曰、空王嚼碎赤波斯。問、今日福山大衆、請和尚開示。師曰、凌空駕出覆船子、驚起波濤風拍天。僧禮拜曰、今日親見覆船也。師震聲一喝。乃曰、覆船和尚無生可度、撒手太孤危。紹隆大師面目多端、惑亂人不少。西竺老子靈龜曳尾、狼籍叢林。更有許多藏頭露穎老古錐、仔細簡點將來、不免一齊斷案。且道、今日新福山出世爲人、當作麽生。良久曰、寶杖指開千聖眼、盛明天下共傳心。喝一喝。

上堂、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陞堂、有何祥瑞。師曰、旭日含青嶂、晴雲洗綠潭。曰、恁麽則寒崖久種無根樹、今得靈機發異苗也。師曰、千年桃核子、須見本來人。黃元公問、覺海圓澄、爲甚麽無風起浪。師曰、正好一帆風到岸。曰、忽然乾盡時如何。師曰、六牕虛映芥投針。公禮拜曰、也是者老漢慣得其便。師呵呵大笑、乃曰、應以竿木身得度者、卽現竿木身

而爲說法。所謂與人有緣則易信、掬水月在手。與法有緣則易入、弄花香滿衣。秖如露柱與古佛相交、燈籠與佛殿鬬額、是甚麼道理。擊如意曰、紫微轉處夕陽輝、白鶴飛來仙果熟。便下座。　到歸宗。上堂。僧問、廬山八面高峯、那一峯是廬山眞面目。師曰、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曰、歸宗曾出三十六代祖師、未審和尚是那一位。師曰、鼎湖開玉浪。曰、金輪頂上放毫光也。師曰、寶座正高登。乃曰、靈光不昧、逈脫古今。妙用無私、超絕凡聖。所以馬駒踏殺天下人、獨有歸宗較些子。且道歸宗有甚麼長處。擊如意曰、當場放出斬蛇手、千聖從教立下風。　住圓通。上堂。僧問、西山一派、不異曹源。廬嶽千峯、何似靈鷲。師曰、一丸當面擲、大地着睛看。曰、如何是圓通家風。師曰、石耳峯前驢覷井。曰、圓機古塔今常在、三百餘年復放光。師曰、海雲遮處洛伽深。曰、恁麼則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金烏拶出海門東。問、三百年前舊公案、今日重新意若何。師曰、滄海月明光不夜。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曰、廣寒宮照白銀牀。曰、爲甚麼在和尚拄杖頭邊放光動地。師曰、闍黎珍重。曰、遍界不藏無覓處、一溪流水却知音。師曰、妙翅更翻身。師乃畫一圓相、曰、靈山花發、親示別傳。少室雪寒、全提正令。坐斷十方、無間石筍橫空。洞明一道、無殊泥牛出海。所以八萬四千非鳳毛、獨許三十三人入虎穴。繇來此事奇特非常、數百年來、紹續不易。今日壽昌杖人特登匡嶽、入圓通禪院、已全身披露、與十方塵刹諸沒巴鼻老古錐、及一切蘗奴白牯、覿面相見了也。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開瑞色光河嶽、萬國謳歌賀太平。　上堂。偶向江頭採白蘋、閒隨侶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說、暗擲金錢卜遠人。既對衆不敢明說、則是心上底人。既是心上底人、卽鬼神有所不知、何更向外卜度乎。噫、無限相思空自委、尋常觸着最難禁。珍重。　建安王請上藍開法。王問、法王與國王還有同別也無。師曰、在法

爲法王中尊。在國爲國王中尊。王曰。卽國王。必須以法爲尊。師曰。殿下一賽兩彩也。王問。永寧古刹。馬祖道場。今朝大師陞座。人天瞻仰。設何權巧方便接引。師曰。今幸殿下親自證明。王曰。鳴鐘擊鼓。說法已竟。大師莫是重下註脚麽。師曰。殿下已向聲前具得者隻眼麽。王曰。臨濟一喝。有賓有主。賓主且置。如何是一喝。師曰。也須當機承領始得。王曰。千聖籠罩不住的。萬魔窺伺不得的。還有壞時也無。師曰。且喜話頭猶在。王曰。玄沙要一擔無底桶子。不知要他作麽。師曰。縱有者擔子。秖恐玄沙無安置處。王曰。有拄杖子又與箇拄杖子。未審還與箇甚麽。師曰。圓通者箇如意。從來無人疑着。王大喜曰。不特江西從此立宗風。將令震旦從此開佛國去也。

到江南衆宰官延於靈谷祖堂結制。千秋節上堂。師顧衆。以如意畫圓相曰。會麽。迥日輪而叶夢。夜半正明。乘象駕以投機。曉來不露。天然貴胤。纔生卽指顧稱尊。正位青宮。初立便紹承大統。優曇示現。長春之花蕚方新。寶祚隆膺。億代之本支遠茂。紹天地祖宗之慧命。啓朝廷社稷之光輝。今當皇太子睿誕之辰。且作麽生舉揚慶讚。永祝千秋。同日月常瞻萬壽等乾坤。

住徑山。上堂。舉妙喜禪師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麽告報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麽。師曰。大小妙喜不識好惡。盡大地人被趙州老漢剜了眼睛鼻孔。將箇無位眞人推下萬丈深坑。致今求出頭不得。徑山別出隻手救拔他去。且作麽生救拔他。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眞佛不許他在黑山下作鬼家活計。直教他劍刃上行。火燄裏走。入生死流。闢聖凡路。顯全機大用。向如意子頭上續佛慧命去。會麽。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供奉八十一代住持湛然澄禪師木主入祖堂。師以如意畫一圓相曰。會麽。古祖堂中曾無異旨。諸宗社內已有同風。位次不用安排。前後天然恰好。相看剔起雙眉笑。徧界

華敷劫外春、珍重。　住崇先。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昔日世尊於靈山會上、親自拈付與得正法眼諸大弟子。於十方塵刹示現國王宰臣居士沙門等身、為內外護。各各承此恩力、得此受用三昧。今日新崇先長老重為拈出、以表宗乘、端有所自。伏願聖人登寶極、天下共熙皥。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乃斂衣就座。喝一喝。拈拄杖示曰、看看、新長老拄杖子全提正令也。三世佛祖、齊立下風。各各鼻孔、被拄杖穿却、直得出身也由我、吐氣也由我。佛祖三昧、杖子盡知。杖子三昧、佛祖不知。正以此無自欺三昧、能使日月自麗乎天。山海自列乎地。春自開花、秋自落葉。鳥自飛空、魚自躍水。凡自忘情、聖自離解。佛祖由斯而生、邪魔由是而正。更須撥轉向上關棙、透出教外別傳。始知刹竿倒而千聖迷蹤、骨髓空而二株永秀。風幡不動而心開、歸根無口而體露。廬陵米價、震旦騰聲。鈯斧風規、神機莫測。乃至新豐一派、法乳橫流。倔起阜亭、開宗歇祖。初喫一掌血濺梵天。歷世面門、痛痕猶在。迄我壽昌先祖、突出好山。東苑先師、奇生武曲。及今杖人主此祖庭、重標宗旨。還有承此無欺三昧者麼。復喝一喝。卓拄杖曰、指來阜嶽千峯秀、放出曹源萬派清。結椎下座。　開爐上堂。喝一喝曰、會麼。當陽拋出、擡眸鷂過新羅、直下承當、正好驢腰打折。佛祖無湊泊處、就中誰得安排。特地奮起英奇、不免全身拶入。所以峯巒嶒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於此薦得新豐老子、玄中別唱、密用全提。也須向崇先拄杖頭、有箇轉身吐氣。始得。今日言孫妙詮、不禁忍俊、於紅爐添炭、錦帳鋪花。不妨引箇呵呵一笑。秖如正當大納乾坤底句子、又作麼生道。復喝曰、鐵額銅頭須着力、大家踏轉上頭關。　上堂。文殊眉輪挂劍、慣於落草橫身。淨名舌本藏雷、善向晴空着櫪。瞿曇笑看變化、坐斷金鎖玄關。月映蘆花飛鷺、春潛枯木龍吟。十五年前、靈谷杖痕刺骨。十五年後、阜亭錐影驚心。當道青松、空手把鉏難種。碑文白

字寒蟲禦木爭刊。秖者些子誵訛。便是嚴三求昔年喫棒屎牀的勾當。今借胞弟於崇先增廬陵米價。出甘贊藥金。杖人一一按過。也要他親自拳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方許他北斗藏身。於此入作喝一喝。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天機幻出誰爲主。嶺梅綻玉占春先。午馬凌空看子鼠。百尺竿頭五兩輕。四升斗內呼相禮。却有彰禪客。借牛山橋諸友來此。助揚禪悅。以乞法乳。杖人點汝頭。汝尾者風流須自許。切忌向明眼人前錯亂舉。 師誕上堂。卓拄杖曰。會麼。眞歇老祖。去我四百年。望我於無影樹頭開花結果。東苑先師。去我二十八年。望我於六毒峯前掀翻五乳。爭柰者孟八郎子孫。以一條血滴滴拄杖子。火馳冰突。冒命忘危。坐不溫席。行不辭疲。踏殘芳草。斷送落花。黃鶴樓前倩秀才。次不成崔顥底韻。曹山井畔。騎驢子覷不見法身莖眉。凜良久邈眞。邈無言得髓。誰堪振向上深微。自應纘主中尊貴。逗到於今已六十六。白接得幾枚沒勾挂的嗣子。東穿西汲。南舀北撈。大似錢貫井索。木杓笊籬。何足塞祖宗之厚望。慰慧命之傳持。甚愧馬齒徒長。鷄肋無力。醍醐毒藥。快意傷心。滯貨與此遺覲。都盧皆屬分內。是何初度受此祝辭。新豐之曲調既高。藥嶠之鼓笛猶渺。朝無猿摘之金果。晚乏鳳啣之玉花。如此荒疎。實難酬酢。然隨時應節。也須吐露一句。且道吐露的又作麼生。良久曰。法界不容吾自委。敢推樓至與威音。 上堂。僧問如何是父子投機的句。師曰。怪石不鐫字。苔紋孰與成。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二祖斷却臂。師曰。葉落千峯露。曰直下一回親自薦。爲甚華亭覆却船。師曰。風來水面痕。曰秖如歇翁親遭淳祖一掌。爲甚露柱叫屈。師曰。須自瞥地。問雲生大野。雨灑千峯。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鶴來秋色遠。曰恁麼則點點滴滴不落別處。師曰。鳳去彩雲横。曰已把金針暗度。鴛鴦繡出何新。師曰。剔起眉毛仔細看。乃曰。雙輪合璧。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迴途自妙。微雲

淡河漢、秋露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者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物、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還會麽。夜排月戶淸光遠。山拭秋稜秀色多。

上堂、十字街頭結制、惟有石橛子自敢承當。急水灘上白椎、秖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麽舉、忽有箇出來捲却蓆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箇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箇點不出、白牯貍奴、開眼作夢。秖如今日與衆造箇款端、又作麽生。巨靈擡手無多子、擘破華山千萬重。

自可領曹檀越請上堂。空中着點、文彩已彰、句裏藏鋒、殺活不測。南陽忠國師無端向天津橋上弄猢猻、却被大耳三藏迫得鮎魚上竹竿、未免勘破落處、何如艮山曹大郎一味本色、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到此社伙與可禪隨艆下餌子、掀髯笑嘻嘻、他家自有通人愛、應時納祜無不宜。

元旦、僧祥馬公請上堂。師振拄杖喝一喝曰、看毘盧遮那如來與十方三世諸佛、適出皐亭拄杖頭上、同聲唱言、上大人丘乙己、我等皆承此恩力。是你塵刹諸小生、盡可於此得知禮。爾時一切有情無情、皆踴躍稽首曰、奇哉拄杖子、我已深知此。你乃出生諸佛法身、永作法界依止。方今元正啓祚、共慶新祉。八表仰旦、旭初光、九天欽重、華更始。果你拄古撐今而能中立不倚。杖子笑曰、正當爲汝恭喜。我此上大人、卽你丘乙己。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卓拄杖下座。

高唐氏爲子孫祈福請上堂。呼山解應、喝石能飛。搜尋無縫、感觸有機。天皇寺裏送餅將來、指點持歸福慧。庇汝兒孫。不傳之祕甚微、不啻龍華授記。直下摩頂皈依。古鏡未磨、形影隱現。寒梅將放、香色幾希。噫、此箇機緣也大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未夢金人。曰、如何是法。師曰、不見白馬。曰、如何是僧。師曰、王庫無此刀。曰、如何是常住三寶。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曰、朝看東南、晚看西北。曰、還有知恩報恩者無。師曰、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問、

石頭和尚道。木頭碌磚。此意如何。師曰。鑿壓當行。曰。或問和尚如何是道。作麼生。師曰。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曰。好人不倩錢。曰。此與石頭答有同別否。師曰。白馬廟前好傘鋪。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曰。恁麼一副要用也。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僧禮拜。師大笑曰。消得消得。問。雲巖祇者是。便可傳得眞麼。師曰。洗木屐。曰。洞山爲甚沉吟。師曰。石頭搖。曰。如何又因過水覩影。始得大悟玄旨。師曰。穿心國裏日如脂。曰。某甲不會。師曰。弱水如堪渡。蓬萊人易登。問。知有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燒火不用薪。曰。不知有底人如何指示他。師曰。煮石念摩訶。曰。一朝瞥地時。如何。師曰。矮子上天梯。問。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卽今商金用律。丹桂飄香。未審彰箇甚麼道理。師曰。千仞峯頭誰獨立。曰。如是可謂令不虛行。師曰。彩雲影裏鳳凰飛。

杭州愚庵三宜盂禪師。於崇禎癸未仲春。護法檀越同衆耆舊請住雲門顯聖寺。師入院。拈檀越疏。大衆。莫被者些用毛錐子底將黑豆換却眼睛。在上古是鳥篆龍章。今時則爲紙墨文字。祇可作世諦流布。豈可作佛法商量。且道如何是佛法。度疏與維那。曰。你念念看。法座未有世界先有此座。十方諸佛不敢正位。歷代祖師祇可旁立。山僧今日倒騎佛殿。順跨山門。且道却爲何事。卓拄杖曰。若不登高望。焉知滄海深。遂陞。拈香曰。此一瓣香。端爲祝延今上皇帝睿算與五嶽齊崧。洪基共乾坤鞏固。文武成良。烽烟永息。萬民樂堯舜之年。草木被無爲之化。復拈香曰。此一瓣香。根生鷲嶺。葉覆娑婆。今日拈來。却爲山僧二十年前在瓶窰燒得一擔破砂盆。自謂奇特。誰道雲門路滑。和身跌倒人天衆前。不敢覆却。奉爲顯聖堂上先散木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曰。若論第一義。華擘了也。向山僧未屙以前薦取。早已落七落八。況在文字語言。白雲萬里。除此二途。君子可入。萬不得已借路徑過。聊塞一時之責。驀豎拳曰。者是老和尚

一生用不盡的餿殘盂。上座貴買賤賣。不妨奇特。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南瞻部洲普請。北俱盧洲打鼓。七金山下。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聳身起舞。須彌山頂帝釋天王高聲唱道。汝等佛子各各本有靈明玅智。與刹等世界等諸佛等菩薩羅漢賢聖僧等衆生等神通等玅用等說法等壽量等相好光明功德等。拂一拂曰。者一絡索向甚麽處去也。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上堂。道人行履逈異常情。獨足立在萬仞峯頭。把臂行於際天洪浪。剃頭不爲出家。看經秖圖遮眼。縱使到一色邊。也須剗却。果然是無瑕之玉。一椎擊碎。遂拍案曰。阿呵呵。前無村兮後無店。雨過谿塘柳如線。青蓑綠笠舊家風。吹落荷花三四片。擲拂子曰。鑑。　祈雨上堂。拈拄杖曰。震法雷兮嗚法鼓。山門頭彌勒開眉。布慈雲兮灑甘露。塔尖上商羊起舞。四海龍王腦門裂。三十三天叫寃苦。雲鎖趙州關。雨打雲門普。拈起一毫端。塵刹無焦土。於此作佛法商量。笑諸君從頭莽鹵。所以者一着子大似龍王行雨。不從龍王身出。不從龍王心出。不自雲生。亦非空有。以不思議力。時行雨事。成熟穀稼。繁長草木。大衆既不從身心中出。且道雨自何來。卓拄杖曰。赫連皇甫。僧問。帶水拖泥卽不問。如何是向上全提。師曰。從來有事不謾人。曰。秖如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麽生。師曰。莫要打溼老僧拂子。僧禮拜曰。一點周沙界。萬木盡霑恩。師曰。看取下梢頭。　師誕。兼建五百羅漢堂。上堂。谿聲浩浩。松風帀帀。雲端裏見出金碧交輝。五百尊大阿羅漢堂。一半男菩薩。一半女菩薩。各各相好莊嚴。坐享太平之福。爲天人師法。壽量與柏樹子同庚。且道渠年多少。擎數珠一百八。山僧恁麽告報。拄杖子不覺失笑曰。盂上座。我道你薄彭祖而卑陳摶。等虛空而並華嶽。元來只是凡夫常彝。殊不可以爲法。拄杖子我且問你年多少。乃擊案擲下曰。問取從地湧出諸大菩薩。　到天華。上堂。師至座前曰。增不去一。減不至二。是

多少。顧左右曰。停囚長智。遂陞座。乃曰。扁舟載月叩天華。覿面相逢盡作家。捉得老婆連夜打。英雄從此做人家。卓拄杖曰。猩藉舖子。復搖拄杖曰。有貨不愁貧。浪蕩家風。無錢難作客。有手只堪。曳白脚尖踢破氣毬。若是合璧連城。方可齊驅並駕。恁麽舉揚。也是濫竽齊門。須信有牀頭捉刀翁。眞英雄也。雖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衆中有個儻兄弟。請出相見。西堂出衆。師曰。龍生龍子。鳳養鳳兒。堂曰。忙作甚麽。師曰。話頭安在。堂便喝。師曰。忙作甚麽。問。扁舟載月卽不問。覿面相逢事若何。師曰。火中飛鷂子。曰。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和尙也須下座。師曰。下座嚇殺你。　爾密和尙入塔上堂。若論第一義諦。適纔密兄道過了也。山僧抑不得已。赴衆賢姪之請。只可拍氈拍板。撫沒絃琴。遂擊拂子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雨餘松徑苔錢滑。水到石頭聲轉高。若是白雲中坐。住繡幃裏藏身。堪作甚麽。所以沒量大人去住自由。非凡情之所測識。播弄乾坤。基分嶽瀆。黃金鑄就。鐵蒺藜到口便呑。白玉碾成金剛圈。橫身直過。針縫上走馬。錢眼裏鞦韆。其住也虎踞巖前。其行也虎歸渤海。回眎以鷦鷯窩爲玉殿瓊樓。鼠穴爲廣宮大廈。可謂崖州萬里。山僧作恁麽語話。密兄聞之。不覺絕倒。大衆。你道笑箇甚麽。寶鏡堂前萬竹林。雨一天雲一塢。丈夫經濟平生肺腑。以拂左擊曰。趙州關。右擊曰。雲門普。取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　上堂。稻子秋登。蟹正肥。果然一飽便忘饑。堪嗟淸白傳家客。身入西山自採薇。雲冉冉。水依依。主人何事不來歸。大衆。要識主人麽。以手斫額曰。貓。　上堂。最相應。豎拂子曰。者句子不起於此座。可以超生死。眼裏着却須彌山。耳裏能藏四海水。踏翻四部洲。身如葶藶子。口中不斷鈔伽陀。頭戴華冠。手持杵。擊拂子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僧問。法雷震處。聲傳谷。惹得雲來遶座行。未審還有爲人句子也無。師曰。此去紹興二十里。曰。恁麽則任運東

西去也。師曰。一任卜度。　上堂。客程雲冷江天曉。木老啼烏喚行早。高枕羲皇北牖人。長吁自道乾坤小。荒村古廟阿誰來。殘楓滿砌何人掃。大衆。文殊師利與彌勒菩薩。引古證今。互相酬唱。被山僧各與三十棒。趁出三門外去也。為甚如此。鴛鴦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克聖禪人請上堂。時值雞唱。師忽作雞鳴曰。叫一聲來應一聲。聲聲喚出本來人。左右顧曰。情知汝等向四大裏作活計。復曰。大衆。牕外紅袍金脚上座。從曉至昏。為你提綱挈領。你總不會。且置。秖如適來鼓聲戴我皮帽。鐘聲穿我草鞋。走入廚房裏得畢了普賢菩薩。回到僧堂中。觸發了文殊大士。細思之。古語云。克念作聖。形端表正。君子有自反之修。志士有退思之德。只得向佛殿前。高聲唱曰。若耶溪上雲門寺。萬竹林中最深處。我是觀音獨露身。為君拔却眼中刺。大衆大衆。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僧問。不是楊岐三脚驢。亦非溈山水牯牛。得得請師親指出。免勞平地起干戈。師曰。斷索繫鐵牛。曰。夜來風色緊。滿地是嚴霜。師曰。可憐生。曰。長劍逼人寒。佛祖無藏處。師曰。惜取眉毛。　上堂。日月麗天。萬象騰輝。秋風衰殺。千林失色。金不自耀而明。玉不自章而潤。雁字寫寒江。漁舟晚浦。蟲吟荒草下。旅館殘燈。正恁麼時。說甚禪道佛法。以手掩鼻曰。蒼天。　上堂。日出皇皇。那事如嘗。衮橋連野店。新米菜羹香。因尋酒浪子。小艇泛溪光。大衆。今日有佳客來也。且道是甚麼人。搖拂子曰。賀家池上天華寺。日午三更到客航。　上堂。舉拂子曰。者裏見得徹去。七穿八穴。東湧西沒。便向糞掃堆頭拈起絲毫許。可以塞破虛空。平沉大地。盡十方世界是箇眼睛。你向何處顧盼。盡十方世界是箇鼻孔。你向那裏喘氣。然後轉過身來。七珍八寶。填溝塞壑。盡十方世界無有寸土。不是金鋪玉甃。瓊樓珠殿。寶樹花臺。任你隨身受用。切忌向着衣喫飯。迎賓待客邊作窠臼。立牆塹。豈不知顯聖者裏。滴水滴凍。吐氣成雲。偶然咳

嗽一聲。也遭他箇點。就山僧昨來。拖拄杖。山門頭看山看水。四箇泥塑大漢道。長老。你也太狼藉。擎拳努目。不勝之怒。彌勒菩薩。呵呵大笑。十八尊羅漢却道。住持關係懷杞人之憂。再三勸勉。惱底仍舊惱。笑底依舊笑。山僧道。你者干不唧嗗漢。豈不聞古書云。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適來所說。俱不得正。如何是得正底妙法。堅手天。華曼天。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他化自在天。乃噓一聲。下座。　上堂。箭急西風竹影涼。從來底事絕商量。狐啼荒塚前溪月。野寺鐘聲夢裏長。秖為你貴耳賤目。是所以多岐亡羊。德山棒。臨濟喝。雪峯輥毬。道吾舞笏。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者一隊老漢。好將一坑埋却。顧左右叩齒曰。點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僧問。五家宗派。請師指出。師曰。珊瑚枝上挂擂鎚。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蜘蛛絲線繡鴛鴦。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龍飛鳳舞到錢塘。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石火燒却須彌山。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五鳳樓前吹玉笛。曰。如何是溈仰宗。師曰。中秋月照湖心亭。曰。五家宗派蒙師指末後一句事如何。師曰。禮拜着。　上堂。漪漪修竹千竿。清沁一溪流水。有智不在多言。好景何容花卉。笑他聚石談經。無事聽閒人說鬼。可惜日居月諸。底事如何不委。若要委。且看鐵樹生枝花開碓觜。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秖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將山門來佛殿裏。移廚庫去鐘樓上。惟佛與佛。乃能究盡。山僧拄杖。驀顧左右曰。咄。莫妄想。　上堂。疎雨打牕。清夢裏。好山深鎖白雲中。有題最是難藏覆。竹浪蕭蕭一夜風。百草頭上。識取祖師。草枯了也。鬧市裏識取天子。市散了也。與諸兄甚處相見。良久以手招曰。猩猩我與你相見了也。　上堂。見與見緣。幷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舉拳曰。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復拍案曰。雨霽千山烟霧流。誰家吹笛上高樓。此情盡向知音吐。三

箇猢猻弄戲毬。　上堂。連宵好雨初晴、遠山疊翠、碧水生瀾。正恁麼時、有一句子。踏破草鞋、赤脚走、金毛獅子雲端吼。海底波斯暗展眉、八臂那吒難下手。投老歸來事事空、翻然一笑無何有。卓拄杖曰、三三成一九。僧問、節屆分明、如何冬行春令。師曰、菊花枝上牡丹紅。曰、恁麼則梅花早已傳消息、綠蕚枝頭暗吐香。師曰、閒言語。僧拜曰、一枝開遍處、得占上林魁。師曰、酸氣未除。問、既是無量壽、未審降生作甚麼。師曰、銀燈臺裏要孩兒。曰、鉢羅一見三千歲、曇蕊重敷爲舉揚。師曰、你細細念來。曰、八百作家呈妙手、以何勘驗辨雌黃。師曰、愁殺路行人。問、眼前佛國、卽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夜明簾外無私路。曰、越三祇於一念、齊諸聖於片言。云何有九品差別。師曰、不是上座境界。　上堂。山僧有一訣、水底撈明月。一不動波瀾、二不求人說。提得便呈君、更不費周折。以拂子畫圓相、隨卽拂却曰、雪壓梅花、韋粉牆白白白。　上堂。丈夫兒無等級、所以人天不可測。行藏著著異常流、豈肯隨人畫模則。廣南珠作麼色、白月便白、黑月便黑。大衆、五百弟子已知衣下明珠。如何是他衣下明珠。咳嗽曰、失。僧出衆遶一圓相曰、正恁麼時如何。師以拂子點曰、者是山僧二十年前用不盡底。隨打一圓相擲下。　祈嗣上堂。臥龍不起苔深草茂、彩鳳凌霄柳媚花妍。網兜兎子、箭穿虎膺。著手便倒、符到奉行。都不分外、密室中高枕長眠、箇箇壁立萬仞。者是山僧徹骨徹髓、披肝瀝膽處。正恁麼時、針劄不入、斧劈不開。好不丈夫呀。定要見箇空頭文書、塡華著押、拖累山僧坐曹洞帷幄、打臨濟旂鼓、用潙仰印信、運雲門韜略、攙法眼陣勢。所向風靡而順、顧盼之間、附降納款。咳唾之餘、兒孫滿地、美則美矣。秖如靈照女賣笊籬、陳尊宿打蒲鞋、魯祖面壁、達磨背坐、是何意思。自是桃華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僧問、父母未生前、與卽今面目、是同是別。師曰、春華紅滿路、秋葉舞長空。曰、爲甚麼頭上安頭。師展兩手曰、

是誰之過歟。　送六如禪師入祖堂。上堂。頭枕天柱山。脚抵峯山麓。芥孔裏遊戲。大海中洗浴。雨打風吹楊柳腰。梨花憔悴沉香玉。是葛天氏。無懷氏。混沌氏之流。從來不受官家祿。手持斷貫索神號而鬼哭。今朝荆門座元。送六如法兄木主入祖堂。可謂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爭奈探頭太過。不近人情。拄條竹杖子。要量香爐峯幾許高。探耶溪水多少深。山僧略施神通。香爐峯被雲遮了。若耶溪被霧掩了。無計可施。別行一路。拏了砒霜巴豆飯裏下了。些菜裏着了些。大衆若喫他粒米莖菜。便喪身失命入地獄去。山僧將六兄留下底雲門餅。供養大衆去也。以拂子打圓相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到弁山上堂。山僧自一帆西渡。準備些葫蘆馬杓撮土簸箕。不意到弁山之陽。青松徑上。擡頭覩見箇正中亭。已是花凋柳謝了也。更說甚麼鈍置漢。歷青龍崗。周彌勒峯。不勝勞頓。有甚麼交涉。正恁麼時。獅子哂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寶珠池上春風煖。石澗流香一脈通。若又是垂手之故。纔有你遊覽處。趣向處。可以通言說。可以通擬議。若一往是圭山頭相似。壁立千仞。你未到李家巷。早喫山僧三十棒了也。是以握斬蛇劍。懸照妖鏡。截斷佛祖機要。燭破權乘幽暗。何況劣解凡夫。小根魔子。大衆。山僧恁麼說話。却為何來。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是則穆天子騎八駿之馬。非則紀信駕九龍之車。事事無礙。霜橫籬落花猶在。法法無差。鷺鷥谿上啄晴沙。直得是非不立。理事兩忘。鵬搏萬里。鳳沖霄漢。若是死守寒巖。如鼃鼉戀窟。井蛙拘虛堪作甚麼。大衆觀世音菩薩來也。以拂子作吹簫勢曰。咿唔咿唔。松間驚起鶴飛去。數點殘霞接斷雲。士問丹霞燒佛。彌陀裝佛。其中的的事如何。師曰。雞啣燈盞走。曰。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曰。狗尾拄擂槌。曰。叢林徧作栴檀氣。山河全露法王身去也。師曰。急着眼始得。　上堂。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涉唇吻。已成露布。細

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大衆。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且道旣不用妄想。畢竟用箇甚麽。左右顧大衆曰。骼。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秦望山爲頭。大峯山作尾。遊遍了四大部洲。托生在三江城裏。當初姓張。如今姓李。資積富稱敵國。終日愁柴少米。且道是甚麽人。拈拂子擊左邊曰。露結爲霜。擊右邊曰。雲騰致雨。　上堂。明月照華胥國土。白雲籠金闕寶坊。於斯有人焉。不知誰之嗣。柳生乎肘腹。栽松樹。我知之矣。由是之故。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是是箇甚麽。顧左右曰。賊。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龍門松竹爲鄰。流泉脈脈。鳥鵲馴馴。山僧恁麽告報。也須識些慚愧好。良久。復扣齒三下。　送湛老和尚入徑山祖堂。衆請上堂。未有此山。先有其人。未有此位。先有其道。是其人。則山道兩忘。契乎道。則人位雙泯。然後可以坐斷十方。陵鑠古今。到者裏。諸佛不敢正坐。祖師祇可旁立。若萬仞懸崖相似。且不許你攀仰。況遊歷乎。萬不得已。說有箇絕頂句子。如凌霄峯。只可從偏徑而入。有般漢。纔到得半山亭。便恁麽去。更不知有向上一路在。審如是。則何以見有空中寶閣。幻化樓臺。森圍翠遶。松杉古寺。規月爲池。喝石成川。所幸有徑山法兄。公天下無我之心。定古今不易之論。越阡度陌。互爲賓主。左手提綱。右手張目。向高高山頂。打箇漫天網子。盡大地魚龍蝦蟹。無地藏竄。山僧恁麽道。有箇漢出衆高聲曰。秖如龍門顯聖。又作麽生。大衆。雲幕幕。水滔滔。但見樹老。不覺天高。就是顧虎頭。吳道子。王右丞。李龍眠。有筆難描。以手招曰。大衆大衆。飯後閒行。何處不凌霄。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參透趙州關。鍋破無人補。誰家呑却玉麒麟。換手搥胸叫冤苦。有句佛法。半月來未曾說得。仔細聽着。良久曰。是眞實語。　上堂。殘月如鉤。柳青溪堰。把

住則霜風凛冽。放行則桃花人面。若究到露柱燈籠。釋迦老子猶隔一線。　弔佛日。上堂。扁舟薄暮上亭皐。風颯颯雨蕭蕭。昔人已乘黃鶴去。空教孺子淚朝潮。松牕一夜聽鳴條。寒入裘貂。往事且置。祇如諸兒們鎮日在黃鶴山下。只恁麼食息睡眠。興居運作。可不慚惶殺人。何不向玉門山挨身而入。便好作獅子吼。兒蓮花開也。只平常有般漢。認渥洼池爲滄海。將仙姑洞作窠臼。堪作甚麼語話。若據山僧。何不截斷了杜長老的悟道松有甚麼半青半黃。剗去了懷禪師的爛葛藤管甚麼一枯一榮。然後可以將黃鶴峯放在鉢盂裏。玉屏山納在龍藏中。到者裏方有一條擇木嶺的出路。纔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入山不避虎兕。入軍不避甲兵。然雖如是。有箇漢中途把住要問你。近來佛日法道如何。作麼生對他。梅花掩露潸潸淚。夜來斜月上闌干。喝一喝。　度沙彌上堂。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我想蘆花叢裏。霜風凛冽。水天一色。未是到家消息。你既肯脫珍御服。離卻寶殿。還畢竟做箇出格丈夫好。有時橫身於百草頭上。有時獨立於萬仞峯巔。就是五眼圓明底也。窺覷不及。歷代祖師殊不可爲伯仲。使一切人嗅着你些須汗氣臭。就會說話。說甚麼話。驀擊拂子曰。便恁麼去。老胡一支掃地而盡。何況向秦火之餘。白馬馱來底紙箚上咬文嚼字。可謂石塲上開田。虛空中鑿井。徒勞心力。大衆。有佛處不得住。夜深月照梧桐樹。無佛處急走過。波斯鼻孔下頭大。三千里外有箇無面目漢報道。佛子得人身難。出家受戒難。聞正法難。遇善知識難。我道不難。拈拂子吹兩吹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示衆。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是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輥玉球。別求眞解脫。撥火覓浮漚。者是祭鬼神底茶飯。若是恁麼人。拂袖便行。那堪踏步向前。佇睛側耳。是以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

圓。你看古人切骨銘肌、單明己事。趙州二十年、不雜用心。湧泉三十年、尚云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更有亮座主絕世無聞、龍山終身不出。至於開堂說法、萬不得已而爲之。比來禪道佛法、遍行天下。可謂盛矣。實我道衰之漸也。今有三件事、敢問諸兄。樹凋葉落、除却體露金風、作麼生道。連日陰雨、前溪水深多少。一毫頭上見寶王剎、卽不問。藏經閣置於何地。道得者、與你三十拄杖。道不得者、亦與三十拄杖。爲甚麼如此。雲門賞罰分明。卓拄杖。　示衆。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好幅鑑湖烟雨圖。被箇禿筆塗抹壞了。山僧則不然、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今朝是去歲、明日是今年。梅花破玉柳拖烟、誰家隔院打鞦韆。風流浪子費盡杖頭錢、好似春風二月天。

頌魯祖面壁

停針倦倚繡床家、刺就鴛鴦恨轉賒。巧手自憐生薄命、有郎經歲不還家。

頌南泉斬貓

刀頭有物甜如蜜、妙在善嘗不割舌。趙州曾不動鋒鋩、爛嚼秋江一片月。

頌趙州勘二菴主

有口難言不共鑪、趙州陸地善行舟。嚴陵豈肯從君命、穩坐瀟湘明月樓。

頌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

十字街頭石敢當、離家日久却思鄉。鱸魚畢竟江南美、蓴葉浮波橘正黃。

頌桐峯因僧問、者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峯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峯大笑。僧曰、者老賊。峯曰、爭奈老僧

何。
山裏大蟲山裏吼、借你拳頭築你口。丈夫氣宇信如王、豈肯輸人甘落後。賊、賊、賊。喜的是風、怨的是雪。

弁山龍華久默音禪師。語溪李氏子。天啓辛酉依雲門、看誰字甚切。復謁瑞老人於鐵壁。居值破竹、恍有所契。一日病中疑趙州勘婆子公案、得博山激勵、至蘭苣廢寢食、僅十餘日、見座元答僧作擊鉢勢、遂大悟。癸酉秋走弁山、省覲瑞老人。盤桓契合、命充第一座、乃付衣拂并偈曰、曹溪一滴水、流入弁山中。分付克家子、乾坤潤莫窮。直待東君傳號令、十洲花草自叢叢。後於崇禎丙子夏、唐總憲存憶、沈開府彥威同衆紳衿、護法及諸勤舊、賫瑞老人書、請師住弁山。上堂。師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明星影裏見諸訛、金色花邊成笑具。爇向爐中、端伸供養釋迦文佛、歷代祖師、惟冀燈傳無盡、法雨恆飄。凡在含靈、咸知本有。次拈香曰、此香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恭願化日光中、咸進如神之仰、仁風韻裏、常聞擊壤之歌。再拈香曰、靈山下種、震旦芬芳。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郡尊官、現前護法。惟冀同延天爵、共永金湯。復拈香曰、惡水澆成毒風吹老。價等死猫頭、氣同乾屎橛。供養卽此龍華堂上嗣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本師瑞白老和尙、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人人自有遼天鼻、何獨潙山水牯牛。恁麽則悉達太子纔出頭來、便道箇唯我獨尊、已是埋沒人不少。且到新弁山、今日作麽生與諸公相見。良久、揮拂子曰、會麽。識得一、萬事畢。諸仁者、如何是一。若謂吾道貫之者、是但識孔子之一。若謂天地得而清寧者、是但識老子之一。若謂無二亦無三者、是但識瞿曇之一。畢竟如何是衲僧之一。豎拂子曰、直饒向者裏識得、猶是抱橋柱洗脚漢。僧問、洞上玄宗請師指示。師曰、門流千里、直屋帶萬山

平。曰、還許學人不立功勳坐見太平麽。師曰、說甚月明簾外事。曰、靈源一派水苕霅萬重波。師曰、三十棒。唐總憲問、法筵初啓、佛日重輝。利益有情一句、請師垂示。師曰、惟在居士恆心。曰、未審慈氏佛還來說法否。師曰、退身三步。曰、可見二佛並化、不相妨礙也。師曰、放居士過。維那結椎。師下座。　元旦上堂。古人道、新年頭佛法甚有、只是舌短說不出。弁山舌頭甚長、只是無佛法可說。向者裏會去、三陽交泰、萬物咸亨。山青水綠、梅玉柳金、爲甚麽如此。年朝出吉字、箇箇口塗漫。僧問、陽春流布事如何。師曰、冰雪亂山谷、江湖張浪波。曰、鷲嶺峯頭古、龍華格外春。師曰、未過天津嶺、休登嘯月臺。　上堂。一片白雲青山內、莫作內會。一片白雲青山外、莫作外會。青山內外多白雲、莫作多會。白雲飛去青山在、莫作去會。旣不許恁麽會、畢竟如何理論。衆擬議。師拽杖下座、一頓打散。　師誕上堂。弁山有一句、流通四十六年、只是未遇解者。今日秋光滿院、雲水盈山、豈無一箇靈利漢、以肩連聳曰、身長六尺天下難藏。僧問、壽者從來多少壽。師曰、黃牙無牛口。僧指燭曰、者箇喚作甚麽。師曰、白髮有千莖。僧停機。師一喝。　上堂。師打圓相曰、會也在裏許、不會也在裏許。還有跳得出的麽。僧問、箇裏團圓無縫罅、爲甚麽者等奇特。師曰、海闊天開目山高地聳肩。曰、恁麽則言中有響。師曰、莫向句下承當。復曰、一陣西風萬木號、歸根落葉獨逍遙。雲鴻叫起滄溟月、無舌波斯品玉簫。問、如何是希有法。師曰、耳孫打鼻祖。曰、千年枯木秀也。師曰、花開大地春。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鬼頭鬼腦。曰、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瞎七瞎八。曰、恁麽則隨緣應現。師曰、是何作用。僧以手一拱。師便打。　瑞老人誕日上堂。佛性無南北、燕地照來吳地月。天機有變化、南溟飛去北溟鯤。統十虛則何彼何此、一三際則無古無今。到者裏、但空得我人衆生相、尙且未超壽者相。說甚麽海屋添籌、斧柯脫迹。說甚麽寶掌千齡、彌陀無量壽

伸手拔燭。插香爐中。將香置燭臺上。打〇曰。諸昆仲。是甚麼意。若道是祝壽崆峒老人不饒汝。若道不是祝壽弁山堂頭不饒汝。總不恁麼時。如何委悉。要知今日眞消息。須向崆峒問老人。僧問。祝延一句。恩重難酬。衆等虔誠。作麼生與老人相見。師曰。白髮撐天。長眉拖地。曰。同風千里。共不隔一毫端。師曰。歌聲驚起木龍飛。曰。昔向此山曾插草。今朝重集象峯前。師曰。放你一頓。　上堂。沐輪高挂碧峯西。松竹參差雲滿溪。只把南金當面擲。不將黃葉止兒啼。昔雲棲老人舉高峯四句。問雲門湛祖。祖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棲休去。美則美矣。猶未盡善。何也。一人當道。掘坑塡不滿。一人借路。經過去不直。且道如何得平坦去。家中若有鳳。定不買山鷄。　東山爾和尚送弁山先老和尚入塔。命上堂。江南地煖。吐來雲霧盡含春。江北天寒。忽爾冰霜逢化日。東山和尚。適來將者段眞風。對大衆盡情漏洩。復命音上座登座。大似紅日既高。而青燈復照。獅絃已奏。而瓦缶重鳴。不是不揣。秪爲現前大衆。有未了者。所以先和尚示寂也。爲現前大衆。東山和尚光降也。爲現前大衆。卽今登座。亦爲現前大衆。顧左右曰。且道有甚麼未了。豎拂子曰。若教箇箇知恩去。何必重重布葛藤。　結制上堂。龍崗蟠緊。珠寶池水洩不漏。彌勒把定布袋塢。針箚不入。正恁麼時。一任方山起舞。而驚落雙輪。具區搖蕩。而震動大塊。未許私通車馬。縱饒象王峯七跳八跳。獅子巖東吼西吼。猶然官不容針。直須曹家女相得門當戶對。始肯放下面皮相見。驀豎拂子召衆曰。穿過了也。　上堂。如刀割面朔風峭。似礫敲門曉霰粗。天不作寒地不凍。如何早使老梅敷。卽今疎影橫斜。暗香浮動。可有鼻孔遼天的齅取看。無則東君收拾去也。下座。　上堂。突出子湖一隻狗。驚起象王忙奔走。文殊徧吉也心寒。避向鐵圍山背後。何以如此。一囉當權。諸凶隱伏。　上堂。師拈拄杖曰。向來鼓兩片唇皮。諸人不能領略。今請幾位無情上座。傍

通消息。眼親手辨。獨處洞然。玩寶珠池者。活潑潑地。遊花石澗者。劫外長春。登象王峯者。得大自在。上獅子
巖者。勇猛無畏。遇青龍崗者。變化莫測。逢彌勒峯者。披襟長笑。過天井嶺者。七通八達。飲六合泉者。得無諍
三昧。且道正當見木上座時。得何受用。驀卓拄杖曰。縱橫全在己。殺活不由人。　上堂。化母動乎煦氣。王孫
生於燒痕。鶯梭亂擲。軋軋機聲來柳上。燕剪頻開。紛紛雲影落風前。春服既成。誰是著者。良久曰。可惜許。便
歸方丈。　解夏上堂。暑退涼生。烏衣北度。天高月淡。鴻鴈南征。金風飄則桐落。玉露降則桂生。惟有者著子。
不隨萬物轉。不逐四時行。亘古亘今。自由自在。大衆。可受用得着麼。諸方解制。或教人向孤峯頂上。呵佛罵
祖。或教人向十字街頭。接物利生。或教人萬里無寸草處去。或教人看取眉毛。弁山解制則不然。且道如何
分付。展兩手曰。者裏會得。不消孤峯頂上。自然聖賢誠服。不消十字街頭。自然風行草偃。不消萬里無寸草。
自然脚跟點地。不消看取眉毛。自然見其面目。其或未然。切忌動着。動着。痛棒打折你驢腰。僧問。庭前有柏
樹子否。師曰。金風一動碧梧愁。曰。無柏樹子耶。師曰。玉露初飄黃菊笑。曰。秖如樹枯葉落。何處安身。師打曰。
百雜碎了也。問。截斷前後。卽不問。曹洞宗旨意如何。師曰。峯危崖險猿難度。竹密松深鳥畏棲。曰。今日雲臻。
承誰恩力。師曰。滔滔流水向西去。幾箇能知霅上源。問。如何是類墮。師曰。輥東輥西。曰。如何是不斷聲色墮。
師曰。輥南輥北。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拄杖跌作三千段。問。佛種從緣起。如何是佛種。師曰。蚯蚓吹簫明月
聽。曰。恁麼則靈山曾布種。弁嶽長靈苗。師曰。青蛙打鼓白雲中。　示衆。師曰。趙州鬬劣不鬬勝。山僧今日鬬
勝不鬬劣。僧曰。我是獅子。師曰。我是文殊。僧曰。我是釋迦。師曰。猶是山僧七代孫。問。見聞不脫。如水中月。如
何是離見聞底事。師曰。雷山飛上洞庭尖。曰。出得玄奧窠臼。方稱格外道人。秖如玄奧作麼生出。師曰。牛頭

揮拄杖馬尾血淋淋。問。情與無情共一體。凡有心者皆可作佛。無情還得成佛否。師曰。低頭過木橋。示衆。
舉大顛因韓文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舉數珠曰。晝夜一百八。公次日舉前話問首座。首座叩齒三下。及見顛理前話問。顛亦叩齒三下。公曰。佛法元來無兩般。顛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顛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顛便打趁出院。師曰。一等是恁麼時節。因甚麼利害不同。有的道爲文公。有的道爲首座。恁麼商量入地獄如箭。諸仁者如何判斷。斷不出與三十棒。斷得出亦與三十棒。何故。今朝結制。拄杖子要發箇利市。嚴季玉問。識得一。萬事畢。如何是一。師曰。東村頭西村頭。曰。金風動地起。落葉滿滄洲。是甚麼人境界。師曰。鷄冠華掃帚蹲鴟葉畚箕。曰。是處無偏正。覿體透多身。諸人又結制作麼。師曰。荷謝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曰。爭柰龍華寺裏有師無禪。師便打曰。者一棒猶較多在。師震威一喝。玉禮拜曰。與麼則萬古碧潭雲影盡。今朝重振舊家風。師搖杖曰。露布許多無用處。不如收拾過殘冬。問。大雲遍覆三千。爲甚麼却有青天在上。師曰。盡道山僧是瞎驢。曰。恁麼則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也。師曰。將謂闍黎兩眼明。問。既悟之後。保養聖胎。此是何物。更加保養。師曰。秋來山露骨。冬到水生皮。曰。此是保養處麼。師一喝曰。無縫塔前流水過。弁山頂上浪滔天。師曰。太湖猶欠三千頃。問。渴鹿趁陽燄。如何得歇。師曰。舌上浪滔天。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曰。石柱拜磚門。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曰。山頭昨夜雨。溪水曉來深。問。者箇如何拈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曰。揖客上東司。

頌金剛經曰。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

楚人得弓楚人失。謾責楚王心量窄。咬着冰霜徹骨寒。問君熱向何方出。

頌殃崛尊者救產難

夜雨洗開百結花。曉雲迸斷筍抽芽。流鶯口口傳春信。聽到流鶯春又賒。

頌南泉斬猫

乾魚怕死不吞鈎。却有螺螄跳上舟。還把螺螄來作餌。釣空跛鼈始方休。

頌德山托鉢

木偶何嘗喚得醒。牽絲徒作幾般聲。不如收起傀儡好。對月空庭談更清。

頌一念未生前

一念未生前。秤鎚飛上天。天宮俱打破。彌勒哭三年。

頌三玄三要

三玄三要。城隍問答。去求土地詳。土地掩口笑。

瑞州洞山孤崖聰禪師。湖廣應城李氏子。弱冠失父母。投應山觀音院剃落。未久自念曰。出家若不明道。於理何益。遊方遇禪衲示以誰字。參究。每恨妄想紛飛。用鈍工排遣。至金陵値敎谷師陞座。舉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話。師於言下有省。然亦自知爲解會。無濟於生死。更抖擻看空劫前本來面目。雖綿密提撕。終不洒釋。聞雲門湛和尚能鉗鎚宿學。卽往謁焉。途中偶閱潙山出鵶生飯因緣。至寂子聲色老僧東西處。不覺身心豁然。造雲門。纔相見便問森羅萬象全彰自己作麼生。是全彰底意。門曰。顯聖寺被汝占却了也。師便禮拜。門曰。恰似恰似。時瑞白和尚居第一座。師入堂與瑞最機契。凡請益得瑞爲除去胸中執礙。次謁密雲

和尚於金粟、粟問那裏人。師撫掌、從東過西。粟曰、不消一問、便手忙脚亂。師曰、也要和尚相委悉。粟便休去。尋命師入堂首衆。師以病却。遂卜居匡廬。一日晏坐中忽聽溪瀑、通身汗下、覺從前所證皆忘。方信瑞老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有旨也。嗣聞瑞繼席雲門道價爲東南仰重。師趨省。隨瑞應白雀護國而至戒珠。遇服勞及商略古今、瑞一一爲師助喜、遂付以源流衣拂。師受記、轉洪都出住洞山普利禪寺。　佛成道日陞座。師曰、吾祖當年踞此座、弘開五位立宗旨、我儂今日把茆居、何事也來撾法鼓。秖爲古紋重欲續、拈來不惜對衆舉、直得露柱燈籠發笑、山河大地起舞、滿林松竹盡呈奇、恰好日輪正當午。與麼告報、且道與夜半覩星又爭幾許。良久復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大小世尊。雖則理無曲斷、箇點將來也似揚己抑人。洞山者裏不然、一切含靈皆有者箇、說甚麼妄想執着、管敎立地證得。設有傍不甘底出來問、新洞山具何眼目、敢與世尊相抗、但拊掌向伊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業。喝一喝。僧問洞山玄風請師提唱。師曰、五位橋頭松鬱鬱。曰、與麼則价祖來也。師曰、逢渠谿底水潺潺。

結冬陞座。師曰、大限九旬尅證、小限七日成功、更有立地搆去、在人根器不同。活中有死句、壁立罔通。死裏發活機、觸處玲瓏。直饒透出死活要、且未是衲僧行蹤。且道衲僧有何長處、不見道、不飮君王宴、焉賞野花叢。西堂問、玄珠在握、寳鏡當軒、如何是正令全提句。師曰、鍐鏤烟雲橫洞口。曰、與麼則山河咸側耳、萬象盡揚眉。師豎拂曰、新豐一滴水、不與衆流同。堂禮拜曰、千年夜合寒光結、今朝重振舊家風。師曰、也要闍黎共唱和。　元旦値雪陞座。師曰、今朝元旦是佳節、不用山僧叨咀說。山河一色粉粧容、梅花朶朶枝梢洩。森羅羣象盡承恩、露柱燈籠笑不歇。且道笑箇甚麼。三陽起運時淸泰、萬物咸亨皆自得。僧問、梅花爭歲放爆

竹響聲轟。正當此時如何理會。師曰。瑞氣滿幽蘭。曰。與麼則歷歷無遮蓋。明明絕覆藏。師拂一拂曰。大地山河盡皆起舞去也。師曰。且喜天下太平。　請陞座。師拈拂子曰。法不孤起。逢緣建立。事無一向。應物顯揚。放行則格外提持。爲求知己。把住則寰中混跡。豈落情思。有時恁麼中不恁麼。風行草偃。有時不恁麼中却恁麼。水到渠成。所以山僧尋常舒卷隨時。縱奪任意。今日是寶林監院。從洪都迎地藏大士同山。作此殊勝佛事。俾凡聖同遊光明之藏。緇素咸登不二之門。但在會中平等饒益。洞山不特因齋讚美。爲要打草驚蛇。大衆。秖如福慧兩嚴普利無私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天歸。　新喻縣鄒孺人請陞座。師曰。箇事元來本現成。秖緣弗了昧天眞。但能一念回機。應大地山河不是塵。既不是塵。且道面前香爐峯。背後留雲峯。左邊護龍岡。右邊橫屏岡。畢竟是箇甚麼。若也薦通得去。到處逢源。縱橫無礙。其或未知。昨夜泥牛啣月走。今朝木馬逐風嘶。僧問。大地山河不是塵。片片雪花何處著。師曰。你無眼。那曰。等閒獨足峯前立。刹海微塵一日收。師曰。未是其人。曰。梅花早已播馨香。師曰。強作主在。弁山先老和尚三周設供。師曰。夜明簾捲。片片慈雲投壑盡。寶鏡光寒。層層碧嶂倚空高。正恁麼時功位無依。寧容話會。雖然如是。也須知有那邊運足。今世分形。遂拈香畫圓相曰。年年百丈花梢月。夜半穿雲透洞岑。

解制陞座。師拈拂子左右拂曰。祖師玄旨。古佛眞蹤。乾坤一貫。塵刹普通。無分凡聖。豈論證功。與麼則九十日以前此箇關棙子。未曾減一絲頭。九十日以後者些消息子。也不增一毫頭。向者裏將清淨伽藍喚作毘盧正體也得。將毘盧正體喚作清淨伽藍也得。即今玄門大啓。結解情忘一句作麼生道。遂豎拂子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中秋請示衆。師曰。寒山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

何說。又古德道。吾心不比月。比月有圓缺。一盞沒油燈。十方都炤徹。二古宿可謂光前耀後。箇點將來。俱未剿絕。洞山則不然。遂喝一喝曰。衆中還有箇點得出者麽。若箇點得出。當下絕相離名。截斷衆流。脫或未然。不免私通車馬去也。以如意打圓相曰。自來一段家風峻。未許時流取次描。　示衆。師拈如意曰。新豐洞裏。嘯月臺前。中有一機。覿體渾然。魔外不識。佛祖不傳。全該五位。橫括三玄。翠竹搖風聲細細。清流投澗響娟娟。　陞座。師曰。向上一機。大似烏龜向火。單提一句。猶如碓嘴開花。直饒釋迦掩室。摩竭初祖面壁少林。早涉繁端。那堪更鼓兩片皮。翻騰葫蘆馬杓。事不獲已。只得曲順時宜。當知神光不昧。貫古通今。宗途叶帶妙唱塵塵。旋機轉位。道合君臣。然雖如是。未出化門。秖如功位俱隱。合作麽生。良久曰。木人子夜離青嶂。石女踏翻水底燈。　陞座。師擊拂子曰。胸中沒得失。眼底是非空。橫呑潭底月。倒卓紫霄峯。是以尋常恁麽也不得。冰河三尺凍。不恁麽也不得。梅臍暗香浮。非但從上佛祖。於中無啓口處。直教大悲千手眼。向者裏摩覷罔通。所以赤手操白刃。空拳振古風。舒卷無蹤跡。金鳳出銀籠。有時把釣湖海。清波不犯。有時眠雲峯頂。掩室全提。大衆且道具何手眼。乃能如是。遂喝一喝曰。遊春木馬俊無戀。虛位輪王苔殿封。　臘八示衆。師舉拄杖曰。還知麽。雄雄雙劍插霄寒。驚起獅峯高踍跳。翻身一擲過太虛。撞落南辰並北曜。遂喝一喝。　示衆。師舉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遂拈拄杖曰。者箇名拄杖子。阿那箇是諸佛機。卓一卓曰。者箇是諸佛機。喚甚麽作拄杖子。向者裏會得。卽知三世諸佛安立處。知三世諸佛安立處。卽知各人本命元辰安立處。便能縱橫海內。獨步大方。宴坐道場。扶揚法化。衆中有箇旁不肯者出來道。長老恁麽提持。猶是曲爲今時。秖如諸佛未出世。機用未發時。未審將甚麽爲人。山僧緩緩向伊道。皂帕烏鷄深夜繡。

暗中通線可憐生。師謁雲門湛老和尚。初見便問萬象森羅全彰自己意旨如何。門曰。顯聖寺被汝占却了。師曰。某甲禮拜去也。門曰。恰似恰似。師問麥浪禪師曰。毘盧有師。法身有主。師主之意如何。浪竪起竹篦。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請師再道。浪放下竹篦曰。汝定要我不坐此座。師復請益雲門。門曰。我耳聾高聲舉來。師再舉。門搖手。師曰。看破也。師一日問瑞和尚曰。不在內外中間處今何在。瑞便喝。師曰。元來元來。瑞連喝兩喝。師見金粟密雲和尚。粟問那裏人。師撫掌。從東過西。粟曰。問著便手忙脚亂。師曰。也要和尚相委。粟一日上堂。師出問曰。鐘皷丁琴。燈燭煒煌。滿眼滿耳。無覆無藏。秖如聲色未萌。覩聞莫及。還許通箇消息麼。粟良久一喝。師曰。人間四月春光盡。金粟秋逢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粟曰。葛藤窠裏藏頭縮尾。師曰。正要老漢知時節。　弁山瑞和尚開法白雀。召師爲第二座。一日上堂。師出問曰。弁嶽峯頭雲靄靄。太湖波底月團團。是何意旨。弁曰。籬邊黃菊秀。師曰。卽今鐘皷交參。冠蓋臨筵。萬象森羅。咸皆稽首。是甚麼時候。弁曰。日午打三更。師曰。秖如月落雲收。光景俱忘。請師再道。弁曰。且喜天下太平。師曰。明暗雙雙俱不炤。未審此時作何活計。弁曰。榔標橫擔不顧人。師禮拜曰。不登弁峯極目望。爭識太湖崖際寬。弁曰。且莫草草。弁一日問師曰。昔有僧舉婆子令女子勘僧話。請益先雲門。門答盡大地是箇女子。汝道此意如何。師答曰。普天匝地足生涯。女子元來無縫罅。正恁麼時如何道。子規啼血在深花。師一日進方丈呈五位頌。弁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泥牛吼澗邊。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明月團團炤太淸。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鐵馬雲中吼。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截山雲靉靆。耶溪月團圞。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踏翻水底月。衝開碧落天。弁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穿衣喫飯任運過時。弁便打。師禮拜而出。　破山禪師問。如

何是不落草底句。師曰。兄連累我不少。破曰。我却不然。師曰。兄作麼生。破拂袖出。師曰。又爭幾許。　僧問古人道珍重是甚麼意。師曰。汝還識盡大地是金麼。僧曰。覓土了不可得。說甚麼金。師曰。也須珍重。師同衆坐次。已任西堂曰。古人道。洞宗權開五位。善接三根。語未卒。師徵曰。你道三根人在紹內紹外。任曰。深宮不宿草店不居。師曰。適纔汝又道三根聻。任曰。正要請師提唱。師曰。我者裏閉門打睡。任曰。和尚恁麼大孤峻生。師曰。者箇提唱不妨難續。任曰。難續事如何。師曰。速退速退。　士擧曹山四禁語問曰。如何是不行心處路。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裏。曰。如何是不掛本來衣。師曰。曹山好顚酒。曰。如何是何須更恁麼。師曰。月落潭空影。曰。如何是切忌未生時。師打一竹篦曰。相隨來也。師過圓通。司理黃海岸問。如何是圓通境。師曰。四面峯巒秀。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大家在者裏。曰。作家作家。師曰。也不消得。師復問居士當年在開先親見廬峯月來。如何是廬峯一輪月。士曰。石耳峯高頭插天。師曰。作麼生是親見一句。曰。褪無口。袴無襠。師曰。與麼則不負當年。居士已瞥曰。且喜作家證盟。　僧問婆子燒菴意旨如何。師曰。雲消曉嶂聞啼鳥。臘盡寒梅送遠香。曰。秖如婆子具何手眼便燒却菴。師曰。虎有起屍之德。　僧問胭脂落水時如何。師曰。血濺清波。曰。意旨如何。師曰。且領前話。　有僧擧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因緣。問濠谷禪師。谷答三千里外逢人始得。師曰。我卽不然。谷曰。尊意如何。師曰。虛空粉碎大家看。曰。碎後如何。師曰。搓圓捏匾不成團。曰。承誰恩力。師翹一足曰。天寒且向火。　師見僧來。以杖畫一畫。曰。速道。僧曰。盡大地是箇一字。師又添一直。僧曰。盡十方是箇十字。師復抹却。僧罔措。師曰。今後逢人切忌說一道十。　師坐次。一僧曰。三禪尙有風災。又僧曰。那一天不墜。師咄一聲。僧曰。喳也。師打曰。你看老僧眉毛有幾莖。秦川僧參。師曰。當年八百獅子吼。秦川爲

甚麼今日杳無消耗。僧曰，也有吼的。師曰，除却現前機用，汝試道看。僧曰，看箇甚麼。師曰，元來是野干。　僧問，昔日仰山喚僧，僧回顧，山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意旨如何。師曰，不貪鉤餌味，方是碧潭龍。　僧問，法筵啓處，君臣之道巳全彰，龍象交參，玉線金針而俱備，洞上宗風卽不問，達磨未渡事如何。師曰，簷前雨聲瀝。曰，渡後如何。師曰，熊耳一枝芳。曰，渡與未渡，相去幾何。師一喝。僧曰，與麼則大衆承恩，學人禮拜。師便打。

師問僧曰，汝行脚見人圖箇甚麼。曰，學人頓法不荷，只好聞思修學。師揮案曰，還聞麼。曰，聞。師曰，作麼修學。僧無語。師劈脊打趁。　師拈鏡問歷然禪師曰，此乃雲門仰山曾慣拈底，公作麼生。歷曰，大有人不識。師曰，不但汝不識，三世諸佛亦不識。歷曰，何得以己方人。師曰，從敎乾坤失色。弘震問，入境俱忘，黑白未分時如何。師良久，便喝曰，秖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又如何履踐。師曰，汝曾到恁麼田地那。曰，大地無寸草，徧界絕遮攔。師曰，切忌妄承當。　師問一僧，你在金粟有年，見處若何。僧曰，一絲不挂。師曰，者裏形漢正好喫棒。曰，何以如此。師咄曰，賍物現存，汝爲敢諱。僧無語。師劈脊打趁。　師擧如意問維那曰，旣知般事，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處速道一句。那曰，金龜峯起舞。師曰，無夢無想主人公何處安立。那曰，彌勒峯發笑。師曰，洞山有數峯，峯峯饒舌，且道說何章句。那曰，大地少人聽。師曰，子還聞麼。那敲桌二下。師打一如意。　中秋普茶次，値雲掩月。僧問，一輪皓月正堪賞，却被浮雲遮覆光，卽今請和尚指出。師畫一圓相。僧曰，與麼則光明照徹無偏黨，爭奈時人不薦籌。師曰，直須親到廣寒宮。

佛川離言義禪師，嗣弁山瑞老人，住弁山。上堂，彌勒峯一時惡發，撒下漫天羅網，覆却大地山河，直得花澗漩流，寶珠匿耀。龍岡龜石似有力以難持，象嶺獅巖若無繩而自縛。縱使出格靈禽莫能展翅，逸羣猛獸無

計翻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驀拈拂子擊禪床曰、弁山今日令不虛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烏鵶藏玉樹。曰、恁麼則弁山今作略、曹洞舊家風。師曰、莫亂卜度。

上堂。五五五、一百五。趙州無、雲門普。雪峯毬、禾山鼓。禪家流、莫莽鹵。雲從龍兮風從虎。

冬至上堂。煦日當軒、霜風撲面。冬至陽生、天長一線。報諸人薦不薦。茗霅溪光拖白練。遂卓拄杖三下。僧問、冬至一陽生、且道佛法長多少。師曰、橫三千、豎八百。僧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墨龍夜半雪中旋。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萬象森羅含石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人攜杖步蒼苔。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鼻子眉毛同意氣。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露柱燈籠齊發笑。曰、五位已蒙師指示。三七中間事若何。師打曰、箚。曰、恁麼則坐斷毘盧頂、踏破普賢門。師曰、非汝境界。

上堂。舉達觀穎禪師示衆曰、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敎普賢休嚼口中鐵。勸諸人放開骼蚍手、與他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揑揑。師曰、古人與麼道、山僧則不然。弁嶽門風別、不改諸方轍。懶拔文殊眼裏楔、一任普賢口嚼鐵。不知誰是骼蚍手、將何喚作繫驢橛。駐意擬思量。揮拂子曰、瞥瞥。

上堂。有一句子、不居那畔、那畔親聞。嘗在目前、目前難覩。弁山不敢被蓋囊藏、直與當陽揭露。喝一喝。

元旦上堂。新年敲唱、上古風規。新令施行、令時樞要。新機密運、隨卷隨舒。新句流通、全明全暗。明暗卷舒、古今規要即且置、卓拄杖曰、且道者一下、是新年敲唱耶。新令施行耶。新機密運耶。新句流通耶。復卓一下曰、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綉開。

師誕上堂。豎拂子召衆曰、還知山僧落處麼。良久曰、若道山僧是今日生、埋沒山僧。若道山僧不是今日生、欺瞞大衆。若道山僧分上總不恁麼、展轉朦朧。且畢竟作麼生。拂一拂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敎下碧天。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處處燈毬飛舞。撲開天際冰輪、照徹來今往古。牟尼降跡西乾、仲尼

托生東魯。打大象於嘉州。灌鐵牛於陝府。弁山隨類顯家風。放出石龍並石虎。驀然撞倒須彌山。大地滔滔波浪鼓。鼓不鼓。確響露。師俱要祖。卓拄杖下座。　端午上堂。今朝正是天中節。赤口白舌都殄滅。艾虎桃符覿體彰。角黍射柳當場決。爭似杭州錢塘門外西湖裏面划龍舟。汨羅江上遺風揭。僧問。生死根源即不問。堂堂正體事如何。師曰。日照榴花紅爍爍。風搖蒲劍碧楞楞。曰。恁麼則覿面無回互。當機有卷舒。師曰。直饒言不存窠臼。未是龍岡第一機。曰。曹溪一滴滔天浪。盡向龍華寺裏收。師曰。落七落八。　住佛川。示衆。祖無襠褌無口兩面三刀舒辣手。破糞箕。枝苕帚。抛來擲去揚家醜。牢籠普化一頭驢。斷送子湖一隻狗。不見玄沙因鼓山來打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玄沙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山曰。和尚恁麼道即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沙曰。我得汝不得。師曰。者則機緣叢林往往道鼓山機見未圓。落在玄沙圈繢裏。殊不知玄沙鼻孔被鼓山穿却至今動不得。若有爲玄沙作主的。我要問一等與麼道爲甚麼我得你不得。便下座。　示衆。橫按拄杖曰。掩關摩竭。帶水拖泥。杜口毘耶。出乖露醜。摩騰入漢。平地興波。達磨來梁。無風起浪。輥毬舞笏。已涉支離。打地擊杈。一場笑具。那堪陞堂入室。豎拂拈椎。說是說非。道無道有。以爲激揚大法。扶樹宗乘。顧左右曰。自古自今無鼻孔漢。却被木上座一齊按下。以拄杖打退大衆歸方丈。　示衆。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八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要得覿體相見。聽取山僧一頌。至道無難。莫嫌揀擇。但了憎愛。洞然明白。諸仁者。義上座鼻孔。何似璨大師髑髏。參。　示衆。舉黃龍南和尚示衆曰。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蓆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

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師曰智眼精明門庭孤峻須讓黃龍箇檢將來猶缺大人之相且道埜山者裏又作麽生擊拂子曰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僧問靈山單傳的旨少林密付眞宗未審埜山門下以何示人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曰恁麽則當陽無背面覿體露全機師曰將謂春寒楊柳怯乘風也解弄烟波僧禮拜曰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曰且喜沒交涉

藏閣落成示衆百年梵宇埋青草今日瓊樓現紫叢石佛流光環古洞金剛示跡啓圓通蕭蕭祖塔藏飛鳳滾滾靈泉引臥龍伏虎岩連蒼石嶺望雲尖對鉢盂峯諸仁者此是埜山現成境界山僧一併拈來撒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有受用得着者麽受用得着底與你三十棒受用不着底亦與你三十棒總不恁麽亦與三十棒至於說偈呈詩轉機着語擎拳豎指瞬目揚眉從東過西作女人拜掀倒禪床拂袖便行底亦總與三十棒爲甚如此拈拄杖卓一下曰埜山從來粗識好惡

弔久默和尚請示衆師拈拂子曰薰風拂拂孰知殿閣涼生夏日炎炎誰見巖阿冰結箇中消息未免傍通昔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悟道今弁山久和尚臨終集衆踞座良久驀拈拄杖曰但以如是而行遂歸寢室竟爾告寂二大老恁麽垂示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埜山到此無論悟與不悟惟據覿面當機一時盡與按過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師一日集衆考工衆纔集師曰且住待山僧抽解來便歸方丈貫慈侍者隨入師曰汝來作甚麽慈曰送紙師伸手索曰紙聻慈作度紙勢師曰虛頭不少慈曰蒼天蒼天師便掌一日問貫慈曰高峯前作主後還作主麽慈曰兩箇烏龜飛上天師喝曰亂統慈曰和尚意作麽生師曰動着卽喪身失命慈於言下大徹笑曰却被和尚熱瞞一上師曰無

夢無想時如何。慈曰．夜半金烏耀海紅。師曰．還作主麽。慈曰．他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却元來。慈便禮退。師後以偈語爲佛燈．白巖和尙代付命過佛燈嗣下．偈曰．昔年楊廣山頭草．今日眠牛嶺畔春。分付克家梁氏子．兩重公案一時新。僧問．箭鋒相拄的應機．乃纖毫無差．邊方人語不相諳。如何辨他仔細。師曰．看箭。問格外明機的．問南則以北爲酬．饑餒人急切相投．未審如何賑濟。師曰．三十棒。問大用縱橫的臨機辨若懸河．毘耶城彼上人來．未審如何酬對．師曰．今日勞倦．不能向汝道。問寒灰枯木的到者裏．無言家中給侍之人如何指授。師曰．竈裏栽茄子．籃中煮芋頭。問一人有口不許說．一人無言不許默．狹路相逢如何通信。師曰．劈面便掌。問見性之人本脫生死．爲甚麽有涅槃因果之殊。師曰．露。問窮子還家喜出常情．爲甚歸來背父。師曰．月落潭無影。問見地卓然的人．因甚浮逼逼地。師曰．天皇皇地皇皇。問狐兎成羣．如何得掃蹤絕跡。師曰．收。比部嚴沖涵問．山河大地如何當得自己。師曰．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淸。問透諸訛看脚下．擬用功莫妄想．畢竟如何下手。師曰．倒騎孤城上五臺。問退步退步又退步．放下放下更放下．意旨如何。師曰．夕陽西下水東流。問到處饑荒．何故又道湖南城下好安居．米賤柴多足四隣。師曰．囌嚕囌嚕悉哩悉哩。嚴仲玉問．若離日用覓受用．是向外馳求．認日用爲受用．是認奴作郞．畢竟如何。師曰．吽。問無常到時如何。師曰．死。問急難當前時如何。師曰．切。

師離寶善時．緇素集方丈堅留．魏徐二公請師爲衆講弘傳序．師曰．山僧不是講師。僧問．如何是妙法華經．師脫履示之．僧愕然無語。師穿履曰．可惜許。又問．如何是佛座高遠。師指先寶善像曰．此眞是甚麽人描底．衆皆罔測。師乃抽身．衆作禮而退。

師有六番普說．內云高峯通仰山嗣書．詳述悟入淺深始終次序．其事跡備悉．安可妄扯上堂法語．强贅

其間。其日間與睡夢作得主、乃高峯實坐於此而實答仰山者。故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麽處、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矣。狂人妄以作得主爲如實供通、又揑作道有不是有、粧誣爲五宗圓旨、豈非矯亂外道。既能如斯胡亂揑造、何不更將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揑作道無不是無、免使高峯復參主人公安身立命處乎。縱使眞正道有不是有、道無不是無、猶屬葛藤、望於宗旨不啻天淵、況生生扭揑而可謬配耶、夫宗旨乃古人徹證之後、料揀學人悟入偏圓是非邪正者。其可以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爲五宗圓旨、其可以未知主人安身立命處爲五宗圓旨。既自尙日用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曷能料揀人之悟入偏圓乎。自尙不知主人公安身立命處、曷能料揀人之是非邪正乎。嗚呼。五家宗祖、弘綱未墜。高峯大師實說猶存。凡佛祖兒孫、求明心見性者、諒能參考、豈狂魔之所能惑。　高峯上堂道。必要明此一段大事。直下依樣畫猫兒、畫來畫去、畫到結角羅紋處、心識路絶處、人法雙忘處、筆端下突出箇活猫兒來。囫元來盡大地是箇選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己、到者裏三乘膽喪、十地魂驚、碧眼黃頭容身無地。此正回嗣書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魂飛膽喪、絶後再甦、不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境界。狂人謂是虛空粉碎百丈野狐等無不了了、瞎漢何不瞠開夢眼看取。高峯大師道、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更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團、颺在百千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却來喫西峯痛棒。者纔是虛空粉碎洞明差別境界者、纔是網羅跳出圓合五宗境界。雖然、若要扶樹綱宗、光揚祖道、更須勘破高峯道。既是和自己颺了、又將甚麽喫棒。忽有箇不顧性命的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要且西峯獅子巖未肯點頭底作略。直饒勘破高峯作略、埜山拄杖子猶未肯放過你在。　高峯上堂舉昔年在雙徑覩五祖演和尙眞讚、觸發日前仰

山所問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從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大衆。此與嗣書同舉拖死屍句子、因甚所述悟境乃爾天淵。還知高峯用處麼。若非頂門具眼肘後懸符者、未免逐塊迷源、承言背旨。高峯舉起拖死屍的句子、拈出瞌枕立機、要使學人得聞斯旨直下明宗故也。楚山所謂當場播弄不可作實法會者。且天台闡教、尙乃跨節而談。高峯上堂、寧不撮略以示乎。　狂魔謂、高峯坐在物我俱忘之境、此不過悟境不忘耳。野山要問、旣悟境不忘、喚作物我俱忘得麼。渠又謂、悟境不忘、故不得自由。不得自由、卽作得主。作得主、是高峯圓見合五家宗旨。據此邪說、則五家宗旨是悟境不忘者矣、五家宗祖皆不得自由者矣、後之學者皆可認不得自由之識神爲圓見、而妄合宗旨者矣。嗟乎。破壞綱宗、傷殘慧命、孰甚於斯。塗汚先聖、坑陷後賢、孰甚於斯。

洞上祖憲錄卷第六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七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衡陽西山遂谷源禪師。初於崇禎壬午出住。上堂。拈香祝聖竟。復拈香曰。此一瓣香。親遭毒手於雲門寺裏。復受鉗鎚於弁嶽峯頭。今對人天衆前拈出。爇向爐中。端申供養浙江湖州弁山龍華堂上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先師瑞白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曰。大衆。且道第一義作麼生觀。向山僧未出方丈。諸公未臨法筵。那時覷得略較些子。若向椎下分疎。已落二落三了也。更待山僧鼓兩片皮。何啻落七落八。還有善觀者麼。出來與西山拄杖相見。僧問。青原垂足。南嶽承當。垂足承當即不問。至善陞堂事若何。師曰。慈雲靄靄山千覆。法雨霏霏草木鮮。曰。恁麼則玉磬峯出青霄外。一擊圓音震大千去也。師曰。彌陀坳上瑞光騰。　上堂。年年六月六。貓兒狗子皆沐浴。惟有今年大不同。白雪飄飄寒徹骨。凍得金剛沒處藏。兢兢鑽入鐵蛇窟。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伏。不是時節不相饒。祗要諸人知寒熱。卓拄杖曰。向者裏會得。已是好肉剜瘡。衆中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底衲僧麼。　國主保安。請上堂。慧日高懸。一亙晴空無暗地。法輪常轉。星光朗耀大明天。正與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良久拂拂子曰。一人有慶。兆庶無虞。僧問。國主染恙。臣庶祈安。忠孝之風。即不無。月光三昧。請師拈示。師曰。千江有水千江映。萬里無雲萬里明。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業。又作麼生。師曰。石女當陽揮寶劍。曰。一滴甘露雨。徧界悉清涼。師曰。平平貼貼。　上堂。昨夜獅子峯無端踍跳。嚇得象王峯高聲大叫。驚起木魚峯踴躍翀霄。三聖峯拍掌呵呵大笑。且道他笑箇甚麼。火燒龍祖潭。水渰彌陀塽。有般呆漢不知機。便謂山僧是胡道。一朝夢眼忽瞠開。始識張三

元姓趙。靠拄杖下座。　上堂。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石女蓋霜花。木人寒徹骨。朔風臨古幹。共唱無生曲。良久。曰屈屈。僧問。一股沒絃琴。惟師彈得妙。以手打圓相曰。不問曲調與宮商。如何是太古以前者箇。師曰。合。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師曰。恰。僧禮拜曰。謝師指示。師曰。錯。問盡大地是箇壽桃。請和尚下口。師曰。碎。僧擬議。師便打。　佛誕上堂。師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大衆見麼。釋迦老子在山僧拄杖頭上示現出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被不肖兒孫一喝。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且道恁麼舉揚意在甚麼處。良久。曰鴛鴦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僧問。某甲未悟本來面目時如何。師曰。兩箇。曰已悟本來面目時如何。師曰。兩箇。曰已悟與未悟的是同是別。師曰。兩箇。問未到西山。學人卻在西山裏許。已到西山。西山卻在學人裏許。是如何。師曰。知。曰。設有箇沒巴鼻的漢出來。推倒法座。喝散大衆。將和尚爛搥一頓。又作麼生。師作仰臥勢。曰巖頭不肯德山末後句。卽不問。如何是他密啓的意旨。師便打。

中秋示衆。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恁麼道。大似靈龜曳尾。山僧則不然。吾心非秋月。不圓亦不缺。今古曜騰騰。常光無間隔。　示衆。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霜風颯颯逞寒威。黃葉飄飄空裏舞。王孫公子醉醺醺。窮漢街頭屈指數。數到九九八十一。拍掌呵呵笑破口。且道笑箇甚麼。參。

結制示衆。僧問。住世間底物也做不了。會說話的人也說不盡。請和尚向未曾說過佛法。對衆普說一說。師曰。正月半後向汝道。曰今日事如何。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僧舉手曰。者箇作麼生。師便打。乃曰。今日貼單。明朝結制。西山有五椿事。預先分示。第一。不許暗裏偸光。第二。不許開眼瞌睡。第三。不許向舊路上行。第四。不得住於本位。第五椿。且從待明年正月十五方纔分付。　元日示衆。年新月新日新時亦新。中

興帝王又重新。八紘四表干戈息。帝業弘光鎭萬春。更有西山陳拄杖。不隨節令到而今。一向靠在椅子角。等閒拈出便驚羣。好驚羣。拄地撑天祇麽行。　示衆。舉高峯示衆曰。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虵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師曰。西山亦有四句。露柱懷胎。燈籠起舞。木馬晝斷。石獅夜吼。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正好買草鞋行脚。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火裏寒冰。曰。如何是玄妙無私句。師曰。爐中片雪。問。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石女謳歌。問。如何是一念萬年。師曰。花石澗下水長流。曰。如何是萬年一念。師曰。脚跟下與汝三十棒。問。無相金花處處香時如何。師曰。鼻着通身汗迸流。僧禮拜曰。道合功勳意衝天志在人。師曰。爭柰拄杖在我手裏。僧一喝。師便打。問。塗毒鼓聞者皆喪。未聞以前爲甚麽又死。師曰。活來向汝道。問。修行用甚麽心。師曰。用心卽錯。曰。不用心是否。師曰。錯。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下會取。曰。旣是向下會。爲甚麽古人又道向上事。師曰。我非古人。曰。恁麽則學人脚跟點地去也。師曰。且莫妄承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子石硯瓦好研墨。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子石硯瓦好研墨。問。透得目前聲與色。百千賢聖合同歸。如何是透。師曰。北風冷。曰。如何是合同歸。師曰。南風熱。僧擬議。師曰。你還未透在。曰。透後如何。師曰。始知冷熱。問。虎以肉爲命。因甚不食其子。師曰。寧遠扇子銅釘鉸。

紫梅淑安周禪師。嗣弁山瑞老人。住紫梅樂平寺。上堂。法身無相。大道無形。擬置不開。提掇不起。陝府鐵牛頭角異。嘉州大象鼻頭長。未盡今時。難通不犯。驀卓拄杖曰。已被拄杖子穿卻了也。　上堂。天晴日出。雨落地濕。現成公案。誰得誰失。喝一喝。　師誕上堂。前不前。後不後。拈得鼻孔失却口。金毛獅子變作狗。喝一喝。

浴佛上堂。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山僧當時若見。只消驀頭一杓惡水。雲門不是好心。合打殺喂狗。紫梅今日逆行此令。還有傍不甘者麼。卓拄杖曰。也不消第二杓。　施主送法衣上堂。大庾嶺頭。爭之不足。鷄足山內。讓之有餘。何似拈沒鼻金針。引芒長玉線。刺古錦成衣。易垢弊之服。不拘數量。豈落功勳。遂披衣曰。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　施主祈壽請上堂。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靈苗元有種。仙藥豈無根。　解夏上堂。白獅問。西風梳敗葉。葉落便知秋。還許某甲知麼。師曰。有虎鴉常噪。無人鳥不驚。曰。雲中詞賦水底圖書。師曰。點。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一點也瞞他不得。乃曰。高超三界。闊步大方。頭頭顯露。金風處處月圓。秋夜樹靜山空。松子落林。高風急磬聲寒。　經會上堂。一微塵裏。剖出大千經卷。攤向諸人面前。冥通嘿運。暗合神融。擊拂子曰。會麼。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喝一喝。　上堂。雲歸古岫。鳥歸巢。物類咸知退避高。吾輩既思修出世。如何不顧遠塵囂。拈拄杖曰。根身器界。總皆是塵。且道作麼生遠。卓拄杖一下。　匡練長老請上堂。紫梅拄杖子。今日要與諸人相見。爲有臨濟兒孫。現在不顧危亡者。出來道看。匡練便喝。師曰。勘破了也。僧纔出。師便棒。僧擬議。師連棒打出。乃曰。三頭六臂。入佛入魔。背後面前。入如入律。直得天魔拱手。外道皈降。截斷葛藤。掀翻露布。卓拄杖曰。令人常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上堂。日面佛月面佛。無位眞人頭腦裂。明頭合。暗頭合。爍迦羅眼着金屑。萬機寢削。絕羅籠。千差坐斷。離言說。雖則與麼。要會拂子頭上事。直是如驢覷井。　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若是伶俐衲僧。自然頭頭合轍。顧左右曰。洎合錯下名言。　上堂。昨日晴。今日陰。蕭

蕭風雨打滋法身。山頭鼓白浪。海底起紅塵。擊拂子下座。

過桃城常樂寺。請上堂。孤峯頂上有時嘯月吟風。十字街頭有時拖泥帶水。魔宮虎穴本分油鹽。天上人間家常茶飯。祇如寒山巖壑普化城隍誰是爲人。一片靜蛙池上月照徹前身與後身。

師誕。衆請上堂。師驀拈拄杖曰。不屬虎不屬龍。慣打東西南北風。十地三賢渾不識。造次凡流豈易通。且道他本命元辰落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吽吽。

過清源菴。請上堂。昨乘紫梅溪漲。羊角風高。稍公解纜放船。一水直到者裏。師資會合賓主相逢。黍剪青蔬茶烹活水。人事周旋可稱極盡。若更要佛法商量。直是不曾帶得。

過清溪覺海寺。請上堂。僧問。新豐市沸覺海波騰。和尚到來爲是把住要津。爲是移舟就岸。師曰。與波不作浪。曰。忽有箇錦鱗出現。翻江倒海。又如何相接。師曰。竿頭絲線。曰。鯤鵬展翅青霄外。吐霧興雲九萬程。師曰。未離羅網。乃拈拄杖曰。昔年曾向此中來。賓主交參揖上階。今日不期重過此。山門依舊向南開。山僧作者箇語話。總被拄杖子勘破。卓一下曰。殿柱倒書雷部。火市橋橫渡木觀音。

上堂。古德道。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臯。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驀擲拄杖曰。草裏有蛇。汝等直須仔細。

上堂。白雲遮屋。流水盈門。鐘聲隱出深林。竹影重圍古院。螻蛄促雨。佈穀催晴。犬吠花陰。鵶鳴殿角。農夫刈麥栽秧。蠶婦繅絲剝繭。量柴頭數米粒。不爲分外。朝扒灰夜刮鑊。豈越常倫。山僧到者裏。多不敢增。少無可減。往往事從叮囑起。自來無病莫加針。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墮在無佛世界。無佛處急走過。墮在有佛世界。且道如何卽得。喝一喝曰。墮也墮也。

元日上堂。孟八郎向明牕下大書。歲朝把筆。百事大吉。爭似山僧拄杖子不曾有一點墨汁染汚。他人佛來也靠倒。魔來也靠倒。惟有大闡提人不在其限。何也。龐公道底。

上堂。動寂無礙。本迹互融。正眼看來。正是山頭白浪。昨夜東弗于逮與西瞿耶尼鬬額。且道孰

勝孰負。顧左右曰。苦哉佛陀耶。　示衆。金風瑟瑟。玉露沉沉。秋砧搗明月數聲。野水浸長天一片。向者裏違得便行。已是鳥飛毛落。魚行水濁。那堪向機境上膠膠粘粘。成得甚麼邊事。　示衆。青山作枕。仰看雲漢。不多高竿木隨身。踏着石頭眞箇滑。要如獨足立在萬仞崖上。不覺背後有人一推。從空墮下。通身汗出。遍體血流。大死一回。方好起來。道未跨船舷分付了。果然虛費草鞋錢。　示衆。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金鎖玄關。一拳打破。大凡學道之士。必先去其滲漏。且作麼生是滲漏。隨聲逐色是滲漏。護善遮惡是滲漏。愛聖憎凡是滲漏。承言滯句是滲漏。背暗投明是滲漏。事事棒喝是滲漏。馳騁機辨是滲漏。任你總不恁麼。亦是滲漏。若盡舉滲漏處。不可勝數。却不是逐件對治他底。只要置心一處。無事不辦。從上古人。盡是打者條路上過的。遂喝一喝曰。山僧恁麼告報。已墮入滲漏了也。卓拄杖下座。　中秋示衆。風吹斷雲。樹凋落葉。大家好看中秋月。團圞無縫徹天衢。無位眞人心眼白。驀拈拄杖曰。者是第二月。要見眞月。直是未在。　過金鐘山。予參禪師。請示衆。空劫爲爐。風輪爲鞴。陰陽爲匠。造化爲工。鑄成圓應金鐘。琢出無功玉磬。大好宮商。法物置之安吉城西。山僧借路經過。已爲諸人敲唱了也。還聞麼。喝一喝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臘盡示衆。竈神今日上天門。不奏人間善惡因。但說棠梅拄杖子。未嘗打着破砂盆。既是不曾打着。爲甚麼便破。參。　元宵示衆。雨打正月半。一場不好看。恰似秦時𨍏轢鑽。任你橫鑽豎鑽。秖好許你一半。爲甚不許者半。卓拄杖。曰。拄杖子從來不搭伴。　示衆。久雨不晴。噎噎其陰。眉毛厮結。凍殺法身。若要太陽當戶。萬里不挂片雲。雖然如是。卓拄杖曰。青天也須喫棒。

舒州三祖破闇燈禪師。桐城汪氏子。出家閱楞嚴。有所得。首謁無異來。尋參弁山瑞白雪老和尚。山見。便問

那裏來。師曰。金陵。山舉竹篦曰。金陵還有者箇麼。師曰。非但金陵無。即今亦不有。山打一竹篦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適纔親到。尙未洗浴。山由此契合。一日山拈拄杖曰。阿誰是汝本來。師曰。剛被人借去。山曰。何不是似老僧。師曰。若是似。即在也。山打一棒曰。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後受山記別。於崇禎壬午春。出住汀州羅漢。次陞吳興弁山龍華寺。結制上堂。師揮拂子曰。珠簾暗捲。未是衲僧家風。畫堂草侵。亦非道人作略。直須明暗不立。炤用兩忘。始可騰身大千。闊步方外。騰身大千也。佛莫能知。闊步方外也。祖莫能測。就使有懸河倒嶽之辯。經天緯地之材。到者裏。總無你棲泊處。爲甚如此。我王庫內。原無是刀。山僧恁麼告報。大是萬不得已。畢竟如何。燭曉玉人初破夢。夜深青女未登機。

龍門石雨老和尙請上堂。僧問。鸚鵡峯向九曲嶺頭說不二之法。請問如何是不二法。師曰。霧鎖千山雨。曰。如何是上乘道。師曰。雲開數箇風。曰。如何是道中人。師舉拂子曰。恁麼和尙是道中人。師便喝。乃曰。鯨海雨晴。電影翻空輝八極。龍門浪暖。雲峯鼓秀。舞三台。到箇裏。全收全放。全殺全活。吐攢花簇錦之句。展蓋天蓋地之機。擒佛祖於探囊。驅魔外於揮霍。明暗交參。君臣道合。一句作麼生舉揚。舉拂子曰。一擊虛空碎。人人盡點頭。

重陽上堂。師曰。向前問人借得箇拄杖子。東敲西擊。適纔被借主取去。驀拈拂子曰。堪堪。止餘得者箇在。未審諸人將者箇喚作甚麼。若喚作拂子。却被物轉。若不喚作拂子。却又被自己轉。如何倜儻得去。若倜儻得分明。何妨彌勒峯頭撒手。花石澗裏遊行。脫或未然。直須及盡今時。若及不盡。縱饒學通三藏。胸富五車。到者裏一點也用不着。何故。蓋緣此事。逈無向背。體絕遮攔。圓陀陀徧一切。赤灑灑裸十虛。只爲情生智隔。不得已於無方便中。設箇方便。祇貴諸人直下坐斷。撒開兩頭。方得自由自在去也。然雖如是。秖如今日應時一句。又且如何道。乃拂拂

子曰。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僧問。滿眼非色。滿耳非聲。畢竟喚作甚麼。師曰。秋雲漠漠。曰。恁麼則烟籠寶殿。乾坤泰。金烏半夜徹天飛。師曰。禮拜有分。僧禮拜。師便打。

住眞州五臺。上堂。僧問。久雨初晴。明暗交加。四衆臨筵。如何指示。師曰。疎香滿座春風老。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又作麼生。師曰。雲澹滄浪色轉加。曰。恁麼則獅子座前紅日現。聲未絕。師便拂一拂子。乃曰。春風急。野鳥啼。山山水水綠暗紅稀。會得者風流滿目。不會者認影頭迷。果是箇丈夫兒。爭肯受人欺。翻身一擲虛空外。鼻孔依然向下垂。顧視大衆曰。還委悉得麼。有則古語舉似。昔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尚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乃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與夢相似。此則公案流布叢林。一千餘年。批判者極多。錯會者不少。五臺今日分明剖斷。陸亘大夫固是依他作解。南泉不合指鹿爲馬。各領三十拄杖。更有三十杖。五臺自領。良久。喝一喝。擲拂子。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五臺境。師便喝。曰。如何是五臺人。師曰。長長短短。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看看乾坤一時崩。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虛空粉碎了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以拂子敲禪床。曰。人境已蒙師指示。獨超人境。又作麼生。師便打。乃舉洞山和尚解夏示衆。初秋夏末。諸兄弟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去。良久曰。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師曰。洞山老人。握一柄利劍。不論魔外。一揮兩段。只饒佛祖。亦不放過。美則美矣。爭似五臺者裏。春末夏初。諸兄弟東去西去。直向草青青地去。只如草青青地。又作麼生去。者裏諦當。下得一語。非但無魔外。抑且無佛祖。既無佛祖。則無迷悟。既無迷悟。則無生死。既無生死。則無結制。既無結制。則無解制。諸公還信得及麼。不然。山僧說道理去也。遂以拂子召大衆曰。法門秋晚。祖道荒涼。各各當痛念生死。發明此箇風光。以報佛祖恩德。

設或苟圖鬧暖打鬨。過日自誤誤他。爲害不小。果是正因學道之士。必具參方眼目。料揀邪正。即據曲彔長老。亦須具擇法眼。室中煅煉學人。不假辭色。孤料料底。打發一箇半箇。何似近來野狐。頻出向十字街頭。架起高房。烹調白飯。蓄養一班狂妄之徒。論其見處。不過昭昭靈靈。論其受用。不過業識茫茫。此雖善因。却招惡果。非是山僧苦口叮嚀。只爲法道淩遲。故不避諸方斧鉞。但願諸公奮起新鮮志向。自然不被此等邪師點破面門。苟或毫釐有差。便乃天地懸隔。更有一等沒教化底瞎漢。硬執棒喝爲宗風。又一等妄執語言爲祕傳。甚至以鹵莽粗糙爲游戲。以枯坐忘懷爲究竟。似此等輩。眞可憐憫。此亦不過因智信道人請山僧爲衆解制底意旨。若在山僧。亦無法可說。亦無制可解。既無制可解。且如者些葛藤。從何處得來。驀喝一喝曰。若不喝斷。幾乎說到明朝。乃擲拂子。下座。住鎭江府焦山海門禪寺。上堂。師揮拂子曰。海門者裏。不論第一第二。向上向下。惟貴一椎之下。殺活全彰。一句之中。主賓互立。便恁麼去。猶墮玄微。更若停思。鳶飛萬里。衆中莫有俊敏者。出來道看。僧問。正偏五位則不問。如何是焦山境。師曰。江上數峯靑。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隔江招渡子。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且喜今朝進海門。曰。恁麼則學人禮拜和尚去也。師曰。放過三十棒。師復曰。問答且止。只如山僧從儀揚登舟。匝地洪波。滔天白浪。櫓聲帶月。人面烟霞。展轉方達海門。且喜羣英畢聚。其有祖佛說不到處。聖賢行不盡處。今日一時七通八達了。便恁麼得去。無乃慶快平生。設或疑思。未免之乎者也。還知麼。昔日善財童子於福城東際。參見文殊。已得根本智。未能成就一切智。南遊勝樂國中。妙高峯頂。見德雲比丘。疾證普見三昧。猶未得清淨微妙普眼三昧。復南遊海門國。見海雲比丘。驀竪拂子曰。海雲比丘在山僧拂子上。踞吠色瑠璃寶蓮華座。宣說微妙普眼三昧。非但善

財及現前大衆、證入微妙清淨普眼三昧。乃至過現未來、草木叢林、瓦礫荆棘、池沼河漢、俱入微妙清淨普眼三昧已。却被山僧將海門國移在焦山頂。將焦山頂、移在海門國。大地一時震動。各各稽首讚曰、善哉新海門。善說如是法要。法要卽且止。祇如新入海門、上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擊拂子曰、突出虛空搏妙翅、踏翻滄海碎崑崙。結制上堂。僧問、向上宗乘、請師直舉。師曰、雲舒雙袖簾光綠。曰、祇如選佛場中明聖智、紅爐韛裏煆眞金。未審沒量人來如何煆。師曰、風落寒巖虎豹香。曰、恁麼則殺活全在我、縱奪豈由人。師搖拂子曰、試向者裏定當。僧一喝。師曰、一喝後又作麼生。僧拂坐具。師曰、情知你道不着。師搖拂子曰、寒風劈面霜花巧、法雨方施古殿清。簷前苔色雲移去、肘後靈符繞座新。不是徹頭徹尾者、到底難保歲寒心。歲寒心、人人有、海雲樓外獅子吼。德山臨濟喪全機、雲門潙仰風鎖口。法眼眉黛遠山青、洞水逆流誰不覩。把住乾坤不放開、義之崖畔金似土。其間設有作家兒、爭肯跉跰向外走。海門結制却爲何、二三如三三三九。翹松鶴冷、趙州茶、踏雪人驚曹山酒。正恁麼時、結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卓拄杖曰、鞘裏龍光蟠虎面、長嘯血濺梵天紅。　慧∴維那請上堂。慧問、如水入水、本無分別。因甚海鹹河淡。師曰、龍舞鶴飛千尺浪。曰、海雲菴別峯菴、相近不遠、因甚善財七日尋不着。師曰、月走星移萬顆珠。曰、義之崖焦仙嶺、分明一段古文、時人因甚寫不出。師竪拂子曰、也須識得者箇始得。曰、恁麼則當堂風色緊、八面起寒威。師便打。慧一喝。禮拜歸位。僧問、拈起洞山家風、請師垂示。如何是正中偏。師曰、生鐵拶出黃金汁。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黃金鑄就無文印。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象王峯頂絕塵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便喝。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踏斷毘盧頂、粉碎五花冠。曰、恁麼則掀翻寶座去也。師劈脊一棒。乃曰、全機敵勝、作者猶迷。由爲今時、正偏兼帶。到者裏、

應須功盡不處明暗兩忘活卓卓倒弄橫拈虛豁豁圓常靜應發明臨濟玄要照用並行提掇潙仰機輪渾融境致點開法眼相義言前獨露縱奪雲門三句北斗藏身雖則機權互換要且正偏交羅妙在功勳不犯之先用向主賓未立之際果到恁麼田地一任橫抽寶劍伐邪見稠林棒喝交馳掃野狐穿鑿況比來法門不古祖道如殤慧命有纍卵之危宗乘有墮地之患承此任者夙興夜寐當以大法爲懷斯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然雖如此海門更有一句子不免當堂說破良久揮拂子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莫更有英靈者出衆舉看一僧纔出師便下座

上堂師揮拂子曰畫斷青山未足儔眼空四海識高流高流非是無名姓描不成兮畫可圖須領略莫綢繆海門春水連天碧一任龍魚强出頭末後更有親切句三千里外販楊州遂顧衆曰只如今日上堂畢竟是放行耶把住耶良久喝一喝曰一任來朝打算

上元解制上堂師曰向來把住古鏡臺前子就父今日放行夜明簾外主顧賓主顧賓兮賓顧主鵬程萬里慢相許子就父也父不顧月圓三更正當戶果到此田地一任擔榔㮧東去西去設或語不識偏正理不知尊卑莫道諸方參見善知識來卽使面稟迦文親承慈氏無乃自成鈍置雖則如是且正與麼時放行中把住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卓拄杖曰火樹銀花光燦爛星關鐵鎖紫雲封

住桐城華山中方寺上堂師揮拂子曰未到中方時華山却在山僧毫端裏既到中方則山僧却在華山裏所以青黯黯處遊子夜飮以忘歸綠澄澄時漁翁晝眠而罷釣雖然如是只如因齋慶讚大轉法輪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斂衣曰山上鐘聲山下見白雲飛出紫雲生更有證明者出來道看

普說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便喝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香冷金爐鶴夢曉曰如何是雲門宗師畫圓相曰如何是潙仰宗師展兩手曰

如何是法眼宗。師曰，扶桑枝上卓紅旗。曰，五家宗旨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舉起拂子。曰，龍得水時添意氣，八面玲瓏任往還。師曰，落七落八。乃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者四句中有一句全收全放全縱全奪，全殺全活。可中有箇英靈漢，聊聞舉着踢起便行。非但暢快生平實可以扶持正法，接引後昆。其[illegible]踧踧踖踖，未免風吹別調。拈拂子召衆曰，祇者一着子，恰如當門按劍，凜凜神威。誰敢犯其鋒鋩，直須不顧生死。猛着精彩，走向前來，奪劍在手。豈特魔來便殺，就是佛來亦不放過。所以臨濟大師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乃喝一喝。曰，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是探竿影草耶，是踞地獅子耶，是金剛王寶劍耶。縱饒一一個儻分明，猶落在第二頭。若論向上一着子。縱使喝似雷奔，棒如雨點，總動他絲毫不得。肯恁麼去，便會得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人境俱奪，人境俱不奪。會得者箇，便會得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會得者箇，便會得三玄三要，會得三玄要，便會得臨濟爲人的作略。今之承其宗，嗣其法者，不諳其要妙，只管向棒喝上咬嚼語言上探討。豈獨屈辱先宗，眞乃欺罔後學。古云，寧可千生不悟，不可一日受邪。良有以夫。何乃臨濟爲然，卽曹洞下往往有已眼不明，只管隨人脚跟走，舌頭轉。將兼中至爲偏中至，洞山明明頌道，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若曰偏中至，說甚兩刃交鋒耶。亦且不識其要妙，只管向黑白上摶量，同互上指點，正偏上安排。又將古人陳爛葛藤，横栽豎貼，不顧識者嗟呀，仍復亂統云，既有箇正中偏，偏中正，爲甚又說箇正中來，兼中至，莫是別有長處耶。爲復錯下名言耶。瞎漢，他洞山明明道，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何其君臣道合，父子一心。又且句句絕蹤，絕跡，言言透色透聲。誰許汝以心意識如此思量分別也。至

若雲門法眼潙仰三宗雖滅。而其爲人一着子。實與臨濟曹洞無二無別。會得五位三玄。便會得雲門三句。法眼六相義。潙仰大圓相。會得大圓相。便會得三句。會得三句。便會得六相義。古云。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諸兄弟。然者一段大事因緣。須知人人分上無欠無餘。世界壞時。此箇不壞。只因吾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今欲反本還源。應是將從前所學所解所見所聞所習所知。死執着底道理。盡情抛向汪洋大海裏去。仍復將四大五陰六根六塵。抖擻得潔潔淨淨。復將者潔潔淨淨。抖擻得一點氣息也無。只就者無氣息上發大信心。除却穿衣喫飯屙屎撒尿。是雜用心。降此已往。惟將一箇所參底話頭。孜孜而參。密密而究。覺得胸中七上八下。無可奈何。便是好時節也。切不可打退鼓。急須盡力一拶。進得者一步。説甚德山托鉢女子出定。乾屎橛。麻三斤。趙州柏樹子。洗鉢盂。者些落索。不消得一彈指。透過。會得者箇。便會得雲門底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者些閒家具。則易乃拈拂子曰。若會山僧者拂子則難。衆中莫有恁麽人麽。如無。且截斷葛藤。僧問。曹溪一派。分列五宗。只如今時。佛法又作麽生道。師曰。燭冷紅爐香氣暖。曰。恁麽則一點紅輪光爍爍。兩江柳色綠陰陰。師曰。晴嵐映日輕。曰。畢竟意旨如何。師便打。

住濟山三祖乾元寺。上堂。僧問。秋老黄花瘦。霜寒草木稀。洞明賓主句。顯示目前機。如何是目前機。師曰。萬疊青山足下看。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揮拂子曰。高着眼。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起白雲。曰。如何是賓中賓。師豎拂子曰。莫向者裏錯會。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有口非關語。曰。恁麽則石牛踏碎瀑潭月。木馬嘶開九井風。師乃揮拂子。曰。青山黯淡綠水渟清。一花五葉續傳燈。覔罪超然古到今。古之今今之古。酒島流霞石牛舞。五位全提驗正偏。君臣道合微妙旨。棒喝弛張。顯大機。人境照用分賓主。圓相交羅

事理該平目仰視二三子一鏃撩空向上關三句傳心非干語六種相義震家聲法眼門庭乃如此吾宗殺活不假功稍若擬議生死始然雖如是祇如山僧舉揚五家宗要以報佛祖深恩正恁麼時作麼生分付良久擲拂子曰青山綠水天涯外舊時面目此時新　上堂僧問如何是乾元境師曰酒島流霞覆石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雲山外見青山曰今日四衆臨筵請師說法未審師說何法師曰拄杖化爲龍曰祇如野老謳歌山禽弄舌且道他慶讚箇甚麼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問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撥轉上頭關祖師來乞命時如何師曰卓錫池邊見虎蹤曰天柱沖霄漢萬嶽鎮乾坤又作麼生師曰吳塘曉渡月來遲曰和尚今日陞座未委三祖還來聽法否師便打乃曰諸佛心印不可以色相求不可以言語會唯貴直下承當既承當得去則水聲山色無非觀音圓通術仰折旋悉是普賢妙行那許揀擇萌於胸次取捨介於眉端果是箇決烈漢子掀翻世界把定乾坤便見昔年可大師行化此山有一居士身纏瘋恙聿來作禮曰請師懺罪可大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士反觀良久曰覓罪性了不可得可曰吾與汝懺罪已竟即披剃取名僧璨繼席玄風是爲第三祖也師驀拈如意顧大衆曰還見璨祖麼在山僧如意頭上出廣長舌普爲四衆宣揚法要卻被山僧將如意一擲遂拱手對衆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師復擊如意曰你道是來耶去耶今耶道得分明何妨覿面分付其或擬思各請歸堂珍重　上堂僧問四山交互雲霞蒸天敢問如何是今日事師豎拂子曰只如一毫頭上現千丈法身時如何師曰汝向那裏見得僧舉坐具曰恁麼則袈裟不比尋常事蓋過崑崙千萬重師便打乃曰霜花匝地泥牛飲盡吳塘月雪刃攢空木馬嘶乾九井風到者裏威臨刹海德禦神洲列賓主於棒下驗正偏於言前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

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說甚麼德山臨濟。就是文殊普賢。亦須茫然。諸昆仲。寒威凜凜。[illegible][illegible]冰河連底結。嵐光耿耿。森森枯木盡銀花。非惟殺活縱橫。亦且與奪自在。然雖如是。只如衆等懇請山僧陞座。有何功德。良久。擲拂子曰。揑死釋迦誇好手。楓紅漁火萬山中。

住吳興夾山能仁寺。上堂。僧問。正令當行。人天泯跡。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師曰。面面好山擎日月。曰。十方國土中。惟有一眞實。雲門拄杖子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且道大地山河甚處得來。師曰。溪溪綠水浸乾坤。曰。把住也三乘膽戰。放行也十地魂驚。正恁麼時。無位眞人如何趣向。師豎起拂子。曰。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鎭州一城眼瞎。未審和尚今日以何爲人。師曰。龍紋玉掌明明現。仔細看來大不同。曰。向上全提。已見風規。就下齊高。再請垂範。師曰。三十棒。曰。但願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師曰。今日且放過。復揮拂子。曰。夫說法者。離於象數。不滯名言。孤高獨步。廓爾無爲。煇煇煌煌。煒煒焯焯。舉一機而機機齊赴。拈一境而境境全彰。到者裏借一句子。碧峯蒼翠秋色老。其或不借。霜天曉确滑如苔。至若全超不借。新夾山不敢道一字。爲甚如此。正令已行天下遍。皇風一片樂謳歌。拂一拂。曰。大衆還知麼。山僧一向退隱山寺。蒙吳興諸大護法。久以能仁叢席見招。但山僧才識闇短。冒膺此任。只得將柄拂子七縱八橫。指揮潙仰圓相。發明臨濟人境。提掇雲門三句。究竟法眼六相義。舉要言之。莫不皆歸正偏五位。喝一喝。曰。且道是正耶偏耶。法眼六相義耶。雲門三句耶。臨濟人境耶。潙仰圓相耶。復喝一喝。曰。具眼者辨取。遂抛拂子下座。

師後於順治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示疾。告衆曰。來便恁麼來。去便恁麼去。遂豎指曰。會麼。明月一輪天柱外。摩空老鶴出雲霄。語畢而逝。門弟子奉全身塔於三祖寺右二里許。

南昌府百丈石澗泐禪師。別號大拳。餘姚周氏子。師幼不茹葷。長喜讀韜略。豪俠自負。常嘆曰男兒寧屑屑事筆硯乎。偶因病幾死。翻然有出塵志。年二十。薙髮詣蘇州茂林律師處受具。徧遊講肆。聞瑞和尚盛化東吳。卽日走弁山參禮。山令看本來面目話。一日聞梆聲有省。山見便問道。道。師曰石女吹簫聲喇喇。山曰子轉身而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師曰夜深雲掩岫。木女睡鼾鼾。山器之。命典維那。崇禎乙亥。住靜玉峯。己卯再參山於崆峒山。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更深獨步西江月。曙色歸來霧正濃。山稱善。庚辰四月八日授以衣拂法偈。冬侍山遷百丈居第二座。辛巳三月。山化去。師繼其席。　元旦上堂。天巍地厚海闊山高。祝聖人壽。頌聖人德。如置太虛之一毫。風恬浪靜。日升月恆。歌太平年享太平福。人人羽化而禪逃。拖道衲子。物外清標。吹無腔曲。然不夜膏。梅園竹圃。散步逍遙。聽東村父老。擊土缶忘帝力。謝覆幬。始識今朝是歲朝。忙把旃檀盡意燒。年也新。月也新。日也新。時也新。不打諸方爛葛藤。九載難逢此日晴。貧暄思富進明君。以何爲驗。揮拂子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舉僧問曹山寂。如何是法身主。山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便是否。山曰斬。師曰倚門傍戶覓主問奴。祇如曹山答箇斬字。意在如何。喝一喝曰將謂無人。莫言不道。　上堂。師拈拄杖曰用之則彌六合。橫拄杖曰卷之則藏於密。不用不卷時如何。溪山乍雨增新色。又被風吹落短蓬。擲拄杖曰迫。　上堂。舉芙蓉楷和尚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師曰道則大煞道。要且只得八成。欲稱洞上全提。猶欠在。百丈則不然。閒攜竹杖來仙島。倦倚籃輿趁出山。欲識箇中玄妙意。不留圈繢到人間。　上堂。舉芭蕉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師曰芭蕉得處眞實。用處孤危。檢點將來。只道得一半。百丈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不與你拄杖子。將色究竟天。按向

十八重地獄。直得虛空撲落、佛祖平沉。你無拄杖子、我不奪你拄杖子。將十八重地獄、擡向色究竟天。直得雲移山更綠、風過浪初平。可謂得處孤危、用處眞實。雖然也只道得一半。更聽一偈、今日花朝二月中、桃紅柳綠鬭芳叢。子規枝上聲聲叫、歸去好。歸去好。得便宜處落便宜、莫待臨岐悔不蚤。　上堂。師以兩手踞案、曰、獅子頻呻。復顧視左右曰、象王回顧。震威一喝曰、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遂下座。　示衆。舉普眼見普賢因緣。乃曰、盡大地是箇普賢、未舉念時早已相見了也。何用作許多伎倆、雖然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世功。　示衆。舉大顚擯首座因緣。乃曰、塞翁失馬、已經得失相參。假途伐虢、未免因行掉臂。目機銖兩。舉一明三。網疎豈漏呑舟、擊柝偏嚴暴客。扣齒出院、條罪俱陳。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僧問、如何是學者先須識自宗。師曰、用識作麼。曰、如何是莫將眞際雜頑空。師曰、大小祖師話作兩橛。曰、如何是玅明體盡知傷觸。師曰、寒則向火、暖則披襟。曰、如何是力在逢緣不借中。師曰、鳥啼花落東君令。曰、如何是出語直教燒不著。師曰、楊花九月呈春色。曰、如何是潛行須與古人同。師曰、倩女懷胎果是奇。曰、如何是無身有事超岐路。師曰、夜永不眠遊少室。曰、如何是無事無身落始終。師曰、玉關掣斷杳無蹤。問、賊是家親、爲甚自家作祟。將何判斷。師曰。一時擒下。師問僧、那箇是你拖死屍底。僧無語。師曰、依稀泥塑、彷彿木雕。僧禮拜。師曰、且喜放光動地。問、如何是撒手懸巖底事。師曰、雄峯起舞。問、德山見僧便棒、臨濟見僧便喝、百丈見僧作麼生。師曰、勘破了也。問、世尊降生、指天指地、和尚降生、如何施設。師曰、密室無人。問曰、祇如雲門一棒、又作麼生。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不問威音那畔、請通今時消息。師曰、濟濟成多士。曰、此意熾然無隱爾、諸人因甚尠承當。師曰、祇爲分明極。

雲巖元潔瑩禪師。江都莊氏子。初母夢老僧着過鐵草鞋三雙至此寄宿。覺而便娠。生後。愛遊僧寺。年十三。失怙。疑生死甚怖。遂長素堅志出家。白母。母不許。偶劇疾。見一老人峨冠鶴氅。抽去脚心如竹者數十竿。乃曰。當及時前進。無滯此病。愈。因母計畢婚。駕言卽事走金陵。投鍾山落髮。尋往弁山參瑞白老人。朝夕逼拶。覺盲聵如負幾千斤大石夾住相似。一晚扣定本參只要脫去。忽擡頭豁然天崩地陷。當下苦痛一空。逾夜聞香板震擊。撲碎話頭。始知正是放身命處。進白方丈。擬開口便被打出。自是入室煆煉。逐見近傍不得。明春。謁密雲和尚於天童。轉嘉禾寓陸宣公祠。閱圓覺。至居一切時不起妄念章。從前所寶惜一布袋傾盡。回弁山省侍。凡徵詰古今。無不了了。山遂書手卷並衣拂授之。於崇禎壬午。出住分寧洞山。次遷蒲圻上方。弁山龍華。及重興雲巖藥山等處。

上堂。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坐斷天下舌頭。放開古今綫道。將人人脚跟下一着。移置諸佛頂顫上。用從教觸着磕着撞破虛空。將諸佛頂顫上一機。移置諸人脚跟下用。總教舉足下足。踏穿大地。物我雙融。通身富貴。乾坤一體。徹骨清涼。正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更說甚黃閣簾垂。君臣道合。苔生玉殿。尊貴渾忘。檢點將來。猶是途路邊事。衹如到家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曰。峽屼高峯恆積翠。淵源秀水遠流長。參頭問。玉殿瓊樓卽不問。驢胎馬腹事如何。師曰。輕打我。輕打我。曰。今日賓主當陽。作麼生是上方家款。師曰。滿盤傾不出。大地沒饑人。曰。人人知到上方月幾箇能遊劫外春。師曰。阿誰兩耳不垂肩。復舉。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世尊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曰。世尊向平地上樹棘插籬。分疆立界。若不是文殊作家。登時推倒界牆。鏟平坎埳。管教在門外立的。至今入不得。在門內坐的。至今出不得。爭似上方。却無許多疆界。一片淨潔田地。出入縱橫。優游自

在。却有一件奇特處。且作麽生是奇特處。驀拂一拂曰。只道好風塡我舍。那知景日滿巖廊。　上堂。杲日臨空。罩古籠今無點跡。輕雲映火塡溝塞壑絶囊藏。處處流金礫石人人汗雨如湯。世諦流布底。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途中受用底。萬機不到脱體淸涼。遂拈拄杖曰。你看木上座。波波挈挈。却無許多般事也。不知四時代謝。亦不管寒暑迭遷。坐斷三界十虛。放行四生九類。且道具何三昧。有如是作略。陝府鐵牛面孔黑。嘉州大象鼻頭長。僧問。黄閣簾垂紫羅帳合。如何是退位朝君底事。師曰。深宮寂寂漏更寒。曰此時還有功勳可立麽。師曰。密室無人侍。空階莫問程。僧禮拜。師下座。　上堂。明明絶覆藏。歷歷無向背。法法不思議。塵塵泯待對。到此非但德山臨濟目瞪口呿。卽使文殊淨名。徒只瞻仰有分。驀豎拂子曰。於此亞得隻眼。千眼萬眼。金剛正眼。一齊頓開。著得一機。千機萬機。逸格眞機。豁然圓轉。擊拂子曰。百千三昧毫端現。萬斛珠璣掌上翻。　馬邑侯請上堂。豁開頂門正眼。風行草偃布眞機。棙轉向上牢關。水到渠成閒自在。體盡功忘。隨流得妙。所以道。應以居士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居士宰官身而爲說法。今宰官身已現。且道畢竟說甚麽法。以目顧視左右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上堂。苦生玉殿尊貴未忘。古路悄然話會猶在。縱使拈一機千機萬機頓赴。如刻人糞作栴檀香。舉一句千句萬句朝宗。似持蠡殼量大海水。到者裏格外超宗底。可以朝三千暮八百。若是抵死十成底。未堪有棒分在。所以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舉如意曰。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諳。　上堂。夜半烏雞騰碧漢。天明玉兔泛靈槎。分明只是目前事。又被分明兩眼遮。大衆。好敎你知。所以道。田地穩密底。起脚不得。大力量人。全提不起。到者裏。逞驢唇馬嘴得麽。胡言漢語得麽。既總不得。秖今人天交集。又作麽生通信。朔風不解揚家醜。裂碎龜文大地看。　上堂。今日隆冬初一。四野冰

霜歷歷。文殊降大吉祥、普賢分身百億。可憐白象王、偏界無蹤跡。既是偏界、因甚又無蹤跡。驀揮拂子曰、轉位就功忘影象、迴途復妙始爲奇。　元旦上堂。僧問、新年頭佛法卽不問、如何是梅花一點眞消息。師曰、泉石有情開古意。曰、臣退位以朝君、子轉身而就父、如何是奉重底事。師曰、室內不知春。曰、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師曰、松筠何處不新機。乃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曰、有。僧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曰、謝師答話。清曰、山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曰、無。僧曰、年年是好年、因甚却無。教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曰、山僧今日失利。師曰、二大老將諸佛頂𩕳上一着子、恁麼流布將去、浪走天下衲僧、殊無坐斷乾坤氣象。今日有問上方、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道、蒲城紙貴、一狀領過。設有箇衲僧出來、撫掌呵呵道、盡謂春光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拄杖子未免冷地裏忍俊不禁、連道三箇屈屈屈。何以故、上方今日失利。　上堂。十五日以前、天不收、地不管、浪走天下衲僧。十五日以後、雲不飛、鳥不度、坐斷死蛇鼻孔。正當十五日、風蕭蕭、雨瑟瑟。威音那畔、敵體全該。今世門頭、眼橫鼻豎。且道在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於此委得、放身物外、一任逍遙。設或未委、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正按傍提、是弄猢猻家具。一椎百匝、徒教露柱心空。放風前箭、展末後機、巧不如拙。賊來便打、客來須看、眼不似眉。若論佛法、卽使山僧口如懸河、舌似廣長、能錦上鋪花、雪中送炭、到者裏不可舉着箇元字脚。何故。一任鑽龜打瓦、從教塞壑塡溝。　臘八上堂。未出皇宮、未登雪嶺、好箇太平風景。坐著則該三十棒。何故。遄遄墮衆生於無事甲裏。及乎出皇宮。登雪嶺、凍不知寒、饑不知飫。一旦覩明星、開夢眼。是則好事、簡點將來亦不免三十棒。何故。不合惱亂衆生。[illegible]有三十棒、上方長老自喫、要且不干

大衆事。 解制上堂。擴掇鐵牛眠古井。而神龍不鑑止水。放教石女玩華燈。老僧不在明白裏。卽饒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現無量神通。證無量三昧。在曹溪路上。只喚作鬼神茶飯。祇如三月開爐。九旬煆煉。又且如何。良久揮拂子曰。證龜成鼈雖常事。笑殺廬陵米價新。復擧南泉示衆曰。昨夜文殊普賢二人相打。各與二十拄杖。貶向二鐵圍山。趙州出衆曰。和尚棒教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便拜。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師曰。者夥販私鹽漢。只圖攙行奪市。並不知王令稍嚴。驀拈拄杖曰。總被山僧一齊束在者裏。未審諸人皮下還有血麽。復卓一下。上堂。鶯囀花芳春正茂。子規啼血聲聲喚。癡狂遊玩不歸家。辜負本來光一段。驀豎拂子召衆曰。有眼者必見。有耳者必聞。旣見且聞。且作麽生是家。復擊一下。曰。祇如內離見聞知覺。外除色聲香觸。又喚甚麽作本來光。良久曰。莫言世事多荊棘。客路由來不可行。僧問。祖道重興。古風高振。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古殿無人侍。空堦莫往還。曰。慈雲遍覆。法雨洪施。爲甚麽石女木童。乾曝曝地。師曰。一天幽雨露。萬里野風光。曰。恁麽則雪裏烏鷄初破曉。松間白鶴已翔空。師曰。好續鷓鴣詞。 縣歸上堂。出山剛九日。曆本去半截。光陰迅速流。那事如杲日。殷勤爲照古菱花。贏得兩眼黑似漆。洞山不許誕生王。臨濟未是白拈賊。還有證得底麽。便下座。 金唐專使至上堂。達磨未來此土。消息杳然。巳成狼藉不少。洞山過到玉崖。全無巴鼻。因甚被金唐長老覷破。夜半木人敲月戶。天明石女綉花冠。分明雖是目前事○○ 請登雪峯上堂。毘耶不離方丈室。大千國土掌中擎。須彌昨夜熾然說。報道眉毛領下生。諸公各各摸取看。或有一日摸着也不定。 結制並祈嗣上堂。混之不得類難齊。凡聖空爭是與非。摩盪乾坤渾不曉。胚胎萬物許誰知。所以道。雪山六載的不異捕風捉影。嵩山九年的只喚作飲氣吞聲。縱三藏

十二部教。漸說頓說。廣說喻說。只可讚揚得他天下老和尚。正按傍提。左敲右唱。只可依傍得他後代兒孫。根性狹劣。逐管長期短期。縱修證得無量勝身。種種三昧。只喚作熏染得他。還委悉麼。設或未委。把定乾坤策起眉拽將北斗面南覷。待你懷胎傾落地。始慶區區得意奇。僧問。疋馬單鎗氣格雄。牢關踏碎幾千重。今朝再入龍蛇陣。權請吾師一句通。師曰。你何平地喫交。曰。露柱懷胎石女生兒。又且如何。師曰。威音王一箭。射透萬重關。曰。垂鈎四海只釣獰龍。假饒眼蓋乾坤底漢子到來。還堪種草也無。師曰。三生六十劫。曰。帶角蟭螟呑白額。無毛鐵鷂產金龍。師曰。那裏聞學得者裏念詩篇。曰。莫將丹鳳鳴。誤作野鷄啼。師曰。自領出去。

冬至上堂。節屆書雲。一陽來復。向上一機。塡溝塞壑。諸佛舌頭短也不說。衲僧巴鼻長亦不說。放行一句。又作麼生。不說不說。　上堂。朔氣漫漫。凍龜成鼈。霜風歷歷。刺破面門。前釋迦後彌勒。直得腦門着地。柏樹子麻三斤。依舊全提不起。畢竟如何。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上堂。若論第一義。六代開士。三世聖人。無啓口處。卽使雷轟痛棒。猛奮熱喝。只是箇指蹤之極。更若海口舌航。雲興瓶瀉。總喚作空裏攀花。不若一椎擊碎。直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風普吹。如日普照。鱗甲羽毛。各挺無邊妙相。土木瓦石。咸融不二眞心。說甚麼是凡是聖。一義二義。然雖如是。畢竟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化行宇宙山川外。人在堯天雨露中。　上堂。黑白兩忘開佛眼。竪拄杖曰。瞎不繫一。法出蓮叢。卓拄杖曰。是菡萏是荷葉。眞空不壞靈智性。復卓曰。馨香滿道途。妙用恆常無作功。以拄杖左右展曰。東拋西擲。有甚麼過。遂呈起拄杖曰。大衆。你看者老萬回三百六十黃金鎖子骨。被木上座一串穿來。總在者裏。會得同途受用。不會塞壑塡溝。復卓一下。　上堂。仲冬初一。霜風壁立。刺破面門。阿誰委悉。設有箇漢出來道。莫壓良爲賤。山僧且款款記打三十。　上堂。寒風不改

東暘色。朔氣常芬。太古心。潑面潑頭。人不委。狂歌辜我劫初吟。拈拂子打圓相曰。還有人向此迴避得麼。可中有箇眼蓋乾坤而不自覺。胸騰日月而不自明。與諸人坐卽同坐。行卽同行。若能檢點得出。卽使長河酥酪。大地黃金爲供養。亦皆消得。設或未然。莫云開口不干舌。剛道無心便有心。　谷山金峯和尙訃至。上堂。末師展金峯和尙所書扇云。憶兄一聚首。積習染成痾。嘗有徑寸璧。恨無魚鴈過。獨憐槐夢影。空歎魯陽戈。末後風流甚。巴歌乞一和。大衆。此是谷山法兄去年十二月朔四日手澤也。抵暮涅槃時。復書偈曰。莫怪修行不妙。病來撒屎撒尿。有人嗅着些兒。跳出三界關要。跳出後如何。老鼠弄金鎚。大蟲戴紙帽。你看者箇阿師。生平慣把烏豆換人眼睛。及至末稍頭。猶將鐵蒺藜。橫拋世界。只如巴歌。又作麼生和。轉功就位天階迥。拽脫威音那畔寒。上堂。擧洞山初禪師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初曰。查渡。門曰。夏在甚麼處。初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初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初明日問訊。昨蒙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於言下大悟。師曰。雲門探竿太深。洞山影草甚密。可惜不知來路。若是箇知地頭漢。見他道。放你三頓棒。便好倒身三拜而出。管教者漢疑殺行脚人。那堪明日更納敗闕。一上致使古今人笑雲門有把關據要之鍵。而無鞠訊考盤之威。雖則後來不言汗馬功高。爭見重論蓋代。也只成得箇太平奸猾。所以雪竇拈云。雲門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未到斷絕。雖然如是。莫將鶴唳喚作鶯啼。塞其耳孔。更聽一偈。道在尋常日用中。尋常如隔萬千峯。若云體道尋常是。依舊朦朧在夢中。祇今要見雲門麼。拍左膝曰。者裏是。要見洞山麼。拍右膝曰。者裏是。且道雲巖畢竟在那一頭。爲人。驀拈拄杖召衆曰。者箇若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一齋趁散歸方丈。　臘八上堂。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黧奴白牯。驀竪拄杖曰。你

看拄杖子湧身千丈、在普光明殿一乘圓演。擲下拄杖曰、瞥轉一機、降皇宮、樓雪嶺、飡蔴食麥、豁覩明星、換却釋迦老子、兩眼穿却大地人的鼻孔。今日落在雲巖手裏、放行把住、濟密若魯。呈拄杖召衆曰、還知大地人的鼻孔麽。謾誇水月空花藻、洗面揩唇仔細看。僧問、西風蓬島仙鄉遠、夜雪藍關客路長。如何是歸家一句。師曰、轉身向汝道。曰、轉身後如何。師曰、千峯層疊翠、室內不知寒。曰、恁麽則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師曰、看脚下。僧禮拜曰、謝師答話。師曰、果然絆倒。　上堂。坐斷威音那一機、等閒直下絶狐疑。更敎拶出虛空髓、始是男兒得意奇。大衆、會得恁麽一回也未。苟得恁麽一回、須知未到高山徒仰止。得到高山路更岐。設或未得恁麽一回、不妨緊着程途、漫着鞭、逍遙直踏古荒前。忽朝踏到自家地、切忌踏翻常住磚。大衆。鎭日東行西行、且道那一塊是常住磚。　上堂。顧左右曰、向椎未擧以前見得、則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陞忉利。亦乃知山僧五十年前、未入胞胎、早已唱罷還鄉曲子。那堪更說甚麽出家參方、悟道修因。大似夢中說夢、一場笑具。苟或躊躇向擧椎後覓取、一義二義、殊不異捉影捕風、徒增話欛。雖然如是、今日人天普集、凡聖交羅。還有箇借借不借借的現前三昧、普爲諸人布施。驀豎拂子曰、當陽截斷千差路、妙應塵塵亘古今。僧問、目富千峯秀、胸淸一帶流。如何是棲靈境。師曰、古今觀不盡、一任往來看。曰、一條白棒橫天地、敢使閭風盡已降。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擊鼓陞堂傳底事、相尋未必幾知音。曰、不假威權力、天然位至尊。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天上天下。曰、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化外自權衡。曰、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莫言闤闠不相識、覿面堆堆覩者稀。曰、戎夷蠻貊分諸國、盡在吾王化育中。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不循諸要道、人人仰至勳。曰、八方歌有

道、萬姓樂無爲。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密室無高下、相將不得名。曰、人境王子蒙師指、末後全提事若何。師曰、入院事繁、且記三十日。恁麼則匡扶須借英靈手、出格還他過量人。師曰、未必、心頭似口頭。後有僧競出師以杖約退曰、住住。不見雪竇顯和尚道、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與口同音、各置百千問難、不消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新平山忍俊不禁、當時但向道、用許多氣力作麼。或有箇漢、衆中只咳嗽一聲、山僧也與伊一棒。何故。平山門下放過不可。

上堂。千峯秀色、脫體無依。一簇寒光、拈來有據。會得的、錦上鋪花、要顯富貴中眞富貴。不會的、雪中加炭、宜乎冷煖處知冷煖。且道百花叢裏過、一葉不霑身者、是甚麼人。擲拂子下座。

上堂。一向恁麼去、說甚麼空王殿上不許停機、古佛堂中無容話會、直得三千里外土曠人稀、略開線徑、森羅萬象、一印普彰、蚯語蛩鳴、全機獨唱。正何異三家村裏、哆哆和和。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記得世尊拈花普示大衆。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我有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毋令斷絕。世尊人中顯貴、迦葉鬧裏奪尊。冷眼看來、彼此依前不了。遂拈拂子示衆曰、還有解笑的麼。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鏡堂前月正圓。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百草頭上無稜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當陽石虎吼如雷。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百花林裏聚。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觀音不戴毘盧帽。曰、五位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鉢盂峯頂浪滔天。

示衆。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大小。永嘉好片寂炤雙流綿密工夫、只在是非窠臼裏。要且出身不得。爭似堂外三昧、堂內不知。堂內三昧、堂外不知。大衆三昧、山僧不知。山僧三昧、拄杖子不知。拄杖子三昧、乃至窮有性盡衆生界不知。既彼彼三昧、各不相知、祇今眼眼相覷的事、又作麼生。豎拂子

曰、寒山逢拾得、撫掌笑欣欣。　示衆。凍雨非寒結、清霜不自花。法法不相到、和尚是僧家。聞恁麼道、連道兩箇不是。也怪伊不得。復曰、金剛手裏八稜棒、元是祕魔岩下杈。亦道兩箇不是。亦怪伊不得。畢竟如何。莫笑從前多意氣、自古風流出當家。僧問、如何是洞山境。師曰、東山頭西山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不行荒草徑、豈坐白雲牀。曰、寶鏡高軒事不問、阿耨家風近若何。師曰、一任流通。　示衆。項門有眼、妙逢作者知機。肘後靈符、貴在英雄提掇。抛三放兩、誤賺後昆。縱去奪來、恥他先匠。所以道、言前定旨、特地乖宗、句下承當、迷封萬里。古人不得已、水盋按劍、架箭張弓、擎杖舞笏、托鉢輥毬、莫不總是者箇時節、斷不是情塵意想邊事。若也形於紙筆、露布言詮、何有吾宗。更到他時異日、將何抵敵生死。結制以來、內外精進勇猛、總不見箇動定。山僧命侍者持白紙入堂、如我詞曰、請各各向者裏下取一轉語。少間香燈送紙進來。一箇在上面畫一圓相。又一箇也畫一圓相、中間直一直。山僧見了是大不然。大家在者裏同居、所爲何事。難道與你行書遞箇不成。西堂遂進呈頌、山僧向道、可惜山僧一張白紙、許伊伶俐轉身。隨領維那執香進來、山僧向道、領香且置、祇如有張白紙、到你們許、你們作些伎倆、無張紙到你們、你又作箇甚麼伎倆卽得。二人作禮低頭而出。山僧敢道、也只冷眼難瞞大衆。者是昨日一期佛事、如青天白日、揭示汝等諸人面前了也。還有恁麼人、知恁麼事的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下座。　示衆。進道嚴身三不足、新豐脫也無機軸。有米喫飯、無米便粥。左右逢源、山青水綠。不將佛法挂人唇、觸境風光咸矚目。遂豎拂子曰、向者裏會得、米貴鹽荒。拂一拂曰、向者裏會得、柴方水足。且道、誵訛在甚麼處。參。　上堂。金針玉線、話會難通。草偃風行、隨機自在。隨機自在處、石火莫能追。話會難通時、電光難著眼。到者裏、說正說偏、說理說事、說體說用、說妙說玄。說向

上說向下。大似撮空花。圖風影。笑煞傍觀。更若謂曹山三種墮。四禁語。亦何異止石女莫生兒。一場話欛。然雖如是。祇如不涉功勳一句。又作麼生。拂拂子曰。天曉木人敲月戶。夜深石女繡燈前。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驀拈拄杖曰。三祖大師來也。以無緣三昧。一行三昧。智印三昧。將須彌移置芥子孔。見諸人不會。化作奮迅三昧。穿却諸人鼻孔眼睛。走入露柱裏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紅日堦前冷。霜風漏夜寒。凍得烏龜成鱉。粉碎大地泥團。歷歷威音那畔。明明空劫難藏。拈拄杖曰。只有拄杖子。天不諳。地不曉。也不管寒山睡重。也不管斷臂心安。挈挈波波。烏烏律律。提起也天魔膽落。放下也帝釋魂驚。且道具何三昧。有如是神通。如是自在。還委悉麼。十二時中不知處。通身都是黑漫漫。中秋示衆。舉洞山价祖。曰。須知有佛向上事。始有參學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洞山曰。非佛。雲門偃曰。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良久。呵呵笑曰。夜深只管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便歸方丈。　僧問。石牛眠古路。且道牧童何在。師曰。瞬目不揚眉。曰。未犯鋒鋩。血淋淋地。且道正犯時如何。師曰。粉骨碎身。曰。棋盤現成。誰是敵手。師高聲曰。將。僧便拜。師一踏。問。如何是向道莫去。師曰。長安竟日無人到。曰。如何是歸來背父。師曰。月沉滄海沒西東。問。如何救。卽雙目不覩。師曰。動絃別調。曰。如何不救。卽形影不彰。師曰。葉落知秋。問。如何是翻身一句。師曰。虛空踍跳。曰。正翻身時如何。師曰。粉碎髑髏。曰。翻身後如何。師曰。山上雲凋下水。問。參到水窮山盡。人法雙忘。正恁麼時。如何是毘盧師。師曰。死蛇當大路。曰。意旨如何。師曰。腥臭不堪聞。問。上古門庭高峻。倘逢無位眞人來參。作麼生接待。師曰。三十棒貶向鐵圍山。曰。人人有面。爲甚渠無面目。師曰。開眼尿牀。曰。出得荆棘林。猶有月明簾。如何是簾外轉身一句。師曰。烏龜呑却鼈。扶桑半夜紅。曰。擲下拄杖。震碎髑髏。且道節目在

甚麼處。師曰。得恁麼不知痛癢。曰。拈來分付諸仁者。未審拈箇甚麼。師曰。知恩者少負恩多。僧沉吟。師曰。恩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快道將來。僧擬開口。師曰。了。問。如何是位。師曰。泥牛眠古井。曰。如何是機。師曰。石虎入羊羣。曰。如何是機不離位。師曰。弄潮人在潮中死。曰。如何是離位之機。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拜起侍立。師伸手索曰。還有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君。師曰。堂堂金殿冷。曰。如何是臣。師曰。歷歷玉街寒。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淸光彌六合。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萬國靄歡聲。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寶香雲靜玉燭烟寒。曰。君臣五位蒙師指。斬新條令意如何。師便打。僧禮拜曰。萬象咸稽首。森羅賀太平。師曰。猶話在。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僧擬議。師一喝。僧曰。與麼則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師便打。曰。未動棒以前如何。師曰。更參三十年。問。一椎打就。卽不問嶺南一句作麼生。師曰。三三如箇九。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因甚鴟梟反食其母。師曰。二五不成雙。曰。律中道有命不得故殺。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曰。此是選佛場。十方同聚會。祇如凡聖交參。和尙以何爲辨。師便打。　晚參示衆。師屈指曰。結制已九日。起七巳四宵。拈起拂子。盡道穿却諸人眼睛。放下拄杖。又道壓碎諸人髑髏。不拈不放。如何得平實商量。遂熄兩燭。倒插爐中。復脫一鞋。覆爐上。良久曰。且道者箇是甚麼義。瞿目出曰。掀翻海嶽眞風露。踏碎須彌劫外春。師曰。且莫亂道。宗印出曰。看脚下。師曰。亂統。融睿捧鞋呈上曰。莫辜和尙好。師曰。者樣亂做。直痛打出。乎隱出曰。通身無影象。遍界絕蹤由。師曰。者是甚麼時節。隱曰。今日夜參時節。師曰。亂統尤甚。直打出。乃曰。古人道。若是作者。卽便知機。不會切莫亂道。山僧的義尙不曉。更說甚佛義祖義。空劫已前義。威音那畔義。一念未生前父母已生後的義。旣總不曉。卽乾屎橛麻三斤柏樹子義。亦不曉。又拖箇死屍。

參甚麼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死了燒了一口氣不來的義。大家出來說說看。生死事大。光陰迅速、不可只恁麼過了。衆良久無出。師曰、者夥瞌睡漢。尚未醒在。直以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

上堂。僧問。修江罷釣卽不問。楚水垂鈎意若何。師曰。紅日團團照九洲。曰、恁麼則藥嶠重增瑞、披雲笑轉新去也。師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先宗。乃曰、問話且止。問法不知宗趣、縱饒問去答來、徒增戲論。你看六祖能大師、在五祖會中、腰石踏碓、夜半傳衣、說些甚麼。苟知問在答處、答在問宗。便知石頭遷祖於青原思祖處、得箇鉏斧子住山旨趣。知得鉏斧子旨趣、便知儼祖在石頭會下一切不爲千聖不識的宗猷。信知此事、不向言中取則、亦非句下流通。一踏到底的、可以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更說甚臨濟三玄七事、影草隨身、洞山五位功勳三種滲漏。到者裏不妨八字打開、一機吐露去也。且道祖席重輝開堂祝聖一句、又作麼生。驀揮拂子曰、全憑不老長程願、祝讚當今有道人。

過梁山洞泉、掃觀祖塔。上堂。林巒聳秀、古佛家風。澗壑幽清、道人活計。是以觀老祖向者裏展格外機輪、袈裟角下、直釣獰龍。拈風前箭筈、無相道場。羅籠威鳳。雖則滄桑變故、世遠人湮。幸我鼎公堂頭、重開生面。山僧自雲巖赴藥嶠、躬入塔前掃灑瞻敬。正恁麼時、有箇金刀劈不開的句子。良久曰、委麼。設或未委、可同到塔前、爲汝諸人說破。至塔前、乃曰、新豐一曲至老祖、碩德弘慈、千百年來道曠無涯際。今重光祖席、可謂節拍相湊。不肖淨瑩上承祖廕、鏤骨銘衷。躬展瓣香、少傾毫末。悲懷滿眼、四顧徨傍。更不敢重說偈言。遂上香。

過德山、掃鑑祖塔。綠竹蒼松、布老祖利齒銀牙。落澗濤聲、式老祖海口航舌。敲風打雨、寂歷無私。夜暗晝明、亙然靡間。是以千百年、古碑重現、生氣凜然。猶有妄物、鑿去碑中宗系十有餘字。可謂修羅嫉生障翳、日月轉見光華。況大藏小藏炳星、而天道人道共鑑。不肖淨瑩、躬詣塔、上瓣香

杯茗。非敢雪屈酬恩、抑自傾忱萬一。正恁麼時。如何是老祖不動本際說法無量的事。舉香曰、只憑古銘元文案、僧史無煩更董狐。遂上香。　掃藥山開山弘道惟儼老祖塔。坐石栽花、格高調古。披雲長嘯、韻落人間。以是道滿寰區、雲仍大地。不肖淨瑩、叨祖禰三十一世、獨愧乏百千億身。今日躬承掃灑、更不重敘年深。何故。黃昏須着錦、白日不挑燈。遂上香。　藥山儼祖忌上堂。法堂倒却法身圓、俄復滄桑千百年。今昔不知誰是古、風湮草蔓鼻唇邊。召衆曰、大衆還知今日麼。此我開山老祖全提正令、爲大地含生、轉大法輪時節。至今風凄凄、日杲杲。豎拂子曰、鼻孔落在山僧手裏、將老祖鼻孔穿却。大衆鼻孔也在我。將大衆鼻孔穿却、老祖鼻孔也在我。稍或遲疑、可隨到老祖座前、酌水獻花、各各驗取看。便下座。　解制上堂。把斷要津、百日身心忘內外。放開線徑、十洲芳草漸蒙茸。直是絕情離見、須知泮古融今。所以道、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了得些兒趣、方堪話祖宗。遂擊座一下、曰、直得八字打開、十方通暢。道箇結也該三十棒、說箇解亦該三十棒。何故。太平不解成家計、野老相將笑轉親。僧問、洞山雲巖卽不問、藥山今日事如何、師曰、門對千峯矗。曰、今日儼祖親自轉、方將此地湧金蓮。師曰、且莫眼花。　到天皇寺、白牛法孫、領衆請上堂。天皇古刹、唐代開山。自悟祖建宗立旨、而龍潭續燄傳芳。磨不磷、涅不緇。賣餅餽餅、天皇寺巷。剪不開、截不斷。師資道合、一段因緣。千百年來、眞風不掩。恆沙界刹、德洽無涯。有種移嶽盈壑、截凫續鶴者。盜王氏青氈、以爲己物。認嶺南孔雀、以爲家禽。豈知智眼區別、笑破口吻。山僧特因瞻禮祖塔、道過古刹。導孫領衆居士、敦請老僧舉揚悟祖所建的宗旨。還有具眼者麼。僧問、獅音吼出、野犴魂飛。華座登臨、人天仰賴。盡大地是箇法王身、如何辨得聖中聖。師曰、觀體無私曲。曰、纖塵不立、猶落今時、如何是超然一句。師曰、四望絕遮攔。曰、欽山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此意如何。師曰。幸是家裏人。且莫說客話。曰。當初德山便打。爲是正令全提。爲是傍通一線。師曰。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曰。恁麼則天皇一枝。必在德山矣。師曰。天池一滴水。不比泛常流。曰。只存鐵案磨今古。始信乾坤不可私。師曰。幸得闍黎共證明。師卓拄杖曰。會麼。宗非別宗。火燄不容蚊蚋泊。旨無別旨。澄潭不許蒼龍蟠。向者裏具得隻眼。則知藏冥運於卽化。鏡萬象以無遺。千磨萬難。而不撓其神。八臂三頭。而不干其慮。裂癡妄之見網。撤魔外之藩籬。齊一切於仁壽之鄉。統四生於菩提覺岸。且道具何三昧。有如是作略。復卓拄杖一下。曰。珍重懵懂休妄擬。莫將有限趁無窮。便下座。

紹興會稽道林鏡愚淨慧禪師。嗣百丈瑞老人。住弁山。上堂。靈機勃勃。密運重重。隨緣赴感。妙用神通。芥納須彌而不窄。毛吞巨海而相容。依稀入理之談。猶較些子。若是出格提持。要在弓弦上行。劍刃上走。毫不傷鋒犯手。始稱作家。驀竪拂子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謾翱翔。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遂竪拂子曰。弁山喚者箇作拂子。且道是揀擇不是揀擇。若道是揀擇。開眼著賊。若道不是揀擇。鼻孔打失。畢竟作麼生。良久曰。洗脚上船人不信。可憐長立渡頭沙。僧問。如何是境。師曰。西來橋畔水長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覿面相看盡白頭。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曰。半月池邊越樣新。　師誕日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黃面老子大似能所未忘。昨夜露柱燈籠互相問答。較量年庚多少。一云。一不成隻。二不成雙。一云。前三三後三三。忽被拄杖子覷破道。汝等所言盡屬驢前馬後。燈籠露柱。隨卽問云。拄杖子行年幾何。時有二僧競出。師驀拈拄杖劈脊棒曰。穿過汝等髑髏了也。　上堂。荒田不揀草滿

目。青黃善用只尋常。拈來都是遂豎拂子曰。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有自由分。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却。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從來現成。不假外求。一念知歸。還同本得。雖然若是坐守白雲。釘樁搖櫓。猶屬生死岸頭事。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要知向上路麽。今日龍華寺裏有齋。　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豁開兩眼看。山河千萬朶。報道五湖參學士。衲僧巴鼻超今古。趙州無。雲門普。雪峯毬。禾山鼓。正眼看來是甚麽。神壇社火。珍重透過弁山關。五九方知四十五。卓拄杖曰。卓破率陀天。誰來煉石補。　薦亡上堂。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一條大路直如絃。三脚跛驢爬上樹。顧左右曰。還識路麽。卓拄杖曰。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臘八上堂。夜半覩明星。掩耳偸鈴。悟道說華嚴。誘人犯法。雲門一棒要打殺。也是賊過後張弓。華林半點不欺瞞。且道下箇甚麽註脚卽得。驀拈袈裟角曰。鏡影着眞紅。人空法亦空。不知衣線下。何物自尊崇。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者一隊漢。不向淨地上放屙。偏在諸人前颺沙撒土。山僧到者裏。更不得放過。驀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歲朝年初一。一併都拈出。打鼓普請看。未知誰委悉。狹路相逢不薦歸。鐵鞋踏破無尋覓。光陰似箭催。日月如梭織。去年追不上。新歲又相逼。看看齒豁形枯。不覺堆頭霜雪。落得一場干打閧。束手空回徒太息。須努力。今晨大有新條律。昨夜文殊普賢寒山拾得。並頭向火。相將題壁。打鼓底打鼓。吹笛底吹笛。豈特聒噪門庭。貴圖應箇時節。且道是甚麽時節。元正啓祚。諸事大吉。　立春上堂。新年更遇新春節。萬象新機都漏泄。昨夜三更日出時。露柱燈籠爭巧拙。拂子傍觀亦觸怒。鉢盂有口難分說。獨許一條拄杖子。廉纖脫盡無枝葉。大衆且道拄杖子如何判斷。青山有意常相伴。流水無心洗是非。　上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小永

嘉止可把攬放船。釘椿搖櫓。若是衲僧眼目。猶較遠在。損法財。滅功德。紅爐猷裏寒冰結。衲僧行履不尋常。踢倒屍牀誰辨別。秤錘元來是生鐵。　示衆。衆纔集。師曰有一句子最要緊。大衆屏息萬緣。攝耳諦聽。衆起立。一心瞻仰。師良久曰臘月三十日到了也。便起身。　示衆。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句後承當未免循名逐相。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　示衆。舉高峯和尚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愛惡兩重關。以拄杖畫一畫曰。總向者裏起。師顧左右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衆無語。師曰。者影飯袋子。遂拈拄杖打散歸方丈。

南昌府寧州西峯獅吼振禪師。嗣百丈瑞老人。住千輻禪寺。陞座。佛法至要。不在問答。祇可唱和宗乘。仔細檢點將來。正是忙忙業識。但得腰懸寶劍。肘佩靈符。自然目擊道存。鋒鋩不犯。猶如明鏡當臺。遇形則鑒。殺活縱奪。一切臨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正當弘揚一句。作麼生舉唱。良久曰。兩輪日月光天德。萬象森羅影現中。　陞座。直下便恁麼承當去。已是剌腦入膠盆。何況言詮露布。葛藤轉相埋沒了也。山僧自住西峯頂上。嘯月眠雲。一向壁立萬仞。無汝諸人近足處。今日放開向荆棘叢中。合水和泥。露箇消息。遂豎拂子曰。若喚作者箇。土上加泥。不喚作者箇。掘地覓天。除此二途。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逈超空劫外。等閒坐斷衲僧頭。僧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黑漆皮燈籠。曰意旨如何。師曰。待汝打破來。卽向汝道。問。大千俱壞。獨有此處不壞。請問如何是此處。師曰。汝在甚麼處來。僧擬議。師曰。來處也不識。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適纔也不少。曰意旨如何。師打曰。何不領話。建安王問。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未審虛空消殞。留箇甚麼。師曰。一溪流水涵明月。幾處青山放百花。王曰。有顆無價寶珠出賣。不作貴賤。不得語默。請師酬價。若道

得置之雄峯絕頂而作供養。若道不得。收入無盡藏著。師撫掌三下。曰。屬老僧了也。問。如何是不慮而知。師曰。眉橫八字。曰。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曰。鳥啼花笑。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未審是甚麽病。甚麽光。師曰。大有人疑著。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烏鴉帶雪歸來晚。金鷄午夜唱天明。問。渴鹿趁陽燄。如何得歇。師曰。莫妄想。問。奮然揣出虛空骨。未審如何是虛空骨。師曰。夏日長。秋風涼。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此意如何。師曰。鱔魚爬上揷竿頭。問。摩尼珠久埋塵中。如何覓得。師曰。者漆桶。問。大慧道。將八識一刀憑甚麽安身立命。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未審是那一句。師便喝。問。諸佛未證果時。將何佛事利生。師曰。饑飡渴飲。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領會者多。爲甚麽不能成佛。師曰。不快漆桶。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口挂壁上。和尚還道得麽。師便打。問。南泉斬猫。卽不問。趙州意旨是如何。師曰。新羅破草鞋。問。臨濟接人。開口便打。且道未開口前。向甚麽處打。師便打。問。不在內外中間。在甚麽處。師曰。白雲片片。溪水潺潺。問。前非後卽則不問。離卽離非。作麽生。師曰。且去別時來。僧畫〇曰。三藏十二分部。一切修多羅出者一字不得。未審如何。師抹碎曰。總用不着。問。嘉州大象攧折腰。爲甚陝府鐵牛心頭痛。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問。道頭知尾伶俐漢。未審成得甚麽邊事。師曰。石女懶梳粧。問。聲色裏睡眠的。物外縱橫的。還有商量分也無。師曰。有口如啞。　示衆。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雲門雖具衲僧手段。要且賊過後張弓。我則不然。當時若見。但向他呵呵大笑。管取老瞿曇藏身無地。　舉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仙人。仙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師曰。五通與麽問。世尊與

麽答。要且不識那一通。　舉忠國師、因紫璘供奉註思益經、乃問、大德註經、須會佛意始得。奉曰、若不會佛意、爭解註得經。忠令侍者盛一碗水、着七粒米於碗中、碗上安一箸、乃問、者箇是甚麽義。奉無語。忠曰、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爭能註得經。師曰、紫璘美則美矣。要且虎頭鼠尾、當時若見國師與麽道、一脚踢翻、却問是甚麽義。待擬開口、拂袖便行、管教者老漢疑殺、再不敢輕座主。　舉忠國師問僧、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僧曰、祇道風火散後、如蛇退皮、眞性宛然無壞。忠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僧曰、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忠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僧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忠曰、你爲甚入於邪道。僧曰、甚麽處是某甲入邪道處。忠曰、不見敎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曰、大小國師、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既道身心一如、爲甚麽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且道國師意在甚麽處。

舉梁武帝請善慧大士講經。士纔陞座、以尺撫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還會麽。帝曰、不會。公曰、大士講經竟。師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被武帝勘破了也。　舉仰山一日有異僧乘空而至、作禮而立。山曰、近離甚處。僧曰、今早離西天。山曰、何得太遲。僧曰、遊山玩水。山曰、神通妙用卽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僧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貝葉多與師、作禮乘空而去。師曰、仰山平地被者異僧活埋、直至而今起身不得。還有扶得的麽。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曰、打鐘着。大衆方集、山便下座。院主問、和尙既許爲衆說法、爲甚不吐一詞。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曰、藥山下座、可謂眼光爍破四天下、爭柰脚下泥深萬丈。院主與麽問、大似姹女已歸霄漢去、猷郎猶向火邊蹲。老僧則不然、待院主道爲甚不吐一詞、劈面便掌。非惟教院主知恩、亦且法門有望。　舉睦州問

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州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州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對。州便打。曰、者掠虛漢。師曰、者僧七事隨身、當仁不讓。叢林出入、也是一員戰將。及至撞着睦州、瓦解冰消。　舉漸源仲興禪師、侍道吾檀越家吊慰。與撫棺、問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因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與曰、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卽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與便打。師曰、道吾用處、如揮金剛寶劍、直下斷他生死根株。爭柰漸源情關固閉、當面錯過。衆中還見道吾爲人處麼。　舉龍牙居遁禪師、初參翠微。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曰、與我過禪板來。牙纔過、微接得便打。牙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參臨濟。如前問。濟曰、與我過蒲團來。牙纔過、濟接得亦打。牙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住後、有僧問、和尚當年問二尊宿祖師意、二尊宿還明也未。牙曰、明卽明已、要且無祖師意。師曰、兩箇老漢、全提正令、照用雙行。爭柰龍牙頭角、完全縱橫遊戲。祇是漏逗太煞。洎乎三次恁麼道、還是爲伊說答伊話。簡點得出、也許具一隻眼。　舉梁山因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山曰、興雲不吐霧。曰、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山下禪牀把住曰、莫教溼却老僧袈裟角。師曰、梁山深入淵源、要且當斷不斷。當時待他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劈頭便棒、教伊藏身無地。再與一棒、剿他窠臼、斷却命根、免教葫蘆馬杓翻騰一上。　舉金峯一日有僧問訊。乃把住曰、輒不得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峯與一掌。僧曰、爲甚打某甲。峯曰、我要者話行。師曰、沒量大人、盡向語默裏轉却。若是箇漢、待金峯恁麼道、掩耳便行。非但金峯一掌無下手處、管取者老漢倒疑三十年。　舉鼓山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

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山曰。拖出者死屍着。僧應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山至晚。問首座曰。問話僧在否。座曰。當時便去也。山曰。好與三十棒。師曰。鼓山一口劍。雖弄得慣。便只是猶欠鋒利。者僧疋馬單鎗。進前也是赤身挨白刃。再得完全能幾箇。雖然三十棒。是賞伊是罰伊。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師參天童密雲和尙。問如何是宗門希有事。密便打。師曰。者是尋常茶飯。密又打。師作禮曰。情知和尙有此一機。　師參磬山天隱和尙。遇擧愚菴入園見典座剖瓜。菴曰刈得幾箇祖師頭。座曰。三十箇。菴曰。那箇皮下有血。座曰。何得重重相戲。菴曰。好心不得好報。隱乃曰。若作佛法會。愚菴好與三十棒。若作世法會。典座好與三十棒。除此二途。汝諸人道一句看。師曰。金剛與泥人揩背。一揩粉碎。隱曰。粉碎後如何。師曰。金鷄唱落中天月。泥牛吼盡五更風。隱曰。四大分張。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山河草木揚眞諦。風月樓臺演妙音。隱曰。今日說話勞倦。拂袖便歸方丈。師歸禪堂。　師參弁山瑞老人。入室次。山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問師。你道古人意作麽生。師曰。昨日天晴紅日出。山曰。未在更道。師便喝。山吐舌。便歸方丈。一日。山問。春回大地爲甚麽寒巖草不綠。師曰。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山曰。日月照無私。因甚覆盆之下無光。師曰。退位不知聞。山曰。子轉身而就父。因甚父全不顧。師曰。夜明簾外排班早。空王殿上絕知音。山曰。放子三十棒。師禮拜便出。　嘯雲禪師擧問。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如何得不邪不妄去。師曰。山上木人齊撫掌。溪邊石女唱茶歌。惟岑禪師問。如何是古鏡臺前子轉身而就父。師曰。兩岸蘆花飛白雪。一雙孤鴈撲天來。曰。如何是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師曰。八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天歸。

洞上祖憲錄卷第七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八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荆谿善權百愚淨斯禪師。參弁山瑞和尙。徹法源委。遂承印囑。初於大淸順治丙戌冬。應姑蘇嘉定趙侍御芝翁。及衆紳衿護法。請住古昭慶寺。　上堂。師指法座曰。此是寶華王座。且道須彌燈王。卽今在甚麼處。脫或不見。待斯上座指模畫樣去也。遂陞座。拈香曰。此香蕩蕩明如舜日。巍巍曠若堯天。爇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皇帝。壽踰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次拈香曰。此香經天緯地。貫古通今。奉爲本縣邑侯。各衙文武尊官。永作生民父母。恒爲外護金湯。拈香曰。此香受囑於靈山會上。現身於震旦國中。信手拈來。奉爲大檀越趙公及合邑紳衿護法等。箇箇頓明自性。人人了悟眞常。復拈香曰。此香非玄非要。非正非偏。穿却諸佛鼻孔。換了衲僧眼睛。爇向爐中。供養弁山開山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先師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曰。若論第一義。黃面瞿曇。插嘴無處。碧眼胡僧。退身有分。縱饒德山有棒。只堪打猪打狗。臨濟有口。便好喝驢喝馬。雖然如是。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爲今時。由人施設。驀擧拂子曰。向者裏直下會去。不妨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饑飡無米飯。渴飲不溼羹。打鞦韆於猛虎頷下。翻筋斗於毒蛇口中。

磅礴虛空，紛紜宇宙。橫抽寶劍，妙叶弘通。誠能如此，世諦道諦，隨處周圓。佛恩皇恩，一時酬足。然猶未是衲僧行履處，且道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

元旦上堂。柳眼垂青，鏡破江心紅日冷。梅腮發笑，驚回塔畔曉風高。冰河發燄以騰輝，枯木生花而散彩。遷喬黃鳥，聲聲弄格外眞機。出谷白雲，片片呈現前妙用。烟光溢目，淑氣盈空。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正恁麼時，父子團圝，君臣會合，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千戈偃處狠烟息，萬里歌謠賀太平。

白鶴寺監院請上堂。師舉世尊在靈山拈花示衆，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吾今付汝，廣令流布。如是展轉，乃至今日。若據正眼看來，世尊大似老不識羞，金色頭陀也是承虛接響。致使後代兒孫向曲彔牀上，欺胡瞞漢，弄鬼眼睛。至於正法眼藏，未曾有一人動着。山僧今日路見不平，拔劍相助。遂卓拄杖曰，大衆，適來正法眼藏，被山僧一擊，百雜碎了也。卽時化作淸淨摩尼寶珠。不論僧俗男女，一齊布施。直下咸知，此珠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雖然如是，你道卽今珠在甚麼處。喝一喝曰，罔象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僧問，殿上鴛鴦，帶霧披雲藏妙用，因甚時人不覺。師曰，蕭騷晚籟松針短。曰，寺中蝙蝠屙屎放尿露眞機，緣何大衆無知。師曰，游漾春風柳線長。曰，青龍過往天關轉，白鶴飛翔地軸搖。師便棒。問，花柳爭輝二月時，遊人賞玩盡忘歸，花柳爭輝且置，如何是歸家一句。師曰，海底泥牛金貼額。曰，當前一句蒙師指，堂奧宗乘更若何。師曰，山頭石女著眞紅。曰，師今垂慈昭慶，恩及海宇去也。師曰，且過者邊立。

到上海龍華韜和尚請上堂。師揮拂子曰，黃浦波浪，浴日滔天。窣堵簷牙，拏雲攫霧。藏經樓覿面全提，轉輪殿橫空獨露。若也會得，一任倒轉天關，橫翻地軸。施一機，露一境，地震山搖。行一令，發一言，神驚鬼懼。果能如此，非惟報

佛恩德亦不孤負龍華。在此提綱挈網。打鳳羅龍。一片婆心。忽有衲僧出來道。和尚者般爲人。正是擔水河頭賣。山僧向他道。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到周浦永定寺上堂。永定寺中考鐘伐鼓。周浦市裏賣狗懸羊。歌管樓臺。總是衲僧境界。花街柳巷。無非慈氏家風。盤山覩割肉而明心。樓子聞唱歌而悟道。普化搖鈴鐸。全提向上機關。善慧販魚虀。直指當陽妙用。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到者裏。誰分城市山林。那管魔宮佛國。任運逍遙。隨緣放曠。舒卷不落功勳。去來了無變易。雖然如是。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良久曰。知音不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大行普賢超格外。凝然苦行事如何。師曰。古井含新月。曰。樹凋葉落金風露。衲破衣穿作麼生。師曰。殘枝帶晚霞。曰。峯頭宇宙爲閒客。跣足人中作野僧。師曰。相隨來也。士問。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敢問出家有甚難處。師曰。朝放木鷄去。暮騎石犢歸。曰。更有一人不越門庭。而出家事畢。師還肯伊不肯伊。師曰。待案山點頭向汝道。

上堂。翡翠簾前九夏霜花滿地。琉璃殿上三更旭日盈門。木雞啼而千林曉。玉犬吠而萬戶春。藏香象於不萌草裏。盛活蛇於無底籃中。燕尾船兒日載曉風。羊頭車子夜推明月。不容那畔。寧落今時。所以靈苗瑞草。野父愁耘。露地白牛。牧人懶放。太平豈有象。何妨麐集鳳翔。造化本無私。一任龍吟虎嘯。正恁麼時。畢竟承誰恩力。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僧問。嶺梅吐玉。揭示洞山五位。岸柳舒金。全彰臨濟三玄。祇如庭前柏樹子。未審明那一邊事。師曰。雨過青苔滑。曰。昔日趙州。今朝和尚。師曰。行人盡皺眉。曰。一囘見面千載難忘去也。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住青龍隆福寺。上堂。拈香。祝聖竟。復拈香曰。一味毒氣熏成。惡辣鉗鎚煆就。第二囘爇向爐中。爲供養弁山龍華堂上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先師瑞白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白椎竟。師曰。潑天

門戶。逈絶遮攔。箇段風光。威嚴自在。縱饒通身是眼。覷之不見。渾身是口。說之不及。到者裏須是一肩擔荷始得。且道擔荷箇甚麽。卓拄杖曰。普願大家齊着力。闢開古路任縱橫。僧問。青龍古刹。濟邊祖意猶存。隆福中興。洞上宗風廣播。請問如何是向。師曰。海水涌百川。曰。如何是奉。師曰。殷勤千里來。曰。如何是功。師曰。杏花紅不豔。曰。如何是共功。師曰。玉荷金蝶兩翩飛。曰。如何是功功。師曰。石虎泥牛共相吼。曰。五位功勳蒙指示。利生一句又如何。師曰。一片菜花黃似金。曰。杲日當空照。恩光何處無。師曰。切莫亂卜度。結制上堂。青龍今日以天地爲爐鞴。以須彌作鉗鎚。扇三昧火。燒二乘炭。不論佛祖聖凡。男女僧俗。乃至森羅萬象。以及無始住地無明。一並向者大爐鞴中。祇教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鍊成一塊。打作一團。直待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冰河發燄。枯木糝花。方是箇好消息也。雖然。猶未是到家時節。如何是到家時節。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僧問。雪盛銀盌。卽不問。月照金沙是如何。師曰。寒雲橫水面。曰。橫身當宇宙。大地絶遮攔。師曰。凍日走簷楹。曰。步步脚跟親踏着。優曇花影遍三千。師打曰。正好喫棒。　師誕日。吳淞沈總戎淸介房公。請上堂。僧問。法王出世。天花之靈瑞多端。大聖應眞。麟鳳之降生不一。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禁苑無相識。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從容步玉堂。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舌上起風雷。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一箭破天山。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金殿不知尊。曰。五位王子蒙師指。師今誕日事如何。師曰。南山竹。北地木。曰。恁麽卽不同於諸聖也。師曰。青者青兮綠者綠。問。考鐘伐鼓。緇素雲臻。大段猥藉了也。且道第一義諦。如何施設。師曰。昇仙臺畔雲靄靄。曰。性空入無聲三昧。和尙顯大用神機。別出手眼。當場展看。師曰。白鶴江上浪滔滔。曰。恁麽則恩從上古法演彌綸。師曰。認着依然還不是。僧喝。師便打。乃橫按拄杖曰。若要承當此事。須是箇殺人

不眨眼底漢子始得。威威凜凜、卓卓犖犖。向刀刃上走馬、虛空裏行船。拏雲攫霧、挾山踏海。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兩頭把斷、不通凡聖。正恁麼時、風行草偃、海晏河淸。釋迦不在我前、彌勒不在我後。便好同生同殺、同放同收。可謂鋒鋩不犯、坐致太平。卓拄杖曰、還有恁麼人麽。常憶當年李將軍、萬里天邊射一鶚。僧問、聚窟洲中樹、成香爇向爐、用祝無量壽、不老事如何。師曰、金鳳舞丹霄。曰、當陽一着、獨露無遮、春秋多少、請師舉出。師曰、泥牛穿海底。曰、權將滄海爲淸供、指出雲霞作壽衣。師曰、多勞闍黎。問、古殿嵯峨、象王來現、建立叢林、佛法意旨如何。師曰、靑溪水冷魚難隱。曰、凡聖同集、覿面相逢、一句又如何道。師曰、古殿風高鳥畏棲。曰、現前大衆脚跟點地去也。師曰、且照顧自己。　住弁山龍華、上堂。拈香祝聖竟。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味似伊蘭、惡如鴆毒。賤則分文不値、貴則傾國難酬。三回拈出、供養本寺開山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先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鏡愚和尙白椎。師乃曰、靑松夾道、全彰本地風光。翠竹搖空、獨露當人境界。象王峯鼻孔撩天、獅子崖爪牙踞地。者裏會得、說甚向上向下、第一第二。一任驅雷掣電、棒月呵雲。貶斥釋迦彌勒、指揮文殊普賢。或時塵中混跡、或時炭裏藏身。坐徹威音那畔、澄澄滿目烟光。照破空劫已前、湛湛一壺冰月。誠能如是、自然皇風浩蕩、佛日騰輝。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同現色身三昧。雖則如是、只如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道。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僧問、諸佛歡喜日、和尙進院時、還有賓主也無。師曰、寶珠光燦爛。曰、與麽則主賓無二、不借全超去也。師曰、花石蘂芬芳。曰、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曰、棒頭有眼須親薦、莫當尋常造次看。鏡和尙結椎。師便下座。上堂。僧問、華林宴坐、月冷風淸。如何是眞機獨露。師曰、彌勒峯高千萬丈。曰、爲甚麽星分溪澗白、露灑竹松明。師曰、獅巖哮吼驚天地。曰、

只爲權衡密運．佛祖罔窺。作麽生．是正令當行句。師曰．石女腦中拔楔。曰．一言包括乾坤外．佛祖齊致立下風。師曰．木人眼裏抽筋。問．濟上玄風師已露．洞宗意旨又如何。師曰．雪裏梅花徧界香。曰．恁麽密句當陽舉．古路還家得意多。師曰．大蟲看水磨。曰．看破龍華親切句．始知彌勒更幽深。師曰．夜半放烏鷄。乃曰．大凡問答．譬如舞劍相似．劍下須有出身之路。若無出身之路．畢竟死於劍下。若是具眼作家．句中須有超脫之機。如無超脫之機．決定死於句中。所以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存向背．見有偏枯。到者裏．直須機絕廉纖．語無滲漏。自然金聲玉振．電捲星馳．示一機．千峯落色。吐一語．萬派朝宗。果能如是．可爲佛祖爪牙．人天標幟．克紹宗乘．提持向上。大衆還會向上事麽。卓拄杖曰．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到青龍上堂．踏翻琉璃瓶．阿誰寶惜。擊碎珊瑚樹．遍地光生．撒珍珠於紫羅帳裏．砌瑪瑙於碧玉堦前。不守功勳．渾忘尊貴．所以道．夜明簾外．快且翻身。荊棘林中．那容住足。祇須作而無作．爲而無爲．世法佛法．併作一團。者邊那邊．混融一致。驀豎拂子曰．大衆正與麽時．是何人分上事。玉兎月中生彩鳳．金鷄架上產祥麟。　上堂．有一物．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畢竟是甚麽物．得與麽奇怪。咦．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僧問．久雨不晴．蒙潤澤．請師別露鐵牛機。師曰．拶碎你眉毛。僧擬議．師便打。曰．此由舊來長．伯牙何所惜。師曰．也是雲居羅漢。問．信士設齋．得何利益。師曰．蝸牛角上三千界。曰．簾外轉身．金針密度．如何是金針密度。師曰．蚊蚋腹中百億洲。曰．子唱父歌．節拍相和。如何是授受之機。師曰．碧落翻白浪。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師曰．弁嶽萬重雲。　結夏上堂．結夏安居．叢林舊制。護生禁足．古佛恆規。不許動念生心．那容靜沉死水。釋迦彌勒．祇好打扇焚香。文殊普賢．也須負薪掃地。不是壓良爲賤．本來法爾

如然。大衆、且道華林主人、還有事作也無。驀揮拂子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僧問、正當與麼時、是放行、是把住。師曰、石筍曉抽千丈碧。曰、只如兩頭不立、中間不住、又向甚麼處行藏。師曰、泥牛夜產一雙寅。曰、恁麼則夜半涼風疎竹戶、天明杲日麗中堂。師曰、莫錯舉似。

解制、上堂。江楓乍落、秋空老體露金風、涼月皎、滿堂衲子促行裝、頂笠腰包過別島、者山又見那山高、路債區區何日了、若是金毛獅子兒、爭肯隨羣入荒草、快翻身、舒牙爪、一聲哮吼震乾坤、野干狐狼蹤跡杳。遂喝一喝、曰、還有不隨羣逐隊者、出來與山僧拄杖子相見。僧問、昨日車馬橫行、為甚麼今日水泄不漏。師曰、生鐵鑄成金色犼。曰、忽然捩轉天關、掀翻地軸、又作麼生。師曰、泥牛變作玉波斯。曰、氣吞宇宙非臣種、敵勝還他獅子雄。師曰、謾謂青山行欲盡、面前更有一重關。問、虛空懸彩、平地興波、奇特相逢、如何開道。師曰、杲日正當空。曰、陷虎之機須毒手、活人眼目貴藏鋒、如何是藏鋒之句。師曰、白雲籠秀嶽。曰、花石軒中意、靈枝劫外春。師曰、紫氣帶朝曛。曰、謝師答話。師曰、此地無金三十兩。

湖州楊都督請上堂。師震威一喝、曰、向者裏會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以及五家門庭、百千公案、無不了了、正好明展龍韜、暗藏虎符、劍戟叢中、高提祖印、弓矢弦上、妙運靈機。直得釋迦彌勒、倒退三千。波旬魔黨、伏尸萬里。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向上事也無。復喝一喝、曰、廻途復妙、持金印、正令曾無一字傳。

上堂。溢目好風光、不須更別討、檻外鳥關關、峯頭雲渺渺、人皆愛月夜眠遲、我獨惜花春起早。驀拈拄杖曰、會得也與三十拄杖、不會得也與三十拄杖。何故、負恩者多、知恩者少。

四月八日、祈嗣、請上堂。金鷄生彩鳳、玉兎產祥麟、透出威音外、風光遍界新。豎拂子曰、悉達太子來也。於斯見得、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於斯不見、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好大哥、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擲拂子、下座。

住越州大

能仁寺、上堂。僧問、弁嶽峯移秦望前、鐵輪一線碧雲牽、未審兩峯相見時、說箇甚麽。師曰、鑑湖波底火雲飛。
曰、恁麽則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師曰、你道甚麽。曰、一言迴出青霄外、直得崑崙顚倒走。師打曰、知君不
是弄潮人。問、全提正令卽不問、如何是革故鼎新一句。師曰、眉挂千峯月、胸藏萬壑雲。曰、猶是革故句。如何
是鼎新句。師曰、雙塔玲瓏千古秀。曰、此中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打曰、向者裏薦取。曰、恁麽則傍水樓臺先得
月去也。師曰、遲了八刻。乃曰、峨峨寶殿、八面玲瓏。晃晃珠簾、千光掩映。鐘聲徹閶闔之夢、佛火騰斗牛之墟。
頭頭共闡玄提、物物全彰祖令。門風廣大、迥絕遮攔。苟能直下承當、正好全身擔荷。到者裏、鬧市叢中不礙
安禪。嵯峨峯頭、何妨鼓櫂。拈莖草、湧出瓊樓玉殿。施滴水、化作乳酪醍醐。速證無爲、敷揚聖化。掀翻海嶽求
知己、撥轉乾坤見太平。結制、上堂。秦望峯撑天拄地、清涼塔摩古盪今。白雲並而莫齊、明月照而無影。不落
功勳、渾超向背。到者裏、說甚麽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便可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一任長連牀上、舒脚橫眠。作
箇灑灑落落大丈夫也。倘或半信半疑、能仁別開一副新爐鞴。秖教諸人按下雲頭、通身煆煉一番始得。何
故不見道、世念一毫鎔不盡、功名捷徑在烟霞。　冬至、上堂。密室灰飛、寒江解凍。柳幹回青、隴梅破夢。此是
小往大來、否極泰與、陰陽消長、自然之理。惟有衲僧見處不然。鵠不自白、烏不自黑、松不自直、棘不自曲。熱
則各自熱、寒則各自寒。昨夜冷灰裏、一粒豆爆、驚得堂中聖僧浹背汗流、鼻孔裏飛出箇蠨蛸子、鼓翼徘徊、
似我似我、然後變作衝天鶻、飛過新羅國去也。爾等孟八郎還見麽。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上堂。僧問、如
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大海波心浮玉兎。曰、者箇是到家消息。如何是出門一句。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士問、
文殊乃七佛之師、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青山影裏如藍潑。曰、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麽卻出得女子

定。師曰、寶塔高吟撼曉風。曰、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師曰、囫圇吞箇棗。乃曰、適來居士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山僧向他道、青山影裏如藍潑、又問罔明初地菩薩、爲甚卻出得女子定、山僧向他道、寶塔高吟撼曉風。大衆。且道山僧意在甚麼處。還是答他文殊出定耶。還是答他罔明出定耶。若箇點得出、此人福備河沙、機超調御、不慕莊嚴而莊嚴自隨、不祈眷屬而眷屬圍繞。然後可以高懸寶鏡、肘佩靈符。敲唱雙行、殺活自在。於一塵中、互與無邊佛事。於一念頃、圓證無量法門。可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遂顧左右曰、有麼有麼。巨靈擡手無多子、劈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黃龍道、老僧今夏向黃龍潭裏下三百六十箇鉤、不曾遇着一箇錦鱗紅尾、可惜黃龍勞而無功。能仁今夏亦向八百里鑑湖上、撒箇漫天網子、祥麟鸞鳳、無所不有、豈但錦鱗紅尾。諸昆仲、且道用鉤的是、用網的是。向者裏倜儻分明、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若也未能、不免聊資鞭影。揮拂子曰、見麼。且喜秋風雲外至、蟾宮桂子帶香飄。僧問、黃龍擲鈎於澄潭水底、和尚張網於鑑湖波上、忽遇透網金鱗、如何相待。師曰、三更紅日朗。曰、三更紅日朗則且置、如何是因齋慶讚一句。師曰、照破漆燈籠。曰、恁麼則日篩竹影山搖翠、風過巖花香滿林。師曰、蟬聲不在綠陰裏、分付行人仔細聽。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也是葛藤裏翻筋斗。　住雲門顯聖寺、上堂。僧問、結制開爐、叢林舊案、鉗鎚煆煉、佛祖繩規、不落今時、請師垂示。師曰、鑑湖水急舟難度。曰、恁麼也是矢上加尖。師曰、秦望峯高鳥不飛。曰、謾道洞山分五位、誰言臨濟立三玄。師打曰、不到黃河心不死。乃曰、雲門今日開爐、不襲諸方舊套子、將禪道佛法繫綴。汝諸人只要你淨躶躶赤灑灑、向猛燄裏藏身、劍刃上進步。果爾絕後再甦、自然欺君不得。所以道、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吝

嗟。解者不厭惡。若到者般地位。始有問話分。不見道來者僧問。不落今時。請師垂示。山僧答。鑑湖水急舟難度。他道恁麼也是矢上加尖。山僧又答秦望峯高鳥不飛。衆兄弟且道山僧意作麼生。還是答他今時耶。那畔耶。當面垂示耶。別有奇特耶。向者裏緇素分曉。不妨同生同殺。同收同放。分君臣。明滲漏。立賓主。論玄要。等閒施一機。塞斷千聖咽喉。露一境。換却衲僧眼睛。若據諸方論量。似者等漢。必向明牕下安排。待爲上賓。雲門者裏。正好喚來與山僧洗脚。何故如此。驀顧左右曰。未更向你紫羅帳裏。撒珍珠在。　到曹山決和尚請上堂。入海須到底。不到底。不知滄海之淺深。登山須到頂。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有般貴耳賤目。徒有登峯造極之名。發心動步。纔至譬家橋。便生到家想。十箇有五雙。望崖而退。你那見得我曹山者裏。門風峻峭。住處孤危。石壁玲瓏。朝呈幻化。松筠錯落。日奏鏗鏘。不是人間氣象。迥殊兜率家風。直得荷玉峯。突屼於層霄。曹源水。瀰漫於大地。縱饒你會得箇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此正是半山腰裏活計。更須知萬仞峯頭別有一句始得。且道如何是萬仞峯頭一句。喝一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　道林鏡和尚至。引座。春風度耶溪。烟浪飛晴雨。蘭芽爭吐香。梅蕚流紅乳。鳥啼有客來。林木悉歡舞。好箇目前機。目前不可覩。諸昆仲不但你會一機一境一知一見以爲奇特。縱饒具撼乾蕩坤之作略。呑佛噉祖之神通。殊不知正是繫驢橛子。陳年葛藤。絆殺平生。有甚麼用處。今日幸我道林法兄光降荒山。必也不吝慈悲。別震洪音說希有法。惟祈大衆殷勤伸請。愼勿錯過。　寶壽和尚至。引座。八月春風何處來。紛紛紅葉滿庭堆。沐壺簾外遙相照。桂影流金揣不開。衆兄弟縱饒未兆先知。未明先曉。胸中蘊百千妙策。舌端湧萬斛珠璣。又不翅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未免見笑大方。到者裏更須知有佛祖之所未證。古今之所罕聞。一著子在。衆兄弟且

道是那一著子聻。卓拄杖曰、須臾別有新條令、打鼓報君君自看。　上堂。菊殘荷盡影蕭條、且喜今逢十月朝、犬吠寒巖雲覓洞、猿啼老樹鶴歸巢、風淡淡、葉飄飄、江邊漁父持竿立、何處樓頭弄玉簫。遂顧左右曰、會麽。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忽得箇淮南信。且道是甚麽信。無角鐵牛眠少室、黃梅石女夜生兒。喝一喝曰、也是妄通消息。僧問、退位轉身卽且止、金針密度意如何。師曰、古洞雲深鏁。曰、可謂木童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并底吹。師曰、月隨流水沉。曰、恁麽則松風流水天然韻、抱得琴來不用彈。師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臘八、上堂。法筵龍象衆、猫兒㖞彩鳳、當觀第一義、猢猻騎鼈背、縱饒與麽承當、也是鬼家活計、可憐黃面老子、於臘月八日、被箇明星、換了眼睛、帶累後代兒孫、箇箇扶籬摸壁、雲門今日要與他開却一隻眼、遂以手撥眉曰、猫。　蘭溪文峯樵之和尚至、引座。雨濯崔嵬碧、風搖菡萏香、分明無限意、何必待商量。諸昆仲、山僧尋常恰如蚱蜢子相似、等閑揑着便有點子汁水。若不揑着、一星也無。又安有禪道佛法、挂人唇齒。若乃明滲漏、分正偏、指顧風雲、舌翻雷電、蘊駭衆驚羣之謀略、懷滔天浴日之波瀾。山僧到者裏、直得退身三舍、袖手傍觀始得。何也。今日幸有我文峯法兄和尚在、仰勞大衆恭請說看。　上堂。建主賓、立支要、叛賊起於太平。明滲漏、列君臣、奸雄出乎亂世。是以分疆分界、稱霸稱王、以至魚魯參差、刀刀莫辨、自古及今、鮮有知其誤者。驀拈拄杖曰、適來臨濟洞山二老古錐、却被山僧貶向北鬱單越去也。何故如是。卓拄杖曰、不見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師誕期、請上堂。昔孔子道、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雲門者裏却不然。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而(卌)。諸昆仲、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理有千差。會與不會且置、祇如未囦地以前一句、又作麽生道。良久曰、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萬壽範和尚至、上堂。運斤成風、

惟憑巧匠。輪扁得手、更有其人。是以衲僧家欬唾成雨、揮霍成雲。懸靈符於肘後、挂寶劍於眉間。縱橫不犯。應用無傷。正眼觀來、亦是波斯喫糊椒。有甚麽奇。若不陟遠登高、安能見廣識大。而今有般少叢林、略有所得、便以爲足。又何異寳燕石而爲玉、認魚目以爲珠。明眼人前、徒增其醜、不見道。直敎及盡今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在。且道利害在甚麽處。遂顧左右曰、少選萬壽和尚爲諸人道破。　夾山賓福件和尚至上堂。卓拄杖三下曰、爐峯卓朔、耶水競流、森羅萬象、咸皆騰舞、草木叢林、悉作獅子吼聲。正恁麽時、直饒你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此猶是抱橋洗脚、坐井觀天漢。你那裏知得有寰中日月。化外乾坤。所以道、不經郢手、終成廢器。今日幸我夾山和尚到來、諸人各各生難遭想、起恭敬心、一齊啓請。必爲諸人轉大法輪。　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釋迦老子一生撒謊。摩醯首羅將天帝釋驀面一摑。舜若多滿頭血流、嚇得山門倒跨佛殿、一時走過八百鑑湖、驚起堂前露柱、拍手大笑云、快煞快煞。大衆正恁麽時、還是因齋慶讚、爲復別有機關。良久曰、南無朱頂王菩薩。　師誕期請上堂。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昨夜無手人行拳、無舌人相罵。且道是第幾義。若簡檢得出、山僧分半座與闍黎。如簡檢不出、莫怪山僧獨占去也。呵呵囉囉哩。北山雨落南山霧起。略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喝一喝曰、白雲萬里。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未審還涉春秋也無。師曰、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曰、揮開樓閣呈祥瑞、三祝華封事若何。師曰、薰風吹落籬邊蘂、惹得遊蜂過短牆。曰、恁麽則一輪夜半秦峯現、吳越分明遍界輝。師曰、白雲橫谷口、幽鳥盡迷巢。　師誕期請上堂。偏不居偏、天曉白雲籠嶽頂。正不居正、不萌枝上玉鸞飛。玅叶兼帶、薰風影裏芰荷秀。偏正俱隱、月明夜半墜澄潭。所謂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最玄最玅、最尊最貴。雖然、更有一人不

居尊貴。不墮正偏。到者裏又作麼生酬酢。復舉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牡丹花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曰。陸亘大夫與王老師盡力提持。也只道得一半。要會那一半麼。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師誕期請上堂。莫行心處路。較人淚滴滿盤珠。不挂本來衣。秋深老蚌懷明月。何須正恁麼。玉錘擊碎珊瑚枕。切忌未生時。錦綾覆却象牙床。諸昆仲。祇如曹山道的。與雲門道的。其中還有優劣也未。揮拂子曰。少年一段風流事。那許旁人較短長。僧問。臨筵慶誕。卽且置。威音那畔事如何。師曰。細雨溼衣人不見。曰。畢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殘花落地聽無聲。曰。祇如離却見聞覺知語言棒喝。又作麼生。師曰。金鳳不棲無影樹。曰。學人卽不然。師曰。劍去久矣。結夏上堂。根塵不二。物我亦如。針眼魚吸乾大海水。蚊虻子呑却須彌盧。若是箇漢。到者裏便好高枕越嶺。臥看天外白雲。濯足鑑湖。笑弄波中明月。花街柳巷調心。酒肆淫房入定。那管你三處度夏。一處安居。苟非其人。驀拈拄杖曰。惟有者箇無面目漢。九十日內與你打算飯錢。毫有欠缺。敲折你骨拐。莫言不道。弁山元潔和尚至上堂。玉笥峯頭。風雲雜遝。芙蓉岸畔。鱗角崢嶸。象馭臨而山川增秀。芳舟至而草木皆馨。所以道。優曇鉢花。千生罕遇。大善知識。萬劫難逢。此非小緣。當生慶幸。不見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復傳何事。迦葉遂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刹竿着。慶喜尊者。與飲光師兄。可謂難兄難弟。善呼善應。較量將來。只解推倒。不解扶起。是以雲封古殿。霧鎖丹墀。并汾絕信。鳥道惟稀。乃至西乾東土。諸佛列祖。天下老凍儂。迨今二千餘年。未曾有一人動着。還有人扶得起麼。驀顧左右曰。弁山和尚來也。大衆好看。　到資聖爲則和尙請上堂。門連城市。殿接雲衢。龍象駢臻。輪蹄輻輳。鐘鼓沉而管絃互答。梵貝歇而款乃頻催。鴛

鶩浪平。夜浸一天星斗。烟雨樓鐘。曉際萬里風雲。不是目前境。亦非目前事。非耳目之所到。直饒你見得徹。窺得透。依然是賓聖門外的境界。猶未夢見堂奧中事。諸昆仲要知堂奧中事麼。更須請問方丈和尚。　圓通請上堂。値曹山和尚至。師曰。瞿曇面黃。達磨齒缺。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一雙石虎鬭風前。兩箇泥猿弄水月。了知法法自圓通。試看指南喚作北。拈拄杖曰。昨宵夜半。寒山子不見了手中苕箒。却埋怨拾得。拾得搖手云。低聲低聲。今日曹山和尚在者裏。切忌多說。大衆還知者箇消息麼。卓拄杖曰。也是普州人送賊。　結冬上堂。居士問。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如何是雲門境。師曰。玉筍峯高鳥不棲。士曰。龍象交參當此日。驚羣敵聖顯眞宗。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肩橫拄杖勘龍蛇。曰。四海英雄臻座下。當陽一句請師拈。師曰。劈開華嶽非爲勇。吸盡西江始到家。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開爐結制事如何。師曰。拶出你骨髓。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落花紅。師曰。適來道甚麼。曰。今日親遇作家。師曰。將謂你是箇居士。乃曰。今朝十月半。玄津都把斷。密室不通風。大地成一片。陝府鐵牛生癬疽。嘉州石象遭塗炭。空生妙德杜口忘言。彌勒釋迦。長吁短歎。獨有山門前大肚漢。呵呵長笑。且道他笑箇甚麼。顧左右曰。咄。大似秦時𨍏轢鑽。　晚參。舉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來雲門道。老僧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黃面瞿曇。有氣吞六合之雄。跛脚阿師。施博浪一椎之勇。論量將來。猶未是太平風運。驀拈拄杖曰。諸仁者要見太平風運麼。卓拄杖曰。一箭落雙鵰。　晚參。舉先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向甚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曰。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曰。善行無轍跡。善言無口過。有般抱橋洗脚漢。便云者僧問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此是正中偏的

意、洞山答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的意、僧問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山答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偏正回互玅叶兼帶的意。若是者般商量甚處討好洞山、佛法早已掃地。正所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雖然洞山老漢者樣答話、惹人易生情見、轉多穿鑿。山僧雖是他家兒孫、終不作者般去就。如有人問山僧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但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等他問甚麼是無寒暑處、只向他道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大衆。且道山僧道的、與洞山道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方知春色無高下。如檢點不出、莫怪花枝有短長。　晚參。舉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眞淨云、看者兩箇老漢、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牛斗、明眼衲僧只得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若也知得、一任七顚八倒、儻或未然、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咬嚼、師曰、眞淨恁麼說話、也是不奈船何、打破戽斗。雲門者裏卽不然。遂豎拂子曰、看看。適來龜毛拂子、穿却三聖興化鼻孔了也。教伊出也由我、教伊不出亦由我、畢竟憑何節目。揮拂子曰、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兒歸。僧問、恁麼不恁麼、二俱不涉、正是時人窠臼、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鐵蛇鑽入金剛眼。曰、不向師前問、那知堂奧深。師曰、箭過西天遠。曰、祇如析栴檀片片皆香、截瓊枝寸寸是玉、又作麼生。師曰、萬里望崖州。曰、者老漢一向壓良爲賤、師曰、放汝三十棒。　晚參。舉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山曰、吾常於此切。僧又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曰、要頭截取去。僧後問雪峯、峯遂拈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師曰、者三箇老漢、雖則同一鼻孔出氣、較量將來、大似夜半放烏鵶、有甚麼分曉處。山僧今晚更爲諸人分明道破、吾常於此切、螺螄吞卻天邊月。要頭截取去、繡出鴛鴦針不露。我也曾到洞山來、藕絲牽轉象王回。山僧適來說也說了、註

也註了。大衆且道畢竟三身中是那一身說法。揮拂子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住荊谿善權上堂。殿閣玲瓏。峯巒磊落。墀中偃柏。形猶投壑之神蛟。柱上雷書。勢若衝霄之彩鳳。幾片白雲橫洞口。夜半正明。一輪皓月照峯頭。天曉不露。塵塵剎剎。全彰列祖眞機。蕩蕩巍巍。總是當人境界。所以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五湖四海歸王化。萬億斯年賀聖朝。復舉善權法智禪師上堂曰。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倚玉欄杆。夜深雨過風雷急。客散雲樓酒碗乾。法智祖理事兼帶。妙叶宏通。非獨光前耀後。抑乃唱高和寡。不意數百年來。幸獲觀光。今日新善權也有一偈。雖不敢鬬富競奢。但只要據款結案。一句逈超空劫前。三更曙色滿欄杆。回途木馬追風急。折角泥牛吸海乾。　結制上堂。僧問。越格超羣。卽不問。今朝開爐時如何。師曰。劈碎銅頭。擊破鐵額。曰。或有一種人來。描不成。畫不就。未審和尚如何相爲。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好。師曰。波斯失梵書。乃曰。山僧始自三吳。次之兩浙。迨今七處住持。十有六年矣。也曾撒布網於漫天。羅龍打鳳。也曾垂月鉤於巨浸。撈蟹摝蝦。欲圖一箇半箇。續佛慧命。柰何風移俗易。法久弊生。而貪生畏死者。不知其數。今日只得機行別路。令斬新條。不勞肯綮。尅期取證。驀卓拄杖曰。果向者裏薦得。直教功滿三祇。位超諸聖。化蒺藜爲甘露。變伊蘭作栴檀。共整數百載已頹之叢林。亦圓三千年不了之舊案。雖然。此猶是我衲僧門下雕蟲末技耳。須知更有把斷牢關一句子在。大衆要知者一句子麼。顧左右曰。待玉帶山點頭。却向你道。　上堂。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將謂老瞿曇有多少奇特。元來猶作者箇見解。惟我善權門下則不然。古洞巉岏。蒼松鬖鬆。疊嶂如屏。湍映流帶。鐘韻共鳥韻爭先。雪花與梅花並賽。紙牕破而淸風頻來。茆屋穿而明月常會。無始無終。何罣何礙。

向者裏搆去。管教祖意教意佛法世法。一時盡會。還有麽。喝一喝。曰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北川紫峯大師請上堂。今日是臘月初八。乃世尊覩明星成道之時也。驀以拂子畫〇曰。且道者箇與明星是同是別。若分析得出。不惟自己大事了明。亦使現前緇素同一修證。同一莊嚴。同一受用。同一三昧。功流萬世而不磨。名垂千古而常在。苟或狐疑未決。更添絡索一上。衍慶室中一寶劍。雲霾霧鎖紫峯頭。等閑突出無人識。大衆還見麽。卓拄杖一下曰。夜靜寒光射斗牛。僧問六載冷坐雪山。鈍置不少。午夜覩明星悟道。剌腦入膠盆。除此二途。如何是世尊爲人處。師曰柳條含嫩碧。曰恁麽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曰梅蕚吐新香。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曰且莫隨他去。問朔風凛凛談眞諦。聖節時臨演梵音。玉潔冰清卽不問。戒光燦爛事如何。師曰烏鴉生彩鳳。曰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還有知恩者麽。師曰木馬產金牛。曰驚羣須是英靈子。出格還他大丈夫。師曰如人說食。　住維楊善慶結制上堂。習定坐禪。大似按圖索馬。求眞斷妄。正是依樣畫貓。行棒行喝。乃盜跖之黨餘。說妙說玄。實張儀之流亞。若在明眼人前。總成笑具。惟有善慶者裏。總不如是。大衆。且道憑何作略。莫有超宗異目的。請出來相見。僧問向上關棙卽不問。開爐結制事如何。師曰渾吞蒺藜猶閒事。倒握吹毛不露鋒。曰恁麽則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師曰直須棒下成龍去。莫作韓盧逐塊流。曰雲散青天出。山高衆岫歸。師打曰更須喫棒。乃曰據實而論。問也沒交涉。答也沒交涉。何故。禪道不可以語言通。聖智不可以有心知。眞諦不可以存我會。至功不可以營事求。善慶今日結制。不要你學佛法。但只要你終日喫飯。不得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不得挂着一條紗。直須懸崖撒手。絕後再甦。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若也如是。車馬叢裏正好廣顯神通。紫金行中不妨大作佛事。衲須彌於芥孔。拈世界

於毫端。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果到者箇田地。方好喫山僧手中熱棒。大衆。還委悉麼。卓拄杖曰。莫言春日行冬令。祇要心空及第歸。僧問。古人道。不居正位。那守大功。及盡今時。寧容尊貴。且如何是不落尊貴的事。師曰。香烟凝紫盖。彩燭燦天光。曰。禁殿無人到。龍光射斗牛。如何是君。師曰。珠簾獨露逈無遮。曰。持身無異路。應物有多門。如何是臣。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不居九五尊榮位。時乘鳳輦幸蓬門。如何是君視臣。師曰。一月千江照。曰。兩班依御殿。十道盡來朝。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萬木到春榮。曰。祇如君臣道合。又作麼生。師曰。青草渡頭開正眼。紫羅帳裏共知音。曰。與麼則野老齊唱太平歌。師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金山示衆。世間所貴者。卞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師曰。古人與麼道。雖則剔膜刮翳。拔楔抽釘。仔細看來。大似舍重從輕。以貴爲賤。不免見處偏枯。善慶者裏則不然。驀揮拂子曰。前面是山門。後頭是佛殿。寒便圍爐。熱則揮扇。六臂三頭。千化萬變。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大衆。作麼生是第一見。幽鳥一聲兩聲。落花七片八片。

觀音聖誕。請上堂。今朝二月十九。試問諸人見否。普門大士。誕生閻浮界內。垂手或時簸土揚塵。或時攀花弄柳。堂堂覿面絕遮攔。擬議金毛變作狗。只如雲門道。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是饅頭。畢竟是何意旨。驀顧大衆曰。勒玉轡上彩樓。赤紅毬打紫紅毬。堪笑當年馬郞婦。惱亂春風卒未休。僧問。一眞界內原無聖凡。實際地中寧有來去。大士今日降生。還是神通耶。法爾耶。師曰。夜半木童吹鐵笛。曰。恁麼則廣陵濤映千山月。楊子橋連兩岸雲。師曰。天明石女弄絲桐。曰。黃鳥一聲雲外出。園林草木盡知春。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千華貫慈大師同善權監院衆執事迎師囘山。請上堂。國山頂上雲。楊子江心月。雲

月本無殊，千里何曾隔，隔不隔，波斯夜半嚼生鐵。山僧住善權時，只見蒼松錯落，怪石稜層。流水奏叔夜之琴，青山展王維之畫。曉隨芳草去，晚逐落花囘。此是荊谿山林之境界也。山僧今在善慶時，唯見門連車馬，路接雲衢。窕窈佳人，處處清歌妙舞。風流公子，時時走馬試劍。人語喧闐，朱紫合雜。此是維楊城市之境界也。城市本非山林，山林亦非城市，作麼生說箇不隔的道理。向者裏緇素得出，則不妨南瞻部洲打鼓，北倶盧洲上堂，東勝神洲持鉢，西牛賀洲應供。以一佛世界爲百佛世界，以百佛世界爲千佛世界，以千佛世界爲百千萬億諸佛世界，以百千萬億諸佛世界總爲一佛世界。了無彼此之殊，安有去來之念。不是神通，亦非法爾。大衆還委悉麼。設或未然，須知烟浪裏，別有好商量。僧問，未離善慶，已到善權，常在善權，不離善慶，只如截斷兩途，中間不立，作麼舉唱。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曰，昨夜玉帶橋與九龍橋兩相鬭勝，和尚作麼生判斷。師曰，各與三十拄杖。曰，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師曰，須知痛痒始得。

蘇州金僊蕃光淨璨禪師。江南朱氏子。出家，訪博山。令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話。晝夜不怠。偶見南泉爲陸大夫喚瓶中鵝子公案，恍有省。聞弁山瑞白和尚赴天台護國，請即往參之。瑞問曰，誰與你拖死屍到者裏。師曰，一帶青山藏古寺。瑞曰，意旨落在甚麼處。師擬議。瑞痛叱打趁。師通身汗下，憤感曰，今日實吾眞師也。次日哀求進堂，逼拶到寢食無知，心胸難過。忽五更聞遠村鷄啼得證入，但心中猶不自肯。出山掩死關六閱月。一日見關後樹果墜瓦上，觸發從前寶惜，渙然消解。開關謁天童密和尚。便問，逈超向背，杳絶承當，到者裏還有賓主也無。童便打。師曰，衹如那邊更那邊，還有事麼。童曰，又那邊了者邊事，你說說看。師曰，但請和尚着眼。童曰，你的眼在甚麼處。師一喝。童打，曰，你再喝喝看。師顧知客曰，和尚說甚麼。客便行。

曰。隨我來向汝道。師禮拜曰。也不敢辜負和尚便行。一日。頌童在龍池有五圓相三十棒因緣。曰。箇老漢。沒來由。虛空背上打筋斗五箇轆轤三十棒惹得師僧逐隊愁汝雖只要攄本意早喫區區一頓摟。童看過曰。你可曾到者田地麽。師曰。若要到。則非某境界也。童曰。我還有箇意思。多人頌不出來。師曰。請和尚代一轉語也好。童曰。你且疑疑去看。師顧童曰。老賊老賊。便出。又一日。問童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童曰。合取口。師曰。第二句薦得。童驀抵住曰。還不知羞。師曰。學人喜得有者一拜在。便禮拜。次上徑山。見雪嶠信。嶠問曰。那裏人。師曰。南京。嶠曰。到者裏多少路。師卽竪起隻脚。嶠曰。畢竟是多少。師曰。五箇指頭兩箇踝拐也不知。嶠笑曰。好好。師便喝。崇禎庚辰春。復往江西百丈省覲瑞老和尚。問曰。久別尊慈特來省候。如何得不辜負去。瑞曰。只是問你要齋喫。師舉坐具曰。請和尚慈納。瑞便掌。師禮拜曰。謝和尚不悋慈悲。遂呈入京薦悼法語。瑞閱畢。徵曰。你者夥祖宗。如今都在甚麽所在。師曰。昨日到還記得來。瑞曰。恁麽你還未超度的。師卽拜曰。謝慈悲。又賜一篇法語。并呈諸頌古及宗旨頌。一一勘問過。次年正月廿七日。瑞令侍者喚入方丈。囑付拄杖手卷。師承印記。隱居宣城琊琊山。於順治丙戌年八月二日。弁山第四代繼席法兄破闇禪師。領內外職事。覺大總憲唐存翁。郡臺朱晉翁。比部嚴充翁。水部姚瞿翁。及山主衆護法書幣請住本山龍華禪寺。開堂日。師陞座拈香曰。此香乾坤並秀日月齊明。端申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堯風廣扇舜德長輝。次拈香曰。此香調平經緯宰職紀綱。奉爲滿朝文武合國功勳方面總鎭道府縣學各位尊官。伏願體慈育物溥澤施仁。復拈香曰。此瓣香數遭惡手屢受毒心。天台起幹百丈栽成。爇向爐中。耑中供養始闢龍華中興八刹。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先師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趺坐。

雲松大師白椎畢。師乃曰。當陽一着、逈絕遮攔。直下承當、早成鈍滯。那更說第一第二、祇如一、又作麼生觀。無所以山僧遯跡窮林、深棲野壑。今日被箇闔子逼出、醜態難藏、不免婆婆和和去也。若論此事、無剎不彰、無處不顯。千聖不能增輝、日月不能並耀。淨躶躶、無古無今。赤灑灑、奚他奚自。若欲取之、則千里萬里。若欲捨之、則滿目盈懷。窮三際而杳無踪跡、貫十方而點滴不存。驀竪拂子曰、會麼。會不會且置、祇今福國祐民一句、作麼生道。四方寧謐、狠烟息、八表無爲荷聖心。復擧寶壽禪師上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曰、你恁麼爲人、不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曰、看者二大老、縱横自在、掩耳偸鈴、帶累鎭州一城人箇箇至今出頭不得。遂鬪聲召衆、還有救得者麼。良久、擊拄杖曰、一點靈明當宇宙、直敎大地樂昇平。僧問、第一第二卽不問、横三竪四是何宗。師曰、滿爐香氣騰空藹。曰、恁麼則辭舊迎新客。古路重揚事若何。師曰、兩枝朧燭燄沖天。曰、且喜弁山千古日、映破碧波心。師曰、有勞闍黎爲衆忙。曰、觸破乾坤去。師便打。問、和尚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青松增瑞彩、翠竹發祥禎。曰、恁麼則權借毘耶三寸舌、一從陽燄問通津。師曰、且喜今日入院。曰、和尚未入院、學人不得覿面。作麼生是相見的意。師曰、兩手長躬不動頭。曰、恁麼則光輝溢目、寂爾無垠去也。師曰、且莫錯認。雲松大師復結椎。師揮拂子下座。

上堂。昨日今朝、今朝昨日。卓卓巍巍、千的萬的。何勞更覓趙州無、豈用再訪少林壁。指着南山喚北崖。拈起三三便道七。扯破虛空作兩邊、倒跨泥牛江上立。淡然瀟灑度餘生、一任人稱赤骨律。山僧說到此、忽有箇忿性出來道、今日湖城一班善士、精營妙供、欲請爲衆演法。云何不說三乘五敎、又不論諸子百家、單單一篇白話。唐塞現前、未免屈辱大衆。山僧緩緩向伊道、上座上座、縱汝箇辨若懸河、決定難違此一局。擊拄杖一

下。僧問。堂堂踞坐大衆翹勤。當陽一句請師道。師曰。拄杖長六尺。曰。青龍岡上泥牛吼。寶珠池畔木馬嘶。師曰。拂子短三寸。曰。一句逈超三界外。十方世界絕無依。師曰。也非分外。問。堂上香花結彩亭前松竹呈祥。如何是正令全提句。師曰。拂子拄杖一齊抛。曰。恁麼則等閒輕漏洩。古佛又重來。師曰。西天無者箇消息。 冬至。上堂。六陰逼盡一陽生。困海沉鵬眼略睜。雖然未解垂雲翼。時節相逢俊不禁。諸昆仲未得箇入路。須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須尋箇出路。奮性透過堂奧細微。方始飛騰雲漢。所以衲僧家各有一段自强不息之機。何待隨時轉逐歲遷。三陽開泰。驚蟄雷鳴。而後摶扶搖上九萬里哉。衆中果有恁麼人。知恁麼事麼。遂驀豎拄杖曰。飛騰上三十三天也。擊禪几曰。優游四大海水也。直得帝釋愁眉。閻王腦裂。然雖如是。畢竟性命還落在山僧手裏。且道以何爲驗。瑞雲書會史紅日湧須彌。 薦嚴請上堂。風鼓松梢。露聲前之妙句。雲鋪崖畔。顯劫外之眞機。無邊業海本來枯。頂髻光明原奪目。多言石女何妨倒四顚三。無眼木童一任翻來覆去。會麼。卓拄杖曰。一條拄杖無高下。打得虛空血滿頭。僧問。梁皇修懺。郗氏超昇事若何。師曰。東山頭西山尾。曰。卽今事又作麼生。師曰。微風吹寶樹殿閣放毫光。曰。恁麼則地湧金蓮早山含一色新。師曰。一枝臺畔弄馨香。曰。昨日風聲連夜雨。今朝雨過又青山。師曰。親見彌陀聞授記。 庵主請上堂。青龍岡翻天覆地華石澗覆地翻天。任他銅頭鐵額聞風也合驚顚。獨有箇不避虎穴慣入龍淵底。普願庵主十數年前參禮吾先老人於一言下頓斷世緣。乃今不昧孝思。虔請陞堂舉揚此道。若論此道。舉揚卽錯。只得權開第二門頭。也不指東話西。也不向南道北。一句子與汝道破了罷。遂豎拂子曰。會麼。於此會得便知臺山婆子指路元是好心。於此不會。無着尼論莊周決定還是郭象註。畢竟如何。分明月在梅梢上。看到梅梢又隔山。僧問。翻

天覆地則不問，如何是覆地翻天。師曰，堂前鷄唱午，屋後鳥鳴中。曰，一聞千悟，爲甚麼道場難遇，佛法難聞。師曰，莫向溪頭轉，須從崖下觀。曰，還許學人進步麼。師曰，退後會取。曰，春風吹出北闕外，雪裏梅花片片香。師曰，三十棒一棒也不饒。問，檀信遠趨於丈室，請師一句利人天。師曰，玉燭搖紅日，金爐噴紫烟。曰，步步踏實去也。師曰，你幾時起脚來。僧畫一畫曰，衝開千頃浪，透出祖師關。師曰，後五日再看。　上堂。師揮拂子曰，東一拂，西一拂，放開南嶽與天目。復揮曰，西一揮，東一揮，擉破虛空作一堆，驚起新羅幾莖竹，壓殺鄱陽對石龜。遂驀拋拄杖於地下曰，且道苕溪拄杖子，落在第幾機。衆中有道得者麼。試道看。時有一僧拈起拄杖曰，日出海門東，扶桑最先照。師曰，切莫妄傳消息。僧問，東揮西拂即不問，直下全拋事若何。師曰，高着眼。曰，與麼則縱橫全在我，殺活豈由人。師曰，退後着。曰，某甲禮拜去也。師曰，且緩緩。上堂。師驀拈拄杖曰，不落言詮，直透千差萬別。恢張文句，深入萬別千差。千差萬別，則寂寂無聞。萬別千差，而明明有的。截斷生死窠臼，放開水鳥圓音。使他雪峯毬，玄沙虎，討頭不着。石鞏箭，楊岐驢，且過一邊。棒棒打出虛空骨，祇要須彌暗點頭。正恁麼時，端的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一雙赤骨威音外，佛國魔宮任卷舒。　佛誕上堂。師拈拂子曰，手攀日月，眼蓋乾坤。威音那畔發眞機，今世門頭彰萬德。四十九年，翻來覆去。三百餘會，倒四顚三。不得傍觀壯彩，至今决未圓成。竪拂子曰，會麼。於此會得，則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於此不會，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到者裏，化形降跡，補處應身。條條赤赤一金軀。法法頭頭均顯現。爭奈諸人自昧，錯過者多。山僧只得採不萌枝上之靈芽，爇無火爐中之紫檸。少申慶賀，權答深恩。是事且置，祇如普利一句作麼生道。驀以拂子指天地曰，周行七步無空缺，草木叢林正眼開。　鳳山破闇和尚請上堂。散木芬馨，花梢皎潔。山北山南，榮枝茂

葉。把住玄要機關。掃開正偏妙訣。點枯寂以成莛。指狂馳而頓歇。今朝光射象峯頭。巍巍殿塔祥雲結。仍承逼索破錐囊。只得陞堂盡漏洩。漏洩且置。祇如吾法兄光降。畢竟有何良晤。顧衆揮拂子曰。扶筇緩步松陰下。拍掌披襟笑一場。

雉城衆緇素請上堂。師揮拂子曰。仰之彌高。擧首不見天。鑽之彌堅。低頭不見地。瞻之在前。宛轉不見跡。忽焉在後。者句果有力。復擊拂子曰。迎之不見其首。一把柳絲收不得。隨之不見其後。和烟搭在玉欄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相隨來也。諸昆仲會麼。縱能於此會得。猶落今時。更須透徹向上玄關。方知三教一理。聖凡一致。僧俗一體。萬法一心。設或未然。也不可草草。不見昔日高峯妙禪師道。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且道畢竟是那一句。以拄杖橫架肩上曰。一肩擔荷無遺影。觸着還他達本鄉。

檀信祈福。請上堂。師良久召衆曰。見麼。杖上雷霆。塵梢日月。妙用輝華。靈機迅捷。把住則乃熾乃昌。放行則無生無滅。同孛彗以作禎祥。轉火鑊而成樂國。白雲朵朵落西林。換出青山幾萬疊。遂豎拂子曰。參。僧問。杖上雷霆即不論。塵梢日月事如何。師曰。普。曰。與麼則無孔鐵鎚敲固楔。虛空點點血鮮流。師曰。雲過山雖閒。青松還有意。曰。如何是青松意。師便喝。曰。眞機淡蕩超今古。一任秋風到處揚。師曰。亭臺纔果熟。桂蕚又添香。僧禮拜曰。大衆欲知直捷曹溪路。永夜銀蟾徹九天。師打曰。也須喫棒始得。

陞座。日面佛。月面佛。錙銖不謬。前三三。後三三。數兩分明。不在聲前句後。惟務當下圓成。且作麼生是圓成底事。卓拄杖曰。南泉不善調貓意。累得兒孫弄草鞋。

僧問。不着過現未來。不住內外中間。畀性向那裏安身。師曰。我正要你與麼問。曰。四方六合之中。八紘九圍之內。向那裏發芽。師曰。看脚下。僧便頓足一下。師曰。隨境漂流漢。

問。如何是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卽今那箇是你面目。僧竪起拳。師曰、放下者箇道句看。曰、見今立着的是。師打曰、因甚麼只在業識裏作活計。　淑安禪師問、既是善知識、因甚幾箇松鼠制他不倒。師曰、家富小兒嬌。又僧問、善知識能降伏諸魔、制諸外道、幾箇松鼠子、因甚不能驅他。師曰、提得新春意、青黃任卷舒。　師問僧、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如何是自彰的理。僧曰、白雲無根。師曰、再道看。僧曰、清風無色。師曰、風靜雲散時如何。僧無語。師打一棒曰、正好喫棒。　洪都建安王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曰、七星橋下水滔滔。問、如何是不慮而知。師曰、陽春一到滿山青。問、如何是顏子不改其樂。師曰、咬着鐵片軟如綿。問、雲巖已建寶鏡三昧、弘宣宗旨、洞山復立五位君臣、敢問還是三昧未盡其宗旨耶。還是洞山更有長處耶。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問、帝釋拈一莖草、已建梵刹、今了心子竪一指、湧起重重樓閣。大師若住則不免隨人起倒、不住則荒却祖庭、辜負來意了也。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問、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虛空消隕、畢竟留箇甚麼。師曰、龐公破笊籬、巖頭爛木杓。問、柳眼舒青、桃花呈笑、覿面不見、還喚作瞎漢得麼。師曰、山僧終不敢辜負己靈。　僧問、一色水乳、如何辨別。師曰、踏着方磚、便知圓地。問、大地海岳、如何混同去。師曰、揑着石頭、便呼土塊。問、出就入就、如何不礙。師曰、匝地風簷轆轆圓。問、一塵不犯時如何。師曰、猶帶唇齒在。問、太末蟲吞了、乾坤因何大地全彰。師曰、者點子疑殺多少人。問、大忘人世時如何。師曰、正好進步。問、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是何意旨。師曰、無孔鐵笛兩頭吹。問、雷從地發、爲甚聲運于天。師曰、空中樓閣、八面玲瓏。問、轟庭擊出、因甚高天不動。師曰、碓觜開花、越樣鮮。問、雲騰致雨、因甚石臼無痕。師曰、燈籠解笑還有意。　僧問、朝朝撞破新羅、夜夜踏翻滄海、作麼生是轉身句。師曰、脊骨看青天。問、二六時中、搖撼不着、引誘不動、如何得發

嚮應聲去。師曰。咄咄。有甚不玲瓏。問。盡大地是當人本命。卽今金鋤動處。豈不傷心。師曰。因甚麼自生顚倒。問。風吹日曬。難違受雨浸雲侵。幾度來。未審和尚還肯相救否。師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二祖三拜歸位。尙得其髓。祇如拂袖便行。合當得箇甚麼。師曰。拈得起。一任擔回。曰。臨濟分明喫三頓痛棒。因甚又道蒿枝拂相似。師曰。啊着一點。味任口吐甘辛。曰。未證據者看則無義味語。祇如無面目人來。教他作麼生看。師曰。下文繁長。付在來日。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因甚又道拄杖不在手裏。師曰。舌頭下死人無數。

紹興府山陰淸化惟岑嶾禪師。荊州松滋縣張氏子。參方受東山濵和尙印囑。初住會稽普濟寺。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大羅山上親薦得。舊日生涯。石傘峯頭。舉似人和根拔却。今日信手拈來。供養東山國慶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先師爾密濵和尙。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東山寧和尙白椎竟。師乃曰。若論第一義。有口堪挂壁。若是第二義。鼻孔方出氣。只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安心得旨。識罪得要。聖諦不爲。投明須到。石鞏張弓。船子豎橈。至於吾祖中興。高唱三江曲調。如上一類老古錐。神出鬼沒。千奇百怪。乃至山僧冒登此座。拈椎豎拂。瞬目揚眉。皆是第二義。諸兄弟。要識第一義。且待別時來。寧和尙結椎。師便下座。　結制上堂。東山頂上。高唱陽春。北岸江頭。閒歌雪曲。直得海底泥牛。與濤鼓浪。雲中木馬。叫月嘶風。僔山作證。北海知音。爾時北海將僔山一摑。僔山從空翻箇筋斗。依位而住。山僧道。你者對漢。雖然呈格外句。用險崖機。爭奈山僧拄杖子未肯相饒。卽時各與三十棒趁出。衆中有爲伊出氣的。出來與拄杖子相見。良久顧衆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　上堂。深山巖谷中。有深山巖谷中佛法。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

裏佛法。大洋海中有大洋海中佛法。所以山僧前日離東山。下曹娥。則不見有深山巖谷中佛法。次臨百官。抵嵩城。彼中香爇沉檀。供獻酥酪。連朝方到普濟。既到此地。鐘鼓交參。四衆雲集。殷勤請法。如渴思泉。已自爲衆揭示了也。諸兄弟。深山開市佛法且置。還知大洋海中佛法麼。良久曰。自來每聽潮聲吼。直得長江水倒流。

上堂。今日衆文學敦請陞座。擧揚箇事。山僧記得幾句古語。爲衆商榷。上大人。丘乙已。顏回不識。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言滿三車無一字。爾小生。八九子。月船載入蘆花裏。佳作仁。可知禮。諸兄弟。前三句已爲汝等道過。只如者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吾無隱乎爾。

上堂。喝一喝曰。山僧從來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只恁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更說甚麼第一第二。所以有時向孤峯鼓浪。海底揚塵。背負須彌。手擎日月。拈大千於毫端。寬闊非外。歛沙界於塵隙。寂寥非內。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汝等到者裏還委悉麼。卓拄杖曰。龍吟大海乾坤秀。虎嘯高山意氣閒。

上堂。白雲淡蕩。紅葉飄飄。眞機歷歷。古幹迢迢。木人撫掌。石女歌謠。針眼魚躍浪。夏蓋山跨跳。驚起廣澤龍王。駕霧沖霄。更有拄杖子忍俊不禁。出來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古今一段風流事。無端被伊短販一遭。僧問。香嚴擊竹時如何。師曰。昨宵風雨急。丈室冷颼颼。曰。踏破山河又如何。師曰。耳朵長三寸。曰。只如虛空粉碎又作麼生。師曰。眉毛短八尺。僧擬議。師曰。虛頭漢。

上堂。昔年曾娶曹家女。醜黑頑愚難堪擧。從來共處不同眠。昨夜忽然生箇子。而今也要大家知。擲拂子曰。面目分明須記取。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會得其中意。玄關金鎖開。有般漢。認箇穿衣喫飯。言談語對的。爲自己。豈不是認賊爲子。將奴作郞。與麼見解。不特二六時中。被五欲八風搖動。只恐眼光落地時。被四生六道牽引去。所以古人示一機一境。如人指月。只要你見月。你却認指。不知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故洞山价祖謂賓中主尙不識。何況主中主。賓主且置。祇如卽今事又如何道。卓拄杖曰。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雲散月明初。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夾山老子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傾向諸人了也。至今橫身偏界。遺臭萬年。衆中有聞他氣息者。便知盡大地是祖父田園。徧法界是當人故址。直得瓦礫沙磧。草芥纖塵。咸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更說甚麼釋迦出現。彌勒下生。如其未然。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參。　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民衲僧得一心不平。有甚不平。慣將烏豆換人眼睛。爲甚如此。要伊開眼不覺曉。日午打三更。所以衲僧家頂門具眼。肘後懸符。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施陷虎深機。展搏龍大用。若是一橛頭硬猜拌。無轉致的。到者裏有甚麼語話分。雖然。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上堂。儞山有路雲深護。杜浦無風浪潑天。河伯水神閑不徹。神歌社舞話重玄。若人會得第一句。不會第二句。山僧與他三十棒。會得第二句。不會第一句。山僧與他三十棒。二句俱會。山僧與他三十棒。二句俱不會。山僧與他三十棒。且道因甚會與不會。都要喫棒。棒頭有眼明如日。賞罰分明意自殊。　上堂。昨夜三十。今朝十五。石女鳴鐘。木人擊鼓。古柏搖空。閒雲作舞。趙州道無。雲門道普。主賓互換。兩不相觸。卓拄杖曰。放出岑大蟲。呑却南山虎。　住東山上堂。天寒古木暮飛鴉。霜重風嚴事更佳。石女夜來情未歇。隔江舒指弄琵琶。嘉聲不類今時意。一曲陽春與轉賒。九夏忽然開古玉。三冬不覺放瓊花。貪遊浪子忘歸去。辜負當年老伯牙。幸有子期方外至。大家相聚喫杯茶。拈拄杖下座。　上堂。昨夜東西兩眺聚頭商量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却被指石峯聽得。近前便問。無上寂滅之道。未審以何三昧。令我得入。內中有箇性燥漢。將那指石峯一摑。打入剡溪。撞斷了琵琶幾

條紘、直得增長天神、舉手無措。諸兄弟。祇如離紘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羣音永奏陽春調、萬籟常吟雪曲
詞。僧問、如何是水邊林下事。師曰。泥牛吼處秋光老。曰、恁麼則截斷衆流去也。師曰、木馬嘶時春日囘。曰、古
幹迎冬去、春風匝地來。師曰、謝子證明。　上堂。解開布袋頭、放出從前有、竹杖舞清風、芒鞋翻筋斗、只箇鉢
盂不肯休、要把底事剖。所謂一期以來、無繩自縛、令人展手不開、放脚不出。將箇猢猻子捉又捉不定、捏又
捏不殺、喫盡許多生受、依然不柰渠何。幸爾期完、各得自由、正好尋梅上嶺頭、大家握手話滄洲、南遊鴈蕩
天台景、北往長江汎小舟。正恁麼時、東山拄杖子出來道、兄弟卽今剡溪絕渡、杜浦無舟。你向甚麼處去。鉢
盂只得進前無路、退後無門、愁悶不已。拄杖子更向渠道、鉢盂鉢盂不須愁、我今爲汝展機謀、大地拈來安
掌上、不勞舉步五湖遊。卓拄杖、下座。　住越州古彌陀寺。上堂。老店新開無別物、單單只箇死貓頭、而今不
索遼天價、一語相投卽便休。山僧與麼道、直饒衆中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的漢出來道箇十成句子。山僧拄
杖子也未肯相饒。其餘且向長連牀上、飽食高眠、七尺單前、隨緣自在。何故。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卓拄
杖。　上堂。連日雲瀰天、雨落、旋斫青柴燒不着。行人吹得糞皮尖、相聚埋冤鬼打鈸。修齋施主往來疎、日用
店帳沒交關。今朝忽爾舊檀來、法喜禪悅滿盤托。驟然請我唱玄歌、願薦亡靈生兜率。柰余病苦沒他言、大
衆、趙州葫蘆、適然挂在東壁角。　上堂。昨日初一、今朝十五。毫忽之差、不應律呂。毘盧有師、法身有主。陳如
尊者得生疑、去問西天穿耳祖。老胡呵呵向伊言、而今時勢不同古、一雙孤鴈潑天飛、無手童兒解打鼓。驀
然驚起岑大蟲、咬殺天台豐干虎。非奇特、休莽鹵。一朝正眼豁然開、卓拄杖曰、方知五五二十五。僧問、正覺
山前卽不問、如何是解制時分。師曰、烟雨散長空。曰、解後事如何。師曰、梵音鳴大冶。　住雲門顯聖。上堂。恁

麽恁麽。木人嶺上遙招手。石女溪邊暗點頭。不恁麽。不恁麽。揑聚太虛空。麻纏并紙裹。恁麽中不恁麽。昨夜蟭螟蟲吞却白額虎。不恁麽中却恁麽。放出死貓頭。超佛並越祖。者裏透得過。不妨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盡法界草木昆蟲。高登極樂。且道因甚如此。卓拄杖曰。颯颯西風臨宇宙。深林何處不揮金。　結制上堂。祖道從來觸處周。橫拈倒用積盈眸。辨魔不用秦時鏡。賞罰分明在杖頭。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諸兄弟。你道達磨一宗。果如是否。若果如是。大小祖師。値甚低錢。既不如是。且道祖師意。畢竟在甚麽處。卓拄杖曰。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僧問。啐啄之機。還容今古也無。師曰。石傘峯頭月正明。曰。與麽則金鷄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師曰。爐峯頂上烟雲遶。僧便喝。師曰。喝後如何。曰。通身橫宇宙。脫體振乾坤。師曰。鉢盂峯因甚呵呵大笑。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飯是米做。湯是水做。師姑是女人做。山僧與麽提持。隨語生解者。未免看孔着楔。相樓打樓。只如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拈占波國與新羅鬬額。取大千界於藕絲孔中。又作麽生會。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堪笑枯木老婆。他聾瞶嫂生箇白頭兒。世出世間少。海嶽盡掀翻。乾坤抖亂了。吞却日月光。至今無處討。殃及宇宙人。開眼不覺曉。復舉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如破驢脊上蒼蠅。東廁坑裏糞蟲。還具佛法也無。若道有。則淨穢何分。若道無。則聖凡迥隔。者裏下箇甚麽語。卽得。若謂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恁麽見解。更參三十年也未夢見在。　上堂。若論此事。直饒你聖凡鍛盡。今古融通。背負須彌。掌擎日月。獨步大方之外。笑傲人世之中。到者裏也須從頭按過始得。何故。須知還有衲僧向上巴鼻在。且道如何是衲僧巴鼻。鐵蛇橫古路。石虎抱兒眠。僧問。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

全抛一片心。如何是心。師曰。前村深塢裏。犬吠有人家。曰。如何是雲門境。師曰。萬竹林中百尺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爐峯頂上放歌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你道石虎抱兒眠。是甚麼意。僧拜曰。請師珍重。師曰。莫亂道。　上堂。今時玄學之士。弄到年窮月久。於途路中得些子影響。便爲極則。不知有大悟底時節。開口吐氣。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有的得到法身邊。執法自勝。被佛法二字沒頭浸卻。逢人只管泥裏洗土塊。無自由分。是爲大病。不見壽昌大師云。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汝等聞恁麼說話。何不將前琉璃瓶子撲得粉碎。向三千里外逢場作戲。遇水安橋。正好與他古人把手共行。同聲唱拍。始信吾不欺汝也。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處處村院古佛一堂。鬧來掃地。空去燒香。騰騰任運。本地風光。若人不識。問取越州城裏。臥龍山上古老城隍。驀揮拂子曰。退還一體。率賓來王。　上堂。豎拂子曰。只者些子。三藏十二部。分疏不下。一千七百則。註解不出。有時突出一機一境。疾如星火。迅似風雷。停思卽落七落八。顧佇則千里萬里。山僧恁麼道。還有向電光影裏分緇素者。出來通箇消息。如其未然。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衡州大義山且拙訥禪師。嗣百丈瑞白老人。初住。上堂。卽此一句。已是一杓惡水潑人了也。遂作振衣勢曰。山僧者裏。幸無半點交涉。汝等各自照顧祖師門下。單刀直入。眼目定動。萬里崖州。何況道黃說白。問三答五。堪作甚麼。雖然如是。由爲初機未免。略露些子。助揚法化。乃伸掌召衆曰。看看。盡法界微塵佛剎。悉在山僧指尖上。不消一捏。便見粉碎。恁麼施爲。要且非是衲僧分上事。且道如何是衲僧分上事。驀卓拄杖曰。幾乎錯下註脚。　上堂。孤峯峻拔。碧落青霄。萬木迢然。千山一色。龍吟霧擁丹墀。虎嘯風生遍界。雖乃賓主互

融。君臣道合。須知更有人境俱奪。向上一事在。卓拄杖曰。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師誕上堂。拈拂子召衆曰。四十年前。祇是者箇。四十年後。也是者箇。正當四十時。總不出者箇。拈起者箇。七零八落。放下者箇。摸索不着。且道者箇是箇甚麼。擲拂子曰。莫錯過。　師誕上堂。據座呵呵大笑曰。會麼。三百五十九日乃是諸人占了。山僧無分。惟有今朝。輪到山僧。又被露柱分去一半。餘得者一半也。濟甚麼事。不得。未免交付太歲。免得拈輪流牌子。正恁麼時。且道山僧以何爲壽。喝一喝曰。擧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豎拄杖。召衆曰。毘盧遮那如來。在拄杖頭上。不動舌頭。演說如來壽量品已竟。諸人若也聞得。毘盧遮那却倒退三千里。設若不聞。山僧爲伊傍通一線。遂橫肩拄杖。歸方丈。　結制上堂。朔風凜凜。赤肉團上最親切。黃葉飄飄。枯樁頭畔甚分明。於斯會得。今佛古佛。一齊立在下風。其或未然。大家相聚。要精成鐵石心肝好辦心。七尺單前。如不了此生。空過待何生。僧問。澄淸絕點。卽不問。朔風吹動事如何。師曰。照顧眉毛。曰。吹後如何。師曰。摸取鼻孔。　佛誕上堂。八千番往返。帶水拖泥。百億國受生。婆心太切。二俱若是。辜負己靈。二俱不是。埋沒先聖。且道透過是非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鈍置殺人。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山僧幸自可憐生。特爲諸人露箇醜。驀伸拳召衆曰。休道山僧獨自有。拍案曰。直敎擊碎不須守。從容通袖大笑曰。識得箇中意。面南看北斗。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垂示。師曰。臘月蓮花滿院香。　上堂。若要擧揚宗乘中事。直須法堂上草深一丈。恁麼說話。雖則婆心眞切。未免橫身坐在草裏。義山連日着草鞋。向諸人眼裏耳裏。七縱八橫。走了幾迴。究竟覓山僧一毫消息不可得。且道山僧奇特在甚麼處。驀擊案曰。穿過了也。　佛誕上堂。護明菩薩。乘大日輪三昧。示生南閻浮提。擬將箇破笊籬

擄生死海。殊不知灘頭風急。却被蘆蒿絆倒。至今起身不得。自是以來。西天此土。大小叢林。每於是晨以二十四味香湯灌沐如來。一總是嫁雞逐雞飛。總不見有丈夫志氣。義山是他直下兒孫。敢不知恩報恩。驀引拄杖指露柱曰。你莫忘却。　上堂。祖師按牛頭喫草。諸佛嚼飯喂嬰兒。義山爲甚麼更踏舊轍。良久曰。前村烟雨裏。別有好商量。　上堂。久晴山色瘦。午雨水聲肥。道是無生旨。猶來第二機。且道如何是第一機。以拂子畫圓相曰。劄。　大雪上堂。召衆曰。還知有奇特事麼。你看佛殿山門。銀牙玉齒。咬文嚼字。現廣長舌相三昧。演說如來一大藏教。於中不增一字。不減一字。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分別。無斷故。正恁麼時。非是世間法。非是出世間法。而不妨東湧西沒。南湧北沒。諸天聞此法音。皆悉捨樂而妙悟眞常。修羅聞此法音。皆悉離瞋而神契自性。地獄聞此法音。悉知三毒爲害而深信三善爲因。二乘聞此法音。皆悉捨小就大。成就菩提。菩薩聞此法音。皆悉成就一切智智。頓超佛地。諸佛聞此法音。如空合空。湛然常住。現前大衆聞此法音。皆悉了悟苦空無我。而永證常樂我淨。說是法時。拂子踍跳出來。將十方世界一齊吞却。并不見有聖凡差別等相。亦不見有佛殿山門及說此法者。且道拂子具何三昧。有如是威德。良久揮拂子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卽心是佛。水到渠成。就水移舟。流歸大海。直使魚龍奮迅。頑石吼雷。搏轉百億須彌。掀翻十方世界。然雖如是。此猶是建化門中底事。祇如不涉程途。立地成佛一句。作麼生道。踏雪登山雲巡秀。賞花歸去馬蹄輕。僧問。寒風驚谷口。佳瑞滿長空。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師曰。紙撚沒油。曰。檀護破雪登山。未審如何指示。師曰。南洪崖打北洪崖。曰。横跨鐵牛全意氣。大家齊踏上頭關。師曰。更上一層樓。臘八上堂。正覺山前一夢睽。鄉關信息隔天涯。更來鉢上重安柄。殃及兒孫事似麻。諸禪德。好歸家。莫將

淨眼着泥沙。明星夜夜擡頭見、本分從來不借他。顧左右曰、且看老僧眉毛失多少。　住弁山、上堂。一言道盡、猶是半提。全體承當、未爲究竟。直得塵塵三昧、念念無爲。祇好作箇了事閒人、望衲僧境界正遠在。到者裏翻着袈裟、倒拈錫杖、推出刀山劍樹、排列馬面牛頭、魔宮佛窟、一齊掀翻、地獄天堂、咸恣遊戲、此時始有語話分。設若起絲毫許佛法知見、脚跟下更要三十棒。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乃舉文殊問無着曰、甚處來。曰、南方來。殊曰、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師曰、文殊失錢遭罪、無着平地喫交。無着曰、此中佛法如何。殊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多少衆。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無着不動干戈、文殊盡情靠倒。者裏雖然款款、却是有箇險毒深坑。若也跳得出、許伊是一員了事衲僧。或問、湖南佛法如何。向道、每日兩飯一粥、多少衆、除卻聖僧、其餘皆是。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者裏雖然路徑坦平、卻是門閫難過。若也跳得出、也許伊是一員了事衲僧。諸方或因此觸碎鼻孔、不免一笑。笑箇甚麼、不笑杜撰便笑絕無纖毫佛法氣息。山僧也呵呵大笑曰、我也許伊是一員了事衲僧。者三箇孟八郎漢、我要擇一人與佛祖爲師、衆中裁度分明。遂舉拄杖子曰、者箇今日當面分付。　到藥山、元潔和尚請上堂。驀拈拄杖曰、春風撼動木丫叉、半是桃花半李花。兩岸枯椿齊發笑、曉來殊覺隔天涯。雖然如是、幸到藥山、適賴方丈法兄和尚一椎之力、且教得一半。那一半向往西湖、早已分付漁歌牧舞、共樂太平。老僧依舊贏得閒閒地。試問大衆、先藥山一條性命、爲甚麼落在新藥山手裏。今日重開生面、點鐵成金、直教此地生靈、一齊立地成佛。且道承先藥山力耶、後藥山力耶。良久卓拄杖曰、鳳舞龍驤呈瑞彩、千年古刹一朝新。僧問、道荷重聞歸弁嶺、藥嶠此日話風規、途中句子雖分付、弟應兄呼事若爲。師曰、義山無賸語。曰、與麼一筇青野色、散作嶺南春。師曰、藥嶠橋下水潺

潺。曰。賓主相見。唱和同時。還許傍通一問也無。師曰。桃花卸後李花開。曰。洞山賓主句。請師爲舉揚。師曰。戴角鐵牛穿海底。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白晝滿天星。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夜半鐵牛吼。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有水皆含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無山不帶雲。曰。謝師答話。仰荷恩光。較他臨濟賓主諸訛。在甚麼處。師曰。四稜着地。曰。大衆記取。師曰。直須颺却。始得。師復曰。問話且置。淨訥與法兄和尙握別。恰三十年。不期今日有此良遘。直使先老人斷貫拂子。從法兄眉毛縫裏跳出。放光動地。頓令隨來大衆。及此土生靈。各各飽飡法味。又蒙推請登此寶座。愧無所長。只得將破落家私。據實供通一上。此外別無餘事。仲春猶寒。脩惟兩序珍重。

到白鹿觀音寺上堂。白鹿峯高。已有人坐着。瀆陽水急。已有人把住。恁麼則魚鳥難棲。佛祖結舌。必須捩轉鼻頭。別通一路。入普現色身三昧。若非嫡骨兒孫。終不能一椎兩當。卽今還有雙眼圓明者。試敲唱看。僧問。象龍蹴踏古今一遇。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卓拄杖一下。曰。旣是魚鳥難棲。佛祖結舌。未審向甚麼處得者消息來。師曰。向未問以前薦取。曰。與麼則三徑松筠千古韻。一溪流水萬年新。師曰。二月桃花滿地紅。師復曰。此古觀音寺。係晉時玅音禪師開刱。至唐末我梁山觀祖重建法幢。已而朝更世變。叢席不止草深三丈。値樗菴鼎公法姪。策杖入山。披荆縛茆。次授吾嗣石雲覆公。以爲養道之處。遂舉拄杖召衆曰。會麼。於此會得。一莖草上。頓現瓊樓。其或未然。當舉箇話頭。朝參暮究。寒暑莫改。動靜莫移。以悟爲期。則大事了畢。始不負男兒之志。其祖席重興。法輪再轉。指日可望。正恁麼時。且道慧日高懸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卓拄杖曰。東風昨夜長空吼。鼎州露柱悉開花。

端午上堂。盡道屈原今日死。我道屈原今日生。不是與人翻舊案。大底時人眼不淸。不信但看汨羅江。飛凫上下各相贏。能於此中親薦得。歸家總不涉途程。大衆。

若其得者一隻眼。居山也得。居市也得。以其生死兩關既破。則心境一如。復非差別。仔細檢點將來。老僧今日合該喫棒。何故。大衆幸自無事。老僧不合多口。　上堂。梧桐葉落手骨難藏。金桂花開清香莫禁。富麗底只知富麗。孤介底只知孤介。兩箇擔板漢。各執一邊。合該喫棒。雖然如是。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現前若僧若俗。若男若女。直下信入。更無餘事。稍若狐疑不定。左有青龍岡。右有花石澗。前有正中亭。後有彌勒峯。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一任諸公早晚問取。　佛成道日。上堂。卓拄杖三下曰。從上佛法。猶如一隻大船相似。瞿曇捉頭。雲門把尾。東西兩土諸大祖師。以及天下老和尚。盡在船倉裏。說是說非。終無了日。更有許多孩提小子。緣左緣右。啾啾亂叫。鼓動狂發。拋竿擲釣。嬉戲而已。誰知滿船人性命。都在此二老手裏。縱有通天手眼。總不能逃其影跡。卽今還有人與二老出得一臂力麽。驀卓拄杖召衆曰。見之不取。千載難忘。復擲拄杖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原宗辯謬

師曰。洞山五位正偏之旨。實從雲巖處親證寶鏡三昧。而建立者也。今所云謬者。由石門洪覺範禪師。著智證傳。以才思敏銳。勢壓當時。自號寂音尊者。凡所著作。假公飾私。多立心行。由此福禍兩途。旋踵自陷。而於宗門之中。如解重離六爻。三疊五變。硬以世俗情見。作五箇卦看。復正五位正偏。而以第四位兼中至。作偏中至論。次註石霜五位王子。作內紹外紹論。又復擅改曹山君臣五位五圖。而作一十五圖。卽寶鏡三昧內所釋眞常流注之說。以及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此等顯赫大全之旨。佛祖共證之道。自既未悟未證。敢爾一時快口。肆意妄加註釋。不懼泥滓。上欺先德。下誤後學。愚弄是非。干害非小。千百年來。人皆被寂音尊

者四字蓋覆眼光、一槩放過。今也不辭口業、不得不爲之辯也。　寂音執定第四位兼中至而作偏中至者、是錯解石霜第四位王子爲將軍位、以外紹爲定論也。大底洞上正偏君臣功勳王子、各雖五位原是一氣發生、而名異體同。各以名下之義、是指點人途路中大槩節目、不可缺少。於其所歸幽奧、皆示本末一如、外無所加也。今直以將軍爲偏、而至於正位者、則正位已有誕生王子在堂。若謂攝用歸體、爭奈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若謂賓主交參、二俱未免負墮。又此將軍者原是何人之子。以何爲偏之邊際、以何爲正之堂奧、從何而來、云何而至、所至何爲。汝既知之、何不見示。此等顢頇儱侗、迷惑非輕。今據寶鏡三昧三疊五變之旨、可正其謬。　洞山价祖所秉雲巖寶鏡宗旨、建此五位正偏。是妙盡無遺之至道也。如正中偏者、從自己根本實智得名。偏中正者、從自己權智得名。第三正中來者、是妙叶前後四位、權實雙彰、隱顯自在之位。第四兼中至者、是兼前三位爲通宗通途也。第五兼中到者、卽尊貴墮也。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此爲原案也。蓋五位者、如嬰兒行之五相完具也。其偏正兼帶、是指點此五相發用之妙、而於五相中覔偏正兼帶之理、是猶析空索骨、杖水尋痕、非愚卽狂也。所云道愈陵遲、老師大衲恬然不知怪、爲可笑者。請寂音自領將去。

寂音著石霜五位王子、內紹外紹論。其辭曰、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爲王。然非有種也。以勳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勳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者、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故又名曰借句。大慧杲復承其言、遂於五位王子下、重別其種族、定其名分。其註誕生曰、內紹。曰、嫡生。曰、是正位、根本智。又復云、是儲君、太子。註朝生曰、外紹。曰、庶生。曰、臣種。曰、

宰相之子。曰。已落偏位。註末生曰。羣臣之位。曰。有修有證者。註化生曰。將軍位。曰。借位明功。註內生亦曰。內紹。曰同出根本智。

師曰。據二師所論。王子全是五箇父母所生。如此差排各箇種族。分位既不同。則各箇所職亦有異。卽世間且無二王共治。況無上妙道耶。若以十度十智爲臣爲偏爲外紹者。是離卻自己文殊普賢要見自性遮那佛也。若以五十三位堦級爲臣。爲偏爲外紹者。是離卻有爲而覓無爲也。若以見聞覺知爲臣爲偏爲外紹者。是撥波求水。掃蕩萬法而覓一眞法界也。是知二師徧計依他有爲有相之世俗見耳。二師既不悟洞上正偏王子之宗旨。而於濟下之四料簡。三玄要。乃至浮山九帶。汾陽十智同眞種種名件。亦豈能一一悟哉。

洞山秉雲巖寶鏡三昧。建五位正偏。又別爲五位功勳。石霜緣洞山之旨。建立五位王子。曹山章。亦源洞山之意。建立五位君臣。至太陽玄中興洞宗。乃別立五位賓主。是皆出先德之自覺聖智建此無上法幢。以昭示後學者也。故以初位實智名誕生。以偏位權智名朝生。以圓證最後一生名末生。以道後起行名化生。以功位齊泯。心佛衆生等同一際。故名爲內生也。所謂誕生。王子之父卽此也。若謂此位同出根本智者。何啻萬里崖州。返推所謂將軍之位。羣臣之位。宰相之子。儲君太子。乃至內紹外紹諸見。是皆揑目生華耳。咦。佛法無私。二師之見地何在。

舉洞山功勳五位答頌以證內紹外紹之謬

洞山上堂。曰。諸人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出問曰。如何是向。山曰。喫飯時作麼生。又曰。得力須忘飽。休糧更不饑。　師拈曰。王膳無私。人人有分。試問還曾帶得

鉢盂來麼。良久曰。洗鉢盂去。 洞山頌曰。聖主繇來法帝堯。(師著語曰。點出誕生父子面目。可認作儲君太子乎。)御人以禮曲龍腰。(不捨調生願。恆披敝垢衣。)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高著眼。) 僧問洞山。如何是奉。山曰。背時作麼生。又曰。只知朱紫貴。辜負本來人。 師拈曰。普光明殿。珠網交光。一念乖眞。卽落向背。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履踐。 洞山頌曰。淨洗濃粧爲阿誰。(還知下手處麼。須知有不犯功勳者。)子規聲裏勸人歸。(費盡婆心。莫壓良爲賤。可是宰相之子乎。)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山深處啼。(直饒掀翻世界。依然蘿月拂松風。) 僧問洞山。如何是功。山曰。放下鉏頭時作麼生。又曰。撒手端然坐白雲深處閑。 師豎起拂子曰。鉏頭在山僧手裏。遂左右拂兩拂曰。十方世界。一時震動。三世諸佛。列代祖師等。皆乞命。且道鉏頭具甚威力。復放下拂子曰。連我也不知。 洞山頌曰。枯木花開劫外春。(正偏妙叶。理事雙融。文殊描寫不成。普賢摸索不着。遂拂拂曰。莫教眼花好。)倒騎玉象趁麒麟。(可是羣臣之位乎。可是有修有證之濁智乎。)而今高隱千峯外。(師高聲呼寂音大慧曰。此爲汝二公點出末生之境界了也。)月皎風清好日辰。(還有人得到者裏麼。良久曰。料掉沒交涉。) 僧問洞山。如何是共功。山曰。不得色。又曰。素粉難沉跡。長安不久居。 師拈曰。一擡一搦。固雖各出隻手。且道放下手時。如何理會。不見道。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洞山頌曰。衆生諸佛不相侵。(到者裏。設箇三無差別。猶爲剩語。可是將軍之位乎。)山自高兮水自深。(自起自倒。有甚了期。也要露箇面目始得。)萬別千差明底事。(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分別無斷故。遂拍案曰。且盡斷葛藤。)鷓鴣啼處百花新。(來年更有新條在。) 僧問洞山。如何是功功。山曰。不共。又曰。混然無諱處。此外更何求。 師拈曰。洞山盡其神通妙用。惟到者裏止了。且道者裏是甚麼人境界。以拄杖靠座曰。收。 洞山頌曰。頭角纔生已不堪。(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擬心求佛好羞慚。(直饒證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猶是門外漢。)迢迢空劫無人識。(喚作誕生王子父得麼。既不許喚。爲甚謂之同出根本智。)肯向南詢五十三。(道箇祖父從來不出門。未免欠草鞋錢。在此又爲五位王子註脚。) 師復曰。此功勳答。近見人天眼目引大慧註第一位。直謂喫飯時。不可無功勳而有間斷。註第二位。直謂奉與背

皆功勳。註第三位。直謂把鉏頭時言用。放下鉏頭是無用。謂用與無用皆功勳。註第四位。謂法與境敵。答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若作一色。是十成死句。不得色卽活句。註第五位。謂法與境皆空。故答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是事事無礙法界。如此之說。似則相似。是則不是。如所註者。皆日用淺近浮游之見。故山僧亦逐位拈提大意。略示綱宗。若直而明之。如善財一見文殊之後。步步有向義。步步有奉義。步步有功義。步步有共功義。步步有功功義。然雖如是。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師復舉曹山五位圖幷頌以正智證之謬

◓ 君視臣　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鷄雪上行。誕生向位。

◒ 臣向君　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朝生奉位。

◉ 君　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末生功位。

○ 臣　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化生共功位。

● 君臣道合　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內生功功位。

師曰。卽此君臣五位圖頌面目現在。何處是內紹外紹之相。且如第一位。是始悟根本不動智。照徹萬法源底。故名之君視臣。第二位。是依實智起權智。而不離本際。涉一切位而趨臻極果。故名之臣向君。今謬指爲宰相之子已落偏位。是有修有證者。第三位。是正偏玅叶。權實雙彰。圓證道果。故名爲君。今謬指爲羣臣之位。第四位。是道後大行。爲體正而位偏。故名爲臣。今謬指是將軍之位。第五位是理事一如。名言不到。偏正不受。故名之君臣道合。今謬謂同出根本智。嗟乎。五位卽爲一位。猶爲增語。而起種種見。所謂醍醐中著毒。

不其然耶。曹山爲中下之機立此五圖。早是接引之辭。爲甚寂音另作一十五圖。妄加於正偏五位之傍。敢問是何意旨。或曰。彼智證傳之作。特爲正偏五位所設。非干君臣之事。若與麼說。合有八萬四千箇圖。如此皆爲九十六種異道之見。焉得爲正法眼藏之宗匠也。不見曹山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曹山教人先識自宗。豈肯教人著頑空著有爲著無爲著外紹耶。是知義學沙門決無定見之力。苟識自宗。不致如此顛倒。且道如何是自宗。乃屈指數曰。今朝六月初一。明日初二。小盡廿九。大盡三十。直到明年六月初一止。恰好三百六十日。顧左右曰。汝等諸人討甚麽碗。

寂音解寶鏡三昧。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其辭曰。離。乃南方之卦。火也。心之譬也。其爻六畫。回互成五卦。重疊成三卦。如䷝。第二爻三爻四爻成一卦。巽也☴。第三爻四爻五爻成一卦。兌也☱。此謂疊而爲三也。下巽上兌成一卦。大過也䷛。下兌上巽成一卦。中孚也䷼。此謂之變盡成五也。復於五卦之傍各作三圖。而配五位正偏。以大過配正中來。居初位。◒●◓。以中孚配偏中至。居第二位。●○●。以巽配正中偏。居第三位。●●○。以兌配偏中正。居第四位。○●●。以重離配兼中到。居第五位。○◉○。

此出智證傳。乃謬傳之始也。

師曰。離卦既屬火。譬心可也。而巽卦屬風。兌卦屬金。大過中孚又屬水屬木。將配何物。今用配五位正偏者。豈五位正偏以五行爲體耶。夫正偏原定之位。首尾自如。是佛祖不移之法式。今何以正中來居初位。以偏中至居第二位。以正中偏居第三位。以偏中正居第四位。以重離居第五位。還是洞山安立不次。還是別有商量耶。如此錯亂相習。吾不知是何意也。　雲巖拈重離六爻一卦。是取象表法之意。非取喻心之說也。云

三疊五變者。卽重離六爻。不動一爻。不增一爻。不減一爻。而分作三疊。變作五位。是取卦內奇偶陰陽之理。以發揮正偏體用之義也。正不居體。偏不居用。直須不觸不背。陰陽互涉。故曰偏正回互。而疊三變五。原明正偏五位一如之妙也。

附嬰兒行喻以正內紹外紹羣臣將軍之謬

寶鏡三昧云。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　涅槃經曰。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去來語言。是名嬰兒行。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爲一切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爲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爲。是故無說。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卽是祕密諸佛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無語。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衆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師曰。此喻五相完具。是佛親釋其義。宛同正偏五位之旨。云不起諸法相者。卽同初位以實智照明萬法。皆入如幻三昧。故曰不起。不住諸法者。卽同第二位以權智繁興大用。能所兩忘。故曰不住。不來者。卽同第三位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如在天之月。影落衆流。而來無所從。故曰不來。不去者。卽同第四位冥應萬緣。行齊法界。而去無所至。故曰不去。不語者。卽同第五位君臣道合。理事雙超。故曰如來世尊。非是有爲。此佛祖不異之道。垂之百千萬世。以利有情。而寂音以生滅之心。但引經文。置於喻下而已。外無一詞贊佐。若謂經意現成。不必重釋。敢問此現成經意。所引而合何

法。既知是合重離三疊五變之旨。云何突起內紹、外紹、羣臣、將軍、之見、又復作一十五圖、所爲何義、且此喩已下、更云如莖草味、如金剛杵、卽此二喩、亦具自然之理。何不體悉五味具於一草、五相具於一人、三德具於一杵。現成不說、而謬立邪宗、良可痛哉。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寂音解曰、但言汝是染汚、故言汝不是渠、便爾休去、則成兩句。故又言渠正是汝、故成三句。

師曰、寂音一味愛著三句爲宗、不但不識洞宗。亦復不識濟宗。以有實法存於心中、豈得妙悟也。蓋三與五是法數、玄要偏正是法相。一句中具三玄三要、正是一位中具五位偏正。一以玄要爲關棙子、一以正偏爲關棙子。使不坐在死法上、故曰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今以思慮情識談宗、執定三五死法、豈不謬哉。所云是渠非渠之旨、是向上轉句。是事事無礙、人境不奪之大圓鏡智、故曰如臨寶鏡。雲巖語自分明、敢爾瞞心胡說。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　師曰、寂音引圓覺經及玄沙語證成、固是。而仍不識玄沙所云須信有一分眞常流注、是平等法施之旨。而謬以眞常流注爲之理障、礙正知見。蓋頓漸不必言五時八教所習之機、卽一念見有古今三世聖凡迷悟、卽落堦級久矣。宗趣不必言五宗建立之旨、卽咳嗽、掉臂、瞬目、揚眉、皆有向上鉗鎚。非規矩無以定宗、執規矩終非得妙。今云宗通趣極、則本末一如。是五位前三位之境、眞常流注、是道後繁興大用。不存規則之旨、是五位後二位之相。若謂宗通趣極之際、而猶云爲之理障、則不但不識心宗之妙、亦見終日昏擾擾相、不但辜負雲巖、亦復辜負玄沙。此正中外寂中搖、係駒伏鼠之病。返推初成正覺、一念無爲、十方坐斷、報化雙超、凡聖不立、不啻霄壤矣。

寂音作智證傳。初舉涅槃經曰。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者死。惟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衆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諸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

師曰。此本經如來性品第四十六品也。是佛與迦葉菩薩廣論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與佛平等。故名如來性品也。往昔三乘教中。皆謂無信衆生。不得成佛。今此涅槃乃最後圓頓之談。謂一切衆生皆得成佛。故舉塗毒鼓喻。發明直令頓信自心是佛。則永斷無明煩惱。便墮佛數。除不橫死之闡提者。是方便策進之詞。又三乘人一向不知根本無明。即不動智。故借闡提喻根本無明。無明破則生死永滅。故名引權就實之教。

寂音復引涅槃經曰。何等名爲祕密之藏。如∴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衆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師曰。此本經如來壽命品第一品也。如來爲利益衆生。故示現槃涅。乃首標自證三摩地爲宗。夫解脫者。即道後普賢行位。位位超越。能所不住。故名解脫德。法身者。即毘盧性海。法法具正徧知。故名法身德。般若者。即道前文殊智位。位位圓融無礙。故名般若德。體用雖三而未嘗不一。以其觸背俱非。故忌並縱。有犯必如世之伊字。庶符無上正宗。先示佛果湛然。故曰如是安住。次爲方便示滅。故曰入般涅槃。蓋涅槃非涅槃二俱是增語。第一義中覓增語了不可得。況有涅槃不涅槃者。

寂音擧此兩段經文合爲一章。遂引巖頭奯禪師曰此三段義。略似宗門。夫言似者。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旨要雖卽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能見哉。臨濟曰大凡擧唱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此塗毒鼓也。臨濟歿二百年。尙有聞而死者云云。

師曰。予初讀是書。且驚且喜而敬服之。已而討論經意。則先後相違。後文是正談佛性平等。正以平等佛性之聲爲之塗毒鼓聲。使人知自性與佛性平等。則不外求便頓入圓頓信位。故李長者科爲引權就實之敎。前文是正談心佛衆生皆有爲法。生滅去來等如夢幻。但爲三乘愚鈍不了此旨。故示涅槃以警未悟。恐人天以爲實法。而於如來起生滅見。故佛示此三德祕藏以爲正宗。乃曰我今安住如是三法。此經文正意。寂音拈此兩段經文。遽合爲一。遂不顧中間有四十四品之隔。又以後文之塗毒鼓聲。遽合前文之三德祕藏。於事於理。皆相違背。鼓喩雖實而權。是接引之門。初無實法。所謂如來無語以語無實。故隨機應。故三伊祕藏雖權而實。是宗通趣極圓常正位。所謂如來已到大涅槃岸而無去故。寂音遽以無爲而合有爲。是道眼不明。漁獵正宗。而所失不少。其傳內初曰。非宗門旨要。復又遽合三玄三要。張自悟繇。謂臨濟歿二百年尙有聞而死者。是先後所見不定。何智證之有耶。夫如來是三界天人之師。所說涅槃經。在大藏之內。是人天共有之法。其不縱不並不別正同回互之旨。今僅取止合三玄三要之活法。而二百年後能死汝覺範一人爲慶。其四宗從上以來。莫不皆是無玄要之死法耶。是不死之闡提耶。矧大迦葉以下至今不但五宗。且天上人間他方此界。誰不因此鼓聲而永斷無明。誰不因此鼓聲而證無上道。誰不承此鼓聲而建立法幢。接引衆生。如此廣大之法。而以生滅之心以爲己有。又復本末不辨。權實相違。大非聖意。故考正於此。　或曰。

三德是教意玄要是祖意宗旨自別何遽合論之曰此正為大法未明作此等見若明大法宗教皆餘事也離却三德而語三玄三要是逐死句之無因外道離却大法而語悟證是迷本頭之演若達多況三德玄旨是佛祖心宗羣生道本卽日用尋常無所不具豈但宗門耶總之大法旣明應手便用若必如時人所問如何是第一玄第二玄第三玄第一要第二要第三要以至正中偏偏中正逐一四六問去座上長老亦逐位一聯答去如此等見解秖喚作知解禪欲望玄要偏正三德之旨入手應心眞實受用三生六十劫無由克證有志於法門者勉之

洞上祖憲錄卷第八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九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南嶽荊紫峯萬仞淨壁禪師參方受瑞老人記莂於順治丁亥出住荊紫佛慧寺因古洞山元潔和尚耑使賫書儀請開堂以報先弁山慈囑監院續宗上座領闔山耆宿及兩序大衆恭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根盤南嶽葉覆西江拈起也雲撑千歲石傘放下也月映百丈花梢爇向爐中供養湖州弁山龍華堂上傳洞上正宗第二十八世先師瑞白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敷座維那白椎竟師曰靈鋒覿露剿斷全提半提寶鑑輝煌衝破千里萬里進前退後怖影迷頭摘句勾章停囚長智就使擊石火閃電光立地搆取將去未免喪身失命萬一曲垂傍瞥便見龍樓瑞靄鳳閣鐘鳴樨噴丹香雲收碧漢左

右鄽門大啓、正法眼藏流通。海晏河清、君臣道合、即且置。秋行春令一句作麼生。驀豎拄杖曰、爲汝方隅官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復舉法燈開堂示衆曰、山僧本欲跧棲巖竇、養拙過時、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今日出衆、爲他了却。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燈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燈打曰、過在我、殃及汝。師曰、風前放箭、劫外垂綸。闡少室不傳之機、開人天無作之用。可惜拖泥帶水、將石頭城裏一枝佛法、恁麼流傳去也。山僧亦欲抱拙幽棲、爭奈弁山有箇現成公案、今日對衆剖析。驀呈拄杖曰、秖者箇殃累兒孫、秖者箇辜負祖禰。道得、與你三十。道不得、亦與你三十。爲甚麼如此。靠拄杖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結椎下座。

結冬、上堂。十五日以前、風揩白月、篩松影。十五日以後、霜壓蘆花、墜粉寒。正當十五日、僧堂倒騎佛殿、露拄、翻挂草鞋。撞起臨濟無位眞人、鑽破虛空面孔、亞豎摩醯眼睛。耀古騰今、驚天動地。若能如是會得、安居平等性智、坐斷報化佛頭。三際無有動搖、萬境不能蓋覆。向澄湛海中、興波鼓浪。入荊棘林裏、轉位回機。汝等還曾到此田地麼。直饒眞參實證、敢道漫天網子未放你過在。畢竟如何、要識眞金、火裏看棒頭、有眼明如日。

上堂。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鐵蚍穿古洞。曰、直下薦取去也。師曰、瞎驢趁隊行。復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大海乾枯、須彌粉碎。臨濟德山開得眼、吐得氣。鐵蛇橫路難迴避。獅子咬人、瞎驢成隊。風前轉憶謝三郎、不愛南山愛鼈鼻。

上堂。舉大慧初見圓悟、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答、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師曰、者勤巴子、參到鐵壁銀山、悟過聲前句後。等閑徵今驗古、直如塗毒轟鳴。聞者喪不旋踵、妙喜撞彩發明、也是李向赤邊咬。今日朔風自北來、露柱生寒凍。諸人還有心開意解的麼、如無、聽取一偈。孟冬終日雨瀰漫、天地山河混

一團。雲罩孤峯不露頂、水流幽澗自潺湲。澗林峭壁霜眉豎、露柱燈籠徹骨寒。珍重立徒休瞌睡、金烏飛去好生看。

上堂。當陽妙句、烜耀胸懷、格外玄機、空昭眉目、迴避不及、正眼難觀、可中設有一箇半箇驀地摸着面門、切忌喚驢鞍橋認作阿爺下頷。僧問、昨日黃面老子被學人一手搊着鼻孔、作麼生道。師曰、霜林凋敗葉。曰、出得氣麼。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問、平常是道、卽不問、南泉斬猫事如何。師曰、鐵輪天子。曰、且道斬得着斬不着。師曰、蒼天蒼天。復曰、諸人若未得心開目朗、且觀自己眉目胸次。一切時中與何物相偶。若向其間綿密參究、得一毫端自受用處、便見明暗色空、穿過衲僧巴鼻。森羅萬象、掀翻古佛宗猷。說甚麼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似者樣古廟裏香爐、有甚氣息。直得拈莖草作丈六金身、攪長河爲醍醐。上味猶是一期方便。正好勘破了勾下。如斯舉唱、你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莫怪儂家全意氣、時中踏著上頭關。

上堂。僧問、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事如何。師曰、口是禍門。曰、猛虎當路坐、意作麼生。師曰、恰好。復曰、猛虎當路坐、狙公膽裂破。兩手摟摟頭、翻身直下過。會得許你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不會禪堂裏坐臥經行、恰好七穿八穴。然雖如是、禍不入愼家之門。喝一喝。

臘八上堂。明星午夜當天耀、灼破髑髏腦後門。驚起法身赤骨立、神光突露滿乾坤。恁麼委悉得去、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轉大法輪。不消一揑、恁麼委悉得去、你諸人本命元辰落在釋迦老子圈繢裏、猶欠一椎。飽參宿衲撩起便行、佇意停機、對衆再決。僧問、明星灼破卽不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摩醯三眼無正偏。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兩頭白牯手拏烟。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結着舌頭無可言。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萬別千差共一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坐斷孤峯方始妙。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堂堂古路人難到。曰、秖如世尊覩明星見箇甚麼。師曰、雪覆青山一片白。曰、卽今見和尚又如

何。師曰、日照孤峯滿地光。問、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師曰、頭上光明脚下光明。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古香爐裏一絲烟。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曰、穿過髑髏現神力。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曰、何不禮拜了退。僧擬拜、師打曰、可知禮也。復曰、海底泥牛啣月走、夜半正明、巖前石虎抱兒眠、天曉不露。一句語具三玄門、崑崙騎白象、一玄門具三要路、鑌鐵鑄金剛。已透關者聞恁麼話、直下穿過髑髏、早已換却面孔。所以道、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你若不信、看看釋迦老子、夢眼惺惺、向赤肉團上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坐斷諸人意根、塞着諸人眼界。風霜雨雪、全彰掣電神機、日月星辰、齊顯爍迦妙用。以至橫說豎說、塵說剎說、皆演今日成佛之事。到箇裏也須是緇素分明始得。驀豎拂子曰、者箇是德相、喚甚麼作衆生。拂一拂曰、者箇是妄想、喚甚麼作智慧。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擲拂子下座。

除夕上堂。年窮恰似蛇歸壑、歲盡如同龜脫殼。誰人透出壑殼來、又與明年開正朔。僧問、一拳打破大旗峯、一脚掃平歇馬鎮。旗峯市鎮卽不問、如何是一拳一脚底事。師便打。曰、性海圓通、爲甚麼時人不會。師曰、臘月三十日。曰、請和尚微細拈出、令大衆頓悟眞常。師曰、春光撲面來。僧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問、如何是相宗大意。師曰、杲日當空。曰、如何是性宗大意。師曰、泥牛鬭海。曰、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大旗峯項當頭立。曰、如何是和尚大意。師曰、我不可承嗣先弁山不得。曰、恁麼則石筍峯頭傳的旨、逆流橋下震家聲。敢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除夕月明現半邊。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古榦垂條不得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突出三陽遍地開。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數九逢春有煖氣。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年窮歲盡俱鼻倒。曰、臘月三十日、總屬者邊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有口難分說。復曰、山僧與衆兄弟、從今逆數到正月初一、

曾穿過三百八十四箇紅輪、鑽透四千六百八箇時節、眉眼未開的戴角擎頭、初心知有的明來暗去。一任生住異滅、從敎秋收冬藏。十世古今、圓成當念。大千沙界、湧現毫端。有時入淨妙國土、着清淨衣、說法身佛。有時入無差別國土、着無差別衣、說報身佛。有時入解脫國土、着光明衣、說化身佛。逗到臘月三十日、依舊淨躶躶、赤灑灑、不依倚一絲毫。到者裏、秖可向今時路上、權立歌場。若要望他衲僧門下、猶是萬里崖州。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驀拈拄杖曰、日勢稍晚、歸堂。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莫錯怪山僧。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便喝。曰、如何是探竿影草。師曰、未入門早勘破了也。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裂破面門。曰、卽今臨濟大師在甚麼處。師曰、德山證明。僧禮拜。師曰、放過又爭得。卓拄杖、下座。　元日上堂。龍章遠布、鳳曆初頒。鐵壁巖前、春回枯木。太陽門下、翠鎖芬叢。須彌山腰裏、半夜霹靂、轟輝聲震。色究竟天頂、五更驚覺起來。元是東村王老、納祐燒錢。衲僧家等閒盤礴乾坤、睥睨歲月。管甚麼元正啓祚、萬物維新。直得新年頭佛法、有無掃向搕𢶍堆頭了也。且道佛殿燒香、又作麼生。遂合掌曰、君王有道、天下太平。　解制上堂。僧問、不萌枝上生春色、萬物靈芽滿太虛。時節分明、不知以何受用。師曰、天台拄杖、南嶽石橋。曰、今日解制、又作麼生。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曰、恁麼則泥牛吼出山河變、木馬嘶風唱哩囉。師曰、你那裏得此消息來。僧舉坐具。師便打。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擧目不逢家裏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行脚衲僧拄杖子。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枯木龍吟萬栟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榔標橫擔入萬峯。曰、承師指示。師打曰、有恁麼驢漢。復曰、今日須彌燈王如來、將遍空法界、滿注衆生煩惱垢油。拔根本無明、迴爲如來菩提燈草。發般若智慧、點起達磨無盡然燈。照徹正覺世間、與情世間、器世間。都盧成箇大光明藏。却被山僧捏條拄杖。

打破沙界。傾盡垢油。剔除燈草。撲滅然燈。直敎𨁝摩宮中烏漆漆。閻浮樹下黑漫漫。任你四海禪流。出門踏荒草。沿岸摘楊花。南北縱橫。東西自在。雖然如是。前頭忽有問荆棠法道何似此問。又作麼生。秖對。春催玉兎夜懷胎。上元定是正月半。　擧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師曰。釋迦老子橫身躂倒。直至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若有人救得。敢保脚下烟生。若救不得。但知隨例飡餡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擧世尊因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師曰。斬釘截鐵。本分作家。可惜末後撈着。却成龍頭蛇尾。荆峯今日與麼道。也是罕縣茶瓶。　擧馬祖示衆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師曰。一條黑漆拄杖。被馬大師橫拈倒弄了。也是你諸人切忌動着。動着打折你驢腰。　擧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因緣。師曰。者僧踏破草鞋。何曾覷見馬師面孔。馬師外揚家醜。畢竟不知。祖意西來若人定當得出。拄杖與你三十。　擧藥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問曰。你只浴得者箇。浴不得那一箇。衲曰。把將那箇來。師曰。問來圝弄。答出顢頇。點着不到。多少人失錢遭罪。　擧趙州訪二菴主因緣。師曰。趙州用木槵子換人眼睛。甚是奇特。雖然。瞞我一點不得。擧臨濟到三峯。平和尙問黃檗有何言句。濟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於今不見蹤。師曰。當機覿面劈腹剜心。小廝兒雖有大人之作。若要承嗣黃檗。猶太遠在。　擧曹山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天童覺曰。佛與曹山。主賓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眼。未有長住而不行。未有長行而不住。還會麼。幽洞豈拘關鎖意。縱橫不涉兩頭機。師曰。天童老人話作兩概。出世不出世。總具一

隻眼。住也千峯聳翠、行也一帶雲巒。還會麼。枯木巖前無異路、琉璃殿上鎖青苔。　舉雲居膺和尚因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又問挂角後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師曰、者僧幾曾親到雲居來、可笑趙州老叟、無端錯下註脚。　舉白水仁禪師示衆、山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聲不是聲。仁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色不是色。仁曰、喚作聲得麼。師曰、穿過者僧鼻孔、落盡自己眉毛。當初據令而行。免見龍頭蛇尾。雖然、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舉龍牙居遯禪師初參翠微、問祖師西來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牙過禪板。微接得便打。牙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又舉問臨濟、濟曰、與我將蒲團來。牙過蒲團。濟接得便打。牙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曰、盡道龍牙死却多時、殊不知二尊宿被伊一坐、直得百雜碎。　舉雲門偃禪師因僧問超佛越祖之談。門曰、餬餅。師曰、塞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若是超佛越祖底道理、更參三十年。　舉玄沙同天龍山行。龍曰、和尚、虎。沙曰、是汝虎。雪竇曰、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師曰、田地穩密、却是玄沙。劍刃橫身、還他雪竇。佛法總未夢見在。　舉法眼拈夾山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話、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師曰、法眼爲蛇畫足、要見夾山直是千里萬里。　舉鏡清因僧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清曰、是甚麼源。僧曰、其源。清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雪竇曰、今日要與者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師曰。鏡清雪竇、勞而無功、是甚麼源、其源、拄杖劈頭打出、管敎覿面知歸。　舉寶印禪師拈巖頭銅沙鑼裏滿盛油因緣。乃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秖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師曰、巖頭打失鼻孔、則故是保寧眼似流星、究竟連眉毛一

時落却。 擧長蘆眞歇了祖上堂曰。處處覔不得。秖有一處不覔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師曰。長蘆醉後添杯。却被天下衲僧勘破。箇析得出。許你向鶻臭汗衫知些氣息。 擧報恩行秀禪師示衆曰。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扁檐。師曰。者公案大似蚊子咬鐵牛。無你啗啄處。縱使電光石火中分得緇素。我也情知是光影底活計。

頌世尊初生。

混沌開分不記春。奸瞞强現劫前身。金烏帶月冲霄漢。木馬嘶風度碧津。

頌金剛經世尊食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門外有門內有八十一兮九箇九。石虎擎頭踏子歸。泥牛折角凌空吼。老瞿曇。揚家醜。大道不行草裏走。

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陽燄波澄識遠山。遠山到後有重關。勸君不用鑽金網。透得分明出轉難。

頌楞嚴經擧拳驗見。

金拳擧處乾坤黑。皂子眼珠見不徹。兩孔頻伽大打開。觀音院裏逢彌勒。

頌文殊罔明出女子定。

一片閒田地。往來人更多。有錢買不得。任教作荒坡

頌殃崛摩羅救產難。

菱花鑑破萬年秋。演若迷逢起愛求。曉夜貪圖顏面好。天明失却自家頭。

頌寶誌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風和日暖客心忙。暈織殘花照眼光。字在暗中都說盡。鐵蛇橫路沒人當。

頌興化打克賓。

獅王哮吼震雷霆。返擲獅兒出窟行。風勁草深增意氣。韓獹怎敢競頭爭。

頌大慧問張無垢公秖曉得格物。却不曉得物格。無垢不能對。後聞舉小說得省。

格物物格。燈籠着跌。露柱皮穿。遍地流血。探龍鱗兮透龍門。擒虎子兮入虎穴。重關一鏃逞全威。笑殺雲門倒一說。

頌三聖逢人便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

南山雲起北山雨。兩箇山翁醉相舞。舞來舞去到天明。東邊紅日正當戶。

頌兜率悅禪師垂問。初問撥草瞻風。止圖見性。上座性在甚麼處。

一句聲前問得親。當頭有理不能伸。黎明失却三更夢。海岸扶桑日一輪。

二問四大分散。作麼生脫。

綠楊飄絮逐風飛。古殿殘燈光影微。不許夜行扛把火。黑漫漫地出重圍。

三問眼光落地。向甚麼處去。

赤體條條跣足行。騰空透過碧雲層。毫端吐出三千界。鳥道波翻鯤化鵬。

附行狀

師諱淨壁。字萬仞。別號崖州。楚南上湘譚氏子也。生萬曆丙辰三月八日。降胎之際。頗現靈異。人以是卜爲奇器焉。八歲失怙恃。感世路空浮。遂懷披髮入山之志。十五投鍾山得度。讀楞嚴略有發明。力參至忘寢食。自此有夢覺一如機語穎捷之徵。十六抵潙山。謁五峯不遇。値養拙禪師晚參。師問乾坤朽壞向甚麼處安身。養曰。脚跟下。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未審脚跟下是何物。養曰。來問是誰。師喝。便禮拜。養曰。後生可畏。師曰。莫豪沸。次年登荆紫請益學老和尚。出歎曰。拚此生作箇呆漢。若不到古人大休歇地。誓不中止化城。憤志死關四十餘日。關中屛去床座。晝夜行立不少休。一晚昏睡沉逼。師猛拶。如一敵萬軍。只要求得出路相似。良久。忽見瑠璃漆黑。初夜立至達旦。聞鐘聲。覺震雷從頂劈下。疑情豁然冰釋。出關後。圓具。參瑞老人於百丈。丈問。如何是常住眞心。師曰。千里遠來。特見和尚。丈曰。未在更道。師曰。火爐桌子相交。遂頌曰。夢破幻消全體現。從來萬法盡家珍。寂然不動輝今古。應用隨緣不假心。又作主人公頌曰。卸却虛空影。頭頭物上彰。迷悟俱不到。日用事平常。丈閱過。命圊鑊服勤。偶茶話。問及園房下事。師曰。淸明下種。丈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師曰。二年一春。丈曰。汝是法師家子孫。未離聲色。師拈起棗子曰。者箇喚作色麼。丈曰。不喚作色喚作甚麼。師曰。靑州有丈。笑曰。此子甚堪彫琢矣。嗣後朝夕侍驗。玄奧益臻。明年春。丈親書源流幷拄杖一枝付師。旹崇禎辛巳三月十二日也。越七日。丈示疾西歸。師以弟子禮終。歎息法門衰下。正古德所謂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泰山頹矣。雄峯起喟。爲之涕零。乃深懷高蹈。返湖南。闢居上湘之八都有年。時荆紫虛席。堅請入院之後。叢林煥然改觀。機教相扣。每以向上宗旨直捷舉揚。使學人知有金襴別傳之意。順治

戊子冬月遇亂。殿宇燎爲灰燼。師歷試刃場。脫身爲之鼎新。一日上堂告衆曰。參禪不能了脫生死。病在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所謂雜毒入心醫王拱手。從今不許習學經典及妄讀古德語言。時中要靠取本參話頭。定圖討見分曉。如違大棒趁出山門。莫怪性燥。辛卯秋。古洞山元和尚耑使賚書儀請師開堂。以報入就老人慈囑。師感先聖付授之重。陞座拈香。殆發若機括。冬制領鉗鎚者略難勝紀。大半遺落方外。皆今日鐵中錚錚者也。柰何衆生福薄。壬辰正月廿一日師疾發瘡瘮。見者惶恚不去心。師恬坐不介意也。往臘廚釜悲鳴。山門變兆。至是人人有血戰奢花之驚。請述狀。師喝曰。何必。又曰。時未至耳。至二月初二日。兩序環侍榻前。白曰。和尚法體違和。懇將藥餌保護。師曰。子等欲我向日中逃影耶。卽日敍行脚始末。及緇素皈拜求其最後訓誨。皆一一開導無倦容。次早忽呼大衆畢集。顧智沄曰。可拿紙筆爲記。取沄具紙筆進曰。願和尚常住世間。倘有不測。智沄依止何人。師曰。不管你依人不依人。今將入就先和尚所付源流拄杖付汝。汝當弘通大法。無負深恩。沄泣辭至再。師叱曰。將謂佛法仗汝傳持。何得作兒女子態。你福不逮慧。早晚厚自珍愛便是。復以拄杖一枝付靈湫智澄。靑大衣一頂。褊衫一件付雪逵智照。其餘靈遡。玄遡。徹予等皆印證有言。遂盥手拭目。援筆書偈曰。無盡生緣藏黑豆。十五日中俱洩漏。萬里神光今古圓。坐斷生來與去後。偈畢趺坐。移頃而逝。監院續宗上座同衆等泣血心喪。火浴收靈骨。卜塔於荆紫龍岡之左。師春秋三十有六。體態恢弘。德性深厚。自受先百丈印心後。屢欲崖龕石室。目視雲霄。其鼎新祖席於瓦礫場中。是衆迫。非師本意也。恨末法時流。多以知解埋沒佛祖身心。故接待諸來本分痛下針錐。間有請益。則曰。汝未具信力妄言向上事耶。所以隨衆雖多。不敢虛頭相混。而偏心肆志之人。恚其高遠。竟目崖反也。且律德淸嚴。至有終身不

見其喜怒諠笑者。示疾日刻刻憂法道纍危、叢林秋晚、爲可短氣。痛癢及人物絕不繫情。室中除衣盂經籍之外無私蓄。凡布衾敗裰皆公分。且痛告以參悟之不容假借也。又最異者、先歲有弟子周心調博擅金匱之奇。師初疾、誤爲藥石攻苦。師隱忍若不見聞、反嘉其棄功名而志宗乘、是急流勇退中士。故衆亦無所置喙。可見師履踐眞純、臨生死如香象擺壞鐵鎖、截流而馳、視今日老禪大衲極梏四山憧惶三際、徒空言而無實效、不幾霄壤隔哉。沄謬叨記莂、濫沐恩光。此時痛念弘慈、同雪師潛衆操修、兢兢不敢忘其所自。癸巳夏、蒙雲巖元和尚大書法語與沄、內載沄公參荊紫大事、受荊紫顧命、喜有感於先百丈老人云云。善權百和尚聞得、亦有荊紫峯頭洞水流之識。獨靈湫以少年意氣、私逐炎涼、走天童改嗣浮石和尚、更名行澄字蠱門。秉拂說欺誑可適意語。下座嘔血數升、轉南嶽、現其行藏、遂不祿。靈迦年邁。卽世而玄迦、徹予等何落落不自奮揚。是知木本水源、芳規百世、師之德澤有明驗也。雖編錄如捧土培泰山。大約嘉言懿行、畢竟動他元字不得。紅羅扇影看傳機、具眼者切莫錯過。時康熙丁未年九月朔旦、住蘄水三祖古天然寺嗣法門人智沄智照拜撰。

劍浦無量來雲淨現禪師。古越蕭山汪氏子。廿二歲投恆照法師剃度。遍遊講肆。自知爲葛藤困縛、棄去。參石雨方和尚於天台。蒙加錐拶、盡翻窠臼、尋侍石赴天華。制期、心中憤悱不少息。至二七工夫肯綮、忽然通身脫落、得大輕安。次日上方丈問穿衣喫飯是甚麼人。石曰、我也不曉得。師曰、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石曰、禮拜還當得麼。師拂袖而出。石隨卽打進禪堂、高聲叫曰、我被你鈍置了。纔開門師劈面便喝。石曰、不是你、不是你。遂舉胡餅話徵師。師擬議。石大怒、擲拄杖曰、我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師因此重加參究。後經三

處掩關。一日、赴象田充第二座、聞田舉竹篦示衆、會得者箇肯他一半、會得那箇全不肯他。師遂於言下釋然徹法源委。踰月、走雪峯省覲石老和尚。石便問雲門胡餅話作麽生。師曰、君尊臣卑、父慈子孝、若還不是、更請別道。石曰、未在、再下語看。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石笑曰、且坐喫茶。石過靈山索師行脚、即以大法囑累焉。師承記莂、於崇禎癸未春、出住建陽靈峯。次遷建安北巖南山保福延平保善、洎建浦無量等處。上堂。徧界不曾藏。山河無影象。冉冉白雲流。小鳥啼花上。春去了、春去了。細雨綿綿數不休、大悲千手難描樣。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若還擬議時、早已龜毛長數丈。　上堂。解抽筋、不動骨、眉間挂劍、沒滋味。有來繇。海裏然燈。幸有拄杖子、不顧危亡、日日橫拈倒弄、忽然撲着主空神鼻孔。惹得貍奴白牯、齊聲讚歎道、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雖然穎脫秋林、爭似臘月蓮花。紅爐雪茂又如何。驀拈拄杖曰、依稀箬帚柄、彷彿赤斑蛇。　上堂。舉拂子曰、見麽、者是曹溪道不盡底、特地拈來供養大衆。還有共相證明者麽。有則不負先祖。良久曰、金毛入就雖驚異、鶴出銀籠事更奇。　上堂。僧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羅漢峯頭文不露、太子兜裏正排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靜聽猿啼歸嶺後、閒看樵子過瀛洲。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水隊魚流急、林深鳥自幽。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奪食驅耕也非分外。乃曰、黑漆漆、夜半金烏赤團團。日中玉兔、雖然晝夜循環、要且人人莫覩。到者裏、至明不得掩其輝、至聰不能並其耀。良久曰、一葉翻身大地秋。烏蟾不照孤峯白。　元宵示衆。僧問、左邊人打鼓、右邊人作舞、未審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掌上跳金烏。曰、恁麽專爲流通去也。師曰、燈毬輥海底。曰、明月簾前正好話會。師曰、待拂子開花、方向汝道。乃曰、火樹連天碧。銀花匝地開。虹橋宜早架。莫使漏聲催。珍重。　上堂。師仰視曰、我曾夢入此堂、見韜三古佛、向遍花

影裏翻身、兎角頭邊惡發。大衆急須薦取、者裏契會得去、便見抽條石笋、鐵樹開花。如若不薦、只知一溪水向空中落、半片白雲鎖翠岑。今日山僧入院、非爲別事。祇因古佛公案未圓、要與諸人作箇撤脫。良久曰、錯。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籠嶽頂、流水出耶溪。曰、青山堪作供、日月倩爲燈、是甚麽人境界。師曰、瑞草無根蔕、何人看得親。曰、黄金將布地、誰是合居人。師曰、僧老藏深谷、春來花不知。曰、辭雲歸塢裏、香霧鎖重重。虹橋消息斷、驀地自相逢時如何。師曰、錯。錯。

到歸雲菴上堂、白雲無倚、鶴不停機。緑水有舫、扁舟易渡。還有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者麽。良久曰、分明踏在歸雲上、看到歸雲早已遲。

上堂、舉無隱禪師道、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卦兆、夜半露龜爻。靈峯亦有一偈、舉似大衆。斜日穿牕處、香烟繚繞時。一般端的意、普請大家知。靈峯處會得、花落銀床春爛熳。無隱處會得、月沉金帳夜迢遙。參。

上堂、轉天關、回地軸、功全在我。掌殺活、握權衡、德豈由人。若是箇漢、推倒中心樹、扶起破沙盆、便見陰消陽長、乾坤施互換之機。暗去明來、君臣列正偏之位。所以我洞宗門下、借功而說、不犯威嚴。轉位提持、金針綿密。既是雜化爲蠱、因甚麽紅霓不現。卓拄杖曰、謾誇逸韻多華藻、眼底無舫一世貧。

上堂、善說不動口、善棒不用手、大地沒遮攔、虚空顛倒走。臨濟德山、總不喞嚁。摩竭毘耶、皆成漏逗。設有人問、和尚爲甚麽拖泥帶水、聱不見道、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莫有破浪衝風者麽。請出相見。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弁嶽峯頭句、蓮花頂上機、相逢端的旨、拋出大家知。驀顧左右曰、越宗上座、摶鳳日於天華、迦洞水於無量。敢請山僧與揚箇事、還委悉麽。宗問、一念頓與無量剎、其中誰是當家人。師曰、波波挈挈、百醜千拙。曰、莫得壓良爲賤。師曰、旁觀者哂。曰、南峯紹繼燈傳遠、曹洞源流嫡派長。師曰、雨滴堦前溼、分明說最親。

庋弟子上堂。

難難。眉毛粘倒須彌山。易易。瓦上嘲風打瞌睡。也不難。也不易。洗面人皆摸着鼻。也却易。也却難。須知一九是三三。無量門開卽且置。歸眞捨俗事如何。良久曰。有心難飲羽。無意可盟鷗。

解制上堂。呑得南峯栗棘蓬。眼前活計自玲瓏。無根閑論全生殺。石火光中一線通。通一線。直須薦。不換之機突出難辨。咦。金鷄啄破碧瑠璃。雪隱鷺鷥飛始見。看看。下座。

慶雲大德爲拙谷孫請上堂。僧問。騎虎頭。把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黑狗爛銀蹄。曰。恁麼則黃頭碧眼難開口。白牯黧奴易展眉。師曰。入水不沾泥。乃曰。慶雲重重山色濛濛。靈機密運。半幅全封。若道青山有兒。也須那畔轉身。長年不出戶。若道白雲有父。還來者邊奉重。何處不逢渠。正恁麼時。還知無面目漢麼。谷侍者曰。不敢觸忤。師曰。幸有雲門老祖留下乾屎橛。清香偏地。散作滿宇秋風。璞首座曰。月來花影亂。師曰。我與爾共轉法輪。璞曰。風動鳥聲哀。師曰。維那不喞𠺕。石維那曰。淸風搖下載。八極任掀騰。師曰。何不結椎去。維那結椎。師拈拄杖。下座。

上堂。師舉石屋禪師曰。我有一句子。欲向諸人說破。猶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猶恐諸人疑我。且如今說卽是。不說卽是。拍膝曰。知我罪我。我何辭焉。師曰。石屋老人平常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到者裏爲甚麼藏身露影。驀卓拄杖曰。巳爲諸人說破了也。諸人疑我也得。罵我也得。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到興福。請上堂。無量向來法堂草茂。古路苔封。其奈黑漆鉢口邊生醭。故煩拄杖子。向郭投村。祇要諸人從飯籮邊會取倉廩中傾來。詎意井窠衆居士把住要津。不容放過。特請陞座。舉揚佛法。所以道。若論箇事。如兩陣交鋒。登場法戰。賓主交參。逢强卽弱。正偏兼帶。遇柔卽剛。步步立在轉處。頭頭意領機先。臨時操縱。殺活自由。始可拈銅琵琶。鐵綽板。好唱太平曲調。且太平曲調如何唱。珠迴玉轉無多子。倒腹傾腸說向君。僧問。佛法無多子。逢緣不借中正偏

五位旨。今日請師通。如何是正中偏。師曰。井底烏龜飛上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繁興不出那伽定。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一丸黑豆爆寒灰。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收放縱橫俱絕技。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爛壞虛空誰信道。曰。五位已蒙師指示。更祈一句報檀那。師曰。此去井窴不遠。曰。曹源一滴水。大地盡霑恩。師曰。如何是霑恩一句。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曰。矮子泥壁。擲拄杖下座。　洞運二禪人請上堂。僧問。香薰古殿法雨繽紛。當陽一句。請師露布。師曰。無孔鐵鎚當面擲。曰。萬綠叢中紅一點。驚人春色不須多。師曰。雲收山嶽露。曰。數聲漁笛連天棹。兩岸桃花逐水流。師曰。雨過竹風清。乃曰。平地上南峯。南峯不小。南峯入平地。平地不大。如鏡照鏡。似空合空。正恁麼時。喚不回頭底。也要拖泥帶水。一撥便轉底。還須脚下無私。驀擲拄杖曰。嚼着廬陵米。方知劫外春。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當時若有箇漢。向者裏捉敗將來。不特報恩有分。亦且照耀古今。其奈無人下手。致令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檢點將來。也是抵鵲以金。累他雲門大師。徒施痛棒。後代兒孫。空費熱湯。現上座不敢觸諱。只得回互當陽。且當陽作麼生回互。良久。擲拂子曰。石人眼裏莫栽花。　僧問。臨濟棒下承當。曹洞句中透脫。如何是透脫底句。師曰。木馬遊春駿不羈。問。不求解脫底人。未審獲何三昧。而得自繇。師曰。拄門長種火短。問。三禪天樂。五欲中苦。不受苦樂底人。如何趣向。師曰。翻手作雲覆手雨。問。虛空絆殺法身。阿誰判得。師曰。鐵笛橫吹天地間。問。絕後再甦底。爲甚牢籠不住。師曰。將得還魂香。能搗塗毒鼓。問。倒跨毘盧頂底人。如何受用。師曰。眉毛牽動五須彌。問。虛空着彩時如何。師曰。暗裏抽橫骨。問。陸地行船時如何。師曰。正好着力。問。恁麼不恁麼時如何。師曰。咄。問。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爲甚麼萬象在境中。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問。一

字不成文、二字不成句。離却文字、又作麼生。師曰、石女拋梭夜未央。問、古人畫圓相、呈了又作女人拜、是何道理。師曰、歷代簪纓、暫時落魄。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為甚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師曰、待板齒生毛、即向汝道。問、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未審威音王已前、甚麼人作主。師曰、瑞草無根色更鮮。問、一人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是其人。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問、臺山婆子前後無殊、未審趙州向甚麼處勘破。師曰、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問、雲巖道、祇者是、為甚麼達磨大師道箇不識。師曰、石柱拜磚門。問、石女解巴歌、且道是何曲調。師曰、吽。問、某甲將無問問、請師以不答答。師曰、石臼念眞言。問、水乳一色、作麼生揀擇。師曰、花上看春風。問、轉山河大地歸自己、作麼生轉自己作山河大地。師曰、兩口先生是洞賓。問、盡大地人覔佛不得、為甚麼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問、無為無事人、因甚却有金鎖難。師曰、過了長亭又短亭。問、泥牛哮吼時如何。師曰、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問、無孔笛橫吹、太平歌倒唱、且道是阿誰境界。師曰、跛鼈趁飛龍。問、一人不須動步、踏遍十方、且道他有何神力、恁麼受用。師曰、一寸龜毛重九斤。問、拄杖子寸步不離、因甚十箇五雙摸索不着。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問、操方須具操方眼、如何是操方眼。師曰、釋迦慳、迦葉富。問、談玄說妙、不離拄杖、佛法若在拄杖上商量、是頭上安頭。離了拄杖、又是撥波求水。畢竟如何合取他意。師曰、崑岡含玉山先潤、涼兔懷胎月未知。問、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且道自己還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師曰、咄。終不為君通。問、海底芙蓉紅滿樹、潛龍峯頂浪滔天、且道是何境界。師曰、石鼠捉得活貓兒。

江南棲霞竺菴成禪師。乃徑山覺浪盛和尚長嗣。住壽昌、浴佛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似釘樁搖櫓。大

悲願力。示現受生。還如病眼空花。須知十月懷胎。木石結三冬靈瑞。九龍吐水。海天飛六月雪濤。紫摩金色。光照乾坤。玉髻青螺。氣吞宇宙。生來如此奇特。豈不丈夫。敢問諸仁者。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因甚又向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覩星。方稱悟道。諸訛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見得透。則三百餘會。四十九年。眞箇黃葉止啼。靈山拈花。啞子傳夢。若覷不破。縱饒汝江北江南問王老。未免一狐疑了一狐疑。今日成上座不惜口業。下箇註脚。直須着眼始得。良久曰。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上堂。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雲巖老漢話作兩橛。好與三十棒。何故。道箇如大火聚。早是文彩生也。黃檗對百丈曰。今日因和尙擧。得見馬師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承嗣他。以後喪我兒孫。黃檗老漢話作兩橛。也好與三十棒。何故。旣不識馬祖。何處見他大機大用。諸仁者。若向雲巖三十棒處薦得。二六時中。無人摸索得你。若向黃檗三十棒處薦得。二六時中無人近傍得你。只如劈面相逢時又作麼生。速道速道。衆擬議。師拈拄杖。一頓打散。

上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諸仁者。莫謂歲暮年殘。解制放參。便乃出入無禮。須知古人云。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方今叢林下衰。師法混濫。許多白頭老翁。作準幾箇黃口小兒。拂子手卷。胡亂打發。社廟神隍。搖唇鼓嘴。不惟正信之士不生信心。且令彼義學沙門。終身埋頭故紙。遂謂我少林宗風。不過也只是者箇意旨。安知一回親見飮牛人。不向溪頭閒洗耳。諸仁者。山僧雖共時流同參方。不共時流同行履。且道如何是山僧行履處。東村王老夜燒錢。吹火因風不露齒。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我法妙難思。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設有箇漢出來道。和尙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但向他道。闍黎說得有理。卓拄杖。下座。

住南嶽廣濟寺。上堂。僧問。還鄉句子。已前道過。倒却刹竿。便請拈

來。師曰、一鏃破三關曰、覿面相逢誰是得者。師曰、如啞如聾。曰、裂開嶽面千峯色、萬里山河絕點埃。師曰、空中石虎弄蒺藜。曰、恁麼則擎頭戴角淩雲外、一掃風烟任縱橫。師曰、休妄描邈。問、舊時行履卽不問。今日上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雨中紅日現。曰、依舊面南朝北斗、斬新條令振高風。師曰、掌上運機輪。曰、龍歸大海波濤靜、虎到深山意自雄。師曰、闍黎也須審細。乃曰、一月霪雨不止、浸爛虛空兩耳。毘盧洞裏雲生、祝融峯頭浪起。向者裏薦得、可以把斷天下衲子咽喉。若乃如何若何、不唯取笑傍觀、眞誠屈辱自己。諸仁者、惑起於情、情生惑亂。智通於悟、悟徹智明。智不到處、惑未起時、直饒通身是口、也無語話分。先聖不得已、向異類中行、發大機大用、敲骨打髓、令我輩就路還家、得箇入處。若鑽他言句、依樣葫蘆、大沒交涉。諸仁者、此事不難於單刀直入、難得者把關立寨。不難於平空作活、難得者徹底掀翻。成上座浪跡方外、無補法門。今日歸來、髮白齒黃。不謂先太祖叢林凋落、諸耆舊法屬、勉請住持、殷勤設供、復請陞堂舉揚般若、光復祖庭。敢問諸人、長沙岑禪師道、我若一向舉揚宗乘、直得法堂前草深丈二。毘盧院裏、一向無人舉揚宗乘、爲甚麼也草深丈二。還會麼。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上堂、舉黃蘗示衆、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黃蘗老漢、平日氣宇如王、爲甚麼作者箇說話。廣濟今日則不然。單刀直入、猶嫌鈍。纔擬如何、隔萬山。不待揚眉親薦得、此心早落是非關。旣然如是、祇如諸人特地諮參、又作麼生。良久曰、莫怪山僧饒舌好。

臘八上堂。僧問、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如何是不染汚底道理。師曰、鐵牛衝破天邊霧、萬里金烏放寶光。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旣無差別、如何又道心佛與衆生。師曰、山僧疑了三十年、至今分疎不下。問、昨日漫漫雲霧、今朝萬里無霞時如何。師曰、生也。僧無語。師曰、昨日漫漫雲霧、今朝

萬里無霞。山僧道箇生也可。中不遇作家。諸仁者。還知也未。空劫已前。本無朕跡。威音那畔。却有來繇。只緣諸人不識目前一機。所以問着千差萬別。以致動涉浮塵。靜沉死水。直須功勳俱盡。方得枯木花開。人境渾忘。始見芳叢不豔。玉鳳丹霄獨步。踏翻劫外風光。金鸞碧漢孤翔。運轉壺中日月。到者裏。故鄉田地。既密。清白家風自傳。向熱油鐺裏。爛烹佛祖心肝。枯木柴邊。生煨象龍骨髓。要揀異中之異。同裏之同。作麼生道得一句。得雙機普應去。乃擊拂子曰。大地乾坤一擊碎。衣珠顆顆燦心花。

師五十初度。壽昌雙峯和尚同衆耆舊執事。請上堂。僧問。衞公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請問如何是非。師曰。山僧一向懵懂。曰。如何是是。師曰。闍黎未會在。曰。是非且置。正當恁麼時。年紀畢竟多少。師曰。且向是非裏薦取。問。壽昌設供。與廣濟慶誕。本無生滅。有何所慶。師曰。須彌倒插太虛空。復驀卓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世界了也。且道黃龍峯與祝融峯。向何處安立。若向者裏薦得。便知成上座九年於壽昌帶水拖泥。無日不與三世諸佛。六道四生。激揚本地風光。發明出世大事。卽今拖擱衡山。耕雲種月。又無日不與雙峯和尚建立壽昌宗旨。提挈先德綱宗。導羣有於殊途。回萬機於一致。雖然如是。千里同風且置。只如威音那畔。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麼生。乾坤日月今猶古。萬里雲山枕巨川。

師誕日。上堂。僧問。紫蓋當央。黃龍回互。祝誕一句。請師垂示。師曰。鐵虵橫古路。曰。疋練橫空籠海嶽。縱橫麟角舞飛雲。師曰。分明一點無蹤跡。僧便喝。師曰。胡喝。僧禮拜。師倚杖曰。不打你者死漢。乃喝曰。會麼。從來共住不知名。我道只是釣魚船上謝三郎。任運相將祇麼行。不許動着。動着打折你驢腰。自古上賢猶不識。六月火邊坐。造次凡流豈可明。胡餅裏呷甚麼汁。諸仁者。石頭和尚平日氣宇如王。脊骨如鐵。因甚向藥山面前拗折者拄杖子。今日還有人爲石頭出氣者麼。若有不辜與

廣濟同住。廣濟或亦不致寂寥。如無。莫怪廣濟目空四海。一味上大人好。　到鴈峯。請上堂。僧問。虛空講得經。須是西山座主。一口吞諸佛。還他南嶽高僧。除此二途。如何是入鄽垂手一句。師曰。石鼓當軒擊。木人徧界聞。曰。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師曰。箭穿紅日影。射落五須彌。問。空中挂劍。號令人天。海底然燈。全提向上。且道今日大人相作麼生示現。師曰。鴈峯頂上浪滔天。曰。恁麼衡陽鴈過。影落蒸湘。師曰。穿却闍黎兩隻眼。曰。且喜人天瞻仰有分。師曰。如何是闍黎親切一句。曰。露也露也。敗也敗也。師便打。問。和尚托鉢。與德山托鉢。是同是別。師曰。泥裏洗土塊。曰。瀟湘江上月。南嶽嶺頭雲。師曰。除却兩頭。道將一句來。曰。恁麼則禮拜和尚去也。師打曰。何不道一條界破青山色。士問。登山巖岸。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士曰。如何是登山巖岸底佛法。師曰。你道我拄杖子長多少。士曰。青山蓋不得。黃葉豈能遮。師曰。未會末後句在。士擬議。師便打。乃喝曰。會麼。目前無法。意在目前。非耳目之所能到。耳目不到處且置。意在目前。作麼生論量。譬夫蒸水流右。湘水流左。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祇如合江亭前。水歸一處。到者裏作麼生分他是蒸水是湘水。寧若分得。始具緇素眼。若分不得。則一切諸法徒有名言。誰爲實義。諸仁者當知水元一水。由江分故有兩名。江雖兩江。到合江元同一水。水性無別。江有多名。遡流必問於流。窮源當鑑於水。故曰。方便有多門。歸源性無二。是以我佛如來一音說法。隨類得解。故又曰。十方法界中。惟此一乘法。餘二卽非眞。及至曹溪以一派而開宗。諸宗以一燈而分燄。得其源者。不論僧俗。皆可利濟四生。拔諸三有。運同體悲心。作平等慈應。山僧日來於祝融峯下。托箇無底鉢盂。向衡陽城裏拖泥帶水。直得千門競啓。萬戶俱開。玆者乞食已畢。束裝還山。承衆居士殷勤設供。敷座鴈峯。敦請山僧上堂說法。開示四衆。又蒙大護法趙叔翁翹誠光顧。山僧迫得

口如匾擔。無理可伸。漫引蒸湘之水。少結鴈峯法緣。敢問大衆。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鴻鴈南來無天不到。因甚麽到此峯頭便不過去。有人通得箇消息。便見廣濟舌頭落處。其或未然。莫將鶴唳誤作鶯啼。　到香水菴請上堂。僧問。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如何是塵中主。師曰。須彌倒卓虛空裏。曰。如何是化外賓。師曰。百城烟水繞山前。曰。賓主相見。對談何事。師曰。不爲別事。曰。處處總成香水海。大千何地不毘盧。師曰。鐵鷂舞青霄。俊鷹追不及。乃曰。塵塵剎海。一毫端萬象交光如弄丸。直射金剛水際底。須彌倒卓白雲寒。諸仁者。於此覷得破。便知華藏世界。一香水海中。有一須彌山。一須彌山有一日月。一日月有一世界。一世界。有一佛成道轉法輪。一佛有無量菩薩。修六度萬行。一菩薩。有無量緣覺。修十二因緣法。一緣覺有無量聲聞。修苦集滅道。如是一香水海。至百千萬億香水海。百千萬億香水海。至百千萬億諸菩薩緣覺聲聞。度無量天人發菩提心。驀豎拄杖曰。今日都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異口同音。贊言善哉。南閻浮提。衡山七十二峯之麓。石鼓之西。有二比丘。同心竭力。建大叢林。接彼十方雲水。於中嚴淨毘尼。作諸佛事。今當第一比丘誕生之辰。第二比丘。率諸眷屬。各捐淨貲。設供。敦請廣濟沙門。舉揚般若。宣說第一義諦。使證金剛王三昧。一念萬年。萬年一念。非延非促。無先無後。大衆且道。憑何法力。得恁麽不可思議。乃卓拄杖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僧問。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時如何。師曰。一爐香散紫雲峯。曰。恁麽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師曰。楖𣚨杖頭挑日月。乃曰。冬不寒。臘後看。梅花幾點傳消息。迸破青山玉一團。玉一團。紅日杲杲上峯巒。白銀世界身金色。情與無情作麽觀。諸仁者。向者裏觀得出。卓拄杖曰。便識此箇威光。範圍天地而不過。智周萬物而不遺。旋陰陽造化於位育之先。收日月精華於照臨之內。毓英

奇。續千聖之心法。成俊傑。紹萬靈之本源。到者裏。如火就燥。如水就溼。不費纖毫氣力。爲甚麼聾。蓋人人脚跟下有此大光明藏大解脫門出生一切善法功德。所以道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流歸此法界。還會麼。一花五葉開無盡朶朶靈枝薦早春。

順治庚子秋侍御陳旻昭護法同江南衆紳衿請住棲霞。上堂。師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根盤劫外。秀發寰中。信手拈來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文佛西天東土歷代祖師。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萬歲。及現前諸大護法。惟冀透此向上一機。普濟羣有。復拈香曰。此一瓣香。未舉以前適來却被諸人道破。於今從新拈出。所貴大家深知五回爇向爐中供養先師覺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竟。僧問潑天門戶四衆雲臻。如何是斬新條令。師曰。庭前柏子倒參天。穿却時人兩隻眼。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誰不恁麼讚歎。曰。雖然出格驚羣。未免通身泥水。師曰。你那裏見得。僧提起衣曰。莫教打溼學人袈裟角。師曰。速退速退。問。五位君臣卽不問。如何是棲霞境。師曰。兩箇石頭圍一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闍黎有眼如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截斷咽喉。曰。恁麼則學人坐享太平去也。師曰。未夢見在。曰。果然。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和尚也須疑着。師打曰。有頭無尾漢。師乃曰。一條榔檁辭南嶽。原爲先師後事來。今日無端住此寺。醉扶公子上高臺。諸仁者。莫是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若不傳法救迷情。畢竟無有報恩者麼。且喜沒交涉。莫是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麼。且喜沒交涉。既不如此。今日拖泥帶水。來此住持所爲何事。不見法燈禪師開堂曰。山僧本志棲息巖谷。柰緣先師有箇未了公案。出來爲伊了却。成上座病廢之餘。不料侍御陳公。率合省護法與同門兄弟勉請山僧住持。爲了先師不了公案。成上座冷地思量。先老和尚開法四十餘年。徧住

名山大剎、又有箇甚麼未了公案待成上座了聻。向者裏覰得破、便好掀翻法座、喝散大衆。不獨先師門戶增光、成上座今日亦不虛設。其或未然、打葛藤引諸方擔板漢作笑柄去也。驀卓拄杖曰、會麼。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倒嶽傾湫動地來、大千何處堪回互。可回互萬壑清風撲面生、千巖突出菁葱樹。直得千佛嶺上、箇箇額頭汗流。僧紹堂前、人人通身慶快。諸仁者、此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只貴一回徹悟、自然大用現前、便會當機剿絕。全提正令、把斷要津、殺活古今、勘驗得失。倘或言中取則、何殊毛犬吠叢。更若妄自鑽研、不異靈龜拽尾。所以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祇如成上座恁麼道、還當得了先師未了公案麼。良久曰、村歌社舞偶成曲、莫向宮商韻裏尋。

師誕、上堂。衡山南寺寓高蹤、鈯斧如新不淬鋒。七祖傳來當八祖、五宗分後占三宗。馬駒猶憚石頭滑、麟角稀從天下逢。何以祝君無量筭、萬年松在祝融峯。此山僧住南嶽五十時、青原嘯和尚祝壽偈子。讀之令人未嘗不惶恐無地。今與諸人、幸來避此棲霞山中、可以相忘世禮。無端又要勉請陞堂、敎山僧說箇甚麼。乃曰、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直饒會得十萬八千。若向達磨西來尋蹤覓跡、敢保此事驢年也未夢見在。到者裏德山棒、臨濟喝、一場忙亂。其餘念言語漢、到攝山門下、只向他道、汝得恁麼無慚愧生。諸人向諸方學來的奇言妙話、峻峭機鋒、直須拋向東洋大海。此是閑閣中物、不得舉着。若也舉着、誤賺生平。二六時中、各宜剔起眉毛、瞠開眼孔。壁立萬仞、忽然向飯籮邊廁坑頭、拶斷命根、庶幾不負一回行脚。其或悠悠揚揚空過一冬。莫怪攝山不相爲好。

臘八上堂。六載雪壓頭、一夜星破眼。何似我聞猫囡地一聲喊。諸仁者、此是先師和尚當時聞猫有省、於夢筆山頭作箇偈子、欲與釋迦老子攙行奪市。殊不

知此老子雪山六載冷坐。坐久成勞。勞久發狂。空花亂墜。無端一夜。被明星換却眼睛。所以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指鹿爲馬。證龜作鼈。一場逗漏。那堪更與伊較長論短。古德云。臘八若遭連夜雨。將何憑據入王城。者漢却被釋迦老子換却眼睛了。米胡云。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云。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你看者兩箇大似抱贓叫屈。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諸仁者。攝山今日因齋慶讚。將乃佛乃祖。摑作一團。拋向諸人面前。還有檢點得出者麼。若檢點得出。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或未能。切不可孤負此好山好水好時節。他年悔悟叫不徹。諸仁者。見道忘山人幾幾。見山忘道世紛然。果然山道齊看破。湧出紅輪照大千。

元旦上堂。僧問。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師曰。一條白練空中舞。大地山河眼盡麻。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從朝至暮無蹤跡。萬歇千休祇自知。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曰。橫吹玉笛青霄外。一任時人側耳聽。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曰。曾向海濤深處望。青山只在白雲中。曰。四句已蒙師指示。從茲千古意分明。師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乃曰。新年頭佛法。有無俱戲論。拋出鐵崑崙。十方同聽命。風從虎。雲從龍。以拂子打〇。曰。無盡生涯在此中。等閒撥動毛頭許。大地乾坤用不窮。大衆。江南三尺雪。人道十年豐。擊拂子。下座。問。從上綱宗卽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雪峯恁麼道。是明其意。不明其意。師曰。多少人茫然。曰。德山低頭歸方丈。是何意旨。師曰。打鼓鬧三軍。曰。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師曰。無毛鷂子拍天飛。曰。巖頭密啓其意。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土地前燒紙。曰。德山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甚麼處見得。師曰。錦上鋪花色更鮮。曰。巖頭僧堂前撫掌。此意如何。師曰。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曰。德山三年後。果然遷化。驗在甚麼處。師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曰。德山人天大善

知識。因甚麼被弟子授記。師曰。瞎。曰。宗旨已蒙師指示。向上一路事如何。師曰。三十棒自領去。

寶壽大鼎新禪師。嗣石雨老人。出住善覺石佛能仁。初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觸之則瞎却你眼。舐之則爛却你舌。不若拋在爐中。塞却斷拂老人鼻孔。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鳳閣吹笙。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鶴舞宸廷。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香飄古殿。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月浸丹墀。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高枕橫眠。曰。偏正已蒙師指示。今日開爐事若何。師曰。生鐵秤錘軟如綿。乃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歷歷分明。有甚難會。只因爾我歷劫迷昧。在眞如境不能了了。所以將南作北。以東作西。惟從上古德。於生死場中。指出一條大路。教伊竟往向前。無羈化城。直入寶所。但初心發足。亦宜穩步。萬勿鹵莽。以拄杖畫一畫。點三點。曰。還到得恁麼地也無。如無。新上座更有箇方便。遂下座。　上堂。僧問。石女生兒卽不問。明鏡當臺是如何。師曰。嶺頭甘露松。曰。相逢會處難藏隱。覿面親承作麼生。師曰。山間鳳尾竹。曰。祇如未會以前。又作麼生接納。師曰。溪西鹿獨宿。曰。恁麼則各各知歸也。師曰。啐。師復拈拄杖曰。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是當人自己。木上座未敢相許。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不是當人自己。木上座未敢相許。饒你離却是非。迥出常情。木上座亦未敢相許。何故。以拄杖畫一畫曰。雲騰致雨。　上堂。翩翩黃葉亂紛飛。眺望長江水色肥。撥棹漫遊蘆葦下。都緣浪子不思歸。舉拂子曰。會麼。箇中倘得鈎頭意。野客無勞坐釣磯。　解制上堂。大好山前霜天嚴烈。飛鸞渡口溪聲嗚咽。便恁麼去。七跌八跌。不恁麼去。歸心未歇。畢竟作麼生說。梅蕚初分頭腦裂。　掃龍門斷拂老和尙塔。上堂。僧問。峭峻巒峯。莫窮其頂。極頂一句。請師指示。師曰。新綠壯山亭。曰。一句無私語。遵遠盡霑恩。師曰。晝長偏倦人。乃曰。獅子崖前。通身漏洩。金鼇橋上。獨占春光。擬向千峯頂上。笑月吟風。惟恐孤負諸聖。擬

向十字街頭、和泥合水、又恐埋沒己靈。不若向草鞋耳畔、拄杖頭邊、隨時適節、任意傲然。只如棹撥雷門、親臨九曲。且道所為何事。祇因弘恩罔極、報答無門。欲覓一具靈骨、貴圖正眼流通。詎知山頭法兄。懷抱淳風、推登寶座、舉揚聖義。新上座到者裏、直得目瞪口呿、力莫能舒。縱饒你釋迦再來、彌勒出世。也只好懡㦬而退。自餘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管教拈提不起。況乃眼裏無筋、皮下無血。而欲展演、豈可得乎。若據實而論。猶是牽枝引蔓、未合本分家風。祇如不涉化門、坐斷威音一句、又作麼生道。亂雲初散乾坤靜、寶閣輝時萬古新。

龍田首座請上堂。若論第一義、山川嶽瀆、雲騰鳥飛。每日為諸人說得徹骨徹髓。適來鐘鼓交喧、海衲駢闐、已是重宣此義。更待登曲彔木、鼓兩片皮、又堪作甚麼。恁麼說話、也是鉢盂安柄。奈我龍田首座、不識好惡。要山僧向斷拂頭上、續一曲兩曲、以述先人之意、殊不知畫虎不成反類犬。雖然、事到其中、也不可放過。遂擊香几數下。僧問、天華現瑞非奇特、洞水逆流是如何。師曰、空花生古榦。曰、眉毛鋒裏浪滔天、又作麼生。師曰、玉葉太扶疎。曰、恁麼卽千峯競秀也。師曰、任從幽鳥亂啼嘶。

上堂。故客欣逢野寺鐘、何緣深鎖嶺頭松。夜來忽聽猿啼處、始覺從前路不同。擊香几曰、會麼。會則空中尋鳥跡、不會水底覓魚蹤。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堤柳弄春風。曰、祇如扶律已憐猿捉月、談常猶愧鳥啼花、又作麼生道。師曰、雲鎖斷橋斜。曰、人天普集、四衆瞻依、畢竟以何指授。師曰、梨花白似雪。僧纔出。師曰、天華門下不得草草。僧便喝。師曰、意旨如何。僧旋遶一匝。師曰、弄精魂漢。

上堂。舉僧問南院、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院曰、紫羅沬額繡裙腰。僧曰、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院曰、炭庫裏藏身。虎丘隆曰、問既有宗、答亦驚羣。雖然如是。南院只解觀根逗器、應病與藥。虎丘與你、更資一路。或有僧問、日月交謝、寒

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便向他道。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待他道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便云買帽相頭。師曰南院與虎丘。雖則各展機謀。要且終無二致。今日脫有僧問山僧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但向伊道。好箇問頭。更若問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便與驀頭一摑。大衆山僧恁麽酬酢。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僧問弘音普扣。四衆雲臻。遐邇俱聞。有何奇特。師曰。山門頭作揖。曰未扣已前。是何消息。師曰。佛殿裏燒香。曰離此二途。畢竟有何憑據。師曰。廚庫下有茶。曰是何要脈。師曰。莫道慢你。問當陽一句。如何醒。師曰。風吹柳眼碧。曰醒後如何。師曰。日照花心白。　上堂。明明一句通天徹地。隨處建立不可思議。有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莊嚴爲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爲佛事。雲居以一切諸法爲佛事。蘭芎者裏以種田博飯爲佛事。祇如我天華者裏以何爲佛事。海底泥牛耕月色。雲深何處覓蹤由。復舉古德示衆佛法太煞有。只是舌頭短。妙喜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師曰。古人恁麽道。未免喫鐵棒有日在。雖然也是龜毛長丈二。僧問金鐘獅吼。法鼓雷轟。無生一曲。請師重宣。師曰。露滴溼山亭。曰無絃曲調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溪流泉石冷。　上堂。舉白雲端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後來鳳山楚石琦曰。拈却一莖草。瓊樓玉殿在甚麽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師曰。白雲爲衆竭力。猶未十分稱的。殊不知一莖草。全是瓊樓玉殿。說甚麽端的不端的。瓊樓玉殿卽是一莖草。更要現箇甚麽。饒你鳳山另展機謀。運出奇才。折合將來也只得一半。幸值五湖南畔客。相將攜手出雲樓。僧問師駕光臨。海衆雲臻。未審將何指示。師曰。爐峯悄悄。曰一句迥開萬靈有皁。師曰。耶水滔滔。曰。

春色滿園收不得、和雲撤向玉欄干。師曰、徒勞讚揚。問寶壽家風卽不問、斬新條令是如何。師曰、秋月挂當軒。曰、新開爐鞴、惡辣鉗鎚、畢竟如何話會。師曰、秋林多瑞色。曰、還許學人慶賀得麼。師曰、從敎秋氣逼山亭。

解制上堂。泥牛入海無消息、石女翻身問木人。謾道天寒無處覓、巖前復値一枝春。豎拂子曰、會麼。釋迦老漢、向來在新長老拂子頭上橫眠直撞、起居自如。昨夜無端失守、不覺打脫了半邊鼻孔。直得山林草木、鱗甲羽毛、靡不驚惶。獨有東壁角上折脚瓦鐺、呵呵大笑。且道伊笑箇甚麼。擊香几一下、曰、切忌承虛接響。

上堂。劈頭撞着黑張三、直敎李四難回互。透過瞻部八千洲、自有一條潑天路。莫說黨奴與白牯、聖賢盡敎者裏過。前山一帶伸頭望、北山箇箇齊起舞。門前好箇石獅子、開口便能呑佛祖。惟有寶壽不喞嚁。昨因善人帶着一班先亡後化、兼領隨身眷屬、要在新長老手裏討箇下落。新長老不管你長、不管你短、拈起拄杖向你面前一聳。聳得你局轆轆地活潑潑去。還見麼。長長的一箇矮子、肥肥的一箇瘦子。三三兩兩獨自行。口裏誦些藥王經。追薦子箇娘、保佑子箇爺。頭裏歪戴子箇帽、我裏見子笑咍咍。喝一喝、下座。

上堂。洞山門下雖則權分五位、善接三根。意在要明尊貴一路、以爲向上全提。是以陞堂入室之時、賓主交參之際、言言無背觸之談、句句用回互之語。果能頭頭如是、便乃法法皆然。設或情存彼此、識量偏枯、何能覷體承當。必須玅叶玅玄、通宗通途、始可全身奉重。祗如石女渡口、滴露菴前、雲迷四野、雪覆千巖。是正耶、偏耶、兼帶耶、非兼帶耶。向者裏透得、一任者邊那畔。如未透得、切忌住岸迷源。恁麼說話、也是憐兒不覺醜。衆中還有知恩報恩底麼、出來承順看。如無、新長老別行一路去也。遂拽杖趁散。僧問、十八灘頭涉路崎、作麼生是平坦處。師曰、鳥啼三眼國。曰、登九龍、到靈山、如何話會。師曰、魚聽六花飛。曰、鐵石磯頭波浩渺、畢竟向甚麼

處棲泊。師曰、看脚下要緊。問、六祖道本來無一物、卽今祇對者是甚麼物。師曰、堯眉八彩。曰、眞見無見如何是無見之見。師曰、舜目重瞳。僧禮拜。師曰、且道三皇五帝是甚麼。僧無語。師曰、孟浪漢。　舉趙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因緣。師曰、斬新鐵蒺藜、直透兩重關。欲透兩重關、嶺頭依舊月彎彎。　舉金峯示衆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峯拄。若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拜。峯曰、休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師曰、金峯將箇破院子看得如活寶相似。當時若是箇漢、待伊道、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便好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管教一院兩廊、雙手分付。還有傍不肯底麼。出來、與金峯作主看。　舉石霜因僧問、咫尺之間爲何不覩師顏。霜曰、遍界不曾藏。僧持此語問雪峯。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曰、見則直下便見、說甚麼遍與不遍。雖然、要見石霜則易、要見雪峯則難。　頌國師三喚侍者因緣曰、西湖南畔綠條橋、柳弄春風花弄嬌。雲外不知誰共賞、遠山空自鬱岧嶢。　頌德山托鉢因緣曰、靜裏攜琴上玉壇。婆娑月色到欄杆。清音撥轉西廊去、露滴花枝夜正寒。　頌殃崛救產難因緣曰、斗柄橫垂第一峯、星河攪動覓形蹤。寒光照矚元無象、風送泉聲響梵松。　頌不萌之草藏香象曰、海雲吹起未明前、大雪飄來六月天。更問象王何處住、一篙雷雨半谿烟。　頌楞嚴經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悉皆消殞話曰、浪子歸家豈等閒、相逢猶若舊時顏。幾多風物今何在、笑看枝頭月未灣。

紹興曹山浹水淨洽禪師。吳興烏戍沈氏子。嗣弁山瑞老人。出住、上堂。終日口喃喃地、爭奈諸人未曾祇得請幾位無情上座、聊與通箇消息。倚錦屏峯的、函蓋乾坤。凭玉几山的、披襟發笑。擲應龍泉的、轟雷掣電。登披雲樓的、萬象森羅。進端石門的、雍容揖遜。八表無爲。入摩耶室的、雨大法雨、三根普潤。且道覷破曹家女

子面目的得何受用。良久曰。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僧問。雨雪交加事若何。師曰。萬里寒光鋪玉色。曰。恁麼則滔天波浪去也。師曰。千山瑞色鎖乾坤。曰。一片浮雲峯頂靄。數枝猶綻隴頭梅。師曰。閒言語。

到雲門上堂。僧問。君臣已定賓主初分。祇如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嶺上寒梅將吐玉。曰。賓主相見如何施設。師曰。崖前凍瀑積冰霜。曰。打着曹山鼓。唱箇雲門曲去也。師曰。更參三十年。乃曰。拈錐豎拂提持上古風規。說玅談玄揭示今時樞要。言言玉轉珠回。事事和光順物。拳倒須彌盧。吸乾香水海。放出蟭螟蟲。吞却白額虎。於其中間出沒卷舒。了無妨礙。所以道。我此法印利益世間。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今日曹山到者裏無啓口處。只得權借主人威光。與諸人結案去也。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一人陋巷荒村眠雲臥月。一人閨門繡閣度線拈針。此二人還有優劣也無。若箇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箇點不出。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長至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魯史書雲記吉貞。密密潛通天地運。曉開竹戶見霜清。正恁麼時。律管吹葭宮添弱線。嶺梅將破夢。堤柳欲回甦。直得枯木花開冷灰豆爆。秦望峯頭石筍抽條。若耶溪內冰凌發燄。激揚劫外靈機。牽動今時樞紐。正眼觀來總是目前消息。如何是全超不借的意旨。良久曰。昨夜虛空撲落地。今朝滄海化爲塵。僧問。萬木遇寒冬枝葉盡消融。如何是發生一句。師曰。錦屏峯上煙雲靄。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過去已過去。後四十五日未來猶未來。正當今日還有過去未來之相也無。向者裏定當得。斫柴的荊棘林中無根樹子自然倒斷。邏齋的穿街入巷無米飯一任飽飡。牧牛的鼻繩收放頭角日夕崢嶸。擔土的脚下七通八達。不曾蹋着一片地。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臘望上堂。舉仰山欽禪師上堂曰。天寒人寒。大寒小寒。熱則普天匝地熱。寒則普天匝地寒。熱

不自熱寒不自寒。紅日上三竿。當陽仔細看。師曰。仰山老子。只知提持臨濟正令。豈知我洞山門下金針玉線之功。且道洞山巴鼻在甚麼處。天寒人不寒。大寒小不寒。熱則普天匝地寒。寒則普天匝地熱。熱即自寒。寒却自熱。半月春風至。諸人仔細參。　因病上堂。忽作忍痛聲曰。山僧連日心痛。命在懸絲。汝諸人莫有醫得痛處者麼。若醫得。曹山院子兩手分付。若醫不得。汝往西秦。我之東魯。　住紹興廣濟寺。上堂。僧問。昔日世尊陞座。帝釋呈祥。今朝和尚上堂。有何功驗。師曰。芝塘雲際青龍吼。曰。恁麼則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師曰。可見是箇衲僧。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大衆笑你。問。聖凡雲集。未審如何舉示。師曰。玉麈千條線。曰。正令一傳天下遍。萬方黎庶盡霑恩。師曰。不須饒舌。乃曰。靈機密運。三際升沉。正眼洞開。十虛融攝。絕塵絕跡處。萬象不能藏覆。透色透聲時。千聖無以等階。所以諸佛印法於靈機。列祖印心於正眼。機機圓證。印印無差。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海晏河清。超宗越格。括古囊今。恁麼境界。也須是當家種草。方能擔荷此事。祇如建殊勝法幢。闡玄妙法旨。且道承誰恩力。豎拂子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僧問。未離曹山。徧界風光騰瑞彩。纔登大嶺。海門和氣更如何。師曰。月泉流出曹源水。曰。恁麼日臨始覺通身煖。春到方知滿院香。師曰。急須放下。曰。大衆記取。師曰。看你敗缺。　上堂。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五四三二一。宮商角徵羽。透過兩重關。渾身墮泥水。到者裏。如何得出類拔萃去。驀拈拄杖曰。八角磨盤空裏轉。三脚驢子弄蹄行。　上堂。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敲風打雨。有時搭虎搏龍。有時撥轉天關。有時掀翻地軸。若於四法之中。薦得渠儂落處。如來禪許你入門。祖師禪猶隔三舍在。如何是祖師禪的意旨。巨靈擡手無多子。擴下拄杖曰。劈破華山千萬重。僧問。如何是大嶺境。師曰。芝塘湖內冰花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長兩短。曰。如何

是因齋慶讚的意旨。師曰。日日香花夜夜燈。錦上添花轉光彩。問。寒爐發笑炭璧騰輝。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峯頭怪石雲千簇。曰。始覺曹巖深奧意。垂簾密密度金針。師曰。也要大家着力。師復拈拄杖召衆曰。見麼。照用雙彰賓主分。逗機樞紐意深深。收來兔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卓拄杖下座。　上堂。雲自前山起。風從後嶺生。欲窮曹嶽頂。步步向高行。豎拂子曰。祇如到頂一句作麼生道。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上堂。冬至月頭凍殺牯牛。冬至月尾。掀開錦被。雖然寒熱不同。要且不離者裏。且道者裏是甚麼所在。卓拄杖曰。無影樹頭鳴彩鳳。白雲堆裏挂烏龍。　解制上堂。舉趙州因僧辭州。豎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趙州老人機用逸羣。語言冠衆。你看鈎錐在手。擒縱非他。箇箇臨時卷舒在我。此是從上佛祖爪牙。而今豈可草草。驀拈拄杖横按曰。爆節螺紋殺活收。撑天拄地逞風流。從教處處開青眼。點化魚龍潤九州。擲拄杖曰。看脚下。　住城山資教寺上堂。太陽門下。萬籟鴻濛。明月堂前。千波瀲灔。拈起金鍼玉線。織成錦幔重重。截來兔角龜毛。擊碎冰壺片片。功勳雙泯。偏正全彰。到者裏。綿綿密密以圓融。刹刹塵塵而顯露。揮拂子曰。會麼。昨夜瑞雲峯跨跳。今朝環翠嶺騰驤。　結冬上堂。高豎旌幢十月中。滿山龍象鼓雄風。法筵若箇仙陀客。鼻孔昂藏調不同。有麼。記得昔年親依入就老人。正遇結制上堂。僧問。不問洞上舊家風。請指龍華新氣象。老人曰。寶珠池內水長流。僧曰。祇如凍雲瀰布日月潛輝。又作麼生。老人曰。家家圍爐添白炭。僧曰。恁麼則泥牛耕破龍岡脈。桃花依舊笑春風。老人曰。未是龍華氣象。師曰。者段問答仔細看來。老人等閒舒卷。妙用天然事理拈提。眞規宛爾。可惜當時覿面蹉過。今日既紹箕裘。未免與者老漢翻案去也。或有問不問洞上舊家風。請指城峯新氣象。只對他道。煙霞徧繞巍樓閣。紫

氣嘗凝殿宇中。或曰凍雲瀰布日月潛輝，又作麼生。對他道，人人頂戴天和地，箇箇拈提佛祖機。或曰恁麼則泥牛耕破城峯脈，桃花依舊笑春風。再道，正是城峯氣象。　上堂。僧問奇言妙語，盡落時人窠臼。行棒行喝，總是施設門庭。除此二途，請師垂示。師曰六六三十六。曰可謂鐘鼓鍠鍠通造化，水雲繞繞露眞機。師曰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凝碧池邊光燦爛，城峯頂上顯高標。師曰莫塗汚好。乃舉大愚芝示衆，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曰蝦蟆，靈巖儲曰祥符則不然。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至簡至易，放下也同天同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曰啊唍。師曰大愚驚羣駭衆，靈巖混俗和光。敲磕將來，未爲出格。城峯則不然。揮拂子曰，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磊磊落落，放下也零零星星。不拈不放，喚作甚麼。復曰元來下座。　住弁山龍華上堂。圓機滾滾，運用千差。眞照巍巍，普資萬有。萬有同其功，千差合其轍。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便向一毫端上，入無量無邊香水海，轉入不可說不可說浮幢王刹。於中作大神變，顯大威力。遝無量自在，現無量殊勝。吼無量語言，闡無量妙義。乃至舉不盡之總持，立不盡之法要。是故諸佛列祖遞付眞宗，無不具如是樞紐，莫不滿如是功行。所謂過量人，能行過量事。今日弁山到者裏，且道將何提掇。豎拂子曰，見麼。竿頭絲線從君弄，莫犯清波意自殊。復舉雪竇顯因僧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竇曰透水透砂。曰生芽後如何。竇曰餧驢餧馬。有問先老人，黑豆未生芽時如何。答曰金鷄啼半夜。曰生芽後如何。答曰玉犬吠天明。師曰二老猶如箭筈相拄，的的無差。又如圓珠在掌，轉轉增輝。敢問還有同別也無。若道同，爭奈宗旨各異。若道別，無乃古今一致。者裏或有問，新弁山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只對他道，越山多突兀。生芽後如何。對他道，吳水更汪洋。揮拂子下座。　上堂。山僧住持已來，恰恰三箇月日。

竟不知有操觚搦管、逸辯綺思。惟以時中、或擔柴負米、而作佛事。或經行趺坐、而作佛事。或欠伸欬唾、而作佛事。或揚搉古今、而作佛事。或婆婆和和、而作佛事。或列列挈挈、而作佛事。恁麼境界各各蹉過、山僧用處。皆謂無禪可說、無法可傳。杳無出格提持。那有門庭堂奧。既爾恁麼各各坐在無事甲裏。今道林堂頭日昨遠抱木主、配享祖堂。虔賫信香恭焚卒堵。特請舉揚法要以圓公案。若論法兄三十餘年、始終作略、湖海共聞。豈可再安盞柄。今觀其嗣子、則英風浩浩。探其底蘊、則孝思綿綿。眞吾門慶幸。大衆欲明山僧幾種佛事落處。少選、揰鐘擊鼓、迎伊來陞此座、細聆一一分析。

上堂。花石澗雪水久弄潺湲之瀑。青龍岡埜色將布爛熳之雲。梅柳舒開、豈向爐邊蹲坐。峯巒氣轉、堪爲杖底風流。燈月交輝於此際。管絃迭奏於斯時。恁麼境界、須是其人方堪游泳。有等孟八郎、佛祖關棙、不能打破。圓極法門、未善開談。慣坐昏散之中、常蹈斷常之見。覩此境界便乃逐浪隨波、以流入流。此等眞可憐憫。大衆今日除此二種人外、且道如何相待。揮拂子曰、無底盒盤轉手擊、穿心盌子通身飯。

解夏、進退兩序上堂。有進有退、有結有解。威鳳祥麐、風流瀟灑。拈拄杖曰、惟有者箇卽不然。無進無退、無結無解。倒用橫拈、現成買賣。遂卓拄杖曰、老德山著著全提、畫一畫曰、羅漢琛法法端楷。復豎拄杖曰、象骨呼爲鼈鼻蛇、便是當年興化楖。卓一卓下座。

晚參。舉保寧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玅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前郞後郞、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師曰、保寧與麼饒舌、正是平展處不犯鋒鋩。全提時不留朕跡。者裏則不然。打鼓弄琵琶、邏邏招。相逢兩會家、邏邏搖。陽春同唱和、邏邏送。蘸雪喫冬瓜、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上堂。舉智門祚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門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門曰、兔子懷胎。師曰、智門老

漢。句下精通。言中綿密。慣向虛空裏取橛。大海底撈鍼。僧便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幽谷蘭芽呈面目。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寒梅嶺外暗浮馨。僧作禮。師曰。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僧無語。師打曰。截斷葛藤。僧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曰。雄峯峽屼。問。如何是不慮而知。師曰。春來草自青。問。如何是仰之彌高。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鑽之彌堅。師曰。泥彈子。問。如何是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問。雲巖著寶鏡三昧。弘演宗旨。洞山復立五位君臣。敢問三昧未盡宗旨耶。洞山更有長處耶。師曰。沒絃琴操中秋月。無孔笙吹上巳風。問。虎有起屍之德。爲甚麼樵者偏傷。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問。猛虎張威。是何面目。師便作修羅勢。問。洞山五位。卽不問。如何是曹山不借借。師曰。晴光凝草木。佳氣入樓臺。曰。此猶是借。師曰。莫把是非來辯我。問。如何是浮雲境。師曰。門迎雙澗水。屋繞萬杉松。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冬披衲坐。九夏更疏慵。問。如何是人中意。師曰。興來扶杖林間步。閒處攜鋤闢草叢。問。十畝篩金。忽遇風雨晦冥。金還何在。師曰。樂平橋下水潺潺。問。晴沙落照。只如兩不相偶。向何處着眼。師曰。雨露恩偏重。陽和色更濃。問。遠樹歸雲。忽然大風吹倒。雲歸何處。師曰。江山澄氣象。巖谷倚冰壺。問。清陰夾道。爲復是把住。爲復是放行。師曰。看取令行時。問。洞山門下。永絕滲漏。爲甚麼花石澗流水滔滔。師曰。古樹風霜古。新池雨露新。問。虎咬大蟲。是何意旨。師曰。紫雲騰碧漢。問。玉几山下事如何。師曰。碧水下錢塘。問。一椎兩當事如何。師曰。屙屎拔茅針。

湖州烏程獨園玄素淨體禪師。浙之錢塘單氏子。參方受百丈瑞老人印記。住弁山。上堂。舉傅大士曰。大道祇在目前。三生六十劫。爭奈目前難覩。豎拂子曰。要見拂子有甚麼難。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喝一喝曰。多少人向者裏錯會。傳大士已行荒草。山僧又入深村。檢點將來。二俱失利。還有別機宜識休咎的衲

僧麽。揮拂子曰。來朝更獻楚王看。　上堂。綠暗紅稀四月天。還喬幽鳥語如絃。白雲片片來香谷。時雨霏霏潤大千。巧言不如直道。多虛不如少實。良久。顧衆曰。山僧今日不答話。時有僧出。師便棒曰。向道不答話。你又來覓甚麽碗。　四月八。値師誕。上堂。昨夜象王峯與獅子巖鬪額。一箇道。明日是釋迦老子生日。一箇道是方丈長老誕辰。往復持論。被彌勒峯聽見。呵呵大笑曰。正是爲他閒事長無明。殊不知釋迦老子。自是釋迦老子。方丈長老。自是方丈長老。你者一隊無孔鐵鎚。那裏得知。象王峯獅子巖。只得飲氣呑聲。復歸本位道。儂家不管興亡事。一任和雲占洞庭。莫有知得山僧舌頭的落處麽。擲拄杖曰。看看。便下座。　祈雨上堂。拈拄杖畫一畫曰。山僧拄杖子。變作娑竭羅龍王。口吐黑雲。將大千國土。一時遮却。乃高聲唱曰。慈霖等注無邊際。野老謳歌賀太平。且道是何靈驗。卓拄杖。　上堂。木落遠山露。秋空鴈字高。玄關虛四壁。八面自寥寥。拈拄杖曰。獨有拄杖子。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有時打雨。有時敲風。有時向孤峯頂上。壁立萬仞。有時在十字街頭。灰頭土面。德山以此播揚大敎。臨濟以此扶豎正宗。洞山以此權開五位。雲門以此截斷衆流。自古及今。諸大尊宿。無不以此提持正印。顯示綱宗。且道得箇甚麽道理。遂卓拄杖曰。大抵還他肌骨好。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戶外紛紛作雪。凍得父母未生前面目。七花八裂。爐中白炭通紅。炙得父母已生後鼻孔。出氣不得。豎拂子曰。會麽。石牛沿江走。一馬生三寅。參。　上堂。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喝一喝曰。與麽會。又爭得。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元是饅頭。復喝一喝曰。與麽會。又爭得。且道。前來一喝。與後來一喝。是同是別。良久曰。幸是無人證明。僧問。年去年來。卽不問。送舊迎新事若何。師曰。快便難逢。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西天令嚴。曰。梅花幾點相思怨。只許佳人獨自知。師曰。龍頭蛇尾。

立職事、上堂。拈拄杖曰、山僧一條拄杖子、有時撐天拄地、有時布雨興雲。有時化頑愚成智慧、有時點鈍鐵作眞金。體具衆玅用備河沙。因甚放倒則易、扶起則難。擲下曰、看取行令時。　上堂。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在弁山。會得的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會不得的、亦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或有箇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的、到來便休。誰管濃霜厚雪。無賓主句、覿面相呈。擬議承當、頭破腦裂。大悲千眼、覷着眼枯。舜若多神、近之流血。祇如無位眞人到來、又作麼生。切忌喚龜作鼈。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大唐國裏行令、長安路上藏兵。卽今天下太平、請師密示。師曰、天高羣象正。曰、十字街頭撫掌、孤峯頂上翻身、和尚還許也無。師曰、不許。曰、爲甚麼不許。師曰、西天令嚴。曰、眞風壁立追難及、白日增輝耀古今。師曰、退後三步看。乃舉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相、丈六了又丈六。量至梵天、不見佛頂。乃合掌說偈曰、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能盡。師曰、大小無邊身菩薩、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弁山因齋慶讚、普爲諸人拈出。隨以手摩頂召衆曰、見麼。若見、你道高多少。若不見、自是諸人不見、不得錯怪山僧。　元旦上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事併集、人所難能。相看只是舊時人、未免人人添一歲。四野和風拂面、一天愛日盈眸。丁酉第一日、攸往無不吉。大家隨例飡餡子、且得三文買草鞋。更有一語、今日事繫、未有工夫說得。但願東風齊着力、一時吹出故園春。僧問、又如何接待。但向伊道、我有三十棒、今日不打你。卓拄杖下座。　師誕上堂。嘯月臺、雨過苔生。寶珠池、春來水滿。石三門、牽枝引蔓。正中亭、把住要津。透得弁山四重關、許你超出陰界。有麼。山僧四十九年前、撞入胞胎、喫盡許多生受。後遇箇老漢、不近人情、將條斷索、穿却鼻孔。十餘年來、遭人牽拽、直得骨露皮穿。卽今莫有相救者麼。無則聽渠拽耙牽犂去也。以手作拽鼻勢曰、今後更敢也無。

結夏。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計較未成。淨名杜口於毘耶。坐觀成敗。若到弁山門下。直須趁出。且道伊過在甚麽處。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解夏。上堂。纔臨朱夏。又見清秋。松梢露滴。合知體露金風。涼鴈聲高。不覺客鄉夢杳。豎拄杖曰。拄杖子。一夏以來。因甚跛跛挈挈。百醜千拙。爲伊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今日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東去西去。一任跱跳。總不干弁山事。驀劄有箇要與你打算。百二十日飯帳。又作麽生。一僧纔出。師曰。遲了八刻。僧喝。師卓拄杖曰。卷舒全在我。殺活不由人。　結制。上堂。弁山今日開爐。不許說寒道熱。一味和暖。掬沙供佛。果感輪王。善信營齋。有何功德。師曰。鷄啣燈盞走。曰。祇如格外意旨。又且如何。師曰。籠咬釣魚竿。曰。不萌枝上金鳳舞。夜明簾外玉人歌。師曰。更進一步。　上堂。如來有密語。藏頭露尾。迦葉不覆藏。掩鼻偸香。者兩箇漢。惑亂人家男女。罪不容誅。弁山若也放過。便見諸方檢責。驀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曰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喝一喝。曰。葛藤老漢。不合向潔白地上放屙。引得一類無慚愧人。起模畫樣。枝蔓上復生枝蔓。山僧今日爲伊剗却。免向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揑怪。卓拄杖下座。　上堂。師曰。適來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者箇醜拙。古今批判者固多。正經痒處。未曾有人搔着。山僧不免矢上加尖。爲他通箇消息。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慚愧。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慚愧。召衆曰。且道世尊慚愧。山僧慚愧。良久曰。慚愧慚愧。　至蜀阜。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者箇是吾法兄和尚向來把住底。不惟諸人摸頭腦不着。就是山僧到來。也只得傍觀有分。但諸人既入寶山。又不可虛然徒往。驀豎拄杖曰。會麽。但知一滴錦江水。普天匝地仰爲霖。　至曹山。上堂。舉雪竇道。夫宗師唱道。譬若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烟波。

隨緣放曠。欲抛香餌須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師曰、雪竇法海汪洋、詞瀾闊大。尋常出言、其理自勝。檢點將來只得一橛。何如吾法兄和尚、向玉几峯頂、撒箇漫天網子。不特羅龍打鳳、直是該攝無遺。弁山到來、直得讚歎有分、設有放山僧不過底、出來索戰。山僧也只得放過一着。何故自有吾法兄在。　到道林上堂。石磴縈紆上道林、天高日曠碧雲深。到來別是人間地、時發披雲嘯月吟。所以我法兄、向萬仞窮巖、別造世界。亂峯絕處、另著清規。參差樓閣、時來南面熏風。高下新篁、間奏幽禽逸唱。文殊智境全彰、普賢眞機獨露。分三種滲漏、於彌勒峯前。主五位正偏、於兜率園內。全提正令、草偃風行。弁山到者裏、何敢加讚一辭。主賓互換則且置。且道敲唱雙行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曰、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雪竇曰、當時若不放過、隨後好與一拶。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師曰、弁山有九十棒、要打者三箇漢。舍利弗不合向青天白日寐語、須菩提不合推過別人、雪竇不合停囚長智。或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棒教誰喫。也許伊具一隻眼。　上堂。達磨西來、單傳心印。而今諸方各說異端。大丈夫漢、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若乃亂踏步向前、覓人涕唾、實爲苦屈。所以臨濟大師云、一念心清淨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驀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卽禍生。僧纔出。師便打。僧喝。師又打。　上堂。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你道、不見甚麼法。清曰、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師曰、玄沙鈎頭有餌、鏡清秤尾無星。象骨門下、足可觀光。若到弁山、正好買草鞋行脚。驀拈拄杖、召衆曰、向者裏見得、不特捉敗玄沙鏡清敗缺、亦得與天下有鼻孔衲

僧出氣。你若不見。不干弁山事。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長慶曰。若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若似今日。老胡絕望。師曰。若似今日。拄杖子合喫三十。却有分付處。且道分付阿誰。驀拈拄杖曰。吽吽。便歸方丈。　除夕小參。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是盡頭一日。可謂時節既至。且如何是佛性義。諸方老宿。無不向者裏揚今抑古。鬭富誇靡。弁山者裏。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誰又管你年窮月窮。日窮時窮。直饒學不停午。意不立玄。檢點將來。正是立地死漢。若能直下坐斷。便見脚跟下生機落落。到者裏。喚今日作舊年尾也得。明日作新年頭也得。雖然。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僧問。現前一機。請師直指。師搔首曰。許久不剃髮。長了許多。曰。恁麼則地久天長。山嶽靜。大家齊唱太平歌。師打曰。恁麼不知好惡。

晚參。舉臨濟示衆曰。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擒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雪峯聞曰。臨濟大似箇白拈賊。雪竇曰。夫善竊者。鬼神不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衆曰。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看。師曰。全提正令。只知盡法。不管無民。可惜者僧。甘被欺瞞。若是箇漢。待濟纔下禪床。震威一喝。直敎進前無路。退不容身。雖然。臨濟老白拈。且放過一着。雪峯雪竇。遞相作竊。放過不可。驀拈拄杖。一時打散。

晚參。舉洞山示衆曰。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曰。非佛。雲門曰。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驀拈拄杖召衆曰。者箇是拄杖子。有甚名不得。不可不喚作拄杖子。有甚狀不得。雖然如是。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晚參。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曰。某甲有甚麼過。峯又打五棒。明覺顯曰。雪竇不與人葛藤。前五棒曰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師曰。雪峯大似金翅擘海。直取龍呑。

雪竇錯判古人、更買草鞋行脚。且道伊過在甚麼處、若辨不得也與五棒。　小參。大地山河徹骨律、那事作麼生委悉。無位眞人赤肉團、南北東西盡猥籍、有時見伊明如日、有時見伊黑如漆。毘婆尸佛早留心、曾勸大家齊着力。去却一、拈得七。衣鉢下去謾尋思、有朝洗面摸着鼻。遂高聲喚維那曰、今日堂中何人値日[illegible]。左右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去。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有一人不受諸有時如何。師曰、不向你道破。曰、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作麼生是爲人處。師曰、看風使帆。曰、象王峯頂纔哮吼、匝地霜華滿樹紅。師曰、龍頭蛇尾。　示衆、近日兄弟們參禪不得力底、大病祇爲你胸中有箇凡見、聖見、玄妙見、奇特見、人我是非見、取捨欣厭見、種種閒雜骨董、築了一肚皮。若提起話頭來、便有許多境界來迎合你。要那樣做便有那樣境界來、要者樣做便有者樣境界來。如穿了一箇破袈裟子、向荆棘林中經過。左牽右扯、無你自由。或有人問他脚跟下事、便將古人殘羹餿飯鬭鬭湊湊來抵對他、依稀越國、彷彿楊州。忽遇着箇明眼漢、向伊頂門上一錐、依舊肚裏黑漫漫、脚下浮逼逼、許多機鋒轉語、又用不着了。所以從上古錐深知有者般事、逢人便拈出倚天長劍、向你命根上一刀、將他胸中所有的、都與你籍沒了。教你進前無路、退後無門、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到者裏猶未是放身命處、直須轉過那邊、更那邊、驀箚撞着向上關棙子者裏、不可輕易放過。拚命一箚、管取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那時由你說佛說祖也好、說玄說妙也好、恁麼也好、不恁麼也好、恁麼不恁麼、紫羅帳裏撒珍珠、無有不好者。此是古人已驗之方、若肯相信、决不相賺。然則嘉祥一路、智者知疎、瑞草無根、賢者不貴。且道忘功罷業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垂代

楊岐三脚驢子向百尺竿頭。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從年竟歲卒不知其涯際。你道百尺竿頭畢竟寬多少。代曰和尚不問。某甲不答。　出羣消息少人知。舉起竹篦曰。明明向汝道因甚麽不會。代曰怪某甲不得。　諸人點着便轉。聖僧聞板聲因甚不過堂。代曰美食不中飽人飡。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山僧有三十棒。要分人。且道那箇合喫。代曰禍不入愼家之門。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是則是未免打作兩橛。要得相應直須參付着見祖師。且道祖師有甚長處。代曰何不立地搆去。　伶俐漢點着便知。爲甚麽十字街頭石敢當終日呆椿椿地。一些轉智也沒有。代曰坐斷舌頭。

洞上祖憲錄卷第九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浤湘翁氏輯

越州山陰大巖啓明淨鑑禪師。別號東星。參方受爾密老和尚印記。初於順治乙酉四月望旦出住大巖山普巖禪寺。上堂師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秉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堯德初彰。如千光而並昱。舜日重著。樂兆庶以歌謠。次拈香曰。此香奉爲滿朝文武。閫國功勳。府縣尊官。本山護法檀信。惟冀生生股肱皇家。世世城壍僧寶。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弁嶽花開幾番。徹骨徹髓。雲門果熟直得通身遍身。嗅則腦乾。舐則舌爛。爇向爐中專伸供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東山爾密澓老和尚用酬

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唯岑和尚白椎竟。師乃曰。諸人還識第一義麼。適纔東山和尚道了也。其或未然。山僧潑第二杓惡水。驀拈拄杖曰。曠野深山古道場。巖前幽鳥噪新篁。梵音久不聞空奏。愧我才疎繼後芳。山僧尋常在荊棘林中住足。却在孤峯頂上橫眠。今日孤峯頂上橫眠。又在荊棘林中住足。正恁麼時。千聖頂顬。點着便知。萬象森羅突出難辨。天樂陌上桑麻處處敷榮溢目。大巖山畔翠竹時時撼影搖風。乳燕穿簾狂猿嘯月。到此則世出世間法。一立一切立。一破一切破。一收一切收。一放一切放。祇如離名絕相一句。作麼生道。萬古當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唯和尚復結椎。師便下座。

語溪沈檀信請上堂。劫前未兆之機。雲收霄漢。教外別傳一句。露滴梧桐。數行星斗挂銀河。一帶語溪含碧水。具足君臣五位。發明賓主三玄。固是向文彩未彰已前。掀翻窠臼。該抹古今。更有甚麼僧相俗相。男相女相。去來聖凡等相。故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復擊如意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盡力提不起。如何傾得出。師曰。暖日發生鋪地錦。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如何是性。師曰。貓兒捉老鼠。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師曰。也要上座自肯承當。曰。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師曰。三十年後夢見在。乃曰。鶴立松頂。鳳舞丹霄。寒色滿空籠嶽岫。白雲幾片挂林梢。虛堂不掩千門映。古殿無燈待月朝。雖然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亦且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驀竪拂子曰。今日釋迦老子受生了也。在鑑上座拂子頭上。夜覩明星成等正覺。說不思議解脫法門。所謂諸佛國土不思議。衆生業力不思議。菩薩莊嚴不思議。如來壽量不思議。還識得麼。若識得。一棒打死與狗子喫。其或未然。且聽四十九年葛藤。復揮拂子曰。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

上堂。僧問。千里同風。如何是覿面之機。師曰。兩眼對兩眼。曰。恁麼則星明霄漢連天潔。月印長江和水流。師曰。相隨來也。曰。

大衆看取者甘露門。師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乃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慈氏峯頭斷消息。七六五四三二一。前村土地眼如漆。豎拂子曰。水寒月白海闊天遙。風生砌下雲枕山腰。瞌睡一任瞌睡。寂寥終是寂寥。若爾覿面現前。從今不必嘮叨。復揮拂子曰。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於中凡也。聖也。僧也。俗也。山河大地也。草木叢林也。莫不同一鼻孔。同一悲仰。同一道力。同一智勇。更有甚麼祖師西來千七百葛藤。祇爲諸人自不咀嚼。不能一屙便了。蘊在胸中。到處長期短期。磨裩擦褌。爲之參禪。爲之學道。若是箇漢。點頭知尾。頂天立地。終不拾人涕唾。雖然。更須知有變通一句。且道如何是變通一句。背負須彌。肩横日月。爐峯煉作繡花針。却是耶溪水底鐵。　師至雲門掃塔上堂。震法雷。擊法鼓。祖翁家風。重新露布。不是銀盌盛雪。亦非明月藏鷺。你若道石傘如張。石櫃如藏。此正是門外之邊。更若道佛牙現瑞。鐵塔生光。雖陞堂而未及閫奧。且道如何是閫奧一句。良久。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拈拂子。拂一拂。曰。觀音彌勒。文殊普賢。廚庫僧堂。山門佛殿。向者裏悟去。捏怪有甚麼難。大衆。若敎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敲冰取火。掘地討天。草鞋踏破。布裩磨穿。鬆鬆祇爲箇中事。冒雨衝風經幾年。報君知。好因緣。說向諸人不直錢。達磨祇是老臊胡。趙州曾不嗣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又云古柏立庭前。後代兒孫成計較。拈來撞在嘴頭邊。大衆。既在嘴頭邊。爲甚麼諸人覓不見。罔象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住杭州仁和悲華寺。結制上堂。悲華欲坐禪。大雪滿長安。蓋覆三千界。平凌百億天。遊人雲外斷。妄想念中圓。誰是出頭者。孤峯獨悄然。有不受蓋覆者。請出露圭角看。僧問。大開爐鞴即不問。古路重揚事若何。師曰。門前殘雪消紅日。曰。恁麼則胸前寶鏡千光燦。腦後開眸萬彩新。師曰。且喜

蓋覆。乃曰、朝往天台、暮遊南嶽。西天爛陀寺裏討單、東土荆棘林中坐禪。大唐國裏喫飯、北俱盧州撤屎。有恁麼人、方許三月安居、九旬禁足。便好分付典座、汲西江水、煮盧陵米。薄剗明月、細切淸風、以爲供養。其餘頂笠腰包、踏破草鞋者。向枯木堂、長連床上、念死話頭、做鬼窟裏活計。拄杖不在、苕帚柄好與二十、趕出山門。任憑諸方明窗下安排。山僧者裏、總用不着。且道爲人在甚麼處。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僧問、風雲聚會、卽不問。賓主相逢、事若何。師曰、簷前不斷前霄雨、電影還連後夜雷。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闍黎問處有來由。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答汝沒道理。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和泥合水混疎親。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打曰、再問莫將來。曰、祇如獨坐高堂、森然物色。未審以何爲賓、以何爲主。師曰、鐵蛇鑽入金剛眼。乃曰、韶光漸暖、夜短日長。花枝似錦、鳥語如簧。無心遊玩賞、懶作採花郎。所以今春結定布袋口、封住拄杖頭。以百二十日爲期、正在長連床上瞌睡。叵耐臨平衆居士大家出手、湊成一條硫磺撚子、在山僧鼻孔裏一通。猛然擡頭。向道三際一如、十虛坐斷、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於諸境界、平等隨入。於中智也平等、願也平等、淨也平等、穢也平等、聖凡也平等、僧俗也平等。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祇得無示無說、有口祇堪挂壁。莫道山僧、就是釋迦老子說法四十九年、亦未曾道着一字。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九年面壁、亦未曾動着一毫。天下善知識、大驚小怪、拈椎豎拂、指東話西、說黃道黑、亦未曾摸着少許。雖然如是、幸有一人可通一線。且道是誰。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晝斷雲山千萬疊、掃除異見衆緣空。不須格外施方便、乃可提持向上宗。且道誰是其人。僧問、格外提持卽不問。如何是向上宗。師曰、千聖共傳無底鉢。曰、恁麼則古殿苔封人不識、鸎鶯繡出百花新。師曰、退身三步。曰、臨平街任人來往、洗馬

池邊不許功。師曰，千古不昧。僧禮拜。師打一棒，曰，何不進語。乃曰，一句橫空，青天失色。孤舟獨棹，綠水無波。擧頭雲外，若箇知音。信步遊行，誰爲伴侶。騰騰瑞氣，若丹鳳銜霄。皎皎祥光，似銀蟾出海。自是正不居正，偏不垂偏。可怪老洞山，過水覩影，方解道我今不是渠。好笑他臨濟，脇下還拳，便謂箇佛法無多子。還委悉麽。鐵牛放出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

上堂。僧問，昨日今朝事不同，不同同處露家風。等閒拈出桂輪月，照破山河千萬重。此事且置，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半夜殘花泣細雨。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滿林落葉盡歸根。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鐵鋸舞三台。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相逢自有眞意氣。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兩箇石人開口笑。曰，正偏五位，蒙師指，賓主相逢又若何。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敗闕不少。乃曰，芭蕉聞雷而發，葵花向日而傾。玄豹隱文。靈犀翫月。物類尚然，豈況頂天立地大丈夫漢。我若眞實爲你，直須放下，卽是你若眞實承當，便可撩起就行。一等觀山玩水，踏破草鞋，爲甚麽又道會與不會。須信空劫已前自己，卽是今時門頭自己。龍吟初夜月，虎嘯五更風。今時門頭自己，卽是空劫已前自己。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又何必風前月下，幾度沉吟。海角天涯，一生流涙。還委悉麽。蛙鬚杖擊岸邊月，鶴骨簫吹海外風。

上堂。僧問，向上一機，請師一接。師曰，玉筋撑虎口。曰，恁麽則瓊樓人未到，鳳舞出青霄。師曰，古殿苔深空自立。僧禮拜。曰，回首平山遠，風光滿道途。師曰，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復擧龐居士訪洛浦，曰，仲夏毒熱，孟春薄寒。浦曰，莫錯。士曰，龐公年老。浦曰，何不道寒時卽寒，熱時卽熱。士曰，粧聾作麽。浦曰，放汝三十棒。士曰，啞却我口，瞎却汝眼。師曰，二大老雖則針來線去，縱奪可觀。祇是衲僧下事，曾未動着在。爭似我菴中，鄰舍入來，也不道仲夏毒熱，孟春薄寒。各各打開無盡藏，運出

自家珍。非但自己富貴、亦且富貴他人。山僧并不粧聾作啞。秖是淸談淡話、便覺一種平懷、出他古人一頭地。還知麼。拈匙舉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

解制上堂。春風送雨入烟村、頂笠腰包欲出門。依舊草鞋床下放、大家再聚一黃昏。僧問、解開布袋頭、放出得自由、意旨如何。師曰、八面絕遮攔。曰、去則任去、住則任住。不去不住、又作麼生。師曰、一色杏花紅十里。曰、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師曰、切忌鑽龜打瓦。乃曰、悲華今日解制、人人意氣增新。腰間拾得一包、七銅八鐵、鉛汞水銀。要往四川兩廣、東晉西秦。收買黃連甘草、陳皮細辛、向三家村裏古廟壇禋。搖一聲響鈴、聚幾箇白民。賣些賽貍貓老鼠藥。換些黃瓜茄子豆腐麵觔。不是打頭、不遇作家。定是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還有不作者箇去就底麼。眼裏無觔一世貧。

結制、請上堂。僧問、須彌爲炭煉虛空、大冶功勳誰與同。石女昨宵來乞火、鐵牛背上赤通紅。敢問如何是鐵牛之機。師曰、萬仞巖前不露醜。曰、忽然觸着時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恁麼則天長地久、月朗星稀去也。師曰、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乃曰、山僧二十年來、向浙東浙西、收得些破笊籬禿掃帚漏燈盞斷貫索。近在通衢路口、開箇燈心鋪子。有諸方高賢、將些舊金扇、銹釘頭、換我些蔴籃線索。故爾門庭也不致寂寥。近來秖剩得箇秦時轅轢鑽、幸有妙巖知浴、領西毛橋一班買客、各捐淨貲、請滿堂禪客證明、與山僧酬價。且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顧左右曰、有麼。復曰、看底不是買主。便下座。

檀越施法衣供具、請上堂。僧問、昨夜石獅子、與秦時轅轢鑽、商量箇甚麼。師曰、六耳不同謀。曰、秖如老洞山過水覩底、臨濟面門出入底、畢竟如何。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曰、爲甚麼又道、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師曰、莫傳言送語。曰、者老漢爲人太切生。師便打。乃曰、金襴傳外更無傳、月貯空山風悄然。黃葉落殘霜滿地、人人鼻孔

盡撩天。鼻孔雖則撩天、今日却在山僧手裏。我若揑住、你就無處出氣。我若放開、你就問言常語問七答八、逞盡神通做盡伎倆、俱來納獻。獻衣者大庾嶺頭提不起。獻花者靈山會上曾破顏。獻蓋者、赤旛之下起淸風、獻供者香積國中滿堆出。莫不鋞金戛玉、舞鳳穿花、一一濟楚、一一成現。總要來下箇成佛種子、山僧祇得爲說授記品章、良久曰、此是三七思惟、拈拂子、拂一拂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擊禪床便下座。解制、上堂。僧問、向上宗乘卽不問、雲門三句事如何。師曰、不萌草解藏香象、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白雲覆嶽頂。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滿溪流水香、曰、三句已蒙師指示、今日解制事如何。師曰、你向何處去。僧一喝。師便打、乃曰、欲要擎頭戴角、奮鬣揚鱗。必須是搖撼山岳、攪翻大海。豈可向人家虀甕裏醃却。所以道、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古今無處所。悲華今日打開布袋。一任東去西去、直須向孤峯頂上去、萬里無寸草處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冷啾啾地去。有般漢聞恁麼道、便向死水裏藏身、如石壓草、如魚夾冰。雖脩九次第定、總未夢見今日之事、畢竟如何。雲犀玩月燦寒輝。木馬遊春駿不羈。　住山陰大集善寺、上堂、見聞不立。聲色無依。如鸞鳳沖霄、金翅擘海。便可拈一莖草以建梵刹、向百尺竿而現全身。何必風前月下、幾度沉吟。木食草衣、一生流浪、雖則目視雲漢。口呑佛祖。檢點將來、未是衲僧本分。不見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道化無方、如月入水。則盡大地是箇集善院子。盡大地是箇寶華王座。一一俱有鑑上座與十方賢聖、雲水高流、眉毛厮結、鼻孔相拄、正恁麼時、生佛一如。聖凡坐斷。喚作集善長老則是、喚作悲華長老則是。良久曰、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上堂。僧問、燈籠昨夜饒舌。露柱傍觀不甘。今日更來露布、老胡太煞無端。師一喝、曰、誰家不見樓頭月、何必

喃喃重指呼。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請歸方丈去、免得汚平人。師曰、墮坑落塹漢。曰、面門鼻孔撩天際、頷下眉毛掃大千。師曰、旁觀者哂。曰、者裏放過不得。師曰、自領出去。乃曰、華舍岸頭高矗矗、湖門水面闊綽綽。蜀阜飛來圓陀陀、錦江流出光爍爍。烟樹一丘鳴鶻鶻、瑱玗幾莖風索索。殿角插天雲漠漠、金剛墮地零落落。夾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云、老僧二十年祇作境會。大衆且不作境會、作甚麼會。惡。便下座。

長至、上堂。僧問、羣陰剝盡卽不問、一陽發生事若何。師曰、石筍抽條。曰、祇如未生已前、又作麼生。師曰、石龜鑽不入。曰、恁麼則靈苗不假三春秀、瑞草奚能逐變遷。師便打。問、月令初調、百草萌動、如何是不落陰陽一句。師曰、冰河發燄。曰、一陽纔動、萬法齊彰。不萌枝上、還着春秋也無。師曰、耶舍塔中敲玉磬、天台鴈宕絕行人。問、一陽初動、大地沾恩。和尚說法、何等利益。師曰、人人有分。曰、恁麼則八紘有道長安樂、四海無虞慶太平。師曰、路不拾遺、君子稱美。乃曰、千溪水冷、萬壑雲寒。岸岸門牆、處處鳥道。凡聖路絕、物我情忘。若是密移一步、且看葭灰飛。只如者僧問、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月令初調、百草萌動。忽若掀翻大地、不萌枝上容受春秋。纔見得妙叶兼通、正偏回互。冰河發燄、石筍抽條。耶舍塔中敲玉磬、四海無虞樂太平。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向者裏承當也大難。

解制、上堂。敲碎夾魚冰、掀開壓草石。歇下千斤擔、透過萬重關。柳眼乍開、梅蕚初綻。且向南天台、北五臺、瀑布水正深、石橋路不險。華頂月正明、南嶽雲未斂。諸禪德、還是遊山來、學道來。良久、曰、昨日赴箇村齋、遇一陣狂風暴雨、向古廟裏躲却。吽、吽。

上堂。隔江招手、便乃橫趨、猶是鈍漢。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未爲好手。不動步坐見太平、瀨馬繫枯椿、那堪聚頭喧喧、商量浩浩底。我者裏龍蛇混雜、凡聖交參。且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衆。拈拂子曰、除却黃龍頭角外、其餘盡是赤斑

蛇。　上堂。拈椎豎拂。不可作覿面提持。打雨敲風。不可去向上領會。語言三昧。不可作玄妙奇特。閉門打睡。不可向生佛已前着倒。須知古人用處。有時高高山頂立。有時深深海底行。驀豎拂子。曰。卽今山僧拈椎豎拂也。擺瞎汝眼睛。擊拂子。曰。而今敲風打雨也。塞却汝耳門。置拂子。曰。卽今閉門作活也。死却汝偸心。以拂子拂一拂。曰。於今說黃道黑也。坐斷汝意根。汝若擧一明三。目機銖兩。直下撒手便行。向你道箇未在。何也。我若不拈椎豎拂。汝作麽生見。我也不敲風打雨。汝作麽生聞。我也不鼓兩片皮。汝作麽生卜度。我也不閉門打睡。汝作麽生摸索。到此。饒你有神通妙用。能於枯木上糝些花麽。能於紅爐中點片雪麽。能東天行而西七曜麽。能夷五岳而實四海麽。如若不能。且聽拂子處分。遂豎起拂子。復擊一擊。下座。　上堂。是風動。是旛動。伶俐衲僧。便好珍重。仁者心動。大小祖師。鑽入虀甕。有爲祖師出氣者麽。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住越州大能仁寺上堂。師驀豎拂子。曰。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黃檗不合打臨濟。百丈無端聾雙耳。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會也白雲萬里。不會也白雲萬里。阿呵呵。好大哥。參堂去。　結制。上堂。一大藏教錦包特石千七百則泥裹綿團。有時敎伊揚眉瞬目。亦能迷却天下人。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亦能悟却天下人。直須迷悟兩忘。喫無米飯。飮不溼羹。向三層樓上嘯月吟風。寶鏡堂前開單展被。且道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者箇消息也無。人人眼蓋乾坤。箇箇項天立地。不可道無。設有。請出明牕下安排。不見道。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上堂。僧問。洪鐘大震。法鼓交參。正恁麽時。請師垂示。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今日四衆沾恩。人天有賴。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曰。樛木園中獅子吼。晒書樓下象王蹲。師曰。不是弄潮人。空入

洪波裏。乃曰。久雨不晴。千溪水溢。衲僧浸爛鼻孔。露柱愁斷眉頭。消息杳忘。行人路絕。罷拈三枝箭。休弄一張弓。到此田地。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既是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以拂子拂一拂。曰。泥牛吐霧三冬暖。木馬銜開一字關。正恁麼時。何所似。青山依舊白雲間。　解制上堂。大爐鞴惡鉗鎚。打雨打風。煅凡煅聖。祇教諸人死去活來。方可爲當家種草。雖然爐鞴是一。餅盤釵釧自異。故有幾人說得行不得。有幾人行得說不得。有幾人行說俱到。有幾人行說俱不到。今日解制。一任東去西去。若到諸方。有向明牕下安排者。有向齏甕裏淹殺者。有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者。有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者。山僧者裏。不圖趁錢。祇要發貨。雖然如是。且道解制一句。畢竟如何。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結制。董星樓請上堂。霧鎖深林。日隱寒江之色。烟迷古逕。草鋪原野之青。佛燈恍恍遠人家。鐘鼓沉沉隔水外。是凡是聖。總致土面灰頭。若悟若迷。打入糟瓶齏甕。有眼不見柳綠桃紅。有耳不聞鶯聲燕語。行住坐臥。盡在春風和氣之中。舉念動心。必證寂靜無爲之地。恁麼結制。祇可朝東暮西。向居士門上。領分齋供則可。如若端坐受供養。須是行一步。踏折釋迦脊梁骨。吐一吐。碎百億須彌山。說一句。滿龍宮溢海藏。指一指。十方世界一時收。雖然。猶未是衲僧向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今朝二月二。東籬葫蘆俱下地。　請上堂。延一念爲百千劫。促百千劫爲一念。亦無前際後際。行布圓融。秋空片月。隱顯全該。帝網垂珠。光光無礙。瓶中芥子。併然齊現。一多相容。大小相卽。到者裏。便知雲門大師云。你但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了不可得。何處更有山河國土來。大衆。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成道。良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解制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有一法與人。土也消他不得。常怪老洞山云。諸兄弟今日解制。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

霜云、出門便是草。太陽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者一隊漢、惑亂人家男女、好與本分草料。蜀阜尋常向你道、天高東南、江河淮濟注於海、而海不溢。地傾西北、日月星辰繫於空、而空不低。你若平地裏喫交、那當不少。脚跟下蹉過、笑殺旁觀。不是心、不是物、是箇甚麼。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　住東山國慶寺上堂。師拈香祝聖畢、乃曰、窮子還家、投林宿鳥。萬貫家財、挺身擔荷。一絲不挂、任意逍遙。出內總是由人、禪道亦且不管。閑擕竹杖、東跳西跳。日捧鉢盂、朝開暮開。種田博飯、那容佛法商量。待客迎賓、豈徇人情起止。指石峯伸而不屈、琵琶洲響而無絃。已到未到、但識石門路滑。初學久參、祇聞薔薇花香。諸佛世尊、以不住相而住、不去相而去、不來相而來、不現相而現。今日長老、又且如何。良久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結制上堂。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薔薇花自放、指石路邊橫。眼見終難會、耳聽轉不明。威音猶未曉、彌勒豈惺惺。大衆既是威音王未曉。諸人一等踏破草鞋、江北江南、覓箇甚麼盌。不見道、汝欲求之、正是掘地尋天。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現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微塵於一法界之內。塵塵爾、刹刹爾。諸佛以此度生、衆生以此立命。天下善知識以此拈椎竪拂、天下衲僧以此高挂鉢囊。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選佛場開、人天踴躍。祖意西來卽不問、陞堂入室事如何。師曰、天高羣象正。曰、莫向言中話、會意作麼生。師曰、海闊百川潮。曰、恁麼則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師一喝。乃曰、纖塵未立、徧界難藏。佛祖提不起、棒喝用不着。深深處、無物堪比倫。淺淺箇、兩手相分付。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大師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不得普請。師曰、頂門具眼、肘後有符。乾峯如疾燄過風、雲門如奔流度刃。雖則轉裏動脚指、祇是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卓

拄杖。喝一喝。曰。山門騎佛殿。　上堂。僧問。昨從東山來。今登蜀阜座。水行與風聲。全超第一義。作麼生是全超一句。師曰。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曰。秖如不超蓮界。不滯迷途。和尚又如何接引。師竪拂子。曰。向者裏薦取。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受用無窮去也。師曰。相隨來也。乃曰。佛祖不到處。父母未生時。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不隨見聞。那墮聲色。不循去來。豈逐生死。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如者僧問。昨從東山來。今登蜀阜座。若欲全超第一義。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上堂。病後沒有氣力。那得心緒說禪。閉門却掃靜養。柰何衆位苦纏。執香引將出來。前氣後氣不連。元來舊性不改。依然呵地罵天。釋迦是乾矢橛。達磨是野狐涎。其餘諸方瞎禿。與我革向一邊。召衆曰。還有同生同死者麼。鎭州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　解制上堂。僧問。九旬禁足。畫地爲牢。祇如有箇不入底。又作麼生。師曰。撐天拄地。曰。獅子窟中獅子吼。爪牙未露已翻身。師曰。猶是野狐精。曰。從來不着娘生袴。今日被人笑赤條。師曰。露出醜皐止。乃曰。獅子窟中獅子吼。野狐窠裏野狐鳴。越格超宗底。未免帶水拖泥。粘皮綴骨底。却也七通八達。若是爪牙未露已翻身。依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山僧總作死馬醫。雖不能追風千里。亦可任重使遠。今日打開薔薇洞。放出石門關。從敎搖頭擺尾。縱橫十字。顧視左右。曰。有麼。設有也須驗過。　上堂。拖金楊柳未全開。猶有春寒畏雪埋。好鳥枝頭晴弄語。聲聲喚出舊人來。是心耶。是境耶。是迷耶。是悟耶。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祇得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在蚌爲珠。在龜爲兆。在牛爲角。在馬爲蹄。拈拄杖曰。在拄杖喚作甚麼。卓一卓。下座。　解制上堂。七七四十九。開門憑君走。覩盡靈雲桃。折盡淵明柳。丈夫氣如王。豈落他人後。天台石梁橋。俱諸徒知有。南嶽祝融峯。思大空開口。祕魔弄枯叉。子胡喚朧狗。雪峯祇輥毬。書

山太顚酒。其餘善知識、般跳不出斗。牢籠莫就、住呼喚莫回首。一一徧參了、歸來爲君剖。今有大檀越、住居在張瀆。號作董星樓、設齋甚濃厚。保佑他兒孫、長福又長壽。以拂子擊香臺、下座。

結制、董星樓請上堂。柳色沿汀、嫩春風煦日明。閒花方寂寂、黃鳥一聲聲。主人翁、要惺惺、豎起脊梁拚此生。靈雲一見桃花面、打失從前隻眼睛。所謂良辰美景、不可錯過。且向堂中、依我四種禁約。第一、經行不可踏着常住磚。第二、如挑一百二十斤擔子、行八百里路。第三、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第四、聲便下座。

本眞庵主請上堂。僧問、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句後承當、未免觸途成滯。去此二途、請師垂示。師曰、針劄不入。曰、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師曰、不令人見轉風流。曰、一透龍門雲外客、莫作黃河點額魚。師曰、早已點額了也。師乃曰、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懵懵祇是懵懵。言中有響、句裏呈機。伶俐不妨伶俐。須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是你諸人閫閣中物、放不下、以成生死根本。還識大道坦夷、縱橫自在者麽。以拂子擊香臺曰、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眞實說、正體堂堂莫可得。擲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法座當軒、容進步。德山托鉢意如何。師曰、關。曰、雪峯道、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麽處去。山便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拔去眼中楔。曰、雪峯擧似巖頭。頭謂德山不會末後句。那裏是他不會處。師曰、抽却腦後箭。曰、德山道、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曰、山來日上堂、巖頭喜老漢會末後句。爲甚麽祇得三年活。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和尚與麽答話、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師打一棒。曰、且道有優劣無優劣。僧高聲召衆、要會德山末後句、看取和尚者一語。師曰、錯會不少。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麽處去。枯木崖前花正開。者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古澗寒泉波浪湧。巖頭遂密啓其意。百尺竿頭進一步。且喜老漢會末

後句也。萬人叢裏奪高標。雖然如是。祇得三年活。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今爲諸人答也答了。註也註了。還會麼。你但行不見行。坐不見坐。四大五蘊。亦不可得。何處更有山河國土來。祇如拔出眼中楔。抽却腦後箭。如何是末後句。若道未得。山僧代你道去也。便下座。

龍塘遠門柱禪師。嗣石雨方和尚。出住上堂。長松蔽日。修竹干霄。熏風入奏。殿閣生涼。任從溽暑蒸人。我者裏六月冷如冰霜。且道與衆苦不到處相去多少。擊拂子曰。七尺單前自較量。上堂。僧問。昨夜朔風凜凜。師遽曰。還覺寒毛卓竪麼。僧停機。師曰。凍殺了也。乃曰。朔風凜凜正嚴寒。葉落林空遍地丹。惟有衲僧一着子。本無榮茂與凋殘。喝一喝。上堂。昨夜冷灰堆裏。爆出一粒豆。打失象王峯半邊鼻孔。直得枯木堂花開笑臉。互相慶賀曰。且喜陰極陽生。好箇消息。大衆。好消息眞奇特。不遇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珍重。上堂。昨日雨。今日晴。山腰曲徑。好趁歸程。驀然撞着無情漢。把住關津不放行。諸昆仲。前有盤陀石。後有虎威巖。者邊瀑布透壑穿雲。那邊玉笋插漢排空。若得箇出身活路。則與長老分座激揚。未爲分外。且問諸人。要識出身活路麼。擊如意曰。獨秀峯頭竺雲山椒。棋盤石架斷虹橋。來從者裏來。去向者裏去。仙人如愛我。拍手來相招。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地雷復也。寒谷陽回。千山秀麗。海底之泥牛運步。天邊之木馬嘶風。仔細看來。何似池塘冰鎖。潛龍未起。一句子。天下人摸索不着。　上堂。黃金殿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的留他不住。所以山僧舉步不出山門。坐住不居籌室。倒騎玉象高隱千峯。斜卷珠簾愁耘百草。恁麼行履。還當得尊貴一路也無。咄。者奴兒婢子。且居門外。　師幼年信慕宗乘。入泮寓匡廬讀書。立願修輯元明兩代尊宿遺言。續補會元之缺。迄薙染參石雨方和尚。發明本分。得承印記。遂於崇禎癸未年

問，採著會元續略若干卷行世。因費隱容公私臆纂改，復著摘欺說，及清豁辨惑，以曉之。搜擊精詳，人皆感歎。但於洞上世次，誤從會善僞碑，移鹿門覺系在天童長翁嗣下。竟未考芙蓉所囑之淨因自覺卽鹿門自覺。疊出丹霞淳五代，爲可惜也。後白巖符集祖燈大統，命侍僧懷誼走燕齊，討得青州辨和尚塔記，自述受鹿門記莂，稟旨參見芙蓉楷祖，深獲淘汰因緣。又命門人惟直走襄洛，討得鹿門覺和尚承嗣芙蓉楷祖，初住裕州普嚴，次陞淨因，晚遷鹿門事實。並及少林列祖石刻，與慈舟念付雲門湛，自署傳洞宗二十六代。湛付寶壽方，弁山雪諸法卷，以至拈香題序，皆自署傳洞宗二十七代。逆考從上授受歲月，不差毫忽。特爲續略釐正之。然續略亦載覺以政和住鹿門也。

嘉興東塔爲則淨範禪師。姑蘇吳江人，別號蕉菴。幼出家，參久默音，有省。圓具，謁寶華忍龍門方語風信，皆蒙獎勵。後參愚菴盂於雲門。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盂曰，不接你者盲龜跛鼈。師曰，豈無方便。盂便打。師拂袖而出。一夕聞鼓聲，豁然作偈呈盂。盂痛叱，略無肯語。師憤憤，窮究不少息。偶挑柴踢破脚指，礙膺忽泮解。盂一見，卽曰，恭喜。師曰，血流滿地，有甚恭喜。盂曰，分付維那，明日不得普請。師推傍僧曰，記取和尚語。自此徵詰，勢如破竹。受苦口爲之銘，心經逆耳爲之痛哭。順治己丑臘月八日，盂遂授以洞上法印。偈曰，剔瞎摩醯眼，斜懸肘後符。春雷一起蟄，東壁挂葫蘆。爲洞山二十九世。初出住檇李古資聖寺。據室。此是我老人揑泥彈子。當濟世至寶。拈老鼠藥作活命靈丹。刬除佛祖心胸，斷送衲僧性命底所在，且道新長老作麼生。卓拄杖，曰，明珠在掌，有功者賞。　上堂，拈當今帝王及檀護香竟，復取懷中香，曰，此一瓣香，先於正中亭畔拾來，陳爛枯樁，祕作返魂不死藥。到處呈奇衒耀。後於玉笥峯前，投入大爐鞴裏，猛火一煅。直得臭烟蓬勃，四

面充塞、十餘年拋撒不開、遮藏不住。今日人天衆前拈出、端爲傳曹洞正宗二十八世、卽此堂上本師愚菴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遂斂衣趺坐。上首白椎訖。師曰、諸佛諸祖、爲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要使盡大地人、箇箇知得眉不豎、長鼻不橫生、能事畢矣。其如欲速則不達、欲近轉成迂。只得向第二門頭、重加粉飾。所以靈鷲花前、唯頭陀破顏冷笑。嵩庭雪裏、獨神光斷臂休心。從此花聯葉綴、列幹分枝、各隨施設、別展家風。或驗龍蛇於主賓玄要、或顯尊貴於偏正君臣。或寄聲脫象骨枷鎖、或原夢彰鷲子神通。以至天下老和尚逞盡伎倆、竭盡機思。總祇是應病與藥、憫物施權、就是我愚菴老人、握太阿鋒、佛來也斬、魔來也斬。懸照妖鏡、胡來也現、漢來也現。收則齊收、放則俱放。也祇是由順機宜、撫循後進。有者猶道門庭高峻、家法森嚴、往往抱望洋之歎。今日新長老、不妨別開方便、聊副箇時節因緣。豎拂子、竹籬外、古城隈、黃花滿徑、紅葉漸成堆。雨暘時若、村童野老、對斜暉謳歌醉醺醅。置拂子。曰、垂衣裳而治者、非堯舜其誰。上首復結椎。師便下座。

上堂。明暗交參、正偏回互、異類中行、不墮諸數。蝦蟆跳入梵王宮、白蟻鑽空生鐵樹。有般底盡向空劫已前商量、却與自己不曾動着一步。爲甚如此。唱罷金鷄天未曉、斜飛玉鷺過橫塘。

上堂。今朝仲冬初一日、從天降下貟消息。疾風卷却屋上茆、細雨打溼堦前石、烏鴉棲殿角、逐隊飛鳴、黃葉墜空庭、成堆狼藉。不知領略是何人、莫教過後重相憶。良久曰、休相憶、風靜黑雲消、紅輪自迸出

上堂。長安大道、紫陌春風。出門便是、莫問西東。祇有一句子、不可不玲瓏。行從十字街頭過、叉手叮嚀問祖翁。喝一喝。

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如何進步。師曰、天左旋、地右轉。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一日三餐、從朝至暮。曰、學人不會。師曰、日裏看牛、夜間推磨。乃曰、向上路、欲進步、天左旋、地右轉、得力處乞指示。一日三餐、從朝至暮。者裏若有箇漢出來、赤

身担荷我當覿面分付。且分付箇甚麼。日裏看牛。夜間推磨。 上堂。舉先資聖盛勤禪師。因僧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勤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杆。勤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勤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師曰。勤大師承青原爲九世之祖。紹雲門乃四葉之孫。槪見其聲光秩秩。規步綿綿。固是大人作略。其奈使者僧葛藤絆脚。不得自由。山僧則不然。設有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但道佳人言語好。不願求新巧。 上堂。人人有通霄大路。不向牛角尖裏翻過身來。要進也不得。欲退也不得。說甚麼生死悠悠。塵緣擾擾。積劫以來。曾無休歇。我道要休歇也不難。良久。召衆曰。仲冬嚴寒。伏惟珍重。 上堂。纔過元朝。又經人日。抹額摸着眉毛。漱口打溼牙齒。與道伴交肩過。踢翻漆桶。堂司行者。懶惰異常。致使壁邊檐下。塵堆垢積。若恁麼蹉跎將去。蕩蕩一條官驛路。轉見窒塞不通。資聖別行條令。爲諸兄整理一番。遂擲下拄杖。 上堂。鼻孔眼睛。不在別處。淸晨起來。摸着便是。若謂便是。轉沒意智。茶斟蘭雪白甌香。牕前竹老多寒翠。山僧已借諸人鼻孔出氣了也。你道山僧鼻孔在那裏。喝一喝。 上堂。山僧疇昔自沒思算。撞入玉笥峯前。遇着箇惡性老和尚。將我命根一捏粉碎。計較萬千。飲恨無極。二十年來。雲中擂輥。月下顚狂。到今日。不三不四。非短非長。有甚好處。已對諸人說了也。若是靈俐道流。切忌扶籬摸壁。顧視大衆曰。斟酌斟酌。 上堂。離岸吠紅塵之犬。深村啼白晝之鷄。是向上句。祖師曲唱。知識傍提。是向下句。離此二途。如何是衲僧得力句。若道得。同步溪津看晚霞。道不得。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祖師恁麼道。大似爲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敢問大衆。如何得光陰不虛度。良久曰。金鶯啼柳陌。玉犬吠花村。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見青黃底是眼。聽音聲底是耳。聞香臭底是鼻。說言語底是舌。且道

寶在甚麼所在。良久顧左右曰。你者一隊漆桶。向後莫被人謾好。　上堂。威音那畔。洗脚上床。和衣倒臥。祇得一橛。資聖門前朝聞市語。暮聽漁歌。祇得一橛。有箇漢出來道。長老恁麼提持。雖謂乾坤旋轉。河海晏清。看來也祇得一橛。山僧向他道。上座檢點。極是明白。爭奈有一人在背後呵呵大笑。你道笑箇甚麼。良久拍案一下。也祇得一橛。　上堂。昨日有人從四明來。却往臺山去。得箇越州信。說道。雲門胡餅極美。日鑄蘭雪最佳。貴賤盡在臨時。機巧毫無用處。若信得及。堪入如風奮迅大三昧。自在海。如不然者。十二月初一。資聖寺裏擊鼓陞堂。大衆簇簇上來。與汝箇入處。良久曰。歇。　上堂。南天台。北五臺。踏破多少草鞋。歷過無窮烟水。聽人所說底。盡情嘔出。自己肯重底。颺在一邊。如何是諸人親切句。良久顧左右曰。六六元來三十六。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上堂。擧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百丈曰。獨坐大雄峯。天童淨曰。大衆不得動着。且教坐殺者漢。今日忽有人問淨上座。如何是奇特事。祇向他道。有甚奇特。畢竟如何。淨慈鉢盂。移過天童喫飯。師曰。長翁老祖。要倒百丈令旗。欲樹石頭赤幟。可謂無畏大光明幢也。其奈奇特事提掇不出。今日或有人問新雲門。如何是奇特事。但向伊道。有眼皆見。有耳皆聞。其意如何。燈前夜語忘賓主。席上春吟空古今。

上堂。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屋裏黑漫漫。眼前烏漆漆。靈利底踏着總是自家活路。癡獃漢動步須防平地喫跌。與諸仁注破了也。道將一句來。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　上堂。石傘峯下。犬吠鷄鳴。說古人之未說。覺鏡堂前。月冷風高。行古人之未行。從此徹底悟去。猶是草庵裏眠熟底醉漢。若是灑落丈夫。須識得雲門拄杖子。苟未識得。出來與汝箇方便。一僧出。師連棒打趁。復視左右曰。君子哉尹綽。面讐不讐。　結制上堂。謝知浴檀越齋。鬧浩浩時。碾出達磨骨髓。靜悄悄處。豁開自己眼睛。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入一切國土。

知一切差別。其行坦坦、其樂陶陶、總是雍熙太平景象。若是三頭兩緒、落後攙前。縱使遊歷微塵世界、承事恆沙諸佛。稍不着、便被人將丈二長龜毛索子、緊緊縛住。要入也不得入、要出也不得出。更有箇無情漢、呼朋引類、拏些洋銅鐵丸、加以黿蛇蝮蝎、膾炙將來。謂是鹽梅大羹、謂是珍饈美味。不管嚼得碎嚼不碎、吞得下吞不下。滿鉢盛來、大碗喫去。性命之憂、一總不顧。山僧冷眼覰之、雖爲不甘、分說無由。只得隨例喝彩道、虛空邊際、或可量、此心功德莫能測。喝一喝。

上堂。聖人說不到、凡夫說到。聖人行不到、凡夫行到。是聖是凡。到與不到、總向壁邊立着。拈起拄杖、曰、一切人喚作拄杖。雲門道不是。你還甘麼。擲下、曰、恁麼去一句、有甚麼難。

上堂。靑原垂足、異端競起。南嶽磨磚、大塊已鑿。立要三關、正宗陵滅。君臣五位、邪法難扶。者些不守分底老古錐、引得後代兒孫、向艸窠裏輥出輥入。今日被雲門推勘過了、貶向他方世界外去也。大衆還知麼。乃竪拂子曰、鴈影好看秋色裏、牧歌徐聽夕陽邊。擊拂子、下座。

上堂。徹骨窮漢、能使偸錢奴。戰勝將軍、慣騎醫人馬。建功者、還他無賴頑賊。敗業者、偏是本分兒孫。且道妄想裏經行、聲色裏坐臥、是甚麼人。良久、曰、輪王不坐琉璃殿。隱顯無私類莫齊。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曰、向者裏拚得身、捨得命、免使耳裏灌水、眼裏撒沙。良久、曰、古路深幽行客稀、不知明月爲誰好。

祈晴上堂。屋後斑鳩鳴、簷前雨滴聲。石人從定起、斫額望天晴。大根利器、一聞千悟。向背同途、陰晴一致。有種膠柱鼓瑟底衲僧、陳年布裰、黦臭不堪。啾啾唧唧、飮氣吞聲。知他有甚麼趣向。以拂子望空指、曰、日輪升天也。大家曬眼去。

上堂。三春淑景、百卉爭妍。古樹鶯啼、空山虎嘯。谿邊石女、雲鬢巧梳。谷口傭樵、艸鞋踏破。或將佛法商量、未免識情馳騖。若作世諦解會、猶爲生死沈淪。有者道、也不作佛法商量。也不作世諦解會。但只早眠晏起、飯熟羹香。喫飽了、朝悠悠、暮悠

悠。有亦不管、無亦不愁。識得自己便休。擊拂子曰、如是如是。復擊一下曰、不是不是。何謂相勸以禮、相讓以
義、是爲古之大猷。　上堂。晝堂青眼頻頻看、曲欄大語聲聲喚。爲甚麽殿前石幢子不肯轉頭。良久、曰、歸耕
不義長安宴。　城中檀越請上堂。塵緣擾擾、旅館悠悠、朱紫駢闐、姸媸交錯、馬驕四坦之蹄、鷄喚五更之夢
於諸境界、無所分別。隨入塵塵三昧、頭頭應用無虧。在世諦法中、足可觀光。到我祖師門下、未是稱心得意
底事。所以須是出東郭門、泛耶溪櫂、進顯聖門、登其堂、入其室、主賓相見一回。始謂面上無塵、胸中無垢。纔
可鉢盂裏也好看人大小、杓柄上也好驗人長短。山僧亦藏拙無能、只得隨他葛藤一上。卓拄杖一下曰、具
諸佛法、所作皆辦。　上堂。二六時、若履輕冰、如蹈白刃。與他一頓拄杖。一切處優遊無事、坦蕩有容。也與他
一頓拄杖。直饒總不恁麽者、放過卽不可。畢竟如何。良久、曰、夜寒縮脚睡、山好擧頭看。　上堂。要提佛法向
上、舌頭短了三寸。欲暢世諦極談、口門闊了一尺。二邊俱不相當、其中如何展演。竪拂子曰、元朝纔過、元宵
已到。梅花正開、燈花鮮妙。惜花情緒少人知、只好料掉。乃擲拂子。　上堂。白雲堆裏、放憨賣癡。紫翠叢中、横
三竪四、莫分好惡高低。不須鑽腋插翅。祇要打破虛空、片片自然落地。以拄杖望空打一下、曰、山僧與汝打
破了也。還有知得落處者麽。良久、擲拄杖曰、拾取去。　上堂。但恁麽去、神駒無追日之能。不恁麽來、妙翅失
摶風之志。總不恁麽時、猶爲鬼家活計。若約衲僧分上、合作麽生。閒來馳想千條路、飯飽長伸兩脚眠。擲拂
子曰、參。　上堂。花落殘紅、鳥啼深碧。達磨西來、分毫不直。大衆、若内若外、聞鼓聲俱赴堂喫茶。且道不在内
外中間底人作甚麽。良久、曰、天上孤蟾水底圓。　受曹山請上堂。雲門業債未清、曹山寃家已到。順人情、則
雲從龍起。違法性、則花共鳥飛。若謂劫前有路、句裏無私。公案現成、不勞斟酌。雖然、更有一句、無處不通、無

機不應。阿誰道得。良久。乃拍手三下。　上堂。雲起龍吟。風從虎嘯。拈拄杖畫一畫。曰。前釋迦。後彌勒。從上祖師。天下知識。盡向者裏歸降納款了也。衲僧家別有趨向。試出來道看。乃顧左右曰。但知李廣封侯事。誰識張良辟穀心。　上堂。雲門有一句。標的無向背。若作主賓論。有無俱不是。如何卽是。和羅飯。骨董羹。隨家豐儉。何憂何慮。鋪箇破席日裏睡。喝一喝。　住曹山上堂。三冬無雨無雪。天氣不寒不熱。西風一陣吹來。落盡樹頭黃葉。諸仁眼裏也是。耳裏也是。面前也是。背後也是。惟恐心裏不是。心裏若是。好捲起疎簾。看一泓清水。半鉤新月。莫孤負此箇時節。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蓋智和尚曰。昨日登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者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師曰。雲蓋恁麼道。草鞋錢固不著還。未免倏南倏北。徒運無常。欲得金輪不御。至化遠孚。有藉諸仁道取一句。乃良久曰。絕景當年不厭尋。平田此日媿行吟。山堂懶聽浮沉事。高臥軒牕月自臨。　結制上堂。就謝陶檀越齋。僧問。風規凜肅。龍象臨筵。結制陞堂。有何方便。師曰。自肯狂心歇。何嗟行路難。曰。可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曰。切莫草草。僧禮拜。師便打。乃曰。冬月坐禪。先佛遺制。故天下知識。坐寶王刹者。此日大開東閣。盛設法筵。瞬目是向上全提。揚眉闡西來祖意。曹山堂舍陝隘。諸事麤疎。自來園聚。一班戲戲人物。高處不肯攀。低處不肯就。心裏平平穩穩。各自謂有箇恰好底道理。無踰移易他一絲毫許。所以山僧隱遯過時。隨緣度日。却被傍人抑逼。將來只得拆東籬。補西壁。以培塿作高山。爲欲汝等更上一層。乃見宇宙之寬廣。因有頭角崢嶸者。千般獻巧。萬態誇奇。也須向草窩裏輥出。幾身白汗。然後到山僧面前。與你道箇不是不是。何謂。劫壺空處乾坤別。陶謝風醇日月長。　上堂。朔來日色溫和。夜間天氣寒冷。燈籠露柱商量。瞌睡漢如何不醒。高聲喚衆。衆舉首。師曰。明眼人

落井。　上堂。看子湖狗。似覺勞心。弄雪峯虵。終爲費手。賣曹山死貓頭。無人敢說價。販鎭州大蘿蔔。近時不值錢。空中鳥臥。却言信息難通。量外酬機。猶道水泥太煞。山僧今夜要與諸人相見。以何爲驗。良久。顧衆曰。仲尼溫伯雪。傾蓋成相知。　晚參。舉眞歇了和尚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謾。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師曰。歇祖恁麼道。觀機逗教。應病與藥。曹山要且不然。道得第一句。却被拄杖子謾。識得拄杖子。正是千里萬里。如何是到頭一句。此去紹興城不遠。　上堂。堦前雨滴聲。牕前紅日影。此句最相應。不但無人省。三世諸佛劈不零星。歷代祖師揑不成餅。山僧可作傳語人。不敢輕於汝等。梅花竹裏暗生香。漁父蘆灣移夜艇。卓拄杖曰。領。　解制。上堂。拭去鉢囊塵。穿起草鞋鼻。跨霄漢以低昂。任東西而出沒。放行無位眞人。開眼不覺曉。坐斷空劫。自己不臥萬年牀。靜時。凡不能尋。聖不能覓。動則神駒逐日。妙翅摶風。自己有如是威光。不能運轉。靠著蒲團做長夜大夢。喫飽粥飯。說太平清話。蝸牛角上。論世界廣狹。蚊蚋眉間。較尺寸短長。只嫌山僧惘惜家私。不容假借。既到此箇時節。敢不傾心分付。欬嗽一聲曰。祇者些兒抵萬金。　住嘉興東塔廣福寺。上堂。五十年前。我雲門師翁於福城東大塔廟處。說一切佛光明照耀法門時。有一句子。狼藉在鴛鴦湖畔。甪里街頭。光踰日月。聲蓋古今。未見有盡心撈摸。竭力丕承。致使風磨雲拭。草蔽苔封。山僧操山陰夜棹。拽檇李孤筇。受命而赴。觸熱而來。祇要求箇向石頭路上踏得着的。雖在熱熝熝時。偏體清涼。或到冷冰冰地。通身和暖。自然皇風一片。道合君臣。澤被萬方。情無向背。當爲稱慶道。雲門猶有好兒孫在。如其所止。猶在本處。此時天氣炎熱。姑待後五日看。復舉青原思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原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曰。轉大人劫前之步。弘先民格外之懷。青原老祖。可謂垂衣裳而治。千載一

時。爭奈者僧。志在竊祿。猶然門外趦趄。要知廬陵米價太遠在。今日設有問新東塔如何是佛法大意。但向他道。暑滯東皐三伏雨。涼生北牖一天風。結椎下座。

上堂。舉石霜因僧問眞身還出世也無。霜曰。不出世。僧曰。爭奈眞身何。霜曰。琉璃瓶子口。師曰。石霜玉壺中高歌夜月。閬苑裏坐嘯春風。彼者僧輕輕一拶。便乃逐烟火於人間。望仙山若天上。雖然要見石霜也大難。何故。石女驚回夢。月明在畫樓。

上元。上堂。纔見賀新年。倏忽元宵節。多時不說禪。舌頭硬似鐵。可怪然燈佛。誘人向光影中。驀頭鶻腦。東湧西沒。長者探頭太過。短者視之不及。山僧素所醞藉底。被伊盡情漏洩。且道漏洩箇甚麼。鬧市笙歌夜。畫堂月一檐。若是知音者。吾今不再三喝一喝。

結制上堂。日暖芳郊。風和紫陌。福城道岸。柳眼垂青。郵巷竹籬。梅花似雪。萬年公子。醉舞狂歌。百歲兒童。快騎竹馬。據實而論。正是窮子未歸。風塵落魄。所以東塔竈無傳火之薪。罌無鼠耗之粒。欲開箇陳年冷飯舖面。不拘是凡是聖。神來鬼來。總教他高懸缽袋。脫卻草鞋。永歇馳求。頭本不失。雖曰風冷一堂。卻也意明千古。其柰東廝頭三三兩兩。浴鍋裏擾擾紛紛。訕笑者多。相知者少。試問大衆。笑者笑其何事。知者知箇甚麼。卓拄杖曰。驚蟄時到。雷乃發聲。

出隊歸上堂。鴛鴦湖邊。無心呼艇去。山陰道上。有伴喚舟還。兩月之中。風雨觀人事之幻。跋涉忘苦身之勞。說箇生死無常。光陰迅速。汝等已是厭聽。憶過錢塘江時。有則奇特因緣。舉似大衆。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上堂。悟底人好惡長短一一分明。迷底人高低上下頭頭不昧。語不相違。句無向背。此二種人到面前。如何分他是迷是悟。分別得出。許你參學眼正。若分別不來。山僧讓汝去也。以如意擊案一下曰。樊噲闖鴻門。

上堂。三世諸佛。順水行船。歷代祖師。隨風轉舵。天下老和尚。沙裏尋油。水中取火。五山門下。描不成。畫不就。勿妄宣傳。諸人必有摩天之氣。動地之雄。

出來試箇手段。良久。顧左右曰。三千去後今誰是。　上堂。以拂子打○相。曰。彷彿簸箕。依稀木杓。認作菱花。都來是錯。無底鉢盂形不同。穿心盌子名難著。分明與麼道。會得會不得。再聽下箇註脚。人貪玉兎撈滄海。誰信銀蟾在碧天。復打○相。下座。　上堂。長連床上。悟得底終是狐疑。草鞋頭邊。踏着底未爲潔淨。張飛喝斷霸陵橋。人人道我曉得。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時。却是饅頭。因甚箇箇商量不來。高桐爨下有鍾子世間無。　上堂。恁麼上來。近事多憂患。恁麼下去。羈心轉更愁。總不恁麼。狹路相逢。殺人不償命底漢。如何迴避。顧左右曰。夜深明月到丹墀。　上堂。老聃讀丹經。孔子點周易。釋迦但無爲。所以垂名實。輸我衲僧家。渴飲饑飡。晝作夜息。一覺睡到天明。問道更鷄啼未啼。日頭出未出。大衆。莫祇者便是麼。良久曰。錯。　解制上堂。九十日用心狂猿羈露柱。二六時努力烈馬繫枯樁。那裏曉得村語吳涇月下。漁歌驚水波中。句句全超劫外。聲聲不落今時。若是箇善達機宜。便合乘時奮迅。如大鵬展翅。摶扶搖而上九萬里。豈肯拘出入較陰晴。攢眉合眼。作膿包樣子。喝一喝。曰。今日風流是不傳。　上堂。僧問。諸方知識。皆有妙用。故能風動一時。名喧八表。和尚冷湫湫地。有甚長處。師曰。久參宿衲。果然高鑑。曰。某甲今日不着便。師曰。鬧處正好插觜。乃良久。召衆曰。還識五山鈍叟麼。庭前柏子青青在。世上何人共歲寒。　住越州東關天華寺上堂。趙州有四門。曾無障礙。天下人深入者最少。天華惟一路。本絶高低。天下人親到者不多。且道深入趙州門。親到天華路。畢竟是甚麼人。拍案一下曰。至言無滲漏。高坐看浮沉。　上堂。舉雪竇顯和尚示衆曰。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上無攀仰。下絶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師曰。此事非雪竇主張。幾於錯落。仔細看來。也祇是嚼飯餧嬰孩。天華則不然。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乃擲拂子。下座。　上堂。要去西關過西。欲到東關向

東。市上買賣好做。更無一箇相逢。拍禪床。曰。春深滿徑是殘紅。　上堂。全提向上。獨暢本懷。盡大地若深草茂。偏門別啓。東閣大開。統十方歡歌樂舞。者般器具。我用不慣。山僧今日要與諸人相見。說箇甚麼卽得。以拂子擊香案。若不得此一句。謔浪風流未有時。　上堂。言滿天下無口過。終非衲子本懷。行滿天下無怨惡。不是道人步驟。直饒出不由戸。坐不當堂。正眼看來有甚氣息。畢竟如何。退後退後。　上堂。至寶自在內衣裏。枉着馳求受苦辛。遂起身抖擻曰。狼藉不少。　上堂。深宮月鎖。人靜燭殘。寶印懶提。全彰至化。直饒恁麼。來者猶是功勳邊事。尊貴一路。如何行履。金烏啼夜半。玉鷺宿蘆灣。　上堂。眼睛頭底。橫亘十方。覰他不着。舌尖上底。竪窮三際。道他不着。天南天北。盡力馳求。冒暑衝寒。潛心尋討。大似欲往長安去。趁了福建船。縱經塵劫。無到家日子。卓拄杖曰。者裏歇得下。好不省力。　上堂。舉雪峯與巖頭欽山聚話次。驀指一盌水。山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巖頭踢却水盌而去。師曰。三箇漢自謂統裕石頭流輝天壤。看來也是飯飽弄箸。然雖如是。龍樓千里隔。鳳閣五雲多。　上堂。會佛法底人。如恒河沙數。拄杖頭上不曾撥着一箇半箇。一僧出曰。和尚拄杖子得恁麼短。師曰。道者莫非從天台來麼。曰。是。師曰。踏破幾兩草鞋。曰。侍者記得分明。師曰。背後底是甚麼。僧擬議。師便打。曰。到諸方不可錯舉。　上堂。龍潭吹滅紙燭。德山燒却骨董。敗壞從上家風。總道伊人作俑。自古到今。是非紛紜。無敢定奪。據山僧看來。天皇老漢。好與三十棒。大衆知麼。子孫不賢。過由家長。　解制。上堂。正覺山頭。世尊悟道。胡言亂語。不堪聽。天華寺裏。衲子罷參。逆行順行。天莫測。雖則雲騰鳥飛。所向無礙。據實檢點。猶是枉涉百城。徒勞千里。山僧有箇祕密法門。從來不敢輕授。今日臨行之際。傳與諸人。步行騎馬上天台。眼望東南過西北。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田翁不問姓。曰。如

何是却來底人。師曰。野鳥盡呼名。乃曰。入塵尋鬧。退步養恬。中無迷謬。何用指南。所以向去底人。田翁不問姓。却來底人。野鳥盡呼名。卓拄杖曰。三十棒。山僧自領了。與諸人無干。不勞久立。　上堂。眞歇老祖道。我於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此話說來。都是肯信。山僧侍先師二十餘年。先師提金剛鎚。擊碎窠臼。將黑豆子。換却眼睛。痛恨難消。討箇住手時不可得。此事說來。孰能辨別。如今信與不信。辨與不辨。霜重風寒。珍重歸堂。各宜自愛。　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手裏揑冰。口中吐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要寒不得寒。要熱不得熱。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你屈膝。我叉手。曰。如何是辨衲僧句。師曰。一喚回頭已成孤負。曰。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揭開腦蓋。敲碎髑髏。曰。如何是定乾坤句。師曰。野老門前讀赦書。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虛堂深夜月高懸。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曉閣淡烟籠古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石人起舞笑顏開。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相逢狹路無迴避。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寶印當風無巧妙。　問。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曰。口邊堆白醭。舌上長靑苔。曰。此是接上上機。祇如中下人來。向甚處安排。師曰。教伊作驢作馬。　問。如何是君。師曰。丹詔不須啣彩鳳。萬方悉已戴堯恩。曰。如何是臣。師曰。金馬高騎離玉殿。霜鋒不動斬癡頑。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常抱調羹夢。白首綸音候九重。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杲日麗天光彩耀。綿綿萬象照無私。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虎嘯龍吟無異致。簾垂黃閣奏簫韶。　問。某參萬法歸一。如何得大徹大悟。師曰。礙破無根。僧擬議。師一喝。　問。如何是得力底句。師曰。耳聾眼瞎。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壍。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北麗橋北。曰。謝師指示。師曰。錯。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鬧市裏花磚。曰。不會。師曰。看。僧擬議。師便打。　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曰。鴛鴦湖上

釣魚船。曰。豈無尊貴。師曰。明月洲前排夜色。　問。三藏言詮。盡是教意。如何是祖意。師曰。你不問山僧幾乎忘却也。曰。乞師垂示。師曰。不慎其前。必悔於後。僧不領。師便打。　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連日大雨。秀州城坍去一角。你爲何不知。僧罔測。師喚侍者曰。拖出者死漢。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蒼苔帀徑青春老。曰。某甲不會。師曰。紫燕翻簾白日長。　道士問。道可道非常道。是甚麼道。師曰。青牛去後無人到。曰。名可名。非常名。是甚麼名。師曰。白鶴騎歸趁月明。曰。和尚宗旨特請舉揚。師彈指一聲。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問。如何是資聖境。師曰。綠楊春水岸邊魚。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綸竿無錯餌。終不釣陽鱎。　問。到家底人如何將養。師曰。飲洋銅。吞鐵丸。曰。恁麼則鼓腹謳歌去也。師曰。快樂應知患更多。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北麗橋頭。曰。不會。師曰。過東便是。僧禮拜。師以拄杖趂。曰。不得忘却者裏。　問。知有底人向甚處行履。師曰。緊峭芒鞋入帝鄉。曰。其意如何。師曰。自古名高累不輕。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滿慈有口莫能宣。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石火穿鍼句未全。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碧湖秋月向人妍。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揚眉早已成顛倒。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龍泉出匣寒光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豐干騎虎寒山笑。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秋風動處鴈南飛。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金烏飛上玉闌杆。　問。和尚未見愚菴時如何。師曰。金樽有佳客。曰。見後如何。師曰。秋山無故人。　問。如何是和尚自受用三昧。師曰。日裏遊山倦。夜來高枕眠。曰。如何是爲人親切處。師曰。舌上生荆棘。曰。恁麼則學人失望也。師曰。近前來與汝商量。僧應諾。師便打趂。曰。不堪語話。　問。如何是雲門境。師曰。溪深流水靜。山老白雲多。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嘯起清風。高談驚宿鳥。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四海誰人知此心。　問。如

何是和尙受用三昧。師曰、清風竹裏度。曰、還惠學人少分也無。師曰、愁雲石上生。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
曰、北牖清風透骨涼。曰、如何是辨衲僧句。師曰、越王亭畔鷓鴣啼。曰、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放開揑聚無回
互。曰、如何是定乾坤句。師曰、上是青天下是地。　問、王未登殿時如何。師曰、五朝門外嘶金馬。曰、登後如何。
師曰、野老謳歌賀太平。　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面上無好顏。室內不張燈。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
金盤盛皓月玉盌貯浮漚。　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師曰、好風搖綠樹終日不關門。曰、還許人插足也無。師
曰、知時識務可爲俊傑。　師一日巡視稻田次、一僧問曰、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待無人處與你道。曰、
此處無人也。師指曰、者片田肥苗黑。那片田瘦禾黃。曰、學人不會。師曰、秋後再商量。　問、如何是頭。師曰、白
日無行路。曰、如何是尾。師曰、歸家著弊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雖然是駿骨尤復困鹽車。曰、有尾無頭
時如何。師曰、錦瑟奏珠宮不入愁人耳。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玉驄馳曉日金殿臥清風。　問、如何
是密室中人。師曰、長行不舉步。曰、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推牕看遠山。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偏門一
櫂到西興。曰、不會。師曰、青布包雨傘上岸似雲飛。　問、如何是顯聖境。師曰、松老拏寒翠山高入暮青。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一點赤心機不息滿頭白髮氣猶豪。　問、離心一着如何參。師曰、繡針眼裏打鞦韆。僧擬
議。師與一掌。　問、未過關底來如何相接。師曰、古塚路邊燒野火。曰、已過關底來如何通信。師曰、博山爐內
爇楓香。　問、波浪滔滔一朝便息時如何。師曰、滄洲明月夜轉櫂聽漁歌。　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中間事
如何。師曰、金鷄啼上玉闌干。　問、舉了便會猶存窠臼。如何得脫灑自由去。師曰、金毛師子草裏輥。　問、四
大本空五蘊非有。未審妄念從何而起。師曰、虛空背上金牛舞。　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

尙作麼生道。師曰。樵夫騎玉馬。拍手御街行。曰。謝師答話。師曰。三千里外聽家音。
湖州資福伴我淨侶禪師。浙之德清張氏子。參方嗣弁山瑞老和尙。初往密印寺。結制上堂。千尺絲綸一寸鉤。長竿香餌自沉浮。錦鱗紅尾通身轉。布網漫天孰敢收。收。收。不犯清波機自迴。鐵船駕海恣遨遊。今日人天普集。爐韛弘開。金針雙鎖。不露鋒鋩。玉線旁通。暗舒光彩。然而寒灘鶴立。雪夜人冰。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不是向上人。難知箇中消息。遂舉三聖上堂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二老得臨濟一滴乳。各據一方。大似靴裏弄指頭。未是大人氣象。山僧卽不然。我逢人卽出。不逢人亦出。有時出不爲人。不出亦不爲人。有時出亦爲人。不出亦爲人。大衆還會麼。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僧問。三聖道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曰。興化道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花落水聲幽。曰。二老與麼道。是同是別。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和尙出亦爲人。不出亦爲人。是何作略。師曰。普天匝地還同照。曰。又道出亦不爲人。不出亦不爲人。是何心行。師曰。海底臥犀牛。曰。和尙與二大老相較。孰優孰劣。師曰。大衆證明。曰。某甲只得禮拜有分。師曰。此語上碑去在。　師誕上堂。今朝十月半。有則舊公案。正要舉似人。又被風吹換。且借拄杖子。權時說說看。拄杖開花。點着諸人正眼。眉毛忽然鉤住。云。師兄。師兄。人平不語。水平不流。諸公每日上來下去。眼耳鼻舌身意。受了多少閒氣。享了多少色聲香味。偏爾愛念不捨。如膠如漆。我眉毛長多少。頭角露多少。風光反置諸不揪不採。絕無點照顧。冷地思量。悔當初排在面門。不如生在脚底。拄杖道。莫煩惱。莫煩惱。一者位過玄微。諸公下眼不及。二者道念輕微。卒急不能相應。三者時節未至。因緣未就。眉毛云。瞌睡聾。拄杖云。若是瞌睡。敎拄杖日日開花也。奈何不得。兩

家論說不已。懡㦬而回。今値山僧母難之辰。兩序勤舊爲山僧祝眉壽。山僧既不顧眼耳鼻舌身意也不貪色聲香味。只要與眉毛上出些子意氣。寸草若知千丈與三春也向九霄抽。還有人向眉毛上道得箇轉身句麼。若或未能山僧自道去也。喝一喝。下座。　說戒。請上堂。寒空一色石筍抽洞上之條。密印紋生海底涌千花之瑞。驗臘人之自冰。歷九旬之過半。赤貧新活計。淸白舊家風。歷歷三界外。寥寥萬象中。可與龍王鬪富可與乞子稱貧。若能向此行持。頭頭奉重處處生光。更須知向上一竅在。以拂子畫○曰。欲提無相毘盧印須踏千峯頂上行。忽有箇衲子出來道。今日請和尙說戒爲甚向外打野榸。山僧呵呵大笑曰。若不得你舉。幾乎忘却。　到龍華上堂。匡山無帽。夾溪無蓋。弁嶺搖空常相對。無端一陣白雲封。隔斷華林已三載。今朝掃塔入雲深。滿目更無塵可礙。法兄牽我上華臺。人前羞澁風流袋。强將少語報諸君。大似大蟲看水碓。幸有山一帶。水一帶。流水白雲眞自在。若問第一機向上句。自有華林主人在。莫妨我東倒西擂。　上堂。百草頭上無邊春。相看盡是昔時人。迢迢曠劫無人識。堪笑南詢遠問津。昨日拄杖開花。今朝拂子踍跳。爲報知浴殷勤。熨斗煎茶別銚。拂子踍跳到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安樂神忍俊不禁。要啓請拂子本來面目。山僧答他道。此去杭州城松木場三四里昭慶寺前西廊下舊店新開王和尙買來的一錢四分。阿呵呵。上堂。耀古輝今法乳長。左右逢源道用良。祖父田園山色穩。笑看修竹引風香。虛空正可耕。舌頭本寥廓。同條共貫人最好。恣酬酢。露柱道有。燈籠道無。瓦將軍道不有不無。土地聞得。不覺打箇噴嚏。汚了山僧的襪子。山僧連忙道箇吽吽。大衆出瓦將軍境界則易。要出土地境界則難。出土地境界則易。要出山僧境界則難。就中還有知氣息者。出來通箇消息。遂扣齒三下。　上堂。殷懃圍繞無名老。法社光揚振雲表。彈指門開

見善財。無塵不用頻頻掃。驅萬象。走風雷。一擊龍門萬丈開。下線何曾釣得來。爭似長松下。南牕內。珠樓玉宇難相對。衲被蒙頭萬事全。此時山僧都不會。不將一字汚心田。他家自有通人愛。良久曰。悔不愼初。應當護末。

上堂。一二三四五。眼裏塵沙耳裏土。諸方浩浩解談禪。爭似禾山善打鼓。報君知。莫莽鹵。一曲參參動今古。胡言漢語總如然。萬象森羅盡起舞。引得密印堂前現希有境界。山門覷破香積廚。藏閣吞却禪堂脊。芙蓉浦變作栴檀金地。月華池化爲八功德水。會麽。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擲拄杖下座。

上堂。資福溪前日杲杲。前峯疊翠後峯繞。狻猊座下玉麒麟。特地香風露牙爪。露牙爪兮同閃電。策起眉毛人罕見。而今颺在碧波前。倒跨山門入佛殿。分付諸人好好看方便。忽若有箇衲僧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可是一員無事道人。何故騎虎頭。收虎尾。不爲分外。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諸方門庭棋布。謾將黑豆換人眼睛。無位眞人常從面門寃苦。更有奇特一事。也要諸公共知。瓦將軍穿鐵袴。打一棒。行一步。踏翻大地無寸土。茫茫何處安身。且向諸公眉毛上躲。還見麽。無事須靜坐。切莫呷鹽呷醋。

住弁山。冬至上堂。拄杖子前日隨山僧入堂。見諸人尋本來面目眉毛厮結。杳無下落。憤然欲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不料本來面目隨箇瞌睡蟲兒攢入諸人鼻孔裏藏身。今番拄杖子易短爲長。化作直歲手中的榔檑砰磅連擊三陣。只見擡肥的擡肥。斫柴的斫柴。將本來面目並瞌睡蟲兒俱颺在東洋大海。拄杖忍俊不禁。在法堂前揚聲叫曰。俊哉俊哉。忽有箇漢出來。問拄杖子姓甚名誰。在何處安身立命。山僧被者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如今在人天衆前。不免當陽拈出。遂拋下拄杖曰。一任打鼓普請看。

上堂。舉古人道。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山僧則不然。

山門頭不與你相見。僧堂前不與你相見。方丈裏不與你相見。且道與古人還有話會也無。拭目頓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卓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師陞座。良久拊掌曰。不錯不錯。昔年西院勘從漪禪師。連下兩箇錯字。相留過夏。欲與伊商量者兩錯。山僧今日留諸公在此過夏。連下兩箇不錯。且道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會麼。不會。待七月十五日與諸公道破。　上堂。道吾舞笏。華亭撐舟。烏窠吹起布毛。雪峯輥出三箇木毬。古人作千態萬狀。只要當人直下離鈎。山僧忝渠後裔。驀揮拂子曰。向天地未兆父母未生以前。露箇消息。若人會得。堪與佛祖爲師。又拂一拂曰。和風蕩蕩。靄氣蒸蒸。向今時了取太用。若人會得。堪與人天爲師。又拂一拂曰。者一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若人會得。未免浮逼逼地。會麼。若不會。喫却香齋。石山門外小橋前。看新開芋地。一片兩片。新出的籜龍。一雙兩雙。且道是佛法是世諦。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坐斷毘盧的人。那知日月去來。入海弄潮的人。喜見洪波消長。可以旋轉乾坤。可以籠罩今古。眼裏塵沙耳裏土。紛紛萬象皆堪數。不妨推倒大好山。放出雲門普。枯木朽枝悉變瓊瑤萬舞。露柱生兒。當門抵戶。山僧選佛場結制安單。也有一千二百五人。人人玉轉珠迴。箇箇超佛越祖。更且無拘無束。說甚玄關金鎖。不見道。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喝一喝。

頌函蓋乾坤句

廓周沙界體難全。特出當陽絕正偏。不識東西南北際。漫邀明月話長川。

頌截斷衆流句

寶劍揮空天地小。凝眸便見陰陽老。出頭天外絕行蹤。凜凜霜風殺秋草。

頌隨波逐浪句

跛跛挈挈走紅塵。亂舞西風不露痕。多少深心留不住。從敎踏遍一園春。

嘉禾福善寺雲松品禪師。蘇州吳江縣桂氏子。出家圓具。參瑞白和尚獲契證。復遍謁諸名宿。時崇禎己卯。瑞和尚應豫章建安王百丈之請。師省覲。當機撲碎法几上鰲山一座。爲丈所稱賞。遂受丈記別。出住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大衆還知落處麽。根盤弁嶽山頭。枝覆大雄峯頂。不敢披蓋囊藏。今日當陽拈出。端爲供養江西洪州百丈山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先師瑞白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豎拂子曰。若於者裏見得第一第二拈向一邊。龍衆象衆。不勞側耳。當陽蹴踏。展布家風。所以建法幢。立宗旨。要在知音。唱玄猷。豎機境。全憑作者。衆中可有大言不慚者麽。有則出衆相見。良久復曰。水邊林下。凡聖互融。十字街頭。人天普集。正好提持正眼。遠播眞風。放大光明。現奇特相。若也當下會得。猶如雲開日出。爍昏闇於斯時。陰轉陽回。發枯殘於此際。纔可提殺人刀。活人劍。隨處作主。遇緣卽宗。抽釘拔楔於五蘊峯頭。解粘去縛於稠人廣衆。使人人四稜着地。箇箇鼻孔撩天。作大導師。爲人天眼。此猶是建化之規。若約衲僧去就。目前空廓落地。無有一物可當情。卷舒不落今時。全體威音那畔。正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秖如不動本際。橫遍十方一句作麽生道。卓拄杖曰。曹源一滴穿雲竇。四海唯謳秀水歌。上首復結椎。師便下座。　當晚示衆。踏着實地。觸處皆眞。顧佇情忘。當體顯露。提起也。還丹一粒。點鐵成金。放下也。萬機休罷。海晏河清。秖如不提不放。又作麽生。似地擎山。承箇力。清風明月自來賓。不見昔日英邵武。拈拄杖示衆曰。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英邵武雖則指點分明。柰何路頭未的。秖如未

到懸崖。且道看箇甚麼。驀豎拄杖曰。已到未到。擡頭失照。撒手懸崖。晴空一燎。萬人叢裏奪高標。倒騎鐵馬擒飛豹。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一向縱橫十字。倒拽橫拖。今朝畫界封疆。無繩自縛。且道爲箇甚麼。作〇相曰。昔年老弁山親行此令。直得佛祖無敢側目。聖凡無敢依違。天下老和尚無敢動着。即今福者未免傍通一線。使一切橫行直撞去也。作⊙曰。若佛若祖。若聖若凡。天下老和尚總被山僧當頭點破。秪是鼻孔却在山僧手裏。欲左左不得。欲右右不得。放行時全體把住。把住時全體放行。裂破威音那畔。縱橫圓覺伽藍。且道喚甚麼作圓覺。復作⊖曰。莫把等閒看。　上堂。拈得一紅爐。猛燄多消息。拾却二交羅。帝網無回互。大坐當軒廓大千。回頭返照清風。墜寸絲不挂。底百匝千重。千重百匝底。當堂獨露。所以道。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昔日石霜禪師示衆曰。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僧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僧曰。如何是尾。霜曰。盡却今時。僧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僧曰。有尾無頭時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僧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者箇解會。亦不許渠在。師曰。大衆既是頭尾相稱。爲甚麼不許渠在。幾多人到者裏。一似遇着鐵壁。若識取其頭。盡乾坤大地七花八裂。若識取其尾。且道甚麼處見石霜來。近時有頭無尾者甚多。若乃有尾無頭。不惟盡却今時。威音王已前。百雜碎始得。山僧有箇頌子舉似。踏斷橋流水不流。千溪萬壑一時收。乾坤陸變晴空老。良久曰。者裏續得一句子。要見石霜則易。要見福善則難。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曰。濮院街頭好買紬。曰。恁麼已遍江河去也。師曰。者裏爲甚麼沒有。僧一喝。師曰。打破黑漆桶。　示衆。定志凝神。總是鬼家活計。千差坐斷。更須眨起眉毛。正當恁麼時。如十日並照。千古洞明。有甚麼佛手驢脚生緣。還知黃龍老眼光爍破四天下麼。喝一喝。　示衆。進院

以半月、兩序普齊遐邇悅。砂盆雖破百雜碎、大家出手同提挈。格外風光覿面持、莫教箇裏成途轍。休成轍、大用現前無軌則。擧南泉示衆。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食他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曰、山僧亦有一頭水牯牛、向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不管犯與不犯、只是鞭韁在手、卽今趁亦不去、覊亦不住、終日露躶躶地、且道與王老師是同是別。現前衆兄弟各有一頭鞭韁、且不落他人之手、爲甚麼未知時節。卓拄杖曰、一迴落草去、驀鼻拽將來。

示衆。穩密處徹頭徹底、動轉際擒縱卷舒。者裏道下承當、猶是通身依倚。直饒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諸訛、更須知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始得。卓拄杖曰、靈龜曳尾終成兆、離水鵾鵬宇宙昏。

師誕。請上堂。細雨飄飆、扶搖哮吼、惹他拄杖子惡發、劈頭便棒。直得千山血迸、虛空汗流。啊哪動着撲山本命元辰了。也將皮骨歸土、膏涎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十六年養成的、一時消殞。秪如二百七十六箇甲子、歸於何處。喝一喝。曰、倒跨金毛無背面、吒沙兩眼得人憎。

歲旦上堂。擧拄杖曰、者是先師在雲門拾得來的、弁山用不盡的、百丈脫不去的。山僧昔於師表閣前、撞着先師和擔卸却、山僧只得一肩擔荷。向來颺在壁角落頭、行舖雖開、未曾曬晾。今乃春王元旦、未免對衆拈出、換却諸人舊時眼睛去也。豈不見雲門示衆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麼處得來。雲門雖善倒嶽傾湫、檢點將來、大似馬前相潑。驀卓拄杖曰、拄杖子遍覆三千大千了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新年頭從甚麼處得來。一聲爆竹虛空裂、驚覺從前大夢惺。

示衆。赤手空拳步大方、總不如全身放下看輝煌。驀拈拄杖曰、哪、拈來信手無非草、賽過當年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出一枝金色光。卽今可有解笑的麼。卓拄杖、喝一喝。

小除夕示衆。今日取閒於街坊一走、秪見人團圝集定、呵呵

大笑。山僧見他笑得奇怪、挨身一看、元來是打儺的。驀地一箇走將過來、問道、長老看箇甚麼。山僧直得無言可對、悶悶走進山門。但見鐘頭放下鐘椎、納頭便拜道、請和尙喫茶。方纔解得此悶。所以今日喫茶可知有箇來歷、是甚麼來歷、洞明請喫茶。欲洞明箇事、秖如箇事如何。洞明作撞鐘勢曰、洪。

除夕示衆。適纔放得假、千佛閣一班老骨董、於三門頭打鼓、佛殿上高歌。直得北俱盧州何廝三呂黑四拍手大笑。有箇朱翁子走出來道、福善寺裏做箇甚麼。何廝三道、不知。朱翁子道、樂然後笑、樂處也不知爲甚麼者等好笑。只得兩箇口如匾擔。衆中還知笑的落處麼。若也知得、正好拈却燈籠露柱、騎佛殿出三門、與波斯國鬬富。如或不知、敲鑼擂鼓處着隻眼看。

到白蓮寺、請上堂。短橋流水賣蟾華、翠竹蒼松散玉葩。爲訪法垣圓主件、白蓮香處御玄車。須知境非人而不顯、人非境而不彰。且道人境俱彰、主賓會合一句、作麼生道。寒山拍手雲峯外、拾得高歌石壁前。

上堂。人傑地靈、地靈人傑。獅子林深、威毛凜烈。其出窟也、地搖六震、其入窟也、光風霽月。不出不入、萬里一條鐵。所以道、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你道門在甚麼處。衝霄須是千鈞鶴。一唳雲開海宇淸。復曰、今日盛澤衆居士特請山僧爲衆舉揚。山僧無法可說。憶得張拙秀才有悟道偈、喜他見處超脫、不妨翻案舉似。眼裏波濤耳裏沙、色空明暗共爲家。舉無餘照千光赫、放處隨流萬象遮。佛祖閒呼明似昧、聖凡妄執正還邪。白雲踏破乾坤碧、拄杖頭開金色花。居士問、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如何是超師之見。師便打曰、如何是父子投機一句。師曰、白洋溪頭楊柳青。曰、門前流水歸東海、兩岸蘆花盡點頭。師曰、閒言語。曰、者裏與和尙相見去也。師曰、看取拄杖子。

上堂。山僧憶得童子時、書堂中見先生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當時山僧便問曰、喚甚麼叫做道。直得先生眼張口大。山僧自此一呆、放捨不下、直至二十六歲、

於弁山碑亭裏。失手觸破鼻孔。一時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收在眉毛角上。拋撒不開。後於百丈山中。撲碎鼈山一座。依舊水綠山青奈何。先師更與半根拄杖。十數年來東拋西擲。前歲福善場中。一爐燒却了也。時今贏得於村角落頭猥折脚鐺兒。澡風沐月。幾多快活。茲有三禪人遠來祝壽。請說佛法。若是佛法早已忘却了也。

過嘉善靈塔菴。請上堂。一葉扁舟泛武塘。推蓬靈塔看滄浪。石林深處垂楊古。共話無生曲調長。且道無生曲調是何章句。乃豎拂子曰。會麼。韻超空劫外。有耳豈曾聞。所以威音王已前的句。曠劫莫思量。千聖頂顙上的機。剎那徧法界。雖然如是。須知威音王已前活潑潑。千聖頂顙上赤條條。則知古人不可思議處。正是諸人立地處。今人立地處。便是古人覓心了不可得處。復以拂子點曰。只者一點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不妨揚眉於威音那畔。撒手於千聖頂顙。打破圓成。捏團零碎。大衆。畢竟如何是古人立地處。揮拂子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終日蓬頭赤脚走。東山水上沒遮攔。踏着紫胡一隻狗。圓睜兩眼沒人情。豎起威毛抖擻口。乃喝曰。看狗。沈惠嘉問大徹大悟底人還了生死也未。師便打曰。恁麼要取和尚頭也。師曰。試將刀來看。嘉作舞刀勢。師曰。敢將不斷。

上堂。舉藥山儼和尚於石上坐。石頭遷祖問曰。汝做甚麼。山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則閒坐也。山曰。若閒坐。卽有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山曰。千聖亦不識。石頭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藥山眼空四海。眉楞上十萬八千。石頭足踏黃河。手指閩發光海印。及乎捱拶將來。秖道得箇不識。既是不識。畢竟任運相將行箇甚麼。乃揮拂子曰。偶來不意開雙角。怪道潙山喚作牛。僧問今日如來親降誕。香湯沐浴報洪恩。如何是報恩的事。師曰。金龍吼處香風舞。

住幻住菴。示衆。半輪初月懸峯頂。萬點疎星映碧潭。休言此際重撈摝。到者應知徹骨

寒。舉如意打圓相曰．堪笑寒山子．圓缺自評論。　示衆。匝地和風．吹綻千山梅破玉。搭空寶炬．爍開萬劫黑山明。暗香浮動處．直須着眼親聞．燭影煇煌時．不可當面蹉過。卽今山僧踞坐．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欲知深處深深事．更向高高高處行。　示衆。大野生香．顯露劫前的旨．千山吐秀．發揚此日風光．雖乃觸處現成．且要當人薦取。你道作麽生薦取。拈拄杖曰．若向者裏薦得．何妨天上人間。如或未然．山僧拈第二句去也。卓拄杖曰．參。僧問如何是幻住境。師曰．雲厂石畔松杉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貌古不驚人。曰．秖如人境俱忘．如何拈出。師曰．翠蓋杉青不帶雲．遊人喚作胡僧舌。問太湖浩蕩時如何。師曰．澄波不動浪。曰．洞庭高插時如何。師曰．刺破闍黎眼。曰．秖如山水同鄽．還有妨礙也無。師曰．待汝一口吞却洞庭湖．卽向汝道。　舉弁山瑞和尚參金粟．適上堂次．山出衆便喝．粟便打．山又喝．粟又打。山曰．者老漢敗闕了也．便歸位。師拈曰．黑豆未生芽．青黃的辨。龍馬忽浮圖．誰分奇偶。果乃寶印當陽．那管千差異致。者二老漢．一是青原嫡派．一是南嶽兒孫。逗到節角交頭．灼然主賓不異。秖如弁山道敗闕了也。且道敗闕在甚麽處。放去直衝金鼓陣．收來捲却萬鋒威。　舉弁山謁黃檗無念．問曰．千里遠來．請師指示。念曰．有甚麽指示．佛法又不是青的黃的白的。山曰．既無指示．可保任否。念曰．保任箇甚麽。便罵．山待其罵畢．畫一圓相呈似。念卽與一掌．山拂袖而去。師拈曰．無念老漢拿空塞孔．灼然點滴不遺。先弁山機括相投．未免拈弓搭箭。且道作麽生是機括相投處。電光影裏鷺飛舞．石火光中鶴唳遙。　舉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師拈曰．夾山雖乃盡情布露．未免引他青嶂碧巖．瞻前顧後在。若有問撲山如何是幻住境。只對他道．雲厂石共松杉老．斷壑橋同風月清。　舉長慶因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慶曰．被闍黎一問．直

得口似匾擔。師拈曰、長慶雖善裁長補短、爭奈者僧眼似流星。若問撲山如何是合聖之言、只對他道、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

舉水潦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馬祖與一踏、水潦豁然大悟、起來呵呵笑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師拈曰、馬駒踏殺天下人、爲甚麼水潦遭踏、便識得根源。若是撲山待他呵呵大笑、更與一踏、不唯截斷根源、亦免使伊向一毫頭上着脚。

舉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又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拈曰、者邊一杓函天蓋地。那邊一杓彌乾覆坤。到者裏開甚麼十方、分甚麼四面。還知灌溪落處麼。拈拄杖曰、露躶躶、赤灑灑、沒可把。便擲下拄杖。舉南陽忠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到。國師曰、却安舊處着。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拈曰、國師善能挑虛剔實、者僧亦會撮有拿無。點檢將來、灼然古佛出現。且道那裏是古佛出現。眉毛角上翻車子、淨水瓶中吼毒龍。

舉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不生性、爲甚麼爲生之所留。修曰、筍必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甲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曰、者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拜。師拈曰、眉梢頭日上月下、修山主未別機宜。腦項後雲捲風馳、進山主慣得其便。雖然如是、修山主禮拜、不是好心。

舉三祖信心銘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頌曰、直上峯頭脚步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松林茂映彤霞赤、舉眼尋思便着瞞。舉六祖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頌曰、石上栽花紅欲然、香分塞宇氣猶妍。寄言香外尋香客、就體消停眼未圓。舉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决。山答待上堂時與闍黎决。師頌曰、棧道明修暗度津、關前猶設險崖征。烏江渡馬人難渡、始信當人用意貞。舉王山體禪師發明洞上宗旨曰、既有尊貴底位、須明尊貴底

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底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師頌曰、夢國掀翻海宇清、籬邊黃菊落紛紜。金星逼地無人拾、塞戶蟾光映竹扃。舉報恩秀禪師示衆云、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師頌曰、雲攢急處鶴沖霄、嘹響千峯意轉遙。鶻眼龍睛無着處、和香風遞過西橋。舉嵩山了改禪師示寂偈曰、壽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金烏叫天碧。師頌曰、海水鯨吞劫火飛、金毛獅子奮旌旗。乾坤陡變虛空老、未許南陽老子知。　舉西京定國可從禪師示衆、此段家風不從外得、汝知九峯不肯首座麼。珍重。師頌曰、丹鳳翺翔雲影華、潛龍驚破夢猶賒。竿頭盡處彤雲老、多少行人眼着花。　送月厂屏法嗣住山。達磨遺下一隻履、尋思已有石頭紀。權施五位洞門開、寶印當風萬派回。揚廣山頭草正綠、洞簾捲起青華目。悲智難忘黑狗蹄。橫抽寶劍木龍嘶、光奪蒼蒙五乳禿。定乾坤箭元無鏃、射得半箇兒郎。剛然一片鐵舌頭、掣斷玄關放鐵牛。衝開碧落須彌走、驅耕奪食虛空陡。願力維持若箇知、撲山門下露妍媸。渠兮我也無回互、拽轉法道正在今時數。莫效當年、藏身處兮沒蹤跡。却把虛空捏得粉碎休狼藉。此去迢迢與我疎、萬山堆裏好翻波。渠成水到、海天空闊雲來脺。使將石叅峯頭金毛獅子倒拽與橫拖。屏拜受、過齊安、訪同參漢賓。賓問三聖透網金鱗公案、如何辨他二人優劣。屏曰、你試舉似我看。賓擬開口、屏便掀倒禪几、連供具一時打破。賓曰、太粗莽。屏呵呵笑曰、是何言歟。後有僧舉似師。師曰、月厂可謂光明烜赫無絲毫障翳也。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一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杭州白巖位中淨符禪師。初於順治癸巳年出住寶壽。開堂拈香曰此香德並乾坤。堅同金石。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伏願道超堯舜之道。心同佛祖之心。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勳臣本省尊官檀護有力大人。伏願爲雨爲霖。滋萬物以賢以聖。育羣黎。復於懷中取香拈出曰。此一瓣香。靈芝嶺畔抽根。獅子峯頭長榦。不資雨露。猶多葉覆。今時戰盡風霜。贏得枝撑劫外。末上被箇沒面情漢一斧斫折。從茲脫盡皮膚。秖餘貞實。爇向爐中。耑爲即此堂上傳洞山正宗青原第三十二世石雨方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東堂梵和尚白椎畢。師忽曰。啊呀。好箇完完全全的第一義。却被東堂和尚一椎粉碎了也。衆中有具補綴的手段。試出來與新寶壽相見。僧問龍象蹴踏。凡聖交參。當陽一句。請師直指。師曰。日麗中天羣象正。雲收五嶽萬機閒。曰。與麼則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師便打。乃曰。向上一着。壁立萬仞。威音王話會不來。黃面老攀攬不及。降此都是箇撑門拄戶的伎倆。然則事無一向。驀豎拂子曰。看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從者裏。廣演法義。利益羣品。相沿至我斷拂老人。在者裏。鋤荒徑草。續斷碑文。迺至現前法兄護法宰官。播揚祖道。翊翼叢林。總不曾離却者裏。他親從者裏去的。一滴水。便可以興萬丈波。鞭陝府鐵牛。呑却嘉州大象。驅南山白額。咬殺東嶺大蟲。七縱八橫。顚拈倒用。如壯士展臂。殊無難事。雖然。今日新寶壽要且不在者裏。乃擲下拂子曰。儂家自有旋乾作。不向尋常行處行。東堂和尚結椎。師便下座。

上堂。近日天台笠子。廬嶽腰包。統領芒鞋行者。榔標上座。攪亂三十三天。却來我七十二賢峯。稱楊稱鄭。被山僧一齊收下。

分付山門頭四箇漢、官不容針、管敎他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若是磉砾子不開花、冰河不發燄、斷斷不放伊出一頭地。驀以拂子抖擻曰、大衆。磉砾子花開也、氷河裏燄發也、還有出一頭地者麼。乃擊拂子曰、閒林風悄、曲嶺銀鋪。沿山十八里、雲影模糊。皤然一箇老樵夫、賣盡了擔頭春色、醉倒村酤。拈拄杖曰、侍者念他老大。扶一扶。　上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今日是初一、明日是書雲節。後日初三、乙未屬羊危日。周懿王二十五年八月十三、且道屬牛屬馬、者裏也不得草草。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唐公嶺去五里許是閑林。寶龍橋去十里許是西溪。留下琉球、日本、高麗、新羅。那邊更那邊、且道是甚麼所在。者裏也不得草草。直饒不局自他、不落終始。越三祇於一念、總塵刹於片基。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爲甚麼、聻。須知寶壽別有長處。乃拈拄杖、湧身下座、一齊打散。　臘八上堂。大能仁氏、於周穆王癸未此月此日、在正覺山前、普見法界、情與無情、同成正覺。乃嘆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而不證得。遂震威一喝曰、老瞿曇者裏失却一隻眼、衆中有下得者一喝、寶壽佛法管取偏天偏地。有麼、有麼。雄侍者作掩耳勢。師乃咬齒曰、險。　上堂。僧問、棒喝交馳、時流竄窟。不隮今時、請師速道。師曰、雨落苔花濕。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柴門雪子飄。曰、與麼則學人從此去也。師打曰、磕破你髑髏。乃曰、日來佛殿不守本分、抹粉搽脂、惑亂了懷遠樓。春雲橋睡不安枕。獨許蒼龍峯四稜着地、且能別有生涯。昨朝拽杖五潮巔、看偏江南銀嶂、塞北冰河。囘觀九曲嶺、伐雲斧、三浙港、釣雪漁蓑。歸來詩思亦何多。以拂子作擱管沉吟勢、曰、無限畫圖看不盡、轉敎人爲費吟哦。乃擲下拂子。　元旦上堂。新年頭、佛法有、三脚驢兒弄蹄走。新年頭、佛法無、葡萄棚上挂葫蘆。鏡清明敎、一等是箇無孔鐵鎚、針劄不入。爭柰近來郎君新婦、未免向他有無裏着倒。今日或問寶壽新年

頭還有佛法也無。山僧直向他道、五鳳啣書雲外至、六龍擁瑞自天來。他若是箇漢再一箚道、莫者便是竇壽的新年頭佛法麼。顧左右曰、元正起祚、恭惟兩序頭首、闔山大衆、興居萬福。便下座。　元宵上堂。三乘十二分教、落霜黃葉。千七百則公案、陳爛葛藤。自餘甚麼主賓玄要、偏正君臣。都來是祭鬼神的茶飯、有甚用處。我若一向恁麼、你諸人向何處捕覷。不得已、放一線路。以手拍案曰、今朝元宵十五、處處搥鑼鍊鼓。廚前媳婦謳歌、堂上公姑起舞。人既歡、神亦豫。今年田桑管取豐富。而況好良宵、燈月交輝、風雨不妒。笙管喧闐、鬧徧了杭州府、嘉興府、延安府、太平府。　元宵上堂。火樹銀釭紫霧浮、錦燈毬打繡燈毬。金吾不禁珊瑚砌、溢耳笙歌入韻幽。空界月、一輪秋、交互清光織九洲。海市蜃臺看不定、又聞畫角起龍樓。大衆、山僧與麼告報。你若作佛法商量。今宵佳節、不獨無你玩賞分。山僧拄杖子要打折你驢腰在。　天中節、上堂。昨來山僧在斷橋頭、看彩風流年少、爭鬪龍舟。各各腰金飾玉、奮臂瞠睛。直得旌旆耀日、鑼鼓震天。南北兩山、時爲起舞。大衆、你道恁麼地爲着何來。也不過是要爭先一着。顧視左右曰、者裏還有爭先一着者麼。如無、則山僧退後去也。卓拄杖曰、千古汨羅江上客、令人寤寐煩相思。　上堂。舉雪峯道、吾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祕密法門。師遂屈指曰、石頭遷、天皇悟、龍潭信、德山鑒、雪峯存、者五箇漢、遞代相承則不無。且作麼生說箇祕密法門。復拈拄杖曰、天圓地方、六律九章、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卓一卓曰、杭州城十字巷口、賣點心店裏的老婆子、幼年姓李、如今姓康。復連卓兩卓。　冬至上堂。道窮則變、日長一線。枯椿眼底動生機、小人道消懲膺驗。好消息、急須薦。莫待一九二九、數到沿河看柳、依舊花飛片片。乃卓拄杖三下、曰、大衆向羣陰剝盡處道將一句來。良久、衆無語。師曰、不妨親切。僧問、孤峯絕頂還許商量也無。師曰、他無者閒舌頭。曰、恁麼則商

量了也。師曰。向你道甚麼。僧豎拳。師曰。者掠虛漢。便打。　雲門散木師翁忌辰。上堂。舉雲門師翁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翁曰輕打我輕打我。傍僧曰我會也。師翁曰你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師曰。大小雲門。一生眼腦端正。氣宇清明。無端引者僧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寶壽則不然。設有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向他道。木作頭泥水作頭。解作頭石作頭。　斷拂老人忌辰。上堂。丙申年。穀日雪。極目河山成一色。青山樓作玉樓臺。底事於今成漏泄。衆兄弟。瞥不瞥。庭前石鑿烏龜。切忌喚他作鼈。乃舉先寶壽斷拂老人住雲門時。黃元公往問明頭來時如何。壽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曰暗頭來時如何。壽曰此去錢塘尚隔津。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壽曰杭州理公事時。却向你道。師曰。先師與麼答話。大似生鐵蒺藜。若不是元公也太難呑吐。雖然。猶少大人氣度在。今日若有問符上座明頭來時如何。放過一着。暗頭來時如何。放過一着。不明不暗來時如何。放過一着。忽有箇漢道。和尚與麼答話。猶少爪牙在。却向他道。山僧病痛。不妨被上座說着。呵呵便下座。

解制上堂。山僧向握倚天長劍。照雪吹毛。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日來有箇漢。不顧危亡。赤身挨入。呵呵。爭柰山僧今日又不恁麼了也。擲却長劍。捋下眉毛。却向那青藹藹綠茸茸芳草渡頭。別作些子家活。你者一隊驢漢。還有湊泊得上者麼。若有。急須啣取一莖草來。僧出曰。南泉來也。師揖曰。不審。僧擬議。師便打。　請新和尚發專使上堂。五百年前石因。五百年後石雨。一句子流落天涯。帶累脚下兒孫。牽犂拽耙。歲歲春雨春風。一何辛苦。山僧不學他隨例打哄。祇將先老人破家舊火。左提右掇。秪望祥麐威鳳。玉轉珠迴。詎意當此陽消陰長之際。所幸我深谷法兄。他是先老人室中眞子。加以祖翁田地符劵在手。要喝轉西溪倒瀉。撐持賢嶽摩雲。有甚麼難事。所以山僧今日特煩專使。要與他越水吳山。覿體相見。大衆相見事且置。發專使

一句作麼生道。乃顧專使曰、五里一亭、十里一鋪、蒼茫雲水莫回顧。夾道芙蓉帶露嬌、影映隔溪紅樹。此是桐江秋色、到時一任你題詩作賦。　先老和尚九周上堂。巴陵鑑三轉語通嗣雲門。奈雲門以指爪甲向平地上挖箇坑子、一埋埋却、巴陵至今無出頭分。符上座既知利害、豈可復蹈其轍。所以三年來不敢妄置一語、亦不敢妄以一法繫綴平人。乃今退院之前、爲先師九周設供。祇將先師糞掃堆頭拾得底閒骨董、爲諸人拈掇一上。驀豎拂子曰、急着眼看。遂擲下曰、劍去久矣。　過分水、衆護法請上堂。科甲峯昨宵跨跳上忉利天、驚起鎮東樓、安定山藏身北斗。是汝諸人還知麼。拍案曰、山城雨過草萊香、南山疊疊紫雲翔。羲皇人世、漢代冠裳、治平不用設關防。遊魚流水兮兩相忘。更說甚麼花宮仙苑、佛國天堂。乃拈拄杖卓一卓。　住覺王、結制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玄酒大羹、傾向你喉管裏了也、你猶自不解嚥下、却來者裏受人處分。蒼天蒼天。你者騎牛覓牛漢、波心裏撈甚麼月。山僧沒柰何、只得與你攀條援例、把驚子門阨斷、水洩不通。第一、不許你回頭轉腦。第二、不許你鑿壁偸光。第三、不許你喚鐘作甕。第四、不許你頭上安頭。直待定香寺跨跳過三里洋、方纔與你通一線子。驀拈拄杖曰、定香寺跨跳也、又作麼生。乃卓一卓曰、前村深雪裏、別有好香飄。復連卓兩卓。　浴佛上堂。丁酉年四月八、隴畔黃梅軟躐蹋。舜若多神蔫齒牙、憍梵波提動機括。且道是甚麼機括。梧桐樹昨夜懷胎、天明生箇孩兒、肩垂白髮。侍者請和尚安名。山僧一時歡喜過度、不顧犯諱、命名悉達、悉達。顧左右曰、是爾諸人還委悉麼。復曰、護名菩薩。　住錢塘白巖山尊聖寺上堂。僧出禮拜曰、謝師答話。師曰、承虛接響漢。曰、莫瞞學人好。師拈拄杖曰、拄杖頭有一句子、試道道看。僧擬議。師打曰、却是你自瞞。乃曰、大海波心塵撲面、妙高山頂浪滔天。紙鷂逐隊穿紅熖、葛犬成羣吠曉烟。大衆、者四句內

有一句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權實照用、無不具足。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如無、山僧卻爲你出一臂力也。乃拈拄杖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臣忠君信、無往不通。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正恁麼時、十方坐斷。三際頓空。眞如佛性、生死妄想、都教他百拶碎。直是如照雪吹毛、凜凜然不可犯。犯則喪身失命。如亘天紅燄、灼灼然不可近。近則爛額焦頭。雖然、若是通方奇特士、正應就裏作生涯。　上堂、黃鶯處處啼新柳、普門大士親垂手。大藏小藏無盡藏、雄談不借娘生口。直饒者裏薦得、尤少春光一九。爲甚麼尙未曾與你向杏花村畔頻沽酒。　上堂。師曰、者裏無窠臼與你棲泊、作麼生與山僧相見。就你說得十分磨稜合縫、且請暫居門外。不見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曰、作奇特商量。可惜許。穴卻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可惜許。復顧左右曰、大衆、二老恁麼問答、白巖恁麼判斷、可謂駕與靑龍。若是善騎者、便能昂藏霄漢、攫霧拏雲。者裏還有善騎的麼。時有僧作禮、問祇如和尙此間一棒、又作麼生商量。師乃拈棒直打出法堂。　示衆、太陽門下、滴水成冰。明月堂前、流金鑠石。者是洞山老漢、父子不傳的祕訣。得其旨也、末萌枝上、競看無限春光。失其旨也、不嚮山頭、可惜一天風月。大衆、山僧二十年來、未曾漏洩、今晚舉示當陽、貴要諸公委悉。顧左右曰、你寮舍裏三三兩兩、若作正偏回互商量、妙挾堂前、不獨無你話會分、且要入地獄如箭射。　中秋示衆、秋風淸、秋水澄、秋花幽媚、秋露鮮明、秋山箇箇瘦稜層。高聲曰、秋月聾。良久曰、刺破你眼睛。乃舉百丈西堂南泉三人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供養。堂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去。祖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南泉獨超物外。師曰、者一隊漢、幸是陶公後裔、淸白傳家。無端爲舉天子求賢、貪他升斗之祿、喪名失節。山僧今晚要與馬師二十拄杖、爲甚

麼太平無事。不合塗汙人家男女。　重陽示衆。三玄三要事難分。嗘唎嗘唎。得意忘言道易親。蘇嚕蘇嚕。一句明明該萬象。嗘唎重陽九日菊花新。嗘利蘇嚕。還委悉麼。汾陽明露秋光。寶壽暗藏春色。你若緇素得出。臨濟大師在你行裏坐裏。語言談笑裏。撞頭磕額。直是無你迴避處。雖然見汾陽則易。見寶壽則難。

示衆。擧曹山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師曰。大小曹山偎刀避箭。若是寶壽則不然。愛行心處路。常挂本來衣。何妨正恁麼。不礙未生時。大衆你若依曹山則背寶壽。依寶壽則背曹山。衆中有出類拔萃者。試別道一句看。良久乃曰。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珍重。　示衆。纔疑未盡。動處成乖。毫髮未忘。觸途成滯。必也胸無一物。眼蓋乾坤。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擲崑崙於大千界外。納香海於指爪甲中。毘盧頂上倒臥。橫眠十字街心。逆來順往。到與麼地。以拂子西擊曰。且立者邊著。爲甚麼聻。呵呵。我猶未曾向紫羅帳裏與你撒珍珠在。復以拂子擊案一下。　示衆。擧意成雙概。揚眉落二三。若逢穿耳客。何必口喃喃。還有穿耳客麼。雄侍者作女人拜便出。師曰。販私鹽漢。師乃擧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含血噴天。自汚其口。潙山道。却請和尚道。躲跟避箭。不是好漢。高峯道。柴荒米貴。忍餓無暇。祇對掩耳偸鈴。亦非妙手。或有問山僧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向道。你還要第二句那。僧問古人道。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如何是半人所在。師曰。未聞梅破臘。曰如何是一人所在。師曰。尙有菊擎霜。曰無人所在還用到麼。師震聲一喝便下座。問如何是木人能拊掌石女解謳歌。師曰。待黃需巖飛。卽向你道。曰不會。師曰。却許你喞嚠。

宗旨論

借黑示正、假白示偏。偏不居偏、天曉不露。正不居正、夜半正明。曰正中偏、曰偏中正、曰正中來、曰兼中至、曰兼中到、一皆是兼帶語。初不落今時空劫。不坐偏枯、不犯當頭。直是走盤之珠、圓轉活潑。初無你把捉處。此雲岩寶鏡三昧、爲物作則之苦心也。復展轉諭之曰、如臨寶鏡、形影相覩。如世嬰兒、五相完具。如離六爻、偏正回互。如荎草味、如金剛杵。遞相發明、極爲通暢。獨是重離一語、人以辭生、反艱其旨。稍通經者、乃競相以易卦支離配合。要皆與本旨毫無干涉。余固非知易者。第體雲巖本意、取以例正不居正、偏不居偏、最爲明著。何諸方巧見層出、各執其是、愈論而愈不見其確實矣。至於疊變一說、亦不過明重離一卦、疊之止爲三、變盡只有五。以例正偏兼帶之位、不止於四、不過於六、惟五而已耳。覺範洪以重離之二三四爻爲單巽三四五爻爲單兌、謂之疊而爲三。此只可說互而爲三。若疊而爲三、則於義有所未妥。又以巽兌二卦互相上下爲大過中孚、謂之變盡成五。此亦只可說以巽兌倒互爲五。若以重離而言變盡、則亦未見其妥。蓋雲巖分明曰、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不曾曰單巽單兌重巽重兌爲正中偏偏中正之爲回互也。又不曾曰、大過爲正中來、中孚爲兼中至之爲變盡也。又不曾單指重離爲兼中到也。余不敏、敢別爲之言。以疊變皆不外重離六爻、乃爲雲巖引例之本意。然但以之例五數則得、若以之分配正偏五位、則雲巖在大定中斷所不許。此吾所以不顧犯忌而敢發之。智者當留心。

洞上有正偏五位頌、其措意精妙入微、意在言表。非克家眞種、往往莫能造其極。然豈洞山之本意哉。是皆爲彼中下姿心所致、萬不得已之言也。夫既有言矣、則明白路頭、又豈得而諱之。余於是以五彩爲虛空少畫眉目。智者當神契於言外可也。曰正中偏者。非正中出偏、乃正中之偏也。故曰三更初夜月明前。以其相逢不相識、斯所以爲正中之偏。故又曰

隱隱猶懷舊日嫌也。曰偏中正。非偏中歸正。乃偏中之正也。故曰天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正顯偏中之正。若迷頭認影直偏中偏耳。故又曰休更迷頭猶認影也。曰正中來者是全體作用。如人去家適寓所。而尚未至於寓所。故曰無中有路隔塵埃也。曰兼中至者。謂兼正偏。一齊而至也。明暗交參光光相入。乃作家縱奪互用。一一天眞本妙。超出思議之表。皆不至於傷鋒犯手。故曰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也。曰兼中到者謂兼正偏而雙泯。故曰不落有無誰敢和也。此題目一十五字位位從第三字上看得清楚。討得頭腦端正。則其中旨趣不待更論之矣。雖然。你便作如此見解。流布將去入地獄如箭射。管教有日。莫道吾不說破好。

吾宗有外紹內紹。王種有君位臣位。揀辨功程。最爲詳細。而古今持論。皆涇渭不別。名件冏譜。致學者莫之所趨。可慨也。殊不知大道之妙。從本以來了無階級。而所以有階級者。緣學人根有優劣。致造詣之有階級耳。然空中鳥跡。水底魚蹤。自可與智者道。否則必膠泥名相。隨語生解。豈所謂本無階級之妙道哉。要之在吾人實修實證。默契於語言之外可也。九峯虔親從枯木堂經歷過來。故其所論切實。釐毫不爽。其云王在門裏者。固內紹也。又曰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則正見紹乃臣位邊事。非君位邊事。以尊貴從不落外紹內紹之二邊也。內生誕生。乃帝王覿體親生以正位者也。奚必言紹。苟加一紹字。則反成疎異矣。所云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者。言學人已得入門。識得自己主人公矣。故不借別人家事。然尚未登堂入奧。但可喚作了事人。雲門謂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者是也。云知向裏許承當擔荷爲內紹者。言已陞堂入奧。毅然能承當祖父家業。故曰推爺向裏頭。然特未得透脫一路。此所以均之爲臣種也。雲門謂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者是也。云須見無承當擔荷的人始

得同一色。同一色了。借爲誕生爲王種者。言雖透脫一路。尚未能向那邊過來。故曰誕生猶有父。雲門謂直饒透得法身。放過卽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氣息者是也。云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就位了。始喚作人王種者。言紹是臣邊事。紹了非是功。則并前一色。亦不住着。是能從那邊更那邊過來。却向者邊行履。此三朝王子中之正登朝王子也。到恁田地。始有應機接物底面目。與之言正偏方有分也。或曰。不住一色。來者邊行履。可與正偏五位言爲正登朝王子。已悉知其概矣。而三朝王子中乃又有登朝後一位。其旨安在。曰。古有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以其猶守珍御在故耳。若是父。則無家可坐。無世可興。知此。則於登朝後一位。意可想過半矣。汾陽昭云。素服問田翁。遍界無相識。雪竇宗云。漁樵歌滿路。野老唱豐年。之二老者。其饒舌亦至矣。大都有家可坐。有世可興。皆正登朝王子事。所謂兒孫也。而誕生內生所奉之父。乃登朝後一位。亦卽同時不識之祖父也。石霜曰。鶴騰霄漢出銀籠。其此之謂歟。

圓相。與世尊拈花。初非二旨。特其有形勢之別。斯所以能換人眼睛。其中權實照用。殺活縱奪。無不備具。然當機施展。不得不別。總爲顯示者一着子。則又不得而異。故曰與拈花初非二旨。其在臨時應用。縱橫莫測。雖潙山亦不得而自知。豈一定之死法耶。有以(牛)相爲縱意。(佛)相爲奪意。○相爲許相見意。(人)相爲肯意。甚至∪相爲舉函索蓋。ɷ相爲抱玉求鑑。爲暗機。爲意語。爲嘿論。爲義海。若是則成訓詁言理。可以傳授之矣。潙仰乃聖位中人。所立宗旨。豈果如是乎。智者當無惑。

守廓到華嚴一則。語奇正相生。輸贏皆妙。此佛祖所祕授之關鍵也。二老。一爲青原六世。一爲南嶽七世。賓主酬唱。後不甚多見。惟興化大覺略一用。及余特舉示諸子。因并着語如左。守廓到華嚴。懷璧求鑑。嚴上堂曰。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到來。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

入華嚴與汝證據。見兎放鷹。廓出禮拜。起便喝。見義勇爲。嚴亦喝。投桃報李。廓又喝。碁逢敵手不辭再。嚴亦又喝。琴遇知音豈厭三。廓禮拜曰。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復喝一喝。拍手歸衆。山當轉折處。幽媚出常情。嚴便下座歸方丈。話到無言際。此心愈見眞。時風穴作維那。上方丈問訊。者漢行年在坎。嚴曰。汝來也。叵耐守廓適纔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平地上撈甚魚鰕。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尙言過。他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喪盡殘生猶不知。嚴方息怒。水清魚不餌。空載月明歸。穴下來舉似廓。自首者不足罪。廓曰。你着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已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未必心頭似口頭。穴曰。雖然如是。已徧天下也。識甚好惡。復拈曰。華嚴攔頭。廓公把尾。鑑照鑑。空合空。唯二老心知之。若夫貪觀雲裏雁。失却目前機者。又何足道。雖然。二老恁麼做處。畢竟成得箇甚麼邊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復喝一喝。　師說法近三十年。每念宗風訛舛。遂不顧避忌。翻刻人天眼目。考著祖燈大統。及拈古彙集頌古摘珠并偶言諸書若干卷。行世。

淮安檀度南菴依禪師。初於順治丙申春。奉嵩乳老人命。住淮安報恩禪寺。上堂拈香曰。者一瓣香。伏願皇王端拱無爲。臣僚調羹有度。次拈香曰。自六祖衣止不傳。諸方尊宿出世。只爭者些子。卽今報恩堂上老人在席。山僧何敢瞞諸兄弟。遂插香曰。頻添花甲子。數到劫雲初。僧問。從上諸祖。口似血盆。牙如劍樹。和尙向未陞座以前。早已坐斷。請問還有同處也無。師曰。九九應三時。曰。恁麼則斬新條令。格外風規。師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作家宗師。大展一拜。師曰。春色惱人。問。臨濟門庭卽不問。如何是洞上的旨。師曰。鐵船無底要人撐。曰。恁麼則佛佛授受。祖祖相承去也。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知恩有分。師一喝。乃曰。嫩桂雙雙

挺碧天孟峯葉覆乳峯巔。今日報恩親接得、紫雲深處一香傳。以拄杖畫一畫曰、潑天門戶、打開無盡家私。匝地宗風、托出幽深孔竅。寰中作主、把住也玉轉珠回。化外來賓、放行也風行草偃。正恁麼時、布漫天網、打衝浪鯨鯢。展萬里程、縱摩天俊鶻。有權有實、無黨無偏、莫非諸人本地風光。何妨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豎拄杖曰、達磨大師來也。按拄杖曰、重爲按過。且道爲甚如此。選佛若無眞正眼、宗門那得到如今。　冬至。兩序請上堂。移星換斗、揮日迷風、是衲僧家尋常用處。所以諸方尊宿、有飛六月雪、令無位眞人赤條凍死。有搖臘月扇、令東郭大嫂脫體炎消。報恩門下、殊覺不然。夏則樓閣門開、隨萬縷條風涼生暑簟。冬則紫羅帳合、溫一爐獸炭煖足霜衾。且貴不違時失候、又何曾厭故趨新。良久喝一喝曰、君若不會、冬至一陽生。

博山和尚忌日拈香。師曰、紫禁傳書動翠微、一封棲嶺鳳啣歸。吾家玉線金針事、驗在寰中第一機。恭惟師翁、後先著便、偏正互融。立足於無影枝頭、全身於不響谷內。十八灘邊、倒翻鄱湖逆浪。三千里外、擎起天界雕梁。走禪流於彌川、積鷲據都士。以內聖外王、數十年來、見面者見面、聞名者聞名。且道不見不聞、畢竟誰是知音。顧左右曰、今日不肖兒孫、只得掩耳偸鈴。　檀信祝慶請上堂。眉橫鼻直、眼見口喫。者段工夫、却也綿密。應笑他錦上鋪花、被上加薦。達磨老子、遠涉流沙、來震旦四十八萬里程。剛道不識、西王母於崑山之頂、瑤池之側、開三千年花、結三千年果、贏得箇桃喫。更求甚麼羲和年間陳曆日。照顧屋上靑天、床根霹靂。咄。山僧脚下泥深三尺。　元旦上堂。師曰、佛法出年頭、時人但木木。山本自靑、水本自綠。猶憶李將軍射虎貫金鏃。何事昨夕今朝、人人換衣擇服。一年一度光華、寒山鐘遠姑蘇郭。賴有王喬引鳳簫、聲落報恩殿角。就中向上一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梅開冰雪花、貓展暗宵目。應笑他富家翁、大驚小怪、迎喜接福。以拂子

指香爐、曰、周鼎三足。　師誕、請上堂。僧問、延短劫爲長年、極爲細事、如何是大轉法輪。師曰、武夷溪九曲。曰、恁麼則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清夜鳳啣來。曰、且喜某甲與和尚共出隻手。師曰、玉女峯點頭也未。僧一喝。師曰、此去建陽不遠。問、今日忻逢、未審如何爲人。師曰、鐘磬烟俱起。曰、大好一曲昇平、恰遇江南春色。師曰、巖通荇一灣。曰、祇如四衆臨筵、又作麼生領略。師豎拂子曰、親從西佛國來。曰、果然太煞風流事、不是關情人不知。師曰、五言始於蘇李。乃曰、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你若解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煩伐木搜山而見精靈。設若不爾、今日釋迦、明日彌勒、終朝累歲、祇是金屑和沙。卽欲撩起便行、自稱快便。大似肥人騎瘦馬、薄暮又途遙。以拂子打⊙相曰、幾時出得者箇。山僧猶記得四十二年前、從威音王以上、翻箇筋斗。忽至婁至佛後、覓他釋迦彌勒主人公影子也不見。只得擊碎照夜珊瑚、放出生風菸兔。延短劫爲長年、開奇葩於冰上。無端海屋添籌、漏出十方春色。然亦不敢輕於汝等。豎拂子曰、托蹬卿家有。　立知事上堂。僧問、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如何是爲己爲人底事。師曰、刈茆鎌子。曰、恁麼則符到奉行去也。師曰、逢着仙人莫看棋。曰、人歸上國方知貴、月到秋天分外明。師曰、闌欄打出憍尸迦。問、實際理地、不立一塵。今世門頭、不捨一法。如何是一法。師豎拄杖曰、我者裏有權有實。曰、恁麼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師曰、毘摩質多僊人未嘗論說此義。曰、好音在耳人皆聳。一曲昇平和者稀。師曰、又被風吹。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誰叫你拖者死尸來。曰、恁麼則脫體無依去也。師曰、開眼入棺材。乃曰、吳郎平生沒恃怙、少小曾知打露柱、燈籠拈得上天台、祖父田園合本據、流光荏苒鬢絲牽、石女懷胎六月天。下得一籮種、鋤得一片田。日間一食、夜間一眠。長衫高挂枕頭邊。分付兩班頭首客、只此

叢林借施設。喝一喝、下座。

菩提先和尚百日、拈香。師曰、清江漣水、今日明日。檀度法起、忽來忽去。九旬坐斷菩提、大地山河無覓處。無覓處、人道是大寂定門、又道是摩訶衍句。喝一喝、曰、今日小子、專伸證據、我自壺蘭布衣、師起淮西牧豎。

住觀音寺、上堂。僧問、舊鋪新開、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恁麼則拈出古佛家風、張開今時樞要。師曰、五百載聖人出、你道是何面嘴。曰、蠻鄉古調無人識、一曲知音和者稀。師曰、憶荔枝、憶荔枝。問、提向上宗、作人天職。且道承誰恩力。師曰、今日第一拄杖、且不打你。曰、作家宗師還出格、今朝豹變又龍驤。師曰、但得日出、莫問天晴。曰、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曰、韓侯釣臺題詩也未。僧喝。師曰、欲避銀鉤、已吞紅線。僧作禮。師曰、識取錄蓑翁、乃喝一喝。曰、大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今日新長老潑泿潑刺、是汝諸人眼親手便、無位眞人各各向赤肉團上揚聲大叫、身毛金色、以百億須彌盧爲一寶座、與你諸人分座說法。令十日並麗中天、五雲爲章銀漢、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更聽一偈。上大人、丘乙已。諸佛機、笑殺你。會便會、不會在觀音院裏。

上堂。僧問、雪嶺原無事、曹谿寧有傳。如何得能報不報之恩。師曰、者一問太孤高生。曰、人天病仰首、眼目願垂施。師曰、要答者話也不難。曰、三要印開硃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曰、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問、擊碎照夜珊瑚、放出生風於菟。如何是雪嶺的旨。師曰、你於釋迦牟尼佛法中而得成佛。曰、恁麼則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迴顧落花紅。師曰、焉知來者不如今也。問、釋迦成道於菩提樹下、說法於祇園會裏。顯權顯實、開悟衆生。且道今日權耶實耶。師曰、唐土無此消息。曰、爭奈一雨旣潤、三品均沾。師曰、西域沒此葛藤。僧作禮。師曰、待婁至佛爲你授記。乃曰、脫離諸欲、未爲心空。頓現無明、方稱囫地。卓拄杖曰、今正是時。

報恩監院請上堂。僧問、秦臺有鏡、千里逢渠。尺板無書、一

朝驗主。頭上華冠卽不問、五家宗旨願垂施。師曰、拾甚破頭巾。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山僧十載在夾山。心燈不續。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善財去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盡日閒。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青獅翁擡頭已錯過了也。曰、如何是溈仰宗。師曰、我從來疑他父子。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莫謂他家無人。曰、任麼則栴檀林內栴檀、獅子窟中獅子。師曰、値得者贊歎。乃曰、國土動搖非動搖。無餘聲色可相遭。衲僧向上何拘鎖、一片閒雲過板橋。未離報恩已到觀音。旣到觀音報恩說法、只得口門熾然爲一。射陽波浪、前際後際、不相蹹越。東拋雲門扇子、西擲趙州葫蘆。只如伸手過百億餘城、且道有何朕迹。喝一喝曰、人情如馬頰、客路似羊腸。

法主同鍊師居士請上堂。僧問、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囘葉落更抽枝、如何得枯木生春去。師曰、不禁夜行。曰、昔日曹谿、今朝劍水。師曰、浦城過山三日也、不是好程途。曰、恁麼則嶺色實無山隔斷、天光好與水相連。師曰、結氷結凍。問、路逢達道、卽盡風流。上上之機、請師爲展。師曰、一百單五近清明。曰、龍吟虎嘯、滿座風生。師曰、上元定是正月半。曰、此非小緣、大衆當知。師曰、深冬好事少、無力下禪床。僧以坐具打○相曰、三世諸佛向者裏打點不出、和尚將何拈掇。師曰、天寒日短兩人一盌也不定。僧喝。師曰、好日多同。乃曰、白雲無變識、包裹千差。青山無異心、發育萬有。從上聖人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拈花刀刃若新發於硎。只爲曾參一貫、令他函谷關前紫氣橫豎高三千丈。神光老子依舊覔心了不可得。今日觀音門下事同一家。騎燈籠入露柱裏。拈露柱卓燈籠上。喝一喝曰、如是之法、我從佛聞。

上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和尚醫。師曰、抖擻多年穿破衲。曰、爲何水牯牛風癲醫不得。師曰、鑑毿一牛逐雲飛。曰、恁麼則不病也。師曰、大慈悲菩薩。問、初曙消殘雪、風來又覺寒。一天雲霧散、惟有遠山看。如何是遠山。師曰、太近。曰、雲散青天出、山高衆岫歸。師曰、

拾取脚下古老錢曰青天白日師曰吽乃揮拂子曰山僧有條斷貫索將毘婆尸佛鼻孔穿至婁至如來令他各各無些兒出氣分若是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宗分五傳桂挺雙株權實照用正偏賓主觀音院裏墻壍堆頭也無着處只如天地方圓山川闊狹人畜草芥大小長短畢竟如何一切智通無礙去擊拂子曰族庖月更刀良庖歲更刀庖丁刀解數千牛若新發於硎驀豎拂子曰莊周者蒙人也

上堂僧問學人滿口道不出的請和尚道師以手指口曰不敢僧喝師曰我不如你僧連兩喝師曰你不如我曰今日捉敗者老漢師復指口曰還敢也無僧纔出師曰今日不答話曰爲甚不答話師曰三六九但舉手乃曰一向佛法大意歷代聖人天下知識山僧捉敗者裏以手托○相喝一喝曰須彌山磕碎龍神髑髏拄杖跳上三十三天糊餅饅頭一齊落下諸人盡飽而食勿生忻厭良久抛下曰出得荆棘林是好手

衆文學請上堂僧問有言有說皆是世諦之談無言無說未是衲僧行履幸對人天請師舉唱師曰一百單五近清明曰恁麼則十方世界盡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上元已過正月半曰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豎祖標師曰也要知時節始得乃曰楚公子學齊語置於莊嶽韓大夫受兵書仍尋圯上喝一喝曰三千里外定譊訛

上堂僧問罷釣收竿卽不問鯨鯢忽現時如何師曰我也疑着你曰恁麼則乘風破浪去也師曰你須識得我問燈籠緣壁上天台卽不問如何是上元佳節師曰會得也是正月半會不得也是正月半曰只如燈月交輝衲僧眼裏還着得麼師曰寒食近清明乃曰雪色上元時清光凝皎潔無爲無事人肝膽向人說笙歌叢裏柳標杖邊大解脫世界也須敲唱隨時一門超入的横倒豎臥看風張帆的結緊纏頭何不勞斯神用一等啓迪後昆驀喝一喝曰宗祖有幸大展其才鑾鑿生輝一番佳話設若鋪序不來者回贊揚難及以杖作量勢曰日月

繞須彌。橫照四天下。豎照四天下。 解制。上堂。徐道婆問。香烟拂袖。銀燭輝空。突兀八面騰光。開通萬古風月。如何是乾坤眼。師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曰。紅爐燄裏凍解千峯是何人行處。師曰。烏石嶺與汝相見。曰。無縫塔勢出層霄。承誰恩力。師曰。僧堂前一句非汝境界。婆作禮曰。拜謝和尚去也。師曰。宛有丈夫之作。乃曰。柳葉生嫩黃。湖光漾處碧。透過祖師關。急急通消息。諸人屋裏一編草鞋。一脚高一脚低。不知踏過多少程途。宋雲依舊傳播不實。風吹乾雨灑溼。經冬過夏。那裏有些顏色。孰知千山之遙。萬水之隔。景物滿閻浮。彈指超微密。驀喝一喝曰。倒退三千。 同參至。上堂。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乃大悟。師顧衆驀豎如意曰。神器不可以不冥。冥始可以有靈。銅片銅片。如有靈。願得照見情人千里形。擊如意下座。 住檀度。立兩序。上堂。初生乳虎。氣奪全牛。久鍊奇鷹。不打死兔。諸方佛法。空作奇特商量。終日捫褌中虱。自謂拏雲攫霧。遂作女人拜云。從來有力大人。不是人間保頭甕婦。 天界覺浪和尚訃至。上堂。先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旣轉法輪。又入般涅槃。示化儀有終也。今我天界老人。自坐斷三十六峯後。橫行海內四十餘年。坐道場五十餘會。佛事已周。垂黃閣簾。轉身就位。然金針雖密。而古錦猶傳。遺物遠臨。號呼莫及。猶憶古德云。諸佛出世也好與三十棒。轉法輪也好與三十棒。入般涅槃也好與三十棒。今日檀度小姪則不然。我老人出世也作禮三拜。轉法輪也作禮三拜。入般涅槃也作禮三拜。何故。今天下具大眼目尊宿。惟我老人一人而已。 白雲梅生和尚領信官王章二護法請上堂。僧問。大法將敷。彌勒猶疑。寶塔一開。如來頓現。先佛後佛所談何事。師曰。青色光明。雲曰。恁麼則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靑山色師曰笊籬木杓撈得多少僧喝師曰放過一着乃曰白雲和尙將天大將軍身化作觀音菩薩郎甲冑刀兵而爲入道解脫之資今來檀度門下索錦上花屠龍繪鳳還他作者風規就下平高自是宗師巴鼻爭奈山僧久處無佛之尊菜畦井窖午臥宵吟並無入室之求況有專車之問大衆且道山僧與白雲和尙還有同異也無良久曰一老一不老相向坐荒草仔細思量起白雲何處討擲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開眼爲旦閉眼爲夕欲得窮漢受罪畢數到九九八十一一一如一二五一十周家八百載從來是此日此日也鶡鴠不鳴虎始交荔挺出驀叉手曰恭惟大衆起居燕息　衆檀越送化士同請上堂僧問一念不生全體現觀面相逢事若何師曰此去維揚不遠曰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春風動地來師曰梅花嶺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僧禮拜師曰沒地頭漢乃曰入廛垂手隨身何用竿木就路還家逢人自是覿面所以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卽應只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又作麽生喝一喝曰九萬里鵬纔展翅三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閉戶弄潢池之兵禾山鼓雪峯毬開門揖綠林之客料事於未萌不若畫策於必免橫按拄杖曰信矣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　立春上堂昨日霜遍界今朝報早春天春地春人春草木春昆蟲鳥獸春三門佛殿春燈籠露柱春只如人間四百年彌勒內宮爲一晝夜又作麽生且喜衲僧春夢穩曉來依舊一池氷卓拄杖曰流光雖迅速今古意分明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所以道第一句薦得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一大藏教是第三句釋迦是第二句作麽生是第一句便下座　轉藏請上堂僧問鳳棲嶺頭獅旋象舞龍汪閘下鯉飛鼇躍請師出手爲衆提綱師曰拄杖子二十年不曾撥着半箇曰少林原有無

私句。大好山前用得親。師曰。逢人切莫錯舉。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還我話頭來。乃曰。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拈拄杖曰。衲僧家向劍刃上走馬。電光裏翻身。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直饒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總不出四十九年者些子見解。今日檀度打開寶藏。令一切凡聖有情。如是見。如是知。如是信解。喝一喝曰。普觀時雨潤。共聽好風香。　住棲霞。上堂。拈香曰。者一瓣香。旣獨尊於西乾帝子。又流衍於香至王孫。彌天匝地。爲雨爲雲。在皇王則君臨億兆。在宰輔則嵩祝萬年。在現前護法諸山等。則際會明良。荷擔記莂。在吾宗二百餘年。起西江一葉。有博山師翁。五十三會。布六代奇葩。有天界法伯。棲鳳嶺頭。看白雲飛出。黃河聲裏。翻濁浪流回。有檀度堂上先師嵩老和尚。伏惟同闡宗風。密揚法化。珍重。棲霞和尚問。老兄昔年親見徑山。後來受囑檀度。今日敲唱雙行。還是一稚兩當。別展風規。師曰。仰賴法兄。棲曰。只如正不坐正。夜半正明。纔覺明時。便落偏位。如何是正位。師以拂子左邊拂曰。總向者裏道破。棲曰。偏不坐偏。天曉不露。如其不露。依然正位。如何是偏位。師以拂子右邊拂曰。總向者裏道破。棲曰。偏正不立。賓主互融。又作麼生。師豎拂子。棲曰。放出黃河徹底清也。師曰。壽昌老子風流甚。只有同堂作者知。棲曰。有勞神用。師曰。小弟特特遵命而來。問兄呼弟應。卽不問。斬新條令事如何。師曰。青山經雨翠層層。曰。別展風規。豈無格外之提。師曰。大都幽澗艸。依舊六朝春。曰。恁麼則過量之機。一衆親聞。師曰。收取額頭上汗好。驀豎拂子曰。若論宗乘中事。縱饒佛祖用盡伎倆。也無他施設處。到者裏直得花開碓嘴。浪湧山頭。繫藕絲而牽大象。豈假神通。列寶樹以宿蟭螟。何分異色。主賓互換。偏正全彰。敲唱隨緣。殺活自在。卽今羣機並赴。衆象皆宗。且道新長老還有爲人處也無。喝一喝曰。漫將九曲黃河水。瀉入西江萬派春。　歸天界浪老和尚塔。生不必佛

與祖。居不必鄉與土。突出崚嶒攝嶺巔、影落長江千萬古。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松枝虬底虬、舞底舞。狼籍吾師一片心、春風徧界飛花雨。　結制、衆護法請上堂。破大師問、洞水逆流、滹沱東注。且道天一地六、還有分別也無。師曰、黃河九曲自崑崙。曰、鵝王擇乳非同鴨、指得分明付與誰。師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曰我行荒草裏、君又入深邨。師曰、切莫揚家醜、相將過歲寒。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曰恁麼則禮拜老兄去也。師呵呵。問、攝山今日開爐、煅凡煉聖。忽遇非凡非聖底人來、又作麼生煆煉。師曰、爭怪得老僧。曰、恁麼則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師曰、東山西嶺青。僧便喝。師曰、者一喝、從甚麼處來。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便禮拜。師曰、俊哉衲僧。乃曰、畫地爲牢、刻期取證、唐詩晉字漢文章、時代相沿古道凋。好似向鉢盂裏洗澡、淨瓶裏撒尿。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不必移風易俗、自爾逢原得妙。君不見王和尚袈裟、只是相國寺裏雨打芭蕉。以拂子作⊗、便下座。　元旦、上堂。古天地、今日月。正覺山前消息傳、攝山寺裏春光別。喫飯忘却口、洗面摸着鼻。只道無水不朝東、誰料有星皆拱北。那裏是玄、那裏是要、那裏是權、那裏是實。有一語、最條直。鼓鐘鳴、祥雲集。香風遶座諸人立。擊拂子曰、咄咄咄。　同參至、上堂。古人道、客從遠方來、貽我徑寸璧。上有四箇字、要且無人識。且道畢竟是那四字。豎拄杖曰、南無佛陀、南無達摩、爲甚麼多了四字。卓一卓曰、者回錯過、後會難逢。　竺菴和尚忌、上堂。僧問、泥犂裏橫身、鑊湯裏倒臥、此是普賢大人境界。未審南嶽和尚、一過年、向那裏躁跟。師曰、七十二峯高插天。曰、昔人去是今年日、今日依然人不來、師曰、寒林經雨潤。曰、大衆稍停、全到影堂前、普禮三拜。師曰、凍葉帶霜飛。乃曰、七十二峯、衝寒措蹤跡。千尊古佛、冒雨闡圓宗。先法兄和尚、卽今與山僧劈腹剜心、曲說直指、爲汝諸人。只是汝諸人不及擡眸、曾爾便

過。人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先法兄興復祖庭扶豎宗黨此不可不忘。列建法幢普利天人此不可不忘。只如埽蕩五宗輕滅先德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過橋拆橋得路塞路。不分賓主不立正偏。此不可忘也。豎拂子曰先法兄得恁麼高顧左右曰汝諸人得恁麼低。有道得齊肩句子麼。良久曰少刻食堂前驗取。

上堂。僧問第一義諦已落言詮不落言詮請師速道。師曰千年一遇。曰只如未撾鼓已前畢竟作麼生垂示。師曰好記今日。乃曰向無位眞人討三玄三要。從正法眼藏覓料簡主賓。何異降九重於潼關外奏雲門以土鼓音。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喝一喝曰不消一喝開洞山二十餘傳面目爲後昆千七百軌範。敢道攝山今日別有長處忽有冷地不甘者向言長老一等是出世爲人未有師在。舍祖父綿密之尊習兒孫鹵莽之陋。呵呵大笑曰他諸人是學底攝山是悟底。

諸山請上堂。僧問大機大用已見垂慈機用雙泯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昨夜打疊得一轉語如今忘却了也。曰某甲代諸山禮拜去也。師曰且道我答話也未。曰正當今時。師曰錯。乃曰鑽眞珠解玉板兒戲古今。敲木鐘打瓦鼓臨機殺活事是過量事人須過量人。臨濟三玄汾陽十智。一等是靑天轟霹靂陸地起波濤。山僧今日借諸山末光高陞此座。不願步二老後塵却欲與諸人本分。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是大神咒是大明咒。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應如是知如是信解。喝一喝下座。

紹興嵊縣明覺寧遠淨地禪師。姑蘇鹿城馬氏子。初參弁山雪。有省俾典侍司。一日弁問杲日無私照緣何不照覆盆。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弁曰你那裏學得者虛頭來便打。時方丈庭前用卵石砌成圈中常濕弁又問師曰四處皆乾爲甚麼此中獨濕。師曰風吹不入。弁曰既是風吹不入爲甚麼有水。師曰點滴不漏。弁

打曰、記取者一棒。師復參爾密滚於東山。滚曰、上座從那裏來。師曰、剡山住靜來。滚曰、你尋常向甚處留心。師曰、東山好風景。滚曰、東山風景、不是汝留心處。師曰、今日親見和尚。滚曰、你於古今公案、都無疑否。師鞠躬進前曰、所供是實。滚曰、學語之流、參堂去。師後承滚印記、出住明覺禪寺。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貴賤同途、聖凡平等。諸佛得之、莊嚴定慧。菩薩得之、興運慈悲。乃至天得之以成蓋。地得之以成載。君王得之、作官作家。公卿得之、乃肱乃股。士庶得之、敦詩好禮、樂業安居。惟我東山國慶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爾密先師大和尚、從來無鼻孔、當體沒蹤繇。香也拈不着、供養亦無處。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爇向爐中、爲從上佛祖伸冤、天下衲僧吐氣。遂斂衣就座。白椎竟。師曰、玉殿瓊樓、不容措足。魚蹤鳥跡、謾自追尋。動若雲流、大似觸藩之羝。止猶谷神、依然滯濼之鱗。直饒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箇點將來、釘殺脚跟、未是衲僧行逕地。上座自分栽田博飯、敢辭雨笠烟蓑、所以離東山、出嶗浦、宿仙巖、逶迤到明覺寺裏。不知土脈淺深、安識客來名姓。錫影久沉、難降角虎。鉢盂已破、安制毒龍。仰荷諸山宿德、暨諸檀護光顧、窮荒愧無法令可呈、亦無家風可話。幸然作得箇山居頌子。今日撥出、供養大衆。良久曰、諦聽諦聽。僧問、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沉昏醉之鄉。除此二途、請師別通消息。師曰、鮎魚上竹竿。曰、恁麼則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師曰、死水不藏龍。

上堂。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夜來相見呵呵笑、天明依舊沒交涉。沒交涉、捉得海東三脚龜、看來元是西江鼈。豎拂子曰、看看拂子、呑却乾坤。汝等諸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復擊拂子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請上堂。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四箇本色說禪、箇箇衝關奪角。錢貫云、丈二龜

毛左手搓。佛祖鼻孔都穿却。井索云。夜見時人喚作蛇。只爲天邊月未落。笊籬云。撈取空中西北風。驚得樹頭空索索。木杓云。好像鼻孔大頭垂。等閒挂向東壁角。正喧鬧間。被山僧冷眼覷見。劈頭一喝。直得藏身無路。蹤滅跡絕。衆兄弟。如今風月淸明。乾坤寥廓。大家喫了飯飽。膨脝唱箇村田樂。免得途路波吒。千錯萬錯。然雖如此。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僧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曰。恁麼則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峯西。師曰。閒言語。曰。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點脚。者箇無依倚漢。乞師一接。師曰。自賺不少。　薦親請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眼中着屑。耳裏生塵。觀世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元是饅頭。到處鄉談一樣聲。邵白藕。姑蘇菱。鎭州蘿蔔重三觔。陳年滯爛行貨。誤賺多少平民。驀竪拂子曰。看看。惟有者箇不滅不生。能令過去父母歷劫寃親。盡向一毫頭上作諸佛事。放大光明。且道作的是甚麼佛事。良久。擲拂子曰。延津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前殿落成上堂。霧鎖深林。午夜隱寒燈之色。雲封古殿。玉堦鋪苔蘚之紋。直饒瓦解氷消。正好回途復妙。縱使灰頭土面。也須換步移身。枯木開花爛熳。別是春光。孫盤結子纍垂。不因時節。間碧塗丹。盡屬當年規制。晨鐘夕梵。無非舊日家風。大功不立即且置。秖如僧問南院。古刹重興時如何。南院答。明堂瓦插簷。且道是何意旨。還會麼。好兒不用爺錢使。瓦礫拈來總是金。　雪菴禪人滿關請上堂。昨日行至中途。聽得村翁說四句話。最妙最玄。最親最切。若人識得。可以籠罩古今。凌跨佛祖。千七百則葛藤。到此氷消瓦解。三十二傳曲調。直是熱碗鳴聲。且道是甚話。得恁麼奇特。良久曰。四九三十六。柴米家常足。後園種芥菜。生箇大蘿蔔。以拂子擊禪几。下座。　冬至請上堂。羣陰剝盡難凋鐵樹之花。一陽復生。不改金蓮之色。漢宮添一線之長。情中妄計。魯史書五雲之瑞。眼底塵生。

說甚道消道長。威音已前。曾無者箇消息。由他味淡聲希。父母未生。且看是何境界。良久曰。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僧問。甲子循環卽不問。箇中誰是出頭人。師曰。鼻孔深三尺。僧曰。既出頭來何所作爲。師曰。眉毛長丈二。曰。果然不念古佛。陀惟稱乾屎橛。師曰。莫妄承當。問。鐵樹花開香已久。金蓮之色請師宣。師曰。連朝天氣暖。火裏一枝榮。曰。恁麼則葉覆須彌。根蟠宇宙。師曰。鐵鷂過新羅。　上堂。今朝十月半。底事爲君判。蚤閒喫白粥。天暖身流汗。珍御服。不值半錢。破草鞋。黃金不換。慚愧兜率宮。珍重猪肉案。曼殊昨夜見空王。劈頭一棒趁出院。問諸人薦不薦。蘆花江上白如綿。鷺鷥飛入尋不見。　解制上堂。十里一舖。五里一驛。但得信步隨緣。出門何用擇日。鴉不鳴凶。鵲不噪吉。平生不作虧心。腳跟到底穩實。冰路滑。霜花濕。中途忽地蹉倒。回來與你痛棒三十。兄弟。解制句子。盡情分付了也。更問佛法事如何。只向伊道不識不識。結制上堂。鳥道玄微。寧容住足。碧潭虛湛。那許藏身。金鎖玉關。慵舉手。龍樓鳳閣。懶擡眸。一任草侵方丈。雨爛繩牀。織女拋梭於子夜。漁人舞棹於金波。風以時。雨以時。民如野鹿。上如標枝。阿呵呵。是甚麼。大家唱箇村田樂。囉囉哩哩囉囉。　上堂。渾身不值五文錢。搓不成團。揑不圓。奪得乞兒破蒲袋。街頭巷尾掣風顛。舜若多神。喝入藕竅。達摩老胡。趁向牛欄。鞭泥牛作獅子吼。弄瓦礫如珠走盤。黃金世界留不住。蟭螟眼裏挂鞦韆。且道是甚麼人得恁麼行履。金烏啄破琉璃殼。玉兔衝開碧落天。僧問。夾山在藥山二十年。秖明此法。未審將甚麼喚作此法。師曰。廁中糞籌子。曰。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動着。曰。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師曰。猶隔三千里。　上堂。說甚禪。談甚道。三寸舌頭胡亂掃。咳唾掉臂。逞神通。菩提涅槃埋糞窖。不敬東家孔夫子。却重西村王大嫂。夜來繡出隻鴛鴦。四蹄踏地如麞跳。簾頭挂起任人看。線腳針頭無處

討。無處討。霜鐘撞罷天又曉。擬議躊躕。雲遮霧罩。僧問。了卽業障本來空。爲甚麼瞿曇得金鎗之報。師曰。照日通身熱。曰。未了應須償宿債。爲甚麼廣額屠兒立地成佛。師曰。霜風徹骨寒。曰。恁麼則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師曰。且喜沒交涉。

解制。圓戒。上堂。象王行。獅子步。赤脚崑崙眉卓竪。百千諸佛。過犯彌天。十地三賢。無繩自繫。明州布袋放憨癡。十字縱橫無諱忌。朝遊酒肆暮婬房。路上逢人笑不住。更有丹霞老子。較些些說戒。掩耳便出去。衆中若無恁麼人。不妨隨例起倒。遞相鈍置。僧問。六旬活計今朝滿。大事依然拱手歸。只如石頭路滑。如何下足。師曰。拄杖橫擔唱哩囉。曰。喜得脚跟紅線斷。蜀門棧道慣登躋。師曰。夜行莫踏白。

結制。請上堂。耕田鑿井。不知黃屋之貴。神歌社舞。慵聽靜鞭之聲。民如野鹿。上如標枝。水草各遂其生。聲臭不形而化。直得蒼梧無影。丹鳳密移霄漢。紅輪絕炤。碧潭不滯虛凝。進一步踏斷毘盧頂顙。發一機掀翻寶王刹海。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其或未然。草鞋穩挂禪床角。待使風雷化作龍。

上堂。脚踏地。頭頂天。打着南邊動北邊。諸人箇箇商量錯。都道拈提格外禪。黃連甜。甘草苦。五五依然二十五。謾言此事本尋常。酸梨不是頻婆果。好事不出門。好曲少知音。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罷罷罷。休休休。盡將活計付東流。從今懶作沾泥絮。且隨飛雪火中遊。上座向來愼口。今朝舌頭拖地了也。諸人爲我收起看。僧問。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未審月落後如何相見。師曰。當堂慵正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天寒懶舉頭。僧禮拜。師曰。可惜許。

上堂。枯木巖前非放身之地。白雲牀畔。豈穩坐之場。日午三更。漁父懶眠洲渚。五更雞唱。家園隨處春風。無底船撥轉琉璃地上。夜明符。不挂翡翠簾前。石女吹笙於海底。木人拍板於峯頭。共發揮劫外風光。同指點寰中日月。不屬今時。潛通那畔。還有共相證明者麼。良久曰。鐵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

解

制。上堂。霜露滑如苔。竿木隨身走。道伴交肩過。切忌頻回首。斜街狹巷中。謹防子胡狗。急行提不上。緩步落人後。瞻風撥草時。不得亂開口。更有件要緊事。且歸暖室商量。緩緩與你定可否。喝一喝。　建大悲殿。請上堂。拆東籬。補西壁。未是作家手段。回天關。轉地軸。亦非本分鉗鎚。抉驪龍珠。解猛虎鈴。何異小兒戲具。伸開佛手。現出驢脚。也是嚇鬼瞞神。爭似百草頭現丈六金身。一毫端建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諸仁者還知麼。石磉夜開花。朝來結大瓜。原是優曇種。皺裏色堪誇。僧問。龍象交參。未審將何指示。師曰。門前老楓樹。夜夜有禽啼。曰。恁麼舉揚。阿誰證明。師曰。燈籠沿壁上天台。　上堂。萬人叢裏奪高標。不若渾身放下。百戰場中奮兩眉。看來己命自傷。所以月落寒潭。漁舟撥轉蘆化岸。雲橫谷口。鶴巢移下翠松梢。家園寂寞不知春。一任花開葉落。牧童穩臥斜陽外。從他月白風淸。到者裏。說性說心。大似夢中寱語。問禪問道。何殊水底尋天。諸仁者。畢竟如何得諦當去。良久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住越州大能仁寺。結制請上堂。師曰。春風狂。春晝長。春山春水兩蒼茫。花鋪錦繡。鳥弄笙簧。引得十八聲聞。堂中打坐。聚頭並耳。不知底事。共商量。讓商量。祇要你橫草不拈。豎草不拽。黃虀淡飯任充腸。若是佛法禪道。休訝郎當。何故。蟠桃自有眞滋味。不雜人間李柰香。僧問。截斷要津。即不問。四衆臨筵事若何。師曰。燈籠開口笑。曰。洪開爐韛。烹佛烹祖。祇如無面目漢。作麼生煅煉。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曰。恁麼則千尺烟光爐內透。騰騰爍破太虛空。師曰。滿院春光。不借人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因甚九旬結制。畫地爲牢。師曰。連日天陰雨。橋流水不流。曰。衲僧家日用。無非本地風光。因甚能仁者裏。箇箇閉戶而求解脫。師曰。鐵樹花開始是春。曰。山陰不管會稽不收。正恁麼時。主人公向何處着倒。師曰。兩脚梢空。曰。兩眼對兩眼去也。師曰。切莫自瞞盱。　上堂。緜來線去。

暗合明投。玉轉珠回。潛行密用。舜若多鼻孔裏開疆展土。蟭螟蟲眼睫上立國成家。摘鐵樹之花。冰河之燄。方稱本分家風。始是衲僧行徑。展旗擂鼓。殺活臨時。則且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是甚麼人。顧左右。揮拂子。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呀。早是傷鋒犯手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放拄杖曰。大丈夫。好施爲。鐵船入海任帆飛。日行萬里趁不着。夜來載得月明歸。諸兄弟。若向古人處薦得。祇可入佛。不能入魔。向地上座處薦得。便可翻身魔界。展脚邪途。將無爲有。指實爲虛。黃金世界留不住。紅爐燄裏摘芙蓉。未審衆中還有恁麼人麼。卓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　解制上堂。五里一亭。十里一驛。信步行去。不用擇日。清風明月杖頭挑。腰下瓢囊頂上笠。或渡錢塘遊武林。或上天台訪寒拾。若遇夜行。切忌踏白。不是水。便是石。兄弟出門句子分付了也。十字街頭撞着石敢當。問訊起居輕利。咦。卓拄杖。下座。

光相至善淨得禪師。初住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培植高峯崖畔。折倒寶壽山前。年深日久。朽爛不堪。而今略有些氣息。只是難聞難觸。奉爲杭州先寶壽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石雨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玄所大師白椎竟。師乃曰。掀翻海嶽。不須格外覓形蹤。正令全提。更將何物分彼此。直得黃頭碧眼。窺覷無門。鐵額銀牙。倒退有分。一向恁麼去。玉殿無人苔生古路。放一線道。始有話會。所以山僧甘爲不唧𠺕漢。種田博飯。雖不敢仰攀地藏風規。然饑湌渴飲。閒坐困眠。舞棹鑑湖之中。逍遙山陰道上。但佛法二字。從來不曾舉着。或有人出來問。登曲彔床。因甚說者。閒言閒語。山僧向他道。適來說長道短。還是言語。還是第一義。良久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上堂。昨夜西風陡然發。今朝滿地

盡鋪金。迴然脫體無遮障。露出文殊隻眼睛。輝天鑑地。耀古明今。纖洪姸醜。莫不從裏許往復出興。僧俗聖凡。莫不從箇裏生身育命。祇是牛羊踐踏。牧唱樵歌。且道在眼內在眼外。若在眼內眼卽成病。若在眼外法豈有剩。不見雪峯示衆曰。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大小二事向甚麼處屙。僧舉似趙州。州曰。上座若回寄箇鍬子去。山僧當時見他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向甚麼處屙。便以衣袖掩鼻而行。免使傳言寄語。轉見狼籍。　長至日上堂。寒暑推遷。換却當人面目。陰陽消長。無非至理樞機。驀豎拂子曰。者裏攜得些去。可以旋天輪轉地軸。百千三昧。無量神通。無不具足。且道不涉化緣一句作麼生道。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師誕。請陞座。疊疊南山青。萬古無變更。灣灣湖水綠。從來無斷續。欲將山與水。與我爲壽祝。咄哉拄杖子。心中猶未足。且道拄杖子有甚奇特。良久曰。知非日已人知得。知命還須我自知。　上堂。壁立萬仞。那許當人湊泊。機如掣電。眨眼鷂過新羅。拈一放一。未爲好手。以空合空。始契吾宗。只如崑崙山與須彌山爭佛法太鬧。一箇道佛法決定是有。一箇道佛法決定是無。互爭不已。忽遇揭帝神震威一喝。道說有說無各見一邊。佛法未夢見在。直得大家懡㦬而退。大衆。佛法既不屬有無。畢竟作麼生道。喞月泥牛出海底。嘶風木馬上高臺。　結制。請上堂。僧問。蝸牛角上三千界。雲月溪山共一家。箇裏分明都漏泄。今朝光相爲誰賒。師曰。露柱點頭。曰。祇如四衆臨筵。又說箇甚麼。師曰。石女夜拋梭。曰。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曰。晴乾好收割。乃曰。耳處好消息。霜打樹頭赤。眼處好消息。鐘鼓音交徹。大開圓通門。諸人不肯入。且道如何是圓通門。以拂子打圓相。曰。從者裏入得。可謂就路還家。逍遙度日。不用結制安禪。一生參學事畢。如不能入。直須挽起眉毛。鐵壁也須透徹。忽然透徹事如何。東隣石女夜拋梭。古錦織成於西舍。　上堂。明星當

午現。夜半日輪紅。海底塵烟起。山頭浪潑空。分明直舉似。何用更朦朧。伶俐者點着便知。百花林裏過一葉不霑身。若是遇境生情。觸途成滯。未免隨人脚跟。遭人鈍置。祇如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僧問。觸途成滯奚堪用。百花林裏不霑身意旨。請和尚道。師曰。隔林黃鳥啼霜月。曰。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師曰。白雲影裏現仙人。曰。如何是光相境。師曰。來來往往渡頭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攢攢簇簇沒疎親。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曰。人境蒙師指。青山隔岸看。師曰。別是一家風。

上堂。僧問。長空開豁。無非向上玄途。湛水盈湖。盡是寂光眞境。如何是向上玄途。師曰。隔岸有山攀日月。曰。如何是寂光眞境。師曰。目前無水浸青天。曰。恁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曰。者消息從甚處得來。僧無語。師曰。好與三十棒。乃曰。冬至前後。滴水滴凍。有氣死人。堪作何用。氣宇如王俊衲僧。豈肯撞入醃藍甕。設若踢翻大海。推倒須彌。東海龍王。伸訴無地。忉利天主。叫苦搥胸。又明甚麼邊事。鑑湖水底飛星火。秦望山頭起黑烟。下座。

掃塔至寶壽夢菴和尚請上堂。師曰。昔年此地。被箇無情老漢。抑逼不已。偶得箇脫身之計。放浪於秦山鑑水。今日得得渡江。本爲伸冤雪屈。客聽主裁。勉陞此座。憶昨舟泛西溪一帶。只見山山競秀。樹樹爭妍。又見七十二賢峯。有的擧頭天外。有的自視雲霄。有的笑月吟風。有的猿鹿爲伍。晴嵐晃映。香氣襲人。滿塢樵歌。游行適意。山僧不欲私擅。拈來擧似。以塞法兄和尚之命。若要提持向上宗乘。近來王令稍嚴。不得攙行奪市。

到南山天愚和尚請上堂。師曰。象王峯東峙。旋嵐一任天迴地轉。獅子山西郊。吼月那容狐跡狼蹤。直得南屏高聳。摩霄漢以無期。四列羣巒。立下風而俯侍。此是方丈法兄。不嚴而肅。不令而行的境界。山僧今日冒陞此座。自江南遠來。不曾帶得些須供養。聊借法兄受用

不盡的、當陽拈似、豎拂子曰、會麼。只將一滴雲泉白、散作人間甘露霖。　請上堂。師曰、未生前一物、儘力道不出。驀然會得時、鼻孔都打失。諸仁者、作麼生是未生前一物。以拂子打圓相、曰、向者裏會取。直饒釋迦出興、有口秖好挂壁。達摩再來、有眼只道得箇不識。衆中有道得者麼。道得也跳不出。道不得也跳不出。何故。七斗糟甕中、那怕走却鼈。　舉興教坦上堂、雪竇省化主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坦曰、雞足峯前風悄然。省曰、未在、更道。坦曰、大雪滿長安。省拂袖歸衆。坦下座、召省理前話。乃曰、我有三十棒寄汝打。雪竇省便禮拜。師頌曰、霜鋒雪刃兩交加、箇裏難將妙手誇。會得劫壺空底意。別天風月趣偏賒。　舉妙喜與張子韶論格物。喜曰、汝只知格物、不知物格。韶曰、此意如何。喜曰、豈不聞唐明皇斬閬守紙像、閬守頭便落地之故事乎。韶省悟、作偈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箇五百。師頌曰、至理章拈勘作家、只將底事露些些。豁開隻眼乾坤窄、那有餘情戀落霞。　舉南泉一日牽牛往堂中遶一轉。首座便於牛背上拍三下、泉休去。趙州將一束草與座前因緣。師頌曰、無音曲調唱彌高、和者還他斷舌豪。舒卷自含無限意、宮商不犯一纖毫。　舉臨濟示衆、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此二人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師頌曰、秦山楚水兩悠悠、皎皎當空月正秋。照徹無私千萬里、幾多猶自不擡眸。　舉法眼問永明、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現見金銀合雜、朱紫駢闐、且道是破戒是不破戒。明曰、好箇入路眼。曰、此子後有五百毳徒共住在。師頌曰、花滿山頭水滿溪、乘艖汎了又乘騎。區區無限貪途客、誰肯還家就路岐。　舉金牛禪師每日擔飯桶至堂前、喚菩薩子喫飯因緣。師頌曰、呵呵大笑飯堂前、無限家私對衆傳。若是英靈豪傑子、成家豈藉舊田園。

嚴州府烏龍玉泉深谷淨岑禪師。義烏陳氏子。年十一。父命依浦江大智寺鏡西律師剃染。不久。父亦具僧像於龍門。嘗誡師有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之語。師感激。依眞寂印精敎理。知筭沙非究竟。棄去。崇禎癸酉。謁弁山雪。令參本來面目。一日出堂見僧問參頭竹篦子話頭。將僧一推。師從旁忽有省。遽呈山。山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竪拳。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梅花偏放不萌枝。山曰。柏樹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輪明月家家有。山叱退。甲戌參寶壽方於顯聖。壽問。古人有無情說法話。汝曾聞否。師曰。聞。壽指香爐曰。香爐說甚麼法。師曰。仰口笑虛空。曰。那箇得聞。師曰。那箇不聞。曰。我何不聞。師曰。和尙自瞞頇。曰。你還聞麼。師曰。淨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復徧參天童悟徑山信金粟乘博山闇諸老。相見皆水乳契合。丁丑秋。偕父省壽。典堂司職。滿。辭歸浦江。壽贈言曰。古佛道場。秋風肅肅。擬傳其聲。好深其谷。戊寅冬。掩關道場。閱宗鏡錄。忽胸中脫落。所得渾忘。聖解凡情。蕩淨無遺。出關。再侍壽於天華。壬午臘月五日。壽以大法囑之。有橫抽寶劍。實望爾黨。機貴綿密。用須倜儻之句。順治戊子。出世杭之宗會。辛卯。領烏龍。丁酉。遷金華靈巖。辛丑。主雙林。康熙丙午。輪住雲門顯聖。

上堂。第一義。第二義。烏龍石佛無心意。口如匾擔眼如鈴。坐地將來年月記。玉泉環遶不肯隨流。石岡飄揚了無喜氣。直饒道。坐斷十方遭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於他分上。却似向鐵牛施喝咄之聲。對木人演花柳之戲。衆中還有向無轉動處。發得一機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流水滔滔。閒雲裊裊。虛空無古今。青山不覺老。釋迦夜半覩明星。爭奈全身入荒草。打失眼睛沒處尋。情與無情俱笑倒。大衆。且道。笑箇甚麼。始終不本分。前後多顚倒。

上堂。一塵廢立論家國。五位權開對主賓。進退循環歸至化。縱橫舒卷任當人。正恁麼時。退位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舉拂子曰。玉堂旣解朝君父。不借全超信有時。

上堂。春光明

媚、秀拔千林、大士遺風昭然溢目。又何必龍華三會、方始道成。十地功終、乃登妙覺。衆中有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山僧正要與他三十棒。若無也要與他三十棒、何故。今日挂板安期之始、拄杖子總要發箇利市。遂拽杖下座、打散歸方丈。　上堂。萬古山川、一朝風月。風月既非新故、山川豈有去來。直下契無生、誰得復誰失。大衆且道是甚麼物連屬得古今無間斷。還委悉麼。不向雙林結香火、人生何處是歸依。　上堂。夜夜抱佛而眠、朝朝相共而起。欲知眞佛住處、不離動靜語默。大士全身臥草萊、山僧滿口嚼冰雪。衆中還有寒毛卓豎底麼。切不得認驢鞍橋作阿爺的下頷。　結制上堂。師曰。今朝二月十五、雙林結制安禪。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果能與平等性智相應、更討甚生死情妄可銷、聖見玄解可遣。直下與婆伽梵入大光明藏三昧正受。設或未然、山僧有箇方便、舉示大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但恁麼孤逈逈、峭巍巍、捱拶將去、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打破漆桶、方知傅大士元是捕魚郎、山僧是賣柴漢。有甚奇特。雖然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花開又被風吹落。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廟香爐起黑烟。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鐵樹開花長綠苔。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日月交輝彌宇宙。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烏龍頑石呵呵笑。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科頭赤脚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闍黎問得最相應。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終不負闍黎。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此句山僧自受用。問。出聖凡路、學離心意識參究、竟事作麼生道。師曰。吹毛寶劍逼人寒。問。傅大士元是捕魚郎、和尚元是賣柴漢、那箇無面孔底。未審曾做些甚麼來。師打。曰。向者裏薦取。曰。恁麼則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師曰。兔子喫牛妳。問。意不在言、來機亦赴。請師未開口前道一句。師曰。昨日向你道過了。　師問僧。牯牛舉頭做甚麼。曰、

要和尚授記。師曰、你還替他作得主麼。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師不肯。代曰、牽犂拽耙有甚麼難。曰、太費力生。師打曰、不快漆桶。　師問僧、鈴鳴風鳴。曰、非風非鈴。師曰、畢竟是甚麼鳴。曰、玎璫玎璫。師曰、何異風鈴。曰、無耳人得聞。師不肯。代曰、明破卽不堪。　師一日拈枝花示衆曰。山僧今日拈的。與世尊靈山拈的。是同是別。僧曰、賣醜不少。師曰、恁麼則山僧滿面慚惶去也。曰、若不登高望。焉知滄海寬。師曰、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僧翹足。師便起去。　垂問、善慧大士、彌勒化身、祇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將甚麼化身。自代曰、恁麼道者、好與三十棒。　大士門槌、拋擲久矣。山僧拈掇、不勝頻煩。且道圖箇甚麼。自代曰、和尙不得教壞人。　飮乳如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畢竟那箇是最初父母。自代曰、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眞言。師生平不識權衡、不循鄙俗。凡當道豪貴至、一皆待之以誠。至於臨衆主席、所行所說、皆足爲末法典型。後賢標榜。惜乎享壽不永。其住雲門止年餘、一日集衆、將丈室所有分散殆盡。不許做估倡例。且曰、吾此後不復與衆共話矣。遽作書辭護法、定人繼席祖庭。次晚、衆環榻前、師垂誡諄諄。衆請留偈者再。師書偈曰、五十五年幻泡、今日一場好笑。臨行無別分付、笑指虛空踔跳。擲筆而逝。有語錄及漫言行世。

杭州府餘杭南山普寧天愚浮寶禪師。建昌新城歐陽氏子。年十二依靜居五雲師出家。崇禎乙亥、詣桂轂律師處圓具。遂參東山澓。問學人自己有省。次參久默音。問仰扣和尚乞賜一接。久曰、我者裏無手。師曰、再請垂慈。久便打。師曰、莫道無手好。久連棒打出。一日久問、佛祖近傍不得、底是甚麼人。師曰、不知。卽呈偈曰。把臂同行不委他、朝南暮北放情賒。一從打失娘生鼻、直至如今懶做家。久打曰、記取者一棒。始得。癸未春、始參石雨方和尚於寶壽。問學人在門外來、請師在門裏一接。壽曰、老僧不在門裏。師曰、爲甚不在門裏。壽

曰、不接客。師曰也知和尚慈悲、壽便打。尋典記室。壽復以向上事徵師。師擬對。壽熱喝推出。師疑悶不自安。偶閱向上一路碗脫丘話、胸中滯礙、豁然冰釋。隨壽遷東塔、職維那、壽問隔壁聞釵釧聲、便名破戒。即今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是不破戒。師曰大火燄中獅子吼。壽曰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孤巖無耳却知音。壽曰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輪王頭戴寶花冠。壽頷之。甲申冬、壽付以衣拂法偈。師拜受。於順治丙戌冬、出住紫雲。丙申、開法南山。次遷雲門、及主禾之興善等處。

上堂。日中飛玉兔、轉地旋天。月裏走烏鷄、輝今耀古。廚庫山門光互映、燈籠露柱徹無依。三世諸佛奉重猶虧。四千餘卷詮註不及。到者裏要明正法眼藏、也須是恁麼始得。遂拈拂子打○相、曰果恁麼會去、管取耳裏着得香水海、鼻孔藏得華藏界。苟或未能。紫雲院裏今日大有人設齋。

上堂。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悟。豐干稽首問空生、空生有口難分訴。獅子嚬呻、象王回顧、觀音聞之、俊不禁。布慈雲兮灑甘露、人人沐此恩光、可以就路還家。箇箇八面風威、便好轉身就父。大衆、祇如父全不顧、一着且作麼生慶讚。連拂兩拂、曰白日繞須彌、長年不出戶。

冬節上堂。師卓拄杖曰、仲冬初六陽生幽谷。羣陰剝盡普天寒、梅眼光通片片玉。突出無翅蟭螟、粉碎天王華屋。笑倒巖畔空生、獨露本來面目。正與麼時、不但星拱北辰高、茗水流新淥。盡大地人亦可以移風易俗。祇如南山者裏、畢竟憑何爲驗。復卓拄杖曰、大衆多福。

上堂。拈拂子作○相、曰函蓋乾坤、聖人作而萬物覩。復揮拂子曰、箭鋒相拄、雲從龍兮風從虎。借婆衫子拜婆年、法不孤起。夜來梅放一枝春、村歌社舞、由是觀之、不獨紫羅光燭三千界、黃閣簾垂顯至尊。亦乃雨暘時若、物阜民豐、林下道人、穩臥羲皇之枕、逸格宗師、共樂無虞之化。噁。祇如萬邦納慶、八表歸仁一句、又作麼生。全憑者着、無私旨仰答皇朝賀太平。

受

雲門請上堂。石傘撐開。蓋天蓋地。耶溪逆浪。亘古亘今。明月類而不齊。白雲攢而自異。全超向背。鶴不停機。坐斷千差。渾忘尊貴。必須轉身位裏。縱殺活於今時。了絕擔當。運卷舒於格外。頓令十方世界。情與無情。轉凡成聖。豈不爲鷄帶雪。樸地高飛。黃閣簾垂。紫羅光映。正恁麼時。還當得流通祖道邊事麼。琉璃殿上。飛神駿。妙叶堂前輥繡毬。

住雲門上堂。春無三日晴。夏無三日雨。細語及麤言。皆歸第一義。卓拄杖曰。惟有山僧拄杖子。昨日走遍三千大千世界。今朝依舊雲門寺裏。却笑潑皮老達磨。缺了當門齒。賺得神光三拜。又道他能得髓。可惜許。誰能委。黃梅碓觜夜生花。若耶溪上春風起。總不過。饑易爲食。渴來思水。復卓拄杖曰。白雲萬里。

上堂。天寒地凍。萬樹凋葉底之霜。滴水冰生。溪根斷流泉之響。嶺梅笑月。明明祖意西來。翠竹婆娑。盡是衲僧境界。長連床上。任卷任舒。瑪瑙堦前。無同無異。到者裏。黃龍三關。臨濟七事。總用不着。又且如何。遂合掌曰。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上堂。芙蓉岸轉。逆流水而恆清。指月樓空。百花香而自媚。是以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意在目前。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目前無意。野馬飄而不動。格外潛通。日月麗而不周。今時迴別。頭頭非異。法法無同。明暗交光。始終一致。且道以何爲據。銀河斗轉看乘到。石傘峯前易曉人。

檀越請上堂。瓶鵝喚出明月。隨夜船而來。夢破指花。白雲依青山而轉。眞機現而法法該通。曠劫消而塵塵解脫。了無罣礙。奪縱全超。灌陝府之鐵牛。驟空中之木馬。日暮歸來仔細看。依稀恰似天邊鶴。遂彈指曰嘿。

光相至善和尚入山引座。衲僧行處。正不立玄。格外明機。偏不附物。邊表洞徹。非古非今。離識離情。語言道斷。恁麼擔荷。猶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要符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最妙最玄。尊貴一着子。且喜未在。諸禪德。今承光相法兄遠顧。少頃恭請登座。汝等諦聽洪音。不可錯過。

福山密聞大師埽塔請上堂。

僧問、密大師爲塌祖塔、敦請和尙舉揚箇甚麼。師曰、玉筍峯曉萬山雲。曰、祇者莫是塌塔一句麼、師曰、非是
其人徒側耳。曰、若不登高望、焉知天地寬。師曰、只恐不是玉。乃曰、二月清明三月天、桃花飛過釣魚船。籌輸
赤手標高業、博得梅山月一圓。克家子、顯單傳、簾外光舒清漢、碧玉樓靜倚不成眠。若還不會、十萬八千。
解夏上堂。僧問。玄關大啓、還許格外商量麼。師曰、看取令行時。曰、出門不出門、兩種俱是草、如何得無草去。
師曰、脚跟下猶有三十棒在。曰、新豐洞裏千年事、提起令人徹骨寒。師曰、好事不如無。問、把住放行即不問、
寶鏡交輝事若何。師曰、腦後看取。曰、看後如何。師曰、瞎却你眼。曰、山山有項雲攢急、明月無私亘古今。師曰、
非汝境界、乃曰、塵說剎說、不容漏洩。一夏以來、證龜作鼈。金剛努目瞋、波斯嚼生鐵。若非麻三斤、爭解死寃
結。到者裏、必須具殺人不用刀、活人不用劍的手段、方能應時及節。你看先价祖示衆、秋初夏末、兄弟或東
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太陽云、直饒不出門、
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大老爲逸格眞機、不過要人人豁開正眼、箇箇及盡玄微。若到衲僧門下、正如掉棒
打月。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卓拄杖曰、莫動着、動着打折你脚。　湛祖忌日上堂。化育恩深未兆先、常光
高貯玉壺天。祇因不肯當堂坐、累及兒孫話未圓。蓋謂月泛金波、語帶玄而無路。星分皓彩、舌頭談而不談。
尊貴渾忘、全超終始。有時橫身劫外、匝地花陰。有時垂手塵中、衲僧罕搆。到者裏、說箇不生念而全彰華藏、
不動步而歷遍河沙、猶是建化邊事。大衆、要知堂奧中事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冬至上
堂。僧問、冬至一陽、萬物生光。未審仗甚麼人恩力。師曰、王登寶殿。曰、恁麼則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師曰、
野老謳歌。乃曰、巧織工添一線長、拋梭石女夜歸忙。天明不露三更月、文彩縱橫花雨香。無影林中獅子吼、

不萌枝上鳳翱翔。千差育秀、韻別宮商。比來不與尋常共、擊壤謳歌滿大唐。曹山老子如知道、難逃無事酒顛狂。喝一喝。　建大悲懺祈嗣、請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巧織工添一線長、抛梭石女夜歸忙。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曰、向上已蒙師指示、梅花先放事如何。師曰、象王嚬呻、獅子踞地。乃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父子投機、全超向背。若非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琉璃。安能克紹箕裘、古今一致。拈拄杖曰、大悲老漢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現八萬四千母陀羅手眼、放八萬四千寶光明、炤耀十方分身塵刹、令無量無數衆生、證入種種解脫三昧。遂擊禪床曰、臨濟小廝兒、未是白拈賊。　上堂。古鑑流輝、石犬吠中天之月。碧油風冷、木雞啼茆店之霜。響落羣岡、嶽頂雲籠渾不露。機聲罷織、鳳歸霄漢曉煙沉。可謂妙年王子、高隱深宮。諸道分權、無容取次。正恁麽時、還有別通消息者麽。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上堂。犢峯峭峙、石傘高擎。瑞應千林、月臨鑑水。祖翁基業、亘古恆然。閫奥眞機、衲僧罕搆。着手不得處、正好全身。措足無門時、直須履踐。方可就路還家、高歌雪曲。正恁麽時、祇如古調新翻一句、作麽生道。四海五湖煙浪息、九天雲淨鶴翱翔。　上堂。有一句子、正不立玄。有一句子、偏不附物。有一句子、全超妙叶。諸禪德、若向正不立玄處會得、紅輪湧出海門東。若向偏不附物處薦得、百千三昧一齊穿。若向全超妙叶處薦得、方能穩密歸家、坐享太平風致。若從三句內薦得、四句外的落處、任你奴呼釋迦、婢喚彌勒。一大藏教、是止啼黃葉。千七百公案、是陳年骨董。德山棒只好撐門、臨濟喝只好看狗。其餘饅頭胡餅、大者如山、小者如粟、總不過是祭鬼神茶飯。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聾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湖楳來衆士請上堂。人從湖楳來、請擊雲門鼓。西風令轉、寒凍得靈龜苦。撲落飛上天、倒跨玄沙虎。縱橫入市鄽、棒喝不容祖。苟能直下耳聾、

管取龍翔鳳舞，巧湊眞機，交參今古。天自高而海自深，空合空兮水歸水。祖意西來，實無此語。顧左右曰，大衆，分明記取。

晩參。海底波斯嚼生鐵，溪頭石女淚成血。燈籠拊掌笑呵呵，舜若多神得一橛。靈雲見桃花，沙未徹，百丈耳聾，黃蘗吐舌。耀古輝今，盡情漏洩。大衆，作麼生是不漏洩。雲攢嶽頂，祖師心，珊瑚枝枝撐着月。

上堂。芙蓉岸上，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紫閣香銷，青女罷機絲而夜織。繡出空中鳥跡，月色依稀。畫開水底魚蹤，星輝碧漢。功勳不落，尊貴渾忘。到者裏，若非妙德空生，究竟難成委綰。可中莫有見過於妙德空生者麼。咦。金門須聽靜鞭聲。

上堂。一二三四五，不打者般鼓。五四三二一，雨過千峯碧。逆順數一回。佛祖跳不出。却笑山門騎佛殿，走遍大唐國。多遇刻舟人，罕逢穿耳客。驀打官街過，撞着豐干賊。和贓捉敗，歸道是箇彌勒。仔細看將來，果爾非他物。大衆，且道是甚麼物。以手指左右曰，賊，賊。

上堂。言中有響，欺聖瞞凡。句裏無私，轉凡成聖。拄杖頭邊遑得，笑看足下風生。毘盧頂上翻身，到底相逢不識。卽心卽佛，門前殘雪日輪消。非心非佛，室內紅塵遣誰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駭雞犀，者一隊老凍儂，與麼爲人，大似夢中說夢。蘊籍將來，都無實義。祇如諸人分上，又作麼生卽得。驀顧衆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問，洞上正宗，和尚得傳。和尚正宗，阿誰傳得。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栴檀片片皆香。師曰，有甚麼交涉。問，臨濟破夏，見黃蘗意旨。師曰，山僧耳聾，你明白問將來。曰，和尚爲甚麼裝聾作啞。師曰，爲你不會臨濟到黃蘗意旨。曰，那裏是學人不會處。師便打。曰，和尚也不得壓良爲賤。師噓噓。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天崩地裂。曰，天崩地裂後如何。師曰，還我安身立命處來。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呵佛罵祖底，不怕天雷霹靂。知因較果漢，却懼閻羅大王。你道懼的是，不怕的是。者裏定當得出，日費斗金非

復分外。若定當不出須知滴水也難消。　上堂。僧問。金鱗獨躍耶溪浪。石傘峯前彩鳳飛。爲復是徵祥嘉瑞。爲復是格外風光。師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曰。畢竟如何。師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乃曰。泥牛吼月。偏處不逢。木馬嘶風。空中不立。明穿玉線。繡綵鳳於碧落之中。暗擲金梭。織錦文於劫空之外。功成不宰。鳥道無殊。豈不秦峯燦不卸之花。耶水映長庚之色。正恁麼時。還當得君臣道合邊事麼。五鳳樓前天未曉。須彌頂上擊金鐘。

僧問。堂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爲是高和陽春。爲是全提正令。師曰。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曰。白雲片片覆青山。因甚青山渾不顧。師曰。得力有兒孫。曰。恁麼則黃閣簾垂天地靜。君臣無復問昇平。師曰。外人那得知。問。恁麼來者猶是兒孫。如何是祖父。師曰。不出門者是。曰。每向深宮引不出。今朝何幸得相逢。師曰。是何面目。僧喝。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通身毛孔是埃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眼裏瞳人歌梵語。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化外山河一掌新。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方外那敢論量。問。如何是佛。師曰。江猪落海負須彌。問。如何是雲門境。師曰。玉笥峯頂曉雲攢。問。雪覆萬年松徑。雲遮一帶峯巒。未審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塔下人的事。曰。如何是塔上人的事。師曰。深宮不揖客。

師容貌魁偉。賦性謙讓。去就不苟。豐儉隨緣。四坐道場。說法三十年。道風丕振。遐邇欽崇。偶回紫雲示微疾。乃集衆囑後事畢。說偈曰。別轉娘生面。虛空成粉碎。金烏夜半紅。北斗向南覷。震聲一喝。泊然坐逝。當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既望。世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五。塔全身於南山之陽。有語錄二十卷行世。

洞上祖憲録巻第十一終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輯

杭州府仁和菩曇自若淨深禪師。山陰王氏子。法嗣東山爾密和尚，出住上堂。潛身那畔，向上未許全提。炭裏藏頭，正令無煩舉唱。直須轉位就功，無影幕中呈彩鳳。觀頭識尾，太虛背上畫飛龍。縱奪在手，殺活臨機。正恁麼時，且作麼生，與主中主相見。良久曰。九重深密無窺處，鬧市叢中著眼看。卓拄杖下座。　同門至上堂。沒絃琴韻，琵琶洲上合宮商。黑白棊分，墅石盤中觀敵勝。是以靈機妙手，雖然道出同門，眼活調高，去還東山雙渡。若論向上一著，父子無傳。那畔一徽，昆弟匪受。於無傳受處，正好神樞密用。聲應叶和。諸仁者，且道如何是叶和底句。良久曰。路路縱橫全義氣，聲聲律呂奏同條。　上堂。揮金剛劍，掃閫外烟塵。傾甘露缾，潤寰中枯槁。時時砥礪，觸之者，永斷命根，刻刻提持，霑之者，恆滋性體。雖然，更有向上一著在。驀拈拄杖卓一卓。　師誕請上堂。是日逢初度，徧體露金風。不覺已登艾，枝頭葉又紅。點開秋碧眼，一色水天中。諸昆仲且道父母未生已前，還有者箇時節也無。良久曰。那畔誰人傳正令，蘆花棹出剡溪東。　上堂。以拂子打〇相曰，會麼。者是汝等本起因地，清淨覺性。若了覺性。衆德現前。祥麟瑞鳳，不祈而降。玉象金猊，隨便而生。然雖如是，向上一著，別有話會在。大衆要會麼。豎拂子曰，繡出鴛鴦君任看，金鍼端不度伊人。　結制上堂。釋迦老子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若恁麼說箇安禪，早成剩語。豎拂子曰。向者裏透脫得，始知佛祖鼻孔，原在自己面門，不從他得，諸人還得透脫麼。乃擊拂子曰，一切智通無障礙。無陰陽地上大好種生菜。　上堂。一句頓超千古。何必鳴鐘擊鼓。佛法日用現成。都緣頭頭蹉過。不蹉過，饑來喫

飯困來眠。閒看日月梭腸度。咦。　上堂。拈拄杖向空畫此○㊥●相曰。若薦得第一位。許汝入佛境界。薦得第二位。許汝入魔境界。薦得第三位。許汝魔佛俱泯。體用雙融。衆中還有薦得者麽。遂擲拄杖曰。箇裏若能通變。得果然滅向瞎驢邊。　師誕日上堂。海山淵嶽。松柏葱青。硃頂鶴翹千歲木。綠衣鸚語萬年藤。喻芥城徒勞心力。論刼石枉費精神。誰知本來不昧。自古通明。慧日常懸。淳風永扇。荷香滿座。殿角涼生。驀拈拄杖。左右顧視曰。頻添花甲子。數徧刼初雲。乃卓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國內無雙主。曰。如何是臣。師曰。階下列羣英。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日臨地下無邊表。大地承輝廕不休。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退後進前須卓卓。欽心貴奉莫遲遲。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殿排龍宴。忘機樂太平。問。如何是鳥道接人。師曰。白雲曳曳青山外。曰。如何是玄路接人。師曰。凛凛吹毛逼太虛。曰。如何是展手接人。師曰。夜半西風帀地寒。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河仍古制。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烏鷄拍落江心月。靜聽惟聞欸乃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那畔絕形蹤。孰與通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迢迢古路從君去。面面青山挂白雲。問。觀音菩薩現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曰。不鑑照者是。曰。那一隻是正手。師曰。不執捉者是。問。在機先非關脣舌。師如何答。師曰。確。問。如何是君意。師曰。九重深密不通風。曰。如何是臣意。師曰。夜明簾外排班。蚤卓卓堅凝奉重心。曰。正恁麽時。中外有言。如何得達。師曰。無爲至化行來久。闔國朝宗壯帝畿。問。如何是佛。師曰。何不問我。曰。現問和尚。師曰。汝問如何是佛麽。曰。是。師曰。何曾問我。曰。如何是和尚。師曰。者瞎漢便打出。問。金剛劍要他何用。師曰。驅魔殺佛。曰。驅後如何。師曰。未許將軍見太平。曰。劍還蓄否。師曰。雖不存蓄。壁立萬仞。曰。既不存蓄。將何驅殺。師曰。因不存蓄。魔佛自盡。曰。忽然來時。又作麽生。師

曰、山僧罪過。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物無私照。曰、磨後如何。師曰、影迹難藏。問、古塚不爲家時如何。師曰、逍遙眞自在。曰、意旨如何。師曰、莫戀死枯樁。問、如何是順。師曰、逆處切須遵。曰、如何是奉。師曰、反常須自輔。問、如何是道。師曰、溪山行不盡。曰、不問者箇道。師曰、汝問那箇道。曰、佛道。師曰、展轉路無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鳳仙花白鷄冠花紫。曰、此是秋意。師曰、汝只知秋意不會祖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鳳仙花白鷄冠花紫。問、一人行棒一人行喝未審那箇親切。師曰、各與二十拄杖。曰、過在甚處。師曰、過在誤賺後人。曰、不向棒喝理會時如何。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問、百花一樣沾春力因甚梅英冬日開。師曰、須知不與羣芳類別有風光一段奇。曰、一般根在土何獨占春先。師曰、自來具得超凡骨未肯輕身紅紫行。問、某甲有一句子已問和尚了也。師曰、且道山僧卽今答汝也未。僧喝。師打曰、不許亂喝。速道一句來。曰、某若道卽無和尚。師復打曰、不惟亂喝亦且亂道。問、親見和尚時如何。師曰、是何面目。僧無語。師曰、何曾親見。師問、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僧擬議。師便打。適一居士至。師曰、我適纔問僧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汝作麼生道。士曰、弟子不聽得請和尚舉。師指燭臺曰、他爲汝舉了也。士乃顧傍僧曰、道甚麼。師曰、眞箇不聽得那。又一士至。師曰、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士無語。師曰、他纔患聾汝今患瘂。問、把斷東關不通曹娥消息因甚有夜行人來。師曰、是誰。僧擬議。師便打退。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聞聲見色。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屙屎放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穿衣喫飯。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

杭州崇先觀濤大奇禪師。初於順治庚子秋受縉紳文學暨本山耆舊請住皐亭崇先顯孝禪寺。　上堂。拈

香曰此一瓣香奉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奉爲股肱王室屏翰法城人人秉般若力獲金剛心。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向毒鼓聲中搊得從百怨門裏拈來囊藏一十二年不敢輕易著價今對人天衆前拈出供養天界善世堂上前住本山覺浪大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白椎畢。師乃曰。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所以寶鏡當空光披五位有君有臣有父有子箇箇如解奉重人人尊貴自居高捲洞簾。露出好山秀色。衝開碧落倒迴九曲文瀾。野老自此謳歌家國以之安怗。雖然共見熙皡其奈遞相鈍置。若有箇漢向者裏著得眼出得身自然不肯循途守轍溺於名言脫却本來衣不食空王俸橫身物外獨步大方。建立掃除未爲分外。正當今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性命俱在新長老手裏放行也得。把住也得。總不由別人。且憑箇甚麽得恁般奇特。不見僧問曹山和尚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曰。曹山老漢將威音王已前樓至佛已後一手提來一肩擔荷大似以己方人。今日或問新長老。佛未出世時如何。只向他道塡溝塞壑。出世後如何。錦上鋪花。若向者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其或未然。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僧問。師登猊座龍象交參奪食驅耕卽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師曰。戰爭戈已偃。猶把纛旗懸。曰。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拄杖頭指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打失擲卜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大帽壓耳邊。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野老閒家具尖擔兩頭竅。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學得大脫空。白手入家廟。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不打者驢漢看誰識朕兆。曰。祇如一句具三玄未審者一句從甚處得來。師曰。嚼破鐵酸餡。曰。既恁麽直捷。何必更分三玄三要。師曰。不薦當陽旨。諸聖墮迷機。曰。學人有箇道處。師曰。未信汝在。乃卓拄杖曰。鴈橫沙塞猿嘯古臺。夜來風色緊寒雨打空堦。百草頭

上插足。不入鬧市紅塵。挨挘不開。明明祖意。何用安排。皐亭恁麽道。若是未過五馬橋。笊籬大小。杓柄短長。置之膜外。問著總不知。必須親從浴龍池畔出得一身白汗。方能拍拍是令。著著機先。向釜裏洗米。竈下抽柴。掃帚匙筯。檢點一回。自然知家大口闊。門庭深邃。又何待十石油麻樹上攤。始去說難說易。大衆山僧今日困無佛法身心。少問僧堂內隨例餐饀子也得。三文買草鞵。　天界老和尚忌辰上堂。僧問。好山突出洞水瀰天。幹蠱重新。誰能出手。師曰。涼風吹落葉。秋色滿平蕪。曰。祇如先和尚今日還來否。師曰。白鴈傳霜信。黃花照客衣。曰。恁麽則學人瞻仰有分。師曰。且讓承當。曰。武夷逈出千年秀。夢筆花開遍地春。師曰。者漢當面塗汚山僧。便打。乃曰。向上一路。掘地覓天。末後一句。鬼家活計。分付知事行者打鼓。普請大家荷钁持鍬。將法堂前佛殿後。東廊西廊。鏟底鏟。掃底掃。且得眼前潔淨。脚下平穩。免被江西湖南飯袋子。挨挨排排。躡足附耳。商量道有明句暗句。全提半提。當央痛快。格外鉗鎚。使老胡西來直指之道。便成彎曲了也。賴有黃鶴峯向最平坦處一坐坐斷。使東西南北。船來陸來。但到此中。皆可登峯造極。所以佛祖出世。不過爲此一事。要他莽鹵者不敢莽鹵。儱侗者不致儱侗。今日皐亭對人天衆前。豈肯覆却。記得昔年在太平城裏。有箇得力句。不免舉似大衆。乃喝一喝。便下座。　挂先老和尚眞。師以手指眞曰。者老漢生平言大志大。空腹高心。將三教聖人家私蕩散。以致天下人毀底毀。讚底讚。甚至殺底欲殺。去年今日。向瑑煉堆中弄箇五色麒麟。踏翻鳳凰山頂。全身陷入無間地獄。驚得忿怒那吒。走上三十三天。撲帝鐘。揚聲大叫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不肖昔年無端撞入太平城裏。受他挫辱。以故圖形畫影。普告四衆。凡有血氣者。俱向皐亭雪屈。乃炷香曰。看。　元日上堂。僧問。春至時臨。事果奇。海風吹綻珊瑚枝。鰲奴夜半踏月去。八臂那吒駕日歸。且道是

甚麼人得恁麼奇特。師曰。報花風信早。蟄戶始驚心。曰。陽谷得春無硬地。家家同樂太平年。師曰。知恩者少。曰。謝師答話。師曰。且謾承當。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彩雲生碧漢。佳氣鬱林巒。曰。者猶是舊年底。師曰。你在那裏亂撞頭來。僧無語。師便打。乃曰。新年頭佛法。有無俱不涉。露柱共燈籠。賓主兩歡悅。五更互相禮。恭賀好時節。甚時節。東鄰王老夜燒錢。處處從頭俱漏洩。除却穿衣喫飯外。好箇一花開五葉。大地少林風起叢。直截根源眞實說。驀拈拄杖卓一卓。曰。惟有者木上座。脚跟硬如鐵。不逐四時見榮枯。肯守涅槃與生滅。且道。畢竟承誰恩力。若也知得。元正啓祚。慶無不宜。其或未然。西天鬍子沒髭鬚。問訊歸堂好辨別。

佛成道日上堂。釋迦老子三千年外。於正覺山前。明星現時。無端開眼說夢。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雖則舍己從人。其實冒功要賞。驀面相欺。皐亭一向眼大肚皮寬。不見小過。今日翻思往事。重爲告報。良久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韶陽。

除夕上堂。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我替闍黎不得。乃曰。臘月三十日。所告皆眞實。千聖出頭來。有口說不及。七尺丈夫軀。甘受當面屈。剔起兩莖眉。全身好摻入。打破大散關。秤鎚揑出汁。不負出家兒。參學事方畢。皐亭恁麼道。膠盆裏著漆。娘生兩片皮。不如快收拾。不收拾時如何。明朝日又出。

立春兩序爲師慶誕請上堂。僧問。八字打開。十虛通徹。爲是天地呈瑞。爲是祝壽無疆。師曰。一色鋪成銀世界。兩峯插入碧霄寒。曰。祇如釋迦老子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如何是度人的事。師曰。山僧從不壓良爲賤。曰。未離兜率。已降王宮。又明甚麼邊事。師曰。爲你鼻孔向下垂。曰。至今指鹿猶爲馬。大家須踏上頭關。師曰。如何是你踏底上頭關。僧喝一喝。師便打曰。棒頭迸出摩醯眼。一任飛騰繼祖風。師曰。猶自喃喃。師以拄杖卓一卓曰。過去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

同時轉法輪。祇爲貪程太速。未來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祇爲佛法不現前。現在諸佛與拄杖子同時出生。同時悟道。同時證果。同時轉法輪。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拄杖子把住。則盡十方世界。風帀帀地。水洩不通。拄杖子放行。則大地春回。十洲花發。無影樹覆蔭天下。不萌枝果熟三千。且道拄杖子承誰恩力。有如是奇特。有如是威神。良久卓拄杖曰。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夫那得明。

解制上堂。僧問。萬里無寸草處去。今日如何指示。師曰。春禽尋宿餘。曰。出門便是草。又作麽生。師曰。歸鴈逐宵征。曰。日午三更誰接耳。黃鶴峯頭吼似雷。師曰。你那裏得者消息。曰。掀翻從上舊窠窟。一枝濃豔古今榮。師曰。莫亂道。問。盡大地是解脫門。今日解箇甚麽。師曰。汝也隨例得餶子喫。僧打圓相曰。祇如者箇又作麽生解。師曰。山僧不識者箇。僧便喝。師便打。乃曰。九十日前。山僧有一句子。在諸人脚跟下。滴水滴凍。諸人抵死要道。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只是道不著。九十日後。諸人有一句子。在山僧拄杖頭上。今日特爲汝等拈出。儘教三十年後。天下人道山僧教壞人家男女。不肯因時轉變。必須待價而沽。沽不沽。趙州東壁挂葫蘆。大的大如木杓。小的小如棘蒲。雖然大小平等。就中也費分踈。以拂子擊禪牀曰。向者裏分踈得去。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或未然。江北江南叢林去卜度看。免使他時後日說細說麤。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鎭州出大蘿蔔頭。又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雲居舜老夫曰。鎭州蘿蔔大七斤衫子重。要會箇中意。雞向五更啼。師曰。舜老夫雖則知頭識尾。大似曾州人送賊。皐亭不與麽。何故。鎭州蘿蔔七斤衫。天下禪徒作話參。鐵壁銀山都拶透。無人識得趙州關。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　武夷東苑鏡老和尚忌日燒香。師曰。武夷山上雲千頃。九曲溪流清莫

比。兒孫代代仰高深、此事可憑重爲舉。識破不值半文錢、年深月久價彌增。宗門盡是欺心漢、看來無出阿翁上。老胡西來果無傳、千聖不易眞實言。叢林此日一爐香、家醜不許外人揚。　結制上堂。僧問、當陽一句、如何拈示。師曰、倒跨驢兒踏碧波。曰末後一機、再垂方便。師曰、腦後三斤鐵。曰、卽今爐鞴大開、金錙影動、祇如一火造就的人來、如何相待。師曰、頂門上重下一椎。曰、恁麼則棒頭點出金獅子、麈尾揮騰玉鳳兒。師曰、伶俐人一撥便轉。問、石鞏一生張弓、只射得半箇聖人、今日皐亭開爐、未審陶鑄多少凡聖。師曰、多處不添、少處不減。曰、恁麼則人人鼻孔撩天、脚跟點地去也。師曰、看汝承當不下。僧便喝。師曰、甚麼事虧你。僧擬議。師便喝、乃曰、天寒、地寒、人寒、大家在者裏、南贍部洲開爐、東勝神洲結制、西瞿耶尼打鼓、北鬱單越上堂。拄杖頭上有一則現成公案、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底、可以向冰稜上經行、火燄裏坐臥、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其或未然、皐亭今日當面分付、免得他時後日東卜西卜、大衆猛著精彩。乃擲下拄杖曰、看看、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　元宵、解制、上堂。萬仞懸巖撒得手、百尺竿頭進得步、不問南來北來、管取清風帀帀。若是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如看走馬燈相似、一隊上來、一隊下去、天台普請、南嶽遊山、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則不無火滅烟消、脚跟下死、獦狚地依舊推不向前、拽不退後、勞他古今知識、朝一頓、暮一頓、挨拶到髑髏粉碎時、枯椿上始見牛紅牛白、自謂菓熟香飄。皐亭者裏看來、總不堪上齒牙、所以古人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昇天的事也須颺却、擲地作金聲、直須不顧。雖然、祇如椎碎妙喜世界底人、因甚又去香積國裏持鉢。復靠拄杖曰、放憨作麼。　示衆。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說法。山曰、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曰、要頭斫將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師曰、且道吾常

於此切・意作麼生。一僧拂袖便出。師曰・情知你恁麼去。一僧曰・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師曰・引不著。曰・和尚意作麼生。師曰・試看山僧舌頭在麼。乃曰・吾常於此切。丫角女子齒門缺・要頭斫將去・不祥之事天下諱。我也曾到洞山來・未肯將身一處埋・今日分明重舉似。布穀催畊啼深樹・聲聲流血勸農忙・莫待秋來少官賦。

除夕示衆。古人道・臘月三十日到來・作麼生折合。你諸人作麼生道一句與古人相見・莫是日日是好日麼。莫是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麼。莫是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嗔麼。莫是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麼。莫是寒時道寒・熱時道熱。一切仍舊麼。莫是今日好晴・明日好雨・一切平實麼。似恁麼見解・自救不了・有甚麼交涉。畢竟是那一句可敵生死・那一句可能塞斷得山僧口・那一句可與古人相見。若道得一句子・塞却山僧口。佛也沒奈你何・祖也沒奈你何・閻羅老子亦不奈你何・天下老和尚亦沒奈你何・山僧亦沒奈你何。而今天下剎竿如林・付拂傳衣・如麻似粟。你看今夜那一處不上堂・那一處不小參。三家村裏・社壇土廟・處處白椎・亂說如狂・病發相似。你一句・我一句・鬬得贏・是好手。我且問你・四大分張時・六根先且不仁。眼要見又見不眞・耳要聞又聽不得。口要說・舌頭又硬。手足要動・又不能舉止。正恁麼時・你道用那一句好。引經論好・引古德機緣好・漢文好・唐詩好・用棒用喝好・拂袖便行好・從東過西好・翻筋斗好・撫掌大笑好。到者箇時節・若用不著・佛法無靈驗。便去謗佛祖・叫寃叫苦・病在牀蓆上・週年半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平時只要取口舌快便・爲機鋒利語。又不知偏正機・又不識倒邪見刺橫生・人我椿立・貪名逐利。以謀住大剎爲旺化・用智術籠人爲得衆。以不拘戒律爲勸絕・以惡口慢罵爲無心行。以擠陷儕輩・爲揀別魔異。將檀施脂膏結納外護・將大衆盋糧厚奉自己。視衲子如奴隸・目他宗如寇讐。殊不知生死到來・平素所作所爲一

時露出無常殺鬼。最是平等法門。那管你勢燄滔天。那管你氣吞諸方。那管你福等王侯。那管你目中無人。你不經他則罷。若到者箇時節。不能來去自由。不能坐脫立亡。總落在他手裏。此皆學處不玄。盡為流俗。悟處不眞。還同未悟。所以山僧平時道。參禪學道。要脫生死。穿衣喫飯。要免饑寒。衣食不能療饑免寒。不如不喫不穿。禪道不能出生脫死。不如不學不參。儒門學問尚曰變化氣質。尚曰朝聞夕死。況我祖師門下。反不能了生脫死。不如去持經念佛。老實脩行。靠佛靠祖。作依仗為穩當。你看海內二三十年馳聲走譽者。到此時節。盡皆做出漏逗了也。平時不攀緣。如今亦搖尾乞憐。平時不藉外護。如今更倚勢欺人。反不如俗人尚知進退。識時務。顧名思義。知恥知足。何況續佛祖慧命之人。反恣意妄為。則知平日操守。皆是矯强擔板。不虛心不眞實之故。纔做出來。便是傷鋒犯手。見笑識者。臯亭者裏。水冷草枯。二時粥飯。尚且不周備。今夜又何處得名品菓物。比賽諸方。露地白牛。人人一頭。各自去照管。又不必山僧處分少間。不過是鹽虀數莖。蠶豆幾粒。淸水兩盃。大家俱是一千五百里離鄉別井。相聚在此。又豈是等閒。山僧自分薄福。亦不敢去拈椎豎拂。希圖門庭鬧熱。事不獲已。亦不得空過。也要應箇時節。汝等若見處親切。用處穩當。不妨出來露箇消息。顯得叢林有人。亦不辜負行脚眼目。如未得透脫。切不可顢頇掠虛頭。他時後日。也道曾見山僧來。誑惑人。去各各向衣線下究取悟取。亦不枉出家行脚一番。且道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大家向脚跟下試道一句看。有麼有麼。如無。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康熙辛亥秋住建昌新城古壽昌禪寺

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供養本師釋迦和尚。直下六十五世古錐。以此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道洽唐虞。德同文武。次拈香曰。此一瓣香。瑞世嘉卉。柱國楨良。供養本寺中興老祖經公和尚及歷代

住持和尙。以此仰荅股肱王室．闔國勳臣．暨省府邑宰文武官僚。伏願治同伊呂．化並羲黃。復拈香曰．此一瓣香．雜毒叢中種就．煩惱海裏飄來．第二回拈出．供養前住徑山中興顯孝．卽此堂上天界先師盛老和尙。以此培植本山耆舊．諸方宿學。伏願同趨向上．共證心宗。白椎竟。師卓拄杖曰．敲唱雙行．要驗生機有路．單刀直入．須是作者登堂。還有麼。僧問．法幢久豎．刹海同趨．祖院初臨．冀聞垂示。師曰．秋雲垂四野．秋雨灑長空。曰．可謂鳳山起舞．硤水增潮。師曰．你那裏見得。僧便喝。師打曰．不可放過。問．虎嘯風生．龍興雨致．門庭施設卽不問．塤箎迭奏事若何。師曰．節拍淸機寄與誰。曰．天半峨峯千古秀．倒流石峽一源長。師曰．誰人會得。曰．與麼則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師曰．轉見迥遮。師復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發明正法眼藏．展托化外機權。半鉤斜照．熊耳增寒。一鑒輝空．藥嶠孤嘯。雲巖全身指示．新豐覿體親承。荷玉繩繩．雲居卓卓。威音那畔．控鳴鏑以爭長。空劫者邊．佩雙輪而合耀。頓使廩山獨秀．峨峯插天。浚深九曲波瀾．綻開筆花正幹。盡是建立邊事．非爲向上全提。新長老到來．聿見雲垂四野．林巒飄襯足之金。雨灑長空．大地發靈苗之瑞。驀豎拂子曰．看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衆請上堂。九十日已前．諸人舌頭盡在山僧脚底。任是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亦覓縫罅不著。九十日已後．山僧舌頭亦在諸人脚底。你若知休咎．識機變．步步超釋迦．言言越彌勒。所以山雲帀匝．春雨涔涔．野亭梅花錯落．官渡歸雁喧呼．原上牧童長歌．燕麥沙頭漁父高唱竹枝。雖然．章江門外．飛猿嶺下．有件陳年骨董．前途忽有人借。問．畢竟作麼生．呈似他。擊禪牀一下曰．莫道山僧口門窄。　上堂。良醫之門足病夫．巨賈之家多滯貨．達磨不會唐言．嬴得一場話墮。你若是思而知慮而解．縱辨得者竿與麼長．那竿與麼短．依舊新羅鷂過。　上堂。麥隴烟寒．桃花浪暖。魚聞雷而化龍．蛙乘水

而放卵。堪笑臨濟德山平地與人據款、汝等來者裏討甚盌。拈拄杖便趁。　上堂。驅耕奪食之機、鋤田翁兩手分付。超佛越祖之談、水牯牛一肩擔荷。諸人已是無事漢、還知壽昌爲人底眼麼。良久曰。筍角箕忙長蕨拳、篠薇伸。　上堂。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逆則生惱、順則生懽。玉泉老布棍書字、寒山子樺皮作冠、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三祖大師見汝諸人不會、走入燈籠去了。看看。良久曰。無端。　上堂。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肇、游氣亂清、青山礙爲塵、大地沒閒人、彌縫剉瓣、鼓莢播精、千手大悲撈摝這十影神駒趁不回。釋迦老子道、我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汝諸人東廊上西廊下、二時拈匙把筋、主人公畢竟是那箇。擊禪床曰、七棒對十三、一箭中兩垜。　上堂。物以羣分、方以類聚、靈照菜籃、龐公笊籬、誌公剪尺、杖頭懸普化搖鈴、常入市者裏明得、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者裏不明、過去龍光佛時亦曾聞此受記。還有人明得者麼。良久曰。何乃見利而忘義。　上堂。石頭大的大、小的小、翠竹短的短、長的長、你若議論大小、較量短長、何異刻舟求劍、歧路亡羊。殊不知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還有擺手出章江者麼。良久曰。特地一場。　上堂。撥萬象、不撥萬象、胡地冬抽筍、氣候無偏向。是醍醐句、是毒藥句、金將火試、人將語試。壽昌三十年坐者曲彔木、從來借他人鼻孔出氣、爲甚麼如此。白蘋江靜月初臨、秋聲多半在樹上。　上堂。護國三懡㦬、西院四箇錯。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東家丘先生轍環天下、只道得箇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所以僧問薦福古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古曰。莫莫莫。畢竟如何。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上堂。刈禾鎌子曲彎彎、舀水木杓圓轆轆、鷄足峯前疊足坐、曹谿路上相奔逐。諸方三八晚參、敲金戛玉、壽昌者裏種田博飯、家風樸素。雖是瓦盌竹筋、一任諸人恣意取足。然雖如是、鎭州出大蘿蔔頭、畢竟是何意旨。良久曰。絲

不如竹。 上堂。自小不亂話。三歲學言語。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看看鬢毛斑。究竟無窮極。仔細思量來。全虧者張紫。還有坐斷得山僧舌頭者麼。衆擬議。師曰。明朝又是從頭起。 上堂。霜高木落山骨露。水涸潭空岸痕多。後夜青猿叫月。終朝白鳥浮波。西天二十八祖。捕風捉影。東土五派二支。入室操戈。笑倒元和佛陀。惱亂達丘達磨。爲甚麼如此。功不補過。 開鑪上堂。猛火着油煎佛喋。皮毛刮盡情智竭。壽昌原是古鑪鎚。餘燄一鼓亘天熱。三世十方各處分爭肯一模而脫出。驀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過去諸佛諸菩薩。間明自在。朽木不可雕也。拈拄杖右邊卓一下。曰。未來諸佛諸菩薩。毛血未充。難薦齒牙。拈拄杖中間卓一下。曰。現在諸佛諸菩薩。多才少智。鼠肝蟲臂。一齊趁入鑪中。要使焦頭爛額。梵天濺血。諸方盡去買帽相頭。壽昌總教從事三尺不見道。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秖如揮劍後作麼生。復卓拄杖曰。只要重論蓋代功。 解制上堂。平鋪蒲團。疊起脚。直饒三世佛祖。也入作無門。高捲布簾。橫擔杖。任是德山臨濟。定要公驗分明。若是追風良驥。透網金鱗。必然別資一路。何故。齊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上堂。大海不宿死屍。枯木却有龍吟。拖犁拽耙的。功同萬有。運水搬柴的。章句親聞。雖然不背不向。驀豎起拄杖曰。爲什麼不與者上座合伴良久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舉似。 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蟻徑枯梨上。蜂房釀蜜分。倶胝三轉咒。道吾一腰裩。寒鼠偸松子。饑貓翻瓦盆。竹鷄茅竹下。白晝唱黃昏。 上堂。一句了然超百億。須彌岌峇海水沸。露柱稽首問空王。日用何曾離此義。稻擔柴鐮木杓笊籬。驀豎起拄杖曰。拄杖一串穿却。汝諸人還曾妄想到者裏麼。復卓一下曰。山僧今日失利。

徑山夢菴淨律禪師。初於順治戊子秋。出住寶壽光孝寺。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昔於光孝

室中痛遭針拶、直得蕩產破家。後於悟空堂上、猛被打翻、以至喪身失命、固結下得寃深似海、恨積如山。今
日人天衆前拈出、供養傳洞宗二十八世石雨先大和尚。不惟報德酬恩、只要鳴寃雪曲。斂衣就座。遠門和
尚白椎竟。師乃曰、驚天風雨、動地雲雷、大施門開、毫無壅塞。發揮祖師心髓、正顯古佛家風。明明絕覆藏的
的無處所。諸仁者到者裏、因甚不肯全身放下。蓋緣閫中有物、所以觸事面墻。若肯暫借回光、自然心空及
第。擔荷得去、提攜得來、便見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龍王打一棒、雨似盆傾、自然
理事雙彰、殺活全露。更說甚麼昨日赴箇村齋、遇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得過。然雖如是、要且法柄猶在
新長老手裏。且道今日如何施設。良久曰、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結制上堂。虛玄道不落中
偏、午夜紅輪絕照。前風流玉女敲柴戶、驚破木人夢不眠。既爾恁麼嚴密、當頭誰敢輕忤。縱饒曲唱傍提、描
寫得華簇簇、錦簇簇。也則是趙昌底手段、無勞拈出。若是頂天立地大丈夫漢、聊聞舉着、便知落處。坐斷十
方、不許泥牛吼月。密移一步、從教木馬嘶風。然後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現八臂那吒身、
作金毛獅子吼。爲人抽腦後之釘、拔眼中之屑、斬草蛇頭落、不名粗行人。且畢竟承誰恩力。喝一喝。　上堂。
透脫鐵壁銀山、穿過華林荊棘。貧徹沒箇臭低錢、誇富向人稱敵國。驀拈拄杖曰、惟有者箇緊隨身、橫行天
下誰相識。誰相識、夜半穿鞋水上立。大衆且道是什麼人。師打噴嚏曰、今日有人說背脊。　上堂。驀拈拄杖
曰、祇者一條白練、界破青山顏色。說甚麼白雲深處、雪屋梅花、美不堪誇、妙不堪誇。直須撥轉天關、掀翻地
軸、始得。咄咄咄。明眼衲僧休向枯樁覓。且畢竟如何是一條白練。以拄杖一時打散。　臘八上堂。僧問、眞機
妙用頭頭顯、獨許男兒肯自當。敢問如何是肯自當。師展兩手曰、恁麼則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曰、通上孤

危。直下峭絕。曰。既是人人壁立萬仞。爲甚麼平地深坑。師曰。臥龍常怖碧潭清。曰。和風噓暖氣。花發不萌枝。師曰。鄭州出曹門。問。學人在臣位中來。請師向君位中接。師曰。午夜日輪紅。曰。道合如是。直得斗轉星回。未審悟去者幾何。師曰。萬籟有心聞不得。曰。恁麼將直作曲者易。將曲作直者難。師曰。須信威音那畔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曰。大都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師曰。退己讓人萬中無一。師乃曰。天然貴胤。德合乾坤。餘類莫齊。本無位次。所以琉璃殿上。臣退位以朝君。翡翠簾前。子轉身而就父。且道。釋迦覩明星悟的。爲復是子轉身就父耶。爲復是臣退位朝君耶。向者裏具得隻眼。便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一隊老古錐。同一鼻孔出氣。其或未然。寶壽用點睛手去也。火中鷂子。雪裏烏鴉。誰家小館。池塘上盛放梅花。未容丫鬟女子點脂粉。却許頭鬢鬖白老人家弄一曲琵琶。且道他是阿誰。剛在脣皮邊。一時忘記了。待火夜日輪紅。向諸人說罷。

元旦上堂。有一句子在天涯。太遠難得不相見。有一句子在目前。太近相續也大難。有一句子兩頭不住。中間安閑。且道是近。是遠。揮拂子曰。多管是醬裏有鹽。君不信花鋪錦上太矬生。　上堂。若論此事。如臣奉君。如子順父。心心無間。念念無差。自然資生產業。一一與他不相違背。若是久棲巖壑。守志孤危。祇是箇不與萬法爲侶的人。又焉能脫珍御服。着敝垢衣。重重顯妙。雖然。更須知攉殘兼帶一句始得。揮拂子曰。春風一陣來。掃盡千崖雪。　薦嚴請上堂。師拈拄杖打圓相曰。桃花逐浪。楊柳顛風。要且中心樹子不曾動着。到者裏。說箇從來不相識。共住不知名。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河裏有水。山中有石。鼻孔嘗味。眼睛聽聲。能翻筋斗。驢舞柘枝。要與今日箇箇交加印子。大似鄭州出曹門。須是室內無靈牀。全家不着孝的人。方許他啜趙老茶。顛曹山酒。一任柳巷花街。飛颺歌舞。琉璃殿上。道四拿三。審既如是。畢竟淨域池中蓮花座上。面

見彌陀一句、作麼生道。豁開頂上摩醯眼、千佛數中更讓誰。卓拄杖。　出隊歸上堂。斗笠乾坤大、鉢盂法界寛。五十日中入無量義三昧。直饒八臂那吒、千眼大悲、追攀莫及。萬不得已、向烟村雲市開一線道、令有眼的見、有耳的聞。一任高流上士、呈知呈解。閙神野鬼、稱怪稱奇。及至現箇隱身三昧、却又奈何不得。誠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到者裏、未免因行掉臂、唱箇還鄕曲調。歸來雲門道、修竹添幾竿、拄杖穩靠壁、芒鞋繩子寛、偏倚七十二欄干、看山色青青、月一團。此事且置、既是鉢盂藏法界。且道鉢盂匙長多少。若委悉得、黃犢兒自許水足草足。其或未然、飲水也須防噎。僧問、雲門有路通峯頂、踏破歸來見月明、如何。師曰、退後看。曰、人人在寶壽寺裏、爲甚有不知安身立命者。師曰、進前來。僧喝。師曰、千喝萬喝、有甚用處。

端節上堂。雲翳散盡、獨露天機。江月澄澄、孤峯不宿。有時擧頭在五峯峯頂、有時掉臂於閑林道中。可謂隨身竿木、妙用逢場。活路通霄、孤淸圓照。正恁麼時、雙劍倚長空、誰是前進者。有麼。如無、再聽一偈。無位眞人騎艾虎、劈頭撞着雲門普。狹路相逢話不休、不知誰是主中主。喝一喝。　祈雨上堂。拈起須彌槌、打破虛空鼓、驚起蒼龍峯、撞倒雲門普、霎時大地黑漫漫、白叟黃童相賽語。盡道雲從龍、風從虎、喝似雷、棒似雨。乃連召大衆曰、但看錢塘江上浪頭高、莫管他雲門扇子收取不收取。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上堂。擧楚石琦禪師示衆、山裏禪、猢猻上樹尾連顚。城裏禪、十字街頭一片磚。村裏禪、扶桑人種陝西田。謝師答話、蒼天蒼天。師曰、大小楚石恁麼答話。若不得後語、大似光景未忘。寶壽則不然。山裏禪、虛巖午夜鎖輕烟。城裏禪、肉案頭邊唱哩嗹。村裏禪、牯牛踍跳出猪圈。謝師答話、潑油救火。祇者末後一句、任天下衲子鑽研。住天目正宗寺上堂。師拈拄杖作此(川)(三)(丶丶)相曰、此是至元年間高峯大師、將從上諸祖師的眼睛鑿瞎、鼻孔扭揑、向

人天衆前漏洩殆盡了也。是以道高天下、德播寰區、以至數百年、孰不被其風化。新天目也不指鹿爲馬、賣狗懸羊。只將大師現成公案、爲汝諸人註破。復以拄杖作(川)曰、一不成。又作(三)曰、二不是。更作(∴)曰、略較些子。會麼。會得的鶴冲霄漢。不會的鷺宿蘆叢。喝一喝。

潛陽邑侯請上堂。虛玄大道、智者乃知。無著眞宗、郢人斯鑑。驀豎拂子曰、要識郢人眞體麼。碓觜夜生花。要知智者大用麼。磨盤春結子。既爾花開子結、必定秀拔今時。何妨現宰官身、行悲智行、大開普光明藏、薰修殊勝懺摩、直得壽山與鳳山同尊、紫水和天水並秀。到者裏、君臣道合、賓主交參、互顯嘉猷、平分玉韻。召大衆曰、據天目正眼觀來、猶是他轉位就功邊事。且轉功就位一句、合作麼生道。良久曰、鳳閣纔欽誇遍拍、好音又聽報堂前。

請上堂。南山一片畬、下却三斗粟。撞着大豐年、收得千倉穀。只者一句子、理會得來。不惟家門安貼、亦且多壽多福。

龍塘遠和尚入塔上堂。大道無形、至理無言。燈籠口挂壁上、露柱倒退三千。文言遍滿天下、汝諸人還識題目也未。拂拂子曰、紫氣夜隨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

住徑山上堂。龍門和尚問、燈燈續燄、祖祖聯芳、令斬新條、請兄舉示。師曰、分明雪色梅花路、幾箇通途幾箇歸。曰、恁麼則百萬松杉咸知有、三千樓閣盡沾恩。師曰、賴得老兄證明。紫雲和尚問、天雨四花、地搖六震、自是法兄家常茶飯。祇如先師有椿未了公案、作麼生拈出。師曰、拈來一管無鬚鎖、千古兩頭不動搖。曰、不動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且喜海衆皆聞。曰、萬機玉轉三冬雪、散作春風爛熳紅。師乃曰、自古家風、聖諦不爲、階級不落。說箇玄妙事理、善惡是非、都如紅爐點雪。是汝諸人還曾到恁麼田地也無。直饒到與麼地、猶是坐涅槃牀、貪寂滅樂的神鬼子。若是祖師門下客、必能示明暗機、全殺活用。橫抽利劍、立斬癡頑。扶起剎竿、拂開寶鏡。頓令三千樓閣、百萬松杉、咸作獅子吼音、直得過十萬億恒沙國

土諸佛同時說此一大事因緣。新長老今日謬爲四衆所推、高豎法幢於五峯之上。亦不過爲此一大事因緣。顧衆驀卓拄杖曰、山上鯉魚時跨跳、大洋海底起蓬塵。　上堂、眞際那邊、寂無音耗。圓通者裏、雜雜嘈嘈。無舌童兒善吹鸞鳳簫。無手長者解撾塗毒鼓、古澗唱新豐之曲、寒巖奏白雪之歌、直令普天下無不聞此殊特希有之音。到者裏直得人人識慮全消、滲漏俱絕、證無礙總持、得受用三昧。驚起寒山鼓腹拾得呵呵。召衆曰、且畢竟承誰恩力、擊拂子下座。　立兩序上堂、天目那邊、量水打碓。徑山者裏、稱職量材。任是祥麟威鳳、獅子象王、一併請來、凌霄獨步。卓拄杖曰、大地山河懷揣裏、星辰日月掌心中。　燈節上堂、如來禪祖師禪、龜毛繩子一串穿、抛向諸人面前、漆桶猶自不快。徑山今日萬不得已、向諸人通箇消息、鬧市叢裏、鑼鼓喧天、盡道千燈燦爛、萬卉爭妍、引得一夥冬瓜茄子、都來看龍山十二員、囉嗹哩、哩囉嗹。今年元宵勝去年。喝一喝。　結制上堂、僧問、紅爐選佛、白棒傳心。忽有不假雕琢的到來、和尚如何煅煉。師曰、還覺腦門重麼。曰、眞金須向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果然。曰、恁麼則通身慶快去也。師曰、蝦跳何曾出得斗。師乃曰、橫拈玉筋攪龍門、未爲通天作略。倒握金鞭趁虎穴、謾云向上鉗錘。活人便用殺人刀、不過是毫末活計。寒冰中向火、烈燄裏乘涼、小廝伎倆、烏足稱羡。直須知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乃吐舌曰、會麼。向者裏透得去、不妨安居解脫道。更說什麼萬馬千軍百匝圍繞、脚跟下活潑潑、自有通霄路。擲拂子曰、了。復召衆曰、了不了、應護爐頭白雪鵝、休教露柱開口笑。　上堂、僧問、當下知歸、猶是階下漢。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虛空有口莫能言。曰、恁麼則仰面青天誰不見。師曰、滄溟無路許人行。曰、到此還有優劣也無。師曰、放汝三十棒。曰、山前一片閒田地、踏着方知寸草無。師曰、體會始得。師驀拈拄杖曰、撥轉虛頭惡浪、揭開知

解迷雲。須仗此老．今日借重去也。下座一頓打散。於潛王使君求嗣．請上堂。潛陽令．不虛行．供養十方羅漢僧．露柱夜來眞實說．金毛產下玉麒麟。以拄杖作舞．下座。上堂。師據座良久曰．會麽。知有的人．始解奉重。是他家門廣大．應用無虧。總而權衡在他手裏．雖不豎設橫施．自然河清海晏。祇如今日沒量大人．特爲垂顧。畢竟以何款待。卓拄杖曰．細切清風．薄劇明月。僧問．和尙與臨安邑宰所論顏子不改其樂。究竟不知樂箇甚麽。師曰．糞掃堆頭珠晃耀。曰不是苦心人不知。師曰．切莫亂商量。上堂。師橫按拄杖曰．兩頭俱坐斷．一點自靈明。脫體了無依．通身無影像。到者裏．善惡不思．是非不落．玄妙不立．尊貴不居．活潑潑如走盤珠．孤迴迴似倚天劍。撒手懸巖的．自知他活水龍．與波不作浪。依門傍戶的．纔見他古人道聖諦不爲階級．不落．便擬判作情存兩頭。呵呵．要見古人．猶隔津在。且道徑山具甚麽眼．便恁麽道。卓拄杖曰．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求嗣請上堂。刼前那一竅．明鏡當臺照．胡漢用皆深．透匣青蛇耀。此四句內有一句是諸人的。有一句是山僧的。有一句是諸人的．卽是山僧的。有一句是山僧的．卽是諸人的。汝等於四句中明辨得出．敢保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得大總持．得大自在。直得木人吹笙．石女起舞．三箇孩兒弄花鼓．笑倒傍觀老佛祖。乃呵呵大笑．下座。送靈骨入塔．請上堂。師驀拈拄杖曰．直中有曲．種麻得粟．古人恁麽道．奇特甚奇特。只是太露生。要知不露底道理．饒你說箇包括虛空．囊藏世界．亦是昭昭然．明如杲日。畢竟如何是不露的道理。卓拄杖曰．少頃候無縫塔門開．一一爲你諸人標指。僧問．凌霄峯頂事若何。師曰．六月圍爐。曰密室裏又作麽生。師曰．黃閣簾垂尊貴重。曰相見了也。師曰．適來五峯向汝道甚麽。僧沈吟。師便打。問．如何是徑山境。師曰．五峯孤月冷。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雙徑一人行。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如何。

師曰。君子一言。如釘入木。

龍門樵風淨妙禪師。出住上堂。拈香祝聖竟。復拈香曰。此一瓣香。虎跑室內開花。石傘峯前遺種。溷入在西溪澗底。發洩出鷲鵲峯頭。佛祖莫覓其蹤。師僧難定其價。信手拈來。供養傳洞宗第二十八世先師石雨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紫僊大師白椎。復出問。如何是龍門境。師曰。樓閣凌雲勢。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覿面不相親。曰。山高凹凸含千翠。海闊汪洋納百川。師曰。珍重。乃卓拄杖曰。虛空挂劍。號令人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威振十方。驚羣駭衆。到者裏。羣峯鬬聳。徒惱須彌。萬派爭流。空疑海漠。所以鷲鵲峯尋常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迥出凡聖。獨超物外。便能向百尺竿頭闊步。蟭螟眼裏橫身。娑婆擲去於他方。妙喜拈來於此土。具如是大機。顯如是大用。要說釋迦文佛今日降生也得。黃面瞿曇今日開光也得。妙上座今日據丈室也得。說護法宰官現居士身得度也得。大衆山僧如是舉揚。倘有特達聰俊之士。入滄溟之窟。折斷驪龍之角。登巨山之頂。捋倒猛虎之鬚。見得先師示寂也。為現前大衆護法宰官處請舉揚也。為現前大衆。今日四衆臨筵也。為現前大衆。只因你走到九曲嶺。神疲力倦。一入悟空之室。便有屈辱尊卑。未審衆中還有不干者麼。良久曰。三十年來人事異。百千日後祖燈新。結椎下座。

結制。上堂。師卓拄杖曰。見麼。鷲鵲峯高飛在午潮山頂。軒昂步驟。踏翻東嶺龍潭。直使龍子龍孫無潛藏處。驚起積雪泉興波作浪。洗出前後溪山。方見龍門靈驗。大衆山僧如是舉揚。畢竟有何批判。燈籠與露柱相交。山門與廚庫結伴。獨有拄杖子。自惺惺拈來。隨處皆成現。有時打雨敲風。有時眉毛挂劍。有時針鋒不露。有時街頭作勸。三世諸佛。祇可望崖而退。列代祖師。便乃亡鋒結舌。若遇着伶俐衲僧。等閒一擲。抹過太虛。直得

南山鼈鼻蛇。呑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撞倒嘉州大象。那時三界拘繫你不得。千聖羅籠你不住。將從前所知所見所聞所識七通八達。一一圓玅。一一該通。有時恁麼也得。有時恁麼也不得。有時恁麼不恁麼總得。有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驀卓拄杖曰。咄咄咄。有人道破三箇咄。許他一生參學事畢。

臘八上堂。拆東籬。補西壁。龍門寺裏無準的。有準的。昨夜三更老胡失却牛。天明起來拾得是箇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惹得鸚鵡峯忍俊不禁。錯口道著。且道道著甚麼。今朝臘月八。諸仁者向者裏指陳去。便錯過自己的悟處。如何是你自己的悟處。迎賓待客。是你自己的悟處。笑月吟風。是你自己悟處。饑湌渴飲。是你自己悟處。開單展鉢。是你自己悟處。爲什麼問著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便乃指陳不出。所以我世尊道。衆生具有智慧德相。秖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諸仁者。如何是妄想執著處。你若喚作開單展鉢。是妄想執著。喚作饑湌渴飲。是妄想執著。喚作嘯月吟風。是妄想執著。喚作迎賓待客。是妄想執著。果能斷絕識情。直下分明了無朕跡。無福不臻。無慧不辦。無道不成。然雖如是。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元旦上堂。新年換舊年。打破又完全。衲僧雖不薦。鼻孔已遼天。古人與麼告報。山僧卽不然。新年換舊年。打破要周旋。拄杖無孔竅。髑着帝釋天。霧鎖千山咸稽首。三通撾鼓賀堯年。

上堂。久晴不雨。農夫皺斷眉毛。久雨不晴。衲僧浸爛鼻孔。向者兩句下悟明宗旨。三世如來同一舌。大藏經文無法說。衲僧手裏定盤星。朔旦元來是初一。荊棘林中放脚行。抽出時人釘根楔。作麼生是抽釘拔楔的道理。深且深。密且密。昨夜三更月如漆。海神推出夜明珠。萬象莫能逃形質。釋迦是釋迦。彌勒是彌勒。達磨正是老臊胡。臨濟喚作白拈賊。若能直下解翻身語嘿動靜知端的。

解制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洞山麻三斤。雲門乾矢橛。縱饒千七百箇老古錐。一一從來納敗缺。

爭似龍門期內、無禪可參、無法可說。只是箇無義味話、拋向諸人面前、直得分疏不下。不是指鹿爲馬、便是證龜成鼈。逗到今日、力量全無。燈籠露柱、欲休不休。蒲團禪板、要歇不歇。說甚麼草鞋、猶似虎拄杖活如龍。

斷拂大衆此去、十字街頭、撞着泰山石敢當、又作麼商量。顧左右曰、龍門公案原無阻、只爲誵訛未放行。

先和尚誕日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綠映千山、燦爛顯箇中妙體。古今不隔、塵刹恆新。者是先師降生的句子。以拂子打○曰、大衆見麼。潛通遐邇、暗度金錐。燄發寒灰、花開枯木。古路雲籠、月輝野色。全該隱密、競現千差。者是先師利生的句子。到者裏、悲歡莫辨、慶奠難分。雪屈酬恩、如何舉唱。良久曰、纖塵不立清如洗、三箇猢猻夜簸錢。

上堂。舉百丈野狐公案。乃曰、前百丈卸却鶻臭衫、後百丈除去炙脂帽。若是明眼衲僧、只消道箇、鞏縣茶瓶喫一槌、擊碎饒州玉盞盋。良久、卓拄杖曰、險。

斷拂先和尚七週上堂。聲前一著、迴出尋常。句後一機、情難羈鎖。今日拋落在百草頭邊、黃面瞿曇不知、碧眼胡僧罔措。鬧浩浩處靜悄悄、靜悄悄處鬧浩浩。直下如王寶劍、誰敢當頭。擬犯鋒鋩、尸橫萬里。說甚麼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恁麼來、全明全暗。恁麼去、雙放雙收。大衆先師、即今在汝諸人眉睫間、現大人相、舒廣長舌。遂喝一喝曰、上苑玉池曾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先師此日無分付、誰憶龍門血淚新。

弟子誕日、請上堂。天地同根、鯨吞海水盡。萬物一體、露出珊瑚枝。領悟無生旨、咸言上上機。如是三昧海、智慧神通力。驀卓拄杖曰、塵中有主、的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化外來賓、的轉山河大地歸自己。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易、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却難。何故。以拄杖畫一畫曰、向者裏去、不可落他蹊徑。其餘言教、如過蠱毒之鄉、水也沾他一點不得。是以十字街頭、憨布袋、尋消討息。天台山裏、寒山子、萬里崖州。怎似囦地一聲、移星換斗、踏破草

鞋赤脚走、無位眞人雲端吼。海底波斯笑展眉、八臂那吒擎雙手。差珍異寶隨身受用。壽量光明、天然成就。正恁麼時、惹得時人、翻落他窠臼。靈照菜籃、全乖家醜。凌行婆子、三三是九。東方朔、呂眞人、菊黃愛飲曹山酒。山僧拄杖、忍俊不禁。喚南作北、將無抵有。瞿曇黃面、不欺之友。西河獅子、岑大蟲、總不若龍門八面松風盈衫袖。咄、巧僞不如拙誠、說去不如行就。今日有句要緊佛法、大衆仔細聽我分剖。寶髻菴中女比丘、九月念九祈祝壽。卓拄杖下座。

檀越薦先慈、請上堂。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有口秪堪挂壁。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入水方見長人。與麼說話、大似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所以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妙喜道、向上一路、熱碗鳴聲。諸仁者、你看三大老、利生能事、如珠走盤、不撥自轉。未審衆中有窺覰得麼。驀喝一喝曰、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到者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民不失所、路不拾遺。正恁麼時、觀色卽空、不墮生死。觀空卽色、不墮涅槃。以拄杖作此全相曰、金刀剪不破、彩筆畫難成。

送斷拂老人入顯聖祖堂、示衆。橫抽寶劍、截諸見之稠林。妙叶總持、指當人之作用。目機銖錙、舉一明三、也是門外之遶。該古拨今、猶是乞兒岐路。若果圓明雙眼、轉功就位的人、回至祖父家鄉、何須探目凝眸。若是約不向前、推不落後的漢、自然望崖而退。豈不見方丈老人、將耶溪水、散在石傘峯前、興波作浪。誰人敢犯當頭。將鑑湖月、照徹玉笥山頂、明暗交參。若箇能知偏正。妙上座、與麼說話、大似庭禽養勇。諸上座、舉唱將來、未免霧豹澤毛。若要履踐祖翁田地、也須到顯聖門下、親承樞要。自然獨步大方。不犯竿頭絲線。咄、耶溪不許扁舟宿、秦望從教浪潑天。僧問、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飛蛾投猛火。問、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眼底瞎瞳人。問、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

臘月火燒山。問。菴內不知菴外事。作麽生是法身充滿於法界。師曰。賣油娘子水搽頭。曰。僧是僧。俗是俗。作麽生是普現一切羣生前。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又何須而恆處此菩提座。師曰。髮長衣袖短。曰。頭頭盡是華藏界。悔向南詢五十三。師曰。入水見長人。

上堂。舉徑山南石琇和尚住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己。草芥人畜何處安著。盡大地不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師曰。南石禪師與麽提持。將髮毛爪齒分散四方。不知還有肝膽。藏在甚麽處。龍門如是拈提。又不知性命落在阿誰手裏。若是草芥人畜。森羅萬象。聽得南石和尚自當喫三十拄杖。若向粥罷參退處見龍門。山僧已後寧可斷舌。不犯國諱。何故。袖裏能移金玉去。眼中難帶雪華來。

上堂。舉興陽剖和尚因僧問。娑竭出海龍宮震。覿面相呈事若何。陽曰。妙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麽生。陽曰。似鶻捉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知眞。曰。恁麽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陽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臨機點額回。師曰。三回敵勝沖霄漢。一語揮彰迥異倫。要爲者僧伸剖決。端然玉線引金針。山僧如是舉揚。也要澄清宇宙。踏斷波流。

杭州府錢塘淨性寺紫僊淨陽禪師。海寧戴氏子。二親歿。念惟出家可報劬勞。遂禮橋菴玉峯披剃。執侍三載。首參天童悟圓戒。童令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偶聞人誦野渡無人舟自橫語有省。遂入方丈。童見問曰。生從何來。師曰。口是禍門。曰。死從何去。師曰。安置卽不堪。曰。去此二途。又作麽生。師無語。童便打出。次參寶壽方於天華龍門。咨扣日益。偶大病臥。死心念曰。一生參學得底。到此總用不着。畢竟一口氣不來。向甚麽處去。疑情奮發。至夜分。忽然大悟。如高山跌下相似。舉頭不見有天地。汗流如雨。通身慶快。礙膺之物。從

此冰消。病愈、隨壽遷佛日、典第二座。順治丙戌臘八、壽以大法囑之。會諸護法請開法淨性、上堂。徧處不逢、雲遮一帶峯巒。玄中不失、雪覆萬年松徑。苟能於此薦得。一任靈機密運、展手通玄。寶印昭彰。當風得妙。橫抽玉線、繡出鴛鴦。倒弄金梭、織成古錦。雖然、者猶是建化邊事。更須知有功忘勳泯一句。始得。且道如何是功忘勳泯一句。不知有處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　到寶壽、遠門和尚請上堂。金烏剗彩、玉兎收光、潛消一色、坐斷十方。正恁麽時、還有共相證據者麽。僧問、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未審作家相見、有何言說。師曰、誰許妄通消息。曰、豈無方便。師曰、莫嫌春迅速、彷彿過梅花。曰、春花到處心花發、月落寒江別一天。師曰、莫錯認定盤星。曰、明月峯前獅子吼、三千界外絕知音。師曰、非汝境界。問、六國爭衡則不問、兩彩一賽是如何。師曰、龍飛鳳舞。曰、恁麽則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師曰、天高羣象正。僧禮拜。師便打。乃曰、諸昆仲還知寶壽者裏天然殊特處麽。蓋七十二賢峯內有一峯巍巍獨據、壁立千層。金刀劈之不破、玉鎚擊之無痕。直得尊而無上、貴莫可名。縱饒諸佛出世、列祖再來、也只好退身三舍、袖手傍觀。既然如是、陽上座又如何與諸人傍通一線。驀豎拂子曰、向者裏見得、方許你明恁麽事。既明恁麽事、便好那畔承當、却來者裏行履。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不然、人人盡道賢峯好、到得賢峯類不齊。　樵風和尚至上堂。經旬蓬戶鎖雲重、懶運靈機度別峯。四顧寥寥人影寂、當陽一句許誰通。有般漢、聞恁麽告報、便謂截斷衆流、閉門作活。若恁麽會、正似古塚精靈、黑山鬼子、有甚交涉。殊不知鶴騰霄漢、朕迹不留。龍入滄溟、蹤由悉泯。所以有時孤峯頂上兀坐、却在十字街頭運步。有時十字街頭運步、却在孤峯頂上兀坐。是則是、猶屬者邊說話。要透過那邊、更那邊行履。幸我龍門法兄、金錫枉顧、象駕光臨。必也不悋慈悲、爲汝說破。　上堂。坐斷毘盧頂、

未是作家。轉位到今時、仍停此岸。爭如剗凡絕聖、棄智忘功。道伊在那畔藏身、却不在那畔藏身。道伊在者裏垂手、却不在者裏垂手。且道畢竟在甚麼處。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左顯煥、右顯煥、一一光輝。前三三、後三三、重重漏泄。脫體承當得去、則鬧市裏相逢天子、百草頭不昧老僧。通身徧身、全彰本地風光。滿眼滿耳、揭露眞如妙性。雖然。秖如文彩未彰、不涉脣吻一句、作麼生道。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上堂。登山須到頂。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須到底。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所以尋常向諸昆仲道、欲過淨性關、入淨性門、見淨性人、說淨性話、不可貴耳賤目。纔到流水橋邊、便認作大歇場。直須向武林門外、闊步而來。棲霞山前、橫身直過。若到松木場、便公然坐住。那曉得淨性者裏、門庭窈窕、往處孤巍。一峯摩霄、獨擎萬古之天。二水瀠洄、暗湍千秋之日。不是五眼之所能窺、亦非千光之所能照。且如何見得。卓拄杖曰、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蕭牆霧鎖、禁殿苔封。若秖如是、誰敢通風。陽上座今日別轉一機、聊與相通去也。遂喝一喝曰、分明空劫已前事、說似一物卽不中。僧問、學人欲借一問、恐犯師顏。不借一問、衆人焉知。畢竟借則是、不借則是。師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曰、恁麼則全超不借借也。師曰、總不干他事。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井底蝦蟇、雖活如死。曰、活後如何。師曰、猛虎頭戴角。問、如何是佛。師曰、者裏無佛。曰、佛身充滿於法界、爲甚者裏却無。師曰、有卽不從我覓。曰、如何是法。師曰、者裏無法。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者裏却無。師曰、若有則喪子命根。曰、如何是僧。師曰、你不是僧。曰、爲甚不是僧。師曰、是僧便喫拄杖三十。師問僧、甚處來。曰、烏龍。師曰、汝還見龍麼。曰、見。師曰、山上見、水裏見。曰、也不在山上、也不在水裏。師曰、在甚處見。僧撥眉曰、貓。師曰、元來不是、便打。問僧、那裏來。曰、寶壽來。師曰、還將得寶來麼。曰、

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僧進前三步、叉手而立。師曰、站過一邊著、劈頭便打。僧禮拜曰、謝和尚痛棒。師曰、且待別時來、再與一頓。師爲人高古篤實、不苟時好。執作勞役、與衆無異。故諸方謂百丈再世。以年邁不逞晉接、尋遷河水會龍爲終老計。一日示微恙、垂誡諸子、諄諄懇切。至晚浴畢、書偈坐逝。

吉水龍華梅逢忍禪師。丱歲謁圓通浪和尚、蒙激發。參寶華忍龍池微夾山豫語風信、皆獲印可。師終不自肯。復參浪和尚於崇先。一語頓明大法、遂承記囑。於順治辛丑冬。出住楊州石塔寺。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山河鍾秀、日月儲精、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睿算榮覺樹之根株、慧德參造化而華實。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德風遠扇、大地生春。正眼洞明、十虛無間。端爲文武兩班、及本郡現任諸大護法、鄉紳孝廉青衿等。伏願手持仲尼斧鉞、腰佩佛祖靈符。復拈香曰、此一瓣香、靈根生於石耳峯前、却受秦望山中雨露、復到崇先寺裏、重遭毒手。將從前彌隱彌露的、盡情捉敗、只得怨入心髓。今日向人天衆前拈出、端爲供養。初住圓通。次住徑山天界堂上。先師覺浪大和尚、用酧法乳、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問、知師久蘊新豐曲、特請今朝爲舉揚。如何正中偏。師曰、但得周郎顧、何曾誤拂絃。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曰、如何是偏中至。師曰、憑伊大匠斧揮我鼻上塵。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虛空不挂劍、草木血如流。曰、從今識得君臣事、好向江湖樂太平。師曰、脚跟下紅線子、未許你斷在。乃曰、鶴唳淮甸霜月、鐘鳴城上曉寒。家風宛在機先、心眼端然不異。眉毛挂劍的、自是刺眼驚心。脚跟線斷的、那肯抱贓叫屈。若要別開一路、又儘有話會。山僧自揣涼德、久棲巖壑。甘於草木同腐。何期毒手同人、推向者曲彔床上、早是不着。便那堪、更與諸人說七道八。然雖如是。須知諸人性命、盡在我

拂子頭上。放開則寒冰發燄。大地忽陽和。把定則烈日飛霜。四溟無水泄。喝一喝曰。金鸞若解離霄漢。玉鳳應無戀碧巢。

住蕪湖興國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赤脚趁麒麟。僧擬議。師便打。乃曰。芭蕉無耳聞雷而長。葵藿無眼向日而隨。石獅子眼耳俱足。爲甚麼迅雷震天。渠總不驚。紅葉滿地。他亦不顧。當知眼耳非功。聲色無緣。是你諸人二六時中。應聲應色的。又是箇甚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肇禪人剃度上堂。漁家客。蓬牕夢醒東方白。旋理輕舠上釣磯。一江寒氣冷如鐵。報君知。古人有言兮。欲識佛性義。當觀好時節。遠烟浪靜渾無隔。超然獨對千崖雪。

上堂。僧問。德雲常在妙高峯。善財爲甚七日不相見。還是神通隱密。還是覿面不逢。師曰。箚。曰。落在第二峯頭。略容話會。道箇甚麼。師曰。急水灘頭鳥作窠。乃曰。江上風晴梅信早。山中日暖筍抽芽。要知今日天心意。先看庭前玉樹花。須薦取。謾矜誇。善財樓閣門方啓。曼倩鬢眉老歲華。卓拄杖曰。天然一片好生涯。上堂。僧問。法鼓雷轟。大衆雲臻。古德六刮。乞師垂示。師曰。久雨初晴。新光溢目。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巧手不成名。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修身如玉。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切忌相傷。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莫防鼻孔。曰。秖如髓又作麼生刮。師便打。僧遂策起眉毛曰。且道者箇還受刮也無。師曰。也須拈却。僧禮拜。師乃曰。就毛刮塵。當場不妨好手。就髓刮骨。箇中豈有恁麼事。從上佛祖。說心說性。東刮西刮。大都指鹿爲馬。如將蜜果子。換你苦葫蘆相似。良由諸人眼見空花。不了法性。隨業升沉。轆轤三界。曾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別無一物。容受生滅與不生滅者。如此說話。喚作死馬醫。若到衲僧門下。一點氣息也無。縱饒拔三玄戈。甲展五位旗槍。一鏃三關。單刀直入。在彼建化門庭。足可觀光。於此事上。了沒交涉。只如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逼塞

咽喉，向甚麼處出氣。卓拄杖曰，抛却夜明符，何處不天曉。　眉劍徹禪人剃度，上堂。僧問，佛子剏草堂前，不知圖箇甚麼。師曰，鐵牛生得石麒麟。曰，與麼則人天有賴也。師曰，更須摸摶鼻頭。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是有句。師曰，莫妄想。曰，如何是無句。師曰，萬法縱然。曰，如何是雙超有無句。師曰，天外三峯如削玉。僧禮拜。師乃曰，有句與無句，分明在目前。天外三峯如削玉，今朝一點座中圓。記得我壽昌老太祖有云，償佛祖債，結衆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山僧今日不免依條攀例，也要露些子家風。雖與老祖同途，要且不是同步。償衆生債，結佛祖緣。遊地獄不是分外，住人天不自生嫌。向蟭螟眉睫間縱橫闊步，佛祖頂𩕳上放意安眠。心如法界，口肆縱言。要作他脚下兒孫，直須將祖翁田地，一時翻却，不值一錢。且道憑箇甚麼，便能如此。喝一喝曰，眉間挂劍渾閒事，一擊須教徹底源。上堂，佛祖向上一機，佛祖覷他不見。衲僧脚下一事，衲僧踏他不着。倘若覷見，則瞎却他眼。忽然踏着，則喪却汝命。卓拄杖曰，未是全提之令。　解制，上堂。僧問，乾峯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不放過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雲門道，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又作麼生。師曰，耳朵裏打鼓。曰，乾峯道，分付典座，來日不得普請，意在甚麼處。師曰，春風解凍，魚鼈生喜。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未到你在。乃曰，今日布袋口解開了也。一任諸人七縱八橫，直饒鞭起白馬山雲中騰踏，還他羅漢寺依舊是雨後崔嵬。秪如赭山一峯，坐地看楊州，又作麼生。喝一喝，下座。　住壽昌，上堂。龍峯聳翠，卉木垂陰，古佛家風，在瞻在仰。祖宗面貌，親見親承。者裏更欲丁一卓二，便見冰生夏日。如其應時及節，翻成礫石流金。惟當謹遵祖

翁。钁頭。一任剷削將去。不許生長閒草野木。自然光明燦爛。照徹古今。所以山僧不揣涼薄。敬承竺和尚遺命。諸檀護鴻詞。只得冒五六月酷暑。走七八百里修途。秖要將祖宗家業。與諸大衆共襄勤力。纛召大衆。要知祖宗家業麼。卓拄杖曰。莫向別人求。　結制上堂。大法有時機。激揚觀顯密。時節自昭然。何處不端的。卽你各各自己。如鏡照鏡。孤明歷歷。爲甚麼把手拽不入。山僧今日正是河裏失錢河裏摝。喝一喝。下座。　舉妙叶大師立僧上堂。僧問芒鞋竹杖出烟蘿。草偃風行唱哩囉。祖父堂中齊進步。塤箎迭奏事如何。師曰。點開你眼睛。曰恁麼則萬象森羅齊點首。一輪紅日耀東山。師曰。烏龜鑽入破壁。曰妙舞應須誇徧拍。三台須是大家催。師曰。脚跟下猶欠一頓。乃曰。玉蘊山而山輝。珠藏淵而淵媚。我皐亭鈯斧子。在宇宙之間。儘人試其鈍利。解轡雲霄天馬駒。踏殺楊岐三脚驢。　佛誕上堂。僧問佛身充滿於法界。因甚覩之不見。師曰。千年桃核舊時人。乃曰。萬木青青夏日初。長山寺人力農事正忙。知事高椎法鼓。催請長老上堂。道是淨飯王宮。昔年此日產兒郎。我等甘蔗苗裔。合當一年一度相助餅湯。九龍吐水浴金軀。一家有事百家忙。殊不知悉達太子。不依本分。惱亂閻浮衆生肚腸。但見日月盈昃。那曉天地玄黃。山僧今日把定封疆。分明爲汝等說破。佛是乾屎橛。切莫亂商量。　結制上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摝方知。者裏添一減一。堪作甚麼。隨汝顚倒。不妨左之右之。良久曰。紫羅帳裏撒珍珠。道將一句來。卓拄杖。便起。上堂。打水魚頭痛。原爲波浪中有破布裹珍珠。一向草窠裏尋。點鐵成金。固是好手。驅耕奪食。別有風規。者裏若肯按下雲頭。千峯齊增翠色。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喝一喝曰。鶴唳青霄外。猿啼午夜霜。　留執事上堂。陶鑄佛祖。煆煉英賢。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大好山中乘時耕鑿。扶犂的扶犂。拽耙的拽耙。田地穩密。家常之言。綠染簑衣山徑

草一犂春雨鷓鴣天。　上堂。僧問。豁開戶牖。坐斷乾坤時如何。師曰。天共白雲曉。曰。和尚又怎麽去也。師曰。善能高鑒。曰。我行荒草裏。師又入深村。師曰。偶然撥草。不覺傷蛇。乃曰。從上祖師。信脚行。隨口道。後代兒孫。巧生計較。剛道有賓有主。有玄有要。通宗通途。挾帶兼妙。壽昌今日咬定牙關。分明向諸人說。也是灞陵橋上望西川。　上堂。太阿橫按。凛凛神威。寶鑒當臺。澄澄光彩。就裏不犯鋒鋩。箇中超然影像。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上堂。僧問。逆水鼓波。虛空架路。今日請師陞座。舉揚何事。師曰。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僧拍手大笑曰。怎麽謝他供養也。師曰。飲水遭噎。僧一喝。歸位。師曰。識甚好惡。乃曰。南天獅子閙弄影。通身文彩。西舍玉人暗抛梭。錦繡昭然。踏步向前。天然湊巧。顧竚停思。白雲萬里。一口吸盡西江。且道魚龍蝦蟹甚麽處安立。卓拄杖曰。此時决定無香餌。新月何煩作釣鈎。問話僧隨至方丈。師問曰。逆水鼓波。虛空架路時如何。僧曰。學人禮拜。請師珍重。師曰。點石化爲金玉易。舌頭線斷事應難。僧擬議。師以棒痛打出。　解制上堂。英靈出格人。橫身探虎穴。銅頭鐵額漢。拔劍攪龍門。辨端的於羊腸之外。識休咎於强敵之先。朕兆未分。難通玉信。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放一線道。甚麽處去。良久曰。檀特山前排一陣。占波國裏有先聲。　上堂。鳥啼碧嶂。花放懸崖。無情爲有情說法。有情與無情證盟。兜率天宮高椎法鼓。大撞金鐘。壽昌堂上。指揮如意。花雨繽紛。一切人天。了無間隔。塵塵爾。刹刹爾。一一位置分明。驀卓拄杖曰。時常服甘菊。老來眼不昏。　佛誕上堂。師曰。看看護明菩薩。不守本分。降兜率天。入摩耶夫人腹中。翻箇背空筋斗。將木槵子換却閻浮提一切人眼睛了也。鏤冰琢玉。光鋩萬丈。攢花簇錦。草木騰輝。四十九年舌頭拖地。逗到涅槃會上。方始搥胸告報。追悔遲矣。至今兒孫箇箇食泥食土。雲門好棒。要且打他

不着。瑯琊因事長智。若是報恩、太遠在。良久曰、六月爐邊鐵匠、臘月江上漁翁。豈是不知冷煖、都緣業在其中。

結制、上堂。僧問、場開圖選佛、端的付何人。師曰、雲隨流水出、鳥念舊時窠。曰、兒孫意氣、祖父餘殃。師曰、髑髏前驗始方親。曰、自有袈裟遮日月、新持拄杖化龍蛇。師曰、猶少頭角在。便打。士問、一代時教、接引時人、未審和尚將何接引。師曰、細雨洗秋林、紅黃愈覺好。曰、果然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大衆看看、和尚與我證明也。師曰、大棒打不死、知君是鈍人。乃曰、壽昌今日開爐、衲子壁立萬仞。二三百雙眼睛、箇箇覿面看定。咄哉、你是阿誰、甘於此處乞命。遂舉拄杖曰、說甚麽照用同時、偏正回互。直饒從上祖師、一齊到來、也免不得一頓。卓一下曰、照顧眉毛。上堂。僧問、高沙彌爲甚閒戒不受。師曰、掩鼻偸香、不是好手。曰、殺人放火、酒肆婬坊、正是報恩之處。師曰、等閒江口望、錯認幾人舡。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波斯戴紙帽。乃曰、古佛心宗、本無途轍。眞如實體、不假修持。箇裏不了無因、此間妄爲生滅。生滅無處、當處卽眞。可惜浮沉、枉受生死。諸仁者、靈光不昧、萬古騰輝。顧視左右曰、空明沙塞雁、冰雪眼中稀。

佛成道日、居士祈嗣、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小魚吞大魚。曰、如何是心地戒。師曰、後園驢喫草。曰、世尊成道、四衆沾恩。今日陞座、將何利濟。師曰、天上石麒麟、人間當作寶。曰、與麽則學人與諸佛齊等也。師曰、釋迦老子、也着慚愧。僧無語。師便打。乃曰、袖裏動金鎚、影略特超逸。驀箚忽驚心。今古成慚愧。當年徹夜雪山寒、此日禪床擁絮被。高枕枕頭到天明、起來好夢多祥瑞。正當與麽時、無佛無衆生。者箇消息、甚麽處得來。多子塔前宗子秀、一枝梅報上林春。

解制、上堂。僧問、寒梅破臘春歸谷、竹影翻堦月到門時如何。師曰、家有北斗經、人口得安寧。曰、疋馬單鎗時如何。師曰、斬草蛇頭落。曰、謝師荅話。師曰、寶馬金錢、謹當奉送。乃曰、

龍峯聳峭、鶴不停機。歷汝耳根、如風過樹。今日撒開線路、草鞋邊十分春色。出身句卽不問你。三千里外、道將一句時如何。良久曰、斷頭船子下楊州。

住龍華結制、兼謝兩序上堂。巢知風、穴知雨。聖人作、萬物覩。西天東土數如蔴、說心說性良辛苦。少林特地遇神光、斷臂安心繩祖武。盡道是雲從龍、風從虎。正眼看來、未敢相許。爭似龍華者裏舊店新開。執事高人、將前廊後廨、破處先補。直饒無絲毫縫罅。風吹不入、雨打不濕。正好七尺單前、紅爐萬丈。陶鑄聖賢、烹佛煉祖。卓拄杖一下曰、甜者甜兮苦者苦。

上堂。舉圓通秀云、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秪得蔴纏紙裹。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不須重說破。師曰、龍華也有些子家風、亦要舉似於人。衲子圍爐打坐、人人誰肯放過。捏碎佛祖心肝、何用蔴纏紙裹。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慚愧明眼人、家私都說破。

示衆。獅子兒騰空返擲、俊鷂子不戀舊窠。本分道流、別有生機一路。試請相見。一僧纔出。師曰、不是。僧擬申語。師便打。

示衆。舉雲門道、與你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與你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與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曰、我不似雲門泥水、若與你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人窮志短。與你說佛說祖、是賊打不良。與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你也須慚愧、莫謗佛法。僧下去。舉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霜曰、無鑰鎖子兩頭搖。師頌曰、鳥啼碧澗樹森森、把手行來又一岑。花落花開春不管、那知爛却石霜心。舉東苑鏡和尚見僧來、便曰、者漢子失了魂。來者裏作甚麼。待擬對、卽以杖逐之。師頌曰、聱頭一醉曹山酒、家業渾然不知有。憑將此箇奪魂丹、霆雷却教顚倒走。休亂走、道道。舉雪軒禪師因高帝請說法、雪對曰、不會佛法。師頌曰、舉目烽烟盡、乾坤只一人。口門非是窄、親切奉明君。曇花爛熳珊瑚殿、千古從教覆紫雲。舉楚石琦禪師崇德

門聞鼓聲悟道因緣。師頌曰。鼓聲穿過髑髏乾。木馬追風去不還。忽爾冰花生六月。金毛添得面門斑。

江南天界亘音選禪師。嗣覺浪盛和尚。住後結制上堂。恁麼恁麼。紅旗影裏看閃爍。不恁麼不恁麼。擊石光中莫錯過。恁麼不恁麼。太阿出匣難輕觸。不恁麼恁麼。烈燄紅爐飛片雪。到者裏須是頂門眼正。肘後符靈的方有說話分。所以道。此事如隔牕看馬騎相似。擬議便沒交涉。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山僧不惜眉毛爲你從頭註破。良久曰。註也註了。畢竟作麼生會。若向者裏領略得去。便可灑灑落落作箇無事閒人。隨緣飲啄。慶快生平。又何用長期短期。掘地覓天。其或未然。七尺單前。三條椽下。各自照顧鉢袋子。復舉雲門示衆。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却是饅頭。師曰。雲門不是好心。帶累天下衲僧。盡向胡餅裏討汁呷。三十拄杖。放伊不過。何以如此。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擊拂子下座。　臘八上堂。杲日當空。大地生靈受屈。明星出現。瞿曇剛被眼瞞。縱使三七日內。觀樹思惟。也只救得一半。更有那一半。從古至今未有人救得。諸方老宿不得已。應病與藥。於無言說處立言說。只要你歇却馳求心。你若更向伊語句上尋討。轉見剌腦入膠盆。畢竟如何得諦當去。拄杖子忍俊不禁。將山河大地情與無情一串穿却。且喚甚麼作智慧德相。又何處更容妄想執著。驀竪拄杖曰。諸仁者要與拄杖子相見麼。卓一卓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解制上堂。僧問。打開布袋乾坤闊。放出從前水牯牛。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曰。親到天界呈舊面。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僧拂坐具歸位。師曰。錯過也不知。舉僧辭趙州。州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曰。恁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花。摘楊花。師曰。趙州可謂擲劍揮空。了無痕跡。惜乎猶欠大人相在。天界則不然。有佛處直須住。無佛處莫錯過。三千

里外、逢人但恁麼舉。恁麼則不去也。作家禪客、天然有在。　佛誕日、上堂。僧問、諸佛行不到的、敢請傍通一線。師曰、你瞌睡來多少時。僧一喝。師曰、山僧被你一喝。曰、天界果然不比諸方。師曰、知你無本可據。曰、落七落八。師打曰、分明記取。迺曰、若道世尊今日降生、此人只具一隻眼。若道世尊不是今日降生、此人亦只具一隻眼。若道生本無生、滅本無滅、爭奈釋迦老子何。更若道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天界拄杖子、放你不過。衆中還有不起佛見法見者麼。驀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卓曰、王令近日甚嚴、不許人攙行奪市。　端節、上堂。若論此事、如鬪龍舟相似。須是手親眼快、步步著力、始得不落人後。顧佇停機、便做手脚不及。天界既在太平景致、何用打者鼓笛。敢保諸兄弟不動聲色、直下自由自在、作箇洒洒落落漢。然雖如是、切不得向平地上喫交、死水裏淹殺。還知利害處麼。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復舉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鬼門上貼桃符、還如快勝鬪龍舟。箭過新羅、雖然舊閣閒田地、道甚麼、一度贏來方始休。重疊關山路、直饒恁麼薦得。要見龍牙則易、要見天界則難。且道天界有甚麼長處。良久擊拂子曰、弱水如堪渡、蓬萊盡可登。　上堂、舉守廓因行脚到襄州華嚴。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舡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你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曰、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闕。復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便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尙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廓。廓曰、你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已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師曰、華嚴錯累守廓、守廓錯累華嚴。有眼者共

知共見。且不必論。然往往謂風穴被二老惑亂。殊不知二老總被風穴鈍置一上。還有見得分明者麼。撫掌呵呵大笑曰。三生六十刦。　佛成道日上堂。卽心卽佛佛卽心。拄角羚羊何處尋。卽佛卽心心卽佛。珊瑚枝枝撑著月。心佛衆生無差別。剖腹傾腸爲君說。古往今來多少人。幾箇皮下能有血。踰城底事已耶。當六載雪山秪自茫。夜半明星忽出現。可憐雪上又加霜。顧左右曰。要見釋迦老子麼。豎起拄杖曰。看看。卓一卓曰。男兒自有冲霄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復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頌曰。針箚不入。斧斫不開。身是箭垜。口是禍胎。顚酒曹山醉未醒。朝遊南嶽暮天台。　解制上堂。盡令提綱。佛祖從教乞命。放一線道。七縱八橫。九十日已過。光陰莫虛擲。皮下有血的。不妨更買草鞋行脚。眼裏無筋的。且聽伊東探西討。諸仁者。眼裏無筋。東探西討則固是。秪如皮下有血的。因甚麼猶要買草鞋行脚。者裏揀辨得出。許你具參學眼。其或未然。山僧依舊瞞你諸人去也。擊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打禾山鼓。唱德山歌。爲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曰。風不來。樹不動。曰。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果恁麼那。問。結制開爐卽不問。隔江招手事如何。師曰。雨過夜塘秋水深。曰。和尚此外莫別展家風麼。師曰。切忌錯商量。曰。雲中野鶴冲霄去。萬里淸風只自知。師曰。竇八布衫穿。迺曰。一亘晴空千峯起舞。全主卽賓。全賓卽主。天上人間穢邦淨土。放去收來。橫推倒數。明陰洞陽。包今該古。不是無知。原非莽鹵。驅潙山牛。趁玄沙虎。唱德山歌。擊禾山鼓。獅子遊行。不假伴侶。如太阿鋒。誰敢犯觸。然雖如是。此猶是建化門中事。若是本色鉗錘。佛眼也覷不見。且作麼生是本色鉗錘。要會麼。冬至寒食一百五。復舉定山夾山同行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已語親切。往質大梅。梅曰。一親

一踈、二人下去。明日、夾山往問曰、阿那箇親。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衆曰。我當時失却一隻眼。雪竇拈曰、夾山畢竟不知當時換得一隻眼。師頌曰、作家應對絕商量、一語親踈理事藏。雪竇重添一隻眼。至今相見好慚惶。珍重。

端節、上堂。高山頂上鬭龍舟、大海波心騰烈燄。忽覩銀河斗柄垂、金毛獅子雲端現。不須伐鼓鳴鑼、何用艾旗蒲劍。千妖百怪盡潛蹤、無位眞人尋不見。尋不見。須自薦。水入水兮空合空、山門自在騎佛殿。且道騎向那裏去。喝一喝曰、住住。

結制、上堂。僧問、九旬禁足卽不問。正偏五位請師宣。師曰、要向你道也不難。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樹拂庭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山空雲影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石徑鎖莓苔。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沙場窺陣勢。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夜深寒月微相照。僧舉坐具曰、秖如者箇還落正偏也無。師曰、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曰、今日四衆可謂聞所未聞。師曰、想你定當不下。乃曰、從上以來相傳的事、要且無人搆得著。設有亦不過影響邊窺見一班。卽如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花枝、博得飮光尊者破顏微笑。達摩大師得得航海而來、九年冷坐少室、鈍置他斷臂阿師禮拜依位而立。洞山老人於雲巖良久處、邈眞臨濟小厮兒向大愚肋下還拳。其餘三千七百五派二枝。狼狽藉藉、寃寃屈屈。大似枝節外更生枝節。還喚作相傳的事得麼。旣到者裏、迴避不及。無論是佛是魔、是凡是聖、一齊按過了、拶向猛燄爐中、令其自證自肯。若果得一身白汗出、必然別有生涯。如其未然、二六時中、也須著些精彩始得。復舉五洩到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一言不相契卽去。頭據坐。洩曰、恁麼則不相契也。便出。頭喚闍黎。洩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洩於言下大悟、遂拗折拄杖。師曰、五洩被石頭推在萬丈深坑裏、喪却性命。石頭雖則婆心徹困、檢點不無漏逗。天界則不然。設有問、一言相契卽

住。一言不相契即去。向道今日沒氣力答你。若謂恁麼則不相契也。便出。亦召闍黎。伊若回首。但曰。去。你不會我語。非惟惜取拄杖子。亦且教者漢更疑三十年。　上堂。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脫。釋迦老子。開口了合不得。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觀世音菩薩。拈得頭來失却尾。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大小祖師伎倆。也秖到與麼地。山僧今日。避諱不及。有箇奇特商量處。聊與諸人旁通一線。良久驀拈拄杖卓一卓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遍界凜寒威。霜空涵碧沼。高捲夜明簾。寶鏡當臺照。枯木既糝花。冷灰應豆爆。五位別君臣。一語分玄要。相見在機先。分明成透漏。濟濟參玄人。誰通此一竅。歇却馳求心。靈光常獨耀。拄杖忍不禁。俄然發一笑。且道他笑箇甚麼。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山僧亦不知。　解制。舉金峯志禪師因僧辭峯。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峯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峯為人處。曰已領尊旨。峯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峯曰。捷弱於闍黎。師曰。大小金峯。不妨為人徹困。檢點將來。却被者僧惑亂。山僧者裏事無一向。九十日已來。與諸人行共行。坐共坐。如今事不獲已。放一線道。擬共諸人說一上佛法。爭奈不是時節。雖然如是。且道山僧還有為人處麼。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示眾。舉臨濟一日問院主。甚處來。主曰。州中糶黃米來。濟曰。還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者箇麼。主便喝。濟便打。適典座至。濟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濟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便打。師曰。者三箇漢。賣弄一上黃米。可謂眼快手親。絲毫不漏。然雖如是。臨濟屋裏。足可觀光。若到洞山門下。更須買草鞋始得。　八月十四晚因病示眾。生平烟水獨區區。老大如今氣力踈。直得通身俱是病。尚餘野興待蟾蜍。時節既臨即不無。秖如物外獨超一句。又作麼生道。呈起拄杖曰。見麼。卓一卓曰。拄杖頭邊血滴滴。清光萬里一輪孤。　中秋示眾。舉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巖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竪起苕箒柄曰。且道者箇是第幾月。吾休去。師曰。風高月冷。路遠夜長。二尊宿把手共行。直饒佛眼也覷不見。然檢點將來。似乎猶在光影裏撞頭磕額。天界做處不妨大家共知。掃地的聽其掃地。添香的一任添香。第一月。第二月。第幾月。今宵雲散長空。料想瞞你諸人一點不得。秖是苕帚柄未可輕易動著。何以如此。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示衆。舉龍潭信禪師未出家時。住荊州天皇寺前。爲餅鋪。每日供餅十枚上天皇。皇每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潭曰。餅是某將來。何以反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惠汝何咎。潭從此悟入。便投出家。佛國白禪師頌曰。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師曰。大衆。秖如天皇恁麼道。且道還有指示處也無。若有。畢竟甚麼處是指示處。若無。龍潭爲甚麼便悟去。佛國老人可謂見處眞實。正眼看來。惜乎難經檢點。天界不辭潦草。更爲頌出。惠汝將來蔭子孫。便從胡餅究根源。由來曲裏難藏直。一角麒麟血脈存。　示衆。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且作麼生是諸人去處。代云。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示衆。庫有積年塵。廚無隔宿米。客來不點茶。人事澹如水。難則固難。美則全美。職事行人不辭冒雪衝寒。苦志嚴身。可謂中立不倚。由來澹薄家風。乃可驗人擧止。稽之從上傳燈。古今本同一理。果是英靈衲僧。自能奮翼而起。其餘裨販狂徒。宜乎舍此就彼。謹白參玄弟兄。莫被妄緣所使。如其大事未明。直須如喪考妣。山僧袖手旁觀。一種風流無比。且道有甚麼風流齊。高樓獨坐數寒鴉。飛去飛來良有以。　示衆。師竪拂子曰。會麼。良久擲拂子曰。此事須是箇性燥漢。一眼覰破。撩起便行。方有說話分。纔落思惟。便沒交涉。正如勇士入陣。斬將搴旗。百萬軍中。無有一人當其前者。始稱好手。少生退怯。性命翻在他人手裏。禪

和子發足出門時・莫不皆是好心行。及至叢林・打境緣不過・便生出許多下劣想。與最初發足一念・毫不相照應。或遇本色宗匠又却似欠了他禪債一般。道・我在此間住了多時・並不見一言半語開示。早晚又不逼拶教我工夫。如何做得上路。三五成羣・說長道短。或曰・某處次第長老慈悲・又無規矩拘束。腰包芒鞋・便做不得主宰・東奔西逸・相似迷魂鬼子。有等流俗阿師・强出頭來・不顧旁觀・生怕少人親近。百般計較・種種羅籠。學人既不具眼・上他圈繢・便恁麼賺却一生。我且問你・是你屋裏爺娘・怕不與你好飲食喫・豈不小心撫養你。故鄉風景・豈不暢意。何必苦苦斷了幾莖頭髮・萬水千山受人處分。雖然此輩猶在參學數中・特以志力不堅・遇人不眞・故乃如是。更有一種裨販庸徒・饕餮過日者・則又不堪指說。悲哉・祖道淩遲・風斯日下。試使迦文再世・達祖重來・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山僧從來一味隨緣。既不慣與人婆和・兼無飲食如意。所冀有志之士・切莫逐惡隨邪。同心勉力・圖報佛恩。若不如是・三途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示衆。不用如何若何・道將一句來看。紹知客曰・鳳山飛入龍河裏。師曰・大有人喫棒。紹曰・請和尙尊重。師曰・已後不得辜負山僧。乃曰・叢林澹薄・處處皆同。日來月往・計竭力窮。衆意雖然難滿・三時展我家風。不是愛張門戶・所貴正脈流通。雲水客・無定蹤・住則從君共住・不住一任西東。呈起拄杖曰・看看拄杖子・呑却山河大地・草木昆蟲。是你諸人・又向甚麼處著到。良久・驀卓拄杖・喝一喝。　示衆。說心說性・埋沒家珍。立主立賓・誑諕男女。鷲嶺拈花・無事生事。隔江招手・將錯就錯。青原垂足・事不獲已。南嶽磨磚・且信一半。入門便棒・落二落三。當軒按劍・明瞞暗騙。一條白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冷啾啾地去・一念萬年去・喝一喝曰・若不喝住・數到盡未來際・無有了期。雖然祇如天界門下・又作麼生。衆中還有下得一喝者麼。有則山僧決不敢辜負你。何

以如此。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元宵前一晚、示衆。擧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門老人、只得一橛。
山僧則不然。今晚十四、明朝十五。燈籠放光、露柱起舞。直下承當、未敢相許。會麽。良久、擊禪床曰、轉腦回頭
西天東土。示衆、半夏光陰眨眼過、衲衣下事果如何。貪嗔癡毒無憑據、起滅從敎莫順他。離相離名須薦
取、心王心所絕諸訛。瞥然一念隨情轉、觸境還如赴火蛾。住住、山門前土地、忽然現出大悲千手眼。妙相殊
特。以大音聲而作是言。我以無分別故、乃能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並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刹塵、不是淨妙
道場。亦無有衆生、不具神通妙用。若以取舍分別心而限量之。盡未來際、無有是處。善哉、山僧聞之、直得寒
毛卓竪。且道正恁麽時、喚作千手眼大悲、却是山門前土地。喚作山門前土地、又是千手眼大悲。畢竟喚作
甚麽卽得。喝一喝曰、洎合停囚長智。　示衆。擧南陽忠國師、因丹霞來訪、値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者曰、
在卽在、秖是不見客。霞曰、太深遠生。者曰、莫道上座、佛眼也覰不見。霞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
者擧似前話。國師打侍者三十棒、趁出院。霞聞、嘆曰、不謬爲南陽國師。師曰、國師寢食以時、丹霞去就不苟。
侍者雖然喫棒了出院、義出豐年。而今若有恁麽漢、正好別甑炊香飯、明牕下安排。何以如此。三十年後、有
人向你道破。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二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三

蕲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續輯

壽昌聞然元謐禪師。南昌王氏子。依先壽昌於峨峯。看父母未生前面目。一日因推磨失手撞磨盤。忽爾有省。呈偈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要識生前端的句。巾珍彬眞欣隣仁。昌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是如何。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昌曰。今日且放過。夜坐菜園。偶聞蝦蟆聲。當下身世如虛空。實無一法可喻。偈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親著眼。自歌自唱哩嗹花。他日呈臨濟參黃檗頌曰。問處其中的婆心絕跡。椎抱贓叫屈漢。的的在何居。昌頷之。師即問曰。麻三觔。三脚驢兒弄蹄行。杖林山下竹筋鞭。請和尚道一句。昌曰。汝道一句看。師曰。道也不難。只恐泄破無用處。昌曰。須有轉身吐氣始得。昌復問。如何是佛。師掩耳而出。師坐禪次。昌巡堂問曰。在此作甚麼。師不對。昌曰。啞乎。師亦不對。昌曰。眞箇那。師下禪床曰。和尚也不可向髑中覓骨。昌曰。畢竟作麼生。師曰。鍬柄杓杷。昌曰。三十棒且放過。一日告昌曰。某此生福輕慧淺。不敢妄生節目。使我終身居於學地。具足福智。報佛師恩。是所願也。昌曰。子深知其源。欲與利濟。若非兩足。雖悟莫能爲也。自爾二十餘年。潛行密用。如愚若魯。至崇禎丁丑。覺浪禪師同黃元公堅請出主壽昌。示衆。此事如當風劈箭。擬議得來。喪身失命。直教通玄兮不履長安。出格兮隨方信步。爭奈黃龍峯拗捩。不信口皮。只信悟悟箇甚麼。鎭州蘿蔔頭角露。咄。直須吐却始得。　示衆。舉世尊涅槃。示現雙趺。師曰。伸不伸。縮不縮。亦非驢頭并馬脚。設有人道似冬瓜抱頭。笑倒空王殿角。笑倒且置。的的當當一句。作麼生道。彈指一下曰。確。　示衆。無眼沒鼻孔。佛祖莫能窮。老僧通一線。不在語言中。中央并上下。南北及

西東。雖然如是。也要一回親見始得。

示衆。俱胝一指禪、啞子喫黃連。談玄難出口、抖擻向人天。空海嶽、徹山川。百千三昧指頭邊。咄、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示衆。乾屎橛、一千七百都漏洩。大千沙界熱漫漫。虛空拗斷成幾節。出諸訛、入虎穴。夏至嚴寒冬至熱。狸奴白牯少知音、獨許寒山笑不徹。咄、也是眼中著屑。

示衆。舉狗子佛性有無話。師曰、老老大大、口生口熟。有時火燄彌天、有時冰霜滿地。直饒掀翻海嶽、倒轉須彌、總是乾弄一場。

示衆。丈六金身一莖草、衲僧坐斷剛剛好。驀地掀翻正令行、何如傾出一栲栳。

示衆。打○相曰、咄、咄、只許聞、不許覩。賓非賓、主非主。佛非佛、祖非祖。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咦、淨地上不行、肯向糞堆取。然雖如此。也要箇通事人始得。

示衆。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良久曰、空谷傳聲易、虛堂習聽難。

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因緣。頌曰、經綸萬丈探深淵、誰想深淵徹底穿。縱遇金鱗開笑口、長江依舊水連天。

舉世尊涅槃、入金棺、足現雙趺。頌曰、抒乾滄海元非玅、擊碎須彌未是珍。惟有死貓頭忽現、大千沙界露全身。

舉忠國師無縫塔因緣。頌曰、洞庭湖裏要鞦韆、獨有盲龜看得全。無影樹頭花倒影、琉璃殿上錦鋪磚。

舉黃龍三關話。頌曰、我手佛手、擔枷帶扭。信口道來、露出家醜。我脚驢脚、切忌卜度。伸縮自由、踏翻五嶽。人有生緣、不必重宣。沒毛老虎、也解發顛。

道璞問、古德云、生時決定生、去時實不去。意旨如何。師答曰、來去無端事果奇、嵐風輕送白雲歸。金烏玉兎東西走、明暗何曾離得伊。

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何是無所住處。師答曰、道人心膽大如天、直向空王殿裏旋。王老問渠何處客、翻身拽杖下西川。

黃海岸問、善知識入門便鑑、具甚麼眼。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復持陳雲怡督學五問、請師下語。問、渴鹿趁陽燄、如何得歇。師曰、待虛空落地、卽向儞道。問、摩尼珠久埋塵土、如何急切覓得。師曰、雪滿紅爐。問、家親作祟、如何

處置。師曰。貶向無生國裏。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曰。眼見如盲。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如何得恁麼有力。師曰。上大人可知禮也。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爛却虛空始見髓。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石女懷胎產木童。曰。如何是人從橋上過。師曰。十人沉落九箇半。曰。如何是橋流水不流。師曰。三寸麻繩穿火燄。　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廩山聳出千峯外。曰。如何對面隔千山。師曰。洞水迴旋萬派收。曰。抱關下案作麼生抵對。師曰。寶劍揮空清宇宙。曰。祇如寶華王座上是誰登。師曰。君臣同和百年春。　師問海岸空王話。岸答曰。爛冬瓜。師贈以偈曰。空王衲子爛冬瓜。洞見黃公老作家。左右逢源垂妙用。杜鵑啼處綠楊斜。

附語錄序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歷代祖師。何處下口。然諸方說禪。浩浩地雷轟電馳。皆是方便門庭。不得已而屙撒耳。余嘗求宗匠於今時。而心服壽昌謐公之大用也。公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本來。而韜晦叢林。屢推不出。偶有一言半句。皆余虔請而後示之。然猶祕不輕傳。天下想望其光明而不得見。於是入室弟子陰錄而刻行之。初非大師本意也。大師發明大事機緣。具載錄中。故先壽昌末後。復以衲衣付之。而公密用潛行。如愚若魯。諸方所以服其行解超羣也。今人偶有見處。便思迸出頭來。聞大師高風。不覺爽然自失矣。故爲拈出。以示作家。崇禎丁丑秋。法弟黃端伯和南題。

紹興府明因麥浪明懷禪師。山陰黃氏子。五歲。驅烏天王寺。十七。秉具雲棲。遊講肆。有聲。聞宗門事。遂參雲門湛祖。門問。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下語無當。乃再拜。求示旨要。門曰。者裏無甚旨要。汝

時中但看箇見不及處。自有所詣。師參究之久。愈覺茫然。一日。看雲棲舉海底泥牛啣月走話問衆。時雲門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師忽然有省。走見門。門卽席拈盤胡桃曰。我用處不換機。你喚他作甚麽。師一掌撲落。門曰。汝適道佛祖舌頭瞞你不得。一盤胡桃。汝便被他瞞也。師曰。却是和尚被明懷瞞。門曰。你檢點話頭看。師曰。胡桃只是胡桃。及門主壽聖。師問。如何是臨濟七事隨身。門答云云。師以手掩門口曰。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門大怒曰。汝探頭太過了。師驚疑。後入雲棲。衆以書招師。師卽以白紙一幅。封固如柬式。上寫偈曰。上覆雲門老古錐。陳年故紙謾躊躇。假饒透過三千則。猶有雲棲一紙書。衆罔措。門卽拈來中扯一孔。曰。大衆證明老僧透過去也。時門應徑山東塔請。命師首衆顯聖。丙辰。省門於東塔。値定林參次。師問。大德尊號。定曰。定林。師曰。葉落歸根時如何。定曰。某甲早已葉落歸根了也。師曰。何不道本來無枝節。到底赤條條。定曰。大德尊號。師曰。麥浪。定曰。無風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於定面上輕搖一扇。定曰。未在。師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門曰。雖然。麥浪善行劍刃上事。若無後語，二人都成布袋裏老鴉。何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於此頓釋壽聖之疑。尋受門印記。於萬曆壬子秋。出住融光。次遷普濟銅山。天啓乙丑。主雲門顯聖。崇禎己巳。復開法梅墅古彌陀寺。上堂。昨日是人日。今朝是穀朝。斬新一句子。莫認驢鞍橋。汝等欲將我新年佛法。償他舊日陳債。好向山僧未陞法座。諸人未到法堂時。一眼覰破。已落權乘。那堪拈椎竪拂。說妙談玄。若有箇漢子出來。掀翻法座。喝散大衆。還可救得一半。其或不然。山僧自救去也。卓拄杖下座。示衆。犀牛扇破。麈尾拂新。拈來放下。何較疎親。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當知汝等行住坐臥。折旋俯仰。莫不皆歸第一義諦。咄。低頭纔擬議。鷂子過新羅。　示衆。心宗絕證都周徹。妙法難思悉遍知。

閒將雪裏蒼苔石，認作池邊白鷺鷥。大衆且道衲僧家具正法眼，因甚麼如此。不見道，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遲。　元宵示衆。月散千峯，三徑冰霜凝瑞節。燈明午夜，六街笙管兆豐年。大衆卽此便是元宵的佛法。但四句內有一句截斷衆流。有一句隨波逐浪。有一句函蓋乾坤。若人檢點得出，便可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喝一喝便下座。　示衆。篾穿鳥龜殼。箇箇空索索。棒打石人頭，擊擊響嚗嚗。獨有衲僧行履別，從來不受人穿鑿。且作麼生是不受人穿鑿處。昨夜泥牛生兩角。　示衆手執一丸泥彈，自稱無價之璧。却將清涼世界。叫作炎炎火宅。饒他明眼人來，都盧踍跳不出。大衆還有跳得出的麼。揮拂子曰，天際日上月下，簷前山高水深。　上堂。挂劍眉間三十秋，生將佛祖作寃讎。從敎血濺三千界，豈肯絲毫卒便休。舉拂子召衆曰，者箇葛藤椿子，是我老雲門於三十年中，絆倒諸方玄學，烹炮四海毒龍。今日新雲門要與他一刀兩段，盡情剗却。衆中有箇傍不肯底出來，扯翻法座，喝散大衆。新雲門便輕輕下座，向他大展九拜，低頭而去。其或不然，再用幾段葛藤，不妨以毒攻毒。拈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示衆。洛陽牛犢食禾頭，荊益田疇減半收。舜若多神楞腹死，江河淮濟淚長流。是汝諸人還委悉麼。便下座。　示衆。昨日雨，今日風，非空非色。天台來徑山去，是聖是凡。孟八郞漢，檢點得七穿八孔，猶是隔靴抓癢。其或不然，一任鑽龜打瓦。　示衆。明歷歷，暗如漆。看得見，覷不及。倒騎驢子上天台，石梁橋畔無知識。大衆，雲門偃禪師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且道如何是人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咦。好太漏逗。若據山僧檢點，與他一頓熱棒，管敎更參三十年。　師侍湛老和尙次。湛謂師曰，靈虛有吹毛偈，汝批判看。師曰，借劍看。靈以手作斫勢。師曰，是白鐵。靈曰，我適纔橋上見僧打碎了箇鉢盂。師曰，好，敗闕。湛曰，且喜靈虛脚跟穩實，

其如麥浪氣宇如王。

師問湛和尚。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湛舉拂子曰。是甚麽。師曰。乾屎橛。湛舉拄杖曰。是甚麽。師曰。麻三斤。湛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禮拜。湛曰。都是閒言語。

有僧求證於湛和尚。湛不許。僧出曰。老漢那識吾之見處。師集衆問曰。霍去病賣假銀城。誰是中保。僧罔措。師隨擯之。

費隱禪師問。今日爲人。如何舉示。師曰。鐵蛇橫古路。曰。未在。師曰。近向何處學得者單鳳舞。費便喝。師舉茶杯曰。識破者箇也只是三文錢買得底。

僧問。世尊不出世。達磨不西來。彼時佛法。如何舉示。師曰。大蟲帶紙帽。曰。如何是學人大休歇處。師曰。勸子莫當頭。

師與衆陟山次。問衆曰。如何是古殿一爐香。卓海幢曰。此間無殿亦無香。章敬明曰。和尚不識。別喚沙彌。衆請師下語。師曰。古殿一爐香。長年無氣息。爲君撥星火。切勿嫌狼藉。

僧問。如何是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師曰。冬瓜直儱侗。曰。既離心意識。如何又要參。師曰。瓠子曲彎彎。曰。畢竟如何。師曰。畢竟如何却好笑。

一僧自言得悟求證。師曰。王莽杯漿圖漢室。且道先鋒是誰。僧無語。師以拄杖趁出。

純一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晨昏鐘鼓分明。曰。莫瞞人好。師曰。不信便罷。曰。磨後如何。師曰。果然不信。曰。便恁麽承當去耶。師曰。莫道瞞你不得。

師至徑山。雪師問。達大師道。大殿轉向便有祖師至。如何還不見至。師曰。莫要當面錯過。雪扭師胸曰。速道速道。師曰。者漢又壓良爲賤去也。

師問僧。那裏來。僧曰。濟下。師曰。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即今還有接續者麽。曰。有。師曰。有即喚來與老僧洗脚。師又以此語問一僧。僧便喝。師即禮拜。僧亦禮拜。師曰。瞎漢好敗闕。師又以此語問一僧。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可惜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僧問。抱璞經年。如何雕琢。師曰。玉印開時。誰是信者。曰。美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那辨楚王心。一日。師持銀一兩。舉海底泥牛話問衆曰。有人檢點得出。與他白銀一兩。

衆無語。無跡從外至。指銀曰。許有者箇邪。師曰。何止有此。許他一生參學事畢。跡拂袖歸衆。師便歸方丈。

紹興上虞香雪庵具足明有禪師。會稽楊氏子。弱齡。事親至孝。因父病危。乃割股救之。年二十二。出家。便參念佛是誰。謁雲門湛祖。每承提訓。頗有發明。次年。聞僧舉北斗面南看話。疑情逼抑。一日。在殿經行。舉首見前山。豁然大悟。偈曰。虛空粉碎無偏正。大地平沉孰是親。從今了卻相思債。石虎泥牛笑轉新。湛見。爲助喜。遂依侍數載。典輕重職。勤苦備嘗。湛付以偈曰。孝爲致道之先。孰能於此兩兼。時中護念如是。諸佛慧命可全。時天啓四年甲子元日也。師受囑後。出住上虞之香雪。示衆。雲門活口。德山辣手。正眼觀來。二俱是醜。驗盡天下衲僧。翻身落人窠臼。不若本色住山。飽飧飯了。抖擻。休管他家餿殘。但逞自己風度。有問百年已後事如何。阿呵呵。烏龜飛入北斗。　示衆。窮骨頭。沒意致。嬾入叢林與朝市。覓得深山掘箇坑。鐵額銅頭堪共事。極目雲山千萬重。風掃階除月當戶。灑襟懷。無回互。渾忘四序隨緣度。紅日三竿睡正濃。木石鹿豕應難和。滄海變。桑田移。任聽閒人鼓是非。石牛鞭起沒蹤影。且喜木兒呼得歸。會麼會麼。良久曰。驢年去。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葶藶子。曰。六牕未淨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一日。予默贈師杜田別號。師見便拈拂子示衆曰。杜田禪。從來親口出親言。異時異日難酬和。的的當陽句外玄。杜田禪。尋常有口嬾能言。錦簇簇兮花簇簇。人道圓來我道偏。杜田禪。激電奔雷背觸圓。拽杖山前趁麋鹿。蕭蕭一曲鷓鴣天。杜田禪。兀坐披衣樂自然。一朝三頓渾無事。佛祖將來作枕眠。復擊拂子兩下。　石雨和尚問。堪與佛祖爲師。佛祖又學箇甚麼。師曰。佛祖齎。石曰。與佛祖爲師齎。師曰。黃山谷後園種菜。石曰。不問佛。不問祖。不管你佛。不管你祖。速道速道。師曰。東邨桃樹。西隴梅花。　博山問。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曰。清

光不照眼。問．不萠之草．爲甚麽却藏香象。師曰．臘月綻紅蓮。問．脫體無依底人．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諸葛借風臺。　室中舉經中以今世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話。頌曰．故邦不相使單于．嚙雪吞氈意自如。沙漠十年持漢節．忠英不假鴈傳書。　舉殃崛尊者救產難因緣。頌曰．嚴陵高釣富春磯．謝公滿局薔薇洞。謾道寥寥沒信通．石人唱出雲中夢。咄．可知禮也。　舉雲門偃禪師因僧問一念不起．門答須彌山因緣。頌曰．三月江南啼鷓鴣．聲聲報道上林踈。曉隐驚破華胥夢．更問人間有也無。　舉萬象之中獨露身語。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曉鷄啼散滿天星。啞口牧童牛背穩．鐵笛橫吹宇宙淸。　示疾日。卽念現禪師問．古人道．病有不病者。如何是不病者。師嘿然。曰．恁麽便是那．師曰．三十棒．領出自打。曰．臨沒稍頭一句．作麽生。師震威一喝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曰．會後又如何。師曰．南山雲．北山雨。時未有繼嗣。乃以如意法衣法卷寄石雨和尚。付素端道上座偈曰．香柏支分秀．隨緣折一枝。花開香雪遠．何必異苗爲。後示寂塔於顯聖之南山。

信州瀛山雪關誾禪師。上饒傅氏子。八歲喪父母．依景德寺長老傳公出家。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句．疑之。乃參禮博山來和尙。來令究船子藏身公案。急切提撕。偶入槽廠．見磨鼻拽脫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原是肉．嚼破也無妨。來喜曰．子可參禪也。後作五頌．請壽昌衲衣。來曰．宗門語句．如滿口含冰．不會道出水字．子風骨太露．更須死心一番始得。師乃掩關窮踐凡六載．大徹源底。偶作雪關歌。來見稱善。開關贈以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繼命首衆．入室次．來垂問曰．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來。曰．還假鑑照也無．師曰．君不見。來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崇禎己巳．鄭方水相國請開法瀛山。時瀛山荒圮。師瀟然作破院歌以自樂。浴

佛日示衆。釋迦老子解揑怪。向無生處說生。破院道人不曾生。無生可說。釋迦老子會裝巧。向無滅處說滅。破院道人不曾滅。無滅可說。與麼道。釋迦老子全身墮在生滅。破院道人全身跳出生滅。且道跳出底是不跳出底。是不見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向者裏緇素得出。搊住釋迦老子鼻孔。一任轉身吐氣。務破破院道人面門。豈礙簇錦攢花。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莫道破院道人爲你諸人說夢。　除夕示衆。潙山大師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諸禪德。今夜是除夕。明日是元朝。時節已至。作麼生是自彰之理。闍上座二十年前。如箇木偶相似。寒不知寒。熱不知熱。桃符換不管春來。爆竹響那知臘盡。雖則如癡似懵。要且世法瞞我一點不得。二十年後。依然業識從頭。寒便知寒。熱便知熱。迎新歲也貼門神。送殘冬還燒榾柮。雖則隨波逐浪。要且佛法瞞我一點不得。如今跛跛挈挈。只與麼過時光。說知也得。說不知也得。說知不知總得。何故。不萌枝上。從來暗辨春秋。無影峯頭。幾番明占氣候。秖如年更歲換。臘去春來。在諸人分上。還是知耶。是不知耶。若道知。未免順俗違眞。不了佛法邊事。坐在塵俗境界中。謾道花枝偏有色。空勞鶯語爲誰嬌。若道不知。又是順眞逆俗。不了世法邊事。坐在淨白窠臼裏。只爲冰堅難躍鯉。却緣水淺不藏龍。去此二途。如何說箇眞俗雙彰底道理。還會麼。鶻臭布衫都脫却。穿婆帔子拜婆年。僧問。昔日黃龍。今日瀛山。法席不同。法門無二。如何是不二之談。師曰。眉毛分八字。曰。分後如何。師曰。疊疊見青山。曰。見後如何。師曰。拈却如何若何。曰。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卽今六路齊收。出門一句。求師指示。師曰。一線通天過萬峯。曰。好箇無生曲。由來和者稀。師曰。三十棒。自領取。　崇禎壬申春。信州衆檀護。請師住博山。上堂。拈香曰。此香氣壓羣芳。遍空遍界。光呑萬象。亘古亘今。祝延今上皇

帝聖壽萬安、皇后齊齡、東宮衍慶。伏願金甌永固、滿朝盡是夔龍。黃河再清、四海爭歌堯舜。次拈香曰、此香無烟火處拈來、熏凡灼聖。沒鼻孔人齅着、徹地通天。所冀眞俗不二、遠繼龐老之風。心境雙融、大露蘇公之舌。復拈香曰、此香價高無比、靈根占斷娑婆。酷烈難當毒氣親流洞水。爇向爐中、供養博山堂上。先師無異來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乃曰、夫爲沙門、欲荷擔大法者。必須先明第一義、具擇法眼。然後思所以弘法利生。於二六時中、法爲家務、法爲城墻、法爲舟車、法爲茶膳。不見祖師道、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古今悟道知識、橫說竪說、總皆說此無是無非之法。妙在舌頭不黏著肉、好眼不屑點沙。終日說有不墮常、終日說無不落空。終日說非有非無不屬相違、終日說亦有亦無不名戲論。撤四句之藩籬、翻百非之窠臼。吹毛在手、殺活自由。明鏡當臺、妍媸隨照。大抵法性寬波瀾闊、纔是大方家。接人手段、著著都有妙處。今時學做善知識爲人說法者、多求其深知法體、深通法性。善說法要者、如麟頂覓角。至若參學分上、大理未明、大法未了。必須要眞實究竟眞實操履。果到此箇田地。即使埋藏山谷、不肯出頭。自有人剜肉然燈、捨身爲座。雖諸天魔梵、亦將下來、請轉法輪。豈闡提隻手、能掩其太陽光輝。今日衆檀護、洎合山禪德。勤請山僧舉揚博山宗旨。是將千斤擔子、逼上肩頭、躱閃不及。山僧只得冒登此座、爲諸兄弟說幾句麤茶淡飯。若喚作說法、大有人笑者箇蟲豸在。笑則任從。且道山僧畢竟是博山逆子耶、孝子耶。驀卓拄杖曰、自從拗折撩天杖、今日重拈活似龍。復卓杖曰、珍重。　沙縣檀越請上堂。萬水千山特地來爲緣聽法請登臺。山僧指示無他語、長夏山中正熟梅。昔甘贄行者入南泉設齋、仍請南泉禪師爲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行者拂袖便去。南泉齋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

座曰、當時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師曰、甘贄入寺設齋、砒霜甜似蜜。南泉打破鍋子、毒手利如錐。箭點將來。父子失情、匆匆放過。今日檀越若請山僧念誦。秖向道住持事繁。免得打破鍋子、傷了客情。山僧與麼道。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臘八上堂。直下承當、是何話欛。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須彌高大柱堪題。海天空闊橋難跨。花隄柳巷盡穿開。寶殿珠簾誰放下。雪山夜半覩明星。通身是口裝聾啞。卓拄杖曰、若是者老子、好把痛棒打。復卓拄杖曰、果是者老子。何須痛棒打。靠拄杖下座。

上堂。萬物功成歲事終、梅花帶雪報春風。白牛露地堪烹宰、答謝龍天祝聖躬。大衆且道、露地白牛在甚麼處。顧左右曰、雖然頭角都有、爭奈毛色未純。還識屠翁麼。擊拂子曰、剛刀雖快、便作者罕相逢。僧問和尚爲人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漫天帳子無人見、笑把鮫珠倒撒來。曰、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此意如何。師曰、烏龜鑽破壁。曰、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也是反手卸籠頭。曰、正當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眼横鼻豎。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千年池裏鱉、一釣上竿來。僧擬議。師曰、倒拖出去著。問、先鋒卽不問、殿後事如何。師曰、出身雖有路、轉步莫迷蹤。曰、三軍一命重在已權。師曰、倒跨毘盧印、横揮寶劍寒。曰、恁麼則四海謳歌樂有餘。師曰、是甚麼歌。曰、吽吽。師曰、汝却解西天人梵語。陳雲怡學憲問、彈無絃之琴、唱希聲之曲。急切覓不得一箇半箇知音。請問博山三十年來、知音有幾。師曰、蒙此一問、直得案山點頭。　崇禎壬申六月初三日、曹總憲能始、林農部得山、請師住福州鼓山湧泉寺。上堂。師曰、若論佛法、如蚊子上鐵牛、無你開口處。未免權向第二門頭、說箇譬喩去。若要造進此道、如人行路、必先尋一條直捷路上行。更要向差別路頭、一一透過始得。秖如山僧在博山束裝出門。諸兄弟有先從柘浦抵

芝城。順舟而下。不數日便到鼓山。何等快捷。山僧從鵝湖穿馬嶺。經壽昌。登廣福。涉鐔津。其間歷峻嶺而千
盤。經迴溪而百折。所過州城。遍遊蘭若。僅六十餘日。始到鼓山。何等曲折。若論一踏便到。諸兄弟誠得便宜。
若要曲盡逶迤。須學山僧重重經過險難始得。今人參學。多喜直捷理會。不知果有見處。更要透過差別關
頭。始具決擇法眼。然後清機歷掌。珠滚盤圓。萬化從心。兵隨印轉。咄。此總是途路邊事。料掉沒交涉。且到家
一句。作麼生道。大衆無事。各自歸堂好。　誕日上堂。僧問。象卦龍奔趨慶賀。請問和尚年多少。師曰。與拄杖
同年。曰。然則不歷春秋度。常延不老春也。師曰。狸奴白牯自知時。乃曰。業風吹墮閻浮界。肉襖頻經脫換來。
覷破未生前面目。方知露柱是娘胎。教中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山僧道。諸
法從自生。亦復從他生。亦共亦無因。說甚麼無生。諸兄弟若向教中意會去。如斬開荊棘。指出一條大路。若
向山僧句裏會去。如不動旗鎗。便爾就路還家。或有箇出問。和尚因甚麼忘却生身父母。與露柱作兒。山僧
向他道。苗從地發。花借春開。又問。畢竟是甚麼年月生。山僧道。干支都不記。驀拈拄杖曰。你還記得麼。卓一
卓曰。驢年。　上堂。九十日期今已滿。閉門作活事如何。不曾捏殺獼猴子。重疊關山未易過。大抵末法禪期。
眞參罕遇。縱他意樹抽枝。未見心花成片。雖然如是。冷灰裏豈無一粒豆爆。還有不跨石門。扶豎晏祖門風
者麼。如無。且向蘆花深處宿。月明穿過釣魚臺。　到水口。與濟請陞座。來從囦關來。去從囦關去。來去自奔
波。囦關渾如故。不見祖師道。萬法本閒。惟人自閙。若知閙底。卽是閒底。便見燈花燦爛。色不關情。若知閒底
卽是閙底。便聽簫鼓駢闐。聲非礙耳。何以故。有物爲物。則被物物礙膺。塵本非塵。則可塵塵合道。驀舉拂子
曰。拂子是塵。喚甚麼作道。拂子是道。喚甚麼作塵。擲拂子曰。還知麼。關津雖放過。不許販私鹽。　到開元請

陞座。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慚愧古人、露手露脚。鼓粥飯氣、大似箇白拈賊。殊不知天關未轉、地軸未旋。徒爾驚羣、難極底蘊。闍上座則不然。展開坐具包羣象、抖擻袈裟裹太虛。六臂三頭誇好漢、輪王未與髻中珠。何也。大方無軌則、應物任偏圓。

崇禎丙子春、黃司理海岸、余中丞集生、請師住虎跑定慧寺。上堂。師曰、今日陞座、諸方龍象擁集。肩捱脚拶、推倒香臺。直饒你向千人叢裏翻身、萬人隊中跳出。還須與老僧把手同行始得。還有麼。如無、老僧打葛藤、相謾去也。驀豎拂子曰、登峯必須造極、遡流決要窮源。祇如此一坐具地、乃唐開山寰中大師道場。者老漢脚踏實地、不弄虛頭。舌拄梵天、掀翻到底。故其垂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者般言句、是開副大爐韛。秖要鑄成純鋼漢子、打就生鐵心肝、方能了死脫生。汝若說得行不得、空談樓閣、終無結構之功。汝若行得說不得、靈雛在殼、未成啐啄之用。汝若行說俱到、則知果熟經霜久、瓜甜爲地肥。汝若行說俱不到、此是不喞嚁漢。諸兄弟、三世諸佛、百千祖師、在汝脚下。答話已竟。若更想些胡答亂問來、尋老僧鬬觜弄舌。非但遲了八刻、何曾夢見汗臭氣在。到箇裏、必須眞參實悟、究竟到頭、方得箇大透脫時。如其未悟稱悟、非但瞞昧他人、却是欺瞞自己。盡成泥犁種草、波旬眷屬。千佛出世、亦救你者般冬瓜茄子不得。雖然如是、山僧今日開箇鋪面、且道圖箇甚麼。拋綸爲釣鯤鯨族、小小蝦蟆謾上鉤。

上堂。老蒼天、靠你住。昨日難防今日事。花妍柳嫩正驕春、晴空霹靂生風雨。剌剌金蛇撲地飛、嵓泉迸溜峯攢霧。雨過天淸日出頭、始知變態常如故。不如故。豈不見雪竇老人道、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唐祈遠孝廉請上堂。遠問、如何是參禪入手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如何是參禪險難處。師曰、一一踏翻始得。曰、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曰、把定乾坤。遠禮退。又

一僧問。如何是參禪入手處。師曰。截千人之頭臂。剜萬人之心肝。曰。如何是參禪險難處。師曰。拆佛殿。毀魔宮。曰。如何是參禪得力處。師曰。逆水船開順水風。乃曰。諸兄弟者些答話。雖是撥他閑骨董。也不曾思索出來。不見洞山初禪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他家是透頂徹底人。臨機應用。灑脫非常。不似今人要句句投機。却被言句礙殺。徑山道。趙州禪只在口脣邊。山僧道。趙州禪。如神廟裏鐵千掣千聖。萬掣萬靈。初不曾安排吉凶使人規避禍福也。方山老人道。得意者所說皆是。失意者所言皆非。若以是非得失而論古駁今。山僧縮上眉毛。一任諸方貶駁。卓拄杖。下座。

小參。諸禪德。情乾識漏。錯認法身。言滯句迷。難離毒海。法身邊事。猶可以依稀彷彿。法身向上事。有幾箇自在縱橫。高峯老人道。海底泥牛啣月走。嵒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會得此一偈。則照用料揀。棒喝交馳。正好作曹洞兒孫。洞山老人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會得此一偈。則偏正妙叶。機位環旋。正好作臨濟兒孫。恁麼大似搓圓捏匾。換柱移梁。或有箇乾曝曝底問。山僧又作麼生。規圓方竹杖。漆却沒絃琴。家活臨時用。安排便不眞。復笑曰。也只八成。僧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城外有。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市上有。曰。如何是家裏佛。師曰。老僧不在此坐。

住妙行。上堂。生平不學楊岐老。破院風光却儼然。薄福又來湖墅寺。起爐搭竈竪空拳。所以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山僧在博山出門。不知有虎跑底事。在虎跑開堂。不知有妙行底事。今日受請而來。大似夢境相逢。著一毫念頭。預爲不得。正此一坐。具因緣成既有壞。廢必當興。驀拈拄杖曰。秖有拄杖子。不屬因緣。本無成壞。亦不用安排躱避。却能爲一切衆生之所憑靠。山僧涉水登山。全承渠力。撐天拄地。豈更由誰。倚在禪床角。則聲臭俱無。拈出法堂前。則乾坤攪動。諸

人還知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卓拄杖、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向上事。師曰、何不向下會。曰、向下事又作麼生。師曰、井底蝦蟆飛上天。乃曰、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一線直路、不許人知、諸兄弟。清心禪堂、是箇繫驢橛。祖師公案、是箇葛藤椿。四海禪和、是一輛破草鞋。天下善知識、是一味斷腸草。直須研倒繫驢橛、拽斷葛藤椿、擲却破草鞋、拈却斷腸草。果能具此知見、有此作略。不妨千峯頂上、却在十字街頭。十字街頭、却在千峯頂上。饒他華藏世界、百千萬匝、依然止在一毫端。如其不然。且向一線直路行去好。珍重。僧問、一天法雨洗兵威、今日重輝古殿基。如何是古殿基。師曰、不見綠苔生。問、高高山頂立時如何。師曰、巖顛驚石墜。曰、深深海底行時如何。師曰、水怒浪花翻。問、倩女離魂、事端的請指南。師曰、月淡花移影。曰、未審是業識、是意生。師曰、風搖水作波。曰、畢竟是一箇、是兩箇。師曰、急急如律令。問、古人道、魚不識水、鳥不識風。迷不識性、悟不識空、此意云何。師曰、所供諂實。士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鴛鴦。師曰、一雙撲地恁孤飛。士曰、如何是金針。師曰、從來不度。士禮拜、師以丁丑秋示微恙、乃謝事南邁。十月朔、行抵瀛山。遺書謝諸檀越。時壽昌閬公自博山來候。問、和尚安否。師曰、你道我生耶、死耶。閬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彈指一聲。微笑而逝。師世壽五十有三、坐三十一夏。門弟子迎歸博山、建塔於蓮花峯之右。

鬱州嵩乳道密禪師。泗州唐氏子。年十四、投景會剃染、二十、事包笠。初歷講肆、閱楞嚴至雖得多聞不成聖果句、歎曰、不躭幻身世、而反躭此幻學耶。遂棄之。首參壽昌、基隆。次參雲門、金粟、復參博山來和尚、一日隨衆採茶。忽覩澗底白雲飛起、有契。遂衝口說偈曰、欲知來去處、好看白雲窩。青山常靠倚、出入也由他。歸舉似來。來見便問、汝作甚麼來。師曰、熟境難忘。來曰、卽今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某甲終不通

去處。來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終不作此見解。來曰●作與不作●總不免老僧痛棒在。後辭來歸里。臨行●來囑以偈曰●新豐一曲傳來遠●鳳嶺烟霞雲冉冉。裂石穿雲和不齊●一毫端上乾坤轉。潛行密運貴深藏●古錦含春帶晚香。萬里海天能獨笑●金針繡出玉鴛鴦。師拜受。出住淮安古檀度寺。值元旦●上堂。師卓拄杖曰●識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衲僧得一鼻直眉橫。設若一亦不立●又作麼生。擲拄杖曰●門聯忽被風吹去●杲日光騰四壁清。

上堂。師卓拄杖曰●山僧有恙●令木侍者與諸人通報箇事●諸人還聞麼。若道聞●辜負木侍者。若道不聞●又辜負諸人自己。畢竟如何。一僧纔出。師以杖搊退。僧曰●爲甚不許某人問話。師曰●刻木爲吏●議不可對。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祖師玄玅訣●莫向寸心安。問●廣額屠兒●爲甚放下屠刀●便云千佛一數。師曰●丈夫自有冲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曰●如何是不向如來行處行。師曰●踏破千聖髑髏。曰●畢竟到甚地頭。師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出兩三行。

上堂。諸仁者●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不要妄想。正當今日●又作麼生。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中秋●上堂。靈山話●曹溪指。兩家猶隔糊牕紙。天風吹落桂花香●一庭寒影動秋水。驀召大衆曰●者是本有底光明●爲甚麼有時不見。衆中若道得一轉語●許你有旋轉乾坤底手段。其或不然。且待明年八月半。擲拄杖●下座。

念佛會●上堂。師拈數珠曰●你道是有念耶●無念耶。有念是增謗●無念是減謗。增減二謗既生●念佛反成病痛。直須兩頭坐斷●當央突出。且道突出箇甚麼。良久●擲數珠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師豎拂子曰●一竅虛通●八面玲瓏。十方通暢●透徹虛空。門門有路●法法圓宗。了却者箇●不處偏中。翛然自快●任意縱橫。眞妄俱泯●不辨西

東。諸人要到者箇地步。只是百不知百不會。卽此不知不會處。名爲正句。亦名頂句。以拂子擊禪牀曰。爾旣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結千日期。上堂。掩室摩竭。其語如雷。面壁少林。婆心不少。要知從上根源。切忌胡鑽亂討。舉念臣奉於君。卽犯纔曰子順於父。未好。若更別作相違。喪身失命。敢保果能敵勝驚羣。須鑄純鋼髓腦。任他倒嶽傾湫。來。當下冰清月皎。潑天浪裏橫身。豈憚聲色聒吵。玄妙滋味俱拋。木札釘飯解飽。古德血語諄諄。何假山僧草草。三年千日八十朝。眨上眉毛當下了。起身高揖曰。恭賀李十三耶。得恁麼尊嚴壽考。　春日上堂。枯木寒巖時節。至春風吹起律筒灰。石人拊掌呵呵笑。莫認春牛是土堆。下座。　上堂。歷盡三冬雪寒。梅花自香。隨風飄入鼻。笑殺不能藏。山僧連日上堂。舊疾多增疲倦。其奈諸人逼迫。故爾不惜眉毛。聊舉一則公案。以報來意。昔成都范縣君。常坐不臥。也是三家村裏土地。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求示入道因緣。看脚下。悟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惡水驀頭澆。君久參不契。鈍置殺人。一日泣告圓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更討一杓那。悟曰。有箇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將謂別有奇特。縣君於此有省。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頌曰。不是心佛不是物。無孔鐵鎚當面擲。驀然識得便知歸。黑如白日明如漆。下座。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黃河冰塊走。凍折雲龍山腰。奎山塔頂伸首。擬欲普請往看。爭奈天寒立久。　上堂。今年清江。檀度一轉。明年郁州。法起一轉。後年古鹽。報恩一轉。且道者三轉。節文在甚麼處。喝一喝曰。五月與六月。不穠亦不冠。來聽一片響。高枕松風寒。拈拄杖卓一下曰。三十年後。不得道老僧橫說豎說。　上堂。舉明招謁坦和尚。坦上堂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招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令小師問明招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弄泥

團漢。師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且道者裏是一人所在。是半人所在。拈竹篦擊一下曰。土地前更著一分。

上堂。壽昌師翁。撥底是石塊。博山先師。見底是一株樹。瀛山師兄。徑山師兄。一等是口挂鼻上。老僧覰白雲底齎。顧左右。喝一喝曰。住住。老僧見底。諸人不知。諸人見底。老僧不知。驀起身曰。慧炬三昧。淨光明三昧。連擊拂子。下座。

上堂。舉鼓山神晏禪師受閩王請。雪峯曰。吾有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時孚上座不肯。曰。待某勘過始得。卽趁至中途。問曰。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孚便回。向峯曰。好隻聖箭。向中途折却。峯問其故。孚舉前話。峯曰。渠有語在。孚曰。者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曰。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却有利害。在具眼者試辯別看。如無。山僧有箇別語。待問三軍圍繞時如何。便好道。軍隨令轉。將逐符行。縱孚上座有通關破敵之機。管敎伊倒戈卸甲。

上堂。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當下大悟。直得三日耳聾。汾陽曰。悟去便休。說甚三日耳聾。石門聰曰。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陽曰。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師曰。馬祖大機大用。猶若電掣雷奔。百丈伶俐小心。未免依草附木。汾陽諸老。雖然判斷分明。秖向機後播揚。當時若向祖問開兩片皮。將何爲人處便喝。不但打破馬祖機關。亦免後代兒孫。說聾說悟。

小參。五九四十五。木馬嘶風舞。海底泥牛驚。翻浪乘風鼓。踍跳上梵天。摩醯目撞瞽。萬象沒逃生。千賢叫寃苦。忽然燕谷一聲雷。依舊泥牛還復土。喝一喝。

潛庵書記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日當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鬧市那伽定。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馬舞春臺。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石女遊古寺。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無足人能造。曰．是誰證明。師曰．無舌人。曰．如何是無舌人證明底語。師曰．誰敢道著。曰．正偏五位．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道士頭上冠。居士問．南泉斬貓也未。師曰．山僧從來不妄語。曰．趙州戴草鞋．意旨如何。師曰．八十老翁入場屋。士相顧．欲理會。師曰．恰是小兒戲。僧問．打破虛空底人．向甚處安著。師曰．糞掃堆頭。問．走徧天下．因甚寸步不移。師曰．肚裏剳破脚。問．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未審師子尊者．慧可大師．是了是未了。師曰．兩彩一賽。師指太極圖問潛庵曰．三教聖人．誰得其妙。庵捲却圖。師曰．許你是半箇聖人。庵曰．和尚爲甚麼壓良爲賤。師便休去。僧呈偈曰．破二不成一．一二俱不識。打破洪濛竅．六六三十六。師曰．跳不出．再道看。曰．休休休。師咄曰．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問．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意旨如何。師據坐曰．適來問甚麼。僧復舉。師曰．遠。問．賊入空房時如何。師曰．偸心自絕。曰．絕後如何。師曰．向後甚生次第。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幾乎恁麼答汝。曰．是非不到處．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汝要拄杖喫那。問．兼帶一路．是何境界。師曰．蝶穿芳草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曰．莫便是麼。師曰．逐塊漢。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如何出得。師曰．冬至一陽生。曰．智存向背．見處偏枯．如何得兼帶去。師曰．天翻地覆。曰．究妙失宗．機昧終始．如何得不昧去。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工部周浩若來參曰．久響宗風．特來領教。師曰．者裏馬也無．討甚麼轎。周微笑．復問曰．忽若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北斗向南看。周曰．弟子到此却不會。師曰．就從不會處入。僧問．最初及末後句．相去多少。師曰．青山影裏嵐光碧．寶塔高吟撼曉風。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既是各各不知．如何轉相授受。師曰．無孔鐵鎚當面擲。問．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師曰．桃花深浪裏．赤尾化龍

飛。問。一歸何處。師曰。雲飛高嶽頂。曰。意旨如何。師曰。月照碧波心。潛菴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樓鳳嶺頭聲戛玉旃檀林内拍胡笳。曰。未審甚麽人和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啣笙井底吹。曰。恁麽則敲唱俱行去也。師曰。白雲横谷口歸鳥盡迷巢。曰。理事俱不涉齊。師曰。蘆花兩岸雪烟水一江秋。

語錄序

壽昌古佛。始於大好山中。翻出祖翁田地。便爾耕雲種月。身世俱忘。繼得博山爲首座。相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由是父子之間。和雲唱出大震洪音。而新豐一曲。遂簧鼓於大江之西矣。博山老人從千尋樹杪。躡著一條活路。三十年來只就玄途展手。鳥道接人。彼學者方措足無從。望巖而退。況復波瀾海闊門戶天高。羅龍打鳳。獨貴超宗。異目之夫。縱有齊眉共蹋。見與師齊者。在所不屑焉。然余亦未免疑師之把住太甚也。竭來淮海。得讀嵩乳禪師語。深喜博山有後。及過山陽來青齊。則河北之彼緇若素。莫不知有嵩乳禪師。又莫不誦說嵩乳禪師。乃知禪師之道高德厚。而入人深也。今時雖比丘之住村院而稱嗣祖沙門者。非不印可諸方。抑豈無保社禪語哉。其奈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何故。余聞之大論曰。多聞慧辯巧言語美說諸法轉人心。自不如法行不正。譬如雲雷而無雨。驗諸禪師之若此。雖比丘之若彼。得非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耶。於乎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彼鯤鵬之化變。其誰使之然哉。然則博山老人之把住。有以也夫。住明州天童寺黃巖沙門道忞撰。

福州長慶宗寶道獨禪師。廣州陸氏子。六歲聞隣嫗發願來生童眞出家見性成佛語。遂觸宿因。堅出世志及披剃。惟事苦參。年十四有省。復參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話。遂得瞥脫。三十出嶺。參博山來和尚。來與

語器之。一日、拈騎牛入佛殿語問。師卽呈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不是渠、纔是却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有活生機、不落宮商調。來見以爲深入堂奧。後辭來乃囑曰、我愛你見處淸白、向後不得辜負。師拜別、出住廬山。次開法廣之羅浮及長慶等處。　上堂。師豎拂子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是無語句、華首今日上堂說箇甚麼。既無一法與人、諸上座今日向華首覓箇甚麼。諸上座、此是徹頭相爲、莫要錯過。切莫踏步向前、各人照管自己脚跟下、莫要他覓。古人道、覓亦不得、得亦不眞。諸上座、卽今山僧說底、便是諸上座聽底。諸上座聽底、便是山僧說底。山僧說底外、沒有諸人聽底。諸人聽底外、沒有山僧說底。是以經云、夫說法者、無言無說。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者箇消息、那一箇不具。大衆會麼。昔黃檗大師初見百丈。丈問曰、巍巍堂堂、從何方來。檗曰、巍巍堂堂、從南方來。丈曰、巍巍堂堂、來爲何事。檗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師曰、你看得底人、何等直捷。所以我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原沒有如何若何。又看藥山見石頭道、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能了。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當時藥山尚未領得。頭曰、子因緣不在者裏、見馬大師去。藥山見馬祖、具述前緣。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便禮拜。祖曰、爾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師曰、者箇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榜樣。者裏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我宗須是具者手段、方纔爲得人。山僧今日再爲你諸人註破。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僧道、囊中不走鱉、蝦跳不出斗。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僧道、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衆珍重。　師誕

日上堂。諸上座、空劫以前事、作麼生。即今事、作麼生。南泉曰、空劫以前、無佛名、無衆生名。恁麼時、正是道、秪是無人覺知。王老師可謂體道者也。若是華首即不然。即今世界建立生佛分也。心境紛然、聲色交參。然與空劫以前不別。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你若信得及、直下無絲毫頭事。諸上座、擬心即差。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眞箇如蓮花相似。不見南天竺國王問波羅提曰、如何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用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提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諸上座、山僧又不恁麼。山僧却道、識者喚作精魂、不識者却是佛性。且道、還有優劣麼。具眼者請看。於今華首上堂、秪要汝諸人直下知歸、不要汝向言語上覓。汝但不向古今尋言逐句、識取自家脚跟下、更有何事。如或未能。再看六祖當初在法性寺、聞二僧爭論風動幡動。祖從傍忍俊不禁。特向伊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直指人心、無過於此。諸上座會麼。爾若會得、便直下見六祖安身處、便直下見釋迦老子安身處、便直下見諸上座安身處。透頂透底、更無餘法。古人有現成四句、山僧拈來、爲諸人下箇註脚。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仁者心動。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以拂子擊案、下座。　祖心都寺同韓漢逸耳叔秀閑等爲其父太保韓文恪公請上堂。舉夾山大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豎拂子曰、諸上座、今日夾山現光大身、逼塞虛空。發大圓音告諸禪德。不得以色見我、不得以音聲求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我。山僧道、既不以色見、不以聲求、如何得見大師。夾山曰、堂頭汝豈不聞、擬議前

後、安置中邊。不得一法、沒溺深泉。山僧請問、都不如是時如何。夾山曰、不敢說。山僧却問、爲甚不敢說。夾山曰、堂頭卽得。恐諸禪德隨語生解。是以不說。山僧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伏惟大師不吝慈悲、爲衆宣說。夾山道、會麽。都不如是。我我現前。諸禪德請著眼。者裏若眨上眉毛、便錯過了也。諸禪德急急快急急著靴水上立。走馬到長安。靴頭猶未溼。今日都寺祖禪同聖心原心妙心三居士設齋請山僧上堂。資其父太保文恪公冥福。伏願文恪公於眞際中不守自性。天上人間隨處安樂。舉文殊問庵提遮女、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義。殊曰、云何生以不生生爲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義。殊曰、云何死以不死死爲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諸上座、恁麽看來、則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所以生滅去來、皆如來藏妙眞如性。然雖如此、如來禪許爾搆去。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麽長處。良久、復舉庵提遮女問文殊、明知生是不生性、爲何爲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後來進山主、亦以此問修山主。修曰、筍畢竟成竹、如今作篾使得麽。進曰、修兄還欠悟在。修曰、畢竟如何。進曰、此是監院房、那是典座房。修便禮拜。師曰、諸上座、此是監院房、那是典座房。也是平常說話、有甚麽禪道佛法。於今三家村裏販夫牧豎、街頭市尾、也解恁麽道。且道、有甚麽奇特。諸上座會麽。以拂子擊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下座。

博山和尚忌日拈香示衆。大衆、得有因兮事有繇。山僧自小便知有箇事。十四歲見壇經、已識自己面目、便不向外馳逐。唯有宗門巴鼻、尚未了得。及參高峯和尚石壓筍斜出、岩懸花倒生語、始得脫脫特恨彼時嶺南無善知識、無可證據。己巳年度嶺去博山、見先師。先師亦不曾向我說箇元字脚。偶一日、拈到

騎牛入佛殿話、問山僧。山僧呈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他、纔是猶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先師見之殊喜。却又一手擡、一手搦曰。太麤生。山僧卽轉問、假使大了當人、向和尙作麽生開口。先師瞬目顧視、良久曰、何消說。山僧於此、實洞見先師爲人處。及辭先師。先師苦留、不欲他往。山僧跪問曰、道獨有不是處、乞和尙不順人情、爲道獨說破。先師連聲道、是是、我最愛爾見處淸白。臨別囑山僧曰、向後不得辜負我。大衆、如上所擧、並是諦實。所以道、得有因兮事有繇。今日者一炷香、不敢辜負先師。良久曰、咦。彈指問、先師滅度十三年矣。大衆、先師像在者裏、先師畢竟在甚麽處。擲拂子曰、太耶當生。

福州鼓山爲霖道霈禪師。建安丁氏子。年十四、出家。十八、參方。首禮聞谷大師於寶善。次參鼓山賢和尙。看庭前柏樹子話三年、無所入。辭遊兩浙、上天童、參密雲和尙。問、山河大地與學人自己、是同是別。童便打。師便喝。童直打出。自此迷悶八閱月。一日、坐禪至三鼓、忽然身心脫落。作偈呈童曰、一水一山何處得、一言一默總由他。全是全非難背觸。冷暖從來只自知。童曰、如何是自知底事。師曰、分明擧似和尙了也。童曰、擧似箇甚麽。師便喝。童擬拈棒。師拂袖便出。後復歸鼓山、充維那。山一日垂語曰、一口吸盡西江水。馬師此語只道得八成。還有下得十成語者麽。師進曰、某甲盡力也只道得八成。山乃呵出。師一夜不安。至四鼓方捲簾出門。了然大徹。次日上方丈曰、某甲今日有箇十成語、擧似和尙。山喝曰、汝作麽生。師乃背身叉手向山曰、請和尙鑑。山曰、好與七藤條。師便禮拜。自是入室、商確玄奧、無不脗合。又三年、始聲鐘集衆、付師衣法。迄山示寂。遂繼席焉。　上堂。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未開口前薦取。曰、如何是塵中

現。師曰。何得當面諱却。乃舉雪竇顯禪師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未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師曰。雪竇下此瞑眩。可謂徹困婆心。山僧今日。不免從頭註破。三分光陰二早過。甕裏何曾走却鱉。靈臺一點未揩磨。還瞞得渠麼。貪生逐日區區去。脚頭脚底。喚不回頭爭奈何。眞箇衲僧大衆若向雪竇言下悟去。暫息化城。向山僧言下悟去。直登寶所。更有一人踏倒化城。踢翻寶所。且道又得箇甚麼。破衲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庾嶺一鋪功德。無量劫來成就。今日一回拈出。便見光輝宇宙。不須雪點紅爐。一切萬法仍舊。春水盈盈競流。春山疊疊挺秀。春鳥關關和鳴。春樹葱葱鬱茂。若能直下便見。卽是瞿曇之後。更作佛法商量。此人却不喞𠺕。乃舉拂召大衆曰。見麼。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擊案下座。

上堂。古今日月。古今山河。浮雲變易。總不干他。只如觀世音菩薩。用許多手眼。成得甚麼邊事。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拈拄杖曰。觀世音菩薩來也。通身是。徧身是。差之毫釐失千里。分付諸人。急著眼看。是甚麼。卓一卓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人人有箇本爺娘。如影隨形處處彰。無奈衆生自違背。今朝突出在中央。前是佛殿。後是法堂。左是廚庫。右是僧堂。且道中間本爺娘是何面目。良久曰。切忌觸諱。

上堂。是風動。是幡動。萬象森羅。一時漏洩。非風動。非幡動。三世諸佛。無地藏身。仁者心動。大小祖師。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竪拂子曰。且道者箇是甚麼。卽午開明上人設齋。山僧留取口喫飯。擊拂子。下座。

師到南山。上堂。賣松風於臘月。煞不知時。撾布鼓於雷門。尤堪捧腹。秖得將錯就錯。向虛空裏打箇筋斗。貴得主賓道合。正脈流通。驀拈拄杖曰。滿口道不出。信手拈得來。卓一卓曰。瞎驢正法眼。滅却又重開。開後如何。不是我堂頭道兄。和尙誰共相委。又卓一卓。

修薦。上堂。一切法不生。瑞草本無根。一切法不滅。紅

爐滿盛雪。若能如是解。覷破威音外。諸佛常現前。大瑞菴主來也。白雲籠嶽頂。明月落前川。下座。　上堂。師拈拄杖曰。山僧不會說禪。終日閉門打眠。賴有者箇上座。却能爲我敷宣。卓一卓曰。下不在地。上不在天。中不在內。傍不在邊。露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若拈得出。一任天下橫行。不見一毛頭許法。爲障爲礙。若拈不出。被他迷却路頭。東撞西磕。苦哉佛陀耶。卓一卓曰。珍重。　祝慶請上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趙州擎茶。曹山奉酒。乾闥婆王獻樂來。無孔笛中歌本有。恭賀無位眞人千壽萬壽。只如無位眞人還受也無。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佛誕上堂。僧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現成公案。曰。雲門剛要一棒打殺。爲是雪屈。爲是酬恩。師曰。賊過後張弓。師復舉大慧禪師浴佛示衆云。毘藍園裏未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師曰。大慧老人只怕添屑。要且不解出屑。山僧今日爲他出却去也。毘藍園裏任渠生。雙林樹下任渠滅。生滅熾然事本常。海底泥牛嚼生鐵。驀召大衆曰。莫道鼓山看孔著楔。便下座。　小參。金牛喚人喫飯。趙州叫人喫茶。二老覿面分付。不知誰是作家。或有箇漢出來問鼓山又作麼生。有願從來不撒沙。　小參。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捧撮土以培泰山。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値。滴一毛以乾巨海。所以道。讚不得。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且道畢竟得箇甚麼。咄。切忌眼花。　上堂。無見項相。箇箇圓滿。爲甚麼我顯汝隱。燈王座子。人人有分。爲甚麼我坐你立。大衆知麼。鏌鎁未出匣。游絲千萬丈。等閒拈出來。一斷一切斷。珍重。　上堂。囦地一聲。天機已洩。甲子歷徧。寸晷不移。所以赤肉團上。壁立萬仞。風吹不著。水灑不濕。若向者裏挨拶得入。便證普現色身三昧。雖然如是。秖如未入胞胎已前者一著。又落在甚麼處。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菩提本無樹。秤鎚是鐵鑄。明

鏡亦非臺，光明徧九垓。本來無一物，千足與萬足。何處惹塵埃，蓮花火裏開。諸人還見祖師麽。良久曰，清源方舉首，紫帽笑咍咍。　上堂。人人有一天眞佛，相好光明皆具足。可惜日用而不知，五陰坑中自埋沒。喝一喝曰，五陰坑爲諸人打破了也。眞佛卽今在甚麽處。驀舉拂子曰，容顏甚奇妙。又喝曰，切忌揑目。　上堂。僧問，只把虛空窮出骨，更要見人如何是見人一句。師曰，當面如盲。曰，不見人時如何。師曰，轉見瞎。曰，見後如何。師曰，待汝開眼時，卽向汝道。乃曰，今日乃張確庵太史林賁曾貢元約諸上人過訪，請說無生法。且道無生法作麽生說。紫雲殿裏十八大阿羅漢，閉眼底閉眼，努目底努目，降龍底降龍，伏虎底伏虎。恰與溫陵城中官民紳士，雜然共處。閒者閒，忙者忙。憂者憂，樂者樂。不曾移易一絲毫。所以永嘉祖師云，誰無念，誰無生。若是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成佛施功早晚成。大衆要識木人端的意麽。便是如今者箇模樣。乃曰，看。便下座。　元旦上堂。年新月新日新時新。普天之下，自天子至庶人，共納新福，同賀新正。林下衲子，德業新進，性地新明。共翊皇化，同樂昇平。惟有上村李大伯，依舊滿面是埃塵。年去年來渠不管，從教鐵樹自生春。大衆還識此人麽。良久曰，萬福。　上堂。一心不生，萬法俱息。山河大地，甚麽處得來。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山河大地有甚麽過。舉拂子曰，且道者箇是生是不生。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江寧獨峯竹山道嚴禪師，順慶大竹縣沈氏子。總角染衣南遊。初預講肆，一日走京口，登凌雲亭，忽身心世界頓然一空。遂罷講，往參博山，來於天界。乃問，和尚離博山來天界，爲人事作麽生。山曰，今日特爲先人設奠。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請坐喫茶。於是命典第二座。山見師領衆當機，動合宗旨，遂授名道嚴，且囑曰，汝當以道法嚴持也。又曰，博山一枝橫出，祕在汝躬。時師年三十有四。嗣是

韜跡水林。閱四年、開建滁上極樂祇園兩刹。又五年、住金陵獨峯。更嘗應請姑孰之興國正覺萬壽三院。

上堂。僧問、高登猊座八面光生。和尚以何法作人天眼目。師曰、此去帝鄉百餘里。曰、和尚莫將境示人麼。師曰、九重深處少人知。問財施法施。等無差別。如何是知恩報恩者。師曰、蕪湖江上霜花冷。曰、未審幾人承當。師曰、太白祠前松影寒。曰、恁麼則萬派朝宗去也。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乃曰、空劫以前面目人人鼻孔撩天。父母生後鬚眉箇箇脚跟點地。泥牛木馬向巨流猛火密移脚步。雪象金獅於白日紅爐漫轉機關。省難省之大法。證莫證之空源。諸仁者鼻祖當年會梁武帝不契折葦北渡。獨峯今日於姑孰有緣買棹南來。若向者裏會去則洞山之君臣道合。鳥道玄宗明然舉出。臨濟之玄要全提從黃檗三頓痛棒得來。潙仰之圓意密機。於百丈淨瓶中流出。雲門之鑑咦直指向睦州關門處了。然法眼之聲色道心在地藏火爐邊。疑破五宗之門庭雖異堂奧攸同。釋迦大師拈花迦葉尊者微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總爲諸人拈向眉橫鼻直間堂堂獨露。只如太平興國新令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曰、朝中天子無私化。閫外將軍不二心。

上堂。驀拈拄杖曰、一滴水作大海之波濤。一點塵徧大地之境界。連卓兩下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本分衲僧只是尋常。無爲道者合當如是。畢竟據箇甚麼道理。便得恁麼行徑。良久擊禪牀曰、對月思玄度臨風憶謝公。僧問、如何是無言意旨。師曰、塞却汝口。曰、有無不立人法雙忘又作麼生。師曰、平步上天梯。僧擬議。師便打。曰、昔日鷲峯老人最後拈花。今日和尚當陽舉棒。是同是別。師曰、庭外松風徹耳寒。曰、恁麼則雙角泥牛吼夜月。四蹄木馬驟春風。師曰、閒言語。問古人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跡。師曰、挽回落日常東墜。曰、如何是沒蹤跡處莫藏身。師曰、拽轉長江向北流。

上堂。擊如意曰、姑孰城裏、

有大人氣象。白紵山頭、有毒鼓先聲。獨峯與龍象交集、萬象與虛空並會。茶裏飯裏、行時坐時、共轉法輪。世尊陞座、文殊白椎。獨峯上堂、院主拈香。其間還有自肯底麽。良久、顧衆曰、官圩東畔王三老、日日擔薪上太平。僧問、五宗未派、海晏河清。五宗旣派、彌天白浪。卽今現前大衆、以何參證。師曰、昨日有人白下來、今朝却往宣州去。曰、四望亭空、吹毛直挂。請吹毛劍看。師卓拄杖曰、勿得當鋒。曰、古人道、吹毛用了急須磨。未審和尚還用磨否。師曰、之子于歸。風流自別。曰、明眼宗師、天然猶在。師曰、兄弟直須收取去。問、走馬孤巓、還用加策麽。師曰、波斯渡海。溼浮囊。曰、此一駒可許披靡天下麽。師曰、猢猻叫落山前月。問、鐘板未挂已前、向何處循規蹈矩。師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曰、鐘板已挂後、又向何處循規蹈矩。師曰、莫在堂中打瞌睡。曰、前後不著時、請師直道。師曰、切忌未生前。曰、信步行將去、恁麽不狐疑。師曰、平地喫交。

小參。師擊如意曰、入我門來、先須知有。知有底人、始解奉重。奉重底人、始有作用。作用底人、始有說話分。復擊一下曰、適來職事失調停、院主動聲色、不回互堂頭。不回互大衆。爾等還知本有底麽。衆無語。擲下如意曰、夜來風氣暖、融化一河冰。

上堂。擊如意曰、凝寒徹骨、物宇如凝。六花隱顯、宗趣圓歸。白日懸珠烟翠冷、青山捧玉雪花寒。道人出處、自隨時節。揭地掀天、未爲奇特。所以興國一會、不下靈山。創千古之未提、啓萬世之先導。鼻祖九年面壁之待、可師通宵立雪之求。將心安心、以法印法。雪山老人若不喫盡寒酸、那得兒孫滿地。然而事是恁麽事、人須恁麽人。自然光呑萬象、超絕古今。卽今雨雪旣降、天怒回春、五穀滋生、四民樂業、作麽生說箇應時及節句子。良久曰、擕杖出門去、摘花入院來。

上堂。擊如意曰、興國門開、不拒聖凡出入。夜來有箇機緣、爲諸兄弟方便舉出。釋迦大師不住鷲頭嶺上、飮光尊者豈居鷄足山中。何地非迦葉、徧界是能仁。驀豎如意曰、

釋迦來也、向大殿上安座。飲光來也、向祖堂中打眠。文殊普賢來也、向諸人眼裏鼻裏藏身。觀音勢至來也、向諸人耳裏口裏安居。令諸仁者起居喜怒動念不得。見色時、有文殊密察。聞聲時、有觀音嚴持。齅香時、有普賢護衛。了味時、有勢至隄防。久之全身是文殊普賢觀音勢至。擲下如意曰、更有一箇無情識底、連釋迦飲光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威音彌勒、總不相顧。一齊追向四望亭中臥龍床上桓公井傍亂雲堆裏打點箇照面不得。仍徐行向佛殿前禪堂外、忽然平地一交、喊道捉賊捉賊。駭得釋迦飲光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威音彌勒各擔楖栗、盡情走向雪雲深處去也。者漢忽然起來、拍掌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良久曰、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僧問、千山鳥飛絕、萬境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如何是人。師曰、昨夜天台山羅漢大會。曰、如何是境。師曰、都來興國參禪。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著事如何。師曰、禹門三級浪。曰、恁麼則向在獨峯歌楚曲、今來白紵唱吳歌。師曰、釣得錦鱗入市賣、引將雲雨驟風雷。曰、此外還有事也無。師曰、拄杖子今日不打你。　順治壬辰值師五十初度。忽寺門菩提樹傾折一株。三月四日、集衆垂誡諄諄。六日午刻浴畢長逝。塔全身於本山龍山之陽。

建寧府迴龍古航道舟禪師。泉州晉江鄭氏子。初棄家寓承天寺。閱壽昌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性處、有疑。往參博山來和尚求薙染圓具。常坐不語、堂力究本分、目不交睫者三月。適余集生至、與語契合、延師閉關金陵。一日洗面、脫然有省。自謂於無可奈何處得箇巴鼻。崇禎己巳、博山說法天界。上堂、師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法也無。山曰、木人井底吹。師曰、石女谿邊舞。山曰、秖如語中帶玄一句、又如何道。師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山後回博山、乃以如意付師曰、當愼重、勿負老僧。師復掩關。明年、奔訃博山。主聞之

迴龍、及承天雪峯長慶博山諸祖庭。

中秋、示衆。諸昆仲、曾聞寒山子道麼。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者漢好與三十棒。話墮也不知。旣似秋月、怎生無比。旣道皎潔、何言難說。老僧者裏不然。吾心不似月、不圓復不缺。晦也非黑暗、明亦無皎潔。要描描不成、要畫畫不得。放則偏乾坤、藏不露毫末。於此識根源、參同甚奇絕。萬物自有功、何言無物說。畢竟是何物。齋驀豎拂子曰、鵲噪鴉鳴柏樹間。復擲下曰、瞎。

示衆。拈花示衆、有口難開。斷臂歸來、無法可得。四七祖師、無非望空啓告。六代兒孫、總是掘地尋天。老僧當年不識好歹、誤入博山社伙、被先師熱瞞了多少。直至於今、有屈難伸。雖主數刹、三緘其口。蓋是不敢鈍置諸人、亦恐玷汚佛祖清淨門庭。秖如老僧怎麼、是爲人、是不爲人。還知麼。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各自努力、伏惟珍重。

示衆。舉芭蕉慧清禪師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老僧不似芭蕉、愛富嫌貧。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且道老僧是、芭蕉是。有人辨得古今是非、老僧熱炙盌子點茶與伊喫。

示衆。夜夜抱佛眠、情眞罪當。朝朝還共起、死款親招。起坐鎭相隨、刀斧斫不開。如形影相似、去離不得。欲識佛去處、未敢相許。秖者語聲是、切忌錯認。諸昆仲還識傅大士麼。只管開口易、不顧舌頭長。可惜放過、累及老僧。當時有人在傍、但問無語無聲時、佛在甚麼處。待伊眼睛定動、卽便撫掌大笑。看者老漢、向甚處藏身好。

示衆。老僧不上堂、盡因無法說。性不近人情、恰似箇鐵橛。八風吹不動、喜怒心已絕。寒來自著衣、飯來伸手接。一味放癡憨、任人道巧拙。雖然稱住持。閉口深藏舌。閉口藏舌卽且置、轉位旋機事若何。披蓑側立千峯外、獨釣寒江一片雪。

冬至示衆。黃葉飄空、白雲橫野。青山鎖凍、苔徑塞流。正恁麼時、若不轉位就功、爭見靈苗秀異。只得羣陰剝盡、春暖律回。究竟

動靜不干。何妨應時來去。縱到水淺石頭露。依然潮漲岸還平。諸昆仲。動靜不干卽且置。如何是應時及節底事。五九盡逢春日至。梅花又放兩三枝。　示衆。拈拄杖指面前地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總在者裏說是說非。攪亂衆生。盡大地未有一人向者裏除得是非。僧出曰。請和尙除。師便下座。　示衆。舉天皇問石頭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麽。皇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麽。皇曰。恁麽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皇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皇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皇從此頓悟。師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爭得恁麽三番四覆。脚跟歷落。始得穩當。石頭路滑。門庭高峻。原是肯諾不全。若是他家兒孫。依稀彷彿。佛法不到今日也。　示衆。舉龍潭問天皇曰。從上相承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者箇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爲長蘆。師曰。秋來葉落。春至花開。天皇得龍潭。如金針貫穴。雖則兩箇絲來線去。未免口中阿漉漉地。雖然如是。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示衆。舉德山宣鑑禪師見龍潭。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山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麽。山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師曰。吹滅紙燭。徹見石頭路滑。雪峯跌倒。方知潭底淵深。恁麽看來。以毒流毒。寃寃相報了也。後代不知。妄疑垂手不同。大似喚西秦作東魯。直是取笑明眼。　示衆。舉梁山因太陽玄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相曰。者是吳處士畫底。師擬進語。山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省悟。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曰。此語上碑去在。師曰。大似雲雷相送。沖霄跨漢。只在片時。　示衆。舉古德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師曰。賣

弄家醜，卽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示衆。舉慧力昌禪師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師曰，好與維摩大士，結箇同參。若據我衲僧分上，猶在半途。　示衆。舉博山來和尚參壽昌。昌示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疑情頓發。忽於趙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處，如釋重負。昌因問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是臣邊事。山曰，臣邊事。壽昌叱之。山不能對。後覩人上樹，始徹源底。師曰，已前不到，末後太過。若某見師翁問君邊事，臣邊事，便掩耳而出。諸人且道，老僧是明師翁意，是不明師翁意。　師病次。僧問，和尚何病。師曰，針灸不得底病。曰，與麼則神醫拱手也。師曰，須知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拈如意便打。　師後於順治乙未八月廿五日示寂。門弟子塔全身於建陽鳳山之陽。

信州博山雪磵奉禪師。閩襲氏子。祖籍建陽。僑居候官，幼年，聽楞嚴感發，投支提薙染。尋依覺浪盛公。僅二載，知有己躬下事，辭去，扣諸山不契。抵眞寂。寂問，你去去來來所爲何事。師曰，爲本分事。寂曰，本分事作麼生爲。師擬對。寂遽掩室。自是疑甚。復參博山來和尚。山問，甚處來。師曰，窰中來。山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却埋在窰中。師曰。今朝且喜得見和尚。山異之。便問向來做箇甚麼。師曰，看一歸何處。山曰，卽今看者何在。師曰，伸手只在縮手裏。山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山曰，未在。且去。一日呈頌。山曰，透關底人，句中便有活眼。若但恁麼，有何用。師問，如何是活眼。山曰，明日來向你道。師不領，胸次殊覺有礙。旋因事走閩。抵建州灘急。偶纜斷，舟倒退。忽驚覺從前皆意想不實。回以告山。山示偈曰。只者纜斷可惜一篙。船頭倒轉，打失眼睛，他時踏著通霄路，不涉途程坐帝閽。師唯唯。終不甚釋然。後寓勺庵，閱僧問投子金鷄未鳴公案。時有鷄忽鼓翅大叫。遂豁然頓徹。脫盡從前所有，如放下千斤重擔相似。自是臨機酬酢，當仁

不讓。順治丙戌。汪本和檀護。請開法瀛山。次應高泉。丙申。主博山祖席。上堂。拈香祝聖竟。復拈香曰。此瓣香。威音那畔。未傳消息。通玄峯頂。獨露根枝。奉爲博山先師。無異大和尚。未敢報德酬恩。秖要知源識委。歛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追風天馬戴麒麟。曰人王出世定國安邦。法王出世。有何祥瑞。師曰。風鳴條雨破塊。曰。曹洞宗旨針線綿密。綿密卽不問。如何是五位正偏。師曰。珠簾倒捲自分明。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霜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箇箇獼猴佩古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火裏蓮花午夜開。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斜街曲巷從遊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皇風成一片。無處辨封疆。曰。五位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問。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夜半日頭紅。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閃電過虛空。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月印碧波中。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木馬趁春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雷鳴天下同。曰。五家宗旨蒙師指。臨機大用事如何。師曰。拖泥帶水漢。師乃曰。問話且止。直饒問似懸河。答如流水。正是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殊不知摩竭掩室。已涉繁詞。毘耶杜口。反成多說。少林面壁。空腹高心。六代傳衣。圖他小利。至於臨濟料揀。正是埋沒自己。雲門顧鑒。笑殺傍觀。潙仰圓密。落二落三。法眼唯心。錯七錯八。更論正偏五位。猶如紙馬渡江。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設使窟裏不居陰界。且非挂角羚羊。縱饒出窟。不涉衆緣。未是冲霄彩鳳。常途作略則且置。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良久曰。鵰弓已挂狼烟息。萬國歌謠賀太平。　元旦。請上堂。百年難遇歲朝春。况値初晴景物新。只管村歌幷社舞。那知舜德與堯仁。正恁麼時。且道還有佛法也無。佛法有。拈得鼻孔失却口。昨夜南辰唱巴歌。驚起須彌藏北斗。佛法無。業識茫茫徹底枯。撒手到家何所有。雲散長空月自孤。有也未必有。無也未必無。張公喫酒李公醉。

趙州東壁挂葫蘆。諸上座。莫塗糊。那箇男兒非丈夫。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景有誰拘。　上堂。和氣生枯卉。寒雲散野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此是五百年前。無隱經禪師語。博山先師曾已撒向諸人懷裏。諸人還會也未。若向者裏會去。說甚麽暗機圓合。函蓋乾坤。君臣五位。照用三玄。唯心唯識。陳爛葛藤。果到恁麽田地。正好掃佛祖公案。滅老胡心宗。直得鯨鯤浪息。海晏河清。猿吟古木。鶴嘯幽巖。正恁麽時。畢竟承誰恩力。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水之湄。山之麓。是處是桃花。是處是修竹。紅者紅兮綠者綠。一般性質出天然。直者直兮曲者曲。知歸謾謂許靈雲。善用休誇只多福。究竟其中委宛情。總是畫蛇重添足。不添足。六六。誰云三十六。拈頭作尾尾爲頭。饑來喫飯困來宿。咄。　上堂。舉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眞淨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黑黪布衫。今年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天寧道。香嚴貧未是貧。奈何猶有箇渾身。眞淨富不是富家私。未免俱呈露。鳳山者裏。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踈親。豎拂子曰。收來兎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師曰。香嚴貧而諂。眞淨富而驕。天寧雖能隨家豐儉。未免爲貧富兩字累成狡詐。且道博山者裏。又作麽生。豎拂子曰。泥牛觸折珊瑚枝。石女裁成火浣布。　小參。已過驚蟄節。連朝雨不歇。山深分外寒。烏龜凍作鱉。鑽入靈源橋。咬出爐峯血。此事本分明。因甚不了徹。縱饒直下便翻身。也是楔上重加楔。　小參。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說話。兩箇相同論短長。忽然打倒葡萄架。諸上座。向者裏爆破沒孔鐵鎚。突出燎天烈火。方可續燄聯芳。超佛越祖。若乃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再參三十年。却來山僧手中喫棒。　小參。今朝九月初五。天氣半晴半雨。最好時節因緣。一衆耳聞目覩。且道覩聞底是箇甚麽。南山老大蟲。咬殺重牙虎。萬

象森羅。一齊起舞。大衆虎咬大蟲則且置。萬象因甚麼起舞。不見道。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康熙己酉春。師以院事託粟如瀚公。庚戌季夏示微恙。誡侍僧勿進藥石。衆問候。師示偈曰。人來問疾無餘對。十箇指頭八箇丫。覿面終朝不解薦。那堪撤土又抛沙。一日法堂扁忽墮地。急呼瀚公曰。還知今早事麼。少頃。乃曰。放下放下又放下。符到奉行歸去罷。風景山家直下看。談裏芙渠開五夜。復手書封龕茶毘諸偈。命粟堂頭及時宣讀。十八。作書遺朱六吉。十九。黃龍涔公入省。按師身問。屋破不蔽風雨時如何。師曰。乾坤翻轉更由誰。曰。恁麼則一衆景仰有分。師作拱手勢。二十辰刻。索水盥洗。跏趺而逝。塔靈骨於本山蓮花峯之陽。

廬江治父星朗雄禪師。閩漳龍溪林氏子。家世宦顯。師幼年聞誦華嚴偈。矢志離塵。常覲老宿求開示參禪訣要。每坐究閣上。一日身心頓忘。起時不覺墜閣傷足。遂豁然開悟。二十一。舉孝廉。過浙。參天童雲門。俱獲慶益。崇禎己巳。聞博山來和尚道冠江南。師特詣天界參禮之。來見便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曰。不見道。說似一物即不中。來曰。汝因甚隨別人脚跟轉。師曰。一番拈起一番新。來含笑而已。一日。命師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洎徵詰洞上宗旨。師於言下透脫關鍵。深領的要。來見其機語穩捷。授名道雄。乃以偈印證。有倒跨金鱗自在時。手把明珠千萬顆之句。師拜受。遍歷名刹。依潤之楊彭法天剃染。復圓具於三峯樹。因闢首座意生之誕。阻西堂月落之機。峯舉拄杖問曰。向此速道。師曰。鐵船水上行。峯曰。意旨如何。師曰。力壓萬山崩。辭去。走雲間。遇相國錢機老。都諫許霞城。檀護。請住長生禪院。錢問曰。如何得成佛去。師曰。殺盡衆生。錢猛省。於是道譽藉著。由華亭檇李遂轉九華。激揚法化。順治丁亥秋。遷住治父古實際寺。上堂。師至座前。指法座曰。川公此座久塵生。五百年餘今復登。千古依然符令合。三蘇樹舞衮還鳴。遂陞。拈香曰。此一瓣香根盤

八極．葉覆九州。端放爐中．奉祝當今皇帝。伏願天心聖智．俾六合以同春。神目睿聰．使萬邦而共仰。三宮皇后．福德彌增。太子千秋．祚胤並育。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再爲文勳武弼．內外尊官。常作昇平補袞．永爲有道鹽梅。並及本邑紳衿．福海壽山．同圓種智。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天然一鎚打就．不假百煉磨成。任從日炙風吹．曾未纖毫變易。第五度拈出．端放爐中。供養博山堂上．無異先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乃曰．誅茅剪棘．開實際廣廓之基。墾土耕烟．下無盡光明之種。人天道路斯通．雙橋迅捷。祖師家聲復震．一句超然。手眼圓明底．到者裏脫體擔當。田地穩密底．到者裏全機履踐。所以壽昌師翁道．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履。若向者裏薦得。便可號令寰中．提持向上。俾雲魚水鳥．頓現遮那之身．瓦礫磚頭．盡顯金剛之祕。正恁麼時．門庭施設卽且置。入理深談一句．作麼生道。苔封古殿人踪渺．鳳宿高梧枝影稀。僧問．法鼓震地．天樂盈空。還是龍象交參．還是溪山呈瑞。師曰．金鎖玄關雙掣斷．箇中消息許誰知。曰．如何是冶父境。師曰．雲摩霄漢塔．風度夕陽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百尺巖前馴白額．三蘇橋畔慰樵人。曰．人境已蒙師指示．脫體擔當事若何。師曰．且緩緩。問．禪堂寂靜．鐘板分明。如何是靜中消息。師曰．風閒松不語。曰．佛聲浩浩．魚磬交加。如何是鬧中消息。師曰．樹動鳥歸巢。曰．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如何是不靜不鬧底消息。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曰．恁麼則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師曰．切莫認奴作郎。

上堂。有一人．脫珠玉之龍衣．卸花冠於寶髻。混跡類中．藏身炭裏。正好喫棒。何故。事上不足說甚麼。斗柄橫斜天未曉．白雲斷處家山好。有一人．冰稜上行．劍刃上走。奮全機．星飛電卷。施大用．地轉天旋。正好喫棒。何故。理上不足說甚麼。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百事全。饒爾言言見諦．步步登玄。殺活臨時．與

奪自在。到我治父門下、正未有轉身吐氣分在。且道治父爲人、有甚親切處。還委悉麼、閒時撒箇漫天網、舞鳳飛龍一竝收。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句。師曰、倒騎佛殿入三門。曰、如何是透過法身句。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曰、法身邊事初領略、法身向上事若何。師曰、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乃曰、道者家風、悠悠浩浩。智不到處、切忌道著。行不及處、切忌磕著。其或借位明功、借功明位、也是推尊就卑、辱身降志。若是故紙陳言、蘊於臆內。以作己見。大似毛廁裏馬桶、破甕中死鱉。殊不知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出一語、則驚天動地。展一機、則萬派歸源。言語路斷、心行處滅。更說甚麼推遷數定、生死榮枯。驀揮拂子曰、還委悉麼。解藏天下於天下、始信林梢挂角羊。

到博山掃塔、請上堂。僧問、五位君臣則不問、妙挾全提意若何。師曰、一句含三要。曰、明鏡當臺、象成虛幻。如何是眞實境。師曰、棲鳳嶺畔浴龍池。曰、殿角風搖樹、行人盡解衣。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謝師答話。師曰、闍黎莫錯會。問、藏身處沒蹤跡、如何是遍界難藏底事。師曰、風來樹動、雨過苔青。曰、先老和尚歸眞、無縫塔頂顯露、如何是無縫塔裏底意。師曰、一任描邈。僧禮拜。師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乃曰、大匠不鑿、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者是我雲磵和尚、數居丈室、徧啓羣英。特出隻手、扶豎宗乘。已曾舉似大衆、更爲莊嚴畢備了也。只爲山僧自先師一睐、墮此險危。三十年無纖毫移易。幸先師留半步地、與吾輩卓足。今日承先師蔭、登先師座、露先師面目。了先師公案。同門法屬、卽此就路還家、轉身向父。致使弘規有紹、大業無荒。正當此際、主賓互換、又作麼生。棲鳳嶺頭雲靄靄、浴龍池內浪層層。

上堂。石火電光、猶成鈍置。七喝八喝、轉見不堪。所以大力量人出世者、邊那邊、應用不缺。放去收來、動靜無虧。故爾弓弦纔舉、箭過新羅。眨眼停機、喪身失命。何況弄光影以

爲奇貨。裏碔砆而爲至寶。當此之時，畢竟如何委悉。是事呈來皆掃却，纖毫不剩與人看。

上堂。一谿烟水，文彩雙彰。幾片落花，全身漏逗。三世諸佛，於此指東話西。歷代祖師，於此瞞心昧己。冶父直得拶碎諸佛鼻孔，劈破祖師面門。摘燄穿針，別行一路。以拂子擊香几曰，諸仁者，還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秪要重論蓋代功。僧問，今日考鐘伐鼓，舉揚向上宗乘，如何是抽釘拔楔底句。師曰，無梁殿插半空中。曰，壽昌老祖云，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如何是大好山。師曰，蟭螟眼裏著崑崙。曰，知道始知山不好。如何是知道底事。師曰，齋後洗鉢盂。曰，急急疏通，因甚又道山不好。師曰，到者方知。曰，翻身跳出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師曰，輪鎚擊不開。

上堂。金鎚纔舉，光騰八表之墟。玉麈方揮，瑞靄千峯之秀。紅爐燒烈燄，那拘鈍鐵頑金。寶劍按當陽，任你是凡是聖。佛來三十棒，魔來三十棒。盡虛空遍法界來也，與他三十棒。或云，冶父棒叫甚麼人喫。諸仁者，若能於此急水灘頭，一篙到底。自然枯木龍吟，冷灰豆爆。珍重。

小參。江淮名嶽，歷祖家聲。數百年來，寂寞此事。今日老僧陞座，頓令冷谷回春，禪林如舊。不見崇嶽禪師道，拈起也，乾坤黑黯。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戳瞎頂門。達磨一宗，未至寂寥在。老僧則不然。把住也，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放行也，大地吞聲，虛空出血。拄杖頭從不曾撥著一箇半箇。釋迦達磨，向甚麼處通箇消息。恁麼舉揚，且道與崇嶽禪師，是同是別。具眼者，試驗點看。

康熙壬子歲，師過工部主事王公鳳鼎書齋。夜坐茶話。忽語王公曰，老僧明歲將別居士行矣。大事因緣，不可草草。公停頓，應曰，唯唯，否否。至癸丑秋，將院事付南洲月主之。已而示疾。索浴更衣，說偈而逝。嗣法門人大月大方大樫大蔭大徠等，奉全身塔於寺之羅漢井上。世壽七十六。僧臘三十七。有語錄詩文，洎教外直指，共若干卷行世。檀度南庵依公，特爲師作序。略曰，燈分五派，挂

挺雙株。兒孫雖徧滿於支那。而門戶究何分夫一葉。耳提面命。豈限隔江。默契潛符。只消垂足。廬江法叔親領棲鳳的音。冶父勝幢。本自紹興降勅。昨百廢俱興。且千僧駢集。傳宣一語。流播諸方。不奈寒香。却逢晚節。人天交接。龍象奔趨。兩足稱尊。祖圖不可數見。三生有件。石上還許重來。茲以煩多遺錄。恐負笈之艱難。請爲汝存要則。願具眼之普爍。飫人五味。嘗鼎一臠。依生也晚。掣電之機。未能親領。生花之筆。幸許遙聞。歎斯世之難遭。實生人所未有。如展智囊。始知已見之朦朧。恍入大海。方信支湖之淺狹。敢致數言。聊申九首云爾。旹丙辰中秋後。石頭法姪大依頓首敬述。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三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四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泫湘翁氏續輯

越州梅山歷然淨相禪師。山陰王氏子。母夢應眞乘雲入室而娠。旣壯。有大志。不事筆硯。畢姻三閱月。任俠北遊。復雄覽溟渤之氣。乘艘泛海。會怒浪稽天。檣櫓盡折。師誓曰。若得命必爲沙門。頃覺神物助拯。達於海堧。遂走登州永福。投心庵薙落。捍勞嚙蘗。脇不霑席者三載。天啓丁卯冬。圓具。因僧懷林指參雲門湛祖。反越。寓蒿峯庵。父母大會親族。閉師一室。命其婦哀訴。持利刃以自盡。師瞑坐候至昧爽。破戶逃去。聞瑞老和尚繼席顯聖。卽摳衣往謁。瑞曰。汝曾作甚工夫來。師曰。常靜坐以心經色空義印之。覺有合耳。瑞叱曰。此是塵勞暫息。秖如石女唱山歌。你作麽生會。師惶窘。拜求開示。力究話頭。明冬。依瑞赴延慶結制。一日。疑情猛

發、寢食渾忘。瑞問、阿那箇是你自己。師擬對。瑞驀頭打曰、者鈍漢。師於棒下有省。越七日、聞鐘聲、遂大豁然。瑞見、遽曰、且喜歷然鼻孔扭脫了也。師問、如何是差別智。瑞曰、今朝十月一、你又作麼生。師曰、明日向和尚道。瑞頷之。嗣是咨詢堂奧、領晰玄微。復過育王、謁密雲和尚、問、有眼不觀睛時如何。雲拈棒。師曰、勘破者老漢了也。拂衣便行。癸酉省瑞於戒珠時、擢師爲參頭。一衆稱賞。後瑞閱師示衆法語、笑曰、吾家一獅子兒也。卽書源流、并衣拂付之。師拜受。於崇禎丙子、循吏部邢淇瞻之請、出住梅山。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幾番親遭惡毒、今朝伐鼓鳴冤。莫道自陳漏逗、只要現前共曉。信手拈來、端申供養湖州弁山龍華堂上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參頭白椎竟。師曰、說甚第一第二、直得舒卷不落功勳、來去了無變易。無變易處、遍界難遮。絕功勳時、隨緣放曠。所以山僧平昔敲風打雨、嘯月呵雲。虛空背上、倒跨橫騎。煩惱場中、七橫八縱。今日邢檀越力請山僧陞座、舉揚那邊更那邊一著子、到者裏口門狹窄、也只得攤身下座。設有箇多觜阿師出來道、和尚恁麼爲人、可不辜負現前大衆。山僧也不別轉機輪、亦不斬新條令。但向他道、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還會麼。會得底、通身受用。不會底、鐵壁銀牆。西堂問、舊時梅子懷深意、今日重馨請舉揚。師曰、嚼者知酸。曰、未審幾人獲福。師曰、前三三、後三三。曰、若不窮源底、焉知水脈長。師曰、闍黎也須承當始得。

上堂。杖頭鐵印、用處無文。麈尾金椎、擊時逸格。不屬效顰、寧容依倚。所以大力量底、自能眉間日月、足下風雲。主立聲前、機垂物外。且道卽今誰任其事。遂竪拂子曰、欲識箇中玄、急須高著眼。僧問、世尊夜覩明星、引得諸人眼花不少。今日和尚作麼生相爲。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曰、與麼則錦上更添花。師曰、早隨山僧脚下轉。

元旦、上堂。年新月新日又新、家家戶戶拜新正。大都逐令隨

時去、誰信相逢是舊人。驀竪拂子曰、且道者箇、是新是舊。陸亘不重分明句、烏用南泉王老師。僧問、佛法有無卽不問、如何是祝聖酬恩一句。師曰、水碧山青。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大家齊唱太平歌。師曰、乘虛接響。問、月明簾外、古鏡臺前、如何是奉重一句。師曰、當頭莫被他瞞昧。曰、恁麼則齊聲唱和去也。師曰、賓主相逢不是渠。曰、不涉新舊一句、又作麼生。師便喝。曰、當陽擲出無多子、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好與三十棒。

上堂、歷歷神鋒挂眼、明明寶鏡懸眉。變現六臂三頭、宛轉四方八面。直得三乘膽喪、十地魂驚。若非特達英流、對面如盲似啞。是以過量者、千斤不覺重、赤手不知輕。水底播紅塵、雲間翻白浪。且道得何憑仗。遂拍案以兩手作修羅勢曰、還委悉麼。不怕拔肺抽腸、纔見出心露膽。

上堂、擧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此問太遠生。梅曰、西來無意。低聲低聲。僧擧似鹽官者、擔枷帶杻漢。官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爲他閒事長無明。玄沙聞曰、鹽官是作家。逢人且說三分話。雪竇曰、三箇也得、未可全拋一片心。大衆、你看者隊老漢、大似普州人事、不顧傍觀。今日梅山與他分判。且道還有優劣也無。遂拈拂子打圓相曰、五里一箇墩、十里一箇舖。擲拂子下座。

大士誕日、解制上堂、揮拂子曰、會麼。方圓無竅穴、活潑絕稜層。去住了無蹤、興繁離向背者裏會得、全身便是大悲王。可謂示現受生、隨緣自在。爭奈你等不識自己光明、無繩求縛、纔聞結也、箇箇蹙額攢眉、見說解也、擬欲東行西去。雖然、作止依時、未免隨人啓閉。今日布袋頭開、一發與你通箇情致。遂擊拂子曰、松悲連日雨、竹笑一天晴。

示衆、風寒羞露面、日暖愛抽衣。法爾皆如是、知君到不疑。山僧也肯你一半。只如凍雲不嫌自在、流水不怕忙生、卻又如何。山僧亦肯他一半。諸昆仲、你道還有全肯底麼。時有僧出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師曰、效顰不是良家女。

示衆、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

惺是亂想。惺惺非大小。永嘉說得盛水不漏。箇點將來。猶在根塵裏作活。秖如父母未生以前。喚甚麼作惺惺。喚甚麼作寂寂。到者裏竝無毫髮相加。你等擬向何處磨唇礪齒。還知麼。泥牛吼破千溪月。鐵馬平呑四野雲。僧問。梅山正令已行。本覺還期將竣。未審幾人及第。師曰。左山頭高右山頭低。曰。承誰恩力。師曰。一雙蠟燭兩行紅。曰。與麼則人人鼻孔遼天。箇箇脚跟站地。師曰。香烟透處通霄漢。曰。不遇鍾期那得知。師曰。放汝三十棒。

示衆。魚遊陸地。鳥宿波心。鳳舞雲間。龍飛天外。且道明甚麼邊事。遂竪拂子曰。見麼。釋迦老子隻手指天。隻手指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正是者箇時候。子眞先生向此山淸隱。亦是者箇時候。所以有時稱爲奇特。有時道箇平常。要伊打破重關。方是到家田地。今日檀信請山僧舉揚箇事。便把箇世尊指底。子眞隱底。山僧道底。諸公聽底。捏作一團。撒向當前。諸公作麼生分析。若分析得開。團捏得聚。與三世諸佛把手竝行。其或未能。山僧自道去也。揮拂子曰。是處山頭皆有土。何方水面不生紋。

解制小參。昨夜笠子生花。今朝草鞋蹺跳。慌忙去問文殊。未知主何吉兆。不期撞著普賢。他便破顏大笑。我道他失威儀。他道我儂顚倒。及乎問著其間。原來一期已到。大衆且道臨行囑別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晴天休著屐。雨至莫閒游。僧問。如何是法身說法。師曰。半夜嶺頭風月曉。曰。如何是報身說法。師曰。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化身說法。師曰。三長兩短。曰。三身說法蒙師指。四智全收事若何。師便喝。問。供養諸聖。不如供一無心道人。如何是無心處。師曰。三尺冰河連底凍。曰。財法二施。是同是別。師曰。瓶花不逐四時新。問。如何是有句。師曰。烏龜生子。曰。如何是無句。師曰。石女亡爺。曰。有無不立又作麼生。師便打。問。如何是得力處。師曰。千斤不覺重。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莫妄想。曰。不出世又如何。師曰。死水裏浸殺。問。門裏出身易。意旨如何。師曰。眉毛

不帶眼。曰、爲甚麼身裏出門難。師曰、鼻子在唇邊。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三人擡不動。曰、莫者便是麼。師曰、八箇夜叉扛。問、世尊放光現瑞、智境全彰。秖如未放光前、智境在甚麼處。師曰、瞎。曰、還有分明者麼。師曰、米貴柴荒。

天台護國眠石淨蘊禪師。舒州懷寧潘氏子。別號嘯雲。遊方、參博山天童、俱獲契證。後復參弁山瑞老和尙。一日問答罷。山曰、子猶滯功勳在。師疑悶不自安、忽聞雷震、乃大悟曰、信知悟後、須得作家煅煉。誠然。尋受山記莂於崇禎己卯冬、出住。上堂、拈香、白椎竟。師曰、者磬上座大似强與安名了也。更欲山僧指註、豈非枝蔓上重增枝蔓、然既難以獲辭、只得聊通線道。豎拂子曰、者箇取捨不得、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如吹毛劍。近之則燎卻面門、觸之則喪卻身命、恁麼舉揚、固是沒陰陽地上、左擊右敲。亦乃十字街頭、七横八縱。喚作傳佛心印得麼。喚作第一義諦得麼。喚作有法可說得麼。直饒釋迦維摩到此、只得掩室杜辭。畢竟開堂護國一句、如何指陳。揮拂子曰、一段眞風盈法界、萬民齊唱太平歌。僧問、三千年前卽不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與麼則人天六道、皆蒙益、現前聞見悉霑恩。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曰、當年帝主臨法座。今朝四衆擁猊床、是同是別。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　上堂。僧問、正法眼藏、請師露布。師曰、瑞氣滿精藍。曰、秖如涅槃妙心、又作麼生指示。師曰、祥雲捧日。曰、覿面無回互、拈來總自繇。師卓拄杖曰、大家高著眼、切勿逐聲飄。乃曰、一問一答、全露佛祖眞機。設若滯句承言、不免當陽錯過。河邊受渴、飯裏躭饑。眞藥現前、自不能識。秖如適來道箇祥雲捧日、意作麼生。者裏洞明落處、徹見根源。不惟汝等己事了辦、亦信護國爲人事畢。横拈拄杖曰、會麼、兩手分付無餘影、秖要當機著眼親。復卓拄杖、下座。　台

城衆檀信請上堂。師陞座。良久曰。會麼。拂子踍跳上天。搕著帝釋鼻孔。拄杖横衝下地。擊破閻王腦門。驚起虛空笑呵呵。萬象森羅絕籠絡。諸仁者直須者裏會去。始知從上諸聖及大地衆生。總在裏許。放開時。觸處縱横。收來時。歛跡自在。所以諸公出城郭。過青谿。入山中聞法要。一切時中曾無欠少。還信得及麼。拍香几曰。雖然官不容鍼。也要私通車馬。

請上堂。世尊拈花。勾賊破家。迦葉微笑。七穿八簸。達磨面壁。自成鈍置。神光作禮。自倒自起。乃至洞山正偏。臨濟料揀。雲門三句。潙仰圓相。法眼六義。雖皆是敵國家財。據護國簡點。總爲滯貨。諸禪德還甘麼。莫謂山僧向曲彔床上。唯據己見。呵叱佛祖。畢竟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太平不重干戈。世那許干戈混太平。僧問。臨濟門庭卽不問。洞上家風事若何。師曰。凍日當空明灼灼。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阿爺教子打鞦韆。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月朗風清無麗色。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三脚驢兒上天台。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左之右之渾無忌。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泥牛吼破月庭沉。曰。正偏五位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台舞步笑呵呵。曰。與麼則肘後靈符光燦爛。抑揚縱奪任施爲。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問。爐韛重開。如何是煆凡成聖一句。師曰。九龍攢佛窟。曰。凡聖同源無異路。古今一致盡皆然。師曰。十鳳宿仙池。僧禮拜。曰。霞峯殿後祥雲繞。雙塔門前聖跡標。師曰。頭頭顯現自誠明。

臘八上堂。師揮拂子曰。八字打開。當陽獨露。且道是第一義。是第二義。向者裏緇素分明。大家齊成佛道了也。是何時節。有此奇特。今乃世尊成道之期。所以拂子忍俊不禁。盡情拈出。當知者裏淨躶躶。絕思唯。赤灑灑。沒可把攝。沙界於毫端。融古今於當處。頭頭顯現。物物明彰。則且置。秪如超佛越祖一句。又作麼生。虛空時撫掌。萬象笑呵呵。僧問。八字打開卽不問。如何是當陽獨露。師曰。拂子縱横不是塵。曰。如何是借功明位。師曰。波濤歸

大埜。曰。如何是借位明功。師曰。青山帶白雲。曰。如何是借借不借借。師曰。木童解笑非唇吻。曰。如何是全超不借借。師曰。月落潭空影不留。曰。四借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三脚驢兒逐隊行。

上堂。師拈拂子曰。八面玲瓏。直如當臺寶鏡。有越格超羣者。請出激揚看。僧問。門頭戸底。卽不問。吾師密句請宣揚。師曰。泥牛眠海底。曰。與麼則凜凜朔風來天外。迸出紅輪照大千。師曰。知機有幾人。乃曰。大道無向背。至理絕離微。聖諦廓然。階級不落。言思莫及。棒喝非親。問訊燒香。早成多事。舉今驗古。開眼尿床。所以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達磨西來意作麼生。舉拂子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小參。僧問。達磨西來卽不問。世尊拈花意若何。師曰。當陽抛出絕遮詮。曰。棒喝交馳。與君臣玄要。是同是別。師曰。杲日麗天。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不涉有無二途。汝試道看。僧拜曰。分明箇裏無多子。師打曰。切莫草草。乃曰。問話且置。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談著一字。達磨冷坐九載。直得聲震五天。棒喝交馳。不是無語。君臣玄要。本非名言。道有也通身泯跡。道無也遍界難藏。所以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作麼生是不屬背觸一句。急須拶透。始得。卓拄杖下座。

小參。舉德山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丹霞道。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師曰。二老與麼舉示。若論直指。爲人猶欠悟在。護國則不然。我宗超今古。不屬有無間。當機能覿面。木馬逐風還。大衆。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卓拄杖下座。

小參。門前雙塔。常放舍利之光。殿後萬松。每和春濤之韻。父子固以功齊。君臣於焉道合。秖如古德道。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免得二過。時有僧出禮拜歸位。師曰。未免要喫棒在。良久復曰。欲識其中旨。生佛絕形名。

小參。紫霞峯蹲跳。桃源水逆流。驚起天台杖。撞破虛空頭。寒山拾得。無處容足。五

百羅漢，笑而復憂。且道憂箇甚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僧問，如何是主。師曰，端居寶殿中。曰，如何是賓。師曰，汝是行脚僧。曰，一任縱橫去也。師曰，且照顧脚下。僧喝。師打出。問，別傳的旨，重重示，護國家風乞一言。師曰，參差松竹蔭清堦。曰，與昔國師，有同別否。師曰，重疊峯巒凌碧漢。曰，洞山五位旨，請師一句宣。師曰，天高地厚。僧禮拜。師曰，汝還知君意麼。曰，請和尚尊重。師靠拄杖曰，且放過著。　臘八小參。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時逢臘八，夜覩明星。復高聲曰，釋迦文佛來也，且道來為何事。乃言今是成道之辰。未安者令安，未得者令得。虛空萬象，大地衆生，一時成佛已竟。成佛且止，汝等還見釋迦老子面目也未。驀喝一喝曰，切忌錯認。僧問，世尊始成道，末後復拈花。還是一衆同得，為復迦葉獨得。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和尚家風，又作麼生。師曰，日輪當午照，金鷄語更洪。　示衆。師曰，拈起如意，紫霞峯色笑呵呵。放下拄杖，桃源洞口言默默。不拈不放，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三台飛白淚，五聖唱囉嗹。復舉趙州喫茶公案。乃曰，今日若有人問，護國趙州，意作麼生。亦向道，喫茶去。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謂同，趙州不是護國。若謂別，卻又總道箇喫茶去。者裏緇素分明，不惟相契護國，亦乃親見趙州。如或未然，直須放下諸緣，將此一語，作箇話頭，不顧危亡，朝參夕究。倏爾揭開頂門正眼，徹見自己元辰。則知佛祖巴鼻，聖凡機用，本無二致。豈不快哉。驀拈拂子擊案曰，有會得的，出來道看。士問，檀信設供，求出生死。秖如喫茶，還出得生死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生死，速道。士走數步，轉身曰，花開處處香。師曰，猶隔一重在。　示衆。開鑿人天眼目，提持佛祖正令。本分宗師，隨緣施設。以故趙州住院，不盈二十衆。汾陽出世，秖有六七人。只貴當家苗裔，紹隆佛種。豈在院子大小，人衆多寡，定其優劣耶。山僧住院以來，常思趙州枯槁之風，亦懷高峯死關之願。但有箇要緊句子，未

曾道破。莫是饑來喫飯．倦來打眠麼。莫是一動一靜．一問一答麼。莫是三玄三要．五位正偏麼。若恁麼．未識要緊句在。試聽一偈。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擲拂子．下座。僧問．天台一萬八千丈．逈出雲霄意若何。師曰．五目莫能覩。曰．吾師居此．又作麼生賞鑑。師曰．獨步孤峯頂．常嘯白雲中。　示衆。豎如意曰．會麼。者裏有縱有奪．有正有偏。復擊案曰．且道者是縱耶．是奪耶．是正耶．是偏耶。若緇素得出．許汝具參方眼。其或未然．是汝諸人自成鈍置。他日閻老打筭飯錢．將何支遣。直須趁此身強力健．討箇倒斷。莫待臨渴掘井．措手不及。珍重。僧問．五位正偏卽不問．五位王子意如何。師擊案曰．你道是那一位。曰．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天生骨格自然尊。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一片精忠恆不昧。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守盡寒炎始遂心。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威風巖八極．到處自堂堂。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九五深居人莫識。曰．王子旣承師指示．當陽意旨又如何。師曰．何得節外生枝。　元宵示衆。天上月圓．人間燈節。光光相映．物物增色。今宵不意雨淋漓．逼塞虛空無線穴。秖如光影俱忘一句．如何指陳。良久曰．照盡碧潭空．泥牛奔大澤。僧問．人間燈．天上月．爲甚今宵光不露。師曰．雨水不相饒。曰．眞光無斷滅．畢竟藏向何處。師曰．露也。僧禮拜。師便起身歸方丈。

虔州崆峒不溢淨滿禪師。儀眞管氏子。出家投華山薙落。首參弁山瑞和尙．看拖死屍話。疑悶無所措．復遍遊兩浙。値山赴天台護國．師再謁圓具。一日．山呼茶．師擎茶至。山曰．擎茶者誰。師曰．某甲。山指花瓶曰．他爲甚不擎茶。師曰．他無情。山曰．無情尙能說法．豈況擎茶乎。師曰．某總不聞。山掌曰．者無情露柱。師纔禮拜．山曰．囫。露柱倒也。便抽身入丈室。師從此契悟。後侍山還贛之崆峒。崇禎庚辰．山陞主洪都百丈．遂以拄杖僧

伽黎付師繼席。師奉命陞座。引袈裟示衆曰。此乃諸佛傳來。人人有分。既人人有分。何用相傳。不因夜來隔。爭識海門秋。雖然。秖如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日落在滿上座手裏。且道披此衣。坐此座。如何作用。驀豎拂子曰。箇事從來不借人。胸襟流出始爲尊。撲面撲頭高著眼。知恩方解報深恩。正與麼時。如何是報恩一句。良久曰。功齊父子家風歛。道合君臣六國淸。山野自愧才踈德薄。行寡道微。秖可深雲絕壑。煨鐺度日。不意老人受建安王百丈之請。特命淨滿繼此法席。辭不獲已。只得勉力支持。以慰慈囑。所以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此二老。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不露形縱。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霑泥滓。仔細檢點。美則美矣。猶未盡善。且道崆峒又作麼生。卓拄杖曰。孤掌從來不成拍。三台須是大家催。僧問。釋迦不住劫。彌勒未生時。正恁麼時。請師速道。師曰。烏鷄踏雪衝陽燄。僧擬進。師打曰。過去久矣。拽拄杖。下座。　達磨祖像開光。師曰。春回覺地。一枝花秀於當時。雨灑禪林。五葉芳流於此日。今則崆峒一鋪功德。莊嚴成就。只欠點眼。故煩大衆。演妙法蓮華。作開光佛事。庶見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大衆既照十方。因甚又要開光。遂以紙燭點作∴字曰。薦。　示衆。本地風光。了無言說。垂慈利物。乃有多方。驀豎拂子曰。舉起也。頑石生光。放下也。太陽失色。秖如不舉不放。還有爲人處也無。直須洞徹威音外。始信冰輪不在壺。　室中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因緣。頌曰。未敷法座已宣揚。眨眼烏騅過大唐。若待白椎重露布。髑髏遍地血光洋。　舉經首以字不成。八字不是話。頌曰。以八俱非莫浪猜。無邊教海總難該。相逢若問何章句。掬狗三更吠月來。　舉女子出定因緣。頌曰。一朶海棠並蔕開。雙雙蛺蝶獨飛來。江南春色知多少。暖日和風滿樹臺。　舉達祖見梁武帝。因帝問。聖諦第一義。祖答。廓然無聖。因緣。頌曰。天衢

日揭圓機露。帝閣雲封曉色冥。收拾胡茄江上去。飄然一葦浪頭行。金鵬展翅兮。龍宮枯竭。玉兎回眸兮。鳥道清明。　舉石頭答藥山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話。頌曰。泥龍舞處風雲亂。石虎號時星斗沉。視聽截然聲色外。人間天上謾追尋。　舉德山托鉢歸方丈。雪峯擧似巖頭因緣。頌曰。石女吹簫引鳳凰。泥人暗拍奏宮商。落花不識風狂意。亂逐流鶯過短牆。三年活。好參詳。匱韞金烏海底藏。　舉趙州勘臺山婆子因緣。頌曰。野外林禽弄日輝。一聲高調一聲低。東君別有拂人意。吹落殘紅滿釣磯。　舉夢筆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筆曰不誑汝。僧曰莫便是麽。筆曰汝誑他因緣。頌曰。鐵笛初鳴大地秋。石尤風轉更添愁。纔生擬議如天遠。直下承當落二頭。　舉閩王延夢筆齋問曰。將得筆來也無。筆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問。山僧敢不通呈因緣。頌曰。織得迴文密密藏。不曾容易露春芳。逢人素展當陽看。換卻秋波一片光。　舉功勳五位頌。向曰。魏闕深深覷者難。身穿垢弊下諸藩。雲籠朕兆雖無露。到處冰清六月寒。　奉曰。妙契平常絶忮求。滿前花月爛舒眸。拳拳不背空王令。占斷白雲歸去休。　功曰。陋巷窮居一物無。始能出手佐皇圖。若將白字刋碑石。安得河清兎炭塗。　共功曰。人境雙忘力未全。虬龍須使出寒淵。從教攫霧拏雲去。到底何曾下九天。　功功曰。五眼六通俱莫測。玄途鳥道豈相逢。從來不犯巨靈手。粉碎華山千萬重。　舉元潔禪師侍奉本來母頌。即援筆和曰。奉重從他閭閣貧。白頭兒伴黑頭人。瞥然起見還成咎。忽爾忘情又背倫。無物可呈方是孝。有恩堪報豈爲親。萱堂自古風光別。日日花開不露春。　師因檀護及合山大衆恭請結冬。師以恙固辭。衆皆悲懇。遂允。於十月十五日上堂。至座前拈疏曰。此是空王密旨。檀衆殷情。山僧今日不敢隱瞞。仰煩維那。對衆宣白。宣畢。師指座曰。過去者。尚未離此。未來者。此處無虧。

教山僧坐在何處。良久曰、以水洗水、以空合空。當仁不讓、衲子家風。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不因天地而生、不借雨暘而旺。爇向爐中、端伸供養三世諸佛、當今皇王、文武官僚、十方檀越、以及傳洞山正宗第二十八世現住百丈本師瑞白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竪拂子曰、此事諸方盡向奇特作弊。殊不知羊質犬皮、披文爲豹。每日叱佛罵祖、衒賣己才、扯東拽西、牢籠後俊、縱饒見超眞俗、機貫古今。若到生死分中、全沒交涉。爭如山僧赤手空拳、閉門緘口。徑接上根、晏然無事。所以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今蒙衆檀以及合山衰請結制、事不獲已。只得對人天衆前漏逗一上。大衆、諸方今日結制說禪。崆峒即不然。今日解制放參、免伊向死水中作計。且道如何是活水。驀竪拂子曰、會麼。復揮曰、平生事業都完備、兩手分付爲我提。若以所提爲我法、不妨處處任施爲。咄咄、何所疑。野鳥叫寒枝、好箇歸家時。擲拂子、泊然而逝。師出世年餘。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載。嗣法門人智諳領衆建塔。藏師於本山五位峯前。

虔州崆峒謂斯淨教禪師。嗣弁山瑞老和尚。出住上堂。自別白雲窩、相將半載多。驀拈拄杖曰、見麼。磊磊落落、婆婆和和、有時爲道路。指東畫西、有時上孤峯。撐風捉月。且道即今事作麼生。復卓拄杖曰、依然立在孤峯上、畫斷天雲不放高。　上堂。四方八面、面面通風。千眼百頭、頭頭露采。有人向霞采未舒之際、鋒鋩未展以前摻入。始許橫拖拄杖、獨步大方。如或未然、山僧今日不免重舒手眼。再與諸昆頌出。八面玲瓏勢莫拘、一聲長嘯落清虛。優悠突出烟霞外。佛祖從來不識渠。召衆曰、佛祖既不識渠、且道渠的面目畢竟作麼形段。竪拂子曰、飛來南浦雨、半是西山雲。　小參。少林有一機、青山常與白雲齊。曹溪有一語、塡溝塞壑無知己。是以把住則了無涓滴、放行則在處通途。直饒一一分明、正是徐六擔板。須知把住中有放行。放行中有

把住。諸昆仲且道過此二途、如何是本分事。時有僧出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

師後示寂。闍維、同不溢滿和尚合塔、藏於寺首。

虔州興國獅子巖中也淨慈禪師、新安歙縣人、姓程氏。生萬曆壬寅。幼而穎異、厭薄塵勞。年二十四、禮銅陵靑蓮師出家。行業純一。越四載受具於金粟、因聞眼光落地、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頓起疑情、決志參方、崇禎辛未春、過姑蘇、參弁山瑞和尚於兜率園、纔見便請益父母未生前話。山與一掌。師遽有省、後見山開示一僧云、今時人秖認得箇昭昭靈靈、遂覺此語正中己病、心生憂疑、是秋從山之白雀山、忽問你未到徽州時、是那裏人。師擬答、山便打。一夜獨立佛殿前、聞燈花爆聲、驀然身相都亡、次日入室、通所悟、山理前問、師曰波斯夜半嚼寒冰。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斗柄回寅大地春。山叱出。癸酉、山在戒珠、上堂、師出問、一物無依的人、作麼生修證。山曰、秋樹梧桐老。師佇思。山痛打。師憤發、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因喫粥次、觸翻粥盌、使大悟。急趨方丈。山曰、敗軍之將來也、秋樹梧桐老、你作麼生會。師曰、當體赤條條、山曰、未在、師曰、隨緣閒應用、何處不逍遙。山頷之、自此當機不讓。一日、山問、黃昏雞報曉時如何。師曰、石虎入羊羣。山又問、有一人、大唐國裏不許安身、我蠻國中無容住足、意作麼生。師曰、當堂慵正坐、爭肯下階行。已而徧參諸方、道聲藉著。丙子、侍山隱於虔之南雲、深益玄奧、山遂手書法偈、囑以大事焉、繼復隨侍崆峒、時英儁駢臻、擢師爲第二座。每命激揚、罔不欽服、壬午、出住興國獅巖。甲申、赴文學奚損止毅山之請。乙酉、崆峒虛席、贛尹金公嚮師道行、特迎師主之。　檀護請陞座。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虎嘯風生、龍吟霧起。昨夜先春橋下、烈燄騰騰。鐵船峯頂、洪波滾滾。可憐盲龜跛鼈、東竄西奔、荊棘葛藤、號天叫地、獅子巖不忍坐視、奮迅哮吼一聲、頓爾浪靜烟消。

肅清寰宇。依舊山明水秀飛來。觀音聞見、歡喜無量。星夜命善財童子、齎供上巖。慈上座不敢藏諸己用。今日當陽拈出、普令一切衆生、知有此段奇特因緣。大衆可委悉麽。良久曰、一盂香積飯、三盞趙州茶。喫則憑君喫、切忌餃著沙。以拂子擊香臺、下座。

浴佛請陞座。士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九龍吐水事如何。師曰、今日天晴。曰、昔日世尊指陳、今朝師登法座。是同是別。師曰、莫將惡水潑山僧。曰、恁麽則泥牛飲盡波間月、木馬嘶乾海底雲去也。師噓兩噓。乃曰、今日天上人間、盡謂是釋迦老子誕生、都將惡水去潑他。世尊被人潑得沒奈何、走在香烟堆裏道、昨夜夜叉形、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穀山敢問世尊、只如夜叉形時、菩薩面在甚麽處。菩薩面時、夜叉形又在甚麽處。釋迦老子被此一問、直得無言可對、又走在諸人脇下去了。請現前諸公、各各向己躬下摸索看。若摸得著、不妨當衆露箇消息。若摸不著、孟夏漸熱、就摸著自己汗臭氣也好。卓拄杖。

臘八請陞座。師曰、昔世尊在雪山、夜半覩明星悟道。崆峒峯頂殘雪未消、昨夜天星耿耿、汝諸人打瞌睡去了、且置。秖如今朝青天白日、有眼皆見、還曾悟道也無。若道已悟、則孤負己靈。若道未悟、則辜負釋迦老子。可有不涉迷悟的麽。良久曰、昨宵天上明星現、今日晴空白日輝。因風借問諸禪學、覩日觀星箇是誰。喝一喝。

小參。烹凡煆聖、須遵作者鉗鎚。換骨脫胎、貴在自家猛利。苟能正眼豁開、直下十方坐斷。等閒垂一語、金聲玉振。發一機、動地驚天。所謂得處精明、用處峭拔。若是瞇瞇瞌瞌、恍恍惚惚、縱到驢年也未得徹頭在。然雖恁麽、畢竟全超今古、不涉有無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鐵船倒載西江月、玉笛橫吹四海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佛堂中草色鮮。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迦葉門頭機嶮峻。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一片光雲劈不開。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菊花柏子新香氣。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泥牛跨

跳上崆峒。僧禮拜師擲拄杖、下座。

小參。今朝仲冬初八、五龍湫底火發。燒碎鐵壁銀山、迸開無縫寶塔。突出無位眞人、凡聖一齊抹煞、嚇得楊岐三脚驢子倒退三千里、惶恐灘頭、遇著雪峯鼈鼻蛇、兩箇唧唧噥噥、忉忉怛怛。大衆且道說箇甚麼。參。

小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爛泥田肥、只好種晚豆早禾。沙土地瘠、唯堪栽蘿蔔青菜。江寬始見船能。路遠方知馬快。西伯善養老、致得夷齊。周公懼流言、親誅管蔡。慕堯舜之仁風、惡桀紂之行怪。且道是揀擇不揀擇、憎愛不憎愛。還有檢點得出者麼。若檢點得出、菊殘猶有傲霜枝。若檢點不出、荷盡已無擎雨蓋。復頌曰。麻裏有油麥裏有麪。拄杖一條、數珠一串。露柱走進燈籠、廚房倒騎佛殿。知不知、見不見。大用現前機閃電。昨宵一陣惡霜風、吹破芾蓬生鐵苫。

豁然上座請小參。烟烘陝府牛、爛煑子胡狗、旋烹趙州茶、久醞曹山酒。波羅蜜裏泥團、金剛屑作饅首。和盤托出熱如冰、普請大家齊動口。大衆且道如此妙供。承誰恩力、良久曰。一旦豁然貫通、始知自己本有、喝一喝。

小參。芾草藂中、麒麟嚼鐵。霜花林裏、鳥雀爭香。明得空劫已前、休向孤峯獨宿。曉了今時路上、莫於塵市閒遊。必須通宗通途、透頂透底。穿衣不挂寸絲、道火不燒著口。恁麼中不恁麼、丹桂飄飄三月發。不恁麼中卻恁麼、夭桃灼灼九秋開。雖然如是。且全超空有、不墮尊貴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自古上賢猶錯會、造次凡流爭得明。

小參。今朝臘月初一、凜凜霜風惡極。凍碎毘盧頂顊、吹轉衲僧巴鼻。麻三斤、卓豎寒毛。乾屎橛、通身汗出。張三倒戴鐵紗冠、李四橫穿紙木屐。有時向高高峯頂打轣轆、有時向深深海底恣遊戲。娑竭龍王見了、無量歡喜。帝釋天子聞知怒發、向白日靑天轟箇霹靂、驚得睦州陳蒲鞋、徹骨徹髓、慌忙道箇現成公案、放你三十。大衆、正恁麼時、還委悉麼。日輪當午黑漫漫、塞壑塡溝人不識。

小參。今朝臘月五、用處超今古。拈

起黃金鎚。打碎白玉鼓。銅盔鐵帚解翻身。土塊枯椿齊作舞。知不知。太莽鹵。未曾透過祖師關。莫亂商量主中主。大衆要見主中主麼。遂以拂子打圓相曰。瞎。舉雲門大師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曰。大小雲門。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大衆。看看。鉢盂撞進酆都城裏。撲落東嶽聖帝平天冠。註錄判官心驚膽戰。跑向寶蓋峯頭。高聲大叫曰。今乃衆僧秉受具戒之期。素德比丘賣卻衣單。辦供請法。儞反脫空謾人。聲未絕。被山僧劈脊一捧。打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卻忍痛鑽進鉢盂裏去。諸大德還見麼。若見。掇取鉢盂來。不見。尋常將甚麼喫飯。喝一喝。　小參。師竪拂子曰。佛覩明星成道。日法雲居士求開示。圓通戸牖潑天開。普請大家齊悟入。喝一喝。擲下拂子曰。看脚下。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九龍吐水金盆小。曰。如何是朝生。師曰。雙鳳調羹玉鼎寬。曰。如何是末生。師曰。午夜風吹細柳營。曰。如何是化生。師曰。箭穿紅日影。曰。如何是內生。師曰。霜鎖禁庭深。僧禮拜。師拈拄杖。下座。　元旦小參。師拈如意曰。舊年臘月三十。山深谷冷。霧重霜濃。今歲新正初一。風和日暖。柳笑梅欣。崆峒山裏。事事如意。老和尚起居康健。精神倍常。嬾去撥火挑灰。輥毬托鉢。閑時或向仙人崖。坐看雲流水逝。鶴唳猿啼。或登寶蓋峯。拈禪版東敲西唱。手舞足蹈。不知其所以然。快活如意。諸兄弟箇箇英華朗發。浩氣彌空。不須呼渠倒刹竿。而預知向上。寧待牕前齩破指。以辜負同參。可謂師資天然合道。伯仲迭奏塤篪。俊哉如意。衆兄弟。慈上座新年頭恁麼舉揚。還委悉麼。若作佛法商量。呵呵大笑曰。好如意。若作世諦流布。呵呵大笑曰。好如意。驀竪如意曰。用處不換機。且道喚作甚麼。悅衆書記齊曰。好箇如意。師曰。如意如意。大笑下座。（保崆峒秉拂語）　示衆。舉德山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曰。你是那

裏人。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曰、德山雖則肘後懸符、縱擒自在、要且陣脚不穩。者僧雖然奮勇當先、危亡不顧、惜無先見之機。當時待伊道今夜不答話、便與掀倒禪床。縱然德山有通天作用、直敎冰消瓦解。

示衆。舉德山托鉢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因緣。師曰、大小雪峯、可惜龍頭蛇尾、致令家反宅亂。當時待伊低頭歸方丈、何不以手撫背曰、者老漢、做賊人心虛。不唯使父兄作伎倆不成、抑兇後代老宿枉向末後句搖唇鼓舌。諸人要識末後句麼。良久曰、星沉水底光千點、鴈過空中字幾行。

示衆。舉保壽開堂日、纔上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曰、恁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曰、三聖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保壽棒頭直截、要且令行一半。若是正令全提、三聖也須喫棒。何故。不斬蕭何律不行。

示衆。舉巖頭一日作渡子、因一婆抱一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頭乃吐舌。師曰、者婆子抱贓叫屈、著甚來繇。巖公令雖行、可惜猫頭鼠尾、當時待伊道者箇也不消得、更與一橈、兇使向者裏著倒。所謂殺人須見血、做鬼也光鮮。

晚參。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師曰、衆中有道、庵主未在婆子作家。恁麼抑揚、只見錐頭利。殊不知婆子不知庵主受用處、庵主不知婆子作用處。一隊訝郎當、各與三十棒。何故。獅巖門下、賞罰分明。

師問豁然曰、豁然貫通、無所不曉。眠牛石爲甚被風吹作兩塊。僧擬議。師便打。

普請次、維那曰、東單挑稻、西單挑柴。師曰、不東不西底人作箇甚麼。衆下語不契。師代曰、淸宵慵翫月、白晝豈觀花。

僧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相、爲甚麼却被生之所流。師曰、主山高、案山低。

曹自悅問。一念不起時如何。師曰。龜毛索子長。問。萬念紛紜時如何。師曰。水上泛葫蘆。僧問。如何是入就。師曰。雷鳴蕉葉發。鳥囀杏花香。曰。如何是出就。師曰。兔亡烹走狗。鳥盡良弓藏。僧問。如何是向。師曰。葵花仰面。曰。如何是奉。師曰。荷葉低頭。曰。如何是功。師曰。木童打鼓。曰。如何是共功。師曰。月冷霜寒。曰。如何是功功。師曰。珠沉玉碎。曰。如何是正偏兼帶。師曰。春夏秋冬。曰。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山高水遠。曰。謝師指示。師曰。白雲萬里。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有水皆含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無山不帶雲。曰。臨濟賓主。洞上君臣。是同是別。師曰。松濤滾滾來。石浪滔滔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七花八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眼橫鼻直。曰。七花八裂。意旨如何。師曰。鐵蛇鑽不入。僧佇思。師喝出。師神情俊爽。姿貌環瑋。聞善若渴。疾惡如仇。然任性率眞。初無矯飾。訓徒接物。俱用本分鉗鎚。雖氣壓諸方者。遇師鋒辨。則斂袵不敢措一辭。惜天薄其緣。偶於丙戌九月示微恙。時遭兵變。羽檄奔馳。鳳日眉鑑法姪迎候調治。師知化導緣畢。藥餌都捐。乃於十月廿五中夜。索筆示偈曰。世起刀兵劫。生靈實可傷。我今歸去來。浩月在滄浪。書畢。泊然而逝。門弟子智名等。塔師於鳳日之西。距三門二里。　明賜進士第資治大夫提督省直學政吉陽李陳玉謙庵撰碑。

湖州佛燈白巖淨博禪師。出家圓具。參弁山瑞和尚。經年。發明己躬下事。遂受心印。首住弁湖池。復遷主積善佛燈兩處。示衆。茗南佛燈。茗北積善。日照千山。雲摩霄漢。雨灑林坵。溪流白練。處處逢渠。曾無餘欠。正所謂竹籟松濤。露出金鍼玉線。諸仁者見不見。打破黃龍關。拗折石鞏箭。青草窩中深復深。黃霧堆頭離背面。拍案曰。會麼。佛燈朗耀正乾坤。萬派從茲歸積善。示衆。陽十日物萌新。萬象森羅暗帶春。惟有佛燈拄杖子。赤骨條條絕故新。涉水登山閒復閒。隱居溪畔覓知音。不知音。暖風陣陣歸南谷。鴻鴈雙雙帶雨聲。僧問。如

何是弁湖境。師曰、兩株古柏勝蒼龍、一對淸池如寶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杖峯頭擒虎豹、溪邊掬水探獰龍。　師示寂時有貫慈項上座參師甚久。後依佛川義和尚。於高峯主人公話、得徹法源。義遂手書法偈囑爲師嗣。語載義和尚章中。

古虞象田卽念淨現禪師。嗣寶壽石雨和尚。住後、於崇禎己卯冬、結制小參。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者般話也大奇特。山僧則不然。夜半摸得箇拂子、拈起也是拂子、放下也是拂子。拈起時乾坤陡暗、放下時海晏河淸。更有不拈不放底句子。諸人若知得、便可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且聽山僧處分。時有僧問、聞聲悟道、喚甚麼作道。師曰、君子惟愼口。曰、見色明心、將甚麼作心。師曰、山僧口唇未生白醭在。曰、觀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意旨、請師再舉。師曰、且道我舌頭在不在。僧擬進語。師便喝。　小參。三七從來二十一、若智若愚俱委悉、及問前三與後三、十箇五雙會不得。千七百則亦復然。拶未透時如鐵壁。朝鐵壁、暮鐵壁。二六時中無罅隙。人人不奈鐵壁何、誰知鐵壁好消息。好消息、識不識。遠山濃似佛頭靑、近水湛如僧眼碧。　小參。師舉拂子曰、大衆、拂子舉揚箇事了也。直得三世諸佛側立下風、歷代祖師亡唇結舌。只者拂子有如是威光、如是奇特。山僧初結制時、已曾舉拂子道、得魚忘筌、得兔忘罤、得意忘言。爭奈諸人不能直下薦去。乃不得已、還將拂子蓋覆殃及諸人、朝尋暮尋、橫尋豎尋。三七排遣、四七立香。及乎尋至五七日、有尋不得者、攢眉蹙額。有見些光影者、眼豁眉開。殊不知總不干拂子事、亦不干山僧事。卻是你諸人覷體錯過。而又五日一考工、七日一小參。挨拶得你諸人行也如拂子、住也如拂子。坐也如拂子、臥也如拂子。眼也如拂子、耳也如拂子。乃至心意識皆如拂子。因甚麼到

我室中問著便道不會。我道不會最親切。你又道不知。恁麼教我也沒奈何。又只得教你極力參取去。衆中如有知得拂子落處者。出來相見。僧問。拂子說法且置。如何是覿體一句。師曰。喚作拂子則觸。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師曰。無你問處。曰。第二句薦得可與人天爲師。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你問不著。曰。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曰。問著則不堪。曰。敢問吾師還是那句中薦得。師曰。你不會我意。曰。恁麼則拂子頭邊無限春也。師曰。閒言語。　示衆。挂鉢千山裏。霜空境寂寥。一心冰更冷。諸行已圓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諸仁者信有十分。則悟有十分。悟有十分。則行有十分。行有十分。則證有十分。所謂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直到脩證不立。人法兩忘。更進一步。便知海底飛紅塵。山頭翻白浪。僧問。海底飛紅塵。是阿誰境界。師曰。問在答處。曰。山頭翻白浪又作麼生。師曰。答在問處。曰。吾師恁麼話。慣賣死猫頭。師曰。一般冷色空山裏。霜葉雖紅不是春。　示衆。據座良久曰。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無壅塞。青山青。白雲白。白額尾巴焦。烏龜眼睛赤。好消息。明中坐舌頭。暗裏抽橫骨。還有知端的者麼。出來相見看。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生鐵如意被蟲蛀。曰。徹法源底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默時說。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曰。說時默。　晚參。六七工夫成底事。諸公不用重籌慮。千方百計總徒勞。但得心空方及第。山僧恁麼告報。如王髻珠。雙手分付。爲甚麼無人承當。得莫是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麼。莫是小見狐疑。轉急轉遲麼。莫是夙習濃厚蓋覆佛性麼。莫是現業流識違時失候麼。莫是家賊難防損失法財麼。莫是一曝十寒工夫間斷麼。須知總係自己。不干他人事。你若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何不剔起眉毛。直下覰破去。你若小見狐疑。轉急轉遲。何不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去。你若夙習濃厚蓋覆佛性。何不高提慧劍。斬斷

情根去。你若現業流識，違時失候。何不把住要津，不通凡聖去。你若家賊難防，損失法財。何不捉賊見贓，摟翻巢穴去。你若一曝十寒，工夫間斷，何不單刀直入。良久曰。後句還有續得者麼。衆擬下語。師起身便歸方丈。

師因高峯悟道機緣，比年各封已見，遂折中頌出。

瞎瞎無知水牯牛，頂門撲破展雙眸。當年枉向無中覓，到此方知總自繇。

劫外今時有宗旨，尊卑貴賤當知耳。驢前馬後認主公者，等何曾出生死。

撲落無物難思議，頭正尾正能有幾。若然死抱主人公，雖作閻王猶是鬼。

偏界無我偏界身，莫依己見妄疎親。須將猴子一刀斷，始見本來眞主人。

大休珠公一日洗面，忽觸石鞏因緣，得信入。然仍被趙州狗子欄卻活路。因示二偈。

石鞏一張弓，自射卻不解。架箭三十年，拗折始痛快。打殺趙州狗，爛醉曹山酒。莫道佛性無，一吐七八斗。僧問。向上轉處，可以穿天下人鼻孔。如何是轉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未現前，還有軌則也無。師曰。喫飯休言飽，休糧莫道饑。問。古人道。一縱一擒，一殺一活。有甚麼本據，用此等作略。師曰。後園蘿蔔大。問。難咬難嚼難見難透。節角誵訛處，請道一句。師曰。癡人面前不要說夢。問。機機相赴，句句相投。且從上來甚麼人合恁麼事。師曰。開眼莫尿床。問。聲前一句，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意。師曰。波斯嚼冰鐵。問。建法幢，立宗旨。向何處舉揚。師曰。牛字從頭起。問。定龍蛇，別緇素。在那裏施設。師曰。雷門布毒鼓。問。天不蓋，地不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問。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只饒不去不來，又作麼生。師曰。幾乎打破蔡州。問。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甚麼人底手段。師曰。丈二眉毛頷下生。問。斬釘截鐵，衲僧本分。無此作略，如何爲人。師曰。殺人不用刀。問。頂門具眼，肘後有符。不恁麼來，如何接待。師曰。漆桶不快。　僧問。但有佛法可商量，亦是韓獹逐塊。若無佛法可商量，猶如離宮失殿。如何得卻好一

句。師曰。舌頭百雜碎。曰。猶是胡餅裏討汁。師曰。血滴滴的。

越州蕭山道林離愚志禪師。本邑樓氏子。十四歲。投婺州剃染。遇禪客。教參四大敗壞。主人公落在甚麼處。久之。無所入。詣雲門聽湛祖說法。愈覺茫然。次參密雲和尚於金粟。問如何是佛。密曰。你是甚麼。師曰。狗子因甚無佛性。密拽杖趁出。曰。有佛性無佛性。干你自己甚麼事。受具後。復過雲門參瑞老和尚。教看無字話。經涉寒暑。有省。入方丈呈似。瑞曰。趙州意落在甚麼處。師曰。夜來鋪拜單。瑞曰。未在更道。師曰。正好禮拜。瑞曰。住住。秪如趙州勘破臺山婆子。意作麼生。師擬議。瑞乃叱退。師復移時力究。遂得釋。侍瑞創弁山龍華。值新歲上堂。師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瑞曰。有。師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瑞曰。穿紅著綠。橫街倒巷。師曰。恁麼則雪覆弁山峯不白。瑞曰。離愚當下絕消息。師於此。頓忘從前所有得心。便禮拜歸位。崇禎十三年。瑞念師見地明穩。行業眞純。遂付拄杖源流爲莂。師受囑。益自韜礪。嘗曰。人以此爲喜。我以此憂。斧子鈯。吾將利之。晧同兄鏡愚禪師誅茅道林。示衆。舉高峯道。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鶿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師曰。高峯大似和糠糶米。衆中莫有會得的麼。驀拈如意曰。煩者上座與你通箇消息。遂擊案一下。　示衆。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祇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答云無。祇者無字。你道是何意旨。衆語窒。師震聲曰。飯袋子。　示衆。此事如瓦師將黃泥燒瓦。而瓦純白色。且道黃從何去。白自何來。知落處者。試道看。衆擬對。師喝曰。問取東鄰王大伯。　示衆。師曰。盡各向本分上親切道一句來。時有僧答曰。燈燭輝煌。又僧敲桌兩下。師曰。盡屬驢前馬後。且畢竟作麼生。良久曰。直待案山點頭。方得灑落去在。會麼。衆無語。師拈拄杖叱

退。　示衆。古人道。佛法雖有。只是牙痛。我則不然。佛法雖無。正値牙痛。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有時叫天叫地叫阿爺。阿爺如刹竿頭旛。被風吹時。胡盧胡盧。且道是甚麽。咄。　示衆。舉廬山道詮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詮答。牀窄先臥。粥稀後坐。師曰。古人如此答話。直捷固是直捷。亦未免引人向先後裏作解會。今日忽有問道林。如何是學人自己。祇向他道。熱時乘涼。寒時向火。且道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良久顧左右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示衆。師曰。雪白花烏雄雞一隻。隔年新鮮園子一盤。送與嫡親晚老子。雲鬢粧底癩頭娘。僧出問。更有甚麽分付。師曰。教他緩緩喫。曰。是何意旨。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曰。不會。師曰。天晴地下溼。雨落日頭出。　示衆。舉大龍山景如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便喝。曰。尊意如何。如曰。會麽。曰。不會。如又喝。師曰。且道喝處畢竟作麽生。良久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示衆。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卽今黃花翠竹。滿目鋪陳。且道般若眞如在甚麽處。良久顧衆曰。河裏失錢河裏漉。不煩久立。　示衆。舉德雲妙高峯話。乃曰。一念不生能覿體。直下依然雲萬里。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空戽夜塘水。　示衆。舉趙州佛性有無話。乃曰。東嶺數竿竹。西邊幾樹松。中間構茅屋。過夏好涼風。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野狐遯跡。曰。如何是探竿影草。師曰。和泥合水。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打。師問沙彌。汝年多少。曰。與水牯牛同庚。師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十七。師曰。仔細照顧牛卵子。師問定修曰。臨濟被黃檗三頓痛棒。你道他有喫棒分無喫棒分。修便與一摑。曰。有分無分。莫怪某甲觸忤好。師笑曰。你也學捋虎鬚。便起去。師問僧。簷前鵲噪。松頂風聲。是何意旨。曰。開門莫問閉門人。師曰。未在。更道。曰。十指端端齊著胸。師曰。三十年後徹去在。僧無語。師曰。

啞羊禪。戒性問。離卻動靜畢竟如何即得。師曰。擔火來。向汝道。性即是。偈曰。蒙師點破上頭關。擔火猶教落二三。觸處無非眞玅用。者囘絕不更加參。師曰。未在。性便出。順治癸巳夏。師入蕭邑。有神人護衛。現夢於僧俗。時城中皈依甚衆。師遂勸設放生會。凡水族毛羣。得全活者。實以萬萬計。師後於甲午季冬。示微疾。寓北關紫雲精舍。十六日沐浴告衆曰。後事皆託弁山鏡法兄。只候十八日半夜爲我報知。我當行矣。至時侍僧失報。師問曰。半夜也未。侍曰。過也。師即命焚香。端坐書偈曰。不出西關門。不入北關限。打破中間底。櫂且吾著。便擲筆而逝。世壽四十有八。法臘三十有四。門弟子奉靈骨。藏於道林兜率寺前普同祖塔。開山首位是也。

贛州鳳日山本珠玥禪師。參方依弁山瑞老和尙。苦究七載。一日瀑雨奔雷。師在樓凭牕。漠然不知者半晌。俄聞山上瀑水聲。豁然打徹。遂承瑞印記。出住鳳日。於崇禎壬午冬。結制陞座。乃曰。鳳日開場選佛。大家看取題目。不是五典笙簧。亦非三墳金玉。不用錦繡文章。不取琳瑯翰墨。不說菩提涅槃。不論禪定解脫。不拈曹洞正偏。不施臨濟棒喝。既總不恁麼。且道喚甚麼作題目。豎拂子曰。會麼。山僧素志千崖。把茆獨處。承諸昆不棄。來伴寂寥。兼因檀信。乘願啓請。爲衆說法。奈山僧口門窄。有則古語。不免舉似。應箇時節。龐居士道。十方同聚會。作麼作麼。箇箇學無爲。蒼天蒼天。此是選佛場。好片淨地。莫塗汚。心空及第歸。可惜許。落在第二。大衆。山僧舉已舉了。註已註破。還有機前領旨底麼。快出來相見。僧問。大開爐鞴。祖佛俱烹。還有不假煆煉者麼。師曰。闍黎非分外。曰。恁麼則今日三。明日四。師曰。鳳日山頭翻白浪。僧作禮曰。不知明月落誰家。師一喝。　陞座。師揮拂子曰。明歷歷。黑漆漆。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三世諸佛是他兒孫。大地衆生承渠恩力。今

日落在山僧手裏、要用便用、要歇便歇。良久曰、見麼。覷著則瞎卻你眼。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元旦、陞座。微陽始佈物華新、萬戶穪觴笑語頻。衲僧不用屠蘇飲、粲飯黃虀樂本眞。召衆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元旦爲始。四季十二月、以春正爲始。乾坤之內、宇宙之間、種種物類、以天地爲始。祇如天地未形、以何爲始。試道看。有僧呈坐具曰、莫是者箇麼。師曰、說話不應時。曰、三千里外去也。師曰、看脚下。維那出曰、鳳日頻舒天外彩、香煙獨露劫前機。師曰、明甚麼邊事。那以坐具打圓相。師曰、錯。那一喝。師曰、記取三十棒。問、家家慶歲日、處處樂堯天。祇如福國祚民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鳳日山頭雲靄靄。曰、陽囘一氣萬象齊新、如何是陽和一氣。師曰、雞公嶂下水潺潺。曰、簷前一滴沉沉漏、山下波濤浪拍天。師曰、且往雞公嶂來、再向汝道。擊拂子、下座。

　賴山主請陞座。師揮拂子曰、適來鐘鼓澎鎗、於今二俱寂靜。聲塵豁爾、元虛聞性湛然不動。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向者裏透徹根源、不妨塵勞中遊戲、聲色裏睡眠。終日見未嘗見、終日聞未嘗聞。所以古德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雖然如是、更須知向上一竅始得。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沉沉寂寂震乾坤。耳聽無如眼聽親。拈將胡餅三分汁、沒底甌中滿滿斟。僧問、拈椎妙用、聲震十方。當機一句、如何舉揚。師曰、琉璃殿上金雞叫。僧指香爐曰、香烟裊裊、穿卻釋迦鼻孔、又作麼生。師曰、碧玉樓前石犬嘷。曰、四衆咸聞、驚出木龍千萬。師曰、閒言語。解制陞座。一春鉢袋今朝解、拄杖橫肩挑日月。九夏安居在翌辰、蒲團放下蓋乾坤。住則從伊住、不得喫常住一勺水。滑滴霑唇、通身紅爛。去則任伊去、不得踏著國王一寸地。纖塵染足、頭破七分。更有箇不去不住。你等還識此人麼。良久曰、萬年雪徑行蹤滅、無影冰壺夜色深。　祈雨請陞座。師揮拂子曰、兩片唇皮緊不開、爲憐平地莫生堆。今朝久旱思甘雨、卻被

天公賺我來。雖然如是。拄杖子卻在山僧手裏。也須客聽主裁。秖如一雨無差。所見各異。天人見雨是珍寶。修羅見雨是刀鎗。世人見雨謂是水。且道衲僧見雨喚作甚麼。良久曰。往龍王前燒香作禮。為汝道破。師至龍王前。拈起香曰。會麼。若也會得。不敢喚你作龍王。若也不會。伏惟尚饗。拽拄杖便歸方丈。隨後雷雨大作。山主入室禮謝。曰謝和尚說法。天下都有雨了。師曰。莫塗汚山僧好。　示衆。茶葉伸青掌。山花啓笑顏。分明如不薦。蹉過好因緣。將知此事不在言句奇妙。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非言句。又要祖師西來作麼。諸公莫見山僧挂牌小參。便乃聚頭作想。做佛法商量。秖如尋常不挂牌。不開者兩片皮。道山僧不相為得麼。若然。不惟辜負山僧。亦乃辜負自己。從上佛祖出興。大似指路人。如同話月。拈椎豎拂。還同指月。若論眞月。總在諸人分上。不見道明禪師在大庾嶺頭。求能祖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師當下如貧得寶。如暗得燈。乃曰。吾在黃梅會中。枉用二十年工夫。復問。此外更有密意否。祖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吾與汝說。卽非密也。明禮謝而去。你看者裏。還著得道理知見麼。還有一毫奇特玄妙麼。為甚古人恁麼易。今人恁麼難。只為浮游自信不及。逐境飄流。所以動遭惑亂。須知祖師西來。但覓箇不受惑的人。衆中莫有不受惑的衲僧麼。出來也被山僧惑。不出來也被山僧惑。僧出問訊曰。大庾嶺頭某甲領去也。便行。師曰。蝦跳何曾出得斗。擊拂子下座。　示衆。靈明空廓。活卓無依。向之則背。親之則離。有言不是。無語亦非。雲封雪谷難為喻。月映蘆花類莫齊。搆不上底。墮身荊棘。東奔西馳。搆得上底。貪眠雪屋。忍凍躭饑。盡道迷時無悟。焉知悟處猶迷。秖如有佛不得住。無佛急走過。此人還有措足之地麼。喝一喝曰。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復舉維摩經中三十二大士各說不二法門。最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俱各說

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言。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師曰。好箇金粟如來。惜無衲僧氣槩。被者多口阿師靠倒。至今千古之下。要起起不得。當時若是山僧。待伊恁麼問。便與本分草料。縱使七佛之師。也須退身三步。亦免後人向默然處躲跟。衆中莫有傍不甘底麼。顧左右。擲拂子。下座。

示衆。棒打街頭石。敢當波斯國裏去商量。盲聾瘖瘂傳消息。漢語胡言滿大唐。衆中還有辨別得出底麼。如無。山僧再與翻譯一遍。以拂子打⊕相曰。寒來暑往。秋收冬藏。者裏會得。最直截。甚平常。洗面朝朝摸著鼻。肚饑日日把飯來喫。總然不會。山自高。水自長。眉毛端的在眼上。耳朶依俙在腦傍。和盤托出。誰肯承當。若遇明眼衲僧。驀面唾云。鳳日沒要緊。只管按牛頭喫草。向好肉剜瘡。山僧只得呵呵大笑道。三江人唱曲。有何妨。擊禪几。下座。

示衆。卓錐無地。未爲貧。錐也無。時快煞人。知音不在多開口。家醜難教說向君。雖然如是。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還知密移一步麼。頑石溪邊吼。青山水上行。示衆。盡十方世界。還有別底法麼。若有。拈取一毫頭來看。若無。爲甚麼頭頭蹉過。良久曰。雞公嶂走入齋堂。四金剛兩手無措。

瑞老和尚忌辰。拈香曰。去年三月十有九。於今籌室風雷吼。花梢玉兔趁金烏。百丈雄峯顚倒走。拾得語寒山。撤卻弊苕帚。還鄉一曲少人知。鳳日堂前垂隻手。昔雲門忌辰。巴陵以三轉語作供養。今日先師忌辰。且道將何奉獻。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建安王問。洞山得雲巖寶鏡三昧。以此荷法。卽應以此建立宗旨。何乃別立五位君臣。豈三昧不足以盡施張耶。師曰。露柱生兒越樣嬌。問。人飲水則知冷暖。爲甚柳眼垂青。桃腮呈笑。覿面不見。喚作瞎漢得麼。師曰。一字不加點。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曰。鳥語關關春晝吟。問。如何是不慮而知。師曰。和風蕩蕩柳條新。問。如何是仰之彌高。師曰。大雄峯。問。如何是鑽之

彌堅。師曰。祖師塔。問。如何是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師曰。嶺上白雲多。問。如何是夫子一貫。師曰。百丈山頭雲靄靄。問。如何是曾子一唯。師曰。七星橋下水泠泠。僧問。心光燄燄。如何得歇。師默然。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打曰。問得我口啞。僧問。一念未生已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烏龜上天。曰。未生前作麼生。師曰。待露柱開口與汝說。僧問。擊動庭前石鼓。沉沉聲震大千。甚麼人得聞。師曰。火爐子。曰。還許學人聞否。師曰。不許。曰。為甚麼不許。師曰。為你是學人。師生萬歷甲辰。於順治乙酉無疾而終。門弟子建塔本山方丈。太僕正卿陳玉李公撰碑。

越州曹山起元淨生禪師。蕭山俞氏子。幼習儒業。參弁山瑞老和尚。發明已躬。遂棄家落髮。隨侍崆峒。淘汰數載。承記莂。出住五臺碧山。次遷曹山。報恩請同參上堂。師引座曰。法道寥寥。正此時。大家出手共撐持。偶來臺北眠殘月。快覩江南第一枝。撲鼻香風彌化宇。爍清光燄照茆茨。不期萬古清涼界。碧玉山中產紫芝。大衆還會麼。不具超方眼。難逢出格奇。今我某兄和尚。逍遙物外。蒙垂訪於善財洞中。正與老曼殊把臂高談。忽被碧山覷見。直欲分香納彩。耀古騰今。然法大機小。難為湊泊。山野只得旁通一線。引玉拋甎。遂下座。示衆。碓觜開花。撲鼻香。芥根蘿蔔味尤長。火光三昧頻頻爇。撞著知音略舉揚。驀地道人飄一衲。劈頭相見打開場。驚天動地人爭看。且道當陽那箇強。強不強。擬心便覺亂乒乓。復舉明高帝在天界寺聞漁鼓聲。問僧曰。誰家飯僧耶。僧曰。無。帝曰。誰家酬願耶。僧曰。無。帝曰。若是都無。則宜寂寥面壁。參究本來。胡為口喃喃地。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任他千聖出頭也移易絲毫不得。時有僧問。如何是寂寥底意旨。師曰。動也動也。曰。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已落第二門頭。曰。如何是正智。師震威便喝。曰。如何是無明。師又喝。曰。正智與無

明、是同是別。師曰、長江水上波。　除夕、示衆。一輪紅、一輪白。晝夜循環無消息。舒花布彩示當人、衆中幾箇知恩德。悉不悉、一年好景今宵畢。大衆諸方分歲私宰泥牛。林峯除夕和盤托出。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伶俐衲子、不妨通箇消息。僧問、今日三十夜明朝是初一。不識新從何處來、舊從何處去。師曰、清香爇就黃檀木。曰、意旨如何。師曰、紅燭然承白柏油。　禪人七旬請示衆。一二三四五六七。春風吹水千層碧。七六五四三二一、寒潭浸月難尋覓。不吹不浸意如何。七十老人識不得。識不識、當陽作麽通消息。驀卓拄杖曰、重關擊碎通玄路。海屋添籌又一齡。　過兜率請示衆。本是龍巖舊衲翁。無心兜率示童蒙。相逢推上千尋壁。正令全提顯祖風。一搦一擡非造作。雙敲雙唱爲參同。知音方說知音話。不是知音笑我儂。且道笑箇甚麽。遂顧衆曰、父少而子老。舉世所不信。　僧問、須彌作舞意旨如何。師曰、此琴彈得妙。曰、不涉宮商如何聽得。師曰、賴遇知音。曰、畢竟如何。師曰、耳聽終難會、眼聞方得知。　居士問、如何得相應。師曰、居士喜超塵。曰、未在。師曰、貧道思還俗。曰、師何作此言。師曰、去你不會我語。士求示。師復曰、有意超塵便名還俗。知超非超俗亦非俗。心空境空境寂心寂。兩處脫粘好箇消息。　師往龍巖看病歸。僧問、病愈否。師曰、杲日當空。僧曰、病熱乎。師曰、又恁麽去也。　僧問、思善意如何。師曰、天晴日頭出。曰、思惡意如何。師曰、雨落地下溼。曰、善惡都莫思量又作麽生。師曰、林中閒道人隨緣皆自得。　問、思善得何福。師曰、三十棒。曰、思惡得何罪。師曰、三十棒。曰、善惡都不思量作麽生。師曰、三十棒。曰、爲甚麽一槩三十棒。師曰、直不藏曲。　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因緣。頌曰、拈起金蓮用得親。飲光反做敗家人。微笑無端輕賣弄。兒孫千載墮迷津。　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因緣。頌曰、無紋印子向空拋。鈍置靈山衆鳳毛。縱遇傍人來註破。者場傀儡怎甘消。　舉女子出定因

緣。頌曰高挽烏雲越樣粧，從來深鎖鬱金堂。任他出格丹青手，畫影圖形謾度量。　舉達磨祖命門人各言所得，末後慧可大師禮三拜，依位而立，祖云汝得吾髓。頌曰脣鎗舌劍逞英雄，得髓無言斷臂翁。謾信老胡多喝彩，雲中誰解看飛龍。　舉興化擯克賓因緣。頌曰東海龍宮浪潑天，南山白額自高眠。霎時倒嶽傾湫雨，帶水拖泥過別巔。　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祖令高提殺活全，通身手眼絕廉纖。當陽別出玄機妙訣，由來子不傳。　舉華嚴解脫長者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卽見。頌曰古木雲封暗吐馨，微風吹動鳥啼新，夜明簾外翻身轉，滿袖香花滿袖春。　舉趙州因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州繞禪床一匝曰轉藏竟，人回舉似婆，婆謂比來請轉全藏，爲甚祇轉半藏因緣。頌曰一自投桃便有心，瓊瑤相報尚嫌輕，針來線去知端的，月帶重輪兩處明。

越州寶泉素端淨道禪師，參方受香雪心印，韜養不事名華。後狥衆於順治辛卯出住寶泉。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植種於威音那畔，發榦於今世門頭，開花結果於上虞山頂。信手拈來奉供香雪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先師具足有老和尙，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趺座，上首白椎竟，師驀拈拂子曰，若是第一義，你等作麼生觀。拂一拂曰，旣登虞嶽巔，謾道娥江曲，玄風萬里來，到我淸涼屋。分明顯唱此宗猷，直下承當轉轆轆。露柱燈籠笑點頭，鐵蛇昨夜生於菟。喝一喝。　僧問回互當頭卽不問，紅爐猛燄事如何。師曰乾坤成一片。曰迸出紅爐金彈子，箇破諸人鐵面門。師曰切忌挑灰撥火。問弘開爐鞴，妙唱嘉猷，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寒雲冉冉細雨濛濛。曰人天畢集古殿重輝，還是法爾如然，因緣時至。師曰正好疑著。曰高提祖印正令當行，條令斬新，請師再決。師曰當軒寶鏡無私照。曰虞嶺峯頭擎日月，剡溪波底吸靑天。

師曰。閒言語。結椎。便下座。　結制上堂。揮拂子曰。未結制已前。灑灑落落。既結制已後。卓卓犖犖。打翻立地鎖枷。拈起落水麻索。一步緊一步。螺紋自結角。所以長慶七破蒲團。趙州二十年不雜用心。信知此事原非等閒人作。如今有種弄光影漢。錯認一知半解。縱饒脫得羽毛。猶滯鱗角。衆中可有威獰烜赫者麼。試出來寶泉手裏喫棒看。僧出纔禮拜。師曰。珍重。僧便喝。師曰。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曰。珍重。師曰。正好喫棒。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擬將斷貫索子。穿天下衲僧鼻孔。殊不知卻被天下衲僧勘破。今日寶泉重添註脚去也。十方同聚會。截鐵斬釘。箇箇學無爲。弄巧成拙。此是選佛場。討甚兔子。心空及第歸。紅爐片雪。衆中有不受爐鞴者。聞恁麼道。出來掀倒法座。喝散大衆。寶泉也許伊祇得一橛。有麼有麼。參頭問。垂絲千尺。卽不問。透網金鱗事若何。師曰。不須一點。曰。金鱗有翅沖霄漢。師曰。攫霧拏雲莫自欺。曰。恁麼則成龍去也。師曰。珍重赤稍頭。　上堂。霜凛寒威。萬木凋歸根得旨赤條條。鍊白沚邊閒露布。巵峯頂上鼓風濤。覿面全提底。自解項門具眼。脫體承當底。便見足下光騰。其或尙留觀聽。直須咬定牙關。竪起脊骨。畢竟要討螺文結角底消息。有朝覷破。始信諸佛法印。不從他得。大衆。祇如不從他得一句。作麼生道。昨夜金烏添瑞氣。今朝玉兔吐祥輝。僧問。銀燭吐青烟。金爐別有傳。且道別傳何物。師曰。拄杖常思破竈墮。曰。戶外寒風凛凛。林間翠竹猗猗。是何人境界。師曰。話墮也不識。曰。剡溪流碧水。孤月挂松梢。師曰。換卻你眼睛。　請上堂。維那白椎竟。師應聲曰。者裏是甚麼所在。更說第一第二。良久曰。舜水橫圍絕點塵。隨波逐浪出江濱。魚龍蟠處乾坤窄。八臂那吒笑轉新。大衆。還識恁麼舉揚也未。今日乃是本成庵主虔請山僧登此曲彔。要與諸人點出金剛正眼。直指末後全提。且道如何是全提一句。擊拂子曰。萬籟有心

聞不得，石人無耳卻知音。　上堂，即心即佛，鐵牛無骨。非心非佛，虛空峡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電光燒破狐狸窟。畢竟如何。大抵還他肌骨好，淡粧濃抹總相宜。僧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頭頂青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脚踏實地。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當陽莫把問來問。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石馬泥牛閒遊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老虎鮫大蟲，逢人休亂道。曰，與麼則法雨普施三千界，萬卉萌芽意更新。師曰，九天雲靜鶴飛高。　冬至上堂。好箇晴明佳節，大家慶賀歡悅。寶泉擊鼓陞堂，徧界徧空鬧熱。鬧熱處，眞直截。晷運推移劈箭機，日南長至轟缺列。如斯會得羣陰剝盡，冰河發燄。一陽纔復，枯木開花。脫或未然，普請大衆念道眞言。寒谷生春去也。唵嚕唎蘇嚕莎婆訶。便下座。　請上堂，豎拂子曰，若論者箇，非立妙，甚奇特，窮劫說不盡。當陽用無竭，轉天關，迴地軸，優鉢花開遍界春，菩提果熟馨香烈。且道歸根得旨一句，又作麼生。鐵笛一聲淸宇宙，野老謳歌和太平。　衆信請上堂，驀拈拄杖曰，豎起則乾坤旋轉，橫按則海嶽晏淸。或現神龍奮迅，或作獅子嚬呻。潛蹤泯跡，沙界縱橫。未發心者即便發心，未敬信者即便敬信，求福慧者永得福慧，求解脫者速令解脫。且道者箇妙用從甚處得來。良久曰，杲日當空，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又爭怪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古人道，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旣未生芽，現前卉木叢林向甚處得來。遂揮拂子曰，會麼。金烏舞，玉龍飛，霜花片片露眞機。擊禪儿，下座。　上堂，古德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寶泉則不然，即心即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畢竟如何即是。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急搖首。曰，不是不是。復點首曰，如是如是。　小參，結制已經一七，箇箇眉毛廝結，大地沒處藏身，虛空那容著楔。拶得無位眞人跨跳上三十三天，撞入兜率內宮，揚聲

大叫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別。驀顧左右曰、你等噇酒糟漢、可曾善別機宜也未。如無、山僧有箇休歇方子。盡情布施也。看看、拄杖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小參。豎拂子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在山僧拂子頭上現大人相、放大光明、施大法藥、要與諸人揭露本有。復打圓相曰、父母未生以前、孤迥迥、赤條條。父母既生以後、赤條條、孤迥迥。爭奈日往月來、不覺不知。瞥爾情生、智隔、便落染淨二途。是以撞著磕著、總被諸佛瞞過了也。歷代祖師瞞過了也。天下老和尚瞞過了也。今日寶泉老漢瞞過了也。若是英俊特達、一覷覷破。立見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裏坐。囦三七原來二十一。那管佛祖禪與道、拈來拋向海洋東。男兒既負沖天志、慣弄死蛇化活龍。卓拄杖、喝一喝。僧問、擒龍捉虎則不問、脫體風流事若何。師曰、青松增瑞色。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綠竹擺新稍。曰、秖如竿頭進步、又作麼生。師一喝。曰、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曰、閒話柄。

冬至小參。今朝冬至節、葭管飛灰熱、驚起鐵蒺藜、震得虛空裂。玉饌滿大千、飽享何休歇。節令有推遷、者箇無變滅。且道、如何是無變滅底意旨。乃舉如意曰、也無靈也無聖、祖祖相傳誰欠剩。也無垢也無淨、隨意摩尼是處映。也無巧也無拙、言外玄機休漏洩。既是玄機、爲甚麼不許漏洩。擊如意曰、格。

除夕小參。諸方送舊迎新、都解細切清風、薄劇明月、以作供養。寶泉者裏、無舊可送、無新可迎、也無玄妙佛法可說。只拈箇舊句子、供養大衆。驀揮拂子曰、終日騎牛不識牛、枉將辛苦外邊求。只消驀鼻牽來看、便是尋常者一頭。遂招衆曰、如何是者一頭。良久曰、雙角觸翻無影樹、撐天拄地幾時休。

小參。微風止、浪痕平、搖漾扁舟一葉輕。不歷藏山深廣澤、何緣稱意得鯤鯨。參玄士、瞥途程、莫遭點額在龍門。喝一喝曰、但知雲散長空後、便見江天霜月明。

普明戒德請小參。驀拈拄杖曰、見麼。卓一卓曰、聞麼。向者裏聞見分明、無染淨可分、

無持犯可觸。一任功德林中英風浩浩。菩提樹畔、慧日炎炎。說甚麽他非我是、上恭下敬、煩惱菩提慳貪解脫便可以佛法時時化導、眞機刻刻融通。如或未會更聽一偈。作善如登山造惡如入井。持戒如守城坐禪如磨鏡。萬般俱是假、惟有那靈聖。遂招衆曰、如何是那靈聖、皓月當空無障礙、白雲隨處得安閒。　示衆。嗟末法、惡時世衆生業重難調制。喝一喝曰、好調制、踢轉虛空眞活計。提起也七通八達、縱橫自如、放下也萬別千差。難存涓滴。不提不放、又且如何。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爲淡如上座封關。摸著向上關、直下超岐路。脫卻鶻臭衫、那邊都顯露、全身拶入裏頭看、密密堂堂無回互。拈封條曰、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從來冷暖自家知。　舉女子出定因緣、頌曰、西隣已富嫌難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百鳥不來花爛熳、好看潘閬倒騎驢。　舉德山托鉢因緣、頌曰、托鉢僧堂事已彰。低頭方丈更郎當、從來事起因叮囑、空惹行人說短長。　舉狗子佛性有無機緣。頌曰、大用全提、高低普應、性有性無、諦聽諦聽。陽春一曲貴知音、是處笙歌行正令。　舉世尊陞座默然因緣。頌曰、八十婆婆上綵樓、見人無語自含羞。朝來爲止兒啼哭、故把花枝插滿頭。　師於康熙甲辰夏示疾。至五月十五日聲氣朗然、神色明潤、衆謂師病已愈、師忽謂衆曰、我以十九日巳時去也。遂命催鼎新徒急歸。候至十九日巳時、乃喚淡如覺予曰、與我打鼓集衆、扶我入龕去。淡如曰。和尚未可去在。師痛叱、淡依教集衆。師入龕。說偈曰、六十餘年。談天論地。八苦交煎、別展良技、撲破空花。說甚眞諦。寂滅逍遙、聖賢難覷。如如而來。如如而去。偈畢、端然坐化。世壽六十三。僧臘三十八。嗣法門弟子智玄智裕智璣等、奉龕窆於本寺之右。

常州荆谿衍慶石鼓淨滋禪師。四明郭氏子。禮台之高明文心法師落髮。歷講肆有年。後稟具天童。値語風

師太策發、遂參弁山瑞老和尚。一日聞雨聲有省。乃遍謁名宿、探窮藏典。因思弁山極力爲人處、束裝再謁山於虔之崆峒山。見便問、那裏來。師曰、金陵。曰、鄱陽湖白浪滔天。汝作麽生過。師曰、不借東風力、輕帆漾碧湫。曰、章貢合流一句、又作麽生。師曰、綠水帶清波。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佛眼亦難窺。曰、如何是偏位中事。師曰、白雲鎖青山。山曰、天台山中半箇豸也。經歲、受印囑。出住上堂。春日晴、春風生。春水綠、春山青。靈光迥脫絕周遮、西來祖意甚分明。還會麽。不見古人道、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會與不會則且置、作麽生是超拔一句。玄關金鎖無囘互、足下無私向上行。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今朝解開布袋、放出一羣金毛獅子。或趨山林、或遊城市、或向魔宮。或入佛國。等閒哮吼一聲、直教魔佛潛蹤、衆獸腦裂。大衆、且道爲甚麽猶在跨下。喝一喝曰、翻身迸斷黃金索、始可全超白玉關。僧問、如何是菩提道。師曰、白雲飛度綠楊枝。問、如何是卽今之佛。師曰、何不禮拜。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風動樹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麽。師打曰、不向汝道。

示衆。擧金峯從志禪師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金峯雖具移腔別調底手段、尚無指蹤奪璧底機謀、終不免打作兩橛。老僧者裏則不然。二十年前有老婆心、饑飡渴飮。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渴飮饑飡。且道是同是別。　擧六祖因青原問、當何所務卽得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麽來。原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原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頌曰、菩殿重圍視聽難、古今何物可躋攀。雖然不著纖毫力、爭似閒雲過碧灘。　擧船子示夾山、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

莫藏身話。頌曰。羚羊挂角月沉西。木馬遊春駿不羈。來去悠悠無所得。不萌枝上野禽啼。　師後無疾坐逝。門弟子建塔。藏師於衍慶寺之陽。

越州。暨陽寶福九達淨達禪師。楚衡山劉姓。母夢紅日墜牀而生。年十四。出家南嶽。怙恃既喪。師痛悼不解。受業。示以父母未生話。誡曰。須努力確參。若會。即多生劬勞亦報。師稟命。二載聞童子誦經聲有省。遂謁瑞白和尙於崆峒。圓具。深蒙淘汰。後過寶壽。依石雨老人。機緣契合。得受心印。於順治戊子。出住。上堂。禹泉石上觀紅葉。流水光中眉黛切。一句無私語未終。山頭樵子歌聲悅。正偏兼帶。語默不涉。功位齊彰。陽春白雪。功位齊隱。眼中拔楔。若是知恩有地。雙尾狗子咬大蟲。三脚蝦蟆吞皓月。如或未然。新羅人遭賊。越州人喫跌。　檀信爲師祝壽。請上堂。山僧昔年在居民劉氏家賃得一間房子。又是七穿八穴。雖有六箇䆫門。朝不關。夜不閉。獼猴日日偸我果子。蛇鼠時時侵我財穀。東馳西奔。冷地看來。不唯住得不久。且無一時安樂。今日要與智者商量。如何得箇安樂法門。衆中有解商量者。請主人翁與你相見。不然。他老人家年高德重。起坐不遑。各自請便。　上堂。徹夜雨風狂。連朝佛事忙。情與無情同說法。衲僧眼底更郎當。無情說法。諸佛解聽。諸佛說法。有情得聞。有情說法。頑石點頭。枯木開花。若要那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猶大難在。何故。石睡竟忘雲作主。月然方識水爲賓。　上堂。春風裊裊樹生衣。入逕方知處世宜。柳綠花紅爭翫賞。融融旭日古招提。大衆會麽。此乃是示佛知見。如何是悟佛知見。良久喝一喝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埽湛祖塔。法叔三宜和尙請上堂。圓目問。有一句子。從上諸聖未曾道著。如何是未曾道著底句子。師曰。問取方丈和尙去。曰。日光普照。萬象無私。如何是無私底句。師曰。老兄問得甚分明。曰。祇如牙如劍樹。口似

血盆。如何是不犯鋒鋩底句。師曰。歸位著。曰。三句外。請師道一句看。師喝。曰。未在。更道。師便打。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師曰。好箇師子兒。曰。莫塗汚人好。師曰。又恁麼去也。柏子問。爲惜先師靈骨冷。人天衆會請師宣。師曰。若耶溪上雲。石傘峯前月。曰。他家自有通人愛。如何是雲門相見底事。師曰。山高雲作頂。曰。兩箇泥牛齊鬬額。作麼是先雲門意旨。師曰。不敢道破。曰。先師猶在。師曰。全賴證明。乃曰。雲行鳥道。來去潛蹤。且道是甚麼人行履。不見化山老人在此主持祖席。提挈方來。整叢林頹綱。救末世狂妄。所以湖海衲子。不敢亂喝輕揮。一箇箇研窮本參發明向上。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霜雪既降。木葉盡脫。達上座有拿雲攫霧手脚。也只得依例攀條。何故。自應著珍御。顧鑒何驚異。下座。　上堂。師驀拈拄杖曰。雲從龍。風從虎。拄杖縱橫不踰矩。八臂那吒入陣圖。雪峯毬打禾山鼓。復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撥轉雲頭。坐斷百城烟水。略通化外豁開千聖頂顊。若道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猶是功勳邊事。乃至獲二殊勝。亦是建化門頭。且道卽今又作麼生。笑看鶴舞松枝秀。喜見龍吟桂子香。　楊君祿護法祝壽祈嗣。請上堂。師曰。四十九年前。於中不曾道著一字。及乎今日。又無一字與人。不獲已。暫借大悲手眼。互相激揚。諸仁者。會麼。將錢買胡餅。放下原是饅頭。且道明甚麼邊事。衆皆默然。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珍重。　上堂。師默然。僧出。師曰。好箇消息。僧禮拜歸位。師曰。好箇消息。復擊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北瞿盧州打鼓。西牛賀州作舞。驀卓拄杖曰。五五二十五。　上堂。僧問。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似夜叉頭。是何意旨。師曰。人人解開布袋。曰。恁麼。放行則黃金失色。把住則瓦礫生光。不結不解。又作麼生。師曰。天音罕遇。曰。某甲深知和尚。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梅花笑語香。乃曰。適來問不解不結一句。你等作麼生會。驀豎拂子曰。知有此事。纔好趣向。

牆壁瓦礫好趣向、魔宮佛殿好趣向、日往月來好趣向。乃至雲騰鳥飛、風動塵起、山川林木、草芥人畜、好趣向。然雖如是、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喝一喝。　上堂。僧問、伶俐衲僧、入門便見、見箇甚麽。師曰、上座喫茶也未。曰、不達源頭水、焉知逆上流。師曰、步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乃曰、有一人從江東來、面畢竟朝西。有一人從江西來、面畢竟朝東。祇如無位眞人、畢竟是何面目。良久顧左右曰、蒼天蒼天。復曰、諸禪德向老僧哭聲裏薦得、頭正尾正。許伊踞曲彔牀、握斷拂子、埽空魔外。及盡今時、你若祇解鉢盂裏喫飯、東廁頭屙屎、水也消他一點不得。何故。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拖泥帶水入山來、覿面提伊有木獣。劈脊烏藤三十棒、教渠脫却老婆饠。　上堂。六度禪人、五年前在此山中打了幾日瞌睡、復回尖山掩關三載。然雖掩關而不守本分、鏤古人脚跟下骨髓。及乎撞著印首座、驀面一唾、直得眼睛裏火星迸出。今日到紫巖山裏、山僧要他自領三十拄杖。何故。若是家裏兒孫、只好說兩句家話、向拂子頭上說些佛法酸氣、直待碓觜生花、元宵上堂。燈者燈光、月者月色、燈月交輝、梅花映雪。忽憶曹山三墮、且道是伊是我、白牯黧奴、恰好恰好。冬至上堂。師豎拂子曰、此事誰人敢强爲、出高雲作頂。除非知有莫能知、地僻虎爲隣。分明月在梅花上、無底籃兒盛將歸。看到梅花早已遲、向甚麽處去了。若不是久蘊此山、難堪語默。所以道、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汝今得之、宜善保護。大衆、作麽生保護。良久曰、一九二九、窮漢不出手。擲拂子下座。　上堂。諸方老宿、開爐結制、煆煉聖凡。寶福祇掘地爐、燒榾柮、煨砂鍋、煮黃獨。有客到柴門、饑則任汝飡、倦則任汝宿。信得及、便放下鉢袋子。山僧開半具、再與汝坐一七二七。不然、西邊屋角頭水牯牛、卻較些些。何也。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且道水牯牛還會佛法也無。良久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可知禮。　上堂。舉青林因

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林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林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林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林曰、失卻也。曰、向甚麼處去。林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尙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曰、一等是箇毒氣。師曰、主賓酬唱。貴乎眼目清徹。臨機縱奪、妙在如珠輥盤。當時若問寶福、學人欲往時如何。向他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直饒他口如利劍。眼似流星。者一絡索也無處設施。以手抹空曰、會麼。若向者裏會得、敢保他箇箇徹頭徹尾去也。　圓戒示衆。高沙彌不登壇而得具足。古德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在深深海底行。檢點將來、不無滲漏。爭若世尊一日祇園會上、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而乞、以至收衣洗足、敷座而坐。諸大德看看、世尊到者裏、口也未開、便能一一具足。戒也禪也、放也收也、權也實也、賓也主也、用也體也。於斯見得、不須空生再問、便可信受奉行。少有遲疑、三十年後、不得忘卻老僧。卓拄杖下座。僧問、大開爐鞴、海衆雲臻、未審吾師如何煅煉。師和聲便打。曰、還有緇素也無。師曰、一棒一條痕。　小參。僧問、家家慶賞元宵節、一燈分散百千燈。未審一燈從甚處得來。師曰、大地無寸土。曰、恁麼陽春纔起、萬木惺惺。師曰、梅花枝上月三更。曰、石上唱出無生曲、不是英靈爭得聞。師便打。乃曰、昨夜鸑鷟峯展摩天之翼、欲飛鳴於午潮山頂。卻被達上座將七尺烏藤、把斷龍門要津。及至天明、依舊在青山裏。峭拔巍巍、望九曲嶺。往來緇素、一一被他看破。且道看破在甚麼處。聻。未動脚跟、好與三十拄杖。　遠門禪師問第一座。鐵眼銅頭覷不破、意作麼生。師曰、黃鶴峯高高卓立。曰、不畏冰霜老、還徵骨幹饒。師曰、拄杖子血淋淋地。曰、如何是第二座。師曰、對面不相識。曰、有者道偏向淨瓶裏吐唾、爲恁麼如此。師曰、問取首座法兄去。曰、不去。玄珠穿九曲、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雙髻峯與你相見了也。曰、第三座眞實身

心同達摩，又作麽生。師曰，紅爐飛片雪。曰有一人當堂不正坐，又且如何。師曰。請珍重歸位。曰，古佛殿中苔蘚合，玄關深處御飛龍。師曰，放汝三十棒。　僧問，水窮山盡，卽不問，祇如臘月三十日到來，又如何。師曰，白頭娘子夜斯羅，僧擬議。師便打。　問，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如何是妙。師曰，後園驢覰井。曰，盡道山高雲作頂，流水何曾照得人。師曰，打破水中天。曰，面目儼然。師曰，話頭也不識。僧便喝。師亦喝。

青谿西水庵丹溟淨幢禪師。鹽官張氏子。生而穎異。長讀書，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便置卷長歎，知聖賢之道不在文字中求，自爾孳孳有出塵志。年廿七，蹈白父母，詣本邑鶯窩頂投師祝髮。尋依聞谷老宿，叩問生死大事。晝夜研窮，雖祁寒溽暑，無一念懈廢。一日齋堂行粥次，猛然省釋，進方丈，具白谷，曰，未在，古人發明大事後，不辭千萬里求人決擇，詎可以一知半解爲是，爾可速行，勿滯於此，師受教拜辭。徑參雲門湛祖。門問，汝是那裏人。師曰，海鹽。門曰，鹽是赤底白底。師曰，我底面孔尚不識。門曰，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某甲終不敢欺瞞和尚。門叱曰，參堂去，後因二親訃至，迫歸營辦，復渡江，往謁博山來和尚。來問，上座從甚處發足。師曰，雲門來。擬再問。師作禮而出。來見師憤發咨參，乃謂師曰，汝工夫雖恁麽，更須到水窮山盡處，一齊歇作，連者歇作亦不可得，方是汝出身處。師聞示誨，所有礙膺，渙然冰解。未幾，省湛祖於越州大善寺，圓具。旋築居故里，聞端老和尚開法弁山，特摳衣參請，山問曰，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曰，火把子在我手裏。山微笑。由是朝夕親炙，臻益堂奧。崇禎癸酉臘月八日，山喚師入方丈，付以拂子源流。師自得法後，寄跡烟霞，有口吞佛祖之氣。士大夫每以名剎挽之，不應。順治己丑，青谿杜村諸檀越，嚮師德化，延師於西水精舍。師曰，此我終老地也。卽憲然拽杖而至。庚寅春，愚庵盂和尚結制嘉禾之萬壽，特迎師爲第二

座。曰。接引後昆。微我丹法姪不可。渠眞末世光明幢也。明日。衆請說法。師乃陞座。曰。幢上座於天啓年間會得法身邊事。惟法身向上事。直至而今無消息。更教幢上座說箇甚麼。卓拄杖曰。淑景餘三月。鶯花已半稀。便下座。一衆欽服。期滿。辭歸西水。禪坐之暇。著有內外書若干卷。辛卯十月十七日偶示微恙。謂衆曰。努力修行。吾將去矣。衆愕然。如有所失。是夜子時。五彩盈室。光燦如晝。師遣人外視。正值月華彌空。遂端坐。隨月華而逝。師道德隆重。慈讓過人。其愛物利生之心。實有古德風度。世壽六十七。僧臘三十九。弟子奉師薄葬於庵右。已歷年。復請青龍斯和尚如法荼毘。啓龕見師全身無壞色。遠近感仰。火浴後。收舍利同骨石。筮塔在西水之北。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四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五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浤湘翁氏續輯

杭州普明石照淨燁禪師。嘉興曹氏子。萬曆己酉秋。母夢九華僧假寓。乃生師。雖在總角。有過人志。後落髮。受具於金粟。苦究狗子無佛性話。一日聞磬聲有省。復謁東山復老和尚。參侍經年。徹法源底。承記莂。誅茆徑山。夜坐。有山神扛師不起。師無懼容。神即作禮而去。僧俗仰師道行。師遂於順治己丑臘月七日。受武林護法請出住普明。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乾坤永固。日月恆明。爇向爐中。端祝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伏願堯風扇八極。舜日照三千。次拈香曰。靈山下種。餘發今時。爇向爐中。爲酬闔郡官僚本寺檀護。惟願德性峯

高。千山勢向嶽邊止。慧命源遠。萬派聲從海上歸。復拈香曰。此一瓣。初年便解抽枝發榦。爭奈雨露不調。榮枯非一。後在石傘峯前被箇無面目底老漢。和根拔卻。遂使活埋山谷。氣息渾消。又經十年。生意勃發。今日拈出供養越州東山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爾密澓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拈拂子。打圓相曰。者是數百年前普明老漢遺下底。不了公案。今日山僧據款結出。誰料楮小。不足以懷大。綆短。未可以汲深。只得貴買賤賣。還有償價者麽。如無。山僧爲諸公打葛藤去也。昔裴相國到寺。見壁上畫一聖僧。遂問容儀在此。聖僧在那裏。僧無對。師曰。者僧好似啣枚入寨。不敢露風。裴公箇漢。爭肯拈頭失尾。更問寺中可有禪客麽。彼時黃檗運大師在寺中。裴公一如前問。檗驀喚裴公。公應諾。檗曰。聖僧聻。裴公於此悟入。恁麽酬酢。恰似焦甎打著連底凍。今日倘有問鐵佛形儀在者裏。且道眞佛在甚麽處。又作麽生。舉拂子曰。龍池魚躍日。殿角鳥啼春。結椎。下座。　上堂。巧不巧。奇不奇。飛來黃葉要人題。以拂子空中寫卍字曰。初祖對君言不識。十方諸佛皺雙眉。兄弟家。東秦西楚。暮請朝參。總向者裏。四稜蹋地。誰知被幾箇無面目老漢。將烏藤爲佛事。以拂子作眞傳。哄得畫不成畫。夜不成夜。今日普明口快心直。爲衆點出。擲拂子曰。春深鶯囀花茵煖。秋老梧飄金井涼。　請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趙州關。雲門普。秘魔杈禾山鼓。雪峯毬。青原斧。骨董從來不可數。且聽山僧重指顧。以拂子指曰。者是監院。者是知浴。者是庫司。者是典座。監院終日用底。不是錢糧。庫司終日排底。不是果子。典座終日切底。不是菜蔬。知浴今日辦底。又是箇甚麽。以拂子擊案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冬至上堂。第一義。頭頂青天。脚踏地。其間意旨的如何。早起洗面摸著鼻。觸著些兒連噴嚏。驚動了觀音殿裏木羅漢。兩兩三三爭閒氣。一箇道乾爲天。天風姤。一

箇道、坤爲地、地雷復。今當剝盡羣陰、一陽初轉。驀拈拂子曰、祇者樓上座、不在其數。且道他意旨如何。冬至到寒食一百零單五。

上堂。連日天陰不見日、落葉飄飄俱打溼。漫言底事甚分明、錯認張三作李伯。主賓相見事非輕、無孔鐵錘當面擲。以拂子左擊曰、者是祕魔杈。右擊曰、者是誌公尺。山僧恰是小牙行。今日和盤都托出。有問鋪中是何物。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有漏笊篱無漏木杓。衆中可有酬價者麼。顧衆曰、爭怪得山僧。

題聖壻塔三宜和尙請上堂。第一義、天地玄黃。第二義、宇宙洪荒。松風剪翠花雨滃香。石傘峯、撐天拄地。牛角尖、帶月披霜。萬竹林深棲鳴鳳、玅叶堂雄踞獅王。老雲門化被草木、先東山賴及萬方。不意數年間、卻被方丈老漢、將西霞樓移至萬竹樓、玄路堂安頓集雲堂。致使往來衲子、無處瞻光、縱饒燁上座今日到來也只堪乃服衣裳。咄、是處春風無背向、桃紅李白柳顚狂。

上堂。一聲短笛夕陽中。幾片殘霞度嶺東。有事不如無事好、鳴鴻夜半扣霜鐘。從上諸祖、不得已敲風打雨、架箭張弓。今日普明又作麼生。捉來天月盆盛水、掃盡花陰屋後松。

上堂。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闊處不足、狹處且寬。雲漠漠、雨漫漫。才子深吟金鳳閣、佳人徧倚玉闌干。咄。雲散長空、月自盤桓。

上堂。瑞雪紛紛、壓斷數株古木。朔風凜凜、吹開一帶青山。忽然露出紅輪、便覺寒威自滅。諸人還知者箇消息麼。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玅。

上堂。瑞色滿穹窿。風吹西復東。法身無定準、撲落又飛空。連拂曰、謾云底事多饒舌、青山改作玉芙蓉、不信從人覓主翁、擲拂子下座。

住金竺、上堂。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澄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分別、無斷故。所以山僧一路行來、只見檜柏菁葱、峯巒起伏。溪聲流咽石之音、山色映參天之勢、鳥語和樵歌落落、松濤仝牧笛悠悠。只者些子、在天曰高、在地曰厚、在日月運行、在江河競注、在君臣爲德政、在

士子爲文章。且道在山僧分中。又作麼生。閒擕竹杖林泉步。踏碎殘雲並落霞。　上堂。有一人。身住高堂大廈。上無片瓦遮頭。有一人。幽居栽花種竹。下無卓錐之地。且道二人。姓甚名誰。驀拈拄杖曰。你是天台山石梁橋畔。吟風嘯月。閒枝幹幾度花開。對晚霞。擲拄杖曰。秘魔杈　上堂。南山蒼翠。凹凹凸凸。北嶺岩嶢。崩崩崋崋。五須彌。四大海。地脈相連。靈鷲山。熊耳峯。峯巒接續。祖翁田地。從來不辦官糧。本分草料。永世不完國課。爭奈逗到山僧貧徹骨髓。擬欲貴買賤賣去也。諸兄弟。可曾到恁麼田地麼。卓拄杖曰。迅步出門天地闊。江山何處不春風。　小參。師據坐。以雙手作修羅擎日月勢曰。你等向者裏安邦定國。猶是白雲萬里。何況波心中覓水。鏡面上攀花。豈不見三登投子。九上洞山。犀因翫月紋生角。入門便棒。劈面就喝。象爲雷驚花入牙。以拄杖打散大衆。復召曰。大衆。紋生角麼。花入牙麼。擲拄杖。便歸方丈。　示衆。擧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諸昆仲者二尊宿。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總是見識偏枯。難爲規範。爭似普明眉稜上倒挂鏌鎁。鼻孔中橫吞佛祖。也不對面也不背坐也不張弓也不打鼓。且道與諸尊宿。還有優劣也無。以拄杖連卓曰。祼形國內誇衣美。想來畢竟少知音。　擧雪峯示衆。南山有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曰。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前。作怕勢。僧擧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我卽不恁麼。僧曰。和尙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師曰。雪峯用盡老婆心。長慶甘作喪家狗。雲門雪上加霜。玄沙看孔著楔。正眼看來。總是如蟲禦木。　擧神山密禪師。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神曰。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師曰。洞山用劍刃上事。若非神山。也大難承當。雖然。洞山鼻孔。卻在神山手裏。　擧興陽剖和尙。因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

面相呈事若何。陽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陽曰。似鶻捉鳩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陽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回。師曰。者僧問處。好似刻舟求劍客。與陽答處。亦如待兔守株人。所以繡成一對五彩鴛鴦。高飛天際。低宿池邊。賞古慶今。林泉傳誦。爭奈普明是箇牙行君子。也要與彼喝彩。且道作何貴賤。聻。無孔鐵鎚當面擲。五音六律不曾虧。僧問。大地無寸土時如何。師曰。大殿山門。聻。僧便喝。師曰。者一喝。明山門事。聻。明大殿事。聻。僧無語。師打出。

問。趙州有時道有。有時道無。又道不得作有無會。畢竟恁麼。師曰。水寒魚不餌。空載月明歸。僧擬議。師喝退。

師一日見僧。便曰。好箇衲僧。爲甚麼首尾不貫。僧拜曰。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指露柱曰。你道他具何眼目。僧作女人拜。師顧衆曰。者僧但知春歸楊柳綠。未諳秋老菊花黃。　師一日。於舟中作漁翁把釣勢。問僧曰。烏頭赤尾。阿誰負命。曰。祇見蘋花白。不見蓼花紅。師曰。欲餌金鱗上釣。誰知跛鱉出頭。曰。毒氣熏天也須仔細。師曰。今日山僧失利。　僧問。本來面目。無影無蹤。教學人參箇甚麼。師曰。十月應小春。曰。意旨如何。師曰。楓花滿四林。　問。學人初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你是那裏人。曰。某是杭州人。師曰。鼓樓前與軍門前差多少。曰。有里許。師曰。又要山僧指示箇甚麼。曰。我道路近。原來路遠。師曰。多少遠。曰。對面不見。師曰。者掠虛漢。便打出。　師過西湖。問僧曰。昔南北兩峯高標雲外。今日去一。是何意旨。一僧曰。和尚不得寱語。又僧曰。舉一不得。舉二不得。師指第三僧。你何不道。曰。某甲若道。恐落第二。師曰。今日失利。衆曰。如何得不失利。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有僧曰。學人看破話頭了。師曰。猫拖老鼠。狗齩骨頭。是甚麼意。僧無語。師打曰。虛頭禪客。　師問僧看甚麼話頭。僧曰。某甲鎭日空撈撈。不看甚麼話。師曰。卽此話頭。疑殺天下人。曰。莫謗學人好。

師曰。那裏是謗上座處。僧擬議。師劈面便打趁。　僧問。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綿州附子漢州薑。曰。不會。師曰。會卽禍生。

衢州南華山界滋淨澤禪師。四川成都府人。剃染依博山受具。次謁峯頂心天童悟。復參石雨老和尚於寶壽。發明心要。前後典院事僅十年。壽乃付師源流衣拂。出住。上堂。今朝正値端午節。汨羅江上悲風烈。屈原今古壯忠魂。笑傲踏翻波底月。蒲劍輪空艾虎威。千妖百怪盡消滅。龍舟鬪戰楚歌聲。須彌擊碎虛空骨。諸昆仲。山僧今日舉揚。還當得應時應節一句麼。僧問。世尊未生時。還有大義否。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曰。達磨未來東土時。如何是祖意。師曰。不聞瓦鼓響。那聽凱歌聲。曰。達磨隻履歸西。還有大義也無。師曰。揭卻九州雲。踏翻波底月。曰。和尚今日陞座。設有大義。分付阿誰。師曰。輪王不作夢。漢室夜然燈。復舉百丈一日謂衆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衆開田了。請丈說大義。丈乃展手曰。爲汝說大義已竟。師曰。山僧今日不說大義。祇有應時應節一偈。聊與百丈通箇消息。艾虎能開曠劫田。泥龍布雨潤無邊。靈苗任運承渠力。當下歸根大有年。珍重。下座。一僧隨入方丈。便問。古人說大義。只展兩手。今日和尚說偈。未審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春有牡丹秋有菊。僧擬議。師便打出。　上堂。揮拂子曰。春風寂寂。春雨紛紛。春花豔豔。春鳥關關。此四句中。還有向上事也無。者裏定當得下。山僧不惜眉毛。再爲通箇消息。免至久立。僧問。佛未出世時何人陞座。師曰。簷前雨滴瀝。戶外落花多。僧禮拜。師曰。山高水深。春雨彌日。閉門打睡。衲子家風。祇如上上機來。作麼生接。時挑野菜連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不是爺貧連子苦。免教家富小兒嬌。雖然如是。切不得錯會。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野老不出戶。舞袖話長篇。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

萬里冋、蕩漾歸深奧。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不照秦時鏡、丰神去復還。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寶劍應塵寰、舉著善周備。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有無俱打脫、忘卻來時道。曰、五位正偏蒙指示、全提格外請師宣。師曰、松篁呈瑞彩、桂蕚悉馨香。僧禮拜。師豎拂子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僧一喝曰、喝下無私句、分明爲舉揚。師曰、彤雲生野外、空闊隱全眞。曰、截斷全提者、一著當機那肯讓先鋒。師曰、賺煞多少人。乃曰、古人道、主賓建立、須威音界外搖頭。縱奪施爲、必當向機先取則。果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遂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萬里一條鐵。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毒蛇當大路。僧禮拜。曰、謝師答話。師曰、照顧脚跟。乃曰、法無定相、道豈多途。有依倚、碧落青霄、無依倚、銀山鐵壁。恁麼不恁麼、總沒交涉。作麼生是脫體向上一句。遂卓拄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密付之法。師曰、近前來、向你道。曰、近前也。請和尚道。師曰、切不可向人說破。曰、恁麼則說破了也。師曰、你那裏見得。僧豎一拳。師喝曰、承虛接響漢。　問、如何是大人行履處。師曰、千年井底石開花。曰、大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萬年古墓香生樹。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案山山外鳳凰山。曰、磨後如何。師曰、青龍岡上豁然亭。　師在寶壽日、石雨和尚命師持書走江南、謁葛公寅亮、求敍湛祖語錄。公見師質直敦重、契談幾晨夕。每歎洞宗在隆萬間、雖燕洛齊晉傳新豐正脈者代多偉人。獨江浙不絕如線。幸清涼付湛老和尚、始闡揚而光大之。遂使東南佛法愈熾愈昌。則湛和尚力荷達磨一宗、有再造功也。鄙夫景仰極久、恨不能親領棒喝、作牛山頭陀。今聖哲往矣。令師既以敍言見屬、縱言之不文、自是義何敢諉。次日焚香稽首爲敍曰、萬曆天啓時、兩浙之間、有湛然圓澄大和尚。發大願、起大慈、握大機、轉大用、以匡濟乎末流。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凜若電掣霜威、纖翳

泯絕。然而煦和春暐悅可衆心。亦若鼓櫂揚帆。濆涔等戲。覆艇驅瀾。咸歸海岸。數十年間。不知幾千萬人皆令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矣。抑知其源乎。按菩提達磨七傳青原思。十一傳至洞山价。權揮寶劍。剗諸稠林。於是洞上一宗。始盛行於世。爲青原之第五世也。九世傳梁山觀。十二世傳芙蓉楷。十六世傳王山體。三十世傳慈舟念。三十一世傳至雲門。其勘驗之精明。煅煉之微密。若萃從來諸祖祕奧家法。而運之指顧間者。故智與行到。行與智符也。抑知其時乎。按石頭遷當唐德宗貞元年。藥山儼當文宗太和年。雲巖晟當武宗會昌年。而洞山价當大中之末至懿宗咸通年也。雲居膺當昭宗天復年。同安丕同安志至梁山觀太陽玄乃當宋仁宗天聖年也。投子青當神宗元豐年。芙蓉楷鹿門覺當徽宗政和年。青州辨在金天會間。開法燕之萬壽。當南宋高宗紹興年也。大明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於金明昌四年。奉詔說法禁庭。卽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嗣是雪庭裕。靈隱泰。還源遇。淳拙才。松庭嚴。凝然改。俱空斌。無方從。月舟載。大章書。幻休潤。慈舟念至於雲門之時。當國朝神宗熹宗間。洞山一派。在浙東西。幾如膏盡之燈矣。和尙力於明滅之際。灼焉普照。頓令陰昧一旦消除。雖身沒之後。至今愈明盛也。抑知其源之正乎。按雲居膺至今雲門澄。直從洞山正宗傳脈。蓋以雙眼圓明之謂正傳也。余敬慕之深且久矣。茲有法嗣寶壽大師。示以和尙語錄。全帙編爲八卷。請序於余。嗚呼。和尙之道。言語之所莫宣。知解之所莫測。卽今之錄。亦未足以見和尙之萬一。余亦安能指虛空作讚頌。以彷彿之哉。雖然虛空之體。非言可詮。而不拒余序言之也。夫續慧命於末法之時。開示一切悟入佛之知見。知見正而和尙之大願至矣。是則一言一行。永住世間。卽爲應世之資。卽爲究竟之地。余常慨今之人心邪汚日甚。幸有是錄。爲眞語。爲實語。爲如語。爲不誑語。爲不異語。蓋實由洞達源底不思

識中流出。故能絕彼搪㰒鉛華思惟識解之路也。則所爲書上與諸祖竝行於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於聖教。豈曰小補之哉。是爲序。

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太常寺卿錢塘葛寅亮頓首拜撰

此序。係崇禎丙子年所撰。後人率從會元遺誤。不依大覺雲門之親傳世系。遂疊出丹霞淳五代。而莫察其非。今據從上舊章考正。特於葛公序內所載鹿門青州萬松。仍補入當初說法時事。庶見年代遠近。便知一脈相承。毫髮無爽。因併錄於此。

南安州穀山金峯淨雲禪師。河南人。剃染參弁山瑞老和尚。一日。徵問次。於痛棒下冰釋疑礙。淘汰。歷年得蒙囑莂。住後。於順治癸巳八月廿一日。値師誕辰。檀護洎勤舊職事。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無量壽。師曰。此問最親切。僧舉坐具曰。莫便是者箇麼。師曰。擔枷過狀。問。三聖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是何意旨。師曰。谷山頂上浪滔天。曰。興化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還端的也無。師曰。桃水波中火焰起。曰。出與不出。是同是別。師曰。不快漆桶。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曰。閑言語。乃曰。秋風肅寞。萬籟和鳴。秋水澄渟。曉天一色。古佛眞宗。頭頭顯現。普光心印。處處全彰。了無那畔今時。不離見聞知覺。直得拈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莖草。始末一貫。能所情忘。然雖如是。明白轉身還墮位。鷂出銀籠始是奇。

上堂。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向背。白浪涌岑巔。巖花發枯卉。大海攪成團。虛空百雜碎。斯道鎭常存。古今人少會。

上堂。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一言旣出。駟馬難追。黃面老子纔出母胎。便開大口。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可謂肘佩靈符。卷舒自在。何期旄頭星現。打失眼睛。四十九年。說心說性。三百餘會。破有破空。逗到臨末稍頭。不能當道種青松。便乃鋤地栽荆棘。致令腥臊徧界。禍及支那。帶累幾多錯認定盤星

底。奔南走北。直至如今。向外馳求。喝一喝曰。若不喝住。直到樓至下生。有甚住頭處。連喝兩喝。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天回泰運。萬彙滋彰。一句無私。請師的示。師曰。今日天晴好曬晾。曰。域中日月縱橫挂。一道清光亘古今。爲復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闍黎自生鈍置。乃驀豎拄杖。高聲召衆曰。看看。盤古氏在谷山拄杖頭上。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報道今日陰向眉端滅。陽從脚下來。若能玄會得。鐵樹也花開。喝一喝曰。盤古氏被者一喝。卽變作諸人鉢盂鏡子去也。還見麼。設或未見。少時過堂喫飯。摸著也不定。拽拄杖。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舉弁山瑞老和尚示衆。三春已過韶華老。李白桃紅何處討。菜花滿地黃如金。燕子梁間指示人。師曰。者是我先和尚於虛空中布彩。萬象裏圖形。祇要當人識得來處分明。便能超方越格。谷山今日也要灸瘢瘡上更著一爝。三春正斯時。韶華原未老。桃李競芳菲。鷹聲出林早。於此會得。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稍或鈍滯。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佛法徧天下。譚玄口不開。喝一喝。僧問。革故鼎新則不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萬仞峯頭泛鐵船。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草木昆蟲全正令。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火裏金龜上五臺。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孝子罵爺言不諱。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泥牛入海絕音耗。曰。正偏五位蒙師指。三玄的意又如何。師喝一喝。曰。者裏薦取。僧一喝。師便打。　上堂。石鞏張弓架箭三十年。祇射得半箇聖人。谷山者裏。一味平懷。穿盡天下衲僧鼻孔。且道以何爲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開爐。請上堂。驀拈拄杖。作撥火勢。曰。看看。冷灰裏火星踍跳上三十三天。燎著帝釋眉毛。東海老龍王傍觀不憤。轟一箇霹靂。嚇得鷓鴣石撲地高飛。出轂巖仰天大笑。諸人還聞見麼。若也聞得分明。見得透脫。正好直勇向前。將谷山拽下座來。爛搥一頓。也怪伊不得。何故。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冬至。上堂。僧

問。混沌已前卽不問。一陽來復是如何。師曰。谷山門向北邊開。曰。恁麼則洞山掇退果桌。古今事同一揆。師曰。一任卜度。乃曰。線添紅日影。梅放碧巖香。時節不相饒。當陽看露布。諸禪德。悟不悟。若也悟。師姑元是女人做。其或未然。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上堂。擧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尙從何得。門曰。再問復何來。曰。便恁麼去時如何。門曰。重疊關山路。師曰。者僧從韶陽路上。捕風捉月。雲門向萬仞峯頭。掉棒打月。曹溪指月。靈山話月。至今天下禪和。終夜披星戴月。畢竟如何。咄。無位眞人是甚乾矢橛。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山僧昨夜夢見釋迦老子。在正覺山前。灰形栲腹。忽明星出現。豁然大悟。乃謂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正恁麼時。被山僧震聲一喝。卽時變作箇無毛鷂子。飛過新羅國裏去也。諸禪德。委悉麼。昨夜合眼夢。今朝開眼夢。須彌一羽輕。毫毛千鈞重。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會與不會且置。且道。釋迦老子覩明星悟底。是箇甚麼。顧左右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解制請上堂。春回大地。萬卉滋榮。日煗風和。山禽噪野。正法眼頭頭俱露。涅槃心處處皆眞。苟能覷得破。通上徹下。跨古凌今。毘盧師。法身主。好似搕𢶍邊破草鞵。臨濟喝。德山棒。不如廁坑傍穢籌子。有甚麼顚釆處。然雖恁麼。谷山更有箇本道公驗。遂竪拳曰。若喚作拳頭。不見本道公驗。不喚作拳頭。也不見本道公驗。若道拳頭卽是公驗。公驗卽是拳頭。敢保料掉沒交涉。合作麼生。委悉者。裏過得谷山關。不妨橫行天下。其或未然。莫謂谷山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到弁山塢瑞老人塔。衆請上堂。佩五位靈符。跨千里神駿。擬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覓先師靈骨。及乎到來。只見正中亭祥光匝匝。華林園瑞氣騰騰。且喜先師靈骨猶在。大衆且道。喚甚麼作先師靈骨。莫是煙巒拔萃。寶塔撐空。叢林仍舊。人物維新麼。若恁麼會。總沒交

涉。且畢竟喚甚麼作先師靈骨。谷山到者裏、也只客聽主裁、不敢擅通消息。若要端的一回、切莫鈍置我法兄和尚。

上堂。雪峯輥木毬、禾山解打鼓。兩箇老凍膿、做處超今古。點鐵還他九轉丹、發機須是千鈞弩。驀召大衆曰、看箭。衆回首、便下座。

僧問、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如何是良遂知處。師曰、山僧不如你。曰、和尚爲甚顚言倒語。師曰、你卻不如山僧。

問、乞和尚一箇話頭。師曰、吽吽。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芒鞵拄杖子。曰、某甲曉得了。師曰、你試道看。曰、芒鞵拄杖子。師曰、三生六十劫。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山僧參學二十年、未曾聞恁麼消息。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冬去春來卽不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冬去春來。曰、某甲不會。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

問、如何是常住法身。師曰、破草鞵。

僧問、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如何是逢緣不借底意。師曰、有口只堪喫飯。曰、莫便是不借底意旨麼。師曰、是便收取去。

問、百千法門、同歸方寸。如何是方寸。師曰、自家跌倒自家起。曰、無量妙義、總在心源。如何是心源。師曰、破糞斗、禿埽帚。

僧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頭長八尺、口闊丈二。曰、恁麼則現現成成去也。師曰、如何是你現成底事。僧以坐具打一圓相。師曰、無繩自縛漢。

問、閉門打睡、接上上機。如何是上上機。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一喝。師曰、好不識羞。

僧問、鬧市裏揷雙脚、未免帶水拖泥。只者一場、如何折合。師曰、焦甎打著連底凍。問、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畢竟以何爲證。師曰、和贓捉敗。

師遊山回。僧問、和尚到那裏來。師曰、樹頭摘石耳、山上數遊魚。曰、和尚今日小出大遇。師打曰、你忒煞伶俐。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潑油救火。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百歲老翁踢繡毬。曰、曹洞臨濟、是同是別。師曰、獅子齩人、韓獹逐塊。徹維那問、知從心起、爲甚麼心不知心。師曰、賣扇婆子手遮日。問、見從眼生、爲甚麼眼不見眼。師曰、鑊湯無

冷處。問。衆生卽是諸佛。迷從甚麼處來。師曰。金剛腦後三斤鐵。問。諸佛卽是衆生。悟從甚麼處發。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　僧纔入便喝。師曰。你喝山僧那。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又作麼生。僧擬議。師直打出。僧求開示。師曰。我者裏無羊頭又無狗肉。有甚麼市可開。曰。請和尚方便。師曰。一飡只喫一梡飯。那裏有方便。僧無語。師曰。你要箇甚麼。我總沒得。曰。某甲一總不會。師曰。用會作麼。　僧問。如何是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潙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僧作禮。師曰。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芒繩縛鬼子。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既來花下立。盡是賞花人。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扶籬摸壁。　舉德山托鉢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因緣。頌曰。閃開金電鬫晴霞。戲海神龍弄爪牙。雲雨自隨風勢轉。卻嗟跬步點泥沙。　舉玄沙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因緣。頌曰。書封白紙有來由。千里同風一句酬。父子不傳心地印。累他露柱鬧啾啾。　舉大顚擠首座因緣。頌曰。古策風高秋月明。鑑人毫髮不留情。電光石火存機變。攪亂星河帶曉征。

西鏞證果印如成禪師。閩長汀楊氏子。齠齡脫白。廿五遊金陵。聽講。知筭沙非了義。棄之。謁五峯。峯問。佛種從緣起。汝作麼生會。師罔然莫知對。遂决志參究。走鵝湖。圓具。復棲止夢谿。立四誓以堅其志。不設床榻。不過午食。不談世諦。不履俗舍。晨昏與衆同甘苦。時寶壽方結制靈山。師懷香趨見。壽問。近住何處。師曰。夢谿橘山。壽曰。如何是橘山主。師曰。今早寅時起身。師曰。奴兒婢子見解。師曰。也少他不得。嗣是久親爐鞴。徹法源底。壽乃以心印囑莂焉。　住後。上堂。驀舉如意曰。西鏞城裏。鐵面銅睛。夢谿峯頭。迎賓待客。騰騰日用處。

不妨截斷衆流。坐斷白雲時。卻又縱橫自在。復擊如意曰。會麼。對對泥牛奔海面。雙雙鐵鷂舞風前。上堂。金多出鑛。米盡除沙。寒山遇拾得。撫掌笑呀呀。且道他笑箇甚麼。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木人方打碓。石女便烹茶。以拄杖指空曰。看看。春風回劫外。鐵樹盡開花。元旦上堂。隔歲梅花帶雪開。香風破曉自天來。等閒壓倒庭前柏。未許人將祖意猜。會麼。揭諦揭諦。撐天拄地。八臂那吒大須努力。喝一喝下座。示衆。漪漪君子竹。鬱鬱大夫松。月照天然妙。風來舞六龍。乃豎如意曰。傳大士來也。佗道。普州龜毛。縛殺嘉州大象。鎮州兎角。呑卻陝府鐵牛。被山僧劈脊一棒。瓦解冰消了也。諸禪德會麼。良久曰。風吹柳絮毛毬輥。雨打梨花蛺蝶飛。師生平篤實。賦性閒雅。澤心慈忍。所立四事。終身力行不少易。順治壬辰季夏。忽思厭世。以書辭諸檀護。復自作眞讃。題其幢曰。六十頭來生兎角。龜毛打就黃金索。縛取虛空活潑行。與渠共往無生國。一日命香湯沐浴罷。歸方丈集衆。時有梵僧號西來大士者。特爲進粥。師從容食畢。以手三摩大士頂曰。汝同我遊乎。曰。某過幾日卽來。師將大士髯一捋。遂寂去。當七月初七日午刻也。越數日。大士果爾化去。師世壽六十二。臘三十七。塔全身於法堂之右。

婺州文峯樵之淨玉禪師。舒城廖氏子。初於黃州集賢禮嵩竺薙染。崇禎辛未。參弁山瑞老人。看拖死屍話。疑情逼拶。偶見風揚單粟有省。山問。死了燒了。作麼生。師撫香几曰。蒼天蒼天。便出。是夜山落堂。舉香嚴擊竹頌。乃拍案曰。者裏會得。原不存知。用忘亦是多了。師聞。如放下千斤擔子相似。甲戌渡江。謁天童悟。金粟乘。報恩修。東山湲。復參寶壽方和尚。一日聞梆聲。脫然契證。大笑曰。今後更不敲冰覓火也。後承壽記莂。於順治八年辛卯。出住浙之蘭溪棲眞。次遷文峯。崇慧。羅山證果。及主浦城鳳山。處州慈容。浦江正觀等處。上

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香、花秀弁嶽峯頭、大似貧兒獲寶。果熟靈峯室內、依然富老空拳。二十年水邊林下、毒氣滋深。今日人天衆前、特爲拈出。供養禹航寶壽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石雨老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曰、若論第一義諦、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總覷不著。且作麼生觀。衆中有解別端倪者、試出來、與棲眞相見。復曰、祖意機前本現成、絲毫擬議便非親。剜瘡見肉猶成鈍、掘地求天枉費神。驀拈拂子曰、者裏會得、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全賓即主。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全主即賓。偏正叶通、主賓互用。尊卑從來有序、內外本自一家。祇如不落賓主正偏一句、又作麼生。水流東澗朝西澗、雲起南巒下北巒。

結制、上堂。僧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未審佛作麼生選。師曰、眉分八字。曰、今日大開爐鞴、躍冶之金、如何處置。師曰、鎔也、鎔也。乃曰、十五日已前、放行不把住。十五日已後、把住不放行。正當十五日、鼻孔在山僧手裏。且教你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麻三斤、柏樹子、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晝三、夜三、苦死逼拶一回、驀忽桶底子脫、那時放行把住、俱爲剩語。乃拍膝曰、要得春風轉燒瘢、且隨槁木同寒瘠。

上堂。僧問、巖頭一鍼箚去、甘贄便得悟入、豈不是箇孟八郎漢。師曰、湧雪洞流原是水。曰、其妻便道、三十年後、喫水也須防噎、者老婆得何三昧、師曰、飛來峯石不離山。曰、其女亦道、盡大地人性命、被甕上座鍼頭箚去、還許他知是般事麼。師曰、也是鹵莽承當。僧呈坐具曰、還有差別否。師曰。鈍根阿師。僧以坐具搭肩曰、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師曰、堪作甚麼。乃曰、山僧纔方住箇院子、事無大小、都要自家料理。也要搬柴、也要舂米。佛法二字、沒有工夫提起。今日敦請說法、山僧思量半日。只好道箇飯是米做底、苦菜淡黃虀。喫則憑君喫、不喫也隨伊。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如何是靈洞境。師曰、滿目烟雲籠嶽頂。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晨朝日上啓柴門。乃曰。夜夜星皎潔。日日日頭紅。祇因親薦得。所以道相同。顧左右曰。還有與釋迦老子同證者麼。也須北斗面南看。　埽寶壽方老人塔。請上堂。僧問。有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在家舍。不離途中。離卻兩邊。作麼生道。師曰。上座卽今在途中在家舍。僧一喝。師曰。迢遞三千里。乃卓拄杖曰。至公無私。又卓曰。至直無曲。復卓曰。六六從來三十六。木人撫掌石女歌。解把陽春和一曲。和一曲。花自紅兮柳自綠。衆中還有動絃別調者麼。不妨再出來唱箇漁家傲。其或未然。寶龍橋路蒼苔滑。雲門尙隔一重關。卓拄杖喝一喝。　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騰騰驚宇宙。大地髑髏寒。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曰。全威皆震攝。窠臼盡掀翻。曰。如何是探竿影草。師曰。須知眞與僞。辨驗較疎親。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當陽勢已彰。箇裏絕商量。乃曰。水中月。鏡中像。應物現形無兩樣。現成活計絕周遮。擬議不來隔霄壤。豎拂子曰。衆中還有不隔者麼。設有。三十烏藤未輕放你在。復擧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便悟。師曰。今日若問棲眞。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劈脊便棒。若知痛癢。便悟去。何等省力。西江用吸作麼。　上堂。擧天童淨禪師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颼。擧拂子曰。看。惟有玲瓏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者麼。師曰。長翁與麼說法。陽春雪曲。固難爲和。乃無端喚作滯貨。要人酬價。可惜從前雪曲。變作下里巴歌了也。還有挽轉者麼。試與長翁出臂力看。　上堂。持書不到家。拈拄杖曰。家已到矣。到家不通信。卓拄杖曰。信已通矣。祇如子轉身而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良久曰。老僧住持事繁。乃擲下拄杖。　上堂。要津把斷。凡聖不通。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者猶是死水藏龍。若一口吸盡西江底漢子。不妨透出洪波。掀開白浪。別資通霄一路。如或不然。寒山問拾得。

正好向天台。 請上堂。僧問、承師道、萬里行人旣返、必有到家時節。到家卽不問、途中事作麼生。師曰、雨過溪光淡、雲開嶽色新。曰學人則不然。師曰、作麼作麼。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師曰、元來跳不出。曰、自是龍王貪按劍、錯教驚倒梵天宮。師曰、放你三十棒。乃曰、三界無法、驀把鉤錐當面箚、何處求心、擬議絲毫便不親。恁麼會去、蒼龍躍於巨澤、彩鳳舞於丹霄、頭頭自在、處處風光、更教臘盡寒梅放、直下清香拂面來。

請上堂。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兩俱寂、聲響歸何所。觀世音菩薩在山僧拂子頭上、普現色身三昧、說圓滿無礙大陀羅尼神妙章句。擊拂子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來方始知。

祝壽請上堂。不萌枝上、奇花正芳。無影樹下、永劫清涼。行過威音那畔、更那畔、卻來者裏共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拈拄杖曰、矗矗青峯接漢蒼、偃風昨夜扇山房。朱陵桃熟香飄也、卻向文峯賣辣薑。便下座。

過雨華菴請小參。有佛處不得住、鳥啼花放知何處。無佛處急走過、清風匝地香爭墮。三千里外、不得錯舉。諸人請道一句看。良久曰、空生巖裏坐、天雨四花來。

晚參。舉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山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因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山肯之。師曰、妙得衲僧家轉身活路、還他新豐老人。三聖雖能暗號私通、終是輸他一著。今日若問山僧、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向道、待你四脚踏地時、自然有箇分曉。

示衆。趙州凡見僧、但云喫茶去。不知誤卻多少人。何也。不見道、蠱毒之家水莫嘗。僧問、學人立在獨木橋上、進不是、退不是、請和尚出手相救。師曰、天高海闊、是處可遊、你爲甚麼偏向獨木橋上。曰、和尚垂慈、學人信受。師曰、未整肩包時、蚤是錯也。曰、祇因到和尚者裏來。師曰、恁麼則正好觀光。問、釋迦未出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問、祖祖相傳、且道傳箇甚麼。師曰、破笊籬、斷木杓。

舉藥山因遵布衲浴佛次。山曰、者箇從汝

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乃休去。師曰、藥山問頭太危。布衲答處太險。檢點將來、二俱不了。者裏還有共相證據者麼、無限遠山描不就、喬松修竹冷蕭蕭。舉巖頭奯禪師因僧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巖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巖曰後園驢喫草、師曰甌峯道、一轉語、箭鋒相拄。一轉語、天地懸殊。有揀辨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山僧今要問甌峯、那裏是他箭鋒相拄處、那裏是他天地懸殊處。若道不出、甌峯亦祇具一隻眼。　舉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安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施、安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安曰雖得一場榮刖、卻一雙足。師曰彼既善爲賓、此亦善爲主。賓主互相得、則固是。爲甚、又道雖得一場榮刖卻一雙足。且道過在甚麼處。　舉玄沙備示衆、此事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師曰待玄沙恁麼道、但云近來公輸事繁、和尚也不得私相管業。看他作麼生結局。

吉州青原嘯峯大然禪師。鎭江丹徒人、宋倪文節公思之後。明天啓壬戌、舉進士。與集生余公同參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倚杖忽定去、不覺念無字出口、得前後際斷、乙酉、始解綬剃染、順治丁亥、參天界盛於報恩、入室、次界擒住曰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道甚麼有無。界曰汝猶作道理會在。速道、師連聲曰道不得、界曰汝爲甚又道得。師曰領、界打曰、領箇甚麼。師擬對、界復打曰要汝從者裏、親見趙州。師珍重而出。次早界又問、我昨日疑你者公案。師擬對、界乃呵呵大笑、師忽大悟。方禮謝、界曰你適來會得我者一笑麼、師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界然之。辛卯、界主太平萬壽、卽付之以偈。壬辰命繼席棲霞、丁酉命代座青原、至戊戌冬、奉命受吉州檀護、洎本山耆宿請、主方丈。　小參。僧問、祖令初行、人天乞命。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空

庭橫蝃蝀。曰、向上宗乘、還許與學人通箇消息麼。師曰、斷碣偃龍蛇。問、如何是青原境。師曰、待月橋邊風謖謖。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翠屏崖下水潺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照鏡形方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月下影難親。曰、如何是賓主歷然。師曰、渠我不同年。問、階梯不落絕顚頂、今日重看倒刹竿。如何是倒刹竿底意旨。師曰、手插黃荆頭倒卓。曰、祇如格外提持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廬陵米價少人酬。乃舉拂子曰、本師浪杖人、從棲霞轉天界、遂命山僧代座棲霞、及從天界至博山、又命代座天界。後從博山入夢筆、復命代座博山。今吉州諸檀護、延請本師主法青原、復命代座。你道挈挈波波、所爲何事。良久。擊拂子曰、然闍黎眞可笑、七十從心從所好。佛祖於我如浮雲、疏水曲肱堪自傲。有何禪、有何道、聖諦不爲階不落。昔年騎虎把尾行、今年騎虎頭先料。中間弄出類難齊、獨上千峯時一嘯。唱歌須待帝鄉人、新豐曲子非常調。從今洗耳聽清音、迴途且看兼中到。珍重。

結制、請小參。師擊如意曰、爐鞴方開、鉗鎚伊始。猛辣相逢、還有當爐不避者麼。僧問、月圓當午夜、花發小春天。蹋翻須彌頂、倒挂夜明簾。此猶是轉身句、作麼生是酬唱句。師曰、解答無人。問曰、一角麒麟、爲甚不住青原、而住南嶽。師曰、兩尊不並化。曰、從此端的去、兼帶立宗風。師曰、石頭路更滑。復擊如意曰、秉金剛劍、握摩尼珠、搗塗毒鼓、懸奪命符、是師家作用。劍刃上行、輕冰上走、如經蠱毒之鄉、休嘗滴水。如行劫火之內、不燒負薪、是學人操履。有如是學人、遇如是宗匠。瞬目當下知歸、聆言通身汗出。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其或未然、縱向明牕下安排、炊香飯供養、總成鈍置。須是重加煅煉、始得。祇如今日開爐著火一句、又作麼生聻。喝一喝。曰、千鎚百煉增金色、切忌燒茅煉汞銀。

小參。二月二十五、臘月二十五、相去三十旬、此曲無人譜。綠樹愧成陰、紅芳漸盡吐、鷺帶笙簧歌、燕掠剪刀舞。前朝曾見碧桃花、誰知

今日成泥土。雪峯蛇、玄沙虎、急切來時誰辨主。等閒錯過趙州無、阿誰薦得雲門普。　小參。舉徑山杲禪師、拈雪峯存禪師語曰。飯籮邊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備禪師曰。飯籮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偃禪師曰。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大慧舉了喝曰。多嘴阿師可煞忍俊不禁。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者消息來。師曰。諸仁者。看者四大老。嘔心爲人。說也盡情說了。註也盡情註了。然仔細看來好人不肯做。偏向屎裏臥。若是山僧却又不然。通身是飯、切忌脹殺也須屙得去。通身是水、切忌淹殺也須尿得出。且道山僧恁麼道、較他古人有甚長處也。秖是要與諸人變生爲熟、得箇大安樂處。何故。酥酪醍醐世所珍、飲食不消成毒藥。　上堂。僧問。如何是父子相承底句。師曰。海嶽風雲一線牽。曰。秖如爐鞴重開、天人普集、未審作麼生煅煉。師曰。月照孤峯翠。曰。恁麼則一鎚鍊就黃金色、徧界咸成寶樹林。師曰。月臨溪水寒。曰。學人自有通霄路。師曰。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僧禮退。師乃擊如意曰。教中道、入如來室、披如來衣、坐如來座、乃可爲四衆說法。今然上座既入此室、又披此衣、復坐此座、畢竟爲四衆所說何法、若謂開佛知見、此猶是教乘極則。秖如靈山會上世尊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囑付摩訶迦葉、你道是何宗旨。所以我青原祖師聖諦不爲、階級不落、相傳至老洞山從雲巖處親印寶鏡三昧、設五位正偏付囑曹山。又道箇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到者裏、豈是佛智所能知、佛眼所能見底事。萬日按下雲頭、秖用本分鉗鎚、與大地抽釘拔楔、打鎖敲枷。直饒箇箇道、我聖諦不爲、階級不落。爭奈寶鏡高懸、重重攝入、任是三乘根器、五派宗徒、一一鑑得毫髮不差。心膽畢露、肯令無鹽唐突西施。還會麼。鉏斧住山應有分、石頭路滑阿誰行。　師誕日、江南護法請上堂。僧問。馬祖震聲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黃檗聞之吐舌、意旨如何。師曰。何曾增得他毫末。曰。恁麼則父子相傳

至今且道還有法相傳也無。師曰。大冶黃金無變色。一番從革一番新。曰。卽今從者裏薦得底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須是三日耳聾始得。曰。正是移花兼蝶至懷石帶雲歸。師曰。還慚愧也未。僧便喝。師曰。却不恁麼。乃擊如意曰。山僧今年七十。生緣歲在己丑。算來原是屬牛人。拽耙牽犂到處走。石田耕出鐵蒺藜。吐呑不得令人嘔。驅耕卽是力耕心。與食全成奪食手。南山有北山有。何必笙鏞歌梼杌。蘇州有常州有。早已將身藏北斗。却被青原繩索牽。且於祖地操箕帚。爲問廬陵米價高。直至於今誰下口。此事且置。祇如山僧生緣。還是己丑不是己丑。鐵牛卸却黃金角。金毛化作銀蹄狗。八角磨盤空裏行。磨心不動無前後。喝一喝。下座。　臘八上堂。金鳳宿龍巢。乃生堅翅鳥。踞佛頂顊上。如雷揮電埽。奮翅擘滄溟。百川流俱倒。直取龍子呑。祖父徒懊惱。有此忤逆兒。方名爲跨竈。所以佛初生。不値韶陽老。若見便打殺。魔佛一時勦。豈待見明星。容他言悟道。今日衆中莫有此忤逆兒麼。若有則豈但迦文禍事。祇此青原一衆俱被他呑却了也。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曰。呑過了也。師笑曰。蚺蛇呑蝍蛆。自命先難保。良久衆無語。師曰。旣呑不得。且留龍象種蹴踏過來春。　元旦上堂。僧問。本來面目卽不問。母胎未出事如何。師曰。竹樹老風烟。曰。度人已畢又作麼生。師曰。白鷺洲前玉版筍。曰。今日流通一句再請指示。師曰。清都觀裏金錢花。乃擊如意曰。鷄兒日。狗兒歲。鳴者鳴兮吠者吠。莫將聲響鬧比隣。妨著山僧春打睡。今朝睡起日高舂。猛然踏著黃梅碓。夜半攜衣過嶺來。青原南嶽遙相對。馬駒踏人毛骨寒。石頭滑人心膽碎。知不知會不會。得一歲兮失一歲。西來意旨竟如何。等閒拈起渾然醉。是事且置。祇如古人道。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意作麼生。良久曰。千年荆樹已萌芽。庭前又莚雙雙桂。　解制上堂。僧問。月圓月半卽不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圓時尖相在。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尖

時圓相隱。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今日正團圝。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風雲相會聚。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雲散月華皎。曰。五位已蒙師指示。今日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句須該五句義。曰。恁麼則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誰人石上解栽花。乃擊如意曰。諸方有結有解。青原無解無結。諸方論夏論冬。青原從劫至劫。自有法界便有禪。禪與法界無共別。法界不生禪不生。法界不滅禪不滅。雖然如此。若道青原有禪。正是眼中落屑。若道青原無禪。也是皮下沒血。祇須石上解栽花。謾信蚊子難釘鐵。鈯斧山居不用磨。石頭路滑頻遭跌。四山天影影長圓。一澗水流流不歇。從劫至劫祇如斯。萬古荆風無等埒。

建昌府壽昌雙峯存禪師。嗣天界盛和尚。於順治戊戌正月初六日。受竺菴禪師。洎合郡護法。請住壽昌。上堂。師拈柱杖曰。遡遠窮源下碧山。瓣香親禮法王龕。無端正遇拙爻手。却喚阿難豎刹竿。諸仁者。者片田地。自先太祖一鋤翻轉。迄今四十餘年。靈苗瑞藥。徧滿支那。近因寺遭烽火。我法兄竺和尚向瓦礫堆頭。轉大法輪。直得鳳山側峙。硤水回朝。黃閣春温。紫羅香沸。存上座忝在同門。久承法益。自辭本師涙老人以來。匿影深山。唯許木石偕老。詎意竺兄翻轉面皮。强欲村婆施粉。笑殺傍觀。諸仁者。古人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與人。教存上座又說箇甚麼。事不獲已。且舉一則陳爛葛藤。應箇時節。昔黃檗爲南泉首座。一日捧鉢坐南泉位上。泉入堂。問曰。長老在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以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檗過第二位。泉便休。你看二大老雖則聲應氣求。箇點將來。大似埋兵掉鬬。不是好心。二老且置。祇如今日。又作麼生。卓拄杖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珍重。僧問。高提祖印。瑞靄風清。向上宗乘。如何舉示。師曰。雙鳳山前饒怪石。曰。向上宗乘蒙師指。慶讚一句又如何。師曰。獨龍峯上起祥雲。曰。恁麼則子規啼落

三更月．江南江北自忙忙。師曰．兩重公案。　結制．上堂。十五日以前．夜短睡不足。十五日以後．日長饑有餘。古人恁麼說話．大似在食息睡眠裏作活計。壽昌卽不然。十五日以前．晝見日．十五日以後．夜見星。牛頭嵊本具撩天鼻孔．壽昌橋灼然爲物橫身。諸仁者。會則黃金幾曾增色。不會則八兩依舊半斤。雖然也只見得錐頭利．且道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乃拈拄杖曰．鏌鎁橫按處．大地血淋淋。　聞然謚和尚八十陰壽．請上堂。以白問．先師卽今在甚處安身立命。師曰．金樓頂上一星明。曰．先師落處．蒙師指．如何是和尚卽今爲人一句。師曰．兩處龍成一點墨。曰．恁麼．則不圖金玉重重貴。但願兒孫箇箇賢也。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乃曰．聲色堆頭古佛心．當機誰會眼睛聽。欲知八十年前事．月上金峯一蟈鳴。諸仁者。此是見如大師當年打失鼻孔底招款。山僧爲彼子姪．只得將伊舊案．特地重科。衆中還知落處麼。洪波浩渺應難覓．好看持鍬出類人。　佛成道日．請上堂。古臘八．今臘八．一時依然是八刻。可笑瞿曇不愼．初夜半無端忽遭賊。一人傳虛萬傳實．災禍流來到今日。冤陷平民受苦辛．空餘片月波心碧。壽昌既開者保社．豈可無周急。且道將甚麼周急。乃拈拄杖卓一卓。曰．大衆看山僧拄杖子．卽今將盧舍那佛與釋迦老子底鼻孔．作一串穿來．爲你諸人護衛侍執。知麼。不是吾人誇意氣．丈夫標致合如斯。　解制．上堂。師曰．九旬禁足事如何．大似平空入穽窩。解結兩途俱不涉．依然鷂子過新羅。所以山竹谿桃．漏泄風光不少。酒樓肉架．拓開滯貨猶多。山僧恁麼布告。早是與賊過梯．倘有人更問壽昌解制一句．畢竟如何。只向伊道．天然未具迴瀾手．切勿輕身弄海濤。　中秋．小參。今夜中秋佳節．汝等諸人曾見月也未。存上座未免見景生情．記得去年此夕．泛溪灘臨水推牕對夜闌。忽忽山堂秋又半．一輪突上最高巒。盤山徒指註．馬祖謾分看。剔起眉毛是甚麼．清光萬古逼

人寒。諸仁者。光景未忘時、任汝東卜西卜。祇如月落潭空、汝等向甚麼處摸索。乃高聲曰、拶。　說菩薩戒、請小參。伊巖問、寒星數點、雪山打失雙睛。霜月一輪、畦畔光含五位。骨破皮穿卽且置、金殿重重事若何。師曰、惹得虛空笑展眉。伊顧視左右曰、看看。裂開錦縫、龍象驚奇。祇如當堂不正坐的老漢、尋常與伊如何相見。師曰、一任疑著。曰、任麼則眼中童子眉如雪、石女拋梭夜織機。師曰、普光明殿風光別。曰、今日洞簾倒捲千華冷、臘月梅開大好春。師曰、大家扶起破砂盆。乃曰、朔風息。凍雲翻、大事因緣不隱瞞。欲識當年成道意、黃龍峯峻鳳凰山。透過者箇關捩、正好道箇、千華臺上、無風起浪、梵網會裏、平地生瀾。不則、眞如未許儱侗、佛性豈可顢頇。病僧不惜眉毛、指點從前擔板漢、一齊推出與君看。　解制、小參。巢知風、穴知雨、師姑端的是婦女。日能冷、月能熱、秤錘未必是生鐵。笑倒街頭石敢當、三人證龜不成鼈。雲門胡餅、臨濟屎橛、簡點將來、也是虛空著楔。更有冤枉難伸、靈雲眼底見空花、帶累玄沙重納敗闕。諸仁者。須自瞥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歇。　晚參。五位君臣、切忌當頭道著。主賓玄要、那堪句裏分疎。雲門一字關、不通水泄。法眼心識路、孰敢亂行。祇者一串葛藤、病僧早已束作一束、拋在東洋、不欲魔昧人家男女。無奈尙有不識好惡底、特地迫人。只得將錯就錯、隨例開箇爐鞴。至於爲人拓土開疆、抽釘拔楔、自有堂中版首。病僧正好坐看太平。雖然。還有一句子、畢竟要與諸人道破。乃卓拄杖曰、看病僧手中拄杖子、九十日內、不許你動著。動著、卽打折你驢腰。

越州妙峯指源淨信禪師。諸曁陳氏子。廿歲、依慧融法師、研窮性相。聞僧舉竹篦話、知有向上事。尋參雲門孟和尙。因茶次、見行者舉茶甌、有省。然於諸訛公案、猶覺礙膺。再參孟於化山、屢受煆煉。因閱高峯墮枕公

案。乃得冰釋。後承盂印記。於順治十六年。出住山陰天章。次遷妙峯愚庵等處。初上堂。拈香祝　聖畢。復取懷中香曰。此香初於象田得來。到處起模畫樣。後到化鹿峯前。被無面目漢一椎擊碎。本期雪屈鳴寃。誰知重添醜拙。特爲拈出。供養前住顯聖後主朱明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愚庵盂老和尙。用酬法乳之恩。乃斂衣就座。坦持大師白椎竟。祁季超問。羣賢雅集。晉代風流。列祖拈提。千秋軌範。此猶是昨日事。即今一句。請師指出。師曰。萬山皆拱秀。曰。崇山峻嶺。熾然常說。茂林脩竹。覿體全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一句。請師全提。師卓拄杖曰。看取令行時。曰。正偏不落處。賓主歷然分。師曰。法兄也須珍重。乃曰。向上一著。壁立萬仞。格外玄提。渾無巴鼻。所以三世諸佛。沒處藏身。歷代祖師。毋容著脚。金門玉殿。視聽應難。木馬泥牛。音響俱寂。紫羅帳裏撒珍珠。赫赫圓明。虛空背上駕麒麟。頭頭合轍。頓使他方異域。共展陽春。野老邨童。咸歌聖化。正恁麼時。當陽祝聖一句作麼生道。狼烟淨盡無餘事。佛日光中見太平。

上堂。崇山聳秀。四時蒼翠。曲水迂回。萬派流源。錫杖山。響天震地。鉢盂峯。吐霧吞雲。說甚麼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點地。管教運水搬柴。無非自己風光。開田掘地。盡是當人大用。大衆。且道如何是大用。師便下座。

上堂。伐鼓聲鐘。拈椎豎拂。如鏡照鏡。似空合空。三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五千四十八卷拭膿故紙。到者裏。說箇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早已不著。便若不能。委有箇捷徑法門。特爲指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夜半正明。爲甚麼天曉不露。師曰。古渡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曰。恁麼則石女謳歌。木童撫掌。師豎拂曰。向者裏別道一句看。僧擬進語。師曰。困魚止濼。病鳥棲蘆。乃曰。諸佛未出世前。人人鼻孔撩天。已出世後。箇箇脚跟點地。會得的。石女謳歌。木童撫掌。不會的。困魚止濼。病鳥棲蘆。會與不會。拈向一邊。祇如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又作麼生。妙高峯峻

雲靄靄、鏡湖水闊浪滔滔。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大似虛空裏著楔。麻三斤、乾屎橛、誰知弄巧翻成拙。問諸人瞥不瞥、卓拄杖曰、惹是招非何日歇。　上堂。吹毛出匣、蓋色騎聲。寶鏡高懸、通天徹地。掀翻窠臼、拶破重關。直得泥牛耕月、木馬嘶風。統恆沙衆生、爲一眞法友。總微塵剎土、作無際覺場。究竟總屬功勳、未是佛祖向上。大衆要會向上一著麼。竪拂子曰、一聲鶴唳千峯嚮、雲外蕭然萬壑清。　上堂。溪烟泛紫、劫外家風。山雨滴青、機前活計。果能信手拈來、自然用得恰好。不必雪峯毬、禾山鼓、金牛飯、趙州茶。須知頭頭顯露、處處全彰。山僧今日、爲你揭卻腦蓋、當陽指示。驀竪拂子曰、見之弗取、思之千里。　値雪上堂。僧問、風清四海無消息、寶殿垂簾不露顏。如何是正位一色。師曰、月鎖金殿冷。曰、玉象夜眠深雪裏、曉天何處覓形蹤。如何是大功一色。師曰、飛鷺出蘆花。曰、龍象交參咸慶賞、師登寶座祝豐年。如何是今時一色。師曰、雪堆銀樹迥。曰、絲線不抛明月夜、釣舟豈肯宿蘆灣。如何是不落功勳一句。師曰、靈峯高突兀。曰、恁麼則不借春風力、梅花撲鼻香。師曰、耐寒香有骨。曰、學人承恩去也。師便打。乃曰、四野凍雲、六花飛舞。潔白裏不許安身、一色邊那容措足。畢竟如何、前邨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上堂。妙高峯頂、向上機關、逼塞虛空、天旋地轉。雪裏梅花、風中竹韻。未離丈室、已示諸人。何必今朝、再勞啓口。卓拄杖下座。　上堂。蕭蕭葉落、枯木龍吟。若得一番寒徹骨、管敎樹樹吐芳叢。所以祖師門下、鑒徹未兆之先、自然不被四時摧謝。三草二木、咸含歆豔之機。土宿泥蟠、盡動翀霄之志。但沉空滯寂之流、祇爲關棙子不曾撥轉。因而推車撞壁、久臥荒坡。今日山僧聊爲撥轉去也。拍案一下、便下座。　元旦上堂。參頭問、時清道泰一句、請師垂示。師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曰、木童打鼓、石女謳歌。又作麼生。師曰、嶺上梅花開笑臉。曰、恁麼則萬邦歌舜日、千載祝堯年。師曰、路邊楊柳盡舒眉。

乃拈拂子曰、黃閣簾垂、紫羅帳合。新曆纔分、霞光曙啓。嶺上梅花得意、溪邊楊柳舒眉。雪舞長空、秀點千山之麗。雨霏大地、嫩抽萬卉之青。日不待火而熱、靈峯頂上白浪滔天。月不待風而涼、桐塢山中清光滿座。直得楚老謳歌、孀話朝堂之政。兒童戲舞、忘知帝德之深。諸兄弟還會麼。人多新意、氣鳥送好音來。 上堂。僧問未離越國、已度錢唐、是甚麼人。師曰、泰山石敢當。曰、西湖有月、家家照瑪瑙堦前氣象新。師曰、葛嶺梅花帶雪開。曰、恁麼則嶺上瓊枝秀、寒香第一魁。師曰、點。乃曰、淥水青山不愛住、鬧市紅塵反做家、知是業緣無避處、不如隨分納些些、所以法無住相、道乃人弘、昔年殃及先師、今被先師殃及、會麼、瓦鼎慣烹丹穴鳳、長竿時釣碧潭龍。 中秋上堂。一輪皓月照徹塵寰。家家翫賞、箇箇承歡、拈拂子打○相曰、靈山話、曹溪指、當堂拋出親薦取。好供養、好修行、此事未敢輕相許、南泉特地逞風流、閃爍清光動寰宇、揮拂子、下座。 師在象田參禪有省、同參問、日前得甚消息。師劈面便掌。曰、不要龍侗、直須明說。師曰、夜夢不祥、題破在壁。同參擬議。師曰、莫道死而不弔。 師訪山翁忞和尚於吼山。問、未明自己、則有生死、既明自己、因甚亦有生死。山曰、如何是你自己。師豎拳、山曰、正是生死。師曰、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山曰、爭奈根枝未淨。師曰、多承挂念。 師與繼起禪師在嵩峯庵茶次、繼曰、老兄曾到金閶慧慶寺聽講麼。師曰、是。繼曰、契闊有二十年矣。師曰、恁麼則今日不期而遇、如何是二十年前事。繼曰、兩眼對兩眼。師曰、猶是今日事。繼曰、老兄作麼生。師喚行者斟茶。繼曰、亦是今日事。師高聲曰、行者斟茶。繼曰、我肯後語、不肯前語。師曰、請惜取。 禪客自廣孝來、敍寒溫次、師拈橘子曰、者是甚麼。客拈字紙曰、只是者箇。師曰、錯。客曰、師錯我不錯。師曰、錯錯。 師垂問趙州無字意旨、樗樵曰、草枯鷹眼疾。師曰、趙州有字、又作麼生。曰、雪盡馬蹄輕。師曰、無字與有字、是同是別。曰、

一箇鼻孔。兩管出氣。師曰。畢竟有無二字如何。曰。虛空墮地。師曰。也是赤土塗牛嬭。師問僧。一人在雲棲寺裏。一人在妙峯山中。且道二人作麼生相見。曰。梅花鬭雪開。師曰。不是今日事。曰。一輪孤月當空挂。寶印堂前皎皎明。師曰。拈一捨一。不是好手。

嘉善慈雲假亭淨挺禪師。錢塘徐氏子。少舉明經。喜遊叢席。順治初。參雲門盃和尚。看皓布裩葛藤語。一日。入市。踏著蚌殼。忽大悟。詣雲門求正。盃問。正恁麼時如何。師曰。月照千峯白。盃曰。再道一句看。師曰。湖開兩岸青。盃曰。記得三年前宗會菴相見麼。師曰。牡丹花下玉麒麟。盃頷之。後剃染。承盃印記。出住慈雲。大還梵受。及主越之顯聖。杭之天竺。　上堂。尋常道箇唱和句。也不容易。有般鹵莽禪和。只曉得箇掀翻法座。推倒禪床。以爲是當機不讓。那知同生同死。能弱能强。放去收來。卻自有宛轉機絲之妙。罷罷罷。達磨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巖頭雪峯。誰與共賡此曲。顧左右。遂下座。　上堂。烟雨樓前古徑迷。鴛鴦湖畔鳳凰飛。雲漠漠。水瀰瀰。兩岸春風夾馬蹄。聽好鳥聲聲喚切。江南三月。百花香處。惟有鷓鴣啼。更有一問。含元殿裏。不說長安。且道江南三月。還是途中受用。還是到家消息。賓聖門前。刹竿相望。莫有人道得麼。　上堂。要得語離滲漏麼。吽。吽。吽。十字街頭石敢當。分付著廖鬍子。　上堂。大鵬金翅鳥。直取龍吞也是饑。不擇食。常言道。好事不如無。　海幢大師省覲。請上堂。師顧大衆曰。有麼有麼。恁麼會得過橋村酒美。者便是先照後用。又顧大衆曰。有麼有麼。恁麼不會隔岸野花香。者便是先用後照。又顧大衆曰。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過在諸人。不干老僧事。者便是照用同時。又顧大衆曰。恁麼卻不恁麼。不恁麼卻恁麼。過在老僧。不干諸人事。者便是照用不同時。僧出禮拜。曰。果然佛法無多子。師打一棒。曰。莫亂統好。

問。佛未生時。卽不問。如何是少室九年。師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曰。衣止不傳。作麽生是金鷄一粒。師乃作嘔聲。曰。情知和尙不讀讖緯之書。師笑曰。怪得說達磨善相。　嚴顯亭都憲請上堂。僧問。君向臣時如何。師曰。翠華春舞仗。曰。臣奉君時如何。師曰。金露曉含香。曰。君臣道合時如何。師曰。雕矢來溫室。星旒出建章。僧禮拜。師乃曰。翠華春舞仗。金露曉含香。雕矢來溫室。星旒出建章。大似蛩朝詩句。顯亭都憲是家裏人。在含元殿中自能辨得。你道那裏是含元殿。喝一喝。　上堂。僧問。諸佛出世。合度何人。師曰。鴈唳關山月。曰。祖師西來。當爲何事。師曰。蟲鳴草樹風。曰。恁麽則如來祖師不一不異也。師曰。霜驚天壍白。日落岸花紅。僧禮拜。師乃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如來禪祖師禪相去多少。聻。良久曰。聖如仲尼。不合與小兒論日。　請上堂。參頭問。五位六爻卽不問。圓成三七意如何。師曰。覿面千差。曰。連朝請法。萬指蒙光。畢竟誰占孤峯頂上。師曰。龍興虎跳。參作禮。曰。最是淳于誇善射。子桓深喜共飛觴。師便打。乃曰。先顯聖嘗道。天際日出月沒。檻前山深水寒。老僧是他兒孫。不免續成一曲。供養大衆。爲施主生福。擊拂子曰。日出月沒。山深水寒。普通年外。何苦覓心安。雲漠漠。路巉巉。最迷人影是風檣。飛身鳥道。拔跡玄關。向香爐峯頂。直下平看。歸去也。望江南。擲拂子曰。前三後三。　衆護法請上堂。蘭亭一敍。羣彥畢集。今日雲門一會。不減蘭亭。果然天朗氣淸。惠風和暢。良久曰。錯。錯。當時是三月初三。如今是臘月初六。復曰。不錯。不錯。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理合如此。揮拂子下座。　護法請上堂。師曰。今日姜京兆昆弟。特到此間。專爲己躬大事。此間花宮玉筍。石路雲門。原與天地相爲終始。京兆不忘付囑。志顯空宗。自先世至今。法輪恆轉。令子汝臯與老僧有言句之合。是東林再見於廬山。沃州重遇於江左。且雲門覿面一句。作麽生重唱。聻。驀揮

拂子曰、日日是好日。　嚴柱峯侍御、請小參。僧問、如何是獅子吼。師曰、香爐峯倒卓。曰、如何是鳳凰鳴。師曰、耶溪水逆流。僧禮拜。師乃曰、山彎彎又水彎彎、顛倒邯鄲是等閒。坐斷白雲渾在夢、只今空笑舊溈山。老僧夜來得其一夢、八脚鷺鷥飛入藕絲孔裏、大鵬金翅鮫定燈籠尾巴。香爐峯倒卓、蟻子掀翻。耶溪水逆流、蜻蜓把定。畢竟有何徵應。溈山夢、老僧夢、是別是同、有人原得許他智過鶖子。僧問、就和尚置一問得麼。師曰、老僧不曾答得汝。曰、也知和尚道出常情。師曰、家無白澤。問、如何是普通年遠事。師曰、木筆開花。曰、果然得聞於未聞也。師曰、娑羅弄影。　錢景明明府請小參。僧問、春至百花開、秋來羣木脫。如何是不涉春秋一句。師曰、他家貴胤本天成。曰、四野禾將稿、千溪水欲枯。許多蝦蟹、如何救濟。師曰、此事如何說向君。問、山色溪光、總是陀羅尼三昧。鳥啼花笑、無非觀自在悲心。因甚大悲菩薩、又現通身手眼。師曰、接物利生臣種事。曰、未審那一隻正眼。師曰、要留尊貴與兒孫。乃曰、天晴同虎嘯、雨落共龍吟。杖頭挑日月、脚下踏風雲。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門。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大衆。連日不雨、擔水的、擔頭上挑著幾箇日月。赤脚走的、莫踏破草鞋麼。還有一件、逢著死蛇切忌打煞。尋箇沒底籃、盛將歸來、正好向他祈雨。　請小參。佛法本自現成、切忌眼目定動。畢竟如何若何。老僧今日牙痛。舞拂子曰、撮弄撮弄。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曰、秦望插天飛鳥落、若耶倒地蟄龍驚。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鶴立不堪頻倚戶、鑾迴無那獨垂簾。曰、恁麼則日日當陽、不傷風化去也。師曰、禹穴已迷、堯顏不睹。　護法請小參。維那問、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離了絕了、請師證據。師曰、須是一心朝鳳闕。曰、與麼則迴途得妙也。師曰、常得君王帶笑看。曰、如何是極則一句。師曰、者裏沒有卑賤。曰、暗抽橫骨、明坐舌頭、今日始覩作略。師曰、仔細著眼。那打

一圓相曰。莫謂無人證明。師曰。何不禮拜。乃曰。也大奇。也大奇。過去娑羅王如來。以手著地入金剛輪際。取甘露水。用琉璃鉢盛滿。持至雲門寺裏。與汝諸人圓成佛法了也。以何爲驗。今日香積國中有人請飯。士問。未到雲門時如何。師曰。十里樵人穿鳥道。曰。已到雲門時如何。師曰。三冬漁父守枯椿。問。知有時如何。師曰。雪滿山陰道。曰。不知有時如何。師曰。晴看五老峯。　晚參。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淘底是甚麼金。曰。閻浮檀金。師曰。閻浮提中人得。曰。得也得也。師顧傍僧曰。是甚麼金。傍僧曰。鴨糞金。師曰。㡳來得底是糞。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不爭者得。曰。恁麼則二龍總不得也。師曰。亦不曾失。乃曰。魚目溷夜光。黃金如糞土。得失在當人。從今休莾鹵。禪和家記了幾句問頭。探頭探腦。只圖一場口滑。且道有多少利益。他汾陽說箇十智同眞。又說箇十八問。也太多生。以要言之。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而已。會得我洞上語言。一切總離滲漏。直敎如鉤如環。如鉗如夾。說甚麼接初機句。辯衲僧句。立乾坤句。正令行句。都來總是一句。且作麼生是一句。驀彈拂子曰。不是有句。不是無句。便下座。　僧問。行鳥道時如何。師曰。當面虎狼難下脚。曰。不行鳥道時如何。師曰。滿前雲霧卻迷蹤。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一任踍跳。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師曰。滿船漁火亂。曰。如何是天曉不露。師曰。一室野雲屯。曰。莫瞎卻傍人眼也。師曰。汝不患盲。　普說。師良久。驀拈拂子曰。會麼。偏不是偏。𤏙裏銀河開皎月。正不是正。雲攢峯頂舞金烏。忽若沉沉玉宇。滿路香浮。湛湛晶簾。一壺色映。者裏正好轉身一路。直得木人鼓棹穿林過。石女乘車踏海回。要且不是到家消息。如何是到家消息。驀突兀瑤臺九萬重。靑鳥深深不知處。我洞山宗旨。從上相傳。不免一一舉出。正中偏。莫作正會好。三更初夜月明前。是黑月是白月。莫怪相逢不相識。認取一半。隱隱猶懷舊日嫌。將謂忘卻。偏中正。莫作偏會好。失曉老

婆逢古鏡、歷劫彰名、分明覿面別無眞、錯會不少、休更迷頭猶認影、棧馬絆枯樁。正中來、觸著磕著、無中有、路出塵埃、投明須到、但能不觸當今諱、主聖臣諛也、勝前朝斷舌才、一般利口。兼中至、抱取兩頭、兩刃交鋒莫迴避、將軍致太平、好手還同火裏蓮、冰河燄發、宛然自有衝天志、血濺梵宮。兼中到、兩頭坐斷、不落有無誰敢和、絕毫絕釐、人人盡欲出常流、邯鄲學唐步、折合還歸炭裏坐、莫教炭庫藏身。者五位話相傳已久、覺範智證傳中有云、洞山五偈、皆精玅祕奧、非上智大根、莫能到其境、擬心動念、卽迷宗旨。故汾陽偈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委、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玅叶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卻威。覺範語、亦明悉、但改兼中至一位爲偏中至爲未是耳。幻寄指月錄亦云、有謂洞宗頗落言詮、不如臨濟直截、是亦不然。賓主何異君臣、四喝何異五位、幻寄語亦見端的。又人天眼目載大慧語一節、中多譌訛、人未能辯。不知大慧語有鍮有金、有玉有石。其云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炭亦是黑、以此回互黑字、失曉是黑中之明、古鏡亦黑中之明、老婆頭白、以此回互白字。眞是癡人說夢、笑煞傍觀。大慧徧參雲門曹洞諸尊宿、貧兒思舊債、正將行脚時、金鍮不辯、玉石不分、語拈出示人。使諸方具擇法眼者、識其是僞、是眞、是醍醐、是毒藥。俗學不解、謂語含譏刺。大慧大慧、豈其然耶。又山堂淳有明明炭裏藏身一語、人多錯解。不知炭庫藏身、是病語、是藥語也。莫折合好。余在愚庵先師處參葡萄棚話、五年、踏著蚌殼、通身打失。後老人命余作五位頌、遂承記莂。今日人天衆前、更爲舉出話長饒舌。

師有答人論宗統書、計二十四章、今謹錄三則。

浮山親承太陽、實有師資之分。而覺範曲說、謂以皮履直裰寄浮山使代求法器、斯言妄也。老兄道眼圓明、深知憑君待價一語、實指浮山。則太陽偈親囑浮山、審甚。詎漫無所

屬、懸以授於不知誰何之人。遂曰、憑君待價哉。當浮山見太陽、在眞宗天禧間、太陽年未八十、太陽之嗣二十五人、考諸藏典、平侍者不在其列。卽承剖二公蚤世、餘二十三人尚在。豈遽憂絕嗣、而預囑浮山代求法器耶。臨濟三玄、曹洞五位、幷天皇天王之訛、莫不始於覺範。覺範之言、安可盡信乎。浮山囑投子曰、代吾續洞上宗風。未嘗曰、吾代太陽付汝。太陽有付浮山偈、浮山有付投子偈。在曹洞兒孫、自不敢忘浮山付授之旨。而必以異苗爲口實、是覺範私心、難以服天下後世。　太陽囑浮山師資契合所憑者宗旨。不耑以器物也。覺範門外漢、不審宗旨爲何物、謂以皮履直裰寄之。夫皮履直裰、可寄也。宗旨道眼所憑、非方非圓、不黃不皂、胠篋不得覆藏、門庭未堪剤限。所以浮山於會聖巖中遇投子、青出洞上宗旨示之。而投子嘿契者、正浮山參太陽時心眼相符者、一毫端許。太陽知之、浮山知之、投子知之。他人所不及窺、所不能共者、此不等於器物明矣。衣履可寄、宗旨亦可寄耶。覺範錯疑、從上相傳、有甚旨訣。謂可以寄之他人、傳示學者、如此見解、誣謗前賢、疑誤後世、有智若明、當豁然一笑也。　來札又謂太陽以皮履直裰寄遠公、使爲求法器、此語載在藏典、錯、錯。老兄試將藏典檢閱一過、當自悔其失言矣。景德傳燈載太陽傳、無此語。續傳燈載浮山投子傳、無此語。祇是宋淳祐間元至正間、兩刻五燈會元者、謬引覺範之言、傳訛後世、非藏典也。宋當淳祐而衰、元以至正而滅、會元未經考訂、多有差訛、若某甲已自有師一語、不特會元所無、幷僧寶傳亦未之有。後人附會、載指月錄、當時實無此語也。來札又云、浮山當日何不竟嗣太陽、乃嗣葉縣。錯、錯。若竟嗣太陽、則不必更請投子以自代矣。正以楊廣山前、授受恩深、有一瓣香、未曾拈出。故托投子以代。謂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夫洞上宗旨、浮山所出以示投子者也。洞上宗風、浮山續之、而請投子自代者也。來札亦云、妙叶兼

帶、乃洞宗垂手爲人、不落正偏之極玄微處。則是法兄意中、曉然以兼帶宗風、歸之洞上矣。浮山九帶、全以挾帶挾路爲準。一字一句、竝有師承、昭然耳目、豈非洞上宗風者哉。來札又云、浮山九帶、引風穴示衆、有大用現前語、與洞宗兼帶之旨、雲泥相隔。錯、錯、錯。若果雲泥相隔、則浮山當日、何故立玅叶兼帶之題、引大用現前之語耶。僧問天童覺、如何是兼中至。覺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此語、載人天眼目。老兄曾未見耶。風穴參華嚴、充維那、又參同安、洞上宗風、頗曾領略。僧問風穴、語嘿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五位三玄、在風穴看來、全然不隔。故即以洞山頌子、答人。浮山當日、以雲巖寶鏡三昧爲綱、以風穴示衆爲目、意亦如是。然題面分明玅叶兼帶、闡揚洞上宗風也。石頭參同契曰、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洞山玄中銘曰、用而無功、偏圓宛轉。丹霞曰、全體即用、枯木花開。天童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一絡索重重舉出。仰山曰、師資辨難、互換機鋒、大用現前、只貴眼正。是潙仰下亦大用現前也。雲門曰、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佛祖無別。是雲門下亦大用現前也。豈獨耳聾吐舌、百丈得大機、黃檗顯大用哉。兄但見碧巖集註、寒暑到來一則、擬是正偏回互、覺濟宗下無許多般、但遠錄公準此爲五位一格耳。竟不知九帶宗旨、其意云何。眞蹉過浮山面目矣。

江寧天界方融璽禪師。陝西涇陽任氏子。生萬曆壬寅。至十六歲丁巳、隨族叔投五臺大材老宿、剃落。尋謁黃檗、有博山來。一日、疑情憤發、值出坡擔折、如夢忽醒。復謁金粟悟、徑山信、皆橫機不讓。崇禎丙子夏、從顓愚衡於蘇溪、圓具。侍衡還雲居、職典院事、僅六年。順治丁亥、走江南、參天界盛和尚。師資契合、遂承盛印記。出住雲居。次遷天界弘濟。上堂。道人家風、隱顯叵測。有時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任他春夏秋冬、自繇自在。

有時向十字街頭撒開布袋。隨我東西南北。獨行獨步。今日受衆人請。繼先師席。掀翻洞水逆流。唱出好山別調。普利人天。不拘軌則。法堂前千衆圍繞也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也如是。且道條令重新當陽一句又作麽生。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臘八上堂。僧問世尊今日成道。拄杖今日化龍。且道是同是別。師曰惟此一事實。曰未覩明星時如何。師曰左眼半觔。曰已覩明星時如何。師曰右眼八兩。曰既是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又道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還是自語相違。理合如是。師曰總與一頓棒。乃曰釋迦佛成道。拄杖子化龍。惟此一事實。好日多犯重。道得著。與他三十棒。道不著。也與他三十棒。何爲如此。不見世尊覩明星。極口歎曰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得證。拄杖子既與佛同時成化。當與佛共鼻出氣。會麽。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上堂。舉僧問睦州和尚如何是展演之言。州曰量才補職。僧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曰伏惟尙饗。徑山杲曰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祇得八成。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便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麽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曰且莫作屎窖沸。師曰徑山老漢答話雖俏。其奈賣弄特過。或有人問天界如何是展演之言。便道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如何是不展演之言。便道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大衆睦州道底被徑山檢點。徑山道底被天界檢點。天界道底莫有人檢點得麽。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上堂。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眞對頭。曰當面錯過時如何。師曰好相識。曰驀直撞著布袋時如何。師曰與我一文錢。曰者一文錢有何用處。師曰換人眼睛。曰還換得虛空麽。師曰得。曰虛空作麽生換。師曰北斗面南看。曰果然於法自在。師曰今日且放過。乃曰貌古形踈氣宇豪。閒來鬧市弄金毛。一聲震吼人皆畏。走獸飛禽望影逃。莫有向箭鋒下

出頭底麼。良久曰、打泥塗壁。上堂。僧問、公案千差則且置、如何是五家宗旨。師將拄杖一卓。曰、莫儱侗。師曰、是你伎倆。來曰、如何是臨濟宗。師竪起拄杖。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橫拈拄杖。曰、如何是雲門宗。師將拄杖左邊一畫。曰、如何是潙仰宗。師將拄杖右邊一畫。曰、如何是法眼宗。師將拄杖向空一畫。曰、恁麼則歸源無二路。方便有多門。師曰、你離卻拄杖、喚甚麼是歸源路。僧竪一拳。師曰、亦是方便門。僧擬議。師便打。曰、者等機用、須是天界始得。師打曰、一任舉似諸方。乃曰、者條拄杖、盡大地誰不有一根。只是他不解用。遂成死水裏龍、與蝦蟆魚鼈互相鈍置。他若解用、陸地生波、沒殺天下頭角去在。雖然、也要拿捉得穩。若拿捉未穩、終不免被人奪卻。大衆。莫有奪得老僧拄杖底麼。良久、遂下座。旋風打散。　示衆。僧問、如何是第一峯。師便打。曰、學人不會。師曰、別處相見。乃曰、拄杖今朝自走輥。伸手打著虛空腿。一時痛徹山河骨。萬象森羅齊咄嘴。諸禪德、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不犯損傷、切忌走水。　歲旦示衆。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燈燭交輝。曰、如何是佛。師曰、百草頭上露堂堂。乃曰、昨朝臘月三十日、拄杖子一人與多人神通法戰、撿得一條性命、猶自不知利害。到今朝正月一日、更在者裏橫行竪走、闊步大方。道有也三十棒、道無也三十棒、會得也三十棒、會不得也三十棒。但凡撞著、都不空過。何爲如此。於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　示衆。舉古人道、終日喫飯、不曾齩著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著一縷絲。師曰、與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雲居今日和盤托出、要你諸人著眼。　四月八日示衆。僧問、指天指地時如何。師曰、換卻汝眼睛。乃曰、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拄杖子揚名挂榜、從四大部洲行脚一迴、未曾撥著一箇。阿呵呵。莫道不相逢、相逢不相識。　示衆。僧問、有句無句、意旨如何。師曰、一拔連根脫。曰、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有句無句、山

河大地。十字街頭。銀牆鐵壁。將軍欲入破重圍。勒馬擔刀還自失。喝一喝曰。看箭。　示衆。雲板大叫。諸佛子喫飯來。木魚揚聲。衆上座出坡去。拄杖子踍跳上非非想處。是甚麽無風起浪。僧問。如何是呼之不回遣之不去。師曰。頑石頭。曰。還成得佛否。師曰。待驢年。　示衆。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春蒔秋收。曰。如何卽得。師曰。眼親手快。乃曰。惟此一事妙密難明。巖處穴居。風來雲去。走爛草鞋。轉見不堪。坐破蒲團。底更爲狼藉。爭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事事成辦。　示衆。僧問。提不起放不下時如何。師曰。累殺闍黎。曰。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便打。曰。除此別有方便麽。師復打。乃曰。拈起拄杖頭。高出萬峯頭。按下白雲頭。花開古樹頭。特地起波頭。拳拳問話頭。棒棒打參頭。長安大道脚跟頭。不是冤家不聚頭。　示衆曰。出東山。和光混俗。月沉西海。帶水拖泥。堂上燈籠照天照地。且道他具甚麽眼。　示衆。僧問。諸方堂奥卽不問。如何是曹洞宗旨。師曰。你道大唐天子。司何官事。曰。恁麽則獨尊去也。師曰。阿誰不蒙恩。問。目前結解卽不問。不結不解時如何。師曰。杖頭書令字。曰。意旨如何。師曰。封石將軍下海洋。僧禮拜。師將拄杖一卓。曰。今朝是泰山石敢當。汾陽道底。避之大吉。更問如何若何。一任赤口白舌。也須頭破血出。大衆還有知而故犯底麽。復曰。三月日前張網捕風。三月日後掉棒打月。正當三月日。霜上加雪。靈龜甕裏深藏。六徒勞拄杖外周折。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你看山僧有幾莖眉。曰。請和尚自道。師曰。山僧欲自道。只是無著口處。曰。在學人分上有幾莖。師曰。打失也不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凌霜傲雪。峯同老嘯。月吟風眼倍空。曰。百年後向甚麽處。師曰。天不容。地不載。曰。恁麽則藏身之處沒蹤跡。師曰。隆冬嚴寒。將錢買火。向曰。學人不會。師曰。待汝夢見山僧來。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五老峯高。曰。如何至頂。師曰。看脚下。曰。不涉途程峯頭已到。師曰。縱能玄會得終不

及親臨。曰、和尚可曾親到否。師曰、舉身天地外、別是一乾坤。問、如何是佛。師曰、莫汚老僧耳。曰、如何是法。師曰、撮土揚塵。曰、如何是僧。師曰、逞甚伎倆。曰、如何是一體三寶。師曰、問話了、禮拜去。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是佛法。師曰、清涼山高、洛伽水深。曰、如何是佛道。師曰、昨日有人從粵東來、說吳西山水佳奇、大好翫賞。曰、未現前時如何。師曰、塞壑填溝。曰、已現前時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雲居蘿苩、洞山薹。曰、學人不會。師曰、你若會、賣弄去在。問、如何是佛祖的的意。師曰、虎鬚林裏撒珍珠。僧罔測。師曰、風不入無孔之壁。問、乾屎橛意旨如何。師曰、你還皷著麼。曰、我當於此切。師曰、不是好狗。曰、為甚麼不肯學人。師曰、猶有者箇在。

苕溪鳳山多福林妙叶淨啓禪師、家世業儒。投寶壽方披剃。一日壽示衆曰、此事教你沒趨向處。師聞、直得行坐不安。遂有省。復徧謁諸名宿、皆蒙器重。後參愚庵盂和尚、一語洞明大法、承印記。出住桐川東山妙覺禪院。上堂。碓觜花開、乃得聲騰米價。石頭路滑、方知鈯斧風規。藥山鼓笛韻青霄、翻出新豐成古曲。鏡湖波浪滔天湧、流來明聖水汪洋。雖則光演宗乘、只貴大家知有。大衆、山青水綠、蒼松翠竹。月田可耕、雲泉可掬。水足草足、大衆多福。良久曰、且道是何節拍。擊如意曰、昇平樂。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兩手相呈、和盤托出。提起也傾國難酬、放下也分文不値。一百二十歲老趙州、齒不關風、道有道無。黑夜投珠、又何怪按劍相及。諸昆仲、可惜許坐在飯籮裏叫餓、反去餬餅上呷汁。逗到今朝三七依舊廿一。豎拂子曰、寒山拾得。佛成道日上堂。舉拂子曰、見麼。老瞿曇於拂子頭上成等正覺、直得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然雖如是、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更聽一頌。羅紋結角正交加、不借逢緣始到家。將謂覩星明底事、誰知也是眼中花。

上堂。拳豎青林蕨、芽抽玉版孫。春雨如膏、峯巒滴翠。滿塢白雲窈窕、一溪綠水潺湲。法眼道、我二十年只
作境會。直得上大人丘乙已、插足不入、置喙無由。其餘七十士、只好袖手傍觀爾小生童稚無知樂著嬉戲
致使猥藉枝頭、落花滿地說甚麽佳作仁可知禮也。若是箇漢、何妨隨緣作主、就路爲家。阿呵呵。誰是其人。
擲拄杖下座。　上堂。趙州八十猶行脚老不歇心謝三郎一生不出嶺得少爲足。未有常行而不住、常住而
不行。也是日午打三更。阿呵呵。好大哥。到不如倒騎驢背歸華嶽、醉寫黃庭換白鵝。　上堂。綠樹陰濃夏日
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諸昆仲。佛祖祕密寶藏、盡行拓出了也。還受用得
著麽。良久曰。路不拾遺、君子稱美。　上堂。唐明皇劍斬紙人、李將軍箭穿石虎、什法師八歲能舉鐵磬、商丘
開出入水火。所以道、毫釐繫念、鵠過新羅、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拈拂絲曰。者些子、雖則是栗棘蓬、金剛圈、會
得也不値涕唾。會麽。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上堂。著意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春風舒柳眼。夜
雨綻花胎。大衆。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麽。見則頭上安頭、不見則當面錯過。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
佛色。跛脚阿師開眼著賊。瞞得三世老胡、瞞你諸人不得。　住鳳山値大士誕辰小參。春當二月中、處處聞
啼鳥。夜來風雨聲、圓通門開了。百千手眼、慈悲苦惱。三十二應、十四無畏、一上神通、非小也。是爲憐赤子、不
惜雙莖傾出栲栳。大衆、今日大士降生也。且道、是門裏出身、是身裏出門。復喝曰。偶行花下路、驚起樹頭鶯。
小參。舉曹山道、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師曰、通途通宗、
挾帶挾路。妙在逢緣不借、拈來用出無垠。鴈過長空、霞生碧落、諸人還識曹山麽。驀大笑曰、曹山好顚酒、
小參。舉梁山觀祖因僧問家賊難防。事若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曰、貶向無生國裏。曰可是

他安身立命處麼。山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山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又如何。山卽下座。曰。莫打溼老僧袈裟角。師曰。者僧如庖丁游刃。用有餘饒。梁山似郢匠揮斤。纖毫無損。有底道。梁山只能戰賊。不能殺賊。殊不知垂衣致治者堯舜也。小參。山花似錦。溪柳如金。喚晴喚雨。鳥自呼名。桃花刺破時人眼。蛙鼓聲傳佛祖心。誰人知此意。令我憶雲門。　小參。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法亦然。觀僧亦然。觀山河世界萬象森羅亦然。衆生亦然。指衆曰。你亦然。他亦然。揮拂子曰。惟有者箇不然。何故。暫不入衆數。　小參。舉拂子曰。拈來無不是。切忌認著。揮拂子曰。用處莫生疑。停機卽錯。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有漏笊籬。無漏木杓。雲門扇子飛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直得東海龍王發惡。風雨大作。山林樹木。東倒西歪。撞頭磕額。屋簷下滴瀝搭落。大衆。現成茶飯不喫。胡餅裏討甚汁。咄。錯錯。　舉趙州勘破臺山婆子因緣。師曰。婆子平地陷人。趙州就窩打劫。致使臺山路上。荊棘橫生。行人膽落。檢點將來。各與三十棒。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師曰。玉殿苔生。銀籠鶴出。只在尋常行履處。爭奈知恩者少。良久曰。相續也大難。　舉雪峯因僧問臨濟賓主句。峯曰。我當初要見臨濟大師。大師已順世。如今要識他賓主句。須問他家兒孫。僧舉似南院。院展具禮拜曰。雪峯古佛。師曰。二尊宿千里同風。者僧雖則當面錯過。功亦不在禹下。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舉大覺念祖見初祖面壁石。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師曰。念祖被石頭換却眼睛。累他盡大地人喪身失命。　舉雲門澄祖因蘇雲浦中丞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門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蘇復問。門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囓鏃之機。驚羣之

句。誰敢追風。但末後太煞老婆。何不劈脊一棒。待者俗漢更疑三十年。

越州彌陀寺無跡敏禪師。參方受明因懷和尚心印。出住潮山。上堂。眉睫間卓立百億須彌。耳朵裏涵盡無邊香海。倒捋虎鬚。逆擒麟角。若較演教拄杖子。猶隔一線道。呈拄杖曰。見麼。拄杖子不動干戈。將無量世界中佛魔盡斬。凡聖俱捐。掣電轟雷。拿雲攫霧。祇見飛來峯與石人嶺起舞。錢塘江與大海水逆流。六和塔倒挂九霄。老龍井潛蹤匿跡。且道因甚如此。以兩手握拳曰。吽吽。　上堂。靈犀翫月。彩鳳翔雲。至人作而萬物咸孚。大德鍾而羣英畢聚。說甚麼絕天維。圍地紀。擘泰嶽。逗黃河。稱奇鬬巧。駭俗誇盲。總不如演教者裏毛端現刹。插草成林。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咳嗽一聲。也勝他玄音妙義。微塵一點。也當得華藏莊嚴。何故。不見道。大千世界入正定。一微塵中從定起。乃拍案一下。　上堂。赤脚波斯渡海門。猙獰石虎出西林。山頭木馬嘶殘月。海底泥牛趁隊行。此四句內。有一句騰今耀古。有一句殺活雙行。有一句主賓互換。有一句君臣道合。若能檢點得出。乃與拄杖子同參。雖然。也是證龜成鼈。　上堂。向上一路。滑壁立千尋。險石火電光遲。乾坤高著眼。從來老古錐。團圝囫圇扁。老漢賣街坊。釃茶三五盞。大衆。祇如他不上門來。且作麼生。良久曰。剪。　上堂。臨濟豎钁。仰山插鍬。雖云穎脫。尚欠英豪。山僧無把鼻。狼藉在今朝。以兩手作掀眉勢曰。貓。　上堂。夜夜抱佛眠。開眼作夢。朝朝還共起。白日挑燈。起坐鎮相依。卽今在甚麼所在。語默同居止。王一鬍髭二尺三。山僧今日。亦抑亦揚。雙敲雙唱。有能共相證據者麼。良久曰。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如此閒言語。枉把口門開。以袖掩口。下座。　上堂。豎拂子曰。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若向不拈不放處會取。演教門下未堪喫棒。更待擎叉舞劍。打地揮空。拋毬奪笏。豎指揚眉。而後瞥地。堪作甚麼。演教今日口門不

緊，狼藉無餘，也只要討箇江東家信。顧左右曰，有麼。有麼。良久曰，喜得陽春早，千畬豆麥豐。　上堂舉梁山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山答曰，龍生龍子，鳳養鳳兒。師曰，者一語，大須仔細。三種滲漏離不離。五位正兼帶不帶。盡在裏許約山僧簡點，猶是水面鋪膠，虛空散彩。至令三生六十劫，大家坐在淫泥團裏。若是赤稍頁命，不假風雷，自有一番變化。試聽一頌，正偏五位駭鷄犀，歷歷明明彰暗機。海底紅塵騰靉靆，山頭白浪滾飛飛。僧問，如何是內紹。師曰，聖凡俱吐却，不見有當人，曰，如何是外紹。師曰，勳勸開霄壤，綸功擢五侯。曰，如何得見不滲漏。師曰，應機須審句，出格在當央。曰，如何得情不滲漏。師曰，兩途無滯著，萬派自歸源。曰，如何得語不滲漏。師曰，始終存一際，不動那頭機。曰，今日大衆霑恩功非小小。師曰，子是甚麼心行。

住顯聖，上堂，問答畢。師乃曰，諸昆縱具滿慈之辯，瓶瀉雲興。不消敏長老拍掌謦答無餘。若更如何若何，毫沒交涉。然事無一向，就中有箇直截句子，聊爲供養諸昆，必須奮鐵足金睛，生擒活捉。切弗把今朝發頭買賣，喪本失利。乃拋下拄杖拱立曰，不肖道行全虧，病衰滿體。奈麥浪先師公案未圓，承諸檀護洎本寺堂頭耆舊，力持公舉，不揣無知，謬承斯事，踵謝未遑，統希涵諒。便下座。　請上堂，玉笥山下雲蒸飯，石傘峯前露糞糞。王祊嶺上無根草，若耶溪濱不響聲。此四句內，有一句纖塵不立，有一句就路還家，有一句荆棘林中下脚，有一句月明簾外翻身，此是老僧一生收置，今日特爲拈示。衆中可能檢點得出的麼。若無。山僧自道去也。乃拍掌，下座。　請上堂。後園白鼻犺，吞卻前山虎。石傘皺雙眉，爐峯叫寃苦。驚得揭帝神，發威奮英武。搖起普化鈴，打動禾山鼓。高聲徹梵天，道誰能御我。爲甚麼如此。鉢囉娘，雲門普。　上堂。道水不溼衣，道火不燒口。無則本非無，有亦抑何有。一念離促延，萬劫非長久。相勸相將上帝都，買盡長安白家酒。珊瑚樹下

鬪金鷄。簷蔔花間眠玉狗。卓拄杖。下座。　示衆。黃鸝睍睆垂楊翠。雙柑斗酒醒春睡。夾竹桃花錦浪生。暖風熏得遊人醉。諸昆仲急須會。三浙驚濤拍岸來。六橋風雨花枝脆。良久。拍案曰。百雜碎。　示衆。細雨連綿紅日少。執勞營辦生煩惱。山僧擁毳只貪眠。忽被相牽打之遶。宮柳垂堤空自憐。落花滿地無人掃。殷勤只把暗香投。他時莫道無言好。　示衆。我手何如佛手。張三慣打空筋斗。我脚何如驢脚。李四能鑲無縫塔。人人有箇生緣。初三廿九桂輪圓。若道山僧無料理。泥牛昨夜渡前川。大衆。者様說話。正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唱曲。秖好博得旁觀者哂。　示衆。法身無相。法眼無瑕。空淸天界闊。閬宕景猶奢。眉端剔起空王殿。眼際虛涵萬洛叉。語言不到。思慮何加。箇中無肯路。自古絕周遮。　示衆。離四句。絕百非。直擺三行麯。東挑一擔粞。藏頭白。海頭黑。兒孫不丈夫。生做白拈賊。演教。今日不學古人。垂萬里鉤。駕千里烏騅。布幔天網。打衝浪巨鰲。但與諸人飽飡白飯。高枕黑甜。隨心稱性。滿袖春風。各各做箇羲皇上人。更有甚麼欠缺處。大衆。還肯山僧恁麼說否。良久曰。罪過。下座。

山陰保寧端實淨嚴禪師。崑山孫氏子。幼志出塵。父母不聽。師卽私逃廬山。投西竺剃落。尋參顓愚大師。顓問。觀音菩薩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如何。師曰。某未出廬山。早知有此一問。顓震聲喝。師於斯有省。復依三昧律主處受具。遂過顯聖。參爾密澓和尚。凡徵問公案。皆應對無滯。因執勞役食殘剩而病。病愈。侍愚庵盂和尚。繼席顯聖。時天旱灌水。盂示以帶月荷鋤歸。處處花狼籍語。師豁然。呈偈曰。和尚花狼籍。某甲親收得。有人眼睛花。拿去放湯喫。盂頷之。値盂上堂。師出遶一匝曰。正恁麼時如何。盂曰。者是我三十年受用不盡的。師曰。恁麼卽隨緣消舊業去也。後承盂印記。益自卑牧。盂曰。只須向钁頭邊覓一箇半箇。畢汝事矣。師

辭盂●偈曰●自從一見花稍月●至今世相若浮雲。此去不疑先哲道●雙林一笑報師恩。拜別●誅茆樗里●夢異人指建梵刹●遂力復保寧禪院。修造示衆。拈如意曰●向者裏努力進前●出得一身白汗●便能拈一莖草●竪起玉殿瓊樓。若未得出身白汗●莖草自是莖草●玉殿瓊樓自是玉殿瓊樓。畢竟如何。三臺須要大家催。擊如意一下。

示衆。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喝一喝●曰●識得者一喝落處●管教蕩蕩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示衆。日中飛玉兎●月裏走金烏。三世諸佛不敢正眼窺覷●列代祖師只可旁觀有分。何故。蓋爲他圓陀陀●活潑潑●兩兩交馳轉寥廓●照破威音那一著。咦。

示衆。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全機卓卓●撥破眼睛●好消息●莫沉思●珊瑚枝上月三更。參。

師生平不衒浮華●惟勤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時有維新起禪者來參問曰●萬法平等●爲甚梅花先放●楊柳後靑。師曰●梅花先放●楊柳後靑。起曰●恁麼只得將錯就錯。師曰●疑則別參。起曰●參則不參●疑是有疑。師便喝。起當下契釋。遂禮拜。師後付以偈曰●梅花先放●楊柳後靑●分付維上座●烏藤喫不盡●風雲湊集自芬馨。師生萬曆乙巳。於順治辛卯冬●因治普同塔●謂衆曰●來年是日●吾當歸骨此地。及期●無疾●忽對衆一笑而逝。門弟子奉藏於本寺之右。盂和尚爲其舉火入塔●曰●嚴公嚴公●你只知古路長松●卻不管玉殿生苔。骨鯁之臣其庶乎●跛足阿師何俊哉。哀哀。(師有足病故云) 又曰●端以自持●實以律衆。掩芝蘭之幽香●甘樗櫟以自守。方今之世●萬中無一。老僧今日●就使你歸圓證寂也。價若連城之璧。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五終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六

蘄水泰春山嗣祖沙門智沄湘翁氏續輯

越州大能仁寺盟石淨息禪師。山陰毛氏子。廿一歲出家。稟具參六如老宿看主人公話。聞僧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忽猛省。謂維那曰。我會也。那便問。誰是你主人公。師震威一喝。曰。未在。更道。師展兩手曰。不敢相瞞。一日擔柴路坐忘歸。有僧向背後一拍。曰。日落了也。師通身汗下。卽擔柴歸。六見便問。一歸何處。師放下。曰。怯力煞人。又問青州布衫作麽生。師指柴曰。者一束大。那一束小。時愚庵盂和尚住雲門顯聖。師往禮而問曰。昨日有一問在方丈裏。請和尚著語。盂曰。前日道過了也。師曰。猶帶偏在。盂曰。向正位中道一句來。師曰。金烏夜半麗中天。盂曰。縱道得十成。猶是偏位。師顧衆便出。盂再徵以女子出定話。師信口頌曰。柳暗花明春意濃。黃鸝轉入翠微中。風景好。步從容。笑看遊蜂趁落紅。盂頷之。後承盂印記。出住寓山。於康熙乙卯春。受越州闔郡紳衿本山耆舊請住大能仁寺。 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亙古亙今。無向背。蓋天蓋地。絕羅籠。爇向爐中供養 釋迦文佛。暨西天東土歷代祖師。端申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次拈香曰。此一瓣香。功高華岱。價重連城。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郡道臺府主廳衙兩縣尊官。並洎紳衿檀護。伏願恆作廟廊柱石。永爲法苑金湯。復取懷中香曰。此一瓣香。五雲影裏扶蘇。萬竹聲中折倒。形非同於龍麝。價豈等於鴻毛。三十載囊藏。且無氣息。第二回拈出。轉見腥臊。端爲供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雲門顯聖堂上愚庵盂老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趺坐。上首白椎竟。僧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少室峯前神光得髓。卽今座下。誰是知音。師曰。有眼皆見。有耳皆聞。曰。可謂卞氏場中多亙璞。盂嘗門下足高賓。師曰。惟上座不

在裏許。曰信知和尚入院事繁。師曰還我話頭來。曰識得太虛眞面目。杲日當空海底天。師便打。問乍越青蓮臨樛木主賓互換事如何。師曰瑯琊山上紫雲屯。曰恁麽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試威獰意氣看。曰眞勝全歸掌握中。師曰放子三十棒。乃曰西天四七。無非接響承虛。東土二三。大似捕風捉影。以至分偏分正。立主立賓。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爭如樛木園中。松青竹翠。全彰玄度風猷。瑯琊山畔。鵲噪鴉鳴。盡屬新豐逸韻。要且不必符懸肘後。劍挂眉間。鞭泥牛於海底。趁木馬於雲中。方可道箇靈機迥脫。妙用全該。雖然。卽今四衆雲臻。人天普集。畢竟如何話會。卓拄杖曰。川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復舉曹山霞禪師因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僧曰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曰曹山與麽。大似周鄭交質。若是新能仁則不然。有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向道秦望山。出世後如何。鑑湖水。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也辨得。山僧鼻孔在諸人手裏。若辨不出。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更說箇君臣道合。功位渾忘。早是錯會不少。

衆護法請結制。上堂。驀豎拂子曰。大衆。者是愚庵老人一生用不盡底。委在山僧。今日護法紳衿。恭請開爐。暨智眉剃度。求山僧舉揚般若。畢竟喚甚麽作般若。莫是將青蓮來能仁者裏麽。莫是於一毫端現寶王剎麽。莫是剗除曠劫昏蒙。揭示摩尼頂相麽。莫是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麽。莫是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麽。要且總不與麽。諸人於此轉得身。吐得氣。以大法輪喚作一微塵也得。以丈六金身喚作一莖草也得。將摩尼頂相喚作曠劫無明也得。以寶王剎喚作一毫端也得。移能仁向青蓮上也得。橫拈倒弄。總不出者箇般若。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只要諸兄弟懸崖撒手。絕後再甦一回。始信出處開合。不藉他人。遂擊拂子曰。山僧向來水洩不通。今日隨人起倒。到者裏只

得別資一路。乃豎拂子拂一拂曰。撒開鐵線漫天網。直待飛潛競出頭。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此處無闍黎。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無你插足處。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風歇蘆灣漁火靜。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是處是彌勒。乃曰。霜風凜冽。萬木凋殘。覿面之機。如何委悉。直饒會得。猶是時流見解。秖如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雖是古人向上全提。殊不知能仁者裏鐘鼓與市語互互交參。佛殿與山門機機相應。一一天眞。一一成現。畢竟諸人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打破趙州關。放出子胡狗。喝一喝。　上堂。恁麼也得。早朝日頭出。不恁麼也得。夜晴星斗密。恁麼不恁麼總得。潦水淨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赤。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鷺鷥沿壁上天台華頂峯頭折雙翼。寒拾笑呵呵。羚羊何處覓。咦。　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曰。釋迦放去較危。文殊收來太速。致使百萬人天顧盼不及。且道節目在甚麼處。若檢點得出。無福不臻。無慧不長。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恁時節。較奇絕。一擊至今聲未歇。踈影橫斜溪上梅。暗香浮動黃昏月。寒枝風緊曉來人。不見梅花只見雪。喝一喝曰。別別。僧問。承師有言。踈影橫斜溪上梅。暗香浮動黃昏月。意旨如何。師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曰。秖如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又作麼生。師曰。陽春白雪知音少。曰。和尚也不得壓良爲賤。師曰。不是心。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師一喝。便下座。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野老謳歌。時清道泰。豎拂子曰。且喜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左一拂曰。決之東則東流。右一拂。曰。決之西則西流。逝者如斯。未嘗往也。不見。肇法師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恁麼道。山僧恁麼舉。還有優劣也無。切忌向那邊會取。又不見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攔街

塞路。今人恁麽舉。山僧恁麽道。還有同別也無。切忌在者邊著倒。何故。須知能仁別有語在。乃豎拂子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良久曰。忘卻了也。畢竟如何。擲拂子曰。收。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曰。不傳不然。白日青天。拍案曰。畢竟如何是向上一路。便下座。　上堂。僧問。指鹿爲馬。太古情存。打草驚蛇。今時曲爲。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曰。空中尋縫罅。曰。畢竟如何是衲僧行履。師曰。火裏嚙寒冰。曰。當軒高唱陽春曲。秖許渠儂和得齊。師曰。且緩緩。乃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滿眼滿耳。銀山鐵壁。驀豎拂子曰。且道者箇在三界內。在三界外。左拂曰。喚作心得麽。險。右拂曰。喚作識得麽。險。復置拂曰。不是心不是識。畢竟是箇甚麽。險。　上堂。以手拍案曰。說箇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錯了也。更說箇麻三斤。乾矢橛。何等現成。何等直捷。錯了也。倘有箇漢出來道。和尚恁麽語話錯了也。山僧道。罪過。大衆且道是者漢錯。是山僧錯。良久曰。錯錯。　上堂。諸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諸緣萬法。拈過一邊。性曉心光。卻從何起。正恁麽時。迷也不可得。悟也不可得。迷悟本無。了箇甚麽。遽震威一喝。　住越州寓山古青蓮院上堂。自笑生來無似。一往任意恣情。或時孤峯頂上。嘯月吟風。或時楊柳堤邊。鋤雲剝霧。盡知他泥裏有刺。不妨向石中取火。拈拄杖曰。者是魏仙子怡養性元地。卓一卓曰。者是忠敏公自號豐莊主。東廡花開西廡香。南山雲起北山雨。青牛麥裏眠。白鶴松間舞。山僧以雲巖鏡照破衣珠。左旋右轉。輝今耀古。復卓拄杖曰。向者裏見得。百城烟水。一步全收。便可頓超佛祖。更說甚麽乾矢橛。麻三斤。黃龍關。雲門普。喝一喝曰。若到諸方。但恁麽舉。　請上堂。驀豎拂子曰。者是山僧未出母胎底消息。見則迴脫根塵。不見則永沉生死。復揮拂子曰。四月十五前。家家稻種下平田。四月十五後。處處思量收麥豆。鄉風本是大家知。

何用嘵嘵重露剖。須露剖、年年昨日是生朝。去歲昨朝五十九、喝一喝曰、諸昆仲、且道者一喝、是今年昨日耶、是去歲昨朝耶。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晚參、山僧獨自跏趺、諸人依位而立。若道是君視臣、目前無闍黎。若道是臣向君、座上無老僧。若道是君臣道合、埋沒己靈、辜負諸聖。直饒向山僧未開口處、諸人未下單時薦得、猶是半途。作麼生是到家一句。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晚參。香嚴擊竹、豈不是聞聲悟道。靈雲覩桃、豈不是見色明心。爭奈一人掩耳偸鈴、一人揑目生花。誑嚇閻浮、遞相鈍置。然則道畢竟如何悟、心畢竟如何明。良久、拈起拄杖曰、見麼。卓一下曰、聞麼。擲下曰、直饒玄會得、也是弄精魂。

解七、晚參。一二三四五六七、露柱懷胎赤骨䯊。七六五四三二一、燈籠挂柱黑如漆。直饒世界消殞完、拄杖依然靠東壁。人人頂顙上亞正眼、摩醯箇箇眉睫間挂金剛寶劍。劈象王羈鎖、運用無拘。縱獅子威獰、游行自在。正恁麼時、設遇眼裏拈卻須彌山、耳裏除卻四大海。那邊更那邊底人到來、作麼生與他相見。拈拄杖卓一卓曰、不是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示衆。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師曰、者漢纔出胞胎、便逞如許伎倆。雲門因他閒事長無明、好與三十拄杖。驀顧左右曰、寓山恁麼批斷、還有不甘者麼。設有、也須立者邊著。

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安否。達曰、我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以手拍案曰、到者裏、何者是天堂、何者是地獄。雖然如是、腰下若無千萬貫、爭能騎鶴上揚州。

舉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

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歎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師曰。文殊如無耳人說夢。維摩似無舌人唱歌。若較不二法門。太遠在。畢竟如何。以拂子畫一畫曰。吽。　擧昔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與麼會。將來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與麼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師曰。二老宿打草驚蛇則不無。祖師面壁意旨。未夢見在。時有僧問。畢竟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若對汝說。恐落第二頭。僧曰。某甲會也。師曰。道道。僧便禮拜。師打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擧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餘年。一日令女子問。正當與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歸擧似婆。婆曰。我二十年來。秖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放火燒卻庵。師曰。婆子高高峯頂立。就下應難。庵主深深海底行。擡上不易。檢點將來。二俱不了。且道如何折合。以拂子打圓相曰。幸收一片荒基在。歲歲年年草自靑。　僧問。如何是舊案重新句。師曰。斜陽西嶺外。曰。如何是金聲玉振句。師曰。返照入林丘。曰。恁麼則菱花點出金獅子。千聖齊教立下風。師曰。放子三十棒。　問。王子未登朝時如何。師曰。金殿巍巍誠曉鐘。曰。王子正登朝時如何。師曰。文武班分定太平。曰。王子登朝後如何。師曰。卸卻身中袞難分尊與卑。　問。昔日臨濟在黃檗會下。聲未絕。師便打。曰。某甲話未擧完。何得便打。師曰。你問甚麼。僧曰。問臨濟參黃檗。師曰。元來便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一。師曰。匾擔。曰。意旨如何。師曰。挑磚挑瓦。　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葉落歸根全體露。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烏鵲南飛月正明。曰。如何是功位齊施。師曰。淸風徐來水波不興。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臥月石女停梭。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佛大肚皮寬。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鼻頭向下懸。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北斗面南看。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金烏夜半無私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萬

象森羅光晃曜。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天邊突出無毛鷂。 問。塵中獨露。意旨如何。師曰。一片晴光映越州。曰。轉身一句。又作麼生。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曰。香烟堆裏金獅子。問。陽春高唱。誰是知音。師曰。子期一去無消息。曰。還許學人擊抃也無。師曰。不識離情苦。無勞唱渭城。僧便喝。師曰。是何曲調。僧連喝兩喝。師便打。

建昌府壽昌其天大浩禪師。虔州信豐楊氏子。弱不好弄。讀書至年十五。已應郡校。忽感悟。求薙染於夫呆法。師博究內外典籍。十八。謁寶華忍圓具。遍遊江浙。尋依天界盛和尚。發明己躬下事。得受記。囑初住蕪湖興國。上堂。我若放開。直得冰河發燄。枯木花榮。拽取赭山古寺。疊向興國山門。揮灑同雷電。咳唾成風雲。恁麼則冬至月頭。本不曾添一線。夏至月尾。又何曾減一絲。可以促百千劫於剎那。可以延剎那頃而洞觀數劫。今日一陽初動。萬彙滋彰。又作麼生道。拈拂子作點勢曰。高空點出賽書雲。正值辛年子月一。 上堂。結制。倏忽間已圓九十日。苔錢布錦階。柳眼窺新碧。長江漲滿春潮急。走馬燈。荷花燈。慶賞元宵。松蘿茶。餺饠餸。信心托出。正所謂時節既至。其理自彰。饒你衲僧家坐殘千澗雪。行帶一溪烟。被囊直袋。打疊成裝。拄杖芒鞵。鼻頭向外。山僧初不見怪。只有一件事。諸仁倫或出門時。撞著道伴交肩過。切忌切忌切忌。箇甚麼。切忌認奴作郎。 應壽昌請上堂。師驀召曰。大衆。你肯向緘封未啓前。薦得祖業箕裘。一時紹續宗門正脈。當下親承。追蹤古佛家風。益見兒孫得力。既然如是。若要顯示好山面目。別開鷲嶺鉗鎚。有甚麼難。隨喝一喝曰。萬人退仰止。紅日到天心。僧問。父母未生前。請師一句。師曰。突出腦後。曰。已生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打破面前。曰。已生與未生。是同是別。師打曰。一併交足。 住壽昌開爐上堂。僧問。十五日以前。山青水碧。十五日

以後．電閃雷轟。正當十五日時如何。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卽此一句．已見全提。秖如興國鉗鎚．壽昌爐鞴．那一處爲人親切。師曰．今日寒如昨日。曰．恁麼則新出紅爐金彈子．爍破人天鐵面門。師曰．也要大家看。曰．你看者老漢．不但踞虎頭．亦善把虎尾。師曰．不謬爲天界兒孫。曰．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師打曰．也少者一杓不得。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曰．袖裏動金鎚。曰．恁麼則洞水逆流山骨露．縱橫那辨往來機。師曰．截斷脚跟。乃拈起拄杖曰．者一副爐鞴．從威音已前．直至以後。總少不得者副手脚。果是耀冶精金．色終不變。靈鋒寶劍．光豈能埋。那更說甚碧眼老胡．分張皮髓。引得後代一隊隊上他模子。開五位旌旗．豎三玄戈戟。撥千年靈骸．拔一字把關。致令菽麥不分．奴郞不辨。只管村鎭頭破落戶。稱王稱鄭．到處露布。苦哉。屈哉。豈不辜他達磨。遙觀我東土有大乘氣象．遠泛重溟．生埋熊耳。以手掩面曰．慚愧慚愧。我此一衆．以好心來集菩薩所。各各捹副頭皮。我也不恪手脚。乃喝一喝曰．不可辜他達磨老子。卓拄杖下座。

臘八請上堂。僧問．人人本具．爲甚釋迦老子．又向雪山覩星悟道。且道悟箇甚麼。師曰．貧兒遇餿飯。曰．若然．泥牛吼落三更月．木馬嘶殘午夜風。師曰．伶俐人難得。曰．不是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曰．放待冷來看。乃曰．冰天雪谷午夜星輝。黃面老子．大開了眼作夢。智慧德相．阿那箇不是父娘生的．妄想執著．何曾辜負你來。驀豎拂子曰．明星現也．卽今還有寤寐一如者麼。復曰．直饒有也是黃龍精．擲拂子．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龐公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在闍黎鼻孔裏。曰．秖如龐公恁麼說．和尙恁麼答．爲復是把住．爲復是放行。師曰．一任卜度。曰．輕揮玅喜眉間血．染透玄沙足指紅。師曰．惟恐不恁麼。曰．若然則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去也。師曰．重言不當喫。乃曰．雨雪連朝下．寒威欲逼人。梅花

閒索笑。臘盡又逢春。山僧二十年前。只作境話會。而今老大。甚生慚愧。有般漢解道。好雪片片。不落在別處。似者等見解。爭免得雪竇老漢。握起泥團打透髑髏。何以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而今兄弟家要得縱橫自在。與奪由我。須是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自然蓋天蓋地。作境話會亦在裏許。不作境話會亦在裏許。解開也在裏許。結聚也在裏許。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從上古錐。總在裏許。還有不在裏許者麼。忽噴啼曰。無事打噴啼。怕有人說背。　立春日示衆。向上轉去。只得雲封古殿。雪覆寒巖。三世諸佛無處出頭。歷代祖師。那容吐氣。向下轉來。便見緯地經天。勾萌甲拆。時康道泰。物阜人興。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箇應時納祐一句。良久曰。斗柄回春處。風光奪目時。　浴佛日上堂。僧問。悉達降皇宮即且置。利生接物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握土定千鈞。曰。既是人人瞻仰。因甚共路不同途。師曰。熏風生殿閣。乃曰。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那堪纔出頭來。信手指點。上窮圓蓋。下透風輪。信脚踏開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雖然氣槩超羣。其奈賊身已露。若也破準破的。輸他韶石一籌。奉刹奉塵。猶較琅琊百步。壽昌今日。固是不循舊轍。抑非別創新條。法身報身化身。總不得動著。免得二千年後。水漉漉地。誤賺後人。何以見得。卓拄杖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僧問。如何是不說說。師曰。啞子吹鐵笛。曰。如何是不聞聞。師曰。石女和巴歌。曰。聞說已蒙師指示。末後一句是如何。師打曰。最初也繇你。末後也繇你。問。鴻度南溟催暑去。井飄桐葉送秋來。即今一句。請師直指。師曰。黃家山外橫略彴。曰。天花雨不盡。處處鳥啣飛。師曰。古渡幽人踏葉來。曰。金鵬展翅飛龍靜。獅子嚬呻衆獸驚。師曰。大須保任。問。萬里無寸草處即不問。父子投機意若何。師曰。此去新城四十里。曰。不許夜行。投明早到。師曰。截耳臥街。曰。第一句不向和尚道破。師呵呵。乃曰。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

無一切心。爲用一切法。且喚甚麼作一切法。莫是釋迦老子四十九年。鷲池鷲嶺。海甸菴園。說眞如說涅槃。是一切法麼。切莫謗他好。爲除一切心。你諸仁晨朝下單時。步步不曾踏在空處。終日拈香擇火。動止瞬揚。全承渠力。又作麼生除得。若無一切心。現前明明歷歷。應聲應色的。又是箇甚麼。諸仁何不向轉處看。畢竟如何。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新城福山石潮大寧禪師。初出家。依冶父雄圓具。力參本分。有省。尋走姑孰無相謁覺浪盛和尚。値結制陞座。師於覺鼠齩頭巾破。火燒裙帶香語下。豁然得桶底脫相似。會覺有太平公案。因還冶父省覲。機緣投契。深蒙印可。十年後。再參覺於阜亭崇先。覺問。聞汝於火燒裙帶香有箇入處。是否。師曰。老漢那裏得者消息。覺曰。現今問汝。師曰。無覺。曰。眞箇那。師曰。若有。卽辜負和尚。覺首肯。是冬。充第二座。偶茶次。聞覺舉壽昌老祖。臨濟三頓棒頌。恍如千層海底跳出。卽呈偈。黃金宮殿水晶床。特地迷人者一場。翻轉面門誰是我。看他白晝鬼分贓。覺閱而笑之。臘八。以偈囑薙。復書示從上綱宗。命出住福山。至康熙癸卯夏。受江寧諸護法請。遷主天界。上堂。僧問。拈椎竪拂則不問。斬新條令是如何。師曰。鳳山雲正紫。曰。一陽來復。大地春回。又作麼生。師曰。天際日初紅。曰。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師曰。闍黎瞻仰有分。乃曰。山僧從二千里外。得得應命而來。既到者裏。一切現成。略無一星子事。不獨此間現成。卽前日揚帆過彭蠡。下長江。沙渚烟邨。映帶南北。碧水際天。冥鴻唱晚。也秖恁麼現成。昨泊舟上河。望石頭城一帶。見報恩塔勢插重霄。雨花臺霞光高朗。也秖恁麼現成。及今進院。推在此座子上。東觀西覷。一問一答。也秖恁麼現成。豈但箇些現成就是。一向在江西壽昌福山。松際石邊。風前月下。也秖恁麼現成。諸兄弟若要了先師未了公案。有棲霞和尚了。若

要扶豎刹竿。有弘濟和尚扶豎。若要城塹山門。有諸大護法城塹。若要接待十方。有監院師兄接待。若要激揚法化。有諸寺方丈激揚。山僧到來。二時喫底是現成茶飯。坐臥底是現成牀榻。迎來送去底是現成檀那。往還盤桓底是現成宗支。似無一法不是現成。又何敢稱爲重整家風。光大門戶。雖然也須識得者現成事。方可歸家穩坐。不見睦州凡見僧來。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師曰。此老雖則本色接人。亦乃波瀾闊大。惜當時善其機者。如披沙揀金。天界要問。既是現成公案。因甚又道放汝三十棒。於此下得一語。不妨與新長老把手共行。若涉疑思。卻又白雲萬里。會麼。直下承當。早已遲。箭鋒相拄少人知。從來大用縱橫者。秖在臨機殺活時。卓拄杖。下座。

結制。劉覺岸憲副。劉潛柱太史。劉晰之司理。曹徹凡明府。同衆護法設供。請上堂。僧問。主賓互換卽且置。孝滿曹山撒酒顚意旨如何。師曰。古路毒蛇頭戴角。曰。可謂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襴衫。師曰。須更有出路始得。僧舉坐具問訊曰。恭惟和尚。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擬議。師便打。僧連喝兩喝。師連打兩棒。曰。也是錦上鋪花。師曰。放過則不可。問。格外全提。請師直指。師曰。應門童子三隻脚。曰。一千七百則譊訛。爲蛇添足。九十日把住繩頭。矢上加尖。秖如今日以何法爲驗。師曰。闍黎納敗闕。曰。恁麼則碧天旭日無私照。萬別千差一鏡中。師曰。讚歎卽得。乃曰。一句當陽。全體獨露。周該萬象。迴絕羅籠。是你諸人恁麼來。早合喫山僧手中棒。鬚眉本具。誰不丈夫。設或停機佇思。三根椽下。七尺單前。一齊生按過。那時莫道天界瞞人好。驀喝一喝。

衆檀護請上堂。僧問。把斷要津則且置。如何是入廛垂手底句。師曰。番人不繫腰。問。世尊拈花。已是無端。達磨東來。轉成多事。請師別通消息。師曰。袖裏擲金鎚。曰。恁麼則函蓋乾坤。掀翻大地去也。師曰。六臂那吒輥繡毬。曰。更有一問。和尚試定當看。師便喝。僧隨聲亦喝。師曰。兩喝交

參時如何。僧又喝。拂袖歸位。師打曰、少者一棒不得。乃曰、去年十月廿一日陞座、是諸公請。今年十月廿一日陞座、又是諸公請。若道同、且去年十月廿一、不是今年十月廿一、今年十月廿一、不是去年十月廿一。何曾是同。若道異、去年十月廿一請、也是諸公、今年十月廿一請、也是諸公、何曾有異。道同固不得、道異亦不得、作麽生道得恰好。卓拄杖曰、擘破華山成兩畔、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雲門曰、鉢裏飯、桶裏水。師曰、連日半晴半雨。風漸急。天漸寒。空中霜氣滿。河畔水聲乾。落木巖前文殊縮項。蠟梅枝上普賢破顏。是甚麽。不合無端饒舌。　解制上堂、九十日中、八大金剛撞不動、三千里外、一條玉線拽將行。撲碎虛空箇裏、元非他物。創開世界、機先當審伊誰。面北面南、勘破處霆奔電掣。脚頭脚底、踏著時、海闊天空。由境由心、直須透聲透色。分玄分要、任憑印水印泥。大衆、秖如今日解制、還得參學事畢也未。良久曰、豈是我瞞人、卻是人瞞我。　南嶽竺菴和尚遺書至上堂。法門如此高廣、撐持須是其人。一朝棟折梁摧、頓使萬靈罔措。大衆、竺和尚去冬偶入三山之西禪、隨意打箇噴嚏、霎時電捲雷轟、天昏地黑。幾多眼暗耳聾底、猶自放憨。在前日西碩居士書云、封龕擧火偈、皆和尚自製。直是去來如意。深惜壽昌門中失此獰獅。此可謂知己之言。若論我法兄平生建立綱宗、恢揚祖道。淸風高節、千古凜然。又不獨此也。遂擧遺書諸法語曰、見麽。者是和尚三千里外、最後開關底一路。騎虎頭、收虎尾。豈尋常廉纖鹵莽輩所能測識。汝諸人欲知他全機大用。龍山楚雲是其眞子。不憚跋涉。宜往問之。　上堂、一聲寒鴈帶來塞外秋光。幾處黃花別露人間風骨。秖如鐘樓中唱讚、床脚下栽菜、明甚麽邊事。撼拂子曰、太歲頭上土。　上堂、良久、拍案曰、好箇消息。多少人忘前失後。還知山僧相爲處麽。鬧市裏天子、百草頭祖師。與麽會、又爭得百年三萬六千朝。反

復元來是者漢。將大地樹林。束作一條拄杖。打。有甚罪過。　請上堂。僧問。舊店新開。權衡在握。秖如佛祖說不到底。請師舉揚。師曰。十字街頭黑李四。曰。者一句子。接最上機。設遇中下。如何方便。師曰。龜毛拂出紅爐雪。曰。始終老婆心切。師喝曰。者是甚麼所在。曰。昨夜牛首山與莫愁湖鬬額。明甚麼邊事。師曰。眼蓋東南。鼻垂西北。曰。和尚也慣得其便。師曰。從來舌頭無骨。乃喝一喝曰。清波無透路。烈燄自藏冰。於此脫去。已是鄭州出曹門。況復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何啻掉棒打月。驀豎拂子曰。看看。阿那律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雪峯把大地撮來。如粟米粒。諸人既在此間。須著些精彩。不可到處被烏豆換卻眼睛。東看西看。好似瞎驢逐大隊。拍案曰。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不得已抑下威光。與汝相見。還搆得麼。又拍一下。　請上堂。春先已見臘梅開。傲雪衝霜經幾回。只此一花香不盡。千紅萬紫總塵埃。豎拂子曰。無邊身菩薩。擊禪床曰。觀世音菩薩。應以某身得度者。卽現某身而爲說法。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請上堂。鳳宿龍巢。龍生金鳳。一花開而世界起。衆國同春。一日懸而烟霧消。十方俱照。鬧市堆裏天子。百草頭上祖師。者是賓中之賓。那是主中之主。驀擊如意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此去衡陽四千里。　請上堂。初一是今朝。乾坤怪未了。春風動十洲。吹囘舊花鳥。大地盡飛香。五嶽姿容好。偉哉無邊身。隨處恣探討。正當恁麼時。擊拂子曰。後園驢喫草。　上堂。春日晴。春鳥鳴。江村柳枝綠。郊路草痕青。畢竟承誰恩力。拂一拂曰。溪深杓柄長。　上堂。雲生碧落。雨潑青山。水到渠成。風來松嘯。正恁麼時。有一句子。無人理會。不惜老婆心相爲註破。良久。吐舌視之。　上堂。大千法界一毛端。八角磨盤空裏走。亂撒天花四面飛。曹山驚起好顛酒。破糞箕。壞掃帚。灼然變作金毛吼。咦。　康熙戊申八月十八日。新城周邑侯。暨鎭臺二尹。閩縣紳衿壽昌梅和尚諸山勤舊請

載住福山雙林寺。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恭祝君同舜禹臣即臯陶。上下道交。内外一體。載願郡邑尊官。暨閩縣護法。衆金湯居士同開法眼。共續宗燈。次拈香曰。斧斫不開。迴避無地。燒爲先師覺浪老和尚。雪屈酬恩。分疎不下。維那白椎竟。師曰。鳳凰臺與汝相見了也。牛首山與汝相見了也。白椎上座。重下名言。直饒天華四拔。猶未是衲僧事在。驀竪拂子曰。千華世界。向者一毛頭上湧出。諸佛歷祖。讚歎不及。三賢十聖。夢想不及。更勿疑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脫或遲思。爭怪得投子道。不快漆桶。此山古名覆船。今名福山。紹隆禪師悟道在此。感七佛導前。文殊接後。故此山法席。來自有唐。去歲丁未春。不意殿閣廊廡。銷於一炬。茲承鎭臺邑侯諸護法。率閩縣紳衿與壽昌和尚諸山勤舊。遠賷幣書。命山僧重來建立。可謂千古一時。山僧曾住山中有卽景五十三問。一曰紹隆巖。巖在者裏。紹隆何在。今日舉似大衆。據款結案一句。試爲我道看。揮拂子曰。船迴渡口雲山好。鐘鼓音新天寓長。復舉司理黃公問先杖人。紹隆出世。七佛證盟。和尚出世。是甚麼人證盟。杖人曰。星池重建幢旛影。黃公曰。瓊樓寶殿。是甚麼人居住。杖人曰。簫曲猶聞鸞鳳音。黃公曰。滿堂龍象。還辨得也無。杖人曰。空王嚼碎赤波斯。師曰。此三轉句。有一句門庭施設。有一句入理深談。有一句横按吹毛。威分塵刹。還知黃公問意麽。印將金鎖鎖。還知先杖人答意麽。簾用玉鈎鈎。於此薦得。要見黃閣簾垂。紫羅帳合底境界。有甚難在。維那結椎。師便下座。

晚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句。門曰。臘月二十五。師曰。者僧問話。似一寒瘠之夫。室同懸磬。不過欲求升合以度朝昏。雲門老漢。如大富長者。出手便將箇摩尼寶珠。抛在面前。只是此僧不解受用。會麽。臘月二十五。乾坤開萬古。一登金輪峯。諸山不足數。

元旦。上堂。驀竪如意曰。乾旋坤轉。鳳舞龍翔。君聖臣賢。五風十雨。好箇太平官家。羣民樂茲地土。正恁麽時。

林下道人、奴呼菩薩、婢喚聲聞、則不無。且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曉嶂青隨芳草動、春溪綠帶臘冰流。　出隊、上堂。雲收霧捲起春風、吹綻花枝滿路紅。暫別好山塵世去、直將此意爲流通。大衆且如何是此意。驀指曰、者一片地宜建梵刹。

吉州青原墨歷弘智禪師。桐城方氏子。祖大鎭、廷尉少卿。父孔昭、歷官巡撫。崇禎庚辰、師成進士、翰林院檢討。尋避難遠竄。投昭平仙迴山薙染。順治癸巳、謁天界盛和尚圓具。盛示以高峯墮枕話、發其機用。遂閉關高座。久之、深入從上堂奧、受盛和尚記莂。於康熙甲辰冬、狥江西諸護法請、住青原七祖道場。上堂拈香曰、佛在靈山傳正法眼藏。付囑國王大臣居士沙門等、各各承此恩力、爲內外護。只以一念無私三昧、頓入普光明殿、同時供養。今日特爲拈出、一祝天壽平格、一酬本師法乳、一爲檀護福德同圓。伏願當今聖人御宇、萬物咸熙。正喜大衆讚摩訶、迸入香烟塞天地。遂歛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曰、此是第二義。如何是一。又作麼生觀。卽心卽佛、黃葉啼丹嶂、椎碎了也。非心非佛、露柱笑燈籠、椎碎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急水拋毬子、椎碎了也。更教說箇甚麼。若能於說箇甚麼處、直下承當、便可耳聾舌吐。如或蹉過、不免將先杖人集大成底葛藤、上下四維、打一周由也。秖如中土第一聖人、以馬毛龜甲爲桃花竹子。忽然迸出大方圓圖、卦卦交參爻爻互變、總是箇對待法門。且問如何是一。末後尼山夫子、臨老下箇註脚、與天地合其德。一連四句、大費分疏。佛以五乘十界五教十二分、空有周遮。四十九年、費盡伎倆。只到末後稍頭、拈花塞白。反不如初生略較些子。只爲此中難於開眼。半呑半吐、口大舌乾。逗得嵩山石破、帶累骨堆。五葉分宗、空花亂墜。拄杖一畫扇子、打動鯉魚、點壞空中。喚作永字八法。洞山秖者是立出五位君臣。臨濟無位眞人、擺出玄要

賓主。雲門一字關．轉添三句。法眼一滴水．又提六相。潙仰兩口一舌．畫出九十六箇圓圈。一隊囉囉娑娑．杜費鏤塵吹影。新青原則不暇及此。現前凝翠屏．壁立參天。待月橋．橫身濟物。石勳巖下．瀑布成潭。象鼻嶺頭．擎拳作舞。此中還分得第一義第二義麼。如或見道忘山．見山忘道。仁者智者．棒喝交馳。道饒不作境話會．豈堪嚼破盧陵米。所以我嘯峯法兄．拈條拄杖．推前挍後．復還七祖舊顏．豎起毘盧閣頂。守家有子．玉殿苔生。忽然諸檀護．把藥地病夫逼到此席。事不獲已．只得呼杖人所托的木行者．出來與大衆相見。僧問．鉢盂吞七曜．錫杖振乾坤．如何是今日境。師曰．雪裏開花。曰．西江吐出四海拱迎。那箇所在．是和尚親切處。師曰．棒頭有眼。曰．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師曰．爭奈逆風．還把舵。僧一喝．師打。曰．斬新王令極森嚴。曰．果然賞罰分明。師曰．空傷老力。復舉法燈禪師示衆。山僧本欲幽棲巖竇．隱遁過時。只爲先師有箇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卻。今日木行者．跛挈一場．了箇故事。且道先師公案．將何爲他了卻。良久曰．鼓腹壞中三頓擊．傳心堂背一闌青。　師誕日．侍子中通請上堂。通問．檜樹卽荊條．死路走成生路。祖關穿聖域．鐘聲敲出鐸聲。河圖五十五點．恰應地戶天門。如何是參天立地處。師曰．揮空一斧幾知恩。曰．半生先天．半生後天．未免打作兩橛。師曰．直下火爐是奉是背。曰．尼山鷲嶺已同時。誰能不辜負去。師曰．絕壁奔雷莫耳聾。曰．冬煉三時傳舊火．天留一磬擊新聲。師曰．室內不知兒孫努力。乃曰．鼎炮洞上君臣．藥斧透曹山父子。恩驀地奮身天外看．香爐峯讓曉雲吞。今日是山僧母難之辰．恰有窮子就父．將盤白米供養雲堂。請來此座．舉揚一上。你道舉揚箇甚麼。驀拈如意．卓一卓．曰．機上造機．角上生角。奇則也奇．到此沒交涉。鷹爪奪毛．虎口攫肉。快則甚快．到此沒交涉。更說箇不生不死的爛貫索．來祝無量壽木如意子．搖頭不肯了也。到不如我者裏堂內堂

外箇箇都似木鷄、事事還他魚貫。松風石澗、擺脫厲色滛聲。碓觜茶鐺、陶盡凡情聖解。莫道美食不中飽人、且看木如意子作麼生消繳。正襟垂袖參天地、擁腫何心八面揮。　晦山和尚請上堂。雙桂重陽待客開、撤花水底看天栽。橋梁界破雲霄路、紫氣從南過嶺來。可笑病龍鍾、一向三不管。就有箇驪龍領下探珠、猛虎口中奪骨底漢子來、卻也湊泊不上。反覺得水碓中粒米、鈍置殺人。忽然一陣風、吹得晦山和尚到此、自江北四祖、打南華囘。吐西江項上之波、埽七祖無縫之塔。多生故人、啼笑不了。同堂鐘鼓、異響旋宮。億萬毫毛、一齊豎立。好箇節拍、豈容錯過。諸仁者、若是興化槃雨、不妨盤礴演祖。更乃咬嚼玄要。正好叩擊汾陽、摩捋虎鬚、騰擲一上。毋論搆得搆不得、決有一段痛快。不負汝等過此重陽也。惟憑氈拍板、知得九韶音。　元旦洪浪淵請上堂。向上一句、釋迦未曾投胎。末後一句、彌勒只堪捧腹。中間一句、空累文殊普賢、兩脚爭差。尚且惹人擯出。青原今日卽不然。三世諸佛。百千祖師、一齊按過。滿口道不得底、峯頭海眼噴雪。盡力擧不起底、閒居閣裏拏雲。只爲矜茫錯過、太無事生。所以盤錯相逢、從頭再擧。揮拂子曰、此話且置。祇如洪崖浪起特地逆流。以此元旦作第一齋、又道箇甚的好齋。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楚雲大師請上堂。僧問、風行草偃卽且置、五位君臣請師宣。師曰、千年曆本費唇皮。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梅吐三更月。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溪囘一徑風。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青山凝古翠。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白日舞殘紅。曰如何是兼中到。師以拂子旋拂曰、無汝撈摸處。曰、偏正已蒙師指示。祇如諸祖寶塔崔嵬、和尚又作麼生下帚子。師便棒。乃曰、向上不傳、向下文長。何必爭如、不必通身。詎若偏身、但作話會、徒辱家風。只如老祖道、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還曾親過此煆煉關麼。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還曾歷過此

囥地侯麼。冒雨衝風，分明指示。還信此跳出後之受用麼。世間掠虛，一味莽蕩。麻三斤，乾矢橛，都攙作情識窠臼，直饒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也襲成逐塊隨邪。反不如有疑自問，卽是眞參。雖然恁麼，不必氣急。現前斧口磬眼，節拍歷然。大樹繞庭，靈苗自茂。且道箇甚麼收科好。內生王子統功功，姑射山前五穀熟。珍重。

東苑熊山主請上堂。此是東苑老祖磨劍之地。早從石屏巖下，虀紛乾坤。撞著大好山頭，飛鳶踢破。一逢夢筆，觸落巖花。虎嘯龍吟，普天震動。大隨不壞，逝者如斯。山阿一堂，舊基重搆。皆諸檀護不忘屢世法乳。莖草莊嚴。適山僧從武夷埽塔而來。諸公堅請。於此據坐一舉。且道老祖眉毛，卽今何在。良久，擊案曰，東苑老祖咳唾了也。猶記當初與余繼泉居士三問。第一句，如何是無始以來一念不生的。第二句，如何是二六時中正受用的。第三句，如何是生死牢關打破的。卻怪何故分作三句。卽今有破口揑碎者麼。岱嶂開雲鋪座下，鯉池躍浪在峯頭。

○東山石扆請小參。三萬二千獅子座，菴羅室裏靑天墮。文殊入門敲啞鐘，金粟前身但高臥。擊几曰，此處豁然楞嚴堂，雲門一鏃三關破。作麼生破。分段生死破，變易生死亦破。今古廢興人我是非，殺活權實，一齊都破破破。破破後笑此滯貨。今古廢興，人我是非，殺活權實，喚作三昧。何嘗不可。如未豁然時光勿惰。六合秪一團。得句惟一唾。從上叨叨的根本差別，是兩箇不是兩箇。正因了因緣因，是三箇不是三箇。寶鏡重離回互，是五箇不是五箇。若尙折攝朦朧，只恐盡九洲鐵，鑄箇大錯。阿呵呵。酸湯可解，醒糠粃也須簸。萬頃不耕何貴田，白飯不甜請一餓。祝勉交參，應時及節。又如何。中秋月正皎，八月潮來大。

越州上虞龍田柏子淨地禪師。承悬庵孟和尙記莂。於康熙丙午年十月十五日，護法檀越請上堂。拈王臣檀護香畢，復取懷中香曰，不萌枝上含葩，無影林中挺秀。尊貴已極，分明佛祖不能酬價。今日拈來，專爲傳

洞山二十八世。前住雲門。顯聖先師。愚庵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趺坐。維那白椎竟。師曰。釋迦不出世。未見頭可履地。足可指天。達磨不西來。豈是夜能明。晝能暗。然一人整舊如新。一人刪繁取要。只爲人人忘失己躬一段大事。不能返本窮源。故有者箇格調。流布寰中。多少人認奴作郎。證龜成鼈。所以龍田有願。不欲打者鼓笛。何故今日又作者箇模樣。良久曰。待虛空點頭。與汝道破。復擧法燈禪師開堂曰。山僧限巖傍石。養拙過時。奈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卻。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公案。法燈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在甚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山僧住此龍田。將及三十載。志埋丘壑。以盡平生。只爲愚庵老人。有道不盡底句。亦欲爲他了卻。且如何是道不盡底句。良久曰。泉聲來枕上。松翠滿山頭。　上堂。一七二七三七。撞倒銀山鐵壁。新羅鷂子未回。捉得盲龜跛鼈。要做達磨兒孫。須依者般儀式。流出通身白汗。那時佛祖難識。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一任神出鬼沒。畢竟如何。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而今絕消息。　上堂。古佛箴規。時人龜鑑。出有入無。萬化千變。淵源莫測。隱顯全該。可貴可賤。最妙最玄。列聖以此提振綱宗。諸祖以此闡揚祕密。若欲紹繼先猷。必要始終端的。且道端的箇甚麼。顧左右曰。今日上虞大陡畈張王李謝衆居士設齋。喝一喝。　上堂。說心說性。三年陳醋生花。談玅談玄。十里烟墩失火。難同醜婦共春秋。一任盲人分皂白。金烏沉夜半。玉犬吠雲中。從教繡出鴛鴦。裏許線痕不露。秪如不通明暗路。坐斷往來機。如何話會。良久。喝一喝。　上堂。昨夜空花結空果。卻被風吹落一顆。天明石女急追尋。摸得金烏三箇卵。顧左右曰。前日床頭失了一夢。還有人拾得麼。乃搖手曰。切忌鹵莽。　解制上堂。昔年無結。今亦無解。須如釋迦老子。以三大阿僧祇劫爲一期。是結。夜半覩明星而悟道。歎一聲爲解。大衆且道。悟又悟箇甚麼。歎又

歎箇甚麼。顧左右曰、好一隊漆桶、且恁麼去。便下座。　結制。上堂。鏡裏尋頭。水中撈月。十月小春、花開枯木。
鴻鴈歸來信已通、天涯誰是未歸客。若是伶俐人、必定知時節。不須格外求玄、只要皮下有血。結卻布袋口、
挺起脊梁骨。漆桶忽翻身、虛空自迸裂。到恁麼時、無米飯、不濕羹。橫吞豎噉、有何隔礙。雖然、雲月是同、溪山
各別。喝一喝。　上堂。豎拂子、召大衆曰、昔日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乃見乾坤震動。迦葉頭陀含笑、直令滄
海乾枯。及至遞相授受、殃害兒孫。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劫前垂手、量外轉機。明暗交參、正偏叶帶。以
拄杖畫一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復喝一喝。　解制上堂。一向恁麼來、小雪見大雪。今朝恁麼去、小寒逼
大寒。來時未嘗踏著龍田。山僧性命、卻在諸人手裏。去時未嘗離卻龍田。諸人性命、卻在山僧手裏。若道來
時即是去時、去日即是來日。顢頇儱侗、不堪共語。且請過一邊。秖如釋迦老子、臘月八日明星出現、忽然大
悟。昨夜彤雲彌布、大雪漫天。諸人到此、如何得箇出身處。閒雲自作件客、路任依依。　結制、請上堂。白牛閒
放、無地藏身。樹凋葉落、體露金風。把住關津、剡溪水逆流。全提向上、曹娥江枯竭。所以龍田只得雲接斷橋、
泥補破壁。飽看烟霞、深履冰雪。若恁麼過時、未免辜負來機。如欲志決生平、更聽山僧約法五章。一不得虛
空裏踔跳。二不得死水裏藏身。三不得奔馳識路。四不得虛消日月。五不得面前背後。若能如是、方消受得
檀越家供養。顧左右曰、草鞵好放壁頭邊。　蒼石禪人請上堂。龍田者裏、峯巒崚嶒、洞壑幽深。猿啼夜半、虎
嘯巖前。多少人到剡溪道上、即望崖而退。獨有箇不顧危亡、全身涉入的。吐露襟懷、不落今時數量。大衆還
知麼。良久曰、險。　東關檀信請上堂。統侍者問、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如何是
尊貴一路。師曰、青山無限白雲封。曰、莫怪無賓主、從來不見人。師曰、太尊貴生。曰、鯨魚擺尾沖霄漢、石笏搖

頭坐冷堦。師曰。你莫非親到龍田麼。曰。某甲終不辜負和尚。師曰。好與三十拄杖。乃曰。山僧有一句。或在威音那畔。或在今世門頭。或在孤峯頂上。或在十字街頭。或時無處著落。或時匝地難收。若一一清楚得來。處處運用無缺。便與一隊檀信。如膠如漆。或主或賓。輥作一團。祖師玅訣的的分明。老僧可不傍通。道所作皆辦。具諸佛法。喝一喝。　百官衆檀信請上堂。如來出世。天帝擁隨。達磨西來。人王歸向。山僧出世。有何因緣。絕倒象田飛來廨。踢碎蘭芎煉丹井。金鷄啼出五更頭。優游把臂峨嵋頂。曹娥江。一曲兩曲。剡溪水。七灣八灣。風送雲濤來古渡。拖泥帶水上層巒。咦。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上堂。秋林蕭瑟滿烟霞。霜葉紅如二月花。寂寞門庭無理事。碧天空闊數歸鴉。堪笑老胡亂撒沙。兒孫濟濟盡紛拏。捏定布袋口。劃盡眼中花。試看冷灰豆爆。別有生涯。曹山酒。趙州茶。三杯兩盞。劫外風光任誇。雖然且緩緩著。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祥雲彌宇宙。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石虎踞高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曹娥江上水滔滔。曰。三句已蒙師指示。解制一句請師宣。師曰。明日緊峭草鞋。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馬面。曰。如何是法。師曰。鑊湯爐炭。曰。如何是僧。師曰。羅剎夜叉。乃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汝等幾時發心。到得者裏。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擬欲發足。向何方去。去卽辜負已靈。住卽埋沒先聖。此事且置。或有人問汝行脚事。切莫道是龍田來。何故。不逢舊知己。恐信是閒言。　上堂。來時黃葉鋪地。去時積雪滿山。白牛臥地。何處尋蹤。野鳥翔空。甚生意致。還有人辨得麼。良久曰。若逢漁父引。自得見波濤。　請上堂。山僧初出母胎時。懷抱中常夢見一大山。山半白雲橫亘數里。下有長江匹練。日照波心。珠浮赤水。此景此時。不可言說。逮至年紀長成。徧涉山川。俱不相似。後到龍田。坐鯨石上。見江上夕陽返照隔岸。有龍會大山半腰。每

日白雲縹緲如畫與幼時所見光景符合今日檀越入山應提從上綱宗為甚卻說夢話隨呵呵大笑曰君子不忘舊日志有心同得話無生　解制上堂人人道釋迦老子今日成無上道山僧道釋迦老子今日喪身失命大衆要識世尊麼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要識山僧麼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折合將來要喫龍田拄杖總未得在若有追風良驥龍田自有分付處遂擲下拄杖下座

越州融光自聞淨音禪師嗣東山爾密潑和尚住後結制上堂摩醯首眼洞貫十虛肘後靈符廓周沙界得諸佛之總持絕古今之消息於是不起於座行偏天下無足跡不動舌頭言偏天下無口過直得念念爾時時爾頭頭爾法法爾為無為事無事白雲千里外逢人終不錯舉喝一喝　上堂十五日已前梵志翻著襪潘閬倒騎驢十五日已後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正當十五日一句作麼生青山秖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且不涉程途底畢竟承誰恩力卓拄杖曰分付海山無事客滿船空載月明歸　上堂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雲收山瘦秋容澹春盡珊瑚光燄赫瀟灑丰神不露顏遨遊巖壑空塵迹箭鋒相拄電機先銀盌香浮雪花白拈來塞斷水雲喉掃空法界幽玄宅勘破拈花微笑旨祇林果結庵摩勒卓杖下座　請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曰大冶弘開鉤鎔凡聖擊香几曰鉗鎚妙密煅煉精金增不得減不得法爾圓成出不得入不得頹然尊貴經行坐臥常在其中喫飯穿衣莫非本分細融無間大絕方所無絲毫罅隙無斯須踰越設或不然饒你羅籠不住呼喚不回自許是箇鐵額銅頭敢保尚居門外若能向聲前領會格外知歸自然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今日結制之辰諸仁要山僧舉揚箇事只如彼彼不相到法法盡圓通一句又作麼生東西南北無尋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上堂有僧纔出師以拄杖約曰高高山頂

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僧曰。行藏原不屬他人。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僧擬議。師便打。 長至日。小參。僧問昔日世尊拈花今朝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揮拂子曰。正値六管灰飛。曰畢竟如何。師曰。卻逢一陽來復。問四衆臨筵。人天瞻仰。法施隨宜。請師垂示。師曰。伏惟多福。曰恁麼則森羅作舞。草木開顏。師曰。春生陽谷。問向上宗乘則不問。融光直指事如何。師曰。越山青。鑑水綠。曰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曰。錦上更添花簇。乃曰。昔日拈花。今朝豎拂。六管灰飛。一陽來復。人天瞻仰。四衆臨筵。伏惟多福。森羅作舞。草木開顏。春生陽谷。融光直指。山青水綠。作家宗師。更添花簇。擊拂子下座。 元旦小參。鳳曆初頒。斬新歲月。應時納祐。毫無虧缺。柳鬱金柔。梅敷玉屑。萬紫千紅春露面。東風暖揭非漏泄。人人正眼頂顴圓。森羅瞥爾重饒舌。夫是之謂元正啓祚。萬物維新之要訣。下座。 解制小參。鐵牛耕轉劫初田。石虎終宵抱月眠。鶴不停機峯競秀。鳳無依處木迢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亦與拄杖子。相將扶過斷橋水。一任伴歸明月村。雖然。且如何是解制送行底句。不見道。雲開千嶂曉。木落一枝芬。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

廬山歸宗天然函是禪師。番禺曾氏子。年七歲。忽覺此身生無所從。大生悲泣。至困極乃睡。又二年。亦如前覺。十三讀易至太極生兩儀。遂觸翻前二次疑處。入泮得同學指示。始知有宗門事。後鄉薦赴試京都。歸抵吉州患病。病中期以愈日剗斷世緣。次早忽起。卽誓不茹葷酒。極力參究。一日聞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省入。復見長慶獨和尚風旛頌。始徹證向上關棙。問道深相契合。慶以偈印之云。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方知野老不相欺。乃於崇禎己卯脫白於歸宗。越二載隨獨赴華首請。舉師立僧。壬午開法廣州訶林。歷雷峯。海幢。華首。芥菴。廬山棲賢。韶州丹霞諸大刹。逮康熙庚戌返錫

歸宗，遂投老焉。

上堂。卓拄杖曰，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驗作家。遠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繞門斜。大衆即是老僧，老僧却不是大衆。其或不知，日日丹霞，同門出入，同堂上下。老僧即是大衆，大衆且不是老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老僧三十年笑具，且從今日止。須知深山裏，更有好商量。良久曰，帶霧鋤雲去，穿蘿擔月回。

臘八，上堂。我佛世尊，昔年於此夜，覩明星悟道。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衆曰，悔悔。便歸方丈。

上堂。大衆只管將問來問，脚跟下一段事，浮逼逼地。古人纔開口，便知落處。豈一棒兩棒，總不回頭。有甚麼打發處。驀卓拄杖曰，若向者裏開得隻眼，堪與人天為師。復卓一下曰，若向者裏瞎却一隻眼，堪與佛祖為師。擲下拄杖曰，且道堪作甚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除夕，晩參。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衆度歲。丹霞老漢，久矣沒有者箇，且道將甚麼供養。驀竪拄杖曰，飽一任飽，只是不許得味。卓拄杖，下座。

晩參。盡大地在烜赫虛空裏，總無一箇知恩。設有知恩，不免傍觀竊笑。且道解笑者是甚麼人。以竹篦指露柱曰，大衆莫輕覷他。

受歸宗，請上堂。僧問，轉照用機關，柄佛祖鉗鎚的人，即今向甚麼處安著。師曰，此去鸞溪三十程。曰，正當起行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脚跟元不動，法界已週遭。曰，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曰，更須知轉變始得。問，古人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和尚領衆赴請，未審作何相為。師曰，來鴈逢歸客。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逆風吹順船。僧禮拜起曰，吽吽。師便打。乃曰，三十年前陳腐公案，一時對至。只得當衆供通。卓拄杖曰，此是先師在歸宗時，與老僧據款底。承南康太守廖公，檢勘前案。耑遣寺僧，遠馳嚴命。不免符到奉行。雜華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老僧今日隨緣赴感，作麼生說箇恆處此座。若於此委悉，方許一身

多身、步武相隨。跨庚關、涉鄱湖。登匡埠、入歸宗。淸水白米、寂寞相尋。深夜紅爐、說無義語。如或未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高著眼始得。卓拄杖、下座。　進院上堂。刹竿依舊、毒鼓從新。祖令親行、魔外潛息。威音那畔、不容擬議。迦葉門下、許有激揚。一句根由。當衆決擇。雪庵問、金輪峯下古歸宗、寶劍當陽振祖風。赤眼堂開八百載、箇中消息許誰通。師曰。金輪頂上雲翻浪、曰、轉功就位、借路還家。卽今陞歸宗、堂如何是家裏事。師曰、彭蠡湖中火爆魚。曰、恁麼則金鱗觸散鷺溪月、收拾綸竿過蠡湖。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闇黎道底、老僧道底。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遠烟浪裏好商量。曰、無影樹頭春欲動、烏鷄啼在不萌枝。如何是功位齊施。師卓拄杖曰、鑑。曰、天地已空秦日月、山河猶見漢君臣。如何是功位齊隱。師曰、不消一拶。曰、威音那畔事、覿面露全機。師曰、瞎。曰、謝師答話。師便打。復卓拄杖曰、天淸地寧、江深嶽峙。風動雲起、晝朗夜昏。聖主垂衣、良臣補扆。四民浩浩、百氏騰騰。現成公案、還有指示也無。若無指示、老僧堪作甚麼。若有指示、大衆何處措足。所以遇賤卽貴、寶几珍御、豈是元無。遇貴卽賤、白牯狸奴。應非別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極口提持、猶爲指蹤極則之談。有時敎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馬祖用盡氣力、亦不過在仍舊上處縱處奪。始知直下承當、錯過不少。翻身跳出、轉見無端。縱饒三頭八臂、鼻直眉橫。到者裏、總要喚歸宗痛棒始得。且道歸宗又作麼生。卓拄杖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僧問、祖印高提出庚關、乾坤浩渺沒遮攔。文彩已彰天下遍、少林消息請師談。師曰、坐斷金輪第一峯。曰、如何是斬新條令一句。師曰、老僧要罵眞淨文。曰、恁麼則天下叢林歸有道、十方龍象擁眞宗。師以手撥眉毛曰、也不較多。曰、正

是曹源一滴、處處成龍。大衆正好著力。師曰、猥藉不少。僧禮拜起、曰、虛空粉碎。師一喝。乃卓拄杖曰、會麼。此是耶舍尊者、共十四傳老古錐、在人天衆前提唱底。老僧從頭擧似。且道是依樣葫蘆、不是依樣葫蘆。若依樣葫蘆、便爲古人楷定、作麼生說箇上不肯於諸聖。若不依樣葫蘆、又爲自眼礙塞、作麼生說箇下不重於己靈。去此二途、還有自由分也無。驀豎拄杖曰、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到棲賢上堂。師卓拄杖曰、會麼。東海龍王打鼓、西海龍王撞鐘。金輪峯頂霹靂一聲。玉淵潭裏、淙淙晝夜。兩山衲子、你來我往。摩肩接踵、聚頭附耳。畢竟明甚麼邊事。於此折合、歸宗卽是棲賢、棲賢卽是歸宗。主卽是件、件卽是主。主件卽是拄杖子。你道拄杖子、卽是箇甚麼。五老峯高猶在後、七賢聯峙且居傍。

浴佛日、上堂。僧問、初生卽有死。秖如一口氣不來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九龍吐水、諸天接足。曰、還用作主麼。師曰、咄咄怪事。僧一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果然。問、呱聲未絕、便稱尊、攙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師曰、縱是枯株花亦開。東風從此莫相催。曰、正當今日、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山房永夜無人蹟、嫋嫋香從枕上來。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師曰、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曰、一齊抛却。師曰、恰是。乃曰、昔年此日、毗藍園裏、生下一箇小兒。後八十年、雙樹林中、死了一箇老漢。死便是生底死、生便是死底生。生底畢竟不曾生、死底畢竟不曾死。秖麼構去、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豎拄杖曰、大衆見麼。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卓拄杖曰、大衆聞麼。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且道當時、何似今日。咦、孟八郞又與麼去也。喝一喝。

小參。正月已過、二月初來。諸人箇箇委悉。惟有拄杖子、總沒分曉。且道委悉底是、沒分曉底是。良久、卓拄杖曰、道士皺白襴。

小參。王老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可謂驅耕夫牛。奪饑人食。然雖如是。者邊千句百句。不如那邊道取一句。且作麼生是那邊一句。桃花開處春風暖。黃鳥歌時柳絮飛。

杭州虎跑大慈石公璜禪師。錢塘顧氏子。幼從母謁雲棲宏。棲一見。摩其頂曰。此吾家眞種子也。後棲與剃落受具。弘經吳越間。名漸著。聞天界盛和尙住西湖鳳林。師往叩法要。雖得信入。而猶以解會爲滯礙。明年。復謁盛和尙於徑山。盛見便問曰。入門須有語。師曰。和尙年尊。猶未聞那。盛微笑。命典書狀。一日登藏天樓。將擬致問。盛扭師鼻。負痛作聲。豁然徹悟。自是凡有徵詰。皆洞達無留難。盛喜師知見穎脫。遂以偈囑莂師拜受。衘杭郡護法請。住大慈。上堂。凍合玉樓寒起粟。相攜試聽無生曲。石人拍板木人歌。響遏行雲聽不足。聽不足。珊瑚影映澄江綠。拽拄杖下座。　上堂。椎鐘擊鼓。早是惡水澆人。禮拜燒香。轉見互相鈍置。從上諸聖。雖向劍刃上橫身。火燄裏垂手。也都是勞而無功。那更到者裏。如何若何。巧涉語言。堪作甚麼。汝諸人見山僧上來。便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略較些子。今既不能總成世諦流布。未免重加一杓惡水去也。汝等急須嗅著惡水臭。始得。卓拄杖。　上堂。亂鐵叢中熱燄花。不禁東掀西撒。燈籠夜半笑哈哈。却與露柱惡發。驚起大慈山上白鶴峯。從南閻浮提。直走向北鬱單越。報道山僧連日口勞忉。將釋迦老子七寶八珍。太煞狼藉。噫。是甚麼乾屎橛。　住佛日值浴佛。上堂。僧問。世尊指天指地。稱我獨尊。雲門便欲一棒打殺。未審渠有何長處。師曰。六月炎天飛片雪。曰。卽今和尙又作麼生。師便喝。僧亦喝。師曰。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曰。步步踏紅塵。不住靑雲裏。師喝曰。照顧脚下。問。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卽今和尙高登法座。意旨如何。師曰。五色麒麟角一隻。曰。更有點頭者麼。師左右顧曰。桃花三月浪。鱗介盡成龍。乃曰。櫻珠紅綻枇杷黃。柳絲烟染

梨花碧。正恁麼時。龍噴海水。產鸑鷟於皇宮。獅吼大千。現優曇於七步。早是換却眼睛了也。更說甚麼天上天下。慚惶殺人。今日雖則不許無事生事。爭奈支夫人請山僧陞座。恰好遇著箇跛脚阿師。當頭一棒。直得三世諸佛。退立下風。檢點將來。也是和根拔樹。賊過張弓。山僧不免將者兩重公案。一狀領過。且道還有爲人分也無。卓拄杖曰。交交綠樹鶯啼遍。天外雙峯畫不成。

到鹿城水月庵上堂。僧問。洞水逆流揚法雨。權開五位列三根。全身尊貴無回互。虎驟龍驤獅子林。請問。如何是三宗並唱。禪律齊弘一句。師曰。獅子吼時羣獸伏。曰。秖如鐘聲披起鬱多羅。是禪耶。是戒耶。師曰。門前有路任縱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別轉機輪。請師更道。師舉如意曰。從者裏薦取。復曰。看看。雲門大師來也。汝等各須照顧自家鼻孔。佛日動身倉卒。不曾帶得舌頭來。如意子忍俊不禁。向法雨庵前踍跳。直得金峯倒卓。玉水逆流。大衆還會麼。跋難陀龍是今日當機。正須從者裏入。

上堂。從來不許囊藏。今日當陽拈出。打鼓普請看。離朱也不識。果不識。琉璃殿上對君王。破皮鞋兒剛一隻。還會麼。中秋皓月落澄潭。萬里無雲天正碧。

上堂。兔角金鍼。龜毛玉線。你諸人還有話會處也無。震聲一喝曰。拄杖攪渾滄海月。袈裟剪碎嶺頭雲。

午節上堂。深宇院曲欄干。蒲葉榴花風雨寒。獵獵小旗吹不斷。暮潮爭向綵雲看。咄。打鼓插秧去。

元旦小參。黃鶴峯高平湖水闊。你諸人等閒不得到者裏。其奈石鼓有聲。石公無口。今日大扣桐魚。只得應箇時節。舉起手曰。新年頭佛法有。元正啟祚。放下曰。新年頭佛法無。萬物咸亨。不有不無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也不論山中石塊大小。也不論他家杓柄長短。但願綠水青山還禹甸。乾坤耕鑿頌堯年。

小參。良久曰。只恁麼會去。不勞饒舌。抑不得已。聊應今時。以手拍案左曰。祖師關。拍案右曰。生死路。驀豎起拳曰。總在者裏。若也七穿八穴。便好掉臂通行。佩靈符

於肘後。握寶劍於手中。縱奪隨時。殺活自在。管取孤行滄海。獨步丹霄。三乘賢聖。齊拜下風。十二類生。一同游戲。其或未然。山僧就者裏鑄箇鐵蒺藜。要你入口便吞。套箇金剛圈。要你橫身便過。召大衆曰。還有恁麼孟八郎漢也無。良久曰。果是不顧危亡底。拍盲便去。我許你驟影神駒。截流香象。不爲分外。設使偎刀避箭。怕死貪生。成得甚麼邊事。復竪起拳曰。看看山門倒騎佛殿去也。咳。昔日泰首座。果子將到口。被洞山奪却。今日幸自可憐生。茶喫了。各自歸堂去。霜鳥叫徹曉天月。烟裏蘆花正渺茫。以拄杖一時趁散。　小參。淨智妙圓。體自眞實。如是功德。不以世求。達磨者老漢。對著佛心天子。數黑論黃。早落當門一齒。佛日則不然。任你盡地聚沙。添香擇火。都成淨智妙圓去。喝一喝曰。是甚麼乾矢橛。　示衆。我宗門下。無意識領略底禪。無逐段商量底句。直要渠向全無縫罅處透入。通身脫落後。承當古人千言萬語。不能出此。還會麼。秤鎚蘸醋。

吉州青原叶妙權禪師。嗣天界盛和尚。於康熙辛亥出住。上堂。僧問。荆條再發。三莖枝頭明祖意。藥地重開。一莖草上見師機。祖意卽不問。師機意如何。師曰。祥雲充彩棟。曰。歸雲深處人難覓。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恁麼則噴雪泉烹百沸香。師曰。打破茶銚時又作麼生。僧禮拜。師曰。急須照顧捧爐神。　問。九邑護法。請師舉揚宗旨。未審宗旨作麼生舉。師曰。獅子吼時芳草綠。曰。人人聞其法音。箇箇悟無生忍。師曰。三十棒。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淨居祖庭。十洲法窟。天界師席。三代開堂。若論徹底掀翻。何處湊泊。縱饒通身手眼。未免顢頇。撾大鼓。須是藥地法兄。展大旗。還他吉州檀越。檀上座。寒巖病朽。衰草庸僧。本無心以領衆。豈有意於披衣。既然活捉上場。安有交鋒休戰。只得八字打開。任他橫衝直撞。遂爾三關頓設。由我放去收來。秖如作家相見。又作麼生。問出瓶中知宰相。呼來壁上見高僧。結椎下座。　妙峯轟雪庵監院請上堂。雲聽石頭。

露滴蒼梧鳴蟋蟀。月窺泉眼。香飄嫩桂耀蟾蜍。纔過九夏。又值三秋。若是去來不決。自然生滅猶存。直須剿絕。始得三條椽下。一任豎眠。十字路邊。不妨橫立。無彼無此。有始有終。諸仁者還委悉麼。要見曾同轟雪住。須知更有別峯行。　請上堂。僧問。大開紅爐烹佛祖。如何是一火鑄成底。師曰。揭開腦蓋通天眼。曰。大冶精金無變色。紫電青霜略借看。師曰。裂盡皮膚識自心。曰。眞金若不經爐鞴。爭得光華徹底鮮。師便喝。曰。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風雷動地來。師曰。痛癢也不知。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今日開爐結制。豈不是特地牢關。師曰。闍黎何得自生退屈。曰。人人牙如劍樹。口似血盆。與麼漢如何煆煉。師曰。一鎚粉碎。曰。秖如脚跟紅線斷。是處得逢渠。又作麼生。師曰。我亦常懷恁麼人。曰。恁麼則一等共行山下路。眼中各自看風烟。師曰。也要你自知。乃曰。祖師心印。脫體分明。擬將湊泊。便錯了也。汝等總是諸方行脚上士。豈有不知而向外討。然既來青原。老僧也要驗過。一齊收向猛火聚中。熬得脂膏淨盡。灰飛烟滅。改却頭來。項門有眼。始可喫老僧痛棒。復舉老宿於門上書心字。牕上書心字。壁上書心字。法眼曰。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曰。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龍塘曰。門上書箇牕字。牕上書箇壁字。壁上書箇門字。何故。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師曰。老宿書字。已是無端。法眼玄覺龍塘。何堪順硃塡墨。互相摹擬。有甚了期。若是祖師門下客。直須勦絕。何故。不見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擊拂子。下座。　福山石潮和尚訃至。上堂。僧問。本無生滅。因甚潮和尚又遷化。師曰。不弄玉簫惟吹鐵笛。曰。世尊涅槃。七衆人等。俱成正覺。福山圓寂。未審還如是麼。師曰。龍驤虎驟。鳳翥鸞翔。問。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未審福山遷化後。落在甚麼處。師曰。三秋風月白。曰。坐斷兩頭。不住程途。如何是到家一句。師

曰。九夏火雲紅。曰。一段風光留不住。青山明月照人寒。師曰。莫弄光影好。乃曰。簫曲峯頭覆却船。山林爍石火流泉。虛空背上揮青汗。鳳舞丹霄月滿川。大衆且道。覆船法兄遷化後。向甚麼處去。良久曰。不落正偏懸寶鏡。迴超賓主握金鎚。

元旦上堂。竹茂千峯月。松蒼萬壑雲。吸乾澂峽水。閒把太空焚。此是諶檀越半生居山受用不盡底一著子。特於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之日。設齋供養大衆。請老僧上堂說法。老僧實無有法可說。告白大衆。少間過堂喫齋。須知飯裏有砂。好生照顧牙齒。

上堂。僧問。滿盤托出事如何。師曰。水遠方知白。曰。有人不肯時。又作麼生。師曰。山高更見青。曰。任大也須從地起。縱高爭奈有天何。師曰。開雙白眼視雲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難得闍黎。乃曰。蒼松烟雨裏。獨坐閒相視。萬壑競奔流。淸池飛錦鯉。未有長行而不住。孰可知崎嶇之險路。未有長住而不行。又可知廣漠之深淵。三間屋。數畝竹。種月畊雲。火香芋熟。直饒二十四種華藏世界。總不出此幽谷。所以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法眼藏瞎驢邊。拳石中流有砥柱。

小參。今日中秋十四晚。特爲相告時節不可錯過。老僧雖病一月。却未離於諸人。諸人還識老僧麼。水從天上碧。山向月中青。

小參。露冷江天柳正黃。風飄巖谷桂聞香。閒來倚杖空庭立。寶殿苔生白鶴翔。環三玄戈甲。展五位鎗旗。須是箇漢。老僧決不按牛頭喫草。設使寶劍相贈。要你自家會用。若不會用。止是徒勞。莫謂功高無重賞。從來荷擔在眞誠。

小參。不重久修。不矜初學。直饒飛熱鐵輪遶四天下。過來到青原門下。總用不著。且道作麼生。良久曰。有米有柴唯自足。無嗔無惱是同參。

小參。綠葉臨霜落。黃花冒雨開。何人知此意。對月獨徘徊。言前領旨。猶是鈍漢。句後呈機。寧稱敏手。直須別具隻眼。老僧拄杖子兩手分付。還有恁麼人麼。衆無語。師復曰。且扶潦倒歸方丈。更倚繩床俟再來。

小參。空庭看夕照。黃葉

墮階聲。此意人難會、深溪水自清。若將眼會下馬石、塞却耳朵。若將耳會釣魚臺、穿却眼睛。直饒不見不聞、老鼠喫却心肝。且作麼生得恰好去。彌勒笑開大口、金剛怒揑麤拳。　晚參、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曰、直饒打得血濺梵天、未免人前話墮。師曰、情知你是箇死漢。僧擬議。師便喝。乃曰、雨連簷溜怒沙眼、瑤邑冰壺雷斧轟、苔殿何人能奉重、金街打馬玉鞭聲。此四句中、有一句能超佛越祖。若檢點得出、許你天下横行。　晚參。父母未生前、猛火著油煎。虛空燒爛背、石立叫蒼天。翠竹揮雨、青松宿烟。古廟西風噪暮蟬。　晚參。師驀拈拄杖曰、踢倒銀山、拳碎鐵壁。到琴屏峯下、須知同互正偏、照用與奪。若更瞬目揚眉、未免三十。拄杖卓一卓。

蘄水普濟御之龍禪師。出家切慕宗乘。廿四歲、特走分寧、參元潔和尚。圓具。看一歸何處話、僅五六年。雖古今公案、覺能解了、而胸次實有不敢放過處。偶侍元山行、元問曰、靈雲見桃花悟去、今人爲甚不悟。師曰、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元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是何意旨。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元曰、山僧且不打你。師曰、今日小出大遇。元不顧。師亦念歲月如流、道業未辦、決志遍謁諸尊宿。順治戊戌秋、參覺浪老和尚於崇先。浪問、那裏人。師曰、湖廣。浪曰、曾見甚麼人。師曰、不會。浪指所衣袈裟曰、者箇從甚處得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尚。浪便掌。師曰、起動和尚。一日、於仁者心動語、疑情頓發。入堂苦究幾旦夕。時首座驀問曰、道一句看。師衝口答曰、金星迸出海門寬。不覺舉體汗流。從前礙膺、立時消殞。隨成一頌、金星迸出海門寬、萬頃滄溟徹底乾。堪惜弄潮江上客、蓼花汀畔競狂瀾。詣方丈呈似。浪首肯、親題像贊與之。明年解制後三日、遂受囑莂。於康熙辛丑、出住普濟。丁未、還隱崇山。常曰、先老人有言、諸葛之心、死而後已。杖人爲法死

而不已。余棲遲幽壑。佩服師言。以為終身訓。志願足矣。

室中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師曰。迦葉德重年高。殊無衲僧眼孔。當時待伊道。吾有正法眼藏。便好震威一喝。不惟絕後光前。亦免得天下人分支列派。

舉文殊大士請世尊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師曰。世尊被文殊一拶。依舊向草裏輥。

舉雙林大士因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師曰。大士一椎分付。不著所在。誌公與麼稱提。也是喚鍮作金。

舉德山侍龍潭。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山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山曰。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曰。者老漢未出蜀時。略似箇性燥衲僧。無端向龍潭紙燭上打失眼睛。至令天皇一宗掃土而盡。然雖如是。不入漣雲寨。難觀八陣圖。

舉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廓曰。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曰。盡道德山陷虎機深。殊不知心肝五臟早被箇孟八郎漢盡情摟出。還有向機前著得隻眼者麼。

舉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問侍僧曰。見麼。曰。見。如是三問三對。沙曰。你也見。我也見。因甚不會。師曰。者僧換得一雙眼睛。玄沙失卻一箇鼻孔。

舉福嚴承問華嚴隆禪師曰。禪師初見石門。如何卻嗣廣慧。隆曰。我見廣慧道。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當時便肯伊。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秖是飽人不

得。師曰、到者裏直饒百味珍羞、亦須嘔卻、說甚麼不能飽人。就使向凳子邊肯伊、依然不快漆桶。　舉香林遠禪師在衆普請鉏草次、一僧曰、看俗家失火。遠曰、那裏失火。僧曰、不見那。遠曰、不見。僧曰、者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明敎聞擧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師曰、截斷衆流、函蓋乾坤、則不無香林。可惜當時猶欠一著。智門。恁麼道、識甚好惡。具眼者辨取。　舉壽昌經祖示衆。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師曰、提持衲僧命脈。摧殘五位正偏。須我壽昌老祖、斬釘截鐵底機用。諸人要見麼。白雲峯頂怪石露、綠水波中古木青。　舉石頭遷祖因僧問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頭曰、我更不會。頌曰、天驥騎雲趁海犀、洗清凡骨噴瑤池。廐中駑子勞鞭影、爭解乘風萬里追。　舉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和尚便悟去。且道、迷卻在甚處。岐曰、要悟卽易、要迷卽難。頌曰、要迷卽難、要悟卽易。塞斷咽喉、何處出氣。若是俊鶻狻猊、自然衝霄反擲。君不見、漁艇簑衣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翠。　舉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婆曰、偸趙州筍去。州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州休去。頌曰、鞭箭交揮力抗奇、星流電捲類難齊。名圖麟閣家山舊、芳樹籠烟鳥亂啼。　舉死心禪師問黃太史曰、學士死了、新長老死了、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士擬議。心約退曰、晦堂參得底、使未得在。頌曰、痛飲酩酊倒臥泥、翻身雨過萬峯曦。春歸謾作刀頭夢、柳色烟籠十里堤。　舉高峯示衆。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頌曰、冰肌玉骨巧嚬呻、蘭珮香飄萬點春。雨過巫山雲勢聳、陽臺白日夢迷人。　舉天界覺浪老和尚問僧、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你道香嚴在那裏安身立命。曰、錐也無。立甚麼命。界曰、亡命漢。向草裏輥作麼。曰、何處是草裏輥。界曰、黃連

作馬鞭。頌曰。玉管頻吹劫外心。喚回枯骨作龍吟。雲蒸碧海無人會。空引金波貫古今。

江寧弘濟蒲庵大健禪師。嗣天界盛老和尚。出住。於康熙庚戌受淮海祖仁淵觀察洎省城紳衿檀護請。上堂。僧問。坐斷十方不通凡聖。祖印高提。請垂方便。師曰。三千里外摘楊花。曰。正當今日又作麼生。師曰。不惜踞虎頭。亦且把虎尾。曰。爭奈別有一機。師曰。看取令行時。曰。君臣道合無同互。撥轉機關見太平。師曰。也少者一句不得。乃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直饒隔江招手橫趨而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更待船來陸來。燕子磯。觀音巖。山門前。法堂中。早是白雲萬里。到者裏。佛法人情。如何得不相辜負去。驀豎拄杖曰。看看。達磨大師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東湧西沒。揚聲大叫。恭賀長老。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剎等。衆生等。世界等。復喝一喝曰。若不喝住。引得一類茄子瓠子。無繩自縛。看守蠟人。更說甚麼戒潔滄海之珠。性朗碧天之月。殊不知黃閣簾垂。綸音已降。紫羅帳合。密信難通。秖如結夏安居一句。作麼生道。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復舉南嶽思大師因誌公傳語曰。何不出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卻。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曰。建立化門。不無誌公。脚跟穩密。還他思大。秖如無佛無衆生。消息時如何。呵呵呵。當時若有人發得者一笑。管教思大開口了合不得。畢竟其中意作麼生。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請上堂。僧問。佛法中爲一毫善事。便得萬善之報。今日祖護法請和尚陞座。未審福有幾何。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曰。畢竟如何酬答。師曰。一畝之田。三蛇九鼠。問。法雨彌天。慈雲匝地。如何是普利羣機一句。師曰。無孔鐵鎚當面擲。曰。昔日世尊。今朝和尚。相去多少。師曰。分身兩處看。曰。兩輪日月相互照。何山松柏不青青。師曰。禮拜了退。乃曰。雨滴巖花。

千峯寒色，看來抹過一邊。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照天照地，絕羅籠，鐵壁銀山，莫湊泊。所以寬闊無外，寂寥非內。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向者裏覷得破，釋迦不前，彌勒不後。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不見陸亘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花，召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曰，南泉作家宗師，慣用劍刃上事。陸大夫沒量大人，終不向他語脈裏轉。美則美矣，二俱不了。何故。無端指夢證空花，千古令人眼撒沙。陸亘不貪香餌味，南泉隨分納些些。　開爐上堂。師豎拄杖，喝一喝曰，還有向閃電光中著眼，擊石火裏橫身者麼。你若紅爐鼓浪，我則鐵樹生花。你若寒冰發燄，我則六月飛霜。可中有箇不惜性命底，全身攛入囮地一聲，直饒拳倒燕磯，喝轉江流，也未是性燥漢子。更須知金針雙鎖，錦縫重重，正中妙叶，挾路全該底時節。你看趙州道，我向南方行脚三十年，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從未有一人舉著。大小趙州，有年無德，齒不關風。南方行脚三十年，則許他。若是火爐頭無賓主話，未出門時，早已花擘了也。顧左右曰，照顧眉毛。　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莫眼花。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喚甚麼作塵勞。釋迦老子，壓良為賤。平地欺人。豈不知人人脚跟下有一叚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耀古騰今，歷歷可驗。汝現前諸人，那箇是你底脚跟，還驗得出麼。若驗得出，三藏十二部，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不消一踏百雜碎。如驗不出，前是觀音巖，後是燕子磯，襟長江而帶亘石。遂高聲曰，住住，莫將閒話為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　請上堂。僧問，德山臨濟，棒喝交馳。弘濟安禪將何接待。師曰，鳳凰頭戴金冠子。曰，安禪接待蒙師指，因齋慶讚事若何。師曰，猛虎猶藏鐵爪牙。曰，雲開萬里金烏現，天地霑恩草木輝。師曰，讚歎即得。乃喝一喝曰，今朝十月十五，震法

雷兮擊法鼓。萬象森羅齊作舞。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拱手聽弘濟正令。弘濟拄杖子。向電光影裏遊戲神通。東湧西沒。於諸人頂𩕳上放光動地。眼目定動。痛與一椎。百雜碎。復喝曰。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空戽夜塘水。

小參。舉黃檗在南泉會中為首座。一日持鉢到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便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檗過第二位坐。泉休去。師曰。黃檗有埋兵調鬪之奇。南泉有斬將搴旗之略。二老一拶一捺。雖著著有出身活路。爭奈龍頭蛇尾。一場漏逗。若在弘濟門下。三十棒一棒也不較。

晚參。舉麻谷持錫到章敬。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谷又到南泉。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曰。不是不是。谷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曰。虎口裏橫身。固是麻谷。蛇頭上揩癢。還他章敬。好手手中呈好手。自是南泉。即今諸人上來下去。還知三大老節文在甚麼所在。遂擊如意曰。切忌鑽龜打瓦。

晚參。舉僧問趙州。世界變為黑穴。未審此箇落在何路。州曰。不占。曰。不占是甚麼人。州曰。田厙奴。師曰。者僧置箇問頭。大似石上栽花。不妨奇峭。趙州善於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向空劫以前。控他箇入處。最為敏手。只是田厙奴。未肯點頭在。

小參。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舉如意曰。忠國師鼻孔。被山僧底如意子穿卻了也。且道向甚麼處出氣。乃擲下曰。看。

信州博山粟如弘瀚禪師。本郡永豐余氏子。久依雪澗。奉看無夢無想主人公話。寢食俱廢。尋於靈隱打七。乃徹悟。走見方丈禮公。禮問作甚麼。師曰。和尚已下烟波餌。曾有金鱗上釣無。禮曰。上座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禮曰。你得箇甚麼消息。師展兩手便出。後轉博山。深自砥礪。遂受奉印囑。秉命繼席。上堂。西堂問。第

一義諦即不問。利生接物事如何。師曰。春雲橫海上。金翅攪龍門。曰。聖人出世。萬物欣覩。和尚出世。人天欽仰。未審相去多少。師曰。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曰。洞上綱宗掀轉處。博山法道復重新。師曰。賴你共出隻手。乃揮拂子曰。大衆。三臺鐵鋸舞弄多戢。趁起泥牛吼翻大海。天神河伯喜共證明。露柱燈籠特來搥彩。直得萬派朝宗。靈鷲甲攏騰躍。薦豎拂子曰。看看。爭如通玄峯端拱自在。且道符到奉行一句。又作麼生。玉璽纔彰。文萬邦齊卸鎧。復舉曹山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曰。曹山老漢與麼答話。大似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新博山又且不然。今日或有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向道眉橫眼上。出世後如何。舌在口中。山僧恁麼答話。且道與曹山相去多少。具眼者試辯看。　請上堂。僧問。欲報親恩出世。奇報恩深處少人知。作麼生是報恩深處底事。師曰。一回飲水一回噎。曰。和尚出世報恩已竟。又要禮儀作麼。師曰。錦上鋪花不厭重。曰。恁麼則孤峯聳耳。頑石點頭。師曰。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曰。忽遇雲門來時。和尚作何相見。師曰。獨步大方外。還須嫡骨兒。問。如何是和尚自受用三昧。師曰。常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曰。塵點虛空窮壽量。直透威音更那邊。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乃曰。山僧四旬母難。大衆請舉宗乘。言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教山僧向諸人面前說箇甚麼。既不容推委。只得勉强相從。衲僧家延一日為一劫非異。促一劫為一日何奇。竿木隨身。正好逢場作戲。鐃鈸在手。任教殺活同時。因齋慶讚。應時納吉即且置。圓成本具。不落數量。畢竟是箇甚麼。驀卓拄杖曰。打鼓犒勞三軍。黃金且和沙賣。　上堂。春水漾虛碧。春山疊亂青。幾多未歸客。夢裏說惺惺。惺不惺。蜘蛛結網打蜻蜓。不惺惺。堪笑烏梅咬鐵釘。鶯語枝頭聲瑣碎。當機不薦任浮萍。前途忽遇把關漢。切忌無言意自局。　端節上堂。師

以拄杖作搖擄勢曰。急著力。莫遨遊。恰如此日鬬龍舟。勇猛進前先到岸。因循退縮便隨流。雖然得失渾閒事。落節歸來滿面羞。大衆秖如不居兩岸。不住中流。還識機宜也無。喝一喝曰。幾度黑風吹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小參。擧拳竪指破草鞵。良久默然鬼活計。若是超宗越格郎。爭肯爲人食殘涕。遂擲下拄杖。歸方丈。　小參。跛驢趁大隊。日夜忙不止。平地起骨堆。無風浪突起。熱喝似雷奔。痛棒若鋒矢。白雲空接下千花生碓糞。事雖出尋常。卻也令人喜喜喜。一回磕著自家底。除卻須彌不是山。曾經大海休誇水。大衆且道喚甚麼作自家底。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　小參。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且道喚甚麼作身。聻。衆中還有道得者麼。如無。山僧爲你下箇註脚。上玉永豐不離湖東。强分疆界。對面千峯。卓拄杖。下座。　示衆。農夫耘田作壩。衲子安居度夏。一一天眞明妙。咄哉知音者寡。且道誰是知音者。卓拄杖曰。露柱燈籠。泥牛木馬。　示衆。禾鐮纔放下。覓甚殘涕唾。不惜脚皮穿。甘心忍饑餓。遍參百十城。日用還蹉過。不蹉過。是甚麼。穿衣喫飯閒坐困臥。咄。　示衆。日漸短。夜漸長。千林落黃葉。巖桂獨飄香。不會吾無隱。轉轉錯商量。大衆作麼生得不錯去。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擲下拄杖。　示衆。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此是博山尋常做處。臨機互換。又作麼生。喝一喝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建州歸宗南詢弘參禪師。漳州海澄楊氏子。首謁鼓山賢。示以萬法歸一話。無所入。時寶壽方住長慶。師往納戒。尋入越參東山渢。結冬。因巡香者盡力一板。忽契悟。偈曰。髑髏裂破色非身。拶著金剛隻眼睛。得後始知無一事。年年三月柳條青。即上弁山謁久默音。依止兩載。復聞報親舟和尙繼博山席。遂往叩焉。舟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波斯爭漆桶。舟曰。如何是明來底事。師曰。烏鷄雪裏鳴。舟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觀

面無諱忌。舟曰。有一人秦不收漢不管。二六時中。如何行履。師曰。一任放他牽犂拽耙。舟曰。恰好喚來與老僧揩背。師曰。和尚不得壓良爲賤。舟呵呵大笑。受記莂。出住建州淨慈。上堂。禪非禪。道非道。一片舌頭糊亂掃。禪卽禪。道卽道。荊棘林中生芝草。若能二處見根源。肯著草鞋門外討。拄杖深藏壁角。蟻人按下雲頭。發大機。全憑作家爐鞴。奮大用。騈拇互爲主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更有一件奇特。洞山忍俊不禁。達磨笑無可傳。蜻蜓去卻兩片翼。看來原是一枚大鐵釘。　中秋上堂。蟾蜍出海。照曜四衢。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向箇裏道得。劫初一句。理亦圓。事亦備。舉一明三。不妨伶俐。燈籠從他海底瞬目。露柱任教雲中揚眉。當此時也。閒雲絕跡。玉露垂珠。金風透林。碧天如洗。驀豎拂子曰。會麼。冰輪皎潔印當空。萬象體玄而自一。　上堂。法法本來法。未曾有間隔。出門見釋迦。入門逢彌勒。一笑同根生。銀盌裏盛雪。直下搆得。遲了八刻。喚不回頭。那堪共語。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月生一。海底浮漚赤。月生二。日月光天德。月生三。山河壯帝畿。除此之外。還有新年頭佛法也無。以拂子作把筆勢曰。泰山李判官手中書箇新春把筆。萬事大吉。　上堂。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恁麼道。又爭得諸兄弟金剛際一坐。具地是山僧切腳明杲日。寬太虛。黑銀山。白鐵壁。橫眠豎起。千古軌則。以拄杖指露柱曰。急水灘頭中流砥柱。　上堂。出門打碎琉璃鉢。體露金風。不用知承當去。笑怡怡。燈籠報道。石女已粧眉。暗香浮座上。萬法悉光輝。僧問。教外別傳事若何。師曰。千峯樹色連青鎖。三殿花香入紫微。問。如何是淨慈境。師曰。門江橫白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漁父釣蘆灣。

廬江冶父南洲大月禪師。六安李氏子。幼願離塵。順治丙申。依冶父星朗雄和尚薙染。首參藏身處沒蹤跡

話。力究兩載。無所入。偶經行。擡頭覩佛像。得省。詣方丈呈似。雄勉以竿頭進步爲助喜。一日。喚師入室問學道先須識自宗。如何是自宗。師曰。金針繡出玉鴛鴦。雄曰。莫將眞際雜頑空。作麼生辨別。師曰。片月行空白雲自異。雄曰。妙明體盡知傷觸。如何是不傷觸底體。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雄曰。力在逢緣不借中。且道中作麼生借。師曰。東西南北。尋侍雄山行。雄問。與麼來時如何。師曰。鷄啣燈盞走。雄曰。不與麼來時如何。師曰。鼇鮫釣魚竿。雄曰。來與不來又如何。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雄曰。一言契合時如何。師曰。刀斧斫不開。嗣是遊歷諸方。至庚子。隱靜於英蓼之大望山。閱殃崛救產難因緣。忽大徹證。卽走冶父見雄。乃承印可。康熙壬寅。雄命師首衆。遂以衣拂源流囑莂焉。後於癸丑十月十日。奉命繼席冶父。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聞之則膽喪。嗅之則鼻穿。爇向爐中。供養本師星朗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僧問。法雷運震濤川內。寶鑑高懸實際中。續燄傳芳則不問。威音那畔請宣通。師曰。莫道我今日答者話不得。曰。秖如正不坐正。夜半正明。纔覺明時。便落偏位。如何是正位。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偏不坐偏。天曉不露。如其不露。依然正位。如何是偏位。師曰。金鷄三唱後。曰。正偏不立。賓主互融。又作麼生。師卓拄杖三下曰。恁麼則臨流無限意。盡在棹聲中。師曰。不須重著彩。乃曰。冶父光幢四海聞。重開舊舖一時新。祖翁擔子千斤重。要使兒曹繼此燈。且道如何是此燈。諸昆仲。昔日良价老祖。權分五位。善接三根。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倒握金鎚。露全提之妙用。後得曹山深明的旨。可謂弘規遠紹。大法源長。我老人幾十年來。重開此席。歲聚千僧。豁人天正眼。爲萬古法程。致令今日同門兄弟。內外大衆。將月上座。推置於老人方廣座上。且道畢竟如何是此燈。豎拂子曰。見麼。自是吾家田地好。年年春色麥

爇香。結椎、便下座。　結制、上堂。諸昆仲、還知法輪大轉麼。喝一喝曰、夜半石人誇錦繡、平分鳳嶺蟾光。曉來
老鶴唳晴空、占斷冶溪秀色。是以就路還家、切莫捨父逃逝。汝等今日南、明日北。山僧左手提、右手挈。古佛
堂中、曾無異旨。琉璃殿上、那有別說。常憶祖翁一句好、那畔烏鷄頭戴雪。若不直下薦春光、直待梅開香已
歇。復喝一喝。　長至日、上堂。今朝仲冬五日、正値長至時節。座上銀燭高燒、爐中旃檀滿爇。翠柏庭前垂青、
寒梅枝頭漏泄。若道一陽來復、石筍早已抽條。若道暑運推移、者裏不曾動著。於此會得、法法無生。於此不
會、頭頭合轍。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解制、上堂。僧問、春到長隄柳色新、子規林裏叫聲頻。如何是未轉靈
機了忘擔荷。師曰、獨立無正偏。曰、如何是機雖轉紐、印未成文。師曰、出門猶懶下堦行。曰、如何是靈機密運、
印已成文。師曰、香烟騰紫蓋。曰、如何是寶印當空、迴超文彩。師曰、彩燭照華堂。曰、四轉靈機、蒙師指、解制一
句作麼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曰、恁麼則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師曰、非汝境界。乃曰、九夏安
居、三冬結制。把住咽喉、無處出氣。今朝八字打開、一任東去西去。頂笠腰纏、肩挑背負。善財南詢五十三、德
雲相見別峯處。有佛不得住、無佛急走過。秖如臨行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曰、楊花摘盡啼無盡、一路行人
聽子規。　重建毘盧大殿、請上堂。僧問、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如何是臣奉君一句。師曰、御街仙仗龍顏
近。曰、梅放嶺頭則不問、古殿重興事若何。師曰、高門起大儒。乃曰、寶殿巍峨、玲瓏八面。覿體全彰、理事俱攝。
插標建瓊樓於處處、拈草現金身於時時。悟性海於刹那、會天眞於頃爾。說甚五位鎗旗、三玄甲冑。呼一語、
刹竿倒卻、阿難親聞。彈一指、樓閣頓開、善財得入。正恁麼時、賓主互融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殿起紹興年、
僧居實際寺。　上堂。大啓潑天門戶、龍象憧憧隨去住。打開無盡家私、鳳鸞騰騰任往來。所以兵隨令轉、將

遂符行。十五日已前・汝要住冶父有錐錐你・不教住在者裏。十五日已後・汝要去冶父有鉤鉤你・不教離卻此間。正當十五日・去卽是住卽是・若是過量英俊自然別作生涯・稍或疑信相半・正好立定脚跟按下雲頭。十年五載・力求相應也不辜。汝行脚正眼・山僧今日將副血滴滴底肝膽・人天衆前眞實相爲。且道畢竟如何是山僧眞實處。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博山老和尚忌日拈香。者老祖從大好山下・透骨徹髓・向棲鳳嶺頭喝月呼雲。演曹谿不盡之傳・拈少林最上之旨。妙叶兼帶・正偏互融。混跡類中・花冠從教卸下・藏身炭裏寶殿一任苔生。到者裏・名不得狀不得・秖可燒香酌水・應時擊節・驀豎拂子曰・老和尚來也。恭惟師翁萬福・子孫萬福。 上堂。僧問・說戒隘參禪隘・如何得兩彩一賽。師曰・香烟衝碧漢・金花落座前。曰・大開紅爐・煅煉佛祖。假使鐵額銅頭・底作麼生煅煉。師打曰・活捉生擒入火烹・直教大地流鮮血。曰・掀翻洞水逆流・唱出歐峯別調。如何是歐峯別調。師曰・玉笛橫吹天地動・人間無處不聞聲。曰・覿面分明無向背・一點當陽亘古今。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問・舉頭天外卽不問・雲歸深處意如何。師曰・昨日雨・今朝晴。曰・把住則山河共轉・放行則天曉不露。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掉得虎符靖諸道・恩承黃閣奏薰風。曰・恁麼月舟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師曰・非汝境界。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金盤托出大家看。曰・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曰・如何是獅子兒。僧一喝。師打曰・卻是野干鳴。乃曰・朔風凜冽・霜花凝結。佛祖要妙・頭頭漏洩。青雲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月。格外眞機・當陽直截。拂子劈面揮・拄杖驀頭楔。活捉生擒入火烹・直教大地流鮮血。若是美玉精金・自然應無變色。復顧左右下座。 上堂。僧問・高登寶座・四衆來臨・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春風猶帶凍。曰・出身且止・高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草色已含青。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

寒寒。師竪拄杖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乃曰、春回大地、天上人間顯至化。日照長空、森羅萬象露眞機。把住也、乾坤變色。放行也、花鳥爭奇。然而神龍香象。豈待奮武揚威。彩鳳祥麟、何須衝霄越樣。若能存機變於石火電光、按準的於玉轉珠回。山僧自然和其光、同其塵、而豈肯諱卻。喝一喝曰、果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定誵訛。　小參。棲鳳嶺頭雲、化龍池畔月。此事甚分明、何須更饒舌。叵耐參玄人、不解當下瞥。狸奴白牯出頭來、露柱燈籠生欣悅。好大哥、眞奇特。卓拄杖曰、石女銜笙井底吹、木人把板雲中拍。　小參。舉盤山上堂。諸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元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本無瑕。若如此者、是眞出家。師曰、於此會得、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汝等諸人、還見盤山麼。喝一喝曰、切忌話墮。　舉長蘆眞歇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師曰、處處覓不得、花滿枝頭水滿湖。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竪拂子曰、此去廬陽不遠。

淮安清江浦洪福靈談燭禪師。本郡山陽毛氏子。總角便喜梵誦。見僧則傾誠瞻依。因禪客示以參究事。師聞如獲舊物。屢告家人投嵩乳密和尚脫白、不果。崇禎辛未春、逃上匡廬、遙禮檀度剃染。棲豆葉坪、晝夜追拶。尋謁博山誾、值密掩關棲鳳之西巖。師往執侍。偶沾寒疾。密問曰、汝病從何而生。師曰、心生。密曰、心從何生。師曰、當念起處。密作色叱退。師疑悶轉切。一日密又問、心自何生。師曰、幸對和尚。密曰、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是如何。師曰、謝和尚再三。是夜聞林木震吼、忽然身心脫落、方悟破家蕩產作活計也。癸酉隨密回沃州。法起、陸沉賤役、毫無依違。復謁天童悟、天界盛、皆蒙激勵。後密見師勤苦爲道、遂授以衣拂。師拜別、於康熙癸卯、出住洪福。上堂。僧問、爐鞴新開、如何施設。師曰、朔風有意通消息。曰、畢竟向下事如何。師曰、紅日無私

照法筵。乃拈拄杖曰、昨日西風甚急、一夜霜花結實。萬彙盡悉凋殘、獨許梅傳消息。卓拄杖曰、拄杖子忍俊不禁、告報諸人、不得平地荊棘。然雖如是。汝等從朝至暮、牀頭脚底、踏來踏去、切忌白日裏撞倒。露柱打失眉睫、莫言不道好。擲拄杖。下座、

請上堂、僧問、簇錦攢花、卽不問、當陽直截事如何。師曰、鈍置殺人。曰、旣得廬陵米價、當提向上宗乘。師曰、是何言歟。曰、只如佛祖鼻孔、畢竟在甚麼人手裏。師曰、切忌未生時。僧一喝。師曰、錯。問、占斷千峯、不假他力、乃上古風規。因甚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賊身已露、曰、應緣化物、方便爲智、乃今時樞要。因甚興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曰、龍頭蛇尾。曰、和尚一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卽今開堂、爲從三聖、爲從興化。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百千諸佛、水投水、歷代宗乘、空合空。師曰、高枕枕頭春夢少。乃曰、先老人現神應運、發軔於斯。建法幢、立宗旨、鞭龍馴象、點鐵成金。歷來幾度春秋。卽今山子湖波翻舌相。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洪福莊柳漾金容。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一任瞻之仰之、不妨道、今佛古佛、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卓拄杖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

元旦上堂、歲朝事事抑逼、用出誰管否吉。擧措不循條例、慶賛何必不必。燈火交歡、金鼓喧集。春色自然盈眉、和風依舊四壁。然雖如此、輸他衲僧家、行藏沒把鼻。復卓拄杖曰、汝等笊籬木杓、向甚處撈影摝跡。

檀度兩序設供請上堂、僧問、以須彌爲座底、如何知他端的。師曰、太陽門下忌挑燈。曰、卽此乾坤眼、依舊日月長。師曰、箭過久矣。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上座適從檀度來。曰、恁麼則千里同風。師曰、玄沙白紙成狼籍。曰、好手呈好手、紅心中紅心。師曰、憶石鞏、憶石鞏。曰、至此無回互。師曰、夫子失太廟。乃曰、節令不相饒、倏忽躍麥老。不圖十分豐穩、試看農忙舞蹈。風味一亘簇新、歲運依舊恰好。村歌社飮、西欹東倒。驚起拾得遇豐干、向道難難難。吸盡長淮玉影寒。更有

寒山子笑、道易易、一條界破青山勢。驀喝一喝曰、有甚麼碑記。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點氷心湛玉壺。曰、恁麼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前。師曰、捩轉鼻頭來。曰、男兒有志青雲外、爭肯囊藏受蓋纏。師曰、且莫詐明頭。師驀喝一喝曰、無端無端、歲月畢竟如故。諸人何須特地待汝。聲鐘擂鼓、箭過新羅久矣。各各撿取本生面門、莫教暫時輕棄。果然珍重無違、前途大有相濟。彈指頃、東弗於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其中種類若干、一齊羅拜其下。俱發聲言、我等從劫至今、未聞有此頂大之句。喝一喝曰、歲月畢竟如故、無端不得寐語。便起身。　上堂。僧問、法鼓初振、大衆翹臨。請問如何是祕密章句。師曰、丹墀雪色高千丈。曰、與麼南嶽山頭波浪湧、東洋海底一燈明。師曰、天際金烏分外紅。曰、將謂青松更有白雪。師曰、禮拜了退。乃曰、生平不欲作箇等蟲豸。無端被人推上棚子。只得念箇村田樂。驀振拄杖曰、凛凛寒威吼太空。瓊葩一夜壓隣封。迷巢野鳥忘歸去、雪屋人家戶不扃。者是從上諸聖祕密關鍵。村翁一時向人天衆前、和盤翻轉。座中有血性英靈、果能奮然掉臂、竟過只得夜半正明、依舊天曉不露。呵呵。卓拄杖下座。　禪人禮經圓滿、設供、請上堂。師喝一喝曰、有箇漢向未開口時、潔淨打疊將去。管甚法身報身化身、一一送上渡頭船。載過香水海。那邊又那邊。橫也塵沙界、豎也塵沙界。有甚毛頭星子現。只得麻三觔、乾屎橛、突出普光明殿、雲興瓶瀉。云天上月滿、人間月半。贊歎底、毀訾底、若根若塵、一一敗露。大爲破顏、不知將何爲福、指何爲壽。驀拈拄杖曰、諸君欲識雜花境界麼。良久曰、問取者箇上座。連卓兩卓、下座。　室中舉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甚麼、姓甚麼。拾得置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拈帚便去。主罔測。寒山子搥胸曰、蒼天。拾曰、作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師曰、兩箇漢和贓自首、落得寺主一雙青眼難瞞。

顧衆大笑曰。去去天台路荒涼。只到今。　舉石頭垂語曰。語言動用沒交涉。藥山曰。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者裏。針劄不入。山曰。我者裏。如石上栽花。師曰。沒量大底二老宿。如蚊子向青石版上插觜不下。只是令人好笑。然而爲衆竭力□□□門。　舉雪峯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叫救。□□□□片柴自牕櫺中拋入。峯便開門。師曰。雪峯□□□□玄沙白日著賊。看他親父子。骨肉相狠籍。　舉雲門上堂曰。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畫一畫曰。百雜碎。師曰。美如貫珠。珍同璞玉。只恐自救不下。　舉龍牙居遁禪師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居曰。如無手人行拳。師曰。潭州潭裏龍。孰敢膺其鋒。等閒輕一撥。月照湘水空。　舉投子青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王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子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師曰。投子好隻聖箭。卻被者僧挫其鋒銳。滅去聲價。因甚如此。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舉普照希辯禪師示衆。同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師曰。一路殘紅無處避。夜深依舊宿蘆花。　舉雲門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門□□□我輕打我。僧曰。我會也。門曰。你作麼生會。□□□□師曰。雲門雖則才高呂望。智過孫吳。只□□□□□□卻被者僧一狀領過。

洞上祖憲錄卷第十六終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八月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